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三二一・子部・雜家類

道聽錄五卷〔明〕李春熙撰……………一

五先堂文市權酷四卷〔明〕袁子讓撰……………六五

密庵卮言六卷〔明〕樊良樞撰……………一八七

剩言十七卷〔明〕戴君恩撰……………二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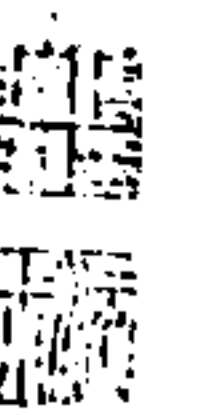
剡溪漫筆六卷〔明〕孫能傳撰……………三一五

讀書雜錄二卷〔明〕胡震亨撰……………三八一

息齋筆記二卷〔明〕吳桂森撰……………四一七

露書十四卷〔明〕姚旅撰……………四九一

序道聽錄



道德錄兼識並收若大醫藥品哲匠木材繪人之未也

海賁之雜物也佳者可束約身心餘足為談譎資故助
少幼勤精神龍德翻閱即意愜思飛濳潑然林舞咲躍
矣余初視至忘然則自後居則狎接水陸行皆携若膠
於中不可解者噫知公之好則沅南君之好甚余可知
已知余與君好則凡見而好者不減於余於君又可知
已噫君之成是沂其初歲月深長矣君學豈才茂自領
薦嘉靖甲午連蹇者亦八年而志不靡宜乎遠擬近撫
網羅鉅細而洽博若斯也余束髮至今歷燕齊梁宋淮

諸界其孺謠者誨王公貴人菱荷逸士奧言闕議諸九
聆受儻日書月編積而存之亦不帝成寸洪者乃以慵
廢然後知毛穎功高韓傳柳序皆用意淵厚匪為戲諛
而君屈甄集漆室之說亦韓柳之遺也噫茲錄也漆室
公之力歟

萬曆癸酉仲春

彭道士出身同知夔州府事翰林院庶吉士浙江道

御史尚質司卿友人僑城王嘉言頓首拜書

道德錄自言



楚桃源山人李春熙

余自髫髻游燕吳趙魏間奉長者杖履盡暮名流獲領
諧譚時復於旅邸中偶有所聞或當於心也未嘗不沾
沾喜思欲藏之中心以為語資然性苦易忘未幾踵已
不能舉其全越信宿又為新聞矣因憶語稱道聽塗說
為德之棄矧聽而不能說者則又何指哉通其北轅既
休南冠自策偶追舊業兀坐冥搜尚有所得爰命毛楮
玄生代為紀述久乃成帙遂以道聽題其扉深憾遺漏
者多茲僅存十之一二然猶媿雅俚不倫真偽錯雜實

前序

一

諸博識度得以薪改校抑或因之以承所未有則走錄
也豈徒相掌之資其殆致益之圖乎

是冊凡名公有集者不錄舊梓本者不錄出古人
者不錄有事語詞者不錄問有錄者以未及見
或恐意有所焉也錄語詞錄戲談者不欲以人廢
言兼詳後者之嘲也錄小簡錄漫語者因當余
意不忍棄也句字諱里疑謬者因原聽之訛也刻
而傳之者亦收駁音之意也後不書終者欲有所
待也觀者幸亮而教之無負就正請益之誠云時
隆慶己巳仲春望日識

道聽錄 序 自言

一

道藏錄目

一卷

魯文恪詩 陳咏泰高 崔東洲詩 彭汝定詩

張羅峰詩 黃查口捷 楊遠菴詩 先章紀夢

李程詩 解學士詩 潘泉諷毛 文恪借計

陳高坡對 夏桂洲詞 文衡山詩 王大酉詩

高皇菊詩 陸鳴 宮人咏蟻 張太岳詩 李輝咏扇

汪隱士詩 莊定山詩 彭浙使詩 茅身婦詩

辰反赴有詩 和壁詩 陳穗制燕 趙州旅館詩

海翁題圖 張龍湖詩 徐太室詩 劉東山詩

道藏錄目

王梅溪詩 吳狀元詩 唐解元詩 王陽明詩

名仙祠詩 統志林日 顧東橋詩 陶鏡峰詩

毛狀元詩 陸榜眼詩 于少保詩 南陽望詩

冒環峰詩 詞可泉詩 三瓊壺詩 李程二公對

嶺右僧詩 辰陽書院對 士人愛寵詩 楊升菴詩

久遊不歸詩 升菴詩 范紹祥詩 鳴楚畫詩

金陵楊妓詩 都下箕仙詩 二顯者詩 陝右儒生詩

李敬天詩 真武殿詩 培翁壽詩 都下長聯

九里仙夢 良卿壁詩 陳海樵詩 張印二公詩

蜀儒騎驢詩 王西樓詩 蔣宗絕筆 癩仙味燈

僧贈定山 秦雷字義 唐邵絕句

二卷

李應城對 胡廬山詩 閻御官詩 王咸寧詩

洪翰林對 唐萬陽詩 彭二洲對 西涯詩話

借山詩 太岳言破 李荆沙詩 馬孟河序

郭忠武詩 方西江詩 朱靜菴詩 鄭先生詩

士人咏手 步尚使詩 裴頭陀傳 源整午詞

馬孟河詩 黃學諭詩 劉福井詩 方廣卷詩

晉初隱名詩 而黃鶴樓詩 鄭解元破

武宗咏吸婦詞 唐狀元歌 嚴夏二公評 郭雨山詩

道藏錄目

張東海詩 日本使詩 咏二喬詩 甘公對識

蔡霞山詩 華落味一詩 陳白沙詩 公私堂喚

王太常詩 和菊翁詩 吳川樓詩 王司走詩

批犬傷鶴 亦李方詩 成仁卿詩 龍太渠詩

謝木齋歌 陳朗溪詞 許少華詩 王虹塘詩

成婦以 僧味澳翁 贈仕宦畫詩 月泉吟卷

烈洞澗詩 牛一瓢詩 朱鷺池詩 驚車渚詩

龍渠陽詩 李空同詩 彭氏祠對 慈母石歌

晚菊詩 解公敏技 張東沙詩 桃川集對

月桂詩 武穆祠喚 渠陽共祠詩 金陵蘇妓詩

松滋王公詩 沈石田詩 九章算法

三卷

邑名布僻 姓氏考辨 胡龍岩詩 劉鈞河詩

陽明金山詩 論衡辨 陳白沙破 其仙詩

杜醫士詩 莫蔣論學 蔣論曾子 呂公詩說

于公士人詩 金會元對 九種龍考 鱗白詩

青草地對 戲法唇語 稱謂辨 公翁論

批僧狀語 夢中得句 人化虎詩 江右解元對

古賦論 胡釘鉸詩 胡御史詩 龍張小簡

一瓢絕句 字義辨 省字辨 漂母祠詩

道聽錄目

三

稱號辨 巧對 杜撰 羅念菴作

霞山戲破 唐人出韻 解縉祭文 酒全

唐竹墟詩 字謎 曹確卷詩 謝川翁詩

陳章甫詩 張解元詩 冷府對聯 喬三石詩

錦綉對聯 印少端詩 宋曹翰詩 梅軒詠諧

童冠詩效 同館雜對 履道急語 武稷祠詩

一瓢傳 唐伯虎詩 徐海棠詩 高太湖對

韓太守坐聯 曹公批詩 源望吟蟻題 蕪湖戲談

徐龍溪詩 黎狀元詩 鄒解元詩 白用大詩

八駿名考 謝奉泉詩 宗室南湖詩 味一雜詩

劉洞衡和唐 名山碑 徐黃二詩 彭白泉詩

二國大言 翁仲戲詩 借山公詩 於夢公詩

沈青霞詩 任北元詩 梁公實詩

四卷

近世學詩 近世人詩 古今人文 沈韻

龍叔子詩 譏子印詩 王壽泉詩 塘下洪氏詩

吳僧正念詩 譏仲穆詩 吳宗初詩 翟塘塾世

天利 伴虎眠詩 使考應翻 聶大年詩

陳高各詩 西湖夜詞 西蜀戲語 翟宗吉詩

沈劉倡和 孔子讚 李懷舟詩 信選若辨

道聽錄目

四

龍渠南詩 唐念軒詩 王文三詩 寺僧詩

少鶴味峰 南無字考 金山頂疑 譏時戲語

尹王姓戲 陳龍和章 癩仙暮春詩 舉泉詩話

元夕燈詩 詞記院本 屋外樓詩 應城二詩

二陳氏詩 經史字音 許穎陽詩 王咸虛詩

二胡後句 真定寺詩 徐龍溪詩 禁殺牛文

慧公岸語 郭龍絕律 傀儡梅詩 何公譚卷

伽藍名義 四金刑名 艾熙序詩 朱山人詩

孟荀二事 响峻山碑 春試評文 文學戲談

熊龍長篇 陸山人詩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五卷

張翹蕭舍 西涯寄彭 東海贈羅 楊焦山詩
夏羅送弟 趙清獻詩 徐羅論文 桑氏惺詩
志一山對 西齋詩 胡學論行

道聽錄卷之一



芝桃源况南李春熙輯 男瑤重梓

楚京陵魯振之鋒弟以壬戌會元闈試入館草堂珠
網結云草堂未開桂虛檐幾度推憲似隔簾破向觀
風猶象在相當明月使識儼燕知巧避渾無礙蝶為
狂飛或飛黏昨夜秋忙不與枕彌教疎處更重添逆
居首選

古者頌朔自朝廷而下逮邦國敬授人時遺意也今制
郡邑欽曆日紙價解納藩司藩司印造解京備投諸
尊貴者山積壞視陳列

道聽錄卷之一

一

道聽錄

五



御道旁出售至秋夏不盡則以塗壁而下邑得一見
者蓋鮮吾郡明溪陳公仲錄梓春圖尾一絕云民
間無曆日曆紙却徵錢我道春圖好相看也一年可
謂深中時弊也

相傳崔東洲桐在南監致亦太常鄉不出公遺之詩云
有緣千里高相期只尺無門一見之國子使非蓬伯
使太常辭豈獨悲辭七科不第天留意五十無聞我
自知不肖教中真若退而修省亦吾師嘉靖丙申
亦遊金陵晤一揚州士與崔同鄉云故未聞此且云
予自弱冠從先公遊此已博有是詩矣况句意淺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高皇帝嘗遣近臣遊海內伺人心向背解時豈亦以此
寓楚邱

毛東塘伯溫巡按吾楚魚蔡民害自矜無遺類而不知

漏網者得：長上藩臬有諷之者云洞庭昨夜浪涌

天慶：漁翁罷釣船三日鄰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

魚鮮語簡而意盡非但可調毛云

魯文恪公鐸借計北上天甚寒暮宿駟館中令驛卒了

濕足學宿衾中至不敢輾轉公枕上有作次早書於

間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都得浪驅馳凡由父母

皆言于小異間間我却誰試道世情真可歎試道或作事到

道聽錄卷之一 四

恩從吾幼未難推明朝欲借驢頭力伸足相加莫浪

疑時觀者已占其有經濟志矣

余邑侯陳公葛坡坦園懷安人嘗稱其鄉先達對聯云

富貴眼前花邊開也好早開也好功名身外物得又

何如失又何如又云放起流星千萬丈光焰盡畢竟

回頭關東美酒兩三罇酣時終須到底又有集語

讚方相氏者云不大人者空：如也明四目撫劍疾

視凡民有喪鷄鳴而中道而立待其人而後行又

先于其往天沛然下雨如見其肺肝然卒之東郭墻

間之祭益烈山澤而焚之大人之事畢矣始耄不覺

絕倒

嘉靖己酉夏桂洲閣危被逮獄中作詩云才薄官高負

荷難自甘縲紲內任飽語世味生無愧檢點平生

死亦安憚于六葬雙溪白老天知我寸心丹年多未

病情瘳若且自微吟江進冷歲已亥公危

世宗駕南巡遊黃河東波大江東詔云九曲黃河畢竟

是天上人間何物西出崑崙東倒海直走更無堅壁

噴薄天門奔騰積石浪捲巴山雪東南萬古煎川內

派雄傑視隨

大駕南征鳳舸龍舟白日中流發夾岸旌旗圍鐵騎

道聽錄卷之一 五

照水甲光明威俯視中原遙瞻岱岳一綫青如髮樂

觀盛事嘉靖己亥三月此詞與赤壁真足爭先並美

矣

又衡山微明 武帝以布衣召入禁中令畫官景於墻

并題之云內苑秋晴宿霧晞盈：日采上金扉松間

翠殿團華蓋天外銀橋接翠微錦纜稀遊青雀晴瑤

波不動白鷗飛形均高仰無人到時見中官一騎歸

武宗遂令書之稱為一絕隨授翰林待詔遣懷云天

上樓臺白玉堂白頭來作秘書郎退朝每傍花枝入

侍五遙聞漏刻長鈴索 青鎖靜詞頭爛熳燦爛紫

沈香野人不解瀛州趣清夢依然在故鄉及歸林下
宸濠聞而召之公對使者書云潦倒儒冠三十年業
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其北無良馬深媿淮南賦小山
病起秋風吹白髮月中黃葉暗松閣不煩窮卧顏回
巷消受爐烟一味閒入云經時卧病斷經過自撥閑
愁帶酒歌意外分明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
逸駿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那復識白
頭辛苦服儒科予又得吳人所書四詩夏日門居云
吾生性本愛烟蘿塵夢相牽奈若何慢把長篇消未
日喜逢新雨破煩痾草堂風入風嘗滿寶瓶先含氣

道聽錄卷之一

未唐莫問年來生計拙算前日醉莫愁歌春居即事
云春雨蕭：草滿除春風吾自愛吾廬高情喜誦閑
居賦老眼能抄種樹書金馬昔年貧憂情文園今日
病柯如焚香燕坐心如水平一任門多長者車歲晏幽
居云匡牀竹几徑容身對何曾有雅賓寂愛短簷
塔映雪自裁新帖寫宜春閉門敢遂稱高士得酒還
能作主人珍重軒窗會意夜深和月照清貧秋夜
云急雨初收風滿堂了拋團扇舞匡牀起看夜色星
河爛何處秋声水葉涼偏側老懷忻暑退蕭條病眼
厭更長月斜人靜空庭寂時有流螢度短牆教詩濃

紀清履有六朝風而恬淡高潔歷八十餘方終海內
至今稱之

王大酉世隆沅陵人以其陽兵憲家后贈子邑李源楚

北上云時論節青貫後歲託阜囊竊頭簪筆立鷄古

奏書香土木思停寢過烽正陸梁寂寥憐貢萬萬一

變王陽此公用世之志溢于詞表且學博合詩律整

嚴惜不多見

高皇作菊詩云百花發我未發我若發都駭後典與正

風戰一場適身披著黃金甲與周頌夕詩同意

太倉陸鉞字洪儀題瓊林醉歸高云金羈細馬出明光

道聽錄卷之一

碧色羅衣錦綉香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

陽是科西涯翁年甫十七云

宸濠寵幸盧妃同宮者賦螻蟻拽花瓣詩嘲之云金針

刺破紙糊窓牽惹東風一線長螻蟻也知春富貴倒

拖花瓣上官塲盃借盧為奴蟻為你亦巧矣后宸濠

叛盧勅火待作曉行諷之云金鷄未報五更曉鐵馬

頻嘶萬里風吹雪三杯出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

張太岳居正弱冠登第八詞林疆仕入相詩不多見惟

聞其治漢江望黃鶴樓云霜楓蘆雪淨江烟錦石沉
辨清可憐賈客帆遙雲裡見仙人樓閣鏡中踪九秋

查影橫清漢一箇梅花落遠天無限滄洲漢火意夜
深高詠獨鳴舳清麗沉着可愛

江人李輝占籍華容以詩見知督學霞山蔡公潮時有

與蔡同年者步真蓄長位出其上蔡不能平手持

畫扇二般爭馳于烟波風雨中今李賦之云次第雙

舟發水涯風波險處各參差而今且莫論先後只看

明朝到岸時霞老為之大憚

蜀開縣隱士汪安宅名牧通志中題張飛廟云杜侯義

膽鐵心肝雲讓孤高雪讓寒獨有五峰祠下水年

流濯漢纓冠岳飛廟云我有兩行生鐵汁等閒不肯

道聽錄卷之一

八

為人滴昨宵忽過岳王詞祠一洒紅塵千里濕林見

素甚愛之

聞莊定山公昶題節婦詩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邪

癡小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別嫁人化

石未成猶有沃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窓獨對東風樹

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峰謂此詩可泣鬼神諒哉

辰州衛使彭名飛憶身味能直窺詩人閭與過余邑

馬伏波祠題壁云岳王庭下鞭秦檜千古人心武穆

忠今日拜公江上廟願將頑鐵鑄梁松詩意甚佳

太倉茅寡婦陸宸母賣廢宅詩云壁有蒼苔既有塵家

園今已屬西隣傷心怕見門前樹明日猶如陌路人

此詩載太倉文畧八見行營雜錄天台朱氏曾與

富翁詩云自歎年未徹肯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

說與東園柳叶目途去路人富翁遂還其券二詩

意似而宋句為勝豈出於暗合乎抑記者之說也

辰州一友赴省試留詩岳陽樓云洞庭湖水碧天

里滿、芦荻秋可怪君山顏色厚年、長對岳陽樓

郵壁見一詩云行盡江南四十春山中又見歲華新一

年一度春風至吹老人間多火人

應城陳絕制堂聯云沐九天雨露之恩享年八十二歲

道聽錄卷之一

九

官居極品荷列聖褒崇之典歷任七十一轉位晉三

真定趙州旅館中一詩云東風吹我上神京萬里扶搖

一翮輕催起曉裝看月色隔牆猶聽讀書聲后書楚

九苞山人惜未識其名里云

宋海翁真定山人自荆澧過桃能詩盡嗜飲為予作東

山堵野園題云桃源深處即東山天下蒼生望謝安

識得滿枰先着功、肥水亦何難在桃數月題詠

甚多

茶陵張龍湖閣老治古相望由北轉南兵書作二只觀

梅詩云二月墻梅吐絳英一枝庭畔獨分明可憐霜

雪留芳采翻惟東風有妬情采折不燠時欲晚春未
湏及雨初晴憑誰寫入清平調吹作君王玉笛產未
幾召還拜相

徐學謨號太室初予自時和重宋海翁擢襄陽分守宋
邁之贈金并詩云玄晏門前草正深從今世上少知
音莫將酒債訪生計曾記春歸待一金宋嗜飲有錢
即付酒家保春初流落荆南自歎云得一金即可歸
矣故末規之

東山劉公戊南寄李西涯閣老云平生自顧百年間九
分驅馳一分閑綠野悞遺三畝地白頭今過六盤山

道聽錄卷之一

南州山名冰行雪渡南州地名知前定運蹇時衰值后艱寄與
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幾時還冰行雪渡乃東山公
侍孝廟時夢中所得句至

武廟初始驗榮瘁有教哉

紹興郡庠乃宋博士吳雋故居吳因堪輿家稱善遂避
為庠鄉人為立祠祀于宮牆內王梅谿大書一詩屏
間云羲之坐作空室玉國賀監家為羽士官惟有先
生舊也館春風吹入杏花紅高郵黃陵鶴為紹分教
擢武陵諭見予輒評之

吳狀元寬初試春官以詩投西涯李閣老云京華旅食

變風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
復見文章神遊汗漫瀛洲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忍報
先生有行色詩成獨正到斜陽西涯大稱賞存之彭
閣老其年遂掄大魁

唐解元寅蘄州人綠賂題事覺黜革退落魄不羈以詩
畫自娛嘗自味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
起來便駕江山賣免使人間造業錢讀末句令人悚然
陽明先生王守仁正德間為主政論劉瑾怒請閹中
覆舟過澳人拯之登山方徘徊過一萬冠自稱素識
邀至中和堂主人處款留數日臨行贈之詩云十二

道聽錄卷之一

年前曾識荆此來消息我先聞君於生死輕毫末誰
把綱常任半分寰海已知欽令德老天終不喪斯文
歸來還向武夷過千載書燈鎖暮雲末二句武夷山下
經行處好把青尊對夕曛後張環峰排之謂之怪誕
西樵野記又載公誦龍陽駟丞後快禍迫身至海濱
遺履于岸賦詩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子至此意何
如生曾許國慚無補元不忘親痛有餘自謂孤忠懸
日月豈知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聲
哭子胥詩畢投水二童子掖至洞口與二叟奕六旬
二童子送出則逆瑾職矣每疑懼禍欲劫屈原恐非陽

明事

邯鄲黃梁夢呂仙祠題咏雖繁予獨愛其二絕云片吹黃梁火尚新榮枯消得幾時辰。陌上功名客盡是。盈生夢裡人。又云身同世有黃梁夢。只恐人傳夢未真。因笑乾坤真大夢。呂翁亦是夢中人。惜味識其姓名。呂仙以意悟虛生。視得名如敝屣。乃無識者又往。宿祠祈夢。以決榮瘁。真謂癡人前說夢也。余為二十八字嘲之云。盧生一覺黃梁夢。笑破浮名半羽。輕何事癡人。尤未醒。却來祈夢問功名。萬曆元年御製江陵張公純忠捧日堂樓聯句云。志切

道聽錄卷之一

純忠樹洪休于百世。心存捧日揚王烈于万年。夷陵州學一聯。禮門義路學者能由此。庶乎不差聖域賢。閔君子深造之欲。其自得州守李一迪作廣東人。顧東橋司徒璘寄張龍湖詩云。遙憶東山張大傅。去年今日共離觴。齊尊盃觴愁中別。古寺寒松夢裡蒼。黃菊再開非舊色。白頭重會在何鄉。題詩欲寄衡陽外。日倚西風送雁行。送史還朝云。君未祇見衡山動。君去猶動聞漢水。清公輔眼中。頗屈指別離江上。獨閱情霜飛征路。秋仍南日麗中天。道正亨當寧若。逢明主問楚人。皆喜罷南征。時謀征交趾。未果承天

席中贈予邑李源荃公掌科云。鄂門九月天。未霜燕山八月桑。葉黃胡人犯邊烽。火急客子憂時秋。六長獻納亦堪煩。賈誼折衝青海憶。陳湯征帆北上勿濡。潘決勝由未出。廟堂公案有詩聲藉。海內甚矣此。三作皆寓楚中。筆富麗艷。治可誦而息。園稿乃遺之何也。

陶鏡峯大叅欽。夔彭澤人。近蔣道林憲學。挑園書院題云。學士山中近。卜居橫經。鼓瑟草堂。虛門前。桃李蒸霞動。池面芙蓉細。雨初山水何綠。開卦登乾坤有意。續圖書千花片。鍾元氣回望濂溪。只尺餘壽道翁。

道聽錄卷之一

七袞云。南楚中天。烟少微。桃岡瑞色。鵲晴輝。潞公華髮三千丈。洛社蒼松四十圍。廊廟弓旌懸譽望。門墻桃李慶依歸。頌將五福。追歌舞好德。康寧世所稀。挑李慶依歸。頌將五福。追歌舞好德。康寧世所稀。毛狀元澄。主春試闈中。東同事者云。昔曾扶策同三試。今喜開簾共一堂。本為朝廷羅俊彥。敢將桃李植門墻。文章連命聲華遠。德業匡時道路長。因憶孝皇祈祝。詔短檠寒夜。涕泣哀孝皇。每當會試。蠟焚香祝天。願得忠孝士為用。陸雙石榜眼。致闕試初夏詩云。錦獸香殘玉漏遙。嫩祝庭院午風微。蜜房分子蜂初靜。蛛閣垂簾燕自飛。小

研試茶旋瀹鼎輕刀裁葛已成衣故園遙憶三江外
梅豆青々笋出扉清雅可人

于少保諫見時咏石灰云千錐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
過幾番粉骨碎身軍二惜獨留明白在人間公後當

土木之變間閩百折團賴以安卒因奸黨誣遭大戮
此詩殆一生之誠哉

南陽浪即壁間一詩題云襄陽懷古羊侯作郡臨襄浦
宋玉揮毫近郢丘十二巫峰幻雲雨百年江漢見風
流鸞標斷碣蒼苔蝕鳥語空堂錦樹秋政事文章俱
磊落登高懷古欲淹留後書嵩少山人草亦流動足

道藏錄卷之一

二二

稱二美惜不傳其名氏也

環峰賈代巡大亨大龍驛次韻詩云馬首吹風朔吹斷蓬

山腰晴雪照行踪三巡到楚憐孤劍七縱擒苟憶外

龍臺省心驚烏夜月江湖夢醒鳳樓鐘天涯白髮門

閩並誰識燈前意萬重

胡可泉續宗巡按山東時嘉靖己亥

聖駕南巡公有詩云別道臺輿曉渡河岳雲縹緲照

晴珂十官玉帛嵩近萬國衣冠高首多鎖鑰北門留

統制璇璣南極護羲和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天皇

淚不磨衛輝焚斃二嬪末句或有感也已酉歲任丘

丘王漁以甲科任跡今忤其父胡置之法濂子擊登
聞奏誣胡巡按時適濂為縣尹命扁此詩公署濂不
從及撫北平遂誣以大逆

遺金吾械公至京

世宗覽詩亦不罪使在宋季則為烏臺詩案矣禍詎

于獲哉余嘗過安肅去城十里許蓋有麒麟塚云御

史張惟恕題詩于碑兀然塚上千載皇靈海岳光麒

何處見禎祥神機未向天遙泄靈物終歸地下藏竟

逐塞風遊古寺名隨秋塚卧斜陽當朝誰秉春秋筆

返此應教一感傷春秋何時以擬昭代與前末句均

道藏錄卷之一

二二

有譏刺揭之孔道竟無媒藥之者良幸哉要之感物

吐懷而語涉時事良臣知士當知審矣

瓊臺丘閣老潘咏絳指云金鳳花開血色般佳人染得

指尖丹彈箏亂落桃花片鑿蓋輕浮玳瑁班拂鏡火

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幾回漫托香腮坐疑是

胭脂點玉顏公學識該決勲業亦正大而為此作又

嘗為鍾情麗集豈亦未負平心鐵腸石而賦梅花則

作嫵媚狀耶

李西涯閣老東陽程篁墩學士教政俱以神童入見

憲皇帝出一對云鵬路高飛奮風雲之九萬程云龍峰

獨對陳禮樂之三丁李云龍顏瑞拱保社稷於千年
時食蟹

憲宗又出云螭鱗一身鱗甲程云鳳凰通體文章李云
伏於地起云蜘蛛青履經綸

憲皇帝大悅二公敏捷雖均而氣象殊異後李登相位

輔弼專且久而程官侍讀以賂賂終身器局豈遂定
于自獻之言乎

嶺右一頭宦忘其名里欲得一寺為宅兆有司行毀之

主僧題壁云忙忙收拾舊袈裟檢點僧囊沒一些袖

拂白雲歸洞口肩挑明月過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

道藏錄卷之一

十一

孤負籬邊舊種花分付犬猫隨我去莫教流落俗人

家宦聞此竟不已時論少之

辰州虎溪精舍守道穎泉鄉公善建當仁堂以談學却

守鶴泉徐公廷綬集書語為對朕云靜觀萬物之理

皆備於我身任天下之重不讓於師可謂切當

一士人將北上其愛寵惡之酒淚滴火有聲其友人聞

而賦之曰驅馬金鞭白玉鞍葉砧明月上長安夜深

幾點傷心淚淚滴入紅爐火亦寒人世中如此淚者

恐不少矣源楚公扣云禮閣總啟促征鞍下第到黃

心自安明世豈無金馬意香閣應憶翠闌寒和意翻

宋亦新

楊狀元升菴慎黃鶴樓詩云江上高樓內名登臨此日

古今情風前估客蒲帆影夜半仙、鐵笛聲春水雪

浦已子園烟波暗接襄陽城東南暇日多嘉會時倚

浮雲望太清此詩少作極清婉後寓滇太深刻

昔人久遊不歸母剪白髮寄之回一詩云百歲未為老

十年歸未遲只在乾坤內何須歎別離詩佳而情惡

矣

昔人多作寄內詩亦有寄外并代內寄者未必皆出形

管也相傳升菴在滇內寄云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

道藏錄卷之一

十一

無由寄永昌西川花柳妾薄命南園風烟君斷腸曰

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金錢細問君平卜

何日金鷄下夜郎懶把音書寄日遣別離經月又經

年夫君自是志歸意何處青山無杜鵑此即升菴代作也

崔東洲探花桐由翰林請楚督學選少華許學憲陞太

僕云承明憶昔同供奉邂逅天涯又促車羨子能騎

沙苑馬規予真食武昌魚尊疊秋水仙人閣詞賦桃

源鴻鴈書別後相思勞夢寐解携為得不躊躇遇李

南池兵憲舟話別云崔灝經過李白舟談詩呼酒坐

中流慚予豈解吟黃鶴羨子真能脫紫裘烏崔鏡林

涼月細魚龍吹浪暮烟愁明朝又是蒼茫別壩剪黃昏坐未休題朱兩崖萬竹亭云亭開萬竹青：裡翠壁琅玕百尺強旅抱對君潭圓寂市城有此亦瀟湘影直化日升階砥勢壓派雲迥短牆他日我來還問訊龍孫應長幾多長題余邑秦人洞云仙扉雙掩勢嵯峨沙徑逶迤有客過虎穴靈雲深玉樹鵲橋移影瀉銀河絕憐白晝生雷雨不倦青天捫薜蘿當日隱淪可處問幾回皓首嘆蹉跎公後以禮侍家居刻有全集甚富云

范紹祥江右人下第時題昭君云獨跨雕鞍出漢宮琵琶

道聽錄卷之一

十八

琵琶斷成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岳工次年登第仕至御史觀此則天上碧桃日邊紅杏詎止唐人為然

李源楚傲泰知兩湖時伯兄七十構陳海推岳吳雲楚日圖題其上云吳雲楚日爛長春萬里鶴原盼望頰七十年華君莫羨桃源舊有百年人觀者咸稱三絕金陵城楊狀元者學詩於陳編修魯南門其贈人一絕云揚子江邊送玉郎柳絲牽挽柳條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兩行余遊金陵揚尚存未見其作疑此即陳代筆或好事者為之云

道聽錄 卷一

都下扶筇仙者鄧玉曰徐州人余郡龍太乘翁以太守入觀邀之降筆寶劍隨身隱北辰北辰宮闕鑿重圍歸來鶴背一聲笑萬里江山總是春又筆間霧氣生毫末紙上松聲聽有真書得墨雲驟風雨高堂六月是冰壺又勺瀾山頭古洞天金堂玉室地相聯門前千尺長松柏親手栽來不記年只偶然騎鶴出蓮巖為訪仙踪下九天一劍當空忽飛過碧潭驚起老龍眠末書唐貞元道人蓋托之洞賓此類不能悉識而畫尤精妙

吾楚中二頭者俱忘其姓名街里一初謝政同鄉有狂

道聽錄卷之一

十九

生訪之弗見時中堂揭嚴介溪閣老贈言生遂書一絕云焦山楊維盛已死虹塘王宗茂敗御史疏海內無人走介翁今日登堂見詩章始知公量獨能容頭者謝之一居家延賓速簡祇書石華拜速一鄉人忘其名題於帖返之云速帖何須寫石華石華山工夕陽斜長安有路人能到不信春風只一家頭者怒次年鄉人下第歸遂又改貽之云速帖還須寫石華石華山上夕陽餘長安有路人難到始信春風只一家彼此往復不已人謂弗速前謝者云

陝右一儒生過相印中出一聯云華岳歸、兩扇玉屏

遮北塞竟不能對苦思以死自是每夕必朗吟不已
使者至不敢假寐康對山狀元偶至將宿駟卒告以
故公弗信至夜分鬼果至公呼之曰癡兒是何難吾
為汝酬之云黃河滾：一條金帶遠西秦自是遂息
又聞李空同督學江西亦出一聯云風入棕林千手
拂搖摺帖扇諸生不能酬夜扶笑仙走筆云水消荷
葉獨脚鬼戴攬包巾次日復于李大驚訝諸生具實
對公笑云我固知人謀不能追是湖北分巡公僉憲
趙以巧對名按郡見坊卒執燈籠者以推三命楮糊
之趙出一聯云命紙糊燈籠火星照命思久自不能

道聽錄卷之一

二十

酬至歲莫頌年書一者耆耆捧書頂之中上以示尊畏
趙遠云頭巾頂層日太歲當頭噫巧亦至是哉趙滇
雲人

武陵庠生李敬夫欽少時勃：有英氣武宗改元將封
紫藩之國先遣巨瑞李姓者治宮殿李素驕悍奢靡
甫至郡即治巨舸於城濠中與督工正即日夕遊燕
無忌欽令其子童生獻詩云歌鼓樓船盡日歡活魚
入膾酒腸寬叮嚀舟子牢持柁牛畝方塘有急湍巨
瑞覽詩罷宴息遊

荆門州四方舖迤北二里許金牛塚上有真武壁殿間

詩云仙境開尋採葉翁草堂番語教育同欲知山下
雲深處祇是人間路不通泉引藕香未洞口月將松
影過溪東未名心在閒難遂明日馬蹄塵土中此詩
不知作者誰氏字亦遺缺人疑仙筆也或云四川老
子青羊宮石刻題云三清選客玉皇舉人大玄子書
銅梁冷近菴紹元嘗謂重慶劉是明大叅台九十舉人
李執和以詩云金莖玉露結 南極光輝海岳天
攀桂重逢壬子公前壬子看花再見丙辰年 辰前兩
朝兄弟聯星座公兄春五代兒孫延壽筵 官火泰起
宗起家皆子姓世旬滿百年還更始 人間信有地行
實世延皆諸孫

道聽錄卷之一

十一

仙大為士林所傳

嘉靖癸丑余時應春試都下傳一長聯云洛水神龜夔
見瑞陽教九陰教九九八十一教：歸于道：通
元始天尊一誠有感此山彩鳳兩呈祥時二雄聲六
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聞于：生嘉靖皇帝萬
壽無疆或謂出者嚴介溪酬者與國吳舍人國倫未
莆田甲子解元王大道別號蒙泉話九里仙異云是年
秋泉州士人王某祈夢問榜首仙云榜首即汝題目
乃夫道若大路然及入試非其題其父下第而大道
發解始悟王為姓題內隱其名仙歷漢迄今無慮數

千禩而靈應若是奇矣安得鞭赤龍凌紫烟度武夷
鴈蕩之陽揖九鯉于寢寐中共決古今一大疑夢耶
曾于良鄉旅邸壁間見一絕云歌林送聞鼓吹聲爭傳
仙子下瑤京茂陵多病西歸客旅邸殘燈半不明蓋
西蜀人讀之令人愴况不任又于石園店見蜀人梧
同第二株主人長篇亦奇崛惜不及錄前首余友印
與山記云卧聽仙郎下玉京喧天金鼓萬人迎相如
亦是同朝客旅館孤燈相對明似不同予所記者
會稽海樵山人陳鶴字鳴楚世系紹興千戶長幼負高
志工詩畫善各體書放遊江海不屑承襲祖陰踪跡

道藏錄卷之一

十一

多西湖間夷考厥趣殆倪雲林之流云源楚公為兩
湖觀察使陳以啓投之云去歲避俗海濱得付諫議
書具悉足下古道唯能尊義丘園振風頽俗將使巢
許之徒不獨善形世以欲以共觀邦國禮樂之典者
鶴初聞此五內欣慶即欲西渡二訪明公承所未有
乃以老母疾深調停失計方寸一亂情興遂解抱此
鬱之之乘果有歲月無可控聞今春偶同表客鄣渡
錢塘盪梳湖水自謂人緣不遠當見叔度之波揚潏
于邪太晉散之器稱奇于正平也但以律呂傳音賴
官通變賢士合德因人為容鶴既無先容見亦非義

乃通清簪紱之間欲以少通尺寸之悃重足月餘未
有為鶴容者意或言詞愈張嫉心愈甚所求日急見
疑日深顧茲瑣亦足觀世矣遂使明公法臺寡
潛夫之論吳山旅巷無長者之車中切懷賢一念沈
思入脾柴衛不暢兼之人情外剝述作內耗尊姐邀
遊昏曙相繼以是疾病漸深精神不作飲食違時腸
胃潤下進退遲延宛如衰頹少有所勞款便伏枕自
六月七日以來窈見炎暑流行微軀羸弱耶且屏跡
闔戶求安於一枝少延鶴鶴之年習靜空門暫操墨
行惟令妄慮去心真如歸性歡喜自在以清病根乃

道藏錄卷之一

十二

為得計他雖來往失謀衆口共譽有所不顧蓋以窮
居之孝莫先保身養生之要在乎順候也前承足下
往刺之典是又不待其所容而先施也此棄事忘已
之高致同人聚類之日期也以此屏跡闔戶不能抱
一二篇什走候堂下聆當時之論豈非天與其不幸
哉謹遣走者馳狀上達伏惟足下加亮卧病鶴頰首
具啟又書贈答八幅其一云長安為客幾經春共說
文章滿縉紳傲世每隨彈鋏士還山甘作灌園人居
藏寶錄探玄理門有安居問隱淪江上別來無鴈退
相思幾度柳條新共二云人間聚散本唯期才大逢

君又別離窮達一心惟恐主風塵滿眼更憂時吳門
鷄唱逾聞早淮路漸吟過浦逢入國莫辭頻抗疏長
才自古係安危其三云君才不忝帝鄉賓何事年未
尚隱淪造化每疑先達士山川偏惡草玄人已多詞
賦留名姓且共漁樵適性真風雨相尋谷口路酒酣
忘却未歸人身其四云逢君酌酒不成惟為客同嗟
世路歎難布褐經年猶落魄鄉書無處覓平安燕雲
香：邊烽急秋夜漫：盡角殘國事關心憂未已臨
期那復話辛酸其五云憶昔別君溪水頭春城楊柳
送君舟久遊兩見鴈歸塞殘病又逢花近樓遠道有

道藏錄卷之一

古

書因使阻閑身無主任僧番凶年到屢多亡叛疏草
何妨諫縱囚其六云問君幾月下滇池寶劍含星萬
里隨憐我壯心能解贈亦知明世已無為佩帶江口
龍先藏匣向林頭鬼或疑共得大娘筵上舞却于醉
裡悟書机其七云炎天殘病厭之迎借尔深山且避
名偶對野翁志出處楚隨農侶話陰晴林棟遠乞果
時穿木海月窺人夜過城賴有流泉能灌圃隔窓又
見藥苗生其八云昆陵別云幾經霜海內新詩盡說
唐此是寄憂世祇看天上宿避人嘗閉市中房南徐
立馬三山近陽羨松一水長鄉信還能相寄否秋

風正有鴈未翔山人文詩適漢唐而豪宕尤奇竟以
是賈禍弗獲死所傷哉嘗見謝山人茂秦詩 乃
宗子相極香之而於陳則呼晚之甚良可訝也

張應元南淮安人甲午鄉舉里人卜棟借其姓名漫遊
荆襄間年可三十餘美丰 談述而漢文唐律晉
草每對客揮穎咸新雋可 寓定城最久故宜人郭
春臺筆多能傳其詩云 每憶梁梁與溱倒烟波
媿此身四海弟兄稀見 年霄漢獨傷神長鄉多
病應辭祿李耳無官豈為貧亭上一尊君對我斯文
鄉誼更誰親右與鄉人大尹話別不見先生四載餘

道藏錄卷之一

古

竭來官况更何如一身作客紛多事千里餘人缺寄
書化國滿看鸞鳳集晴江獨握芝蘭君裏天漢：牛
烟兩歲晚能忘一對予右簡宜城今聞說天台古石
梁羽衣金節紫霓裳塵埃：實少神仙分業累慚無
服食方海日弄光浮檻香城霞曉景建標長何時獨
上華陽頂擬醉題詩獻玉皇右寄人囊有防身劍門
無問字人動經三月雨孤負滿城春道在微原憲名
高羨于真竭未五月兩山寺裡詩思喜相親右題前
若壁春臺乃翁家南五桂堂張初識荆蘧題其下云
之子自高格讀書玉桂堂問之何所意君家有五郎

堂前桂森：十里開餘香，上有金粟花，下有紫霓裳。
時從青女遊，宛在月中笑，語折花枝對，此明月光。
整衣向我言，五桂聯秋芳，滿堂秋思未，令我詩興狂。
記此贈多君，千載虛雲房，張自襄入陝，與鈞州党都
憲為布衣交，后自北南遊，楚嘉靖丙辰四月，任武陵
一野寺，偶有巨賊，流言道路，防禁人咸疑之。

榮藩道使索張于寺，減入戎中，途自沉于水，卷冊甚
富，今其詩字傳於襄岳間，為多亦字內奇貨也。

竹坡郡山人洪鄱陽人，嘗謂渠鄉一顯者，家居時嬌嬌
嗚，聲達于外，顯者避坐廳事中，一狂士能詩訪之。

道錄卷之一

其

顯者欲亂其聽，指壁間鵲圖，令賦之士援筆云：鵲
一聲兮，鳩一聲，鳩呼風，雨鵲呼晴，老天却也難，張王
落雨不成晴，不成可謂善滑稽者矣。

蜀者儒羊郁題張果老倒囊為云：堪嘆人間世，人無如
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此言大有裨於世
教，不必以詩觀也。

王西樓者高郵千戶侯也，著有樂府題睡鞋云：新紅軟
鞋三寸正，不落地，能乾淨，空前換晚妝，被裡勾春興。

幾番問把醉人兒，燈盞醒康對山醉中歌之，改醉人
兒作老生，先以為戲，非公
也，又途中遇火，燬驢云：露玉笋絲，纏軟把，見金蓮。

寶鏡輕踏，詔拖翡翠花紗，扇掩泥金，屈此昭君只少
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却不把，三郎愛殺此老風
致觀此，可想見也。

道林符公屬續前二日歌二絕云：歸住青山十六年，歌
遊多半為桃，遣萬桃與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

又吾儒傳性，即傳神，豈向風塵，此身分付萬桃岡。
上月女須今夜一齊明，廣陵宗子相亦有絕筆三首。

云：四海相逢盡，卧龍清江夜，采芙蓉，我今先跨晴
虹去，蓬爾崆峒第一峰，一謫人間四九年，青山萬里
隔蒼烟，于今更返華陽洞，千樹桃花待舉鞭，長嘯一

道錄卷之一

其

聲歸去來，王龍高駕，綠雲迴，獨留明月詩，千古萬古
寒光燭，上台道翁識，融融守貞視，生死猶且暮，宜矣
子相負才傲，世年未疆仕，而亦能灑脫，不為分香買
履，評意達矣哉。

宸濠父癯仙，好儒嗜吟，嘗題元宵老子燈末四句云：范
增老去悲無力，陶令年來懶折腰，不笑不語渾似醉
小兒扶出看元宵。

莊定山家居，欲起一僧，為漁翁，高諷之，莊題其上云：誰
拈秃筆，馮漁船，我作漁翁已十年，屋裡欲尋誰是我
白頭高帽頂青天，公此詩自負大矣，惜後起南京吏

部正郎未幾以考索去雖丘文莊之計公亦自失多矣

竹坡邵洪寓予邑嘗同予遊赤人洞一絕云避世藏机

机未深慢將消息恨漁人當年不種碧桃樹流水無

花誰問津唐稷題靈岩洞云一水穿岩走碧沙岩前

樛木偃龍蛇分明便是桃源洞不見溪頭流落花稷

零陵郡人

舉案齊眉之案音筮與梳同櫛星門之櫛乃穀星學門

用此取養先于教意二字音義見餘冬序錄

道聽錄卷之一

十八

道聽錄卷之二

楚源桃沅南李春熙輯 男謙重梓

應城李世熙者壬午魁雅好對偶嘗題邑定慈寺云好

山到處皆為寺佛性從來必定慈又世間好話佛說

盡天下名山僧占多題一醫士門云廊廟有人調國

脉山林饒我壽民生一當道臨按宮瞻兩扁左為孔

門右為義路謂諸生此中須得一聯李應声曰禮門

正直西茲可入室升堂義路坦平舍是皆傍路曲徑

當道大稱賞

廬山胡公直督學四川遊覽教詩云千盤磴道躡層巔

縹緲還驚碧嶂懸豈有羽翰生白日翻憐車鼓上青

道聽錄卷之二

一

天雲深岐路曾迷聖地遠村醪正渴賢此地從來添

素髮頓令生世歎長捐新秋客夜生虛堂院西庭筠

釀早涼西徼自無鴻鴈到東山已過薜蘿芳銀河影

掛千峰淨碧月光連一水長此夜不禁思萬里吳盩

楚徑共微茫仙人早自好棲居縹緲俄驚百尺餘高

挹群峰當户出靜看修竹隔林疎畫晚映流霞外

樽俎秋臨落月初共道主人心獨遠峨嵋東望接匡

廬朝出叢林入洞天捫蘿迺年到岩顛千峰合作蓮

花藏雙水高連玉液泉悟後丹砂俱幻法行遣借竹

契真詮聞黎不用重番偈小坐崖亭意已傳今之講

學者多作文章語此公之詩則酷有唐風矣

余邑序論石渠漳浦人秋試後一鄉達公方伯寄二詩

今存其一云昭代求賢啟網羅見曹霜足竟蹉跎老

夫那得身常健浪說佳期在後科榆景悵快之情讀

之慘然

王鉞都御史巡邊詩中二聯云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

無如迤塞寒鬢為胡笳吹馬雲

余邑侯張湛泉植謂余云常熟沈掌科鍊家居長子位

次子偉皆見時沈公見石砌山上一鹿行出聯云假

山真鹿走位見缸中魚應云死水活魚遊異哉甲子

道聽錄卷之二

二

發解京闈戊辰會魁入館

辰州唐萬陽御史愈賢越中詩云海上海烟午未開兩

涯金鼓響奔雷樓船半向三山出風雨俄從二粵來

自笑同部輕水戰誰思燕竹築金臺越裳消息今寥

落常使魚龍夜哀城陵磯武穆祠云武穆祠堂楚

水涯短牆殘草映疎花奸諛何代無秦相忠孝誰人

似岳家風靜風魚龍吹細浪月明鷗鷺宿平沙遙憐

古墓空山裡萬樹南枝日斂斜余邑伏波祠云千古

英雄絕可憐雲臺何用說蟬聯蒼山古木撐晴日斷

牖殘楹鎖暮烟千里音書嚴畫虎滿天風雨墜飛鳥

而今瓊錄應何在獨立秋壇一惘然初歸詩云蓬萊

仙子玉京回夜披鶴氅臨高臺濁酒三盃明月上浩

歌萬里清風來古今天地六醉夢蘇魯江山空草萊

幾度臨風橫玉笛半空吹落教聲梅此公才清而多

商音蓋模擬何大復之過也

彭二州客余邑李侶松從之學詩偶見水中花片蟻在

其上字出句云落花載蟻浮流水彭見蜂過蔓藤上

對云野蔓牽蜂過別枝可謂的對

李西涯懷麓堂詩話中野行迴夜虎林卧起秋蛭若非

迴起二字直常語耳觀此則詩眼之說猶信

道聽錄卷之二

三

武陵借山萬公官二守博學好口占代謔丙戌春款乞

恩就教同鄉龍巖胡公沮之公吟云君向胡公問品

題教官須是犬為之而今我也寧為犬吠桀從竟未

可知一醫者朱熙陽乃陽明門下士兼以解毒為主

公嘲之云素難靈樞理可詳天和元氣莫輕傷如何

四百四般病盡與黃連解毒湯此詩雖戲語而理道

亦俱晚歸林下自讚其像云爾貌則愚人云宜書既

云宜書何腹空虛爾形則四人云宜壽既云宜壽胡

病交湊雖然空虛者安知非評說反約之徵而交湊

者亦可為敵國外患之助又能文者氣完有德者體

胖實惟吾子之所難巨富者肉厚大貴者骨秀又非
吾子之所有悅仁義而無怠心誦詩書而不釋口此
則吾子之所能可以語人而無恒心博學善記對客
揮毫妙談疊々不倦如此二作達哉馬公諱松

張太岳居正閣老兒時顧東橋試之三子告曰不可公

破云聖人為國謀大夫為身謀可以觀世變矣顧大

異之解所束金帶為解贈之聞破子曰者云匹夫而

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吾楚一童子破學而第

一為政第二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皆天然可喜

荆州李荆沙完乙酉鄉舉至郭店有詩云幾年潦倒向

道聽錄卷之二

四

塵埃此日借君郭店未雲霧接天鄉國迥迥河山入

望岳圖開寒侵衣線憐遊子春到絲綸愧楚才共失

初心酬盛世文星昨夜照三台

馬孟河一龍題西郭草堂西郭草堂一曰白石山房兩

江方君讀書處也在清源郡西前後多白石盆峙山

水襟以松竹花卉共成園景堂五楹三中以間左右

堂之內楹一偃息一游藝房所在即此其堂無他有

也四壁圖書繡繡天地化一布載聖賢心法而已人

或見其中烟雲繚遠金石鏗鏘猗怒駿奔龍翔鳳舞

蕭輝映几案之上班馬投筌李杜捧律鍾王甄素屏

氣却走是時攝文揮翰發胸中浩々點綴意象真有

芥子乾坤一瞬宇宙之志今古何人得在方君目睫

之下轉霎息机雲扉外高其人內函元始反現萬有

俱化矣世間又何物可以藉余主人並登斯堂哉馬

河魚洛非義禹不奇周鼎商彝唯清廟可入騷人學

士得充文奴以為幸而軒冕珠玉品題不及耳此作

渾無烟火氣而草亦莊整之在都下得其墨本云

岳正以翰林忤時謫戍肅州放歸郭搃兵登詩送之云

早從黃閣贊絲綸欲報君恩敢愛身青海四年為旅

客白頭雙泪倚門親鳴瑞又喜趨仙仗補衮還思用

道聽錄卷之二

五

舊臣莫道得歸々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顧玄言圖

雅品謂我朝武臣詩人第一非虛美也

方兩江元煥臨清人詞翰豪宕余遊京師時嘗得其墨

本八幅五七言絕各四首云白鹿吻々去不還千年

蘿洞渺蒼烟天開日月存斯道地接風雲護昔賢蓬

島仙郎吳季子岷江五月下樓船昨來紫氣浮南斗

鹿洞春深草太玄平生最愛李空同載筆曾凌五老

峰天遣玉樹明河度石火一鷗文綠蘚封中朝司馬

鄭惟誠憤著陰符坐太清忽散瑤華滿廬岳青天夜

夜鬼神驚後題云望雲鄭公出守南康欲刻予書匡

阜之上因馬四絕又五言一雨得微涼客子聊相娛
池上有芙蓉肯使花空度一雨得微涼花前發長嘯
瑤琴下指遲明月待相照一席布地坐飢鳥啄行蟻
蝸涎滿空階篆跡良可喜一席布地坐白雲滿芳草
興闌發長嘯開軒讀黃老

海寧朱靜菴周教諭濟妻竹枝詞云西子湖頭賣酒家
春風搖蕩酒旗斜行人沽酒唱歌去踏碎滿塔山杏
花金陵陳魯南繼室馬題素面曰刺藤素滑勝輕羅
月樣裁成一片多若使佳人笑遮面分明影裡見姮
娥謝寄鞋云金蓮小瓣墮瑤池想像深閨結繡時無

道聽錄卷之二

六

限巧心勞遠寄露多不忍下塔塔台州表貢士妻潘
久雨云久雨塔前鋪鋪綠衣烟迷竹樹影稀微黃鶴
交坐窓前語說盡春愁來往飛較之斷腸集遠矣
寶應鄭先生夫婦倡酬云試從歸來日已西佳人含笑
出香閣近前執手低問南首出朝今出甚題絲
弱柳拂行舟湖上風光屬壯遊此去不須重囑付朱
顏人倚夕陽樓忘其名
江右一士八因牽鄰婦手訟丁有司有司今賦手云曾
向花叢揀俏枝軟于春笋嫩于黃金刀屢試輕裁繡
形管頰抽淡畫眉双綰秋千扶索處丰掀羅袖打鳩

時絲憲獨撫絲桐美無限春愁下指遲竟以此獲釋
安南使宿南浦駟云南浦橋頭泊舫船伊啞：槽声
連教声漢笛滄浪裡幾箇人家揚柳邊紅日落殘鈎
掛樹白雲飛盡鏡磨天安南萬里朝天客暫借官房
一宿眠此二作可以馱舌之音目之乎

武陵於玄少文先髮頭陀傳云髮頭陀武陵人喜任俠
已而厭之徙家為桃源農桑田二頃糞穰朝夕晏如
也更喜釣魚踪跡常在青螺白馬之涯罷耕釣即手
念珠焚香結跏趺坐若不修頭陀行而般若自在無
里礙恐怖宛然頭陀而髮也故自號髮頭陀云初髮

道聽錄卷之二

七

頭陀庵于八湖濱四面種竹語声不聞于外庵前有
池：上蔣蔬三四畦庵中高書外惟酒尊客有過髮
頭陀者觴酒薦蔬不美多品客非知己亦油：不肯
去也顧不免酒癖酒無論得薄不醉不肯止醉後偶
及時事嘗慨然太息復自笑曰髮頭陀爾猶未忘世
慮耶讚曰武陵之巔虞善卷之所棲桃源之深有秦
遺黎頭陀從來武陵桃源間也將與斯人上下而拱
携也耶雖然貧不忘味隱不忘乎世以謂善卷不能
也庶幾聞秦人風而興起者歎又秋興詩云玄極新
宮入絳霄龍涎飛霧結瓊瑤月明紫露浮仙掌夜冷

青娥擁鵲橋天機翠華烟漢：陰山玉盤草蕭：彤
雲赤氣隨灰燼禾黍西風漫寂寥野水芙蓉著淺紅
踈簾烟月淨簾櫳十年雲淡雙飛翮萬里江湖一短
蓬逸興自憐非杜甫鮮嘲誰更似楊雄江鄉民瘼堪
愁絕漫倚西皋醉落楓黃鶴孤雲杳碧崖天涯江漢
更愁予河東真有楊雄賦洛下空傳賈誼書四海風
塵雙涕淚十年林壑已桑榆翩：羽翰秋空裡烟鎖
南陽舊草廬詩歌學扛而過於摹倣竟沉滯以歿悲
夫

午日有邀余過河觀競渡者源楚李公亦有約番予以

道龜錄卷之二

八

樂府云公無渡河：水之廣揚層波下絕潼汭上淥
羅二龍矯：鱗相磨中流雙舞陽侯戈馮夷辟易奔
蒼龍孤舟獨濟將奈何吁嗟乎公無渡河語北而奇
馬孟河詩不經意匠而雄壯飄逸余嘗得其墨本其首
云風吹竹葉入我房忽見竹間明月光山前無路通
車馬夜半何人過草堂酒興不減李太白詩才欲比
陳思王相送出門天大曉白雲蒼樹兩茫茫：又將軍
一戰百蠻空罷戰誰言萬里功方脫水兵辭夏口又
問胡騎入雲中戍城鼓角霜天動白翎道旌旗海日
紅焉有孤忠懸北斗君王召見大明宮餘詩音認皆

類是使再心矩矱即唐人奚多遜焉

武陵學諭黃金良號凌鶴高郵州人督學顏公試野水
橫舟上元觀燈賜宴二詩前者失記其後首云星隄
錯落五雲中誰信蓬萊有路通相席承恩千載慶條
風吹暖萬方同賡歌寶篆紫簾碧獻壽宮袍映酒紅
簫鼓拂天人共樂月明應照玉關東

劉福井戊辰赴試謁張太岳張時初陝東閣未出劉投
以詩云三載重來白土墀論文尊酒暫相違治知相
府深如海未許山翁醉似疑泥元老勲華青鬢少故
人交誼白頭稀吹噓騰藉春風力東閣炉烟滿素衣

道龜錄卷之二

九

辛未科六十七始得登第殆詩識哉劉名珠公安人
岳州方勵卷以戶書致仕同鄉二十八人饒於會館公
醉中留一對云聖恩浩蕩放七十五歲老漢拜掃回
家鄉誼網繆借二十八宿星君殷勤獻酒方公語
留都舉人某者弘治正德間屢為人取鄉舉如拾芥無
名子亦都人雄 資賂某中式時人揭詩通衢云近
來時事甚堪傷鎖院翻為賂賄場 公賁多身子賁
公家憲 兒長有錢能使寇推磨都下無學却教人
頂缸寄與番都科共道一封早為奏明堂
黃鶴樓吾楚之勝也丙辰歲回棹一夕為燼武陵少朗

陳子可高吊之云神仙不愛人間勝樓觀飛灰楚望
孤逝水依然潮岫嶺荒臺容易長秋蒲慢將詞賦稽
朝代從此登臨落盡萬十載舊遊空檢點天涯南望
正愁吾又千年勝槩雄三楚一夕悲風度翠烟明月
空來聞笛鶴斜陽愁絕渡江紅仙人合向蓬壺任客
子應慳眺覽綠懷古莫歌崔老白晴川芳草自芊芊
李源楚和云千載名樓一炬殘天子奇勝亦多慳晴
川芳草登臨處碧檻冰蕩想像間呼酒獨憐江月上
題詩猶憶掉歌還荒臺寂寞寒烟合黃鶴山高杳莫
攀樓閣千尋壯楚都飛灰一夕滿江蕪誰從歌舞榭

道聽錄卷之二

俎延歌舞無復山川似岳嵩滄海浪傳蓬島勝洞庭
愁絕岳陽孤含悽不為重游惜與廢塵寰自可吁一
時傳誦之

張龍湖嘉靖甲午科主考南京中庸乃君子之道本諸
身一節解首鄭維新誠破云聖人所由惟一理則推
之而無不準矣張云我思之屢日不得此破而渠從
寸管中得之殆有神相哉

武宗咏汲婦云汲水上南坂紅裙映碧波雖然不似我
宮娥野花偏艷目村酒醉人多信口小令詞情超逸
聖本生知此益信矣一傳碧波下有我這裡傳下

道聽錄 卷二

唐舉狀元諭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先除幼年後除
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涼與煩惱中秋過了月
不明清明過了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
金尊倒朝中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
多憂轉深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檢點眼前人一年
一度埋芳草芳草高低新舊墳清明寒食無人掃此
言喚醒碌碌者多矣

道聽錄卷之二

十一

嚴介翁嵩夏桂翁言俱江西人同時柄政京師語云夏
桂洲教你休時你不休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嚴
介漢人可欺天不可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
與來遲後二公俱敗果符其言

郭雨山登庸山西長子聞人為楚督學予為所知遷南
少京兆為余書一冊惜又遷宣大總制未竟而行今
錄其存者云安鄉客館用高吾司馬韻二首武陵東
上處孱野半畦行雲斷荒山杳天連遠樹平歸鴉橫
日影寒鴈度江聲係馬孤村署牕懸寶劍明落葉柴
門靜天寒少客行烟橫湘渚碧月上洞庭明疎竹空
亭色殘經遠寺聲漁家歸卧處舟繫正江平秋近漢
上聊述往事一首寂寞魚龍漢水秋飛帆遙蔽夕陽

樓中宵走馬，狂夫遁清曉。聞鷄戰神收，漸隴唯餘荒。
草木蕪田猶拾舊，戈矛至今人說旋。兵燹殘燒寒雲
白日愁西駟，胡馬度江來。江上諸城破，竹開朔地豺。
狼何促氣中原將，相豈凡材青山野。渡渙人淚古道
清秋，遊客哀昨吊。潭州李忠節，殘碑遺廟鎖。莓苔秋
日竟陵野，亭二首繫馬孤亭下。晴郊坐客幽，斷雲鄢
樹色落日漢江秋。鴈入天光迥，鴉喧霧收。牧兒歸向
晚，猶自唱沙頭。江鄉秋靜處，野色入思長。征旆明斜
日，輕衣納晚涼。晴空高鳥白，幽徑曉雲蒼。行見村家
樂，鷺鷥足稻梁。翁詩字兩莊重，亦昭代人物也。惜未

道藏錄卷之三

二

見全帙耳

張東海汝弼草書冠絕自解縉紳體中出詩亦淺淡嘗
見其帙中謝人惠燭云霞城畫燭大如綠，遠寄人間
慶壽筵。自愧無緣照歌舞，夜窻頻剪讀遺篇。又題像
寓意云到處丹青馮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而今百
十張東海只有元來一箇真。蓋當時效其草書多故
云。過梅嶺云曉行梅嶺鷓鴣啼，草樹芳原路欲迷。莫
道哥行不得馬，蹄南北又東西。紀夢云夢裡分明
見羽仙，烏鬚藥物示真詮。未能寡過慚空老，那待工
夫學少年。後因假髻詩見忌一庵出守矣。詩數今

江陵張封君之明別號太虛道人，聞寄京詩云別去家
鄉又秋，秋倚闈父母，盼雙眸。當年生理惟蓬草，長路
馳驅共馬牛。一介書生叨借問，九重天子賴紓
憂。殷勤囑付金門客，大易藉茅是遠猷。噫，相君勳業
蓋古今而猶以藉茅為戒，忠孝啟承誰謂無所本耶。
日本使者咏西湖云昔年曾見此湖，尚不信人間有此
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盡工尤自欠工夫。二十八字宛
轉教指詎，意味偶缺古吐此語哉。
曾于都下索畫肆見二喬觀兵書，其上題云香肩並倚
讀兵書，翻略元非中饋。萬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

道藏錄卷之二

三

不讀閔隍九原有知豈獨二美負媿

豐城甘勳由癸未甲科授子邑令甫三日為悍妻妬寵
瓜其面媿縊以死相傳其父云始生時夢人持絲竿
入賀，絲上對云四百姚涑榜三日桃源今三日為令
前定已矣而嘉靖紀元姚涑榜增額四百亦不爽此
豈人力所能為哉。
震山蔡潮臨海人督憲吾楚見生儒中有既冠而復壯
入試者公嘲云昔日莪冠已偉然，今朝牛角且從權。
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閑季少年。
替者周子能琴嘗往謁澧州華滿長子味一贈以詩云

月華星彩泛秋光有客携琴過草堂
焚澤黃金逢賀若塞門碧玉遇師
襄懶開青眼看人醉只把瓊洞引
與長曲罷班荆天似水不知松露
濕衣裳清島可人無富貴相

白沙先生簡李斯實詩云風光何處
可憐生共把閑愁向酒傾今日花
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來更秦傾
武穆憑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千
古此冤誰洗得老天無計挽滄
溟後李從辰潯叛此詩若豫為悲
歎者嘗見北礼部堂聯云赫々春
雷際風雲而聯紫陞堂々南省依
日月而直丹宵此夏桂老筆楚關
聯云場列

道聽錄卷之二

十四

東西兩道文光堪射斗簾分內外一毫關節不通風
毛東塘筆常德郡堂聯云惟清惟慎惟勤察案盡相成
之美曰庶曰富曰教生民願至治之休方太守筆予
邑堂聯云頭上有青天視聽自民視聽眼前皆赤子
饑寒猶已饑寒刑罰當寬處即寬草木亦上天生命
財用可省者便省秋毫皆百姓脂膏此二作出眉山
鄭公筆也武昌詹氏父子凡登正德已卯科其堂聯
云黃鶴聯飛敢誇父是子青雲德路得果難弟難
兄新都楊廷和父子兄弟閣老尚書子復中代凡堂
聯云名姓為書中第三第二第一功勳霄漢上乃祖

乃父乃孫六閭楊以太禮故削爵秩升卷母喪題其
銘旌云國老妻狀元母某氏之柩榮哉

王慎齋大常嘉言東光人乙丑春與予同試事登第入
館讀中秘書戊辰春已超尚寶卿矣同年西垣者傳
其二小詩戲醫士乘驥同鄉祁鶚峰跨鶴相訪云相
銀鞍白馬走皇都贏得名醫到處呼馬後書生跨長
耳兒童錯認鄭昌尚又西賓清瘦愛騎驢華岳仙翁
搃不如自是主人能安客乘肥遠々作前驅持祁主
醫士家故云公後左遷夔府制作日富壬申人日舟
中遲予云中原久已息戎兵人日如何不肯晴豈是

道聽錄卷之二

十五

峽江龍起卧翻疑楚岫女鍾情金花欲送憑誰剪栢
葉堪嘗恥獨酌稍待謫仙來入社看渠筆落鬼神驚
公嗜杜此故作句意逼似之矣
夢菊郭公棊廣東南海人壬戌甲科往予寓京邸讀其
會試卷雄博罕儼不勝驚伏壬申春翁以儀部出守
夔郡過邑辱惠舟中稿云雲安江上棹相將都歷山
頭春戴陽積鐵有峰如躍鳳煉丹何處更飛羊飛鳳
名山樓前四望波光碧郭外雙懸峽影長那得與君
携手去坐臨曲水並飛觴又五言八句南浦停舟日
東川問俗時尔能勤撫字吾欲起瘡痍柳已含新翠

梅猶綻故枝行春莫番滯正及勸農期萬川道中四
 絕云飛濤滾滾落蒼天疊嶂層層擁翠烟兩岫啼猿
 迎畫舫新詩真憶李青蓮雲安峰頭孤月明雲安江
 上晚霞生笛声近繞青山郭劍氣遙看白帝城浪簇
 龜巖水氣腥漁燈點點隔江青惱人最是山頭月偏
 照山僧夜說經半里方城枕碧山百家茅屋瞰清瀾
 使君對此增惆悵豈待猿聲愴客顏天仙橋用韻云
 曙日光熒宿霧消靈派來自九天遙一封石燈橫堆
 玉萬古晴虹卧作橋急派勢吞蒼峽月清流向心
 紫宸朝來遊喜值春光早吟對梅花未寂寥公稿甚

直隸錄卷之二

去

多諸體各錄一二首嘗與腐者詎在多乎
 興國吳國倫號川樓與宗子相友善余在蜀得其鄉人
 所傳教首登滕王閣云崔嵬古閣大江頭多病登臨
 屬暮秋窓際白雲吳楚合波間赤日古今流山川不
 盡孤臣淚歌舞曾聞帝子遊萬里烽烟迷北望渾如
 王粲在荊州送金蘆泉之開封別駕云年少凌雲賦
 已工微名亦忝故人同那知駭骨來燕市只似蛾昔
 老漢宮一日君恩黃綬重三川行色佩刀雄君今莫
 惜逢時晚麗統猶能起治中登小姑山云楚宮空高
 秋色濃白雲隨杖入芙蓉九江落日迷山寺萬里寒

清響石鍾古閣凌空愁過鳥輕帆帶雨快飛龍俯看
 天塹雄南北何事中原有戌烽謝人送菊云彭澤歸
 來遲欲荒病懷蕭瑟度重陽忽看紫菊移仙署遂使
 秋英艷草堂枝挿帽簷憎髻短香隨卮酒助吾狂廊
 中甘水能分飲豈必携家住谷傍舟中望瀑布泉云
 傍棹看懸瀑蒼波十里寒玉龍飛不去銀漢瀉猶殘
 響落層雲裡陰浮萬樹端幽懷一以愜好是使君灘
 宗集已布海宇而吳詩所見僅此其軒軀具隻眼者
 當能辨之

王國光號汲泉山西陽城人官比刑侍能為史記文書

直隸錄卷之二

十七

詩復通社曾記其一聯云妓舞竹枝嬌不起客呼秦
 落醉還醒情景宛然于十四字惜不能識其全耳予
 選萬川公贈詩云夔府孤城鳥道懸萬民歌聲候虞
 絃清時赤縣堪行素甘雨隨車沃錦川瞿塘雪浪一
 輕舟不是尋常為宦遊玉壘錦江多攬結青袍肯誤
 釣魚舟此首蓋知予少宦情也一識荊州喜不勝楚
 騷湘賦歎多能莫言蜀道難為客漢世風裁重李膺
 席間援筆即成而情景才學俱備三晉名流如公者
 恐不多得

宸濠初肆惡時禽獸俱懸銅牌于項一鶴出市為民家

犬所傷梓叔卒質之官公愈憲批鶴雖帶牌犬不識
字禽獸相戕於人何事語含譏嘲而理法亦直

岳正號蒙泉致仕戲作云五十年來謝世紛百年芳逸

喜正分不應又受先生號去與青山管白雲

成仁卿者公安邑庠生以詩文出入公卿間名久在耳

而未面也壬申元旦偶隨提戎過萬寄子詩云岐路

勞歌三峽度提封歡領萬家同歲分相葉青尊裡春

入梅花畫角中棠園分名今日晤桃源仙景效園通

客辰因藉陽和布願取辛盤獻漢宮又除夕呈郭提

戎云百年勝節又除夕千里浮踪仍薄遊江上梨尊

道聽錄卷之二

十八

此客舫城頭歌管誰家樓西川元帥好相待南園故
人能共畫不用桃符與爆竹醉來含笑看吳鉤餘詩
尚多不能悉志

武陵龍太渠翁和陳朗溪翁韻云莫把島名愧老夫馬

牛隨意任君呼棲遲南省官何補搖落西風病未獲

謀拙繭絲還保障憂深廊廟共江湖傳岩間却調羹

手當寧思賢夢到無翁先瑩河湫山丁邛夏蛟出瑩

畔黃凌鶴文學作騰蛟篇期其諸郎孫翁和篇云禹

門變化何神通直看海嶠如壘空神蛟鼓鬣六代頃

奮身已在層霄中江頭環立人爭識隱：雲端入還

出須臾浪湧歟隨星散一驚霹靂隣翁說向事最

奇居時霧雨時紛披虹光照耀盡林薄久疑神勿潛

天地詰且尋踪溯湘渚緝草豈碑通寧宇絕無暴厲

迥荒丘祇沃焦枯需甘雨見孫濡化鯉堂前騰蛟兆

協然未然馮仙養龍合隨去流奇文海微瑤篇二作

皆和韻而不為韻束真老法家手也龍公端翔霄

餘姚謝本齋遺勸學歌云聞君入試不得意怒髮衝冠

致成疾餘姚雖有好良醫相顧終朝不能治我昔曾

經害一場傳得千金不易方因便抄錄寄同志倘若

得効無相忘洙泗曾論語齊梁真孟子曾參大學章

道聽錄卷之二

十九

孔伋中庸理加上聖經只六味更添子史十七粒宣

州石硯香麻油鳳陽烟墨蘭蓋筆收在明窓淨几中

煎熬晝夜莫停功切忌陰人未觸汚不妨君子頻相

從慢：嚼細：服：過三冬顏如玉可以平步上青

霄可以坐享千鍾粟遺得渣滓莫傾棄番與兒孫再

煎服此方屢服屢有驗故為知音不少秘此篇可與

唐狀元勸世文作對為刻

武陵陳朗溪翁刻額面高題其上云面無垢日洗之心

有垢人不思吾云洗面先洗心湯銘教語為僕師洗

心不洗面：淨心坦夷洗面不洗心人掩天難欺願

將珠泗源頭水洗盡人心渣與滓

許少華宗魯西京妙才也由翰林兩督楚學政乞養得

體成就甚多過挑川番詩六首詞翰並絕其秦人洞

探舊蒲方竹有懷南張子云雲間龍種竹石上虎鬚

蒲九節飛騰具三英餐食需提携辭潤道悵望想蓬

壺欲辦靈仙品煩看博物書后見其集中作擬妾有

羅衣裳四絕云妾有綠綺琴經年不曾鼓開囊為君

彈哀怨不成語妾有碧玉簫高棲弄明月吹作憶君

吟相思兩愁絕妾有金雀鏡光華射人冷挂向綠窓

前照見孤鸞影妾有白團扇披拂長在手一自秋風

道聽錄卷之二

平

生棄捐今已久園中吟云播蓋含風艷荷花沁水香

閑揮團扇影驚動彩鴛鴦獨向青燈坐燈花落更開

終宵傳喜信不見故八來竹屏詩云山人種竹結為

屏當戶環琅函箇青玄圃風毛真瑞世葛陂龍種舊

通靈不須綵繪芙蓉列用何豪華孔雀停春兩見珠

森似玉歲寒高節照門庭蕙樓云樓上氤氳蕙草香

芳千紅萬紫避春光朱欄曲引光風媚翠葉輕含暖

霧香莫使梁間巢燕子直須聽下綉鴛鴦仙人最愛

樓居者始信蓬壺日月長此必為妓者咏公注任詩

律精妙而筆法尤逼鍾王桃源洞扁刻真兩絕也

京山王虹塘諱宗茂咏昭君云長袖非豎甲剗釵豈利

兵馳貅空百萬用妾長作城

曾於郵壁見戎婦吟云一戍蘆龍十度秋間闌百戰未

封侯朱顏收恨夫君誤堂上翁姑更白頭不知作者

誰氏也讀之潸然教行下矣

一詩僧咏漁翁尾限天字韵云籃裡無魚欠酒錢酒

家門外繫漁船幾番欲脫蓑衣當只恐明朝是雨天

客有贈一仕宦者小畫二想夫方出門其妻在門內喚

之想夫回顧題其上云老婦喚翁住聽歸來須是

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巖岩險處行規諷之

道聽錄卷之二

止

意微矣

元末時兵亂隱居者多詩會自娛曾見月泉吟社首列

羅公福春日野興詩云老我無心出市朝哀風林壑

自逍遙一犁好雨秧初種半畝閑雲葉自澆放犢晚

耕雲外隴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春草已喜

吟龜入夢招此詩惟穩妾有藉黃風卷中皆不及之

品者亦具隻眼矣

劉洞衡在彰德道中贈大洲閣老歸蜀一絕云攬轡漳

河急看流層臺零落草空秋岷峨一片眠雲不拂袖

猶堪望帝州此詩足壯大洲行色矣

一瓢牛犇耕不知何許人善畫龍七十餘矣多寓荆澧
之間一詩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
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又一聯云櫓聲呶
啞拖江響螢火高低隔岸焚皆無烟火氣

昔人夜過嚴陵詩云君為功名隱我為功名未羞賭君
家面黃昏過釣臺

宋海翁題老子青牛圖云函谷關西幾度遊至今紫氣
未全收青牛老子頭如雪莫笑山人浪白頭清明即
事云寒食東風草色新壘壘高塚臥麒麟可憐泉下
千年骨曾作提壺拜掃人

道聽錄卷之二

廿

乙丑歲澧陽龔車渚天申劉洞衡崇文南旋曉過襄陽
習家池劉欲馳車騎往眺之龔謂時太早恐門鑰未
啓口占云忙裡尋幽溪水西朝雲深鎖習家池亭臺
只尺無由到孤負劉郎覽勝詩已而果然

龍渠陽襄陽懷古云習家池上酒峴首山頭淚生后百
年思生前一日醉有抑揚軒輊意太渠季子名德乎
李空同謂唐人律詩當以崔灑黃鶴樓為第一何仲默
以沈佺期獨不見為第一揚升菴兩是之升菴在滇
選空同詩以朱遷鎮一首為第一今錄于此後知言
者辨之水廟飛沙白日陰古墩殘樹濁河深金牌痛

哭班馬歸地鐵馬驅馳報主心入夜松杉雙鷺宿有時
風雨一龍吟經行墨客還詞賦南北凄涼自古今

江西安福彭氏科目極盛其祠堂中對聯云半壁宮花
春燕罷滿林牙笏早朝回吁盛哉

夷陵黃陵廟題詠甚多惟蜀人張景賢集杜云自笑狂
夫老更狂青春作伴好還鄉扶持自是神明力一夜
水高三尺強

夔府二門石碑鵠慈母石歌郡守張公廷栢序云瀘州
江邊有石名慈母石上有歌不傳名氏予復刻于此
巖石江頭峻如壁舟人指為慈母石慈母名未不可

道聽錄卷之二

廿

問岷峯屹立秋江碧我聞慈母名起我父母思人有
父母詎不思我思父母徒傷悲憶思我童穉時家貧
逐日面生資父母衣我分寧自寒父母食我分寧自
飢慈薪與我代燈燭鬢髮與我延良師朝夕撫我俾
勤學戒我勿似庸常見况我生命吾多疾父母提携
延歲日一朝我病忽呻吟父母嗚面如漆有時為
我祝神祇願我早看緋藍衣是時我心長戚：願如
孔子言無違嗟：我生命何蹇少年不第：已晚使
我父母已老死食不飽衣不暖我今身為一介士
薄俸堪將奉甘旨父母已去掩荒丘薄俸誰將飽妻

子幾回舉筋食腥膻點：不知双泪連收泪還將酒
孟履酒孟不到音容肅慈母石世稀有汝在江頭名
已久我思父母不能養恨：當同汝不朽嗚呼罔極
恩難報而今賴有移忠孝行當竭力事吾君庶可揚
名酬二親此歌句意雖淺而能盡人子之情讀之可
與陳情表同淚矣率海葉內山煇云作者羅適由甲
科官提刑乃其鄉人
二臺崔公云國初涪州一布衣徵入朝試晚菊詩云佳
節幽香不應期可憐寂寞在東籬淵明去後無人賞
從此黃花放得遲遂授府倅

道聽錄卷之二

苗

成祖行春乘輿已駕召縉索詩甚迫紳口占云青皇勒
馬要詩篇杜甫詩中借一聯金勒馬嘶芳地草玉樓
人醉杏花天

成祖索殿中對紳應聲云古詩一聯日月光天德山河
壯帝居此二詩對雖借古人皆天成也又聞一大臣
先夕夢人語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好對流連荒亡
為諸侯憂次日

成祖果舉首句以問郡臣索對大臣在班首尤未及對
紳在後先厲声云：舉朝驚異一日
成祖召紳語云昨夜某尚書得喜可作詩賀紳應云

天公昨夜降奇童 上云非男女也化作妲娥下月
宮 上云死矣紳云想是世人留不住 上云付之
壬癸紳云翻身跳入水晶宮詩雖淺俚然不經思索
方諸七步擊鉢之速何多讓乎

江西宸濠之變孫許二公死焉後為建二忠祠往來題
咏甚多聞一儒生詩止記後四句云黃雲紫霧群鴉
散白日青天双鳳飛拜吊書生真何物汨羅危水首
陽薇大為士林傳誦云

予邑桃川宮有避秦洞往來多留誄近日張東沙時微
一律詞翰俱擅場云白雲深處即仙山石室珠林尽

道聽錄卷之二

五

日閑隱士空留丹灶穴渙郎曾叩白雲關滿天風雨
客初到遠徑烟霞鶴未還欲問隱淪無處所隔溪流
水自潺湲後見芝園集摠目止載桃源宮而卷中
無此詩豈遺其稿耶抑為人所刪耶

源楚公集李白送毛二叟遊桃川序為一對云花藏
仙溪落英何許流出水引漁者春風不知從來亦天
成可愛

有題月桂者云檻外花開月：紅一年十二度春風老
天莫道無私意私意分明在此中寓意長遠或有為
之言也

湯陰縣武穆祠一聯云死忠已盡君臣義生氣時未父
母邦鄒縣孟廟對云鄒國魯斯文同一脉古今喬木
第三家

武陵龍渠陽題秦檜一絕云死後不須重鑄像生前元
已是金人意新而旨遠後過朱仙鎮改云無端三字
殺忠臣宋法翻疑酷似秦咲底祠前長跪者生前元
已是金人

金陵妓蕪桂亭送人詩云交情何草：別思更悠：有
夢見郎面無書寄隴頭頻將別時淚化作江水流風
波不可散點：逐君舟金臺妓朔朝霞送人云秋風

道聽錄卷之二

其

風江上送君舟落葉江楓認別愁解纜不知人去遠
凭欄尤倚夕陽樓形管遺編載一妓送人春試不知
名楊子江頭春水生安排樓櫓送王孫明并三月長
安晚君聽傳臚妾倚門觀此三絕蕪小薛濤何代無
之也

松滋王相之前甲子解元仕終二守家居日者謁之書
其卷云遠謝君平顧草廬生臨釣石語乘除短竿君
也逢生旺多釣春江幾箇魚又玄武門前早桂冠松
陰生隱慶新惟短杆若也逢生旺一日多蠶得幾盤
友人家畜沈石田題燕園云湖水浸我戶鳥衣風外輕

殊無畏懼者亦有往來性情末二句義不知何似恐
亦用烏衣園事耳

嘗見九章算法內三百六十一口缸問君分作幾船裝

莫要多了一口莫要少了一口双此九：教也九用十
每船十
九口

道聽錄卷之二

其

道聽錄卷之二終

道聽錄卷之三 楚桃源 南李春熙輯男護主梓

天下邑名者僻者西有盤屋同山曲曰盤水曲曰屋山

水皆曲故名北有邯鄲邯邯山名鄲盡也邯山所盡

也蜀有捷橋乾邑有山似牛也鳳陽虹音開出

太祖所更徽州之黟音山西沁水吾楚之鄆音如此

類者甚多若朝鮮音國本因日出名今誤讀如字者有之

姓氏亦僻者令狐之令音林與律令之令同鮮于之鮮音

羨蜀人有單姓鮮者音同區之為歐必有所避而去

其父也苟之為構醜其音也度之從尺音義皆與度

同此乃漢姓若長姓則不勝紀錄矣

音即龍岩胡公鵞題四老高云誰將一幅刻溪紙塗抹

曰老忘年齒一老仰面看天又一老洗首察地理一老垂

簾調 離一老屈指數甲子我叩四老意何為相顧無

言咲而已嗚呼四老我已知兩儀二才瞬息裡

劉鈞河侃京山人官蜀大恭過萬縣吟云石徑迢迢百里餘垂

楊日下送征車綠陰滿地橐駝去誰解重翻種樹書

行下漸轉入林霏雞犬人家滿翠微可雪不寒春事早

竹籬新墮籜龍飛到處青山瀑布痕常時風雨嗽雲根

寒流細瀉枯腸潤輪爾村翁樂灌園細柳葉聲夾路蹊

深山百轉日輪西村烟不斷水声活吞豆花開欲滿蹊

又秦嶺謁懷昌恭祠五言云忠誠天地識夫子古來

聞恨尔藍閣雪不如衡岳雲昔人謂行不高里路者

不可讀杜詩全謂不入蜀者不知此公教絕之妙

陽明先生十一歲隨其祖過金山賦詩云金山一點大

如拳打破維揚水裏天醉倚妙高臺上望玉蕭吹徹

洞龍眠又賦藏月山房云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

山穴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奇哉

真驚人語也

王克論衡殊甚遠識奇論而淺近迂誤且其詞致繁復

真謂利下不休者令人披閱寡所啓迪蔡中郎愛而

秘之豈當時挾書之律如死如此作者不可多觀哉

又其文全勿類漢人語豈好事為之非出王口而入

蔡目者耶

都下一友謂予云成化間陳白沙莊定山章鳳山俱應

南宮試考官入簾相囑云場屋中有此三人閱筆不

可苟速填榜一半章莊俱高列惟無陳亟令索奏則

陳已在下第其破老者安之三句云各有其等聖

人等其等同考者批其旁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

等見者哄堂陳遂飄然歸不復應試矣

余常扶其仙降李太白題咏甚富一夕方山李于醉甚

惟以詩贊仙即次來韻招之云枝頭梅子半傳黃看
劍論詩引興長請仙翹首蓬萊上却咲君醉裡忙
方山遽起限曾登能三韵求咏箕動如飛畧不停思
云為報西樓掃洒曾請仙還向醉中登百篇斗酒聊
乘興借問方山能不能又次韻云驛路忙于箭溪山
雨似麻橋危回瘦馬村晚集寒鴉借榻歇僧戶提壺
剛酒家篝燈聊獨酌半醉摘梨花此類多不能悉理
外之理雖知者不能辨也

陽明先生赴請龍陽驛過常武醫士杜仁甫禱其復春
卷謁之首見道林蔣公一詩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

道聽錄卷三

三

從來搃屬人堪數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裡苦偷生

先生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及見其人謂其開齋

翁曰如蔣公便可作廢子矣此公鑒識非人可企

張百川邦奇督學涇常武夜坐問諸生曰月黑懸佛

經云娑羅樹儒書云大地山河之影畢竟孰是闇齋其

公元亨對曰以生意二者俱非特太陰之渣滓未化耳

張大歎服道翁將屬續門生有問二程濂溪優劣者翁曰

此非吾輩所敢輕議但觀濂溪云公于己者公于人

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者便有強勉意思至明

道則云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則自然矣由此言

觀之所見淺深可知也何必論其優劣哉

又有問曾子啓手足如何見得孝翁曰曾子之意豈

為手足哉若曰手足如此心志可知矣當時孔門弟

子都仕季氏如子羔仲由不免殞身惟曾子不仕諸

侯亦不虧體保身之孝二言津有味哉道林公蔣信

呂涇翁拙在南太常署講五經義首說卷耳章嗟我懷

人寔彼周行謂文王方役周行上也下三章則云非但

行役且馬病僕痛矣則我當何如引惟醉酒自遣耳

說燕何以燕起與翁曰燕春社來生子秋即去雖

未必詩人本旨而意漸啓人談經者顧不當如是耶

道聽錄卷三

四

于少保諫任河南方伯入覲詩云手帕磨菇與線香不

為民福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使旁人說短長

昔一士人及第友人屢訪之問首以赴飲辭友人留詩

云君王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雀髮垂君寵母恩俱

未報酒如為病可重追其士折節遂成名儒

金會元連末第時宿妓館贈一聯云羯鼓詩成半吐猶

含前夜而探花人到忙開莫負上林春公至次年探

花及第殆對識哉

李西涯麓堂詩話中云渠郊祀宿齋泰壇夜憶尔雅九

鍾龍名令通詢諸朝士皆不孟識惟一正即福建人

號博洽亦止舉六七因數記語之難余曾過友人唐竹
墟齋中時有二童子在側方習對句唐因命取總免對
類示余逆得聞其詳焉一日蒲牢好鳴即今鐘紐之物
二曰徑行好訟即今獄門上所画三曰需下好負即今
碑座下物四曰睚眦好殺即今刀上吞口五曰狡狴好
坐即今佛座下獅子六曰負蟲好文俗曰鰲魚即今碑
旁物七曰啞吻好風即今獸頭八曰嘲風好險即今殿
角上走馬九曰因斗好音樂即今胡琴上刻獸
宸濠鑄白詩云黑髮叢中白數莖幾番鑄後又重生而
今白也由地白那得閑工與老爭

通雅錄卷三

五

昔有士人曾夢中聞人語云青草池聯六、灣後登第
使朝鮮其主請云開上國黃河水遠三、山何以對
之士人偶思夢語連云貴邦青草池聯六、灣此為
的對矣其主大服宋時八王未就封外夷人入貢席
間出聯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臉館使對云魁
魁魁魁四小鬼各有肚腸
余鄉慎齋陳公言同辰友朱明山北山、中見一婦頗
麗坐炕榻中以袖自掩二公不得見全而已而朱陳
窺之始知為缺唇也朱剪書語訊之云多則疑多見
殆慎齋續之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句一時相傳靡

不嘉其善語

先生二字出論語曲禮孟子皆並稱至漢則叔孫先而
無生宋人亦云姓名壓等呼先輩是也魯兩生曾生
伏生則稱生而無先東方朔自稱東方先生相如稱
烏有先生皆極尊之名矣子則三代而後惟周程張
朱邵而其餘則惟以代今人以先生為常而呼之為
子則童稱且憤然矣吁江河之變亦至是哉
公者無為、德下王位一等者後人稱其祖父尊長為
公唐人云不痴不棄不作阿家公南宋嚴廷之取人
呼為公曰非君家公又非田舍公何得稱公翁則婦

通雅錄卷三

六

稱夫父為翁姑傳記中猶少載今人相謂行輩皆稱
翁近都下又易為老翁子卿劉客常而叱一友云
妻稱夫為老公老翁者老公之別名今見人皆稱老
公奉世皆婦人矣言雖戲浪良切時病
昔一夫婦相殿鄰僧入勸之夫逆重杖僧、訴縣、月
署其狀云鎮江匡子并州刀楊州剪子淮安縣命僧
出僧不解叩一士人乃語之云打得打得好聞者
捧腹不已

昔人夢得句云起來無事立開塔香霧襲人寒氣熏後
館試春晚以此作結主試者批云結若有神助知言

哉知言哉

說海中人虎傳云隴西李微皇族子登進士補尉江南
後以狂疾變為虎道過故人李儂時為御史道其生
平贈儂詩云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
日承牙誰敢敵當時声迹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蒿下
君已乘船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
大寶年事而詩語全不類唐豈宋元間好事者為之乎
江右一士人新修解飲燕中方伯都聞久奉觴勸之時
一憲長舉一聯戲云手執兩盃文武酒飲文字飲武
乎其入應声曰胸藏萬卷聖賢書希聖也希賢也代

道聽錄卷三

七

巡舉孟邊飲云勸君更盡一盃酒又應声與尔同消
萬古愁噫若人者殆解縉紳之流乎惜未傳其名也
離騷古賦之祖長楊子虛古賦之宗至唐體稍變猶為
近古宋事俳偶風斯下矣亦雙取其新舊秋声嘉其
奇特雖非古體識者取焉猶三百篇選詩之變為近
律也若點鼠蒼蠅皆童稚腐臭語而矜者列之古文
會編中直足傳笑耳昔稱登高作賦可為大夫如此
等賦惟堪驪閣倉泊職也華容孫仲可古賦序亦同
鄙識云

唐詩水牛灣鼻過沙鳥點頭行楊升卷鄙之至目同張

道聽錄 卷三

打油胡釘鉸張不知所出胡詩出自神投唐詩紀事
中所載數首皆楊集所無者英雄欺人亦主是哉

常于北寺見一聯云五百年幸遇王者興千萬歲敬祝
聖人壽予亦集古句云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學者
先器識而後文藝友人龍伯貞以為的對可傳云
予寓京師龍渠北忠二韻小蘭云中山大將貽此二戈
取令効力麾下吾軍既張當念魏無知也江陵張九
山與予索馬簡云馬久不嘶多至蹄齧今日入都投
卷燭常為公副之便乞即付來予回之云首阮氏
子有車人有欲借而不敢言者亟令焚之小馬得典

道聽錄卷三

八

朋友共句做無憾矣張每口誦于人
近得牛一瓢五言絕句云不列空亭久苔痕映綠蘿柴
門宜早閉風雨夜來多世爭久忘机百念如冰炭記
待舊稍船風雨芙蓉岬鳥道不堪行年深長荆棘桃
花開未開漁郎候消息現此數詩風致可想見矣
曾觀一書忘其名辨念者甚悉云念者意念攸始故借
以名朝后十日日之始也今用之末句誤矣予按韻
書廿音疾二今下方添一直亦讀如念念廿二字混
用殆職茲矣又按州音撤三后于下增一查作世三
十年為一世也州音疾四曾見仙詩云白雀飛來

三五

卅雙此數字固易辨而念廿殊可異也

古篆籀體書繁雜至秦李斯作小篆陳遼作隸書已就

簡便說者以為舞文之弊昉于此至漢則又易為真

草行書後世又易為者文或借同音或止書邊旁甚

者莫之作方面之作刀錢之作外不知何始非特今

之各省同文常見宋坡墨刻萬里作方則宋前已然

矣國初顧尚書佐奏防詐偽凡數目字皆借畫繁雜

增損者餘皆籍中所有惟采捌二字止載之海編

陸季明長洲人題漂母祠云一斛王孫尚有祠至今誰

水盡含思可恨三楚君侯日不似千金報母時明皇

道隱表三 九

對奕局云笑對真妃倚玉臺拈棋欲下意還猜肯先

一着移神算應料漁陽擊鼓來二作皆有尚永之味

稱號之昉自春秋戰國時有之如東郭先生東里子產

北門子之類至唐則杜少陵李青蓮雖有別號當時

尤未稱謂至宋為盛而尚止于士大夫間上自王侯

下迄與妓未有濫于今日者每一思之不得禁除之

術兩京諸省郡邑通市中技藝鬻卜者探揭紛極

可醜厥禁從此始亦去其太甚與先薄書正祭器意

乎近見宗子相六七子相寄贈惟以字或名或生或

官蓋亦假古作以復古道爾

對有用同音字者柳上鶯啼柳下漁翁停艇聽洞前雀

舞洞中仙子棄筌妙矣又獨木搭橋恰似一條扛

港損郭兩山督學吾者一對云黃州常得黃梅兩廣

濟羅田自無能對者聞陝省何大華許鈔二公皆官

摠制歸同遊章臺訪妓宋公過一書生許公戲云汝

何待至此書生云某有一對二公能酬之即當設醴

臚不爾當大醉我許即促之以為易也生遂云微服

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二公相顧大笑云當共醉

於矣當思獨木云尤可對書生之駭限于成句兩

山之對拘于地名雖起趙巧對于九原恐不能也

道隱表三 一

今人謂作詩文無根據者云杜撰歷攷不知所出及訪

名流亦罕識韻府羣玉所載度撰者非此事惟朱晦

翁與陸象山論太極書有之無注釋志此以俟博雅

有何執着眼中誰跨揚州在東家蝴蝶西家飛昨日花

開今日落有何執着龍可屠兮虎可縛莫論誰強與

誰弱去時見人歌舞地歸來黃昏喧燕雀有何執着

君若肯飲不辭杯我常典衣沽酒與君酌人生得意

當為樂有何執着江右人相傳云羅念菴聞居所傳

誦之可以窺先生胸次洒脫矣

蔡霞山好以俗語作破語云羊角粽狗頭粽東家送來

西家送破云以物之名，乎物因人之惠，乎人

唐人詩有出韻者王建梁州歌云三秋陌上十霜飛羽

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

齊字不在微韻豈大家數不拘工于小節耶

相傳先朝京中一公主將殯諸貴人舉祭將奠以空楮

按解縉云祭文也煩請之紳啓塔札詞誦云巫山一

段雲峨嶂千丈雪上苑一枝花瑤池半輪月嗚呼雲

散雪消花殘月缺

酒今雖小技然亦有佳者宋蘇黃諸公并今賢棠言中

所載甚多俱不贅惟憶一二嘉者贊帝陸公坳飲岳

道聽錄卷三

工

陽樓各舉花名云月，紅不是月，紅佳人天葵通

乃是月，紅一貴人云並頭蓮不是並頭蓮才子佳

人共枕眠方是並頭蓮又云呂洞賓舞曰：跳進跳

出小官人拋了子丟上丟下不及前矣

余友唐竹墟詩辛未春寓京邸有懷云人靜香消午夜

時曲欄徙倚動柳思不知今夜湘江月照到桃花第

幾枝湘月有所指也

字謎如四字口四方十字在中央田由中甲字請君莫

思量開字兩人兩土兩箇口不論貧富家，有增西箇月字並

排寫莫作朋字猜用月字去，一直問君猜是何字未寫

先丟一撇上也沒有點下也沒有點字片日字加二點

莫作貝字猜智貝字欠二點莫作日字猜書書語謎

外甥多似舅先舟之四把高几五箇人坐五又事物

謎大的少似小的小的多似大的大約不說小的小

的專說大的集有脚無手有面無口也吃得飯也吃

得酒餘者時有節摩時無節兩頭冰冷中間滾熱暗

不走不是正是正是上些上些下些下些重些重些

輕些輕些接鐵面諸葛亮獨坐中軍帳安排八陣圖

只等張飛上此若不打他又難為我若要打他先打

了我畢竟要打他頭打了我珍珠白小姐包纏

道聽錄卷三

三

竹葉郎穿衣去洗澡上听脫衣裳此數謎皆新可資一嘆

承天宮省吾既確菴撫蜀詔黃陵廟詩慕上黃牛萬壑

陰俗稱黃中流孤月映蕭林江涵元氣浮荆楚峽湧

秋濤壯古今疏鑿有靈分帝力舟航無險荷神散大

川一濟紆西顧寔寂魚龍驚夜吟廟中如此詩不多見

聞有謝人惠川扇者忘其名云蜀國佳人貽寶篋楚狂

持玩思悠哉峨嶂唱新月半輪出巫峽清風萬里來瀟

上麾軍原妙算漢宮題怨自多才何時得遂趨承願

持向昭陽殿裡開或云易舒語長沙人曾六檢討

予邑西觀壁一方士書一詩云脚板受雲水蓮山即上

山有人問天子從不到長安

陳白沙詩云蒼樹朝長白寺衣冠夜五岳山三年

枕席何曾設一紙家書也不看此咏胡安定事足見

前輩苦學又一聯云花能勸酒誰禁得天不能歌人

代之有天地萬物一體意思

浙山陰張直前辛酉解元遊庠時學耆留詩萬松書

院且和云聞來隨處可投車借得僧房半榻餘蕉葉

雨聲詩夢冷蓮花燈影夜堂虛土人所福煇煇狗山

半支更打木魚明日塵蹤又何地萬松蔭裡一肩輿

常道者見之有青藍之誦督學抱愧融張後獲獲

道聽錄卷三

三

逆發解

辰州董念憲翠山萬信君子也有疾已絕復甦云見閩

王乃寶慶唐鳳儀為都御史者門上大聯云是是非

非地冥漠天或云明白天可異也

喬三石世寧耀州人擣衣詩云城上秋風木葉掃城中

思煩持寒衣誰怜此夜揚空斷獨恨經年戍不歸聲

度隴雲傳雪嶺心隨閨月到金徽相思更有殘机錦

願逐長安一雁飛公常督吾楚學政一日閱數百卷

試已即行賞黜毫髮不爽楚人至今服其神敏云

慈谿王午山應選謂予曰郭東野為冢宰袁元峯茅見

滄為左右侍郭戲云昨外回進二獸不知其名或云

是小猿或云是小猫袁良久云昨一內相遜飲出一

扁命題予遂題云東郭草廬蓋訊郭為驢也元峯面多麻

高中玄戲之云面上豈袁應云肚裏中亦前意云

余初守樊松坪垣初主行一條鞭法郡人深便之時值

燈夕城中各張結錦棚于門親撰聯句龍氏一聯云

賦役一條鞭官民同樂科名三及第士舉聯登龍氏

舉人三德忠德謀姪言名士則數十人樊守聞之大

喜令錄以入

余赴萬川友人印少窓案贈詩云荆門西去萬川城秋

道聽錄卷三

十四

蒲羅塘江水平不用衣牽催百尺錦帆風引月華明

萬言倚馬謫仙才玉階新承帝命來雲鎖陰岩幽

物伏青天白日掣風雷南山烟水北山雲竹馬兒童

近使君試向天生橋上望隨車甘雨正紛百年聲

教說文翁冠世才名賴有公從什英雄齊入穀品題

行見得人龍此公詩敏而壯與予齊和者實繁不及

志云

唐人詩有不及宋元者香山社數人是已宋人詩有類

唐音者曹翰一首云三十年前學六韜莫若常得與

時髦曾因國亂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弱尚

嫌弓力軟眼昏尤識陣雲其夜來庭下西風起羞親
圍花舊戰袍每一誦之不覺感發悲歌歎烈豈獨老
將然哉

保寧張劍嶺地部因談文戲遂舉其鄉一學諭周爵疏
梅軒者好詼諧人稱同文一日同衆友至庠見鐸銘
匠被加衆令詞一文周云既常武懼而于此又加謹
焉卿達任玉臺初涉浙憲長饑集任公云周痴子可
作一戲周云先生豈不以原士哉不久當以四方
之物供簿正又至市中見婦人纏足省其布短衆令
有言周云塵無六只之布少則不必塵矣又見一

道聽錄卷三

五

人擔二猪行且哭衆戲之周云丹朱之不肖如此類
者甚多不可悉舉予聞之撫掌不己口捷之妙亦
至是哉

一浙友問予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搃是若干予
不能對渠笑云五六三十三六四十二搃謂七十二
賢也此言意固巧矣何數亦偶合哉

在二臺寺勲云昔一士人留一友同業于家晝謂妻云今
夕當入宿妻出一對云點燈登閣各攻書能對則入
士出告于友：密對云移几倚桐同玩月至夕假士
人狀入誦對成歡而妻勿疑也此覺乃愧而緘通巡

史至夜聞院中誦對句不已次日以叩諸生士注然
許之遂置友于法此與陝右儒生事畧同而情則慘
矣異哉

甯遠中急語令自東坡諸公已行之至今尤盛然語
雖多而亦易誦一友人舉二句云拆破葛布褲布
補破葛布布褲十二字聲牙殆甚席間無能免
觴者常謂試官難士子詎在多目附此以引
解頤

應城華公公弘治中以少年登甲科鄉人傳其遊西湖
望岳移武祠詩末句云我欲叩舷歌小海恐驚

道聽錄卷三

一六

風雨暗吳山小海事見較耕諫吳人吊武穆作歌之
風雨輒作西湖志仇仁近詩亦用小海事

方外一老道手持一瓢故自號一瓢溼州龔天中為作
一瓢說云一瓢道人笑談風月吞吐江湖等世態于
浮漚脫塵勞于苦海浪遊天下踪跡太奇素善画龍
每成輒題云牛舜咩作或曰道人姓牛字道人曰呼
我以牛應之以牛安知予之牛姓乎不牛姓乎或曰
道人貌肖龍道人曰往予常夢登祝融峯觀日出與
長蛟巨蟒戰于洪濤怒浪中是時不知龍之為我耶
我之為龍耶我知携一瓢作方以外人誰牛誰龍誰

予辨哉顧龔子曰予知我請次其說于瓢道人之跡
同奇而龔子之說亦奇并可為世外奇談道人自稱
足跡半天下而被一箇澧州把我牽住數年隆慶辛
未冬偶微疾與

華遠長子味一殿下索樞卧其中令數人舉于城外
普賢菴而遊竟不言其家世歷歷惟臨逝時謂龔子
不爾東園公云我去煩留一石于澧陽橋畔云方上
画龍道士一瓢之墓當有收子骨而歸者現此則道
人雖寡世情而尤有首丘之思也書此以告現者庶
相傳聞以無負其志云

通雅錄卷三

十七

余邑東一妓名海棠友人徐子生訪之留題云策杖尋
詩出郭東春風新試海棠紅我來若不留詩句只恐
人疑是杜公

姑蘇唐伯虎画陳兵憲朗溪景題其上云紅樹中間飛
亂雲白茅蒼底界斜曛此中大古逍遙處唯說于君
画與君現其詩可以知其画矣

内江高太湖察任湖憲長過萬之湖灘留聯石壁云瀑布
懸崖滾千流飛白雪錦屏列障森萬疊架青霄或
疑疊從三日宜不知古從三日言次罪三日待宜新泰
謂三日太盛改三日名家用一字必有考証如此

隆慶乙丑夏澧友龔天中者南歸同蜀友教人荷夢于
黃梁祠龔意慮乃翁春秋高也夢中得一紙云乾坤
正氣永不老閨闈門前著緋衣題回道入贈壬申秋
推恩詔至乃翁壽八袞州守最齊韓公榮以冠服龔
謝之席間述夢中句韓守躍然云余閨闈也豈余
之守澧翁之膺 思神仙預知于八九年前耶即口
占一聯贈之云君恩千載奇逢夢徵閨闈親壽百年
並承慶錫如郵奇哉韓名詩 吳人

通雅錄卷三

十八

後編同壬申夏新泰曹亨吉二十字令人惘然不能讀
予在萬得一鸚鵡以寄源堃方伯公乃即公回以詩云
萬川遠過武陵源長夏檐前語更繁珍重主人相贈
意邇來學問已忘言學至忘言公之近養益遠矣哉
姑蘇人常談郡守新任一詩僧詢之守云山僧何事謁
王侯僧云大海慈瀆納細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輪
明月照蘇州一吏云詩雖佳但所屬下邑甚多蘇州
二字太狹守云能易之乎吏曰不必易但于蘇州下
增等處二字即備矣此殆冥言以嘲胥史者流耳余
嘗見此輩中有善詩多警語者不可以盡眇之也

徐龍潭諱中行嘉靖才子中人在揚林驛遇賈孝廉出
顧中丞大字楊用修詩劄錄贈二絕云遙聞高士卧
青冥落日軒車為爾停曾是楊雄門下客白頭仍守
太玄經楊雲奇字虎頭書前掌風流穩不如傲外復
從遺老見斐然雙壁照行車荅王使君律云雲霄侍
從憶仙班湖海飄零又賜環執紼頻年仍綠鬢寒唯
到處有青山風塵萬事悲歌裡杯酒千秋睥睨閒更
羨却中曾處蹕祇今白雪滿江關黃雀樓新成云飛
觀新從鄂渚開高標仍得並蘭臺白雲忽自三湘起
黃鵠依然萬里回不獨雄風催作賦長留明月照衡

道聽錄卷三

九

杯鷓洲春草年々綠千古何人解愛才此公詩甚富
全集將布海內矣

華容黎狀元這年始哀且質朴初應試偶經章臺少年
潛竊妓大呼狀元黎公公占云獻罷長楊出郭行忽
聞花裏喚恭生狀元本是天生定先道姮娥報姓名
次年果及第

蜀合州鄒智弱冠發解市人爭睹之道塞全不能行公
口占云龍泉庵上舊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詩
多堆了市市人何用大相驚乃魯馮春谷衍贈之詩
云也可莊前舅送甥時孟無語獨閱情乾坤滿眼廷羸

道聽錄 卷三

病誰為扶持濟太平湖北上過道訪冢宰王公恕王
見其年少問云此行定高第願聞其志鄒云愚志一
欲正文體一欲荐賢才王曰賢才為誰鄒云即公也
王勿答退謂人云此子發洩太早恐非遠到茲次年
登第以言事謫吏日卒年未三十王公知人何異裴老
白七偉字用大潼川人分教予邑曾督士何一絕云十
里仙源起瑞霞何霞知君藥竇有黃芽昨從洞口看
流水半是桃花半杏花此詩謝臬泉已選入詩抄
月穆王八駿馬其名不同廣記云驊騮耳赤驥白兔
挽渠黃駒盜驪山子又云赤驥盜驪曰義渠黃驊騮

道聽錄卷三

三

踰驢山予錄耳列子云右服驢音驢而左錄耳右
驂赤驥而左白梁音古主車則造父為御音商
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
以子拍夫音人主車參百為御唐文宗曾奉商商二字
以問錢起云此穆王八駿馬中名臣生平但不識
此二字耳

謝臬泉名東山蜀射洪人刻選皇明詩抄予近得其詩
云老學於陵自灌園故憑河段遠尋源何時夜浸明
蟾影終樹烟籠白宦翻泓瀉上流紫舊鳩派分西澗
遶新軒栽花種柳真吾事弄水觀魚亦主恩贈僧云

四一

為愛中高面壁靈千秋留得結趺形團蒲束才還西
寺折葦南溪又北溪是處有家堪乞米清時無髮總編丁
逃神自昔名言在心會真如不請經又次華綠呈祥卷
宓子堂深林藹芳秋高金粟遠傳香誰携滿袖滿湘去
雀背天風萬里長公詩甚多此數首皆可入詩抄矣

某蒲宗室貞湖諱多煩寄禮陽

華蒲長子味一便面詩云南紀何年郎第開麻源秋色
似平臺懷仙鴻寶凌雲起佩玉鷄鳴問寢回高帝子
孫 貴孝王賓客長卿才江門短髮惟疎放曾有
青藜午夜來此作何異唐音

道聽錄卷三

三

味一自製小吟云池上雨新集芙蓉花亂開獨憐雙履
玉似伴野人來偶爾採藥還初帶山中雲帽坐松
下麋鹿自成群蟬鳴山月吼野色清人心高枕石頭
外涼風吹遠林澗水流花出漁郎來問津殷勤相送
去莫引世間人向午步青郊日莫興未竭歸來倚屐
柯舉頭見明月我有太古音試向松間探空有鳥存
飛林深人不劍道大通寺云寺隱芙蓉第一峯尋幽
暫得寄行跡塔流浴雀飛岩水窻接啼猿偃蓋松詩
客有時因月到禪房無日不雲封翠烟欲濕人衣袖
靜入江聲起莫鐘和人夏日聞興云霓霧霏微晚欲

晴斷雲射日照孤城小堂舊燕已數乳高柳新蟬第
一聲風過竹孫開故籜客歸童子亂殘悻悻將烟艇
隨樽酒萬頃波光醉月明味一好吟咏善大小諸體
書法所蓄經史子書圖畫充棟性尤嗜菊孝友人無
間言接賓客向雅工若書生子自蜀歸曾一叩之
東平河開恐不是過也因數

明諸文獻殆麟趾之遺化哉

和唐音雖多然皆效顰與學少者惟劉洞衡多翻其案
殊覺新奇和洞庭醉後云君山聳蟬聲元不礙湘流
未須重刻却留認洞庭秋和秋下荆門云巫峽蒼

道聽錄卷三

三

湘月空片帆東下逐江風鑑湖只在飛鴻外萬朵紅
蓮歌笑中漢宮詞云望斷瑤池雁不回嶙峋仙掌倚
層臺蒼生盡望金莖露願曰君王乞一盃涼州詞漢
漠黃沙四望開孤城迢迢黑河山東風肯棄龍荒地每
對春來一度閑過楚宮十二峯前舊楚宮臺荒雲雨
下江楓人間樂事皆成幻豈獨襄王是夢中宮中詞
翠霧紅雲獨掩門有時罷綉出瑤軒貞心何用防鸚鵡
花底含情相對言五七言律佳者甚多集已刻傳矣
桂侍御榮都陽人按楚時曾立石君山紀其御李食憲者
過洞庭風浪大作舟幾覆李指其行筇口吟云此

中若有民間物早向風波險處沉吟已風浪頓息此
與唐子方渡淮事同真仕途美談也

黃五槐廷美江陵人判湖州時署篆長興徐龍灣邀賞

牡丹分韻徐云蕭蕭微雨淨芳塵洛下名花掌上新

一韻傾城無衆色始知絕世有佳人仙衣乍破巫山

夢錦障曾專帝苑春鄂容如后今更少綺歌清夜莫

辭頻黃和云聞道秋江久避塵群芳共揖玉華新宮

中已悞多情事世上能看幾代人雲擁蛟綃傾漢月

萃餘臺樹惜秦春使君莫續清平賦尚有長門結怨

類二詩詞俱麗而寓意各有所指

道聽錄卷三

三三

摩慶太守彭參號白泉安城人初署予已論贈醫士張

載道絕句野情已許乾坤老國手能參造化功幾度

春風江上望一林烟雨杏花紅

昔二同人相遇各言其國有大人一云吾國有人頭頂齊天足履

至地汝國有之乎一云吾國之大者異于是開口而笑上唇齊天下

唇至地身首未之見也此語視莊子二豎鬪于海中事尤奇勝

一巡史按涖蘇州見草中眠翁仲石人疑而問之府判奴

刺誤應云宦家仲翁巡史咲而口占云翁仲如何應仲

翁讀書全不用夫功唯居林樾備問顧只好州蘇作

判通此與宋人如何得元解歸去學潛陶相類

武陵萬借山公詩多口占卷不經意予僅得其三首別

甚精練採薪婦云何處採薪婦携筐風日清毀葉憐

鶻乳掃葉與猿爭貞石留深坐空林怕獨行不應朱

戶女批錦亦愁生高唐現云絕頂高唐現登臨亦快

哉雲依青嶂起江共白鷗來往事寧須問塵襟襟未

開欲揮一盃酒作泪澆陽臺孤雁云孤雁今何遠滿

湘萬里歸影寒霜羽重情若夜去微緜緜專相待孤

滴慎所依誰能不射宿勢以傍雲飛

予即于文徵號夢玄以雖守家居有五湖之興元夕舟

泊予邑以詩邀源望公云元夕清催殊未央花燈燦

道聽錄卷三

三四

漫登薇室 新朝寤寐思姚采舊約迥逢有范張海

內文章欽大雅尊前笑語任疎狂深蕪春色堪同賞

佇望仙蹤到野航人日山中積雲野老携酌過訪云

野老衝寒過洞天烹蔬行酒亦春筵風林松檜不停

語凍壑鳥鶯相對眠遙望窮簷愁積雪漫隨鄉俗說

豈年花源久約烟霞侶只待晴明上釣船二詩清雅

通人豈亦得之遊覽所致耶

會稽沈鍊號青霞山人由甲科盛官錦衣經衛嘉靖中

論斬嚴氏十罪安置保安州為民時虜破應州堡殺

傷甚衆制帥巡史及縱軍士割生獻賊以邀功賞公

為詩諷之云割生獻職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
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有頭顱或勸云謹請人不
當為此語公又云今日割猶少後日割應多縱不割
我首割民傷如何又書秦檜李林甫嚴某名于鵝上
射之制帥聞于嚴遂誣公交通白蓮教謀叛處以極
刑公臨刑詩云宋室忠臣死吾應是後身誰知今將
相還是姓秦人散關愈怒長子褒號小霞補州學生者
下獄必置之死未幾給舍兵時來論劾制帥褒獲免
世宗崩道詔赦言事者始放歸

道聽錄卷三

子平

李子表出塞收公道器歸吳四洲臺者為建祠中
對聯云十代文章實得治安堪並賞百年忠義岳公
名字可同刊借劍上方驚似權奸欺國膽遺書巾帽
陵寒房帥喪師心浩氣凝春江國清芬流草木丹心
當日海天晴色虎雲霞忤時消節山河重愛國丹心
天地知山人王時送小霞出塞二絕云送君遠道倍
凄然憶昔秦軍事幾年萬里平沙秋色暗忠魂猶在
白雲邊直書朝上暮避荒孤憤猶將學補狂不用臨
骸重懷恨只今當道亦流亡王元美墓志銘曰為國
擊嚴不勝公從為嚴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燁

燁者億百千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此數言評公之斷案也忠曰孝子何代無之若沈氏
父子可謂無愧矣

襄陽任亨太初殿試時卷未啓封

高皇帝欲擢為狀元

高皇后在旁問此卷當是南北人

高皇云當是不南不北人已而果然蓋襄陽郡與中州

接壤公詩不停止廣西志云其湘江夜行云夜景虛

明眼界餘水天一色浩無涯雲中不見湘靈瑟江上

空迴漢使槎烈水照波燈射影銀蟾躍浪月生華櫓

道聽錄卷三

二六

聲嘔咄應無已驚起鷗羣過逐沙

梁有譽字公實廣火人與宗王諸公齊名嘉靖間登年

故其詩不甚傳送吳祠部學貴陽云獻歲星軺出

漢京南中鳥道入雲平遙經遠文浮湘處肯諫文翁

仇蜀名恣關夢縣春暑月登高詩滿夜即城莫嗟萬

里風煙迥攬燈應憐報主情詩不刻意而興致流溢

假以數年詎止此哉

道聽錄卷之三終

道聽錄卷之四

楚桃源 汴南李春熙輯 男謙重梓

海內舉子能詩者多其得著名者大梁左中川國瓊姑
蘓五岳山人黃省曾滇南張禹山合子楚孫洞庭宜其
餘涉沒不聞者可勝道哉近得左題釣魚園云碧樹
三湘莫清江一短蓑嚴陵橫足后空說釣竿多席工
書扇云西州今日燕意氣捲江湖紫野過龍馬黃金
樽画圖對人時說劍高客代呼盧明日清霄月還來
醉玉壺黃與張儀命飲朝天宮云綠殺枕丹丘珠林
啓宴道而飛仙現午雲入冶城秋青高臨杯度長江

道聽錄卷四

抱席流國華逢上秀西日任沈留張奇揚升卷云公
子思歸幾歲華王孫芳草遍天涯樓頭艷曲包明月海
口新銘蔡少霞光祿塞邊公遮鴈上林枝好只栖鴉
唐中記得相尋處東寺殘鐘北斗斜并卷注云此詩
漁人熟誦之集中絕唱也孫有洞庭漁人集甚富閨
中絕句云綺戶青春晚朱樓白日閒愁心持去雁飛
向五陵開日下江頭望江頭不見旋片帆估客下疑
是阿郎紅昔日鷺鴦合朱顏滿鏡中入門君莫觀不
似舊時容不喜千金市生烟萬戶侯引時犬塔去終
歲使人愁地遠書難得愁多夢不成高樓吹笛夕陽

道聽錄 卷四

斷五關聲封侯事莫定萬里望君歸未是蘇秦婦無
愁不下机昨夜高樓月思思更倚闌妾心從此斷何
用望夫山左清張古孫敏而贈黃有六朝習三子皆
不仕聞燕人張詩者今兩臨華中載詩數首甚古雅
國朝山人若孫太白尚矣近日會稽陳海然鶴淮上張
宮谷本名卜棟真定宋鸞池登春予既志之矣又見
濟浮丘山人盧栢與張雲谷云海上海上曾留赤玉鳥山
中今共紫霞危相逢暫爾入飛去颯下天風駕紫螭
凡日旅次家住南山近翠微山室長掩紫烟扉花開
盡日無人到滄倒杖先怨落暉青樓詞百尺高樓桂

道聽錄卷四

彩烟錦箬銀甲亂哀絃夕陽欲下蘆花捲望見西江
萬里紅黃河道中懷人黃河渡口舊飛湍白馬東連
帆子灘夏后山川餘斷石漢皇巡幸想回鑿寒沙滾
滾龍蛇動晚日滿下雁驚乾慨古思居易搖落秋風
更送紫駟鞍臨清謝四溟榛遊京師與宗王李梁吳
徐數才子友故在尤著無題云楚女春心不自持月
明誰唱竹枝詞瓊簪玉珥何顏色翠幕朱闌且歲時
燕子樓空傷往事杜鵑花老負歸期江頭幾度風和
雨轉覺湘靈瑟調悲江南曲夾崖多垂楊妾家臨野
塘手拈青杏子不忍打鷺鴦夾岸多楊柳妾家近塘

口中有斷腸人即君不回首陳虛以忤時係獄卜露
質死于道宋亦幾不免于焚謝初為諸公重后見宗
子相集有貽羞萬世之語其人可知矣夫抵小人忌
恃才使酒仗氣尤患嗜利趁權無此救者斯不愧稱
山人矣

常評古今事文越絕書非子夏手楊升菴因后有隱語
遂以謂會稽袁康與吳姓者同作偽以傳偽也論衡
漢祿非王充作蔡邕所秘云今皆信之訛以傳訛也
昏山九老之作襍于唐詩崑山之賦賦也詩衡獨立
于元朝鴟群之野雀也吳卓處以五官文補冬官之

辨聽錄卷四

三

缺合浦之珠還也董丞相以聰訟知立二條補致知
格物延平之劍合也識者其與我否

唐用沈韻試士欲以為程其中沈韻非正音洪武韻乃
正音也猶今時以經書集註設科姑以立準其實集
註非定論二程遺書朱子語錄等乃定論也詩韻小
技無論今人見陽明諸公說書者少異朱子遂起而
非之不知朱子之定詩柄與解他經多不依漢儒注
疏夫漢去古未遠而朱子乃異之不惟其世惟其理
也諸公所論合理者朱子項生能不肯肯而心服乎
此但可與知者道也

龍德崇伯初太渠公叔子訪蘇門陸山人次韻奉答云
淵抱俄經幾歲華相逢又言醉流霞居環翠岫真盤
谷門傍清溪即說花坐久渾忘天晚暮歸遲一任路
迂斜何時枉駕揮蓬車倒屣歡迎酒可賒橋梓昆季
俱墮詞翰而行誼尤端崇乃以姜菲見黜歲庚辰秋
巡道內江馮公巡史新塗朱公恢復之輿論快焉

趙子昂宋宗室也仕元為學士工書畫與詩常作江山
萬里圖大為時重或題其一云吳興公子玉堂仙西
出王維勝輞川西岫青山多少地可無一畝種瓜田
蓋訖其不及東陵侯也可謂得風人之旨矣

辨聽錄卷四

四

王麟泉用汲晉江人以詩禮登鄉會魁選為予郡二守
好學工詩贈威恭戎云伯氏威名滿朔方將軍意氣
更昂工閱弓馬上積秋月弄劍尊前落晚霜道愛千
家散雁蕩長城萬里壯渠陽田采諸將山東盛韜畧
于今不數姜此詩雄壯以贈將材稱矣

浙台太平縣塘下戴某妻洪氏吊元丞相過魯不花云
江頭沙磧正交舟江上人懷百戰憂力屈果卿生罵
賊功成諸葛死封侯波濤洶湧鯨橫海天地寥々在
怨欲假使臨危徒苟免請士端為大夫羞此婦必能
守節不二者矣

陳朗溪備兵天津兵備正念寄詩云聞道天津天吏來

烟雲風日一時開莫教古寺無祠屋更臺中丞有將

臺斗大黃金懸作印江空白玉碾成玉兩朝二傑皆

吾土欲頌慈為閣卷才原注：唐初不類天津因懷日里

元趙仲穆字昂學士子也善畫蘭道士張伯雨題其上

云滋蘭九畹雖多鍾不及墨也三兩卷此日國香零

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出草木子與前諷其父詩同

意調仲穆遂不復画蘭不知子昂竟作山水否

浙太平莫東白宗師以詩遊楚題隔牆梅寄人云憶君

須是寄君時君看梅花若有思昨夜碧天明月上隔

道聽錄卷四 五

牆斜度兩三枝

蜀梁山來知德號瞿塘士子御魁以母在不仕高潔士

也嘗手書二圓刻云欲為七丈夫須立丈夫志欲為

一等人須做一等事人間大丈夫挺然擔道義切莫

學婦人一團脂粉氣又既同萬物生須超萬物表既

居天地中須同天地老人生配三才有德即為實切

莫如草木朝華夕即了處方其行不愧此言

曾子北即見四刻言約而意切甚可做俗一天有眼認

得人假是假真是真你為惡他不噴遠在子近在身

二天有口不說話吾不笑怒不罵你為惡他不怕不

要緊莫為罷三天有心記不錯善是善惡是善常把

心扶一抹凡百事要斟酌一天有耳聽得見任你言

他不厭說話的討方便惱了他沒人勸

三卿言岳行宮壁間有画三人眠伏虎皆者少霍印公

少時題其上云萬事無羈且黑甜風清雲暖夢悠然

三生伴虎君無畏世上人人伴虎眠深切時病

安南使者應問詩云君問安南俗安南風俗淳衣冠唐

制度禮樂漢君臣瓦甕藏新酒金刀剖細鱗年正

二月桃李一般春此詩流麗必吾華人富彼為之指

校者

道聽錄卷四 六

聶大年為仁和掌教湖廣、果廣兩山西四處俱聘主

考聶辭之以詩云名藩較垂道徵書道路頻煩使者

車老大難行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

遊逐八桂雲寒樹影疎寄語天涯好知己莫因詞賦

薦相如句意天成中二聯與錦瑟同工矣

余即高吾諫司馬諱洪謨不刻琢為詩而詩有氣象如

其人題太真香囊云一片冰綃製作殊持來南內重

款獻誰知棠棣香飄散猶有睞胡氣未除秋胡尚云

柔間避迹信還疑聊把黃金試別離一死此心終暴

白秋胡男子亦徒為公大製作又有全集刻行矣

錢塘田汝成云古之所謂度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

之謎柱杖替即謎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尔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打猫糊云孤竹君遇

孔子問曰汝何器也孔子對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天下有這則見無道則隱替賊云夫人之子智過君

子即德之老而不死日謎云區時圓寫時方寒時

短熱時長此皆以文為戲者也

西蜀某縣一友向姓號小山字翰絕佳人亦風致應息

選首元督學發策時語之云昨閱汝文人尤可企字

則海內或罕故掄首列蜀人云某縣貢元自取之也

河聽錄卷四

七

前載立文莊紅指詩乃學究体恐非真浙人瞿宗吉詩

云金盤和露搗仙葩解使纖玉有瑕一點愁疑鵝

鵝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碎粉泪拖紅豆細梅花枝

錢絳霞友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此作似膝

沈秉號小霞忠臣青霞公伯子為安鄉令寄劉洞衡四

絕云春沃五岳好同遊碧樹青山翠欲流草下素書

馮石寄思居猶在澧溪頭近疎豈是簿書流孤負西

湖上釣舟十里青山烟霧靄六橋蒼柳一春愁平生

寂寞更生子酒滿林頭花滿屋昨夜文光射南斗雙

蓼應中太玄書枝頭好鳥弄春声喚起尋山問水情

不是浮名羈絆我數莖白髮為蒼生劉和谷云海岳

誰同汗漫遊王喬飛鳥在空流東風一夜吹回雁萬

顆明珠繡水頭鳴劍歌殘水不流翻霞彩落漁舟

湖遠亦有精忠廟萬樹南村葉一愁滿天風雨來南

浦一道千旌擁敵虜玄草青藜非我事床頭惟有讀

殘書抗疏彤庭舊有聲君家忠孝古今情尊頭莫語

等邊事寒雨酸風百感生贈答賡倡不減元白矣

孔子之大如天地難名古今贊者雖多不過管窺之耳

惟朱米芾云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之前無有孔子孔

子之後無有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語簡而意盡

河聽錄卷四

八

懷舫李承寵江之吉水人常見吉便而別者中茶友云前

輩風流久欲師和光塵世幾相知衣冠十載陪鷓侶

綸綉三朝出鳳池嶺海只今成隔絕靈龍何日更追

隨離道莫慢傷懷抱且向炎荒味荔枝清婉可誦

今人問信為探消息消如水之消落息如木之生息或

消或息六可必也言教目為若干若如也干從一從

十少則如一多則如十或多或少木之定也選官曰

除授謂除旧而授新也今謂除某地某官誤矣此教

字皆恒言人罕能解亦日用而不知者也

龍渠南德化太渠翁仲子詞翰俱有父風常善其謝一

峯上人道十樣錦花二絕云拋俗來偷半日偷白雲
深處叩禪關雲華幻出羅巾錦笑許遙傳一鉢還空
空色工搃歸閒眼底誰參空色閱莫向墨花誇色相
就中領取一空還一峯乃高僧人詩兩稱矣

唐應運京山人年少多文授例卒業成均刻有白谷山
房稿辛未秋選中翰奉使百粵題澧州清化驛壁云
澧陽積雨萬松寒鼓缺空歌行路難巴嶺夜深飛雁
迥武陵人去落花殘青山有意供詩草綠筆憑誰問
蘭一自孤槎成遠道無歸幽夢遠長安風味可相也

大家宰王疎卷公隆慶辛未春位少司空時送乃弟前

道聽錄卷四

九

山道赴任汝陽月二絕云可歎南宮陋俊英銅章暫
握出承明淮西事迂兒童兩贏得河陽花滿城二云
汝攜孤劍望河梁我在燕山數雁行連枝會歌驪歌
起飛鳥還應到帝鄉予時在席間親見揮酒云

文公乃衡山次子詞翰頗有父風官國子博士予曾見
其寄人詩云誅茅菜室大江隈水澗沙明浦淑迴苦
憶故人隔塵市一尊獨酒對誰開清遠可誦

聖祖微時留題一寺壁再幸則亡矣詢主僧不敢言因
命之詩僧口占云御筆題詩不敢留時只恐鬼神
愁曾將法水輕一洗猶有餘光射斗牛遂釋之

道聽錄 卷四

予邑何廷重少游庠序晚年落魄人皆呼為風子云一
日持素菴索詩于少宦印公時一窗風就地飛鳴不
已印遂以為題就地飛來就地鳴渾如江上鼓吹声
元來何處顛風子搃為貪花似病醒何亦不以為悔
南無二字乃佛家語說者不一或云南方所無或云南
火地佛能滅却心頭火故云皆臆說也近見王元美
危言云梵言南無此言歸仰即皈依意及攷大藏覽
亦云足見鳳老多識

余師金山黎公邦彥嘉靖丁酉舉于鄉三上春官不錄
遂隱居著述甚富四書質疑中謂公都子曰告子曰

道聽錄卷四

一

性無善無不善直至惟心之謂與當作一章蓋乃若
其情至引詩是甚無善無不善富歲子弟至勇恭悅
口是答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牛山之木至引孔子
是答有性善有性不善細玩之始信其非穿鑿支離
之說其他經史左綱如此者多不能盡識

近日海內札文獎行者多以差勢賄賂致向在京師同
郎一友偶語及茲契因舉其御擬一試目云德行閔
子禽耳伯牛仲弓或曰顏子是聖門第一箇有德行
者何以去之曰因家貧故爾一人問曰公治長無大
好何以考居第五顏淵大賢反居十二曰公治長有

四九

夫人故居高華顏淵家貧又無丈人得第十二足矣
此語與宋伶人訊王安石班祀相似不惟可博笑亦
足規江河之世變矣

先朝大學士戶公是都御史二公鉞相遇是揖王云穆

穆之鉞應声曰赫師天生對也

予仰陳春守思育以宮贊守制家居刻意古作酬予詩

云並遊曾憶鳳城邊別後雙魚阻未傳投綬豈招黃

雀羽披緘先親白雲篇芸憲移帳山花艷竹塢擊危

洞月縣見說年來多述作幾時從問子雲玄何緣初

服返長林表爾能多物外心采菊慣尋三逕晚開堂

清聽錄卷四

十一

遙挹萬峯陰悲秋采子耽吟癖避世龐公抗跡深翔
鳳狎鷗無不可此生只合仕浮沈高城鳴葉傍蒼飛
故里朋俦識面稀剡水迴舟虛有吳仙宮携酌悵俱
連雲霄暮年慚多病江漢垂綸又息机想見歸來多
逸趣西風行采北山薇幾回停望淚蘿居此日詩來
重感予河口何時同繫舸漆梁東興好現魚抽毫蚤
賦三都賦檢荀多窺二酉書鄉里詞華吾最後凌雲
獨念老相如竊上何年挂漢冠儵然三逕任盤桓殷
勤故里勞傳札咫尺同心阻墜蘭秦洞雲垂福筆潤
塵樓月沒弄危寒陵源一水猶離隔十日平原可易

驪秋日壽予六十賦歸三逕日悠哉北海味浮薦壽
杯洞口雲生携雀去松間日挂採芝回抽簪弘景能
高尚作賦相如屬妙才不有東來縣紫氣少微誰識
楚天限北二別予云文園病久盤桓明月投人幾
度奇大雅幸言吾黨在同心真惜此生唯那堪故里
仍揮淚豈合清時登柱冠別思千重何處遣鴻書計
日望長安此公秉淳養粹學洽才敏維楚昔稱有材
詞林稱藝圃如此材藝恐難多觀惜予不足承之也
龍伯貞知云行吟楚暮老江遠賸有新詞共我傳解組
已裁歸去賦題封重寄遠遊篇望中紫氣侵雲薄坐

清聽錄卷四

十二

上青恭徹夜懸况是伯陽心印在真詮吾欲叩玄玄
桃花溪上古雲林寄傲歸來生遠心譚塵每看懸昔
魏詞鋒直欲倒何陰桂蘭掩映尊常滿松菊迂迴徑
轉淡逸憶玄堂娛樂地山樓落不暮烟沈在耳風塵
難索居約來蓮社正慚予醉視菊蘂新浮蟻懶負芸
憲老露泉李愿声名盤谷序嵇康心事絕交書停雲
漫亦相思詞太史詞頭錦不如望入花源思欲飛可
堪巖碑往來稀山于謝眺元多分世與陶潛近已違
仙逕高風醉雀夢浪光明日印禪机何時大白浮葉
落屈歡亭前咏米薇二君昔同榜茲復同調矣

寧滿癯仙好坎離黃白術能為詩詞一日于宮中題莫

春詩得首二句云怨風愁雨惣皆非風雨俱無春亦

歸攝詩聯句未就忽一蓑衣道人自外入癯仙心知

為吳人叩云汝能詩乎曰能吾此詩未成能續之乎

道人應云蜀魄啼殘巷影瘦胡蚕卧老柘陰稀杖

頭綠嫩梅初實口角黃乾燕欲飛倏忽不見癯仙復

足之云吟罷新詩人不見杖藜惟挂一蓑衣亦異事

也此詩中二聯果奇惜首尾不稱耳

謝舉泉詩話載宋末人聞雁云八月新涼岬草枯數聲

哀怨雁來初憑君試向沙汀看可有匈奴二帝書業

子奇云宋末好養鶴太學生題云萬鶴盤旋遶帝都

莫收朝放費功夫何如養取南來雁沙漢能傳二帝

書林霽山見憲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題云偶伴孤松

宿嶺東四山欲雪地爐紅何人一紙防秋疏却與山

憲障北風葉子奇云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牒者一士

人題云空守睢陽常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

史點零落打障窻風一面寒此數詩皆有新意

萬曆庚辰元夕時苦久雪初霽月色如晝即人乾燈陳

智夫獨製一巨鼓大書其中云晚來蕭鼓訖春聲

夕兒童結伴行燈 九衢居莫羨即堂瞻有福星

明一時現者閣筆

琵琶西廂二記乃梨園詞曲之祖常見李中麓寶劍記

序云永嘉高明則成初編琵琶時坐高樓中每夜東

二絳炬于前詐云神助以冀其傳曲成自歌疊足為

節樓板立有足痕而未盡其韻末近見徐士範叙此

記云金時高東嘉為其友王四作王四精學不仕高

勸之應舉及登第入贊不花太師棄其妻高以此詆

之取羨琵琶者以此二字上有四王托名伯喈者以

常附董卓元人謂不花為牛不花與董俱為太師云

張廣才自况也

聖祖微時常喜之及得位述王四寘之法河開玉峰長

公序西記云自元微之作會真記後金時董解元作

傳奇元王實甫作記斷自草橋鶯鶯從此以後乃閨

漢卿所續極力模擬終覺鈞錄言之甚詳必有所考

元人又有院本打者一副淨一副末一副引戲末泥一孤

裝猶梨園之有生旦外末淨丑貼七字之義或云反

語生為熟丑為好旦為夜占為幫淨為鬪末為始可

也若外為內則似淨強姑存之以俟知者

天寧寺廢外樓吳中佳景也唐荆川羅念菴薛方小同

游倡和留于樓上唐云暇郭樓臺誰共登偶携仙客

共小僧林烟渺々人家靜塔日微々
蒼氣蒸浮世開看飛鳥過机心不動
白鷗騰生平自笑支離甚散髮行歌
此又曾羅云名山不厭遠攀登記得
岩中過定僧未望海門來震澤南浮
瀾水過臨蒸忘家漸喜身飄泊齊物
何妨語沸騰大道晚聞机少漆園生
計昔還曾薛云十年朝市遊人登今
日相看白塔僧石點烟銷紅火活竹
爐湯沸翠雲蒸雨卷滿座蒲團靜過
羽飛空錫杖騰可笑黃梁炊未熟不
知塵夢醒來曾三公文章節義高于
一時此詩不但膾炙人口足與名山同
不朽矣

洋陰錄卷四

五

太岳張公過應城訪李義河詩茂陵同
病後河如強半秋未未有吉豈為浮
榮愁墮甌頭知世路可翻車青雲結
綬誰相引白首論交獨共予身葦纒
紛那足問碧江東畔有鱸魚同吳大
戶夜築古城寺山寺移尊接几進薛
門蘿遙隱蒼烟江涵雁影秋將盡月
散林光夜不眠傾盃喜逢東魯彦入
疆初聽武城絃百年礼樂今還見記
取風流啓後賢丙辰秋居翰林時作
陳一能號洞衡春字太史仲父令江津
歸致和前韵云聞君結社水雲邊珍
重詩如百里傳清夢幾回銀海月新
詩善續玉堂篇陶琴無譜聲猶古陳
榻榻塵日

每懸雪夜何時清興發蓬窓與爾話
幽玄林酒山中開竹林率真應會昔
人心孤挂月沒寒潭影趁遙雲垂古
木陰溪外鳴鴻驚歲晚門前落葉報
秋深倦游已辭逃禪與坐聽鐘聲到
衣沈社後猶看燕于飛一秋天暖雁
來稀才名應合于時忌踈懶尤宜與
世違方朝金門東大隱維摩丈室息
塵机閑來呼語栽花譜半醉微寤看
紫微歸來新卜小堂居睡雅怜居重
啓予明月光涵琴咽雀碧蘆秋晴鷺
窺魚沈詩細檢烹茶語坐雨閑翻種
樹書寄訊謫仙栖古洞生涯歌酒近
何如此公才敏對容揮毫復疊四章
不能盡識

洋陰錄卷四

六

陳春字太史北上陳智夫以詩別之云
蓬萊宮闕九天開邊爾仙初茶盞來
携取衡山雲五色嵩呼為祝萬年杯
金馬重趨供奉班憑將彩筆侍龍顏
直今聖主崇文事未許詞曹似舊閑
山館春融夜色濃當筵為我賦芙蓉
燕臺北望雲多少不及分携意萬重
醉餘題壁滿山堂遠底驚飛翰墨香
縱有魚書君莫寄天涯空自斷人腸
四絕清雋足以傳之詞林矣昔稱程
雉能識奇字唐王起自言平生止不
識八駿馬中二字可謂博洽矣今時
字學不講惟以上下傍側或如字讀
之始舉一二大率治國之治音持平
聲下

剛治方是去声中庸率性之率音戌索隱之索音色
委積音翹讀二孟顛顛之顛音過祖免音但問巨擘
之學音百安翅之翅音當以上見集註年人全書舜典相似請
如諫祈禳却也祈求也太甲從史音俸勇與德德同
勸也見大冒頓音沒突可汗音克寒關氏音燕支車
于之單音裨萬侯音木箕食其音亦幾以上見通鑑注龍水
音雙 帶音音番愚皆縣名牂牁音臧歌即名屯茲
音丘慈國名欵乃音禩禩舟中歌也曹大家之家音
姑班彪女因妹宿留音乃油盤桓意以上見墨床音
迷滯軟弱也眠規音先太必縮不正貌見列子注還度之

道聽錄卷四

反音聽過激也洋糾洗音洋僻曠水中聲絮也見莊子注
伯儼音熾見相如賦觀縷音羅呂委曲意大藏越每方
音則與卷同字義亦有難解者雜劇中嗒字云可以
為飲者韻字諧書不收曾附第借山公云音休今人
將語云莫提湖亦未見所出眼前字且唯解識辨奇
古者乎王无美危言所載異字甚多此公殆今之王
起楊雄也恨未得携酒造亭一問之耳
詩中字有平轉仄者琵琶之琵音弼馬援之後音願凝
脂之凝音佞有仄轉平者康頰之頰音婆姓谷中有
去其一字者楊子雲作楊雲東方朔作東朔并見唐詩

道聽錄 卷四

鼓吹之吹中興之中皆作去声酒帘上書為寫乃會
省古字今人賀生云華誕誕字不知何取孔門三歲
與點而長物之長皆蓮之清煩運田現之規空因
陳仁甫太史佳楚許太史頴陽國贈詩云君去玉程在
故鄉亦車持命倍輝先到家長吏先除道按簡諸侯
書獻賜路夾桃陰迷洞口雲開山色見衡陽誰知司
馬南游後更有風流玉署郎非銅陽無此作非仁甫
不足當此作每一朗誦二妙俱在目中
上高王成虛亦戊辰甲科由盛溪尹擢衡州二守別予
邑李大使云今日江頭醉暮暉交情眼底似君稀相

道聽錄卷四

思無限專前意湖北湖南有雁飛四句之中情景無
限詩者多乎哉
陳智夫飲馬 園亭云仲氏園亭百卉芳常疑笑语送
温香暮烟莫漫催歸騎願得春宵似歲長現者定知
非風塵中人語
陳朗歎晚年林下與段西谿都聞為香洛社段自稱有
房術朗歎即事代閩人寄云雙飛紫燕過橋忙妾在
深墜止憶即穿破舊峯紅袖病來無力嚼沉香此
詩脍炙人口予至郡每聞詞客誦之智夫乃公仲子
東山劉公正德初被逮過真定一野寺中題壁云歸休

林下已三年復逐西風上九天到處愁看民久業誰
 人設羨我登仙因車爭似蒲輪隳容館何如羊舍便
 偶寓禪房聊寓意不須浪費碧紗錢詩中無一毫怨
 憤意真休。大臣度也萬曆間華容孫山人斯憶北
 上過寺有感云燕京南鎮天雄軍故老經過哀夢聞
 遊字壁間垂百載大名鈞燻說三君丹心夜照滄沱
 月烈氣春浮碣石雲塵劫有緣聊再見九章誰錯朱
 生文山人乃洞庭漁人伯子
 徐龍灣過武陵贈贈于於夢玄二首云掛冠蕭少使歸
 耕推穀雲霄有大石借寇豈無三伏關報劉終是一

道藏錄卷四

元

陳情提戈忽見妖氛淨高枕猶令楚水清絳術季長
 元不淺曳詔南郡諸生少年陳乞為清與汝穎循
 良總未如譽起萊城和氏璧功成一箭魯連書山多
 桂樹深招隱家在桃源穩卜居自信丹砂堪出世不
 妨垂老混樵漁公雖工于詩而因人慮答此詩其深
 注念且得意者乎

慎帝王公貳變署開禁殺牛文并序開邑之西五十里
 市曰臨江日每殺牛恬不知恠盜售者幸焉藉以為
 主相容為奸余來署茲聞而憂之禁之以文是詞曰
 咨爾市民亦知生之為生刑魁而蠢性遲而馴脫隸

馬之羈南不踴躍而狂奔于人有功粒食之源可嗚
 呼此而殺兮爾惟不仁方其東作攸勤南畝倣載往
 來未耕蹶躓沉塊嗟盡日以勸勤乃神罷而力億嗚
 呼此而殺兮仁烏乎在麥秀薪、兮色枯黃黍稷韻
 粟兮如茨梁菜場納稼兮牛服廂相載而往兮千斯
 倉瀾炎負喘兮汗成漿于牛何益兮農夫之慶可嗚
 呼此而殺兮爾惟不良桃林未放周武精以克殷即
 墨僅存田車用以勝燕宣王有穀棘之傷丙吉不橫
 道之患嗚呼此而殺兮情矣安非有事于太報焉用
 爾粟非有享于山川焉用駢角聞賣刀買牛不聞割

道藏錄卷四

元

牛聞賣劍買犢不聞官犢嗚呼此而殺兮意已毒律
 條惟恚 國憲甚明小人無忌后子殺、是可殺與
 殺之于天刑服芳任重百物無過生茲活民尽力實
 多是可殺與殺之傷天和折藩祀垣伴侶是糾昏夜
 竊宰時政疾走或譽或曠黃特玄牡彼圖易售此貪
 賤取泝源揆由宰刺之咎嗚呼是可殺與盜賊之藪
 絕貧之根失富之羣耕稼斯悞斂種惟錄叶致之伊誰
 私宰之因嗚呼是可殺與官物及人其尚慈爾心猶
 爾分深長爾思謂食為民之天謂牛為食之資惠養
 愛惜無以殺為然後奸不生禍不伏刑無所歸相安

相與以受茲多福此文初雅意切非但可以誦聞人
也有好生之心者幸為慶其傳云

德化芳公堪督學西蜀敏捷公明人不敢干以私巡院
署其薦語云門清如水惟聞鈴鐸之聲案倒如山絕
無解隙之迹日閱千餘卷而品藻不差歲准數十郡
而勞動不恤予至蜀歷訪士人因勿心服噫如此賢
學可多得哉三石齋公蓋無愧焉

夢菊郭公集官儀部即首陪祀園丘十二首 聖主即
徑南百儀祥雲五色引龍祈侍巨扈從都星拱闈有
相如賦最奇南郊新整漢官儀曠蕩恩波下鳳墀陪

道聽錄卷四

五

祀百工鈞音錫只念不惜錦千机 法駕清晨出建
章隊前多是羽林郎調弓滿血凝霜碧鎖甲魚鱗耀
日光翠華初發大明門十萬貔貅分作屯底姓歡呼
致嵩祝從知 天子本來尊廟上 飛蓋御行宮南
千官拜舞同內史傳宣頌早膳銀罌翠脯下雲中
駕出齋宮詣泰壇省牲者器事多端我 皇誠敬真
淵萬一一虛心問禮官六臺鳴玉赴丹立豹尾千重
護采流鷁立侍臣嘶鳳嘴蟬聯內豎擁貂裘風雨西
山木葉飄齋宮謁罷畫蕭下 從往簪佩紛如雨又報
曉傳促午朝餘多不能悉記

道聽錄 卷四

萬母丁丑中秋予值初度避客于郡之武山山上有古
帝祠殊宏麗時龍伯貢昆仲業已先登焉相遇盡
而歸道數日伯貢大書四詩寄予咸稱二絕今識于
此云柱下當年不世材函關紫氣為誰來杖頭明月
南華卷江上春風北海杯何處中秋能放舸幾人初
度此登臺同遊二仲選多興且欲東槎犯斗回有客
懸弧泛明月聚來百里水雲鄉霍林風動霓裳舞桂
影先浮玉液香摠為扁舟娛白髮直將吾道付滄浪
憑誰圖作鵝毛畫祝向人閒畫錦堂石室蘭金合有
名仙才原諫自長庚登來實效因陵祝醉後還看海

道聽錄卷四

二二

月生畫舫錦袍天一坐宮裳商調鄂中聲客星會見
君平卜玉筮金錢落胡城翻青鳥下壺天曉夢初
醒客醉眠良夜正懋徐穉榻故人忽饒李膺缸杯擊
鴻雁三湘月歌衰葉茂百里烟不淺交情須此會高
山流水自年年一時情景宛然在目字尤飛動可愛
題倪儒詩多惟記王文成一律云到處相逢是戲場何
須倪儒夜登堂韶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
稚子想應爭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
是且向尊前學楚狂八句之中皆有規勸
沈小霞善畫梅俱有題咏予得其三首云對客新志

酒杯眼前風月咲談開老天縱我疎狂性不著文章
 只寫梅真問山人興有無西瓶梅放酒當壚風前只
 恐花狼籍醉拍春光入画圖塵世逢人咲幾回無端
 白髮鬢邊催老冉冉君須惜我有梅花正好開公
 令安流士民咸謂二百年所未有甫四年銓部以興
 論超等 內召授刑部主事聞者稱快噫公之德術
 多能其得于疾疫中來耶
 隆慶中俺答入貢請封王時 朝廷許之而難其稱或
 問于本兵山西何公 公曰封一字上同親王封
 二字則下同宗室皆不可此止可封為三字王或請

道聽錄卷四

三

其名曰率瀆歸王詞若因其功順意實借歸為龜以
 嘲之京師相傳以為善謔
 九種龍名義已具前楊升菴執林代木又有椒圖似螺
 蚶性好閉故立門上蚶蚶音彫析性好陰故立橙頭
 上橙頭護朽別名椒圖即因牛蚶蚶即嘲風
 凡寺中有伽藍土地伽藍漢譯謂寺為法園欲善息
 也寺門四全剛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
 雨也手中如蛇者順也順取靈類蛇二事雖近詢僧
 多不能應

艾熙亭穆吾楚平江縣人戊午柳薦為比部即言時

事謫戍寧夏出塞詩云萬死猶令戍朔方
 聖明原自重綱常西寧風土遠人少北極星辰引望長
 楚客江魚身可葬漢臣馬革願為囊深山到處堪藏
 跡誰謂天涯異汝卿
 濠梁朱山人宗吉送人還山中云別君肝胆向誰傾十
 載緜詢 恋人散盡黃金猶結客歌成白雪少同聲
 山中最桂初招隱海上羣鷗舊有盟病後天涯知己
 去一尊芳少若為情病中東諸君子兼懷童子鳴漢
 宮晴雪照蓬萊病起登樓海岳開千里故人書未至
 十年旅夢雁同迴寒雲忽繞荆卿宅芳草偏生郭隗

道聽錄卷四

二四

臺徑寒風塵還自吹為吟春春且啣孟送吳生尚還
 無數離憂琴筑傍悲歌那復問昭王秋裁薜荔懸衣
 色夜拂芙蓉落劍光狗豕幾時能薦賦馬卿今已倦
 游梁相看且醉壘頭酒明日風塵去路長吳川樓過
 訪賦蒼天上朝回解玉珂備能飛蓋入煙蘿綈袍忽
 動華陽色濁酒聊同燕市歌郭外秋聲悲鼓角蒼前
 霜樹拂星河何人不厭狂奴態醉裏看君意氣多此
 詩傳自予即四府楊子岡公之常簿書平反中留意
 山人詩如此可謂以文雅飭吏治者

孟姜女遺州慈利人慈色祇知尋夫長城下不知死所

陝西同官縣有祠祇知尋夫死此不知何許人嘉靖初李汾涯如圭以戶書督邊儲入祠見碑遂合而紀之自是二邑人始知姜女始終云汾涯公闡微顯幽之功大矣

苟仙姑號瑞菴亦慈利農家女幼許村民于年十餘不願為夫婦狎狂浪迹嘉靖戊戌歲大歉採蔬山中遇老嫗以手持蔬與之食已昏悶適其村現國山偃卧數日方醒遂休粮惟飲水其家以為死矣及知而覓之則姑端坐石室中能言人禍福久而能詩能書天文地理方術古今社稷京國異聞罔不淹貫諸蒲王

道聽錄卷四

二五

迎而閉之高閣旬月不食亦不便溺往來士夫訪之則與談執証學童不休迄今年近五衰居山將四紀而半妾如少年談吐清亮如京人獨不應所叩矣予亦曾親謁之將來不知其究竟何如即此已為人間希觀也噫異事哉

大禹治水立碑岫嶮山嘉靖中農人耕地得之長沙岳麓書院傳之西京俱不能識乙未春甘泉湛公為南祭酒令諸生辨之予楚靖州監生沈鑑苦思夢神人指授之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與久旅忘家宿岳麓庭知當形

折心固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襄勞餘仲裡溝寒昏徙南嶺行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宰鼠舞燕奔時有傳之雲南者楊升菴見之云是何難乃水形螺文篆也詞讀之而沈祇差四字以渚為處以與為與以岸為竄以蒸為永沈云鼠乃穴處因水平而舞猶陽鳥攸居之意楊謂逃竄者皆得所而舞意同議者謂唐虞時無卿六卿分職始于周以二句疑之亦似有理識之以俟博古者

嘉靖庚戌春試張龍湖公司衡試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首卷云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之不已又從而先

道聽錄卷四

二六

之為其有所餘則不取公不為不已又從而後之為人皆以為累句複語實之公之云集汝下第四千人同一處商確三日不能為此一語噫英雄之欺人亦至此若唐荆川請事斯語繳云天下歸仁雖非回之所說期為仁由已則回之所當自勵者也錢鶴灘未見好仁惡不仁起云凡出于天理之公者不必皆同而同謂之仁凡出于人欲之私者不必皆同而同謂之不仁梁懷仁孔子聖之時云可仕則仕不必待天下之消也可止則止不必任天下之重也可久則久不必窮日之力也可速則速未嘗終三年流也此

數語則真足以當之金星橋臣事君以忠中亦君猶
天猶親下可欺向士人事效之遂成套語及觀解籍
萬言書業已先之矣

聞昔二文學私屏坐談一云昨某生送銀一封啓視之
偽銀也因口占云秀才姓陳送一封銀將來一着竟
僻與人一云某生餽一猪首乃自斃者亦口占云秀
才姓牛餽一猪頭將來一嗅竟解其猶相與撫掌且
云我輩還作一破一云二生于二師皆不成享者也
一云二師于二生言必稱允辭也二公可謂以文詭
以史隱者

道聽錄卷四

七

黃雀樓題咏甚多近律二長篇一為富順縣教朴號陸
海由祠部主事請予即停登樓答李卷卷即守云李
白槌碎黃雀樓崔顥題詩在上頭白雲黃雀俱陳迹
賢豪意氣凌千秋問我何方來忽謾相逢此三載別
承明器潭中屈子屈子去我世已遠仙翁駕雀亦不
返美人窈窕天一涯漢陽雲樹煙波晚蒼苔雲樹渺
無極凭高一望長太息當時才子尚飄零而我何須
淚沾臆君是如今李謫仙請來又復經幾年雖然人
生五馬貴那能同病不相憐相憐意正好相逢苦不
早年去後 來英雄等閑老君不見補正平二慘漁

陽過鼓声大兒文舉次德祖身後浪傳鸚鵡名一為
余友龍伯貞醉歌云黃雀栖老三株樹何時飛向人
間住鸚鵡鸚鵡離雲深長鳴底事楚江濤鸚鵡有洲
亦有樓乾坤骨得幾人遊崔生秀句不足數太白襟
期古稀有孔融薦禰一辱曹黃祖不殺禰不高狂予
烟醉江之游嬰武為孟黃雀舞招者不禁一高歌星
斗錯落搖銀河世人誰黃復誰白洗耳滄浪弄明月
二篇皆有感慨議論可與斯樓同長遠矣
陸蘇門李明產吳富禁近店山中詩律益細其依韻答
友人見懷云賦就新詩款與傳片心隨雁入寒烟風

道聽錄卷四

末

塵旅况三千里天地交情二十年望去青山生暮色
飛來白雪滿春筵何時酌爾沅門酒咲挽江花上釣
船又湖曲霜林霽景開仰天長咲獨登臺草枯收笠
駐牛去酒熟醉翁歸來 聊同荷詩謝還文園更
憶長卿才不知近得詩多少極目江城日幾迴寄鮑
衛使云灯火風流太乙祠別來紅樹變霜姿虎符龍
節君年少雁浦綠林我鬢絲阮籍咲歌非傲世班超
勛業正當時柴門過雨溪光淨花滿城隅不盡思此
數詩可與國雅中山人爭衡乃竟流落不偶惜哉

道聽錄卷之四終

道聽錄卷之五

楚桃源沅南李春熙輯 另謙重梓

陳雲窩名仁政上虞人所著避暑錄內載數詩皆可做

魚身心聊識于此張羅峯久困札闈將謁選上虞南

靜菴京以台輔相期力沮止之庚辰復入試題詩席

旁云月色圓、照舉場河光、片、落天章風雲交會

人初散星斗芒寒夜未央敢向人心論用舍直于吾

道卜行藏至公堂上熱香在吾力猶能繫紀綱是年

遂登第此詩今刻至公堂左壁張之志量藁之鑒識

可多見哉

道聽錄卷之六

李西涯失意詩寄彭民望 云斫地哀歌興未闌

來長缺尚須彈秋風布裙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

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舍淹留

地慚愧先生首霜盤噫西涯十七歲登第為太平宰

相而猶為此言况他人乎

誰一奉初試札闈一友人欲匿母喪終試羅不可因梳

其人與同回是科因無三場卷未中後廉知其事義

聲震動京師下年遂昌狀元及第論奏座主李賢落

職張忠海送詩云烈、轟、好丈夫曾于金殿聽傳

臆百年事業且心苦萬世綱常亦手扶郭隗臺前折

枯柳考亭祠下掃寒蕪時人欲識襟期否天上浮雲
自有無噫一峯不愧科名東海可謂能不避時忌矣三其

楊椒山名繼盛嘉靖中為兵部主事極詆嚴相父子遂

大辟臨刑詩曰浩氣冲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

了事與後人補慷慨就戮天下寃之抑人云公父

母不忠者十年父一日自速宿二即神廟夢其神呼

云爺速回娘候汝久及回一合而娠遂生椒山其狀

如神肖故小字二即此事而陽明先生乃翁過五程

頗同噫聖賢豪杰之生豈偶然哉

頁尚書原吉湘潭人送一子歸省云颯、全風八月開汝

道聽錄卷之七

今歸去寸心安菜根有味莫厭淡茹屋無書可借惡

日具甘旨宜奉母秋收租稅早完官明年此際還來

望莫遺家、雁影寒太史羅合卷送弟遊南雍云類

叔家問為兄懈初試卿心覺汝唯資道聊同從外傳

縱規已得到長安半年曾許西銘未一針誰將國士

看留得父書相待久幾多勳業在儒冠現此詩可以

三二公之養矣

趙清猷人止知其清德而不知其詩律亦可愛題杭州郡

清風閣云庭有松蘿砌有苔退公聊此遠塵埃潮音隱

隱海門至泉海濤、石縫來夜榻衾綢仙夢覺曉

寔燈火仗書開休官不久輕舟去喜過嚴陵舊釣臺
退居于術詩云軒外長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
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

宣德丁未進士以誣罪除名謫塞外論交詩云交遊
誰似古人情春夢秋雲未可憑溝壑不接流汎愛寒暄
有問但虛名陳雷義重踰膠漆管鮑貧交托死生此道
今人弄如土歲寒惟有竹松盟轟變江釣下獄羅念菴
詩云野郭蒲條歲又除淹留憐爾鬢毛疎綰紫尚幼
身難代鮑叔相知力不如時酒但期強健在沾衣時
抱別離初飛霜貫日十年事落葉庭前屢屨書

道聽錄卷五

三

桑悅字民懌太倉人自才而妄誕不經殆甚于祿正平
杜富言者蓋二子所輕侮猶當時儕輩莫則侮聖賢
矣如云夫子去而我來也又叙道叙云夫子傳之孟
軻孟軻傳之我丘文莊見之亦不較反極重之真宰
相之量也其所為文遠不逮詩贈蕭時清云十里螺
湖如掌平開門正挹滄浪消偶逢道士贈丹訣開課
小童鈔酒經畫長燕子飛入戶春盡樹陰鋪滿庭近
來聞說有奇事買藥修琴曾到城此詩清雅脫塵至
作校官門對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使
此則近于無忌憚矣

平漢高一山松或儒將也初守備襄陽時部下屠人李
其妻有珠色鄰一舉人蘓某批之李知故令妻結至
暮來比暮蘓果來叩門妻問何為蘓云乞少鹽妻令
一手入牖取鹽既入堅持之不得出李自內從地坊
下以挺杖擊之蘓疾呼乃釋次日以他故烈于高
責其人且為之對云蘓奉人乞鹽自備執其手李屠
戶吃醋以杖叩其脛高去已久聞者猶捧腹不已
味一長主寄題陳知夫竹西齋詩云我聞陳季子別業
在西疇修竹當門長清路送屋流高啼三選晚雲斂
萬山秋何日携樽酒桃花開釣舟公嗜學不倦故詞

道聽錄卷五

四

翰清絕得者較相寶重云
浙湯漢學論胡廷順忘其科里年少有文李源整為分
守時愛重之得其少年行贈人云少年撫長劍自負
萬人敵走馬入長楊挽弓二百石欲擒五單于再上
平胡策年來三十功未成布衣恥作江南客隆中聊
收梁父吟夜半誰名實生席山城木脫秋有聲激渚
天清水長碧送君此去登龍門錦衣早執明光戟臨
行握手何贈之數顆明珠雙白璧紛々眼底昏越人
慎勿輕投與暗擲餘詩皆稱是可愛云



道聽錄跋

余讀沅南子唐學博而密精而數沅南
必爾春投簪返桃花洞示予道聽錄
且屬之跋予取閱數四瑕瑜錯投雅俗
參置傳訛襲舛殊不類其風尚竊評焉
以讓沅南子沅南子曰予惟道聽之而
道錄之耳必人人而詢之事、而窮之
余顛毛種、矣抑懼名實之因乎也故
道聽錄跋
錄道聽焉必若予云將文選于漢詩採
于唐辨淑慝于史氏搜遺逸于稗官顧
不博且密精且數也而奚道聽錄哉予
錄即雜沓其大者以勸以懲細亦不失
資謔浪醜困悶往予苦升庵丹鉛譚苑
劉大奇崛翻巢倒窠鉤僻索隱使人
讀未卒業欠伸思睡矣非嗜古君子因
味也予謂予茲錄寧然哉余領之適是

道聽錄跋

年會江陵張九山先生

代祀衡岳過予而譚沅南且譚道聽錄
以私評質之先生曰予遊京師富人
園奇葩絕卉非不燦然奪目也數往來
其間不欲觀之矣一日山行聞異香焉
采其華不甚媚于名品也乃予則希逢
之矣時復賞心把玩不厭茲道聽錄所
為刻也予識其說明年夏報沅南子沅
道聽錄跋
南子曰有是哉抑九山愛予而忘其醜
也予往煩予跋請遂錄之跋澧州龔天
申跋年月在跋中



道聽錄跋

其哉學之為患其茲滿與隘之故哉唯
其不自足而用虛唯隘則自用而用博
若之何能遂于得也予鄉李君深慮于
茲斯道聽錄之所由作矣君楚鼎聞人
也髫年即善屬文咸以唐王子安奇之
比中則首薦鄉科又有以擬諸賈大中
者顧南宮戰藝而抱屈劉賁幾四十年
榻時一細繹其地其人舊所從聽者宛
在目也然則茲錄也其公之不遺故舊
者矧往迹危談可愕可喜又足以昭勸
鑒發深省使公聽之道而觀者遂說之
其不失之愈遠哉蘭澧劉崇文謹跋

道聽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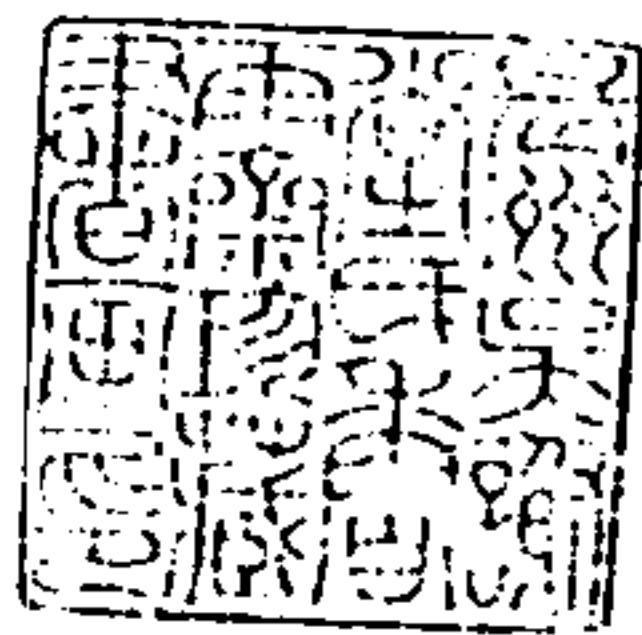
聖嘗塗說罔訾道聽誦史不遺一字者
亦悲志之微懼塗說也誦而思瞽說
且裨矧曰信史沅南博綜往籍究志理
與匪玩物者髫年翱翔南北與縉紳學
士遊多所聽聞晚坐屈瓠亭輒懸憶而
漫錄之瑣事撫言併獵兼漁每風屏所

緣是博綜千古編覽羣書蓋班固揚
雄莫或右之而所構思展藻則又有唐
顰屈瓠亭稿種之奇崛猶青萍結綠耀
目驚心使其侈然自滿即宗工鉅匠宜
有難于入錄者矧其他乎然君自志孤
一丁四方者無論經世名言凡旅次一
絕之佳童孺一聯之偉罔勿詳識辟之
時盤示兒鳳毛龍甲下主隋珠唯其欲

焉爾矣然則君之取善宅心其虛且博
矣哉彼謏劣者道聽而塗說將奚益于
二尚奇子曰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
則四寸耳烏足以美七尺唯錄則識之
心矣又焉用于說乎錄成將梓而傳之
乃屬供跋其後顧伊言胡足以為重謹
佔俚語聊旌作者之意若夫言之無文
固有不暇計者

校跋

隆慶壬申孟夏楚龍陽王伊書于萬川庠舍





嗜嗜也如傲其喉以集其兩嗜予
性素既結其欲以同人之嗜予服以
散其其傾武序文儲以公之子則美
形為散也素之不以推而和也己之
而按之素是以不推素之反借推之
而矣
一汲按之執為善推文初選素以
膏脂級收素之肺腑為善推及於我
中

推酷

三

下里托李均之以山為善推士噫
第曆丁未長五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雲南等處提刑按
察司副使眉山沈生羅銀顏首書



文市推酷自序

予性極嗜學雖遺骸斷簡必窮其
竟如饕餮餐謀食躑躅躅貨口計心營
得而後廢然性苦善忘朝有得暮尋
失之譬之若遊百貨之市觀之愛之
未幾其主人持去不為吾有也於是
奮襦為之手錄積三年成帙者二十

文市推酷

自序

卷紛絲亂羨竟罪崢嶸宿若資販者入
大都之市罄貲而鬻所販幾何即有
所得也棘侯楮象無所用之技未成
而龜已窮矣因唾其集不顧無何為
南海游伯仲買舟同濟舟抵韶韶有
舟推之稅例賈艦先日至赴郡中
公稅明日長吏德幕官驗舟官登舟

每貨復小稅之謂之私稅公稅稅緡私稅稅貨稅畢縱賈艦甲乙行時募官以予舟無貨非所棘不得與所縱中艤二日兩見幕官挈所稅物綺穀琛璆寶遂金錫杭枿醴醜擔而歸予伯仲嘆曰咄咄胃吏精於權哉予幡然悟曰是可以為學矣夫權之法

文市權酷

自序

二

起於濞訓以木過水之義截江而網上者下者無術能飛渡也而幕官復灑檢之積抽之取之法尚有盡於此者乎民之取費一錢始賈一貨稅則有入孔無出竇也商之取北走燕南走粵僅博一富稅則橫絕其去而坐待其來也夫學得無似稅品列可以

神拾博取可以精收然後覺向之肆流覽也遊市而未販也既之勤手錄也負販而賈不盡其貨也今而後予其改絃為稅哉是年自粵歸悉列所親往籍立案而設權開簾而登舟閣筆而秤貨龍斷簡編之上左披右閱稅而取之紀事者約而稅其概屬辭

文市權酷

自序

三

者撮而稅其神若幕官坐浮筏間垂額羣舟裸肱百貨當所欲而止既稅之後種分其事類繫其辭彙成篇帙古人千技百慮鑄為一已之精神若幕官稅而返積貨成擔綺穀者綺穀琛璆者琛璆也就緒後展讀之一一可識有翫之勞而無其亡去無錄之

苦而有其實得予之學深於稅矣或曰權酷嗜利之醜行子之集顧甘之乎予應之曰嗜利敗名嗜學成德其所嗜同所以嗜則異故漢武有權酷孔孟亦有權酷孔孟用之于道則理窮而德富漢武用之于利則民窮而國傾是故紂之窮日無以別于堯蹠

文市權酷

自序

四

之孳孳無以別于彘而用處各異人品遠分故君子之於學有好齋無貪名多取之而不為害者也獨予集是書以懶祭之術求鳧續之功如幕官之集貨攫之市上非取之官中弊容有牽引未盡合比類未盡當者子即是而訾我曰子之稅若百貨之肆燿

燦焜燿燿無真繫類有強同管人所謂無索之錢不貫之珠也則我有愧心任罰於子爾編成以眎昆季咸首可之且曰子自見權酷而喻於是集願毋忘此義請遂名其集為文市權酷予曰善甚因述其所著之顛末記諸帙端

文市權酷

自序

五

萬曆甲辰中秋日

楚人袁子讓仔肩甫書



五先堂文市權酷卷之一

目錄

君道篇

重勢篇

君鑒篇

信人篇

獨任篇

泰交篇

竊權篇

傲戒篇

文市

權酷

一卷目錄

乙

論寬篇

尚嚴篇

聽諫篇

謹微篇

否塞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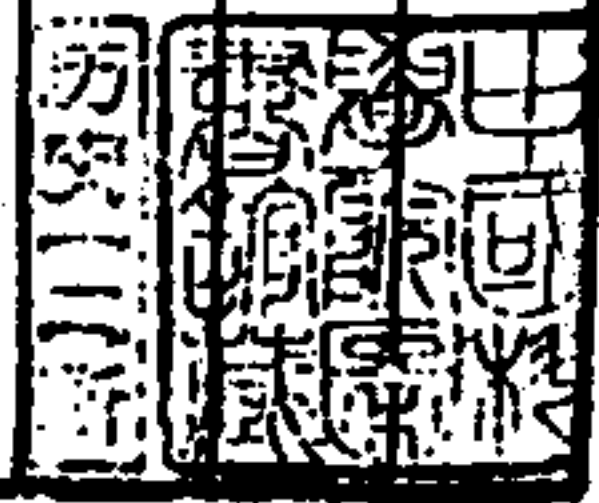
行賞篇

法令篇

好逸篇

天變篇

預防篇



守法篇

論治篇

德量篇

論功篇

嘉言篇

用信篇

自新篇

褊淺篇

酷吏篇

執法篇

文市

權酷

一卷目錄

二

共二十八篇

五先堂文市權酷卷之

楚邨後學袁子謙仔有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全校

男 伯猷

仲璿 全錄

君道篇

君猶水也。水之性一耳。方員曲折。湛于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于所受。而色易矣。碎澗淙射。湛于所閱。而聲易矣。洄洑激容。湛于

文市權酷 卷一

所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蕙。湛于所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非水性也。所湛然也。使君失其道。其湛豈但五易哉。是故有道之君。不受易于湛。大圓在上。大矩在下。法而殺之。以有天。下。堯無膠漆之約。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而民結。有其道也。故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一人而已。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他適哉。周之取殷也。拾遺于廷。使殷不遺于朝。則周不敢取秋毫于竟。况易位也。故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

所以亡。王者以理義為考。亡者亦以暴慢為考。君有道不道。治亦迥異。治亂之不相蒙。又何怪焉。是以唐宗集文字。而鄧士陰以為在德政。不在文章。孝宗習弩射。而陳俊卿以為在得人。不在馳騁。文宗誇浣衣。而柳公權言君道多端。不在節儉。夫文章威武節儉。皆美德也。而皆不足以盡君道。君道可一端而繫耶。故山虛雲生。谷虛泉出。有所受也。謀過群臣。楚莊以為憂。魏武以為喜。憂喜分而盈虛判。是襟度貴虛也。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

文市權酷 卷一

水。定故也。伐吳之利。舉朝不可。伐晉之害。舉朝亦不可。是非毫釐成敗霄壤。是鑑別貴明也。莫耶弗斷。無異鈿刀爾。六國之封。止于借箸。澶淵之役。決于渡河。是施行貴斷也。太陽惟煦。葵藿始傾之。往復問難。乃得盡封禪之失。按轡舒徐。乃得畢十事之說。是御下貴和也。千諾不如一諤。故虞舜聖帝。而戒以丹朱。漢高明君。而擬以桀紂。是躄直貴容也。狐裘不止一腋。故長安之都。定于挽輅。城濮之捷。聽及輿人。是延納貴廣也。合此以為君庶幾

進于道乎。然而君道有本。一心實貫之。心固
人主之主也。世主能不蝕其心者。如唐宗之
觀史夜分。宋宗之至申釋卷。可稱敏學。魏祖
之據鞍講道。憲宗之盛暑論政。可稱勤治。孝宗
敬天作圖。宣宗法祖書政。可稱澡修。仁宗著
戒石之銘。理宗飭庶刑之箴。可稱勵下。宋祖
以身當霖雨。真宗以憂退彗星。可稱警災。宣
宗讀金鏡錄而首任賢。太宗因弓失而詢疾
苦。可稱善悟。雖未全于君。亦各中于道者。更
進而求之。十克九舜。曷足云乎。

文市權酌

一卷

三

君道篇尾

重勢篇

大哉勢重乎。味不以口斷。而決于宰。則厨人
輕君重宰矣。音不以耳斷。而決于胥。則瞽工
輕君重胥矣。人君不親視聽。而制斷在下。託
食于國者也。天下之勢。兩則角持。角持者。並
為輕重。三則鼎立。鼎立者。迭為輕重。四五六
七則齒列。齒列者。倏輕倏重。故御勢者。必使
之一。一則如磐石。自為輕重。今夫虎豹之出。
不同威矣。鼠萬金之家。不同資監門。君而可
同權于臣乎。馬非筋力。不致遠。豹失爪牙。而
人能制之。權者。人主之筋力。而制衆之爪牙
也。龍之神。在淵。虎之威。在山。使龍不淵而陸。
虎不山而押。則神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
尺劍。勢者。人主之山淵也。勢重在妻。則有驪
姬之難。勢重在子。則有主父之禍。妻子尚然。
而况其他乎。故推鍛平不夷者也。榜檠矯不
直者也。人主有推鍛榜檠。曰在三尺之法。淖
齒用齊。擢潛王之筋。李兌用趙。餓武靈于死。
二君失其椎鍛榜檠者也。是故權假于甯喜。
遂衛獻。復衛獻。不若奕棋。權假于董卓。則

文市權酌

一卷

四

重勢篇

廢漢主立陳留不啻棄梗權假于桓溫則廢
帝奕迎東海易于折枝又何怪臧紇據防以
請魯林父挈戚以叛衛哉然後知允弓垂矢
王者以行其權狂夫以濟其惡時雨膏露梧
櫟以養其柯條荆棘以養其芒刺不可不慎
也故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邦者君之輜重
也君離輜重則重在臣矣忽而不治則三晉
之分侯制而不能則王敦之逼主緩而收之
則晚唐之藩鎮急而取之則逐魯之三家故
造父擅轡策之制而馬卒然馳者威分于出
文市權酷 一 卷 五

重勢篇尾

彘也王子于期擅芻水之利而馬倏然敗者
德分于圃池也宋之子罕其出彘乎齊之田
常其圃池乎齊景宋公之馬其以此敗乎故
曰魚不可脫淵叢不可借神于將不可以倒
持利器不可以示人

君鑒

戎人生長乎戎不教而戎言楚人生長乎楚
不教而楚言或楚人長乎戎而戎人長乎楚
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吾未知亡主之不
可為賢王也其所生長不同耳亡主生于物
欲長于讒惑愈浸愈極是以坐失天下之計
夫人犯兕虎則瓜角害之嗜欲百種皆瓜角
也人出疆塞則夷狄虜之近習之賊皆夷狄
也生長于此則淺之辟遠聖制大之警醜先
王魚肉生民則不仁過順涿排訾舊典則肆

雪似瀉池納小忠而忘大忠則飲穀陽之酒
顧細利而失大計則受垂棘之寄行僻而侮
人則為黎丘之蒐無德而好音則為清角之
聽沈湎以敗國則為醉亡之裘棄德而惜險
則為長江天塹之恃恃人則為韓之望楚援
忽人則為曹之觀駢脅其究可勝言哉是故
僖宗以遊嬉見迫昭宗以幸營受禍徽宗以
娛太平而亡周天元以無顧憚而滅齊後主
以饒人自敬而斃嗚呼使昏君自知其不當
寧復蚩然作昏德耶梁元之將降尤賦

叔寶之將亡。尤曰。王氣在此。王莽之將執。尤曰。天生德于予。青衣行酒者。安平阿公之封。執戟持蓋者。其長安天子之笑。拘五國城者。受昏德重昏之號。梁武既破。不悔其用朱异。而以得失自我為解。壽陽之失。齊王不以為憂。而以作小龜茲為喜。衛靈藩于棠。臯恬不求免。而以學吳音為娛。劉禪投國。晉武不為思蜀。而以此間為樂。語曰。溺人必笑。是不足惜也。至于晉懷考經籍。論庶務。傅宣以為真皇帝。德宗初政。淄青諸鎮。投兵相顧。以為明文市推酷。八一卷。

君鑒篇尾

生。文宗始政。毅然可觀。哲宗元祐。庶幾紹聖。而卒皆不免于亂。何有終之難也。吾謂昏德多端。出于驕者為甚。蓋警則畏。畏則明。驕則恃。恃則昏。故晉平樂莫違。而師曠以琴撞。媿武自賢。而國事日非也。君子宜鑑之矣。

信人篇

人生之用天下。任之于已。則天下皆為君用。決之左右。則天下皆為左右用。夫士適君。非所以事左右也。適左右。非所以事君也。一士之身。安能二適哉。故不決于我而聽人。則為桓公之擾索。官不審其言而仗人。則為韓宣之患。臞馬。晏子之治東阿也。池魚歸于貧民。而景公數。池魚入于權門。而景公賀。故願乞骸而歸。西門豹之治鄴也。為君治而奪。為左右治而爭。故納壘而去。魯丹之見中山君也。三說而不聽。遺左右五十金而用。故出不反舍。以人之言。而遺我。亦以人之言。而罪我。列子所以却子陽也。以一人之欺。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棄臣。季布所以窺高祖也。昔延陵卓子。乘蒼龍。前有錯。後有發。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逸而卓子怒。造父泣曰。策以進也。而錯在前。引以退也。而發在後。今人主以其潔也。進之。以不遍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譽之。以其不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造父所以泣也。是以有道之主。必躬自舉任。

毋為人所鬻躬自綜理。毋為下所欺。夫魏敬宗親覽勤政。而爾朱榮不悅。靜帝好說善射。而高澄深忌。二人者不可不察也。夫牛蚊撓其膚。必謁耳以揮之。鼯鼠食其角。則不知痛。彼其口甘。雖徹骨而不知也。朝廷之寇。鼯鼠也。食君之用者也。故荆平之左右。二亡其半。魯君之廷。莫衆而迷。曠夏聽于妹喜。而東方之日啟。昏齊悅于梁丘據。而夜半之飲。酣州侯以權勢。挾左右。而衆口賢州。薛公以威福示學子。而二孿皆薛。監牛以佩環殺士。以擊鍾殺丙。而叔孫墮其計。妾余以傷身棄妻。以碎衣誅甲。而黃歇入其術。丁謂司政。則寇準出貶。而上不知。陳自強當朝。則金人講和。而不得達。楊國忠據勢。則全軍皆沒。而以捷聞。昔人言謝太傅之言。所惡成瘡癬。所愛生羽翼。子車氏之貌。愛蔽其所同。而憎蔽其所異。誠然哉。此列精子高之貌。侍者以為姣麗。而窺井始知其惡。鄒忌之美。妻妾小臣皆以為過徐公。而對鏡始知其不如也。

信人篇尾

獨任篇

人主樹人猶樹樹。今夫楊橫樹之生。倒樹之生。折樹之生。然使十人樹一人枝。必無生楊矣。故樹人亦猶是也。夫君子之樹于人主。非有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勢卑處賤。無黨孤特。又不肯承旨。夫以疎遠與信愛爭。其數不勝。以新進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君子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不得見。小人以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于前。樹未有十。拔不止。君子安得無退。而楊安得生哉。是故無因至前。則珠璧按盼。有人先道。則枯朽樹功。今士抱堯舜之術。懷龍比之忠。而無人為之先容。是使君有按劍相盼。而臣不得同枯木朽株也。邪徑日開。賢路日塞。唐用李訓。而粥宦。漢開西邸。以賣官。宰相受視疾之賂。而公乘登。使者得仇家之金。而廉頗老。張綱見惡。則陷之廣陵之賊穴。汲黯見惡。則出之淮陽之外郡。羊祜不結權貴。則難免于勗統之傾。劉蕡策詆宦

官則不入于馮宿之構。用士如此。公論安在哉。是以德宗任猜忌。而自親選用。宣宗欲躬除刺史。以占賢否。韓昭塞私門。寧不用申子之求。明帝重卽官。寧不斥詔陶之請。裴均爲相。而故人不得請判司。劉珙在選曹。而奸吏不得藏巧術。令孤絢私其故舊。而唐宗面責。呂夷簡用非人。而仲淹以百官圖進。誠慎之也。不然。用人大政。人主不能持。正人不能謀。而使群小行其志。令天下士賢如鉅而充費金錢。才如屏而充用玉璧。豈國家之福哉。昔秦不聽拘議。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不信左右。用越人蒙而強威宣。兩國之君皆獨攬而竟得其效。此蘇秦相燕。燕人惡之。而王食以馱。馱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譖之。而文侯賜夜光之璧。噫。此足以消讒阻者之口矣。

獨任篇尾

秦交

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之伯。誰之力歟。曰。管仲善割制。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而君服之。臣之力也。師曠伏琴而笑曰。非也。臣者庖宰也。和而進之。君弗食。莫強也。君猶壤地。臣猶草木。非壤地。草木惡生。君之力也。君子曰。二子之說皆偏也。有君而無臣。卽以堯不得有綬。武不得寸亂。不能治也。有臣而無君。卽以僂負羈。在曹宮之奇。在虞不能扶也。故君臣相得。其道乃章。秦用戎人。余而伯。齊用越人。蒙而強。漢與水相投。而孤窮定。鼎。晉上下輯睦。而權翼懾。威誼顧不相湏歟。光武不陞戟見客。而馬援感之。以爲真帝王。世民不疑降將。而敬德感之。以破世克。中山之攻。惟文侯之不視盈篋。而後能奏其成。史起之引漳。惟襄王之獨任有決。乃能成其斷。衛懿昏主爾。臨難弁甯。莊子矢石。祁子決而衛卒不失守。符堅亂國爾。一見王猛。合如舊知。故能成伯業。劉裕篡人爾。任劉穆之。委以心腹。故能弘治理。自古及今。未有上下不相得。而

成者也是以光武令諸將去兵印使不陷史過宋祖以杯酒釋兵權使不生嫌忌仁宗出狄青于外使得全始終孝宗倚張浚為長城太祖以趙普為鼎耳光武視賈復之疾而恤其未生之孤真宗愛楊勵之清而成臨喪之哭上林人効馮異而世祖詔其勿懼房玄齡遭微譴而太宗載以還宮古君臣類如此也昔景公畋于署梁晏子諫之公曰寡人之有子牛子游申田吾子尤心之有肢故得佚焉由是觀之君者心也臣者四肢也明于四肢之義康哉之頌可坐而聽矣

泰交篇尾

竊權篇

今夫田連成竅善琴者也然而連鼓上竅概下則不能成曲王良造父善御者也然而良操左革父操右革則馬不十里共故也人君與臣共國而欲調弦守轍雖堯舜能乎哉故共治之國群臣廢法而行私重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故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屬類雖多非為君者也季孫之擅魯人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王氏之專漢人能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恭母珍之寵齊人寧拒至尊敕而不敢違舍人靖郭君之相齊也與故人父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勢之所在父語懷刷皆資也子之于燕也王有重任之心而蘇代勸之授政王有讓國之心而潘壽闕為之收璽勢之所重則諸侯之使皆私門之黨也岩穴之士皆相府之舍人也主父偃幸而大臣賂遺千金董賢幸而丞相下車伏謁王莽專權而上頌功德四十餘萬竇憲為將軍而刺史守令皆由其門韓侂胄專權而宰執

從臺諫藩閫皆出其庶。可勝道哉。雖然。權不可借。借權自見情始。愛憎之微見。則竊權者。乘之以逞所適。玩好之真見。則竊權者。因之以中所好。若是者。崇谿公之漏卮也。故人主。毋使左右爲滑鼠。而據人主之社。毋使大臣。爲猛狗。而阻莊氏之酤。毋使伺睡。有漁人。而致頷珠之竊。夫驅鷹犬而赴林樾。曰我非獾也。莫若釋鷹犬不驅也。操網罟以入江湖。曰我非漁也。莫若釋網罟不操也。故人主使人。知其鷹犬網罟。則主道不神。秦王之欲將犀首也。樗里子從道穴得其語。而倡言以起君。惑齊威之將立夫人也。薛公獻玉珥以探其愛。而援立以爲己功。故韓昭侯終身獨寢。慮漏言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木。恐泄言于左右也。故曰。君見其欲。則臣將自雕琢。君見其意。則臣將自表異。故去好去惡。臣乃見素。管張安世之執政也。議決則移病。詔下則驚問。使朝中莫知其與聞。以避權。噫。使世皆若人。則勢重豈至下移哉。

竊權篇尾

傲戒篇

天下之事。常善于傲而敗于忽。成于戒而失于驕。趙下兩城。襄子臨食而憂。吳兵入郟。李文抱以爲慮。晉穀楚三日。而范文憂天命之不常。晉納鄭樂之獻。而魏絳有思終之戒。三強服。而士匄請什楚以爲外懼。晉陽安而尹鐸增戰壘以傲君心。宋朝治。而李沆奏災異以告艱難。此其所操者何心也。管仲之告齊桓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檻車。馮異之告光武曰。願陛下勿忘河北。臣無忘巾車。賢臣之迪其君。安不忘危如此。故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庭。其社蓋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克于周之游。所以爲戒也。粵稽桀紂之世。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于財者。俄而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天下之人。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反聖王之德。循滅君之行。則桀紂之過也。故人君宜酬萬民。不酬萬民。則民不願戴。所不願戴。危莫甚焉。故人主席天下之承平。其不可輕天下也。紂曰。有天命。是何能爲。而亡其

國二世曰。關東盜無能為。而沈其宗。陳桓公曰。鄭何能為。而惡自及。蓋勝敗。遽生倚勝。是以敗也。塞上老翁之馬。禍福相乘。宋人白犢之牛。吉凶相倚。弛為禍胎。傲為福基。理固然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邳之難。而得文公。是以為盟主。履癸克有緝。以喪其國。卒受克東夷。以隕其身。衛無難而入于狄。邢無事而滅于衛。楚縣陳城。蔡以速其死。故難不必盡失。而福未必盡得也。明王知此。無所不傲。無所不備。臣鄰而恐有夷

文市權酷

卷

二十七

一

傲戒篇尾

論寬篇
上有賞罰。賞者愛之徵也。罰者惡之表也。夫人君動必乘人。一喜則冠冕塞路。一怒則死以國量。不可以輕用其國也。是以古之明君。必慎于用刑。鞠必三刺。成必三又。誠謂教化所恃以治。刑罰所以助治。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故曰。威命不可以得士。刑罰不可以慈民。以威得士。猶以弧招鳥也。以刑慈民。猶以鞭狎犬也。雖使禹布五教。咎繇作士。后夔改絃。政不行焉。是以宋琪入相。而太宗有慎刑之命。神宗煩刑。而呂公著有于公之歎。李吉甫請尚刑。而權德輿乞以寬治。封德彝請任法。而魏徵欲行仁義。秦熾霄焰。而沛公入關。約法三章。隋密禁網。而李淵入長安。約法十二條。王莽苛于政。而先武易以仁。丕敷用嚴酷。而司馬懿利用惠。彼數君子者。寧難一逞其怒。誠見明主之法。揆也。治揆非治所揆也。治所揆。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竟內之邪。所貴于法。貴其禁罪

文市權酷

卷

二十八

一

之所由生也。故法之生也。以輔義。重輔棄。是貴冠履。忘首足也。古之用寬者。若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笞背。張釋之無寃民。于定國無苛政。徐有功有平恕之尚。李日知有寬恤之恩。皆得法之意。君子往往重之。是以西伯請解炮烙。仲尼贊其仁。王賀所活萬人。說者昌其後。趙普不妄刑。而見奇于宋祖。路溫舒上緩刑書。而見納于漢宣。同此好生之心也。后世有其心者。若魏世祖有殺戮而往往復悔。宋太祖每決事。而怏怏不樂。子臯斷頭危足。而戚戚動容。有其心不自蔽者。如周敦頤。不媚王達。以殺南安之囚。沈疇蕭服。不附蔡京。以戮無驗之罪。李素立。不順君。以戮不至死之人。戴胄不徇主。以亂應流之法。有其心而欲以風人者。如晉不烹據鑊之被瞻。以厲忠。郟獻子不戮代患之逢也。父以示勸。陳太尉不署收党人之令。以害人望。史弼不以詔舉鈞黨。而陷賢良。此雲紈中之春風。濕薪中之琴瑟。即不能及德化之意。可謂得天地之德厚者矣。

論寬篇尾

尚嚴篇
后世律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尚法者。皆曰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奉法者。皆曰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相與煩密為治。而不知奸民借以因緣。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千死比。是故上以法制示其民。民亦緣法制而欺其上。夫孰知智巧之為術。揚接摺也。法度之為桎。積鑿杓也。刑憲之為亂。賊嚆也。禁奸。奸之本也。制民。害民之始也。故暴主每伏亂于治。藏逆于德。故秦以令嚴棄灰而亡。吳以法慘刀梯而執。宋刑以不平致蝗。而寇準直諫。隋法以一錢棄市。而百姓劫奏。景公密于刑。而晏子有踊貴之喻。鄭伯鑄刑書。而叔向慮獄訟之繁。楚子圍殺。為掩之賢。而申無字以為不祥。張仲宣以大夫杖跡。而蘇頌以為失體。法何樂于過嚴哉。驕君酷吏。日肆其毒。三良不且死而死。百里非罪而罪。東歸見阻。而韓生烹。榮陽不下。而周苛鑊。叔魚受雍子之女。而晉屈那侯。張浚信王庶之間。而宋寃曲端。顏異以及胥誅。梁竦以無罪

死其極慘者紂作桔彫柱。燭酷炮烙。觀孕婦化而剖比干心。刑鬼侯女。而斷涉者脛。晉靈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殺熊頤之宰。而令婦載過。武后為定百脈。突地吼求破家。反是實之。初漢主銀作燒者。剝剔刀山。劍樹之法。皆世所難堪。古所希見。昔人言則天之世。官為鬼朴。秦王生之臣。保日如年。噫。可畏哉。彼且以鞭撻海內。亡不如意。我有四封。民將何之。然酒未及濡脣。食未及下咽。而民心一去。河以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有立而見其仆。

文市推點 一卷

爾語曰。為政如張琴。琴大弦急。則小弦折。言為政宜寬也。雖然。琴瑟貴調。急之則幾于折。緩之則不成方。則嚴有未可盡廢者。昔游吉不諳子產之教。而崔符之盜愈多。魯哀不用賞罰之令。而積澤之火不滅。光武不尚嚴刑。而梁統以為易犯。向戍不問華臣。而君子以為失刑。為治者不可無用寬之政。亦豈可使有過寬之名哉。諸葛之治蜀。以肅易璋之弛。唐宗之綜核。以嚴振前代之弱。蓋亦正偏救失之權。用寬者所當酌也。

尚嚴篇尾

聽諫篇

天下多魏武之君。說以女商之四書六爻。則不啓齒。說以徐無鬼之狗馬。則大悅而笑。何用聽之謬乎。荆文受葆申之笞。而放丹之姬。殺茹夷之狗。折宛路之繒。不數年而兼國三十九。是善聽者。所以壽國也。夫使虞聽宮之奇。吳聽伍子胥。國雖至今存可矣。今有蓋人壽者。莫不聽之。壽國有道。而君不聽。何哉。扁鵲之治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愈病之人。以利刺骨。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堯有求諫之鼓。舜有排謗之木。禹有聞事之鞞。湯有司諫之士。武有戒慎之鞞。自是以後。諫議大夫起于漢。補闕拾遺起于唐。司諫正言起于宋。皆有古人之意。其間求諫之君。有詔上書不得言聖者。有從白去副封。防壅蔽者。有諭執政盡言者。有謂真臣不可離左右者。有從請召還諫臣者。有粘人臣諫書于壁者。有屈意從諫。而焚盥以讀者。蓋稔知言益人國。不可不聽也。

文市推點 一卷

魏相請便宜章奏。令白四方災變。李沆時陳利弊。使知四方艱難。呂公著請從諫。而以唐太畝神宗。程頤乞復坐講。而以經筵並宰相。魏徵請以辭色假人。庶免召對失次。陸贄請以誠信御下。庶幾兩情相通。夫非使人主廣聽意哉。夫人生而美者。不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于人也。故目短于自見。則借鏡觀形。髮拙于自修。必假櫛束理。心闇于自照。則採言成行。昔南威西施之粧。鑑之所不及。在側者。誨之。豈在側之容。美于威施哉。粧之巧拙。其辨在人也。如有不自美者。人人効在側者之勤矣。

文市權酌 八 一卷 廿三

聽諫篇尾

謹微篇

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焚宮燒積。故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不然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其究不可言也。幽王之寇。以索一咲陷。靡笄之敗。以失一咲生。吳楚之反。起于博局。田竇之難。由于戲諾。武城之敗。出于漚管之拘。魯已氏之逆。兆于呂姜之鬢。衛射鴻失見于皮冠。而衛獻有甯孫之禍。五梧出語于席上。而魯哀起君臣之釁。登臺漏語于戎洲。而衛莊有石圃之逐。其公無禮于駢脅。而重耳首伐曹之師。宮人無寵。而連稱肆惡。近侍不擇。而盧蒲癸稱戈。謀及婦人。而雍糾危。弗代瓜期。而至父亂。詔書偶遺。而逢萌反。風帆不泊。而王渾卻。王姊不下車。而李良滅趙。許國不納李全一拜。而露刃克庭。夫其始也。皆以為無足慮。而後至于不可測。可畏哉。臨江之糜。以狎戲而殺于犬豕。中之驢。以恃技而死于虎求人之鼠。以安舊主之無禍。而捕于狸。是故謹

文市權酌 八 一卷 二十四

微之君子。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過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毋謂事隱。大憂伏之。毋謂人不知。衆指摘之。夫升樓去梯之語。載之簡編。其乘試馬之言。傳之後世。此其幾可凜凜懼也。公孫弘之出。鄒長倩贈以芻一束。絲一綫。樸滿一枚。而戒之曰。芻至亂也。束之而後謹。絲至微也。積之而成綫。樸滿以積錢也。滿之則必撲。噫。良有旨哉。語曰。蟬語噪。蛙語聒。犬搖尾。脊令步搖。君子觀于此。可以慎言動矣。

謹微篇尾

文市權酷

八一卷

廿五

七百全書

否塞篇

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主之患。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兩不能成。故君若桴。臣若鼓。兩相得而成聲。君若車。臣若馬。兩相得而後行。是以明君無亡國之臣。忠臣無失身之畫。豈不休哉。若君疑其臣。下必不安其位。宣帝芒刺在背。而博陸危。宣宗毛髮洒浙。而德裕出。君有與鬼之疑。臣無瓦全之幸。甚非盛世所宜有也。後世信譏如醜。聞善若忌。使天下拱手以貌

文市權酷

八一卷

廿六

七百全書

相承。君臣相視。而不相知。為偶人而已。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佞佞焉。抱其空器。以與群小俱。何為也。夫聲一亡聽。物一亡文。味一亡臭。物一不講。天子棄善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亡弊得乎。世趨愈下。交誼益惡。下為草芥。上為斧鉞。君有戮德。臣無安日。陰密之死。武安何罪于天。莫須有之獄。武穆何負于國。以趙蓋韓楊。為一代之賢。而以小不韙誅。以徐傳謝檀。為顧命之勛。而相繼見戮。故有臣而無君。則文王囚。冀侯炙。鬼侯腊。梅侯醢。比干

剖。養弘胞。伯里乞。傳說粥。孫子贖。吳起解。司馬子期浮。田明辜射。范睢折。董安于死。他尚何言哉。蓋君非其君。臣失其主。是非對。賞罰謬。從違莫可知。當此之時。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求方圓也。以守法不朋黨。而求進。是以足搔頂也。仕路如此。求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是猶負千金之重。陷于不測之淵。而欲出矣。天地否隔。上下離心。君不股肱。臣誰心膂。故桓公載甯戚。而復訪于衛。士人所以失心。宋高任王鎮惡。而議于沈田。子豐文市權酌 卷一

否塞篇尾

行賞篇

王鉞非私器也。王者以死遂生之教也。爵祿非已物也。王者礪世摩鈍之權也。不觀之歷乎。歷以食。蚤蚤巨虛之負。蚤蚤巨虛亦以走易歷之耳。故功能者。人臣之負也。而爵祿者。人主之耳也。錢若水曰。人臣因爵効忠者。為中人。若上臣則不以爵祿易操。夫天下上士不數。而中人最多。則報功可緩哉。是以隋文雖嗇于用財。而賞功則必無所吝。彼豈輕賞哉。功固不可不報也。自古報功之典。如魏文市權酌 卷一

絳有和戎之績。而賞金石之樂。滕公有載惠元之功。而賜比第之榮。張緩正苗劉之罪。而錫玉帶之華。郭况有恢復之勞。而積金穴之賞。是謂隆異數于其身。如宣帝錄十一人于麟閣。光武畫二十八將于雲臺。宋理圖二十四功臣于勛德。唐王紀三十六功臣于凌煙。金主圖二十一人于衍慶。是謂垂榮施于後世。未必非古今磨厲人心之一術也。故曰。賞當其功。則程黃為操契而乘軒。功浮于官。則昭卯為羸騰而履僑。夫使功臣不得為程黃。

而為昭卯。誰為我用哉。故國家以毀為刑。以譽為賞。則賢者不居。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夫刑罪報功。所以康天下也。罰不貸貴。以示至正。賞不遺賤。以示無私。一辭疑。則不遂誅也。令不肯得改也。一功疑。則必弗倍。令愚民可勸也。故成季之勛。宣孟之忠。景公奪之田。而韓厥懷懼。晉文之友國。捐邊豆簋尊。後鰲黑胙。而咎犯夜哭。彭越之功。而醢。樂布立祠。以泣其屈。韓信之功。而斬。蒯生就鼎。以申其冤。王濬平東吳。而獲報。文市權酌 一朱 二十九

行賞篇尾

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科削。法之為也。廢尺寸。王爾不能半中。庸匠守規矩。則萬無失矣。明主釋賢智之不能中。而執拙者之所萬不失。則守簡而民安。今有藏王者。以器藏玉。則安。日持而美之。以示人。不礪則缺矣。天下猶玉也。法猶器也。今有駕舟者。以人御則濟。使膠板為舟。朽木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而以偶人。衣文綉而駕之。遇風波則歿矣。法猶舟也。持法者猶舟人也。法未嘗立。雖以知者為樂池客。而不能約道亂之軍。令不前定。雖以辜磔為麗水禁。而不能止竊金之輩。古之行法者。若麻思之。還冀。暮下符而關縣。皆被王猛。何無留令也。胥靡之逃。寧贖以左氏之地。而求究其罪。衛嗣君何無曲令也。則法立之故爾。故曰。法貴早用。如治竊羹之犬。先時防之。擠之于釜上。則晚矣。法貴慎用。如天帝之威人。以不輕用為神。使鬼神臨廷。捍人則人將持挺逐之矣。法貴緩用。如牧羊者。操長鞭而遠麾。則逐逐而行。苟步步而鞭之。

法令篇

文市權酌

一卷

二十九

三十一

弛突散逸不可制矣。法貴佐德而用。如御馬者。閑之以轡。以策佐之。無轡用策。馬失道矣。故古之法簡。今之法煩。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減劑量。以屬醫者。今之法若粥。履既為之大者。又為之次者。又為之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民豈堪之哉。雖然。主法在君。議法在臣。法度其可。則守而勿失。為曹叅之導。蕭何可也。法度其不可。則不必拘三年無改。若司馬光之告哲宗。可也。大宋之新法。苛刻煩密。出自不曉事之安石。而竟奉于獲息之文市權酷。一卷

法令篇尾

好逸篇
嘗謂周易屯象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至若需之晏安。比之親附。亦有險焉。蓋危逆生之侶。安順死之徒也。自昔仁國之主。無不以逸樂致敗。穆天子之好遊也。造父為御。商局為右。至巨蒐。非崑崙。觀黃帝。舍賓西王母。可謂樂矣。然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譏之。秦始之得意也。得璧而謀游徙。夢海神而射巨魚。然而東行動博浪之椎。微行致蘭池之窘。幾不能以身免。隋帝之行樂也。西苑之中。鑿海為山。剪花綴葉。遊龍舟而納獻。食然隋卒以亡。晉武羊車之遊。宮中插柳。而荒術遂開。孝武酒色之縱。終夜酣歌。而晉室大壞。陳后主荒淫之宣。玉樹花開。而竟投弩井。逸之為害。顧不大哉。是以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衛武賦賓筵之詩。中宗引覆觴之戒。光武却千里馬之獻。而以駕鼓車。却百金之劍。而以賜騎士。非以如是之荒其德邪。故荆人鐵劍利。而倡優拙。秦始知其有為于天下。晉人奮鳴鷄。而勤運甕。說者占其有造

于中原。符堅履盛滿之地。王猛言末路之難持。以致其規。齊景慕不死之樂。晏子即爽鳩季前逢伯蒲姑之代興。以節其願。羅氏致好女之戒。宋仁書無逸之篇。此皆有所儆而不敢。暇豫者也。天下之禍。不生于逆。而胚于順。行之壞也。于貴。德之墮也。于樂。故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縉玉幣。每足以亡人之國。霜雪雨露。未必能生疾。而聲色遊畋。每足以喪人之軀。世主溺而不悟。亦獨何哉。

好逸篇尾

文市推酌 八 一卷

天變篇

昔齊宣王問弋于唐易。易曰在廩。王曰弋何必廩。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不廩。王曰。人主以二目視國。國人以萬目視人主。亦尤是矣。廩之道。子加之弋。我加之國哉。後世驕逸之主。漫無儆省。天災流行。人事變亂。尤膏肓而不知。闇廩之道。所以一敗而莫挽也。鄭國之蛇鬪。申繻方謂妖以人興。而東南之王氣。秦皇乃欲強以幸壓。瑯琊之銘。誰之功德。梁父之石。祇事浮誇。甚則有水災而鼓于杜者。有日食而不鼓于朝者。有遇旱而欲焚。厄巫者。有苦旱托伐邢。得師興而兩者棄。天如可忽。視變以為常。楚王卜咎而詬天。武乙囊血以射帝。雖有良臣。棄而不用。雖有嘉言。唾而不聽。是故獻卦象而請備國事。孟翊反以獲竄。因龍見而請答天變。李綱反以被貶。儆戒之道。固如是哉。是以明主聞災而懼。遇變而警。成湯修政而止祥穀。文王厲治而寢地震。宋君對子韋三言。而災惑之星退。楚莊不移崇于股肱。而衆赤夾日之妖。

文市推酌 八 一卷

三十四

清華

散。太宗禳慧而身請為牲。宋真遇災而詔求直諫。仁宗聞雷而露禱禁中。理宗遇大廟火而素服減膳。符堅逢大侵而后宮去。綺此皆自儆之說也。李迪請紆斂以荅蝗災。李固議選尚書以止地坼。劉達因星變而請毀党人之碑。牟子才因雷作而請禁元宵之侈。流星赤氣。任伯雨謂應在金人。火入輿鬼。議者謂孽在章惇。京師大水。徐清叟謂罪在過取。雖其應未必盡然。而已得儆戒之意。其視王安石石三不足畏之言。揚棟蚩尤非災之語。不大

文市權酌

卷一

三

李補

天變篇尾

預防篇

占曰。泰山之雷。可以穿石。單極之綆。可以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使然也。禍梯于微。怨起于小。墻之崩由于隙。劍之壞由于壘。鴻毛極輕。積之沈舟。縉縞極薄。疊之折軸。小之積也。故人之常情。性不過于所疑。而過於所不疑。心莫失于所知。而失于所不知。足莫蹙于登山。而蹙于其復埳。故苟兢于步。雖險亦安。苟易其行。雖夷必躓。今有居家之人。不謹塞鐸。而勞力于楮壘。暴風疾雨必壞。人

文市權酌

卷一

三

李補

君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邊城于遠境。不去眉睫之禍。而外結隣國之交。飄風一旦起。外交不及至。金城不能守。故為人主忠計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思越人濟溺子。毋忘覆霜網戶之戒。而為補牢顧犬之謀。毋棄曲突徙薪之見。而任焦頭爛額之策。無忽韓媿君臣之弱。而易天下用肘足之時。昔扁鵲之見蔡桓也。疾在腠理。則請治。病在骨髓。則反走。夫事亦有腠理也。紂為象箸。箕子泣曰。為象箸必不土。劍將玉杯。象箸玉杯。必不葵藿。將旄象

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黃屋之下。將錦衣瑤臺。予畏其卒。故怖其始也。故天下大亂。衆人皇皇。而知者不憂。繫際生于晏安。知者得之寒心。而衆人熟寐以卧。是故遠見之士。必先而備之。小而圖之。李文靖先時而奏知艱難。徐福未形。而請抑權勢。馮琴懼主驕。而求鑒知伯。宓子却請艾。而棄歸齊地。此皆防微而杜漸者也。不然。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海于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始造舟于長洲之林。安能免夸父之殃。脫馮夷之患哉。

預防篇尾

守法篇

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煩辭。故人臣之浸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明主立司南以端朝夕。使人臣不得遊意于法之外。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然必以法為比。自直之箭。自園之木。百世皆無之。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槩括之法在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麗。未必皆僅與班為之。然而中度者。規矩之法在也。鏡執明而無事。美惡辨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分焉。推鏡則不明。推衡則不正。舜使吏治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斬之。禹朝諸侯于會稽。防風氏後至。而禹斬之。夫先令者。殺後令者。儻法固然也。夫設押非備。騶虞為備虎也。為符非備尾生。使衆不相謾也。立法非備曾史。止盜跖也。今託天下于堯之法。則貞人不失分。奸人不僥倖。託千金于羿之矢。則伯夷不得取。而桀跖不得掇。是以治世之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安國之法。如饑食。

寒衣。不令而自然。下無怨結。上無煩言。旌旗不亂于大澤。萬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駿不創壽于旗幢。豪傑不著名于圖書。將士不錄功于盤盂。人主端服玉堂之中。而無瞑目切齒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之禍。人皆循法而治。望表而動。樂生于爲善。愛身于爲非。智不得越法而肆謀。辨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倍法而有名。臣不得倍法而有功。即盜跖皆化爲曾史也。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中無伯夷。使人人視法若覆舟。奔車也。則天下將家仲尼而戶伯夷矣。

守法篇尾

文市權酷

卷一

四十一

守法篇尾

論治篇

天下器也。天子者。有所器者也。器與手不相習。則扞格而難操。故天下貴常用也。良馬固車。藏獲御之則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非巧拙異也。手習之故也。今以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以堯舜御之。則治。使桀紂御之則亂。賢不肖遠矣。故賢主在治爲先。事修備。一曰調馬于卒。故在治爲因。時變通。一曰通馬以心。故在治爲出身加民。先事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因亂而爲治。理之下也。譬之醫者。上醫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次醫治病。其在毫毛。名不出于門巷。鍼血脈。投藥石。名聞于諸侯。下醫也。因時者。辟之居屋。然時草昧。則度址構材。其道爲創。時承平。則封戶掃砌。其道爲守。時中葉。則完墻補漏。其道爲緝。時末路。則段棟易榱。其道爲更。故能有備無患。出身加民者。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効。故魯哀問爲國。孔子曰。爲之堂上。楚王問爲國。

文市權酷

卷一

四十一

論治篇

詹何曰。為身此君子為致治之良御。而卒無敗車逸馬之患也。後世人主。非治國之王良。以國為恣睢。以善為戲娛。故國敗而治失。其御彼。其以天下嘗試。是醫者道聽途說之方也。天下敗而後圖。是備溺者毀室徙薪之塞也。知立法而不知守。是鑄劍良而貯劍則缺也。失之此而取償於彼。是亡紡緇而援單緇也。居今而泥於古。是荆人水濫而循表也。在南而泥於北。是蠻夷服冕而欲騎射也。治亂以璽。是抱薪而救火也。責效於目前。是賤丈夫。

論治篇尾

夫服草石之潰也。出治小而望報大。是以鹵莽滅裂之耕耘。而望煩滋厭殮之報也。有一於此。雖使堯舜當國。禹夔輔政。其能治哉。故曰。賈子善脈而不善方。董子善方而不善脈。古之為治者。獨周公于齊魯。預知其後事。為真知脈。孟子於齊梁。傳治極其纖悉。為真知方。噫。安得若人。而與之共治哉。

德量篇

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豫章之植。百尺而蔭柯。豈非質小者枝條密。而體大者節目疎乎。是以達者之懷。必澁澆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夫江湖之流。湮滄漂穢。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棄之矣。聽九韶者。巴音不能入其耳。烹大牢者。荼蓼不能悅其口。其品別也。昔仲尼見人一善。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終身不忘。何孔之宏。而鮑之隘耶。古之有量者。如初奚舉仇。舅文市權。酷。一。卷。四十二。言。犯薦怨。楚莊氓絕纓之迹。秦穰釋盜馬之辜。華元容城卒之謳。梁就與楚瓜之灌。班超全李邑之毀。夷簡任范仲之攻。丙吉釋吏于吐茵。公權笑孟于羽化。蒙正不問名于簾內。定國不復隙于獄中。皆德量也。其次則高進之。諂。求德不窮。彭門之毀。張平不計。求叔薄趙。槩。而槩猶解其獄。寇準毀王旦。而旦猶薦其賢。戴聖毀何武。而武猶平其訟。咸德不誣。楚材。而材猶寬其讞。曹叅為相。而不問醉歌。衛玠終身。而不見喜怒。孰非古今有容之士乎。

他如荆卿去國而避魯孟陳餘變名而受吏
笞。句踐茹胆以棲會稽。淮陰出胯以屈里少
雖非污垢納量亦能隱忍成功。褊淺者而觀
此。有不爽然自失耶。昔齊氏寶筑爲琴。及其
聞琴而後知太羹玄酒之貴也。邳人以扣盆
拊瓶之歌爲美。及其聞鼙鼓巨鍾而後知盆
瓶之足羞也。故鳥出于樊然後知天地之寬
魚出于盆然後知江湖之廣。螭螟屯蚊眉之
中則不知弭天之大。鰥鮒游牛迹之水則
不知橫海之巨。鱗沈濫出沙石之間則不知
文市權酷 八 一卷 四十三 百九十一

德量篇尾

汪汪之千頃。此可以辨德量之大小矣。

論功篇

夫螾似虵。蠶似蠋。人見虵則驚駭。見蠋則毛
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螾。利之所在。則忘
其所惡。皆爲孟賁。故吳起懸金而轅徒。魯君
懸賞而火息。趙盾以桑下一舖。而解宮門之
難。中山以壺中一殮。而得死士之衛。秦穆以
飲盜之酒。而濟韓原之戰。趙簡以白驪之賜。
而感士卒之心。袁絲不以侍兒。靳從史。而出
吳人之圍。魏顆不以亂命。殉父妾。而獲老人
之報。况爵祿之下。而無竭力盡能士哉。昔子
貢不受贖人之金。孔子曰。後必無贖人者。子
路受拯溺之牛。孔子曰。後必多拯溺者。蓋人
情有利則趨。失利則去。使人主賞當其功。則
人皆効子路之力。功失于賞。則人皆難子貢
之贖。可不慎哉。故敝袴之貯。韓侯以待有功。
豆粥麥飯之恩。光武不忍無報。誠重之也。然
天下有非常之功。有異事而同功之功。有無
功而有功之功。有不容不辨者。晉文用咎犯
敗楚。而先賞雍季。示萬世之利也。漢高以信
布得天下。而賞先蕭何。明發指之力也。趙襄

以孟談解晉陽而賞首高欵。重君臣之義也。是非常之功也。秦獻公之襲國也。怨右主德。茵段而鑿突以為僭。衛獻公之入國也。邑執。羈薄守社。而栢蒞以為私。鄭厲之及國也。殺。傅瑕責原繁。而原氏戒其以賞罰勸貳。此事異而功同之功也。晉文許勃鞮之見。以旌無貳。捨頭湏之怨。以安居者。漢高先雍齒之侯。以息偶語。封邯鄲之四千戶。以慰趙子弟。此無功而有功之功也。若此者。事雖不同意。各有重。是在操慶賞之權者。變而通之。總以為磨厲鼓舞之具爾。世主不厚有功而予及所媚。予者不足重。而功臣往往解體。天下有事。誰與持之。此唐德授獻瓜者之官。而陸贄奏罷景公予歌者之田。而晏嬰請止也。噫。關侯都尉之誣。鄒之爛羊。大將軍之告身。僅易一醉。漢唐之爵。若此。亦不足以勸矣。

論功篇尾

嘉言篇

今人以博黍與百金示童子。則取博黍矣。以和璧與百金示市人。則取和璧矣。以和璧與嘉言示君子。則取嘉言矣。蓋苟可以解急。則恢諧或捷于詩書。苟可以止兇。則巫媪或痛于士師。夫戲如滑稽。誕如機祥。木可采也。而况于嘉言乎。昔魏文惡任姪之諫。而李克歸之君仁。漢元惡廣德之抗。而張猛稱為主聖。太宗不堪魏徵之拂。而長孫后以為君明。皆以嘉言非盛世不聞也。是故楚蒞以慮出臣。鄰為憂。晏子以泯午不盡言為懼。臧仲奉孟氏之藥石。而惡季孫之美疾。荆蒞爵。竟諱之。犯拂。而辭申侯伯之持諛。齊威風直道之即墨。而烹賈譽之東阿。唐宗旌直言之孫伽。而薄悅首之裴寂。彼其所見。自與眾人殊也。劉垺折棟之戒。唐宗答以飛白。王昭素治養之要。宋祖書之几案。魏徵君子小人之論。太宗比為韋弦。尹鐸居安慮危之戒。趙簡存之壘砦。漢祖銷旣刻之符。劉琪從下吏之說。夫非重嘉言意歟。後世之君。非惡陸贄而喜延齡。

則憚董允而愛黃皓外奇士以擢齧內賢已
于堯舜宮中戲而節貼斥城門開而言路閉
君惡聞其過臣莫効其忠上掩耳而盜鍾下
以水而沃石噫甘言如美寤言如水忠臣之
言雖不甘君聽之其亦寒心矣若誅諫者而
撫其心能無嗜甘之疾乎古昏主病國率受
此癘而後有作者何曾不寤也燕惠不用樂
閒而栗子爲禽光武不聽郭慧而遠征致盜
宋不用胡安國而兆見于慧惠伯不聽務人
而既迫其身虞公非假道之諫而宗社化爲
外阜仇由却赤章曼枝之說而廟虞移于大
鍾至今惜之大抵無道之主必自重而輕世
亡國之主必自賢而少人故人主之患不在
于自少而在于自多使有知弗智則不聞亡
君矣

嘉言篇尾

用信篇

人之須信尤首之須冠足之須履首不加冠
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昔齊伐魯取
饒鼎曰欲得柳下之言爲信魯人愛鼎而欲
以贖者欺之柳下曰吾亦愛吾鼎以此觀之
信者聖人之所愛也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
冠倚劍而寢樹非相知也而安之信故也信
則易知天下皆任焉昔小邾射謂使季路要
我吾無用盟楚人謂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
一諾晉人謂得劉弘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誠信之也是以文王墜槁骨不倍夢中之許
武王甲子赴牧野不食膠鬲之言晉文寧不
得邑不失攻原之信管仲寧歸地不倍曹沫
之盟西河守不爽飯友之約魏文不譽虞人
之期箕鄭不失壺飧之守士燮不緩陳兵之
期鄭楚之平矯孔不許以副口血之誓吳越
之構趙襄遣使以踐黃池之盟誠重信也下
此則商君以徙木之術信國中之令吳起以
徙韓之賜信攻亭之役勾踐以救火之賞信
伐吳之民誠雖不由衷而道亦能動衆則信

之用大也。世道陵夷，欺詐日甚，而用
烽繼徵不至，楚厲醉而擊鼓，復辨不從，李悝
詐而警兩和，再舉不應，不信之敝一至此哉。
是以句瀆之盟，宋失信而魯國興戈，汶陽之
田晉貳盟而行，父後議齊莊納樂倍約，晏平
仲知其必亡，楚人衷甲劫盟，伯州犁以為棄
信，徐吾之戰，違軟而劉康預占其敗，澶淵之
會，失約而春秋不書其人，皆惡其不信也。噫
周鄭之質無幾，而取麥取禾，中男之例方定，
而且更且黠，鴻溝之約未分，而固陵之追即
至，被髮之誓在，而益州之旅遂興，反覆一
至此哉。此趙武不以楚之駕晉為功，而以楚
之失信為耻也。然又有執信而敗者，如符堅
信慕容，而有五將之戮，有恃信而過者，如王
約縱囚，而幸如期之至，則又好信不好學
失之賊者也。

月信篇尾

自新篇

衣垢不煎，對人尤有慚色，行垢不淬，對天豈
無愧心。夫人不可以不圖自新也。緇衣之敝，
必改為焉，琴瑟之敝，必更張焉，不觀之治家
者乎。久而不治，則千金之子，有負于販夫。一
朝發憤，則一簪之資，亦足以致富。故子產相
鄭不理，修之五年，而民間成桃棗，莫援之治。
桓公遺冠為耻，雪之以政，而國中有胡不復
遺之歌。楚莊聽隱語，而為國卒鳴驚人。秦伯
感江臧而思政，遂定霸績，改過之益弘哉。是
故杜蕢之解，平公飲愆，平陸之伍，宣王任過，
莫敖之敗，楚武引為已辜，三帥之歸，秦侯迎
以素服。鄢陵之戰，共王不責子反，而怒已之
讐，邲之不降，魯莊不過人，而釋已之辜。是以
大水引咎，而文仲必宋之當興，晉靈知過，而
士會幸襄之不廢。蓋迷能自見，復之基也。古
人改過，若真宗罷營造，而蝗集海圻，明帝除
楚囚冤獄，而雨至刻期，神宗罷新法，以弭旱
卜式請烹私羊，以得雨，即天地且為之應，萬
物且為之聽，而何剝之不復乎。故曰：楚人寤

履之疑。事暴而後愧。狂夫喪心之爲。病甦而後悔。夫誰無道心。特自塞爾。故鄭莊逐叔段。而假口舍許以飾其非。宰穀諛其君。而云狐裘羔袖以飾其行。敗于今。掩千古。則有陳賈管蔡之談。失其大。不救其細。則有號射皮毛之論。是以楚莊不改貪昧。子太叔知爲死道。孫文子過無峻容。穆叔以爲亡本。子夏負三罪。而以無罪泣。故有投杖之譏。衛獻有三愆。而以無罪祝。故有定姜之斥。有過者可憚。改哉。昔梟將東徙。鳩問之曰。人惡我鳴也。鳩曰。子更鳴可矣。子不更鳴。雖東不免也。慶封不改其德。適魯而尤齊。陽虎不變其心。適齊而尤魯。我自怙終。人何尤焉。噫。淇魚小事耳。曾子聽言流涕。而傷其聞之晚。不識程子。偶過耳。陳瓘作責沈文。而咎已之不明。古聖賢去舊自新。類有如此。迷復者醒之哉。

自新篇尾

文市權酌

一卷

五十一

言十六

補淺篇

今人不觀萬斛之艦乎。其始鴻臚巨舳。望之嶽然重也。若以爲不堪。至益之斛千。而水不加尺。又益之斛千。而水不加尺。然後知其所載宏也。是故澤水之遇風也。上則波。下未必波。其遇寒也。上則冰。下未必冰。何者。淺易及。深難及也。是以深蓄之士。必有所容。有爲之人。必有所忍。故黃石公令子房跪進履。以教其謙。而後受之素書。王生令釋之跪結纜。以推其氣。而後教之退計。皆恐其以褊急敗事也。是故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天眷不周。山大。則有熊虎蟻蛆。木則有蛟龍龜鼉鱉。人之德性。而可小用之乎。何世之人。以褊急爲量。以報復爲心。至于天下一無所與。而後得志。蓋室中無深陂。籠中無鵬翮。蹄涔無尺寸之鯉。塊阜無方寸之材。量本不容。誠無足怪。是故甘陵分部。田竇相傾。張陳成仇。袁晁交陷。洛蜀別黨。牛李爭雄。趙普以物色責塵埃。張敞以五日京兆殺絮舜。范曄得勢。而飲之恩必答。睚眦之怨不忘。樂布爲將。軍

文市權酌

一卷

五十二

言十六

有德必酬。有怨必戮。楊炎為宰相而無隙不伸。無恩不報。彼其昧陋之見。若蚊蚋之以益。正為乾坤。若豕蟲之以毛鬣為宮廈。夫安知六合之廣。僅天地之一丸。吾人之一生。僅古今之一刻。柰何居一丸之中。歷一刻之景。而區區以相躡相軋之氣。碍並育並生之化耶。波流叔季。益鑿淳龐。世道險媮。人心忿戾。殘不必隙。逞不必仇。碍突蹶而鋤地。朽木觸而尋柯。雖有虛舟。亦所不能免矣。昔荆人有遺弓者。人曰。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曰。去其荆而可矣。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此聖賢無我之心。分明天地之氣象也。

補淺篇尾

酷吏篇

燔炙刻烙。戕馬之性。然馬得無棄焉。雕鏤青黃。朽木之質。然成木之用者。必由之刑也者。所以威民亦以仁民也。山澗之峭。人莫敢犯。而董闕于法。以為治。賈霜不殺。梅李冬實。而仲尼記之。以誌災。故魏絳戮楊干之僕。謂之以刑佐民。齊武封刃。誅犯法之吏。謂之以嚴成惠。是以吳漢之後言。惟申慎無赦之祝。柳公綽之觀察。惟亟舞文吏之誅。此豈任武健為愉快乎。恩待義而成。正刑罰中教化也。

牛毛秋荼肆其烈。李林甫除不附己而羅錡
吉綱助其殃。蔡京治同次館獄而有羅織之
慘。王甫治党人而為三木囊頭之刑。王溫舒
置驛奏奸而逮捕千家。血流千里。義縱鷹擊
毛鷲而南陽重足。定襄股栗。寧成治關中而
民曰乳虎。郅都為中尉而民號蒼鷹。此所謂
操如束薪。亡不折也。急如絞繩。亡不斷也。自
古殘酷之吏。小者敗名。大者亡身。故張湯深
奇而汲黯鄙其非公卿之器。暴勝之過殺。而
雋不疑舉之為直。趙之戒。魏相以小劫殺黃
文市權酷卷一 五十五

酷吏篇尾

執法篇

諺云。不躡于山而躡于垤。上用輕刑。民必躡
焉。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
為民設罪也。故輕刑者。民之垤也。是以創業
之君立法。守成之君守法。天子之吏執法。故
法立而民不敢犯。自古持法君臣。若不徇情
者。則唐太宗不以私恩遷秦府之官。宋太祖
不以勛舊赦擾蜀之罪。管仲不以烏封人
之進食。而撓令。不以馬謖之舊而執法。
呂蒙不以卷一 五十六

文市權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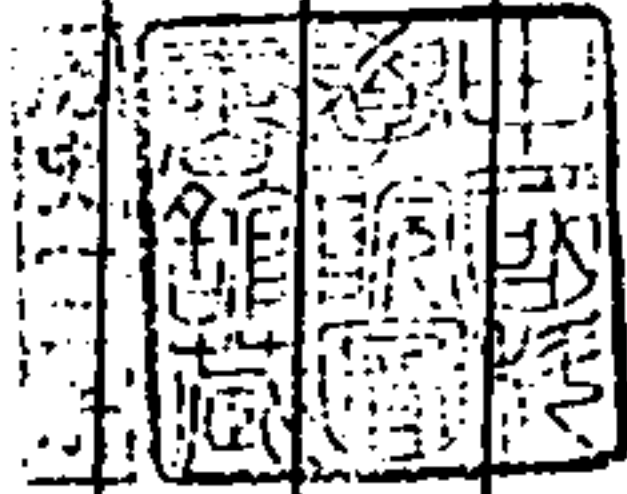
卷一

五十六

里廢官民。不以同。正殺
主簿之罪。若不。璿不避權豪。而
誅張洸。劉贊。不畏強禦。而收趙津。田仁。削三
河。而舉朝忌憚。鮑未劾權貴。而貴戚斂手。李
膺破柱。取張朔。而常侍屏氣。周。如主
名。而大家跼踏。張綱置狐狸。問豺狼。而京師
震栗。趙奢催租稅。殺平原家九人。而公子敬
服。此皆持三尺法。而無辱于國者也。雖然。亂
法有亂之敝。執法亦有執之敝。顧善用。何如
爾。殷太史執立嫡之法。而紂亡其國。秦執持

兵不上殿之法。而荆軻肆其謀。君子以為泥。象毅按趙高之罪。而卒受其刑。李膺治張成之辜。而竟象其譖。杜喬不曲法以舉汜宮。而遂逢梁冀之怒。君子以為愚。韓臣以典冠授衣。而昭侯有越職之罪。秦人為君禱疾。而昭王有德君之罰。應侯為饑民請立苑。而昭襄謂亂刑賞之公。君子以為刻。執法如是。所謂東莖窮馬于極。而宋人役駕于瀾水也。文帝欲族盜鑲之。不欲加于法之上。唐宗望。言據 應流。非防。子陽 而死。下皆由以見極之敗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為救粟。而以慶賞刑誅為菑。故調用而民不病。棄救粟而食醯鹽。亂所由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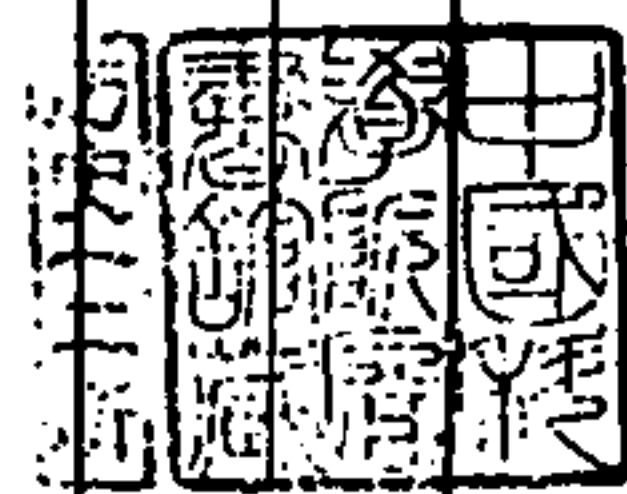
執法篇尾



五先堂文市權酷卷之二

目錄

- 法度篇
- 因民篇
- 順治篇
- 持要篇
- 政體篇
- 亂分篇
- 正名篇
- 感
- 化
- 去智篇
- 同察篇
- 失政篇
- 仁柔篇
- 用人篇
- 課官篇
- 慎任篇
- 器使篇
- 適用篇



擇賢篇

信心篇

公利篇

攘奪篇

儉索篇

節用篇

計晚篇

幾先篇

避禍篇

文市權酌



二

五先堂文市權酌卷之二

楚邨後學袁子讓仔有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全校

男 伯獻

伯璿 全錄

法度篇

法者天下之公也。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啓之五觀，周公之管蔡，雖父子兄弟之親，不能私也。母之愛子也，倍父令之行于子也，十母

文市權酌



二

五先堂

吏之于民無愛，今之行于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齊民莫如法。此可以決矣。昔韓昭不用申子之謁，而曰敗子之道，魏世祖不私賞罰之法，而曰朕與天下共之。誠以法者不容私也。故法之所在，鉅子腹醇不能私其子，理之所曲，羊舌肸不能庇其弟，等威不可僭，則羊尹可以斬令尹之旗，逃藪不可開，則臣下可以執王宮之匿。法在肅旅，雖以楊干亂行，而司馬待以戮，其

僕令在如期則雖以顛頤後至而晉人得以正其法。犯殺人之禁則雖以湖陽公主之奴而不能逃強項令之誅。殺王者之使則雖以薄太后之弟而必下自引分之詔。大中大夫至貴也。一戲殿上而丞相得以檄召而議斬。太子藩王至尊也。不下司馬門而公車令能効奏而遮留。即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小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過天子之乘輿。凡此者豈過為是激厲堅執以示抗耶。法在故也。今家人之治

文市推酷 卷二

法度篇尾

法度篇尾

因民篇

楛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鉅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鉅衝不若煙穴伏橐。古人極于德中世逐于知。當年爭於力故先王以政繩之。聖人有言曰規有摹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之何言世變也是故鼙鼓興而蕢桴廢。汚尊息而几筵張。大路起于堆輪龍舟生于落葉。忠變為質質變為文持世者不順其勢而欲以文反于忠是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是日食大井而使

文市推酷 卷二

法度篇尾

之會值危運之際。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出
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鞅鞞以救之。豈復
鳴和鸞。清節奏哉。故因時之勢。順人之情。治
道之要也。雖然。人情亦有難盡。洽者。美色所
悅也。軒皇愛嫫母。而鄙落英。陳侯悅敦洽。而
醜陽文。嘉樂耳所好也。漢順勝山鳥于沙門。
文侯貴椎鑿于金石。雁鵠孺熊。衆口所嚙也。
而文王嗜芎獸。春蘭秋蕙。衆鼻所芳也。而海
人隨臭。人心難一。類如是矣。故禹決江河。民
聚瓦石。孔子攝相。民歌靡鞞。子產聽鄭。民有
文市。權酌。卷二。四。言八字。

因民篇尾

一適民也。而况終無不適之民哉。
謗言然則。君子之為政。固當順民。亦不必

順治篇

馬蹄踐霜雪。毛禦寒風。齧艸飲水。性也。伯樂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烙之。馬之死者。過
十二三矣。馵之。棧之。檝之。策之。馬之死者。過
半矣。陶曰。我善治埴。圓中規。方中矩。匠曰。我
善治木。曲應鈎。直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
規矩鈎繩哉。治天下者。不可以三治治也。咸
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
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則環而聽之。故鴈
海鳥以大牢。則驚。忌不食。載鼉以車馬。則獮
走不安。樂鳩以鍾鼓。則悲。眩不視。非其性也。
夫萍根生于水。木根生于土。鳥排虛而飛。獸
蹶實而走。自然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兩水
相合而流。圓者相轉。竅者常浮。自然之勢也。
天不能秋。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
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人不能手。步足
握。是以聖人不違人物。不能魚飛。鳥馳。是以
聖人不違物。禹決江河。為天下利。而不能使
水西流。稷教樹秬。為農功。始而不克。使禾冬
生。豈人事不至哉。順其性也。韓子曰。治大國

若烹小鮮。道在勿撓。唐太宗曰。治天下如建屋。戒在數移。牧子曰。治天下猶作牧。患在害馬。此皆順之說也。不觀之種樹者乎。一日有至者。槁三年而反者。拱數。治則殘。不擾則生也。是故君子之治民。一切因順。如妣氏行裸。國裸入衣出。如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如孔子變魯。獵較行兆。如叔孫郈生。謁高祖。短衣叱使。誠順之也。禹之行天下也。水行用舟。陸行用車。塗行用輶。沙行用鳩。山行用櫟。泥行用橇。周園正之養虎也。不以生物予之。懼其殺之之怒也。不以金物與之。懼其裂之之怒也。治民者。如禹之變化。則無行不宜。如圍正之養虎。則可以媚養天下矣。

順治篇尾

持要篇

昔人有子乘父車。而馬不進者。遇造父釋其子。請助。造父攬轡。而馬行矣。茲鄭子引車上高梁。難之。鄭居轅而歌。前者上。後者趨。而輦乃上矣。故國者君之輦也。勢者君之轡歌也。苟為無術。則齊王躬聽計。披押券。而吏削其中。魏昭習讀法。閱數簡。而卧隨其后。先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身勞于國。知盡于事。非所謂追日影之夸父。逐之隅谷。而不免道渴者邪。非所謂遊少海之士。棄煩且之良舍。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者邪。夫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途。靜立安坐而至。因其械也。夫必恃人主。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馬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上不太勞。而民不太安乎。故曰。使匠化而為木。則不能治木。紅女化而為絲。則不能治絲。使聖人化而為民。則不能治民。是故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能報無為。故能使眾為也。今宮室之美。繡之華。不美。

織者而曰其也之服。故處大官者不欲小察。管仲之薦代不取鮑叔之煩細而取隰朋之惇大。曹叅之為相不倍蕭何之約束而訓齊相之謚寧。太宗戒房杜之受詞謂非宰相之職。玄宗不欲姚崇之序吏云非大體之存。彼豈惡才謂之臣哉。謂夫屑屑者之非體也。譬之牧馬以馬課圍則馬自肥。至廐案馬則馬益癯。政尚大體章章如是矣。

持要篇尾

政體篇

嘗謂有天下者以天下為樂。娛耳目供鼻口其患至于饑色。奸黠五情爽惑。以天下為勤竭聰明。盡知力亦至于饑色。奸黠五情爽惑。夫政自有體也。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御于車上則驥不勝人矣。控馬之轡則四馬盡力。弛轡不執則馬逸而走矣。人主之馳騁天下亦有車。控御臣下亦有轡。乘其車而御其轡。明主之所以治天下也。今夫救火者挈壺抱甕而赴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故臨江而釣雖有箴芒芳餌加之以詹何娟環之數尤不能與網罟爭得。射者扞烏號彎綦衛重之以羿逢門之巧尤不能與羅者競多。是以聖人不親小務。賢相不躬小事。虞舜主治不自為官。李泌為相不主一職。丙吉不問橫道之人。而問牛喘。陳平不答錢谷之問。而曰自有主者。漢王入關諸將爭取寶物。而蕭何獨收圖書。唐宗每克城人爭取賄賂。而玄齡獨采人物。巫馬期戴星乃治單父。而宓子賤直鳴琴而治。墨子救宋重

跣來往而干木鎮魏身不下堂而安誠得其
要也。摠天下之要則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
所聽睹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故君子不出堂
序而海內之情舉集也。推木者一一攝其葉
則勞而不徧拊其本則徧推矣。張網者一一
攝萬目而後得則勞而難引其網則魚已囊
矣。主道約君守近凡役萬形得一乃成一也
制令兩也從聽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聖人
擇兩法一立而萬爲用則天下治矣。雖然
有臣之勞君乃得逸故治大者宜簡莫簡于
文市推融

政體篇尾

君而相次之治小者宜密莫密于令而守次
之。龐士元之簡令而君也。隋文帝之密君而
令也。皆失其體者也。

亂分篇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分
未定也。積兔滿百行者不顧非不欲兔分已
定故也。分未定則聖人屈力分已定則鄙人
不爭。故治國先定分也。昔匡倩對齊宣曰。儒
者不博不弋不瑟。惡博之殺梟也。弋之下害
上也。瑟之大小易序也。此名分之說也。冠雖
敝首必戴之。履雖新足必踐之。尊卑誼無辨
與名器一假僭逼遂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腓大下股難以趨走。一棲兩雄其鬪顛顛一
文市推融

家二貴事乃多廢木枝扶疎將塞公閭故上
之人決壞聖人之藩墻下之人亦以禮教爲
疵贅。苟鏹不固絨滕不攝則祛篋探囊之小
盜入。固高鏹攝絨滕則負篋擔囊之大盜至。
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
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漸不可長也。世
不復振衰以仍衰曠世而擬不少桓靈越國
而求皆猶崔子上失扶才下得尋常而要之
皆自君胎之故侯同壁馬之賜周惠王實以
禮假人婦執幣王之將魯莊公先去制爲亂。

原缺

正名篇

名分所以維世也。今夫遇衝堤之水者，得尺土而可憑，天子堂高九尺，所以防衝隄之患也。刻木人而拜者，析為齋而猶忌，人臣拜下之禮，所以示人之知忌也。故國家之勢，隆一而治，二而亂。天下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君不見夫僕者，十人而從一人，寧知不勝而力不若耶？分在也。分之所在，一人居深宮，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人于萬里之外。瘠夫羸老，付之寸印，進退萬夫，如羊彘然。

文市權酌 八二卷 十三

故明主之正名也，使人視君父如頭足，不待別白，而後識分；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不待告語，而後從事。是故以晉文之功，可以賜享，而不可以許隧；于奚之助，可以予邑，而不可以請纓；誠重之也。桓公以葵丘下拜之禮，明周室之尊，仲尼以黍不雪桃之言，明名分之重。漢高用董公遮說之策，而激天下之心；趙襄賞高赫守禮之功，而存萬世之分。名之所係，其重如此。故周公閱聘魯，而辭昌馱形；盭之享，管仲入周，不敢與上卿之位，卻至不

受懸享于楚。穆叔不拜肆。曼于晉。王導不敢
並御座之照。苟或不忍見。九錫之加。非以明
分哉。其他魯人投夷維之。禱鄒臣卻齊潛之
吊。仲連不許新垣之帝秦。邾婁不受徐君之
含玉。王孫滿折問鼎之楚。子嚴延年効易主
之霍光。季孫不受莒僕之逆。子路不要小邾
之盟。張昭叱邢貞之下車。劉子羽禽范瓊之
悖禮。董狐嚴趙盾之書。李勉彈崇嗣之慢。皆
兢為名分計也。孔子見遠至之人。荷杖而問
公。搏杖而問父母。置杖而問兄弟。杖步而問
妻子。石筍之見亡者。先問石免。次問父免。而
余不及焉。孔子以六尺之杖。明情分之後先。
銳夫人以兩問之語。明大倫之輕重。此言雖
小。可以喻名分矣。

正名篇尾

感應篇

上者感也。下者化也。昔直躬証父。而令尹曰
直于君。曲于父。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
人三北。而曰有父在。君子孝之。夫父之孝子。
君之北臣也。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君子賞
而魯人易降北。則上下之間。可不慎所風哉。
榮啓期三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一徽。而楚
王終歲憂。聲所感也。韓獻子中御。邴夏關弓
而不敢射。鍾儀對不失辭。晉侯再拜而解其
繫。禮所化也。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孫叔解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技所神也。聲
容伎藝。深入如是。况下之感上哉。列子顧後
觀影。而知枉直。隨乎形。墨子見染觀絲。而知
蒼黃係乎入。乃知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
之也。故居食有所漸。則蝨處頭而黑。麝食栢
而香。頭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氣化有所醜。
則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
而生。螬蟥臭味有所交。則梨接桃者。其實甜。
梅接杏者。其實其。形體有所肖。則胡夫越婦。
其子髯面而銜足。蠻夫羗婦。其子拗鼻而昂。

首此皆感之所致也。故后宮有大練之衣，則天下必以羅跣為羞。大臣有蔬食之風，則四方必以膏粱為耻。夫齊之紫衣，以君為好惡。鄒之長纓，以主為垂斷。是以士會當國，盜逃于秦。吳起吮傷，下多死士。郡有龔遂，而買劍者易牛。邑有王彥方，而盜牛者不拾劍。宋祖以黃柑感錢俶，而焚香致貢。憲宗以魏博行賞，而諸叛歸心。德宗以罪已下詔，而反者削號。夫感應之機，亦誠神矣乎。故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所不爽也。用民亦有種焉。審其種，然後可以得民之用。有如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史之所誅，上之所使，四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此民所以重從君令，而輕為之梗也。雖有十黃帝，不能治矣。

感應篇尾

文市權酷

八二卷

十六

七

化民篇

君者，群陰之宰也。月望則蛤實，月晦則蛤虛。君之化民，月之于蛤也。嘗觀少年終日袒裼過衣冠之君子，則逡巡而却退。獵夫引矢于山，過浮屠之宮，則肅容而斂衽。孰謂民不可化哉。黃帝與炎帝戰板泉之野，帥熊羆虎豹為前驅。鵬鵠鷹鷂為旗幟。此以氣致者也。堯使夔典樂，擊金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者也。異類可以人感，而况其同類者乎。夫唐氏之魚出于策策，辛氏之魚躍于堂堂。食之化也。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水土之化也。意氣相感，誠有如是故。舜耕歷山，田者爭磽确，而讓肥饒。鈞于河濱，漁者爭湍瀨，而讓澄潭。仲尼為魯司寇，沈猶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踰境而徙。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孰謂感之與應，不如響之與聲乎。是故齊宮作男，歸國婦皆冠服。燕丹客入宮，國俗出妻妾。晏子作新車，國人多轂擊。越王式怒，鼉國人爭獻死。宋君賞傷戚，喪門多毀瘡。吳王好劍客，百姓多

文市權酷

八二卷

十七

七

創殿明帝好文學羽林皆明經安帝薄文執
學舍鞠園蔬善哉漢之謠曰城中好高結四
方高一尺城中好高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
大袖四方全足帛上下相應理有固然耳雖
然猶有不可化者軫沐之國以棄母食敵為
習啖人之國以析肉為孝義渠之國以升霞
為高射姑之國以水先為美此皆無所施其
化者鸛鶴不踰濟往貉不渡汶天若限之也
至若豪傑之士有不待文王而興者後世之
主烏能金口而木舌之哉解在乎奔蜂不能
文市推酌 卷二 八
化藿蠟越鷄不能化鶴卵矣

化藿蠟越鷄不能化鶴卵矣

去智篇

去聽則聰去視則明去智則公任耳目則
則十步之間而耳不能聞惟牆之外而目不
能見三畝之官而心不能知以其東至而梧
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僂耳若之何哉故
昭侯辨宗廟之豕申子以為大察詹何辨白
角之牛韓子以為與愚童同功宋人成象楮
何取一葉之工朱漫學屠龍徒費三年之苦
見淵魚者不祥察眉睫者盜死故曰鳧脰雖
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駢于拇者
決之則泣技于手者斲之則曉然則知何假
人益哉列燭然膏夜光如畫終不如畫千甕
抱汲流水若雨終不若雨巧女剪綵林花如
春終不如春三軍槌鼓聲聞若雷終不若雷
任天者便任人者勞也况知有所用則有所
蔽故心在朱人棄子不能調二易之馬心弛
慮亂白公不能知貫頤之技心在遠畧則荆
莊不能見莊躄之亂心窮奢欲則宋武不能
保七行俱下之敵作環舞者宮室者轉駁回
瓦者頭目自旋非宮室者水之知有感之也

故求事者未必知事。而知事者乃出于不事。聖人以必不必。故無事。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事。多事者其始以知用之。其中以知失之。其終復以知增之。以知增知。是猶颺火而使無焚也。撓水而求其清也。輿人窮單車之力。爲軸之折也。因加軸其上。以爲備而不知實。趣其折。楚王佩玦而逐兔。虞其破也。因備兩玦以爲用。而不知兩玦相觸。益疾其破。噫。今之人。辨非坐堂。觀猶在井。力薄迴瀾。才虛照石。而欲增知。故以窮于九天之上。九天之下。不亦難哉。

文市權酌

二卷

二十

去智篇尾

去智篇尾

伺察篇

日月經乎中天。而光被四表。雷霆震摺乎上。而大畏民志。如日月曰。吾依依焉。暗室必至。則小乎日月矣。雷霆曰。吾轟轟焉。遠天下求不道者而擊之。雷霆不已。襲乎。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以天下爲羅。則雀不失。夫知奸亦有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伺察。爲之弓矢。則君子誣矣。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見說之弟子。以不解解。師文之琴瑟。以不窮效。漢陰丈人之灌園。寧鑿隧抱甕。而羞爲桔槔之械。周鼎之著垂。寧令斲其指。而勒爲大巧之禁。意可知也。今之人。刻心用知。而神真消索。雖識奸得情。而盡彫本體。如襄疵伺趙情。而告鄰。秦侏儒伺左右。而發奸。衛嗣君伺縣令之暮。而賜之席。子產離兩造之聽。而得其情。子之伴言白馬。以試左右之誠。韓侯固求亡瓜。以占左右之贗。陽山君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膠堅以知之。淖齒聞齊文王之疑已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卜皮聞御史之陰情也。乃使少庶子。以

文市權酌

二卷

二十一

去智篇尾

知之戴驪聞李史之受笥也乃遣間輜車以知之齊之求殺蘇秦之賊也乃謬肆秦尸以得之周主索曲杖而神其術西門豹亡車轄以顯其明韓昭問黃犢而群吏悚商太史訊牛矢而市人懼龐敬偽召公大夫而市者不敢為奸趙廣漢為鉅簡鉅之法而民不敢匿非若此者其一時非不稱神然而用億任逆去真體遠矣故知者不費伺察不煩發摘審堂下之蔭而知日月之行見瓶水之米而知天下之寒嘗一脔之肉而知一鼎之調蓋

文市權略

二卷

二十三

前子佩

伺察篇尾

惑載中虛荆棘自起無問其名無窺其情物故自生故曰塞師曠之耳膠離朱之目權工倕之指削隱怪之行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失政篇

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君子之政以德不以刑使民間行若有嚴刑于旁焉子產相鄭刑三殺一而桃李之垂不援雖刀之遺不拾尹翁歸治河東取一警百而吏民服仇香以鸞鳳而化孝子劉寬用鞭蒲而消梗民則煩刑何為者哉顧天下亦有非鈇鉞莫能威者夫庖丁之解牛十二年而芒刃不缺者以衆理解也至于斲髀之所非斧則斤今恩厚者人主之芒刃也而剛健者人

文市權略

二卷

二十三

前子佩

主之斧斤也天下亦有斲髀釋斧斤而用芒刃不缺則折矣故夏日積陽萬物銷鑠冬分其餘暴者為熙和年旱而雨幸兩者如越國見父兄月旱且雨如孤寂遇故人若淫雨不息則人將仇之然則義固不可勝而仁亦不可流也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翫之古之仁柔者若平陽君以目殺人趙王竟以權寵之盛而不誅竇憲以勢侮公主章帝竟憐皇后毀簪之請而不問章惇廢孟后哲宗明知壞我名節而不能戮恭顯害望之孝

元日泣殺吾師傳而不能戮。田氏之盛齊景不能裁。乃登臺而發誰有此國之歎。石頭城之惡。晉元不能討。乃致爵而令百官之朝。劉向奏王氏之勢。天子僅止于嘆息。悲傷李綱劾梁氏之權。順帝僅止于面許。其是京房指主上之奸。漢帝徒云已諭。司馬指惠卿之類。神宗爲之默然。周墀陳赧獻之擬。文宗自謂不若。所謂君道乾健。果安在哉。國事下移。冠履倒置。即有不能堪者。不過發冲帝跋扈之言。抱唐宗家奴之憤。效譙王鉛刀之割。其能

文市權酷

二卷

二十四

三十四

失政篇尾

仁柔篇

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脆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故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故聖人以約爲紀。淮陰隱勇于胯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于溺蕘。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故明而晦用之。剛而柔出之。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柔詎不貴哉。顧所貴于柔者。以德歛鋒也。非以悞釀禍也。語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馳步。孟賁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至。是以晉厲不能御諸卿。而卒申長魚矯之料。魯昭不能制三家。而卒罹乾侯之難。靈臺之飲。衛君怒而不誅。故楮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而不僂。故子公弑君。渠彌之罪。昭公知而不殺。故辛卯爲逆。子太叔不忍聽子產之教。而起崔符之盜。春申不忍用朱英之計。而有棘門之難。齊王太仁于薛公。太不忍于諸田。而成瓘知其爲亂萌。魏王慈而不誅。有過惠而賞及無功。而

文市權酷

二卷

三十五

三十五

卜皮謂其為亡兆。桓帝懦弱滋亂。崔寔退而作政論。文宗姑息三鎮。杜牧出而釋罪言。晉武不正。楊駿劉毅方諸。桓靈元帝仁柔好儒。中宗知其亂漢。是以呂范不竄。蔡確謂之絕惡不嚴。高宗不主李綱。謂之英哲不足。蓋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是以靈帝去董卓。而得曹操。魏孝武遜高歡。而遇宇文。皆持德不剛。故無之而能制也。他如李斯不欲倍扶蘇。而卒搖于趙高之三說。伍被不欲從叛逆。而卒奪于淮南。文市推酌 八二卷 二二六 高之禍者也。

仁柔篇尾

用人篇

無為者。用天下而有餘。有為者。為天下用而不足。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上與下同道。則不主。故古之王者。不我賢愚。因賢愚而賢愚之。不我是非。因是非而非之。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富雖窮海內。不自有也。折節以待士。厚祿以予人。故能成天下之功。後世之主。襲用人名。而不得其用。雖有所任。僅靡以虛名。故賞賜則歸近習。服役則在臣工。世太則養優伶。難至則用將帥。夫役則賞之用。則養之所賞。非所役。所用非所養。而欲以成功。非所聞也。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鶩鶩有餘食。下宮曳綺羅。而士不得以為緣。夫財者君所輕。而身者士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所聞也。甚則惡賢者之樸。而更進不肖之麗。忌賢者之直。而更引不肖之諛。是猶騎者惡馬之奔蹏。而更取偶馬跨之。其能行哉。夫賢不肖之別。尤狼莠與嘉谷並茂。而味則遠矣。鴛鴦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

文市推酌 八二卷 二二七

石同樑。和氏為之歎息。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雖有賢人。與不肖同。以是求士。尤桀然負建鼓而求亡子也。臣不遇主。箕子佯狂。接輿避世。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賢士伏處太山。嵯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栗乎廟堂之上。其何能天下。故王導首告瑯琊。在用顧賀。以收人望。真德秀入對。在用賢臣。以結人心。良有見哉。故曰。人君樹風。以感士。即九

用人篇尾

文市權酷 卷二 二十八

德以召士。則燭澤之火。不可不明也。非是則莫與致。舉正也。用人者如此。庶幾得士矣。

課官篇

磐石千里。非富也。象人百萬。非強也。今地不墾。而官多曠。與磐石象人同矣。故用人不可不審也。視鉛錫。察青黃。歐治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擊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察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則臧獲不疑。駑良。故試官課功。所以試龍光而辨汗血也。今用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者之所易也。收智者之所難。國不易治哉。是以明主重之。因才授任。因職課能。不以弊資人。不以進阻人。欲除請託之行。則如符堅之責所舉。欲稱才官之任。則如趙葵之擇所因。可也。超擢以待豪杰。則如寇準之用不以次。淹貶以待匪人。則如王旦之勿相小人。可也。畧短用長。則任小事糊塗之呂端。因人知行。則任寵辱不驚之盧承爵。可也。去鄉舊之弊。端則郭攸簡杰俊之說可行。占官吏之蕪否。則歐陽修設觀察之任。可舉也。楚人之苗患。踐而乘輿。輿乘而踐。益衆。韓人之馬患。癯而

文市權酷 卷二 二十九

立廐正。正立而馬益癯。故冗員當汰也。李陵而廢步伐。不旋踵而敗。造父而事疾驅。不崇朝而逸。故資格難盡廢也。言可用則寬其人。勿如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人有過則許其新。勿如晉錮欒盈。而處之極。至是則賢才樂于自効。而不敢愛其身。僉壬畏其嚴明。而無所售其巧。康哉之歌。可坐而聞乎。不然。課之無法。稱之無衡。使愚詔智。使不肖臨賢。將百姓賤之如佞。惡之如鬼。欲相與伺間。而投籍之。去逐之。欲百姓無議我。胡可得焉。

文市推斷 卷二

三十

官篇尾

課官篇尾

慎任篇

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于毛伯。公孫曹回。聖相也。而關于州郡。蓋求金于沙。揚之汰之。不為不精。及投之洪爐。火烈金鎔。飛者鉛錫。沈者瓦礫。選才者覈之。正欲無瓦礫也。是以明君用人。必慎重之。代宗欲相李泌。而試之以刺史。宋祖欲以邊光范為中丞。而試以御史。臺藝祖謂翰林宜宿儒。而責之實儀。太宗以學士為清署。而任之張洎。錢若水。宋祖設參知政事。以分相權。設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何任人之有制也。唐玄置相。必問如九齡。宋祖置中丞。必得如溫叟。何求人之慎也。蓋納陛止輦之君。重之于上。連茅拔茹之臣。自不敢輕之于下。如山濤甄陶人物。著為格事。呂公弼奏罷冗員。克清仕塗。朱浮懲守宰。數更而請行久任之法。王嘉以守相屢易。而請復文帝之舊。杜預立黜陟之課也。委以達官。彈以監司。而奸弊以杜。左雄上久任增秩之議也。限年有命。謬舉有禁。而選路為清。此皆用人之龜鑑。而有國者之所當行也。後世君濫爵

文市推斷

卷二

三十一

官篇尾

祿士急進取。進人者有如拜乞。而求進者不
如市貨。王戎以三語辟阮瞻。文帝以利口拜
雷夫。竈養爛羊之誚。委任非人。擢趙盪脫之
譏。銓衡何在。齊制六年一擢。為小滿。而遷換
靡常。宇文以周禮定六官。而治功罔益。常袞
欲除僥倖。一時之賢愚同滯。崔佑甫欲收時
望。二日而八百同除。蔡京率意更定官制。而
元豐之制大湮。裴光庭請以資格用人。而庸
滯之夫得志。京房作考課吏法。而失于苛細。
少遺大體。劉劭作都官考課法。而七十二條。
文市權酷 二卷 三十三

慎任篇尾

器使篇
秦越之幹。鏃以精金。羽以勁翮。加之強弩之
上。立貫犀兕。若用以敲扑。則無異于朽槁之
槌。蜚景之劍。光搖赤日。氣干紫電。使之截盤
匝。斷蛟龍。運掌不留行。若用之刈穫。則與恒
刃無擇。是故大鵬無戒旦之用。巨兕無馳逐
之才。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梁麗之衝。不可
以塞穴。各有所用也。故曰。蓬蔦不可使悅。戚
施不可使仰。侏儒不可使緣。膠賸不可使視。
聾聵不可使聽。瘖啞不可使言。如必以用責
文市權酷 二卷 三十三

徒校米鹽。陳群置中正以定九品。而權在其
手。奸敝日滋。劉毅目為奸府。崔亮以年格用
人。而不問賢否。厲行魚貫。北魏自此失人。用
賢無術。可勝道哉。

皆驥非能增馬也。能順馬之性。作馬之氣。而
以驥待馬。故駑駘皆化。而為驥。使御之無
道。驥能展其足哉。世主待士。遇之不如其
責之厚。用之不如其慕之殷。昔秦王見非子
五蠹之書。曰。吾得與其人遊。雖死不恨。及非
入秦。而竟以譖死。漢武見子虛之賦。曰。吾安
得若人。而一見哉。及得相如。而官不過上林
監。噫。彼秦皇漢武者。前何契士之深。而後何
待士之薄也。豈其不能用耶。嗚呼。繞角之役。
析公教晉夜軍。而楚失華夏。彭成之役。雍子
發命于軍。而楚失東夷。州來之敗。子靈通吳
于晉。而楚罷奔命。鄢陵之戰。苗賁皇分兵南
克。而楚失諸侯。夫析公。雍子。子靈。賁皇。皆楚
之良也。而為晉用。則楚之不能用也。有賢不
用。而為他國資。李斯所謂借寇糧而資盜兵
者。可慨矣。

器使篇尾

適用篇

驕驕一日千里。然搏兔不如豺狼。蘭蕙芬芳
儿席。然覆垣不及萑葦。猿獼離木據水。則不
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駛駢不如狐狸。曹沫奮
劍。一軍不能當。使釋劍而操鋤。則不如老農。
故物舍長而責短。則堯有所不及矣。合歡則
歌採菱。而至拖石。則歌嗑喚。非無激楚之音。
不如嗑喚之宜也。卞莊子之入朝也。趨蹌鳴
佩。而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非忘其鳴佩。不
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之麗。足以會八音。
而人悅之。則不如瞽師。侏儒之美。蛇啣之珠。
百代之傳。壁以之。彈鷄。則不如泥丸之勁。今
人處繡戶洞房。則襜褕不如裘裳。被風帶雨。
則裘裳不如襜褕。以此觀之。隨才器使。不可
誣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圍之辭。越
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邳野之聲。非子貢不若
馬圍。吹籟不若野音。各有適也。龐士元不治
于耒陽。而治于別駕。蘇秦不置二頃。而善相
六國。陳孺子困瘁于治家。而懷六奇之畧。蔣
琬敗績于百里。而為三台之標。人亦各有器

也取威距敵田文不如吳起而輔少撫疑吳起不如田文面折廷爭平勃不如王陵而安定國家王陵不如平勃分職效能仲父不如五賢而定霸爭王五賢不如仲父使用之不適長者有匠斷之悲短者有鳧續之病烏能治哉故荆軻慕燕卅之義白虹貫口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回長平之策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非巧于格天而拙于遇主也司馬喜廣脚于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摺脅折齒于魏而卒于應侯非巧于秦中山而拙于宋魏也

文市權酷

卷二

二十六

三十一

適用篇尾

擇賢篇
為人臣者辟之手然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莫邪傳體不得不搏其義然也自此義不明而忠邪溷矣後世用人者以非為是指不肖為賢其用之也誠賢之也燕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為僂夫差賢宰嚭而惡子胥故滅于越鄭子都賢慶建而壅晉靈賢參無恤而亂夫知賢不知擇是自以為有伊臯之選而不知實受燕齊鄭晉之禍也墨子悲染絲曰入蒼而蒼入黃而黃五入而五色矣人主亦有染舜染于伯陽禹染于臯陶湯染于仲虺武王染于太公使四君非其染禍寧有極哉是故明主慎染必慎擇之人皆寐不知盲覺之視則盲者窮矣人皆默不知暗問之對則暗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則人皆烏獲投之鼎俎罷徒乃分故官職者士之鼎俎也弗授之職而欲擇人是不煩視而定明不待對而定辨也如是則賢其所賢非其所非國不以大壞乎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宋聽子罕

文市權酷

卷二

三十七

三十一

囚墨翟而敗。魯聽季孫逐孔子而微。頃襄
州右夏以隳其國。懷王內鄭袖外張儀以死
其身。趙王登顏聚而殺其良臣李牧。齊王建
信後勝而殺其故世忠臣。此非不知擇之故
哉。鹿形似馬而逸于馬。豺形似犬而捷于犬。
然有千金之馬而無十金之鹿。有十金之犬
而無一金之豺。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擇
有用之才則得才之用。古之人君每以得賢
受其休焉。是以宋宗親試士期以拔十得五。
士貞子救林父不以殺賢資敵也。噫。衛靈無
道得三臣以不喪。高洋殘如桀紂以信賢得
不亡。擇賢之効顧不章章著哉。

擇賢篇尾

信心篇

今有失火者一人欲奉水而灌之。一人將操
火而益之。二者俱未至而心之所分。人品判
然若天淵矣。故心之端甚微。當辨其真也。君
子觀人必知其心。心之所是雖有失而不罪。
心之所非雖有功而不賞。秦西巴不忍一麋
而孟孫以傳其子。箕鄭不動壺殮而晉文以
諒其節。章子不倍父言而齊威以知其不叛。
陸抗當兩軍之敵而知羊叔之不醜。孔子聞
登臺之變而度季路之不生。誠有以察其心
也。他若吳起殺妻以求將而齊卒踈之。要離
焚家以盡忠議者短焉。易牙膾子以食君而
管仲以為不仁。梁車執法以則姊而趙成以
為不慈。樂羊烹子而得中山而楮師贊以為
大忍。是故曾從子請為衛相劍于吳而衛君
疑其將用之于衛。喬夫以琴環悅中行氏而
文子恐其將以中行求悅于人。侯景投梁而
背高歡之德。蕭介知其必復背乎梁。然則立
心可不慎哉。昔伯嚭以吳庇越。句踐殺之。丁
公以楚翼漢。漢高斬之。夫二君者豈仇德我

而為是寡恩哉。不以一人之私德揜天下之公非。正誅其心以垂之戒也。顧世又有事則同而心則異者。如田伯好士以尊其君。白公好士以亂其國。公孫友自刑以尊百里。豎刁自刑以諂桓公。周公金籐以存周。王莽金籐以篡漢。伊尹難出以重道。殷浩難出以養名。其用心則同。其所以用心則異。是可庸不辨乎。吾獨慨夫世道浸衰。知人心者。以比干之七竅而為受辛剖。以武穆之精忠而為宋高毅。所謂佯僵覆酒之妾。不免於咎也。是以明主之治。上欲易事。下欲易知。如光武之乘騎按部。赤心以待銅馬。如宋祖之卮酒共飲。推心以待劉鋹。期以其心為天下知。又何難于知天下之心哉。

信心篇尾

公利篇

財賦安危大計也。利出一空。其民無敵。利出二空。其民半用。利出十隙。其民不守。經國者可視為細故哉。理失其道。則天下救焉。若焦雖為之。衣褐帶索。啜菽飲水。烏能足之。既以渴其源。而焦天下矣。是故有道之君。散財示天下。不藏也。惟不藏。可以守至藏。故晏子賀藏臺之火。而欲其藏于下。鄒穆斬鳧鴈之粟。而欲其遺于民。此其意顧不善與。武王克殷。散鉅橋菽粟。以利下。漢王入秦。田苑囿園池。以予民。漢文屢詔。賜年租之半。宋文祖徃止歲賦之中。光武以冗祿傷民。而即位之日。行並縣損吏之政。以師旅傷費。而收兵之後。復三十稅一之舊。彼豈故輕實哉。重在民也。是以晁錯請重粟。以重務本。玄齡見利害。而領度支。林勛上政本之書。司馬議差役之法。張裁緝井田之編。朱熹陳經界之便。師丹立限田之制。趙過教善田之術。非奉奉為民之意乎。及今法之所垂。若利于民者。則長孫平立義倉。而凶不懼。考亭行社倉。而民不歎。耿壽

昂立常平而谷價自若楊於陵通谷帛而兩
稅稍舒若無害于民者則劉巴權變鑄錢以
濟一時之急鄧艾屯淮漕河以給東南之用
劉宴均輸轉運而民常得其養楚材借足金
繒而稅不盈其數皆利下之法也他如馮煖
焚券以募義尹鐸損戶以憂民文彥博止保
馬之法劉摯沮粥祠之令保甲害民而韓維
請易青苗為害而鮮于侁不行子產作丘賦
而渾罕有譏季孫問田賦而孔子不答陳恕
承委三司而以不習金穀為辭范純仁承命
文市權帖 二卷 四十一

公利篇尾

均稅使而以不就為却張大遜為轉運而王
旦以推利為戒噫可為公利規矣

攘奪篇

天下之財聚之則歛散之則裕故府庫充百
姓貧是謂上溢下漏召寇之道也夫君民父
子也父而推其子父雖利如子何故所貴父
母為其遺赤子以利而不爭夫錐刀之末也
今鷄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
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奪絲毫之利惡
在其為民父母乎其究也立人之所怨聚人
之所爭百計陰奪甚于晝攫之晉人無隙妄
求類于覓緇之澄子魏稅入市稅邸店而百
姓舉嗟宋行銀關行推排而尺地皆籍唐括
戶口田賦取間架除陌而天下盡弊漢美車
船美鹽鐵推酒酷而海內虛耗是烏知鹿臺
之財為紂亂階碩鼠之刺為魏怨藪而洛口
之倉為奸雄掩襲之資歟而為之臣者非孔
僅則咸陽非楊炎則趙贊非稅茶之張洎則
借商之常都非置自椿錢之朱勝非則請買
公田之賈似道非病民之薛向則置大內之
第五錡君欲可縱則為仙客之月進君心可
罔則為延齡之羨餘恐上之責效則為帝堯

失絲之論。誘上之好大。則為景德會計之編。克上之內帑。則為豐亨豫大之說。由是禁錮可贖武爵。可賣三十年之租。可併徵于亡國。何難哉。蓋常論之。專利之君。剖身藏珠。教民以奪。而欲求免。是猶處女珮珠。王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雖為之逢。蒙視拙。要腕。君虛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矣。嗚呼。白公多藏而石乞危。歸父懷貪而晏桓懼。王戎持籌而君子鄙。季倫善積而金谷焚身。申侯專利而楚文遺璧。貪利者可不戒哉。噫。公儀之家。焚杼。

文市權酷

二卷

四十四

言中說

君子以為守廉。文仲之妾織蒲。說者謂為爭利。義利之辨。蓋亦微矣。

攘奪篇尾

儉潔篇

夫儉與潔。人主之美德也。三皇五帝之昭察也。是故居取其容身。豈必瑤臺瓊室。衣取其適體。豈必齊紈蜀錦。食取其養生。豈必猩唇雜炙。鱸翠象豹哉。堯安陋于土階。舜戒于塗糝。漢文慎衣于曳地。光武擬陵于丘隴。隋文服浣衣而食單俎。宋祖戒翠羽而靳金輿。仁宗忍燒羊之饑。桓公去肉食之獸。鄭黑肱歸邑。戒祭守貴而能貧之戒。叔敖乘棧飯糲。有豐而能儉之風。行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文市權酷

二卷

四十五

言中說

祭遵身無奇服。家無私財。蕭文終垣屋不治。孟獻伯輿馬無二。皆以有餘還造化。而以不盡遺民間也。蓋財利侈之吾身。則為無涯之壑。而公之天下。則為有用之貲。是以張安世辭祿。而使無名錢滿都內。疏大夫公積。而不以財累子孫。子罕之却玉。以不貪為寶。田仁之辭金。以辱先人為辭。管寧揮粗。而不肯顧金。馬援散錢。而羞為守虜。竇嬰陳賜金廊廡。而待取于軍士。至今猶卓有聲稱焉。柰何驕君侈士。專利以肥己。耗財以廣欲。尚興作者。

鄙前人為田舍翁賣官錢者嘆先人為無家
居。違不塞者。納鼎而寵賂章。馬不全者。入仕
而家累萬。建元之貲費。單盡地廬。天寶之金
帛。輕如糞壤。石崇以蠟代薪。王愷以飴澳釜
何曾以萬錢為食。奢之流敝。寧有極哉。噫。虞
叔不以匹夫懷璧而名。施到今。衛文侯不以
多用費財而國富百乘。則奢之失。固不若儉
之得矣。

儉潔篇尾

文市權酷 二卷 四十六

節用篇

江海之流。不足以滿漏卮。天下之粟。不足以
盈無當之管。用至于費出百孔。漏卮也。無當
之管也。日費一金。甚于穿窬之百。而况于百
孔之費乎。是以霍光承凋敝之後。而杜延平
請儉約以回天。范宣布重幣之交。而子產寓
勸書以相止。賀琛陳四事。而獨切奢侈之弊。
陳恕為三司。而不吝錢谷之問。均輸之資。朱
暉鄙為負販之類。安石之法。畢仲游指為利
藪之區。置朔方之議。雖閣于時事。而實為省
事之箴。麗珠屋之疏。雖見為麗言。而實為防
漸之道。蓋天下之利權在上。而君志逞。則為
侈用之端。天下之利源在下。而國用侈。則為
剝民之柄。是故君子寧廉取而少施。毋寧濫
用而多求也。雖然。天下固有儉而無裨者。今
人見燎衣。則必駭。見棄食。則必驚。未無用之
人是。燎之也。食無用之馬。是棄之也。而人恬
弗怪。故公孫弘布被。是駭燎衣也。而不能駭
漢武濫衣之焚。晏平仲豚肩不拊豆。是驚棄
食也。而不能驚齊景千駟之棄。彼二人者之

文市權酷 二卷 四十七

儉何造于兩朝哉。是以齊太祖躬儉約。同金土而未聞其齊之昌。晉世祖焚雉頭。麻牛紉而無補于晉之弱。漢哀敦儉素。減冗費而竟以信讒取敗。孝元罷宮館。省獸馬而卒以柔弱不振。梁武衣布飯糲。三年不改而不能救臺城之危。王導無重帛。無儲谷。三朝不易而不能伸討賊之義。如是而儉亦數米珮鑰之流。不能為有無者也。

節用篇尾

計晚篇

海上之鷗。識機心而輒舉。從遊之蜻。以友屬而不來。知者之知禍。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古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翰相頰。如厲相目。律忌相髭。許鄙相腕。投伐相胸。脇管青相。臍腹陳悲相。腹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卡馬事亦有徵。聖人上知千歲。誠有自來。而綠圖幡薄之所從生也。愚者多暗。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津。迷者不問途。即溺且迷。而後問。碎之歸。難鑄兵。噎而掘井。欲濟何及。威公不得飲食。而後知用三子之非。二世兵至。望夷而後知壅蔽之患。夫差自刎。甬東而後知妻越之為禍。齊簡被攻。廟中而後知不用鞅言之失。此所謂不察奸而致禍者也。商君極身無二。而竟以車裂。白起血戰。帝秦而賜死。杜鄴。吳起振楚。而卒以枝解。大夫種伯越。而身首易處。霍子孟造漢。而禍及其族。此所謂不知止而入禍者也。明皇不斬祿山之敗。而卒以畜禍。梁武不斥侯景之附。而竟以養亂。張

東之陷于三思以不用薛季昺之計寇準之
排于丁謂以不用王旦之言此所謂不去窟
而致禍者也夫至于宋真覺欽若之奸于既
死隋煬悔獨孤之悞于既敗齊桓欲蒙袂不
見仲父夫羞愧以面目見子胥則為計已晚
矣甚至于蒙恬不弼主而咎地脈項羽不知
人而歸天亡武安不知足而罪坑降則為見
愈非矣隋皇之對鏡曰好頭頸誰當斫之李
全令之把臂曰是吾手否噫此尚可與言哉
憂之所使則慮亂者不知貫頤之策利之所
牽則攫金者不見滿市之人志之所鼓則狂
躍者不知溪壑之大噫無怪已

計晚篇尾

幾先篇

鷄忌隼而不忌刀釜魚不畏網而畏鷓鴣
知風而下巢而不知來人之覆神龜能見夢
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無
遺策而不能避剗腸之患燕雀之處堂子母
相响而不知焚突之烟蝨之處豕鬣自負堂
囿而不知湯汰之具其知短也惟明達之人
先事而見之觀人之言色而知其腹心觀國
之政事而知其興亡故晉臣欲休楚以圖內
憂山濤請釋吳以為外懼助元之比軍未出
而趙範獨先見其非完顏之亡徵未見而一
人獨望門而哭凡此皆見其幾者也昔蹇叔
送子之師曰吾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趙母
論括之將曰吾懼喪國之師而坐其母也晁
父見錯削藩以安劉曰吾懼劉安則兆危也
知過一人耳韓魏貌矜而知智伯之事變韓
魏屬視而知智伯之言泄韓魏不從而知智
伯之族滅一齊桓耳伐莒之謀登臺而東郭
牙識伐衛之心退朝而衛姬覺釋衛之念出
朝而管仲知此豈別有術哉誠中形外之驗

微于肺肝將興將亡之兆神於龜著理固然也孔子曰以石投水沒者取之以水投水易牙辨之其比之謂乎雖然天下之事亦有不測者牛缺之遇盜以知見殺孟賁之渡河以不知見虓知不知不足據也張毅修外而病攻其內章豹養內而虎食其外內與外未可憑也山中之木以不材全主人之鴈以不材死才不才不足信也寶珠亡而池魚死渡江兩而湘山赭楚猿亡而林木禍一牛失而邑人災天下之類是者多矣此又知之所不及知也

幾先為尾

避禍篇

趙臣嫁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將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况惡乎甚矣歷世之難也稽中散之行已峭潔薛道衡之造語精微此則何罪而見殺非以其為好耶海魚有吐黑水庇其身而遊者人因其黑而漁之其所以庇者乃其所以禍也故君子行已必慎唯履葉恐其碎履雖見蟻且憚置足也紂飲長夜一國皆失日而箕子以獨知為危曰成登眺惡濕火之西而隰丁以知心為患祭者祝子罕司城村之以消徇楊齊人田武仲武子沮之以去難本昔范文子直言武子杖擊之曰是將危父也子產忠於鄭子國譙怒之曰是將為不忠者忌也伯宗好鯁直其妻戒之曰是將及于難也戰國處士橫議世主為之前驅而卒有坑儒之禍東漢處士標榜公卿為之所節而卒有黨錮之難寶嬰謝病而與世提論高下遂以為禍階楊惲告免而作歌南山孫會宗以為危道夫虎豹之文來田後徂之便執豨之狗來籍可勝道哉

故君子之處世也。居欲深，不欲淺。行欲晦，不欲顯。無為名尸，無為知主。孫叔敖請邑沙間之地，而九祀不絕。范蠡請泛湖海之舟，而一領獨全。知過知智，滅而先避其禍。改姓為輔，伍胥知其治，而屬後於鮑。別氏為王，他如郭公之接盧杞，必屏侍妾。郭林宗之避黨禍，不為危言。馬援以謹勅望諸子，而以刻鵠畫虎為喻。王景以黜沈滄深名。人朝華松栢為此。此皆以避重鑿意。吾知以避知弋。鼠穴神丘，以避重鑿意。吾知以避知弋。

避禍第九

馬

五先堂文市權酷卷之三

目錄

御臣篇

壅蔽篇

國貨篇

戒荒篇

人重篇

興作篇

敬臣篇

五卷篇

文市權酷卷之三

上卷篇

內則篇

禮下篇

正直篇

懿矩篇

乳本篇

實學篇

空言篇

養心篇

明蔽篇

二乙

耀德篇

黷武篇

論兵篇

用奇篇

將術篇

兵資篇

任將篇

敗道篇

共二十六篇

文市權酌

化目錄

十三

五先堂文市權酌卷之三

楚郝後學袁子讓仔肩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

男 伯猷

仲璿 全錄

御臣篇

失捶策去銜檝造父不能服馬外規矩棄準

繩王爾不能匠木故法者人主所以羈的臣

下而器使海內者也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

或不羈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

在御之而已况小人之事君主賢明則悉心

以事之不肖則飾奸而試之好惡見則下有

因而君可竊辭意達則臣得窺而主不神弛

于約束則有中射奪藥之欺假之聲色則有

田駟兩目之眩故用人貴得其御也說者謂

權宜專任政不可以多出故魏兩用樓翟而

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齊兩用田穉

而弒簡公非不專之為害乎韓昭加一廐正

而馬益癩漢宣增四廷平而政益亂此兩用

公仲公叔者。膠鬲以為不可也。然伊虺兩相而成湯王。管隰兩登而桓公霸。兩用潰國。則是湯不王。桓不霸也。潛王一用淖齒。而死於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滅食而亡。亦豈兩用之罪耶。故主誠有術。則無用不滅。無術則兩而爭。一而制。不有齊楚西河之患。則有廟死滅食之憂。故為之名分以禁之。則并其名分而竊之。為之權勢以正之。則并其權勢而侵之。為之鈇鉞以威之。則并其鈇鉞而得之。田成子竊國。洋國之法度仁義而盜之。馬負篋擔。囊夜半而走。惟恐高鏑之不固也。故楚王失其御。子圍縊殺之。齊莊昏於色。崔杼中其股。項氏未滅。而信越先王。高祖失所以制韓彭。而卒有相疑之隙。啼則與果。不受制命。理宗以小兒待李全。而竟如賈涉之料。故袁絲請殺淮南之寵。以全兄弟之情。魏相請抑霍氏之權。以完功臣之世。亦曲全之善術也。故聖人以術制天下。有所縱而使之。有所約而制之。有所抑而全之。故萬物皆為我役。牛服于箱。馬服于轅。鷹隼服于鞬。而無不制之雄。是

文市權酷 三卷

故有所用其義而不為斬。如魏武恐呂布之颺去。而不于徐州。宋祖亦以鷹視曹彬。而不于使相。有所用其恩。而不為弛。如代宗厚結李母。而光弼愧死。宋祖不容訟者。而郭進成功。御臣如此。桀之犬。可使吠堯。蹠之客。可使刺由。而况以聖明用之哉。

御臣篇尾

文市權酷 三卷

壅蔽篇

人主矜過飾非。則主道重塞。又以問。蠹詰糜之資。遭指鹿媚狐之伎。上不明哲。下復壅蔽。大臣比周。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相聞。鄭人之鼠為璞。卞和之玉為石。是何異于侏儒煬灶之夢。燕人浴矢之弮哉。夫越雖富強。人主弗羨之。以其不為吾制也。今大臣專權。上下壅蔽。則國為越也。夫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借信乎辨。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自斷。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主術操此。是

文市權酷

三卷

四

三百五

自樹一障。未有不為臣下所壅蔽者。然而壅蔽之禍。必機先自蔽。然後人蔽之。好高之蔽。則齊宣用二石為九石。溺愛之蔽。則魯人以惡子起商咄。猜忌之蔽。則亡鉄者。以隣子為竊鉄。莊子曰。金垓者昏。蓋情之所重。則偏偏則宜其蔽也。齊潛之亡。問故于公玉丹。曰。諸侯皆不肖。惟君賢。是以亡。王曰。賢若是。苦越王授四子。其弟豫。請殺其三。又請殺其一。王不聽。國人助其子以攻王。王曰。吾不聽弟。以至此也。吁。亡不罪已之不肖。而反歸罪以

為賢。亂不罪弟之釀成。而反悔殺子之不盡。壅一至此哉。齊王之令傳。以為已過于克舜。故賢者解體而去。虢君之出亡。猶惡聞已過。故御者易塊而逃。秦有箝口之法。兵入望夷。而左右莫敢告。隋有惡聞變之主。郡縣皆陷。而我主扞弓射言。秦兵者。而兵突至。宋王三殺報齊寇者。而寇卒來。此皆自蔽之為患也。然又有以不蔽流于蔽者。光武親見梁松之際。于援。而復聽其意。改之。諸章弟明知竇憲為指鹿之奸。而復任之。鈞衡之地。有以去蔽成其蔽者。衛嗣君恐薄疑之障。敵以如耳。而益其障。恐世姬之壅。耦以魏姬。而益增其壅。此均猶之乎壅蔽也。

壅蔽篇

文市權酷

三卷

四

三百五

國資篇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太平非一士之畧君取之衆者也。今夫弓出于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射遠者括蔽洞習近者鎗弁心然非逢門弗任焉。今夫兵出于冥山崇谿合膊鄧師免馮龍淵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然非鳥獲弗用焉。國弓矢也善人君子善擊射者也是以人主任之授弓于逢門託劍于烏獲然後國得其用是故子產歌漆洧而叔向以爲鄭有人子罕哭介夫而晉規以爲宋不可伐鬪伯比欲誘隨而熊率徂比曰有季良在苟息請假道于虞而獻公曰有宮之奇存齊桓欲去鄭三族而管仲曰有三良爲政晉人以敗楚爲賀而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江左以燕王雋卒爲喜而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也。衛遊十士于趙而簡子止伐衛之心魏式干木之閭而司馬唐止秦國之旅范昭之覘齊也。請君尊而子仲徹之請周樂而太師沮之遂歸寢其謀君子謂齊有尊姐折衝之士士尹池之使宋也見

司城前不禁南家之曲墻中不沮西家之斜潦遂還罷其旅。君子謂宋有禦侮廊廟之賢衛有蘧瑗史鮪司空狗而季札必其未有患。晉有趙孟師曠史趙女齊而季武知其未可媮。真宗以張詠知益而夏人不敢窺邊哲宗以司馬爲相而契丹不敢生事金以徒單鎰執事而胡沙虎不敢即真孰謂賢人不重于國哉。語曰居高者自處宜安履危者任權宜固堯以仁義爲巢以禹臯爲杖故高而安勁而固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卵之患以斯高爲杖故有傾仆之虞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讓者滅杖賊者亡。昔唐太宗不受鵲巢之賀而以得賢爲祥瑞德宗不受李鷄慶雲之圖而以進賢爲瑞見亦微矣。

國資篇尾

戒荒篇

灾祥妖孽非實沈臺駘之祟而斧斤鳩毒常在杯觴衽席之間森森羽劍非死滅危亡之事而栩栩笑語則彎弓下石者也是以魯隱如崇觀魚臧儋伯以為不祀不物魯莊如齊觀社曹劌以為不法不觀齊桓觴于管氏至夜而微燭仲父以為過度景公飲于晏子抵暮而呼火平仲出席而辭重耳懷安姜氏咎犯有敗名之微漢文馳騑下峻袁盎有挈轡之諫田獵暮還之騎不能度鄧曄之關操琴挈竿之飲不能入穰苴之室夫古之人臣畜止其君之逸樂類如此而後國得以不辱有如以驕君值諛臣上張鵠以迎下引弓而射一弄百中何所不至焉故人主之逸未有不起于邪臣之申其說者漢武之窮兵起于嚴助其後建朱厓以玳瑁中開狎柯越雋以拘醬竹杖中通大宛安息以天馬葡萄中而兵紛紛起矣武帝之好邪起于少君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闢碁中公孫卿以仙迹中而邪雲雲集矣嗚呼人主撫有一國何物非

其仔肩何事非其孽盡戲淪無日而得暇逸樂有念而不敢萌即欲有所見其奇而仰而求之軌範在先王旁而搜之箴規在遺訓何至好逸好樂如庸君世主之為哉故君如好擊則燕石為鋒齊岱為鏑晉魏周宋為鐔天地四時為鍛鍊莊子之劍可用也君如好射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楚人之弋可法也君如好獵則以天下為籠以九官十二牧為鳳凰以四友十亂為麒麟虞周之獵可師也君如好神仙則以君臣協心為黃白以太平興治為吐納陳搏所言之修鍊可行也為彼縱逸以取亡敗竟何益哉昏蔽之主驕肆之君固其宜耳予獨怪齊武帝之逸遊每出每悔常言憾之而未能頓遣也

戒荒篇尾

人重篇

名不徒樹功不自成國不虛立必須于賢者
 乃克有濟甚哉人才之重也楚以一人覆亦
 以一人復齊以一人播亦以一人還百里奚
 去虞而虞亡入秦而秦霸向摯去商而商滅
 仕周而周興賢者所至未有不留庇國家者
 是以人主用之故觀丁父鄰俘也楚武用之
 而克周蓼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用之而縣申
 息魯用臣虎而夫差夜遷趙用虞卿而六國
 重趙魯有孔子而兵萊夷止野樂歸汶陽田
 文市權酷 三卷 十一
 秦取奚于宛迎蹇于宋求豹于晉而霸西戎
 鄭國當縮手而得燭之武竟保其存靜郭破
 衆見而容貌辨卒得其力符堅去程卓而相
 王猛秦人有喜色之告仁宗出夏竦而用仲
 淹石介上聖德之詩少康為人牧正為人庖
 長然得女艾虞思而夏鼎復昭烈客劉表投
 袁紹然得伏龍鳳雛而赤火炎信陵以侯嬴
 救敗趙璧以相如得歸韓魏有段規趙蔭而
 國威振吳有張昭徐盛而邢貞畏金有幹離
 粘沒而宋爲之殘元有四傑而金爲之破甚

哉用賢之不可已也苟不聽於忠臣而獨行
 其志動無繩尺薦作亡徵豈惟滅其高名將
 宗祧之不血食焉故劉璋不用法正而益州
 以亡秦穆殲三良而霸業不復樂毅代而七
 十城還齊信陵死而二十城去魏齊潘訢孤
 援之哭而朝爲草國爲墟戎王疏由余之賢
 而女樂入重器出魏不用公叔之言而受衛
 鞅之禍秦不用權翼之言而有淝水之敗項
 羽有范增鍾離意而不能行其志吳王濞有
 田祿霸桓將軍而不能用其謀凡皆自速其
 亡者也昔齊宣有桓公之四好而無其好士
 王斗不許其霸樂克無從政之三才而獨能
 好善孟子特許其優也厥有以哉

人重篇尾

文市權酷 三卷 十一

興作篇

古今興作之戒如書作南門書新延廡春秋之譏也峻宇雕牆未或不亡五子之歌也彼昏不知瓊臺瑤室蘊古之箴也人疲財盡不知其美伍舉之諫也自古明主未有侈宮室者其建廣不過容席大不過置豆其所不奪穡地其材不侵民間其工不廢農時其鳩不易官常未聞病民也三代而上堯用茅茨禹卑宮室殷高宗之堂僅高三尺周明堂之制止列九筵惜中人之產者罷詔露臺拓禦兒文市權酷 三卷 十一

之疆者棲身陋室蕭何未央之治高祖斥其過度楊素仁壽之營隋文惡其結怨甚至寓監寺于天街兩廊就試院于武成王廟孰非崇儉意哉夫何後世祭天倚雲鏤金列繡費有限于難成絕無辜于必死此正所謂衆以為金壁輝煌臣以為塗膏爨血民何不幸也桀作象廊璇室紂作鹿臺囂宮晉建虎祁而怨讟動于民言楚成章華而烟戒陳于芋尹秦作阿房下跨渭水上絕雲霄而天下稱築怨隋作離宮四十龍舟數萬而民間多輜車

漢武帝之起栢梁臺承露盤也高入雲間香傳十里而漢崇崇衰陳後主之為臨春閣綺綺臺也沈檀作具數里香聞而陳祚促唐侈昭陽華清宮列環山而唐幾亂宋作苑囿村居禽聲四徹而宋以遷皇國父構臺而國人謗秦康築臺而荆人侵良可鑒也至于阿利之築垣雉堞以錐試而築人赫連之造械甲兵以相試而行斬噫此豈復有人心哉是以魯為長府而閔損止晉興土木而史趙吊楚主大為興作而翟使愧以狄君之茅茨孝武專營室而袁顛諷以高祖之儉素范淵修堤煩功而蘇軾責文仲居祭過制而孔子譏子高觀築新城而嘆殺僂之多楊賜見作靈昆而罷漢靈之詔良慮及國家不淺也大抵居民上者為澤中之哲多為邑中之黔少陳珠星壁月之異者多進顧名思義之說者少借口文王之囿者多鋪張句踐之室者少安得有罷營繕之唐宗起耶昔紂之時治者始荼田噫興作起兵可畏哉

文市權酷 三卷 十三

興作篇尾

敬臣篇

多指亂視。多言亂聽。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千人舉劬。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若一人驅而走也。故事務專任。然後成功。繫騏驥之足者。不能及駑馬。縛孟賁之手者。不能勝女子。故明主之待臣。折節以求之。必專心以任之。專心以任之。必歛容以禮之。使天下知爲國家之倚柱。天子之重臣。何也。天下事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緩賢忘國。而能以國存。非所聞也。不能重一人。而能存千百人。說未之有也。記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馬之在野。牧豎諫之而無罪。及入君之閑。則貴人不敢蹴其芻。而視其齒。非重馬也。重所御也。夫君之路馬且重。而况君之臣乎。故文王不使其臣結襪。晉文不令其臣係履。武帝不免冠。而見黥。漢高呼子房。而不名。漢宣尊霍光。而書氏。唐太宗重裴寂。而稱爲裴監。宋劉后尊曹利用。而呼爲侍中。唐宗優子儀。一月再覲。哲宗厚彥博。六日一朝。真宗詔王旦。五日一至中書。英宗令張昇。五

文市權酷

卷三

十四

三

日一至樞密。孝宗呼張浚。以魏公稱。次膺以官爵。陛不可納。而真宗納之。以便呂端。鬚不可剪。而唐宗剪之。以賜李世勣。仁宗剪之。以賜呂夷簡。豈過爲此奇節乎。天下不可以一耳目視聽。一手足經營。人主之所求無幾。而天下之所託者重也。文王非亡貴戚也。非亡子弟也。倜然乃舉太公于州人。而用之。以爲親耶。則萬姓也。以爲故耶。則未嘗識也。以爲好麗耶。則夫人八十有二。翻然而齒墜矣。然而舉之。用之。尊之。信之者。欲立貴道。白貴名。以兼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黃帝聽合閭堯問。衢室舜訪摠章。非敬臣也。敬其所以臣之者也。

文市權酷

卷三

五

二

敬臣篇尾

后鑒篇

周南麟趾之化。機由關雎而達。家人九五之吉。恒藉六二而成。故有天下者。宮闈之政。不可不修也。蓋旃幃之中。聽睹之所共集。而粉黛之地。情欲之所易私。自非賢明之后。鮮有布儀範而流徽音者。夫何後世之君。不講刑于。徒宣淫德。借以牝雞之權。釀成爨龍之禍。自古及今。彰穢史冊。不知凡幾。其受禍最烈者。裂繒笑而商亡。婦塗起而周滅。禍水進而炎光微。南風烈而黃沙起。唐莊焚于祭器。隋文誤于獨孤。良可嘆也。嗚呼。趙姬有嫪毐之辱。呂雉有辟陽之亂。二張御而鸚鵡喧淫。祿山暴而玉環墮乳。哀姜致齊桓之僂。楊后興投几之書。所謂婦道之貞修。安在也。李后以將種婦。制其君。張后挾飛龍兒。劫其舅。白手進浣。而明日已燔。曲沃歸胙。而申生已肉。呂后有戚姬之彘。賈氏有太后之誅。所謂婦道之柔順。安在也。太白見而朝。有二聖。仁宗觀而天。有二日。鄭袖以外資予敵。韋后以斜救除官。竇后奪梁子以圖稱制。劉修儀攘李子。

文市推酷

三卷

十六

一百九十五

以擅尊寵。鄧氏貪立幼。以久專權。所謂婦人言內之禮。安在也。凡此皆不端其化。不杜其漸。以至于此。是以武王懸紂嬖于白旗。宋祖斬丹后之與政。慎竝席而袁盜却坐。曹退政而韓琦撤簾。劉美妃而李沆焚綸。李氏后而楊億辭詔。劉氏立廟而宗道爭。楊后監國而蔡克沮。王曾不從。謂以去挾字。鄒浩不許。劉以代孟氏。君子防微。類如是哉。噫。襄夫人雖淫。不能動子鮑之不可。宋公王雖焚。不能以彥回為亂階。使人君而若二子之正。雖厭孤箕服之妖。可坐而消矣。

文市推酷

三卷

十七

一百九十六

后鑒篇尾

臣道篇

臣之道亦難矣。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竅，則左右不可忤也。鸞膠晉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傳合，疏鑿則萬民不可不附也。狐裘雖蔽，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則舉賢不可參以小人也。大車不較，不當任琴瑟。不較不成音，則修法不可得志于奸吏也。故持重之臣，格于左右，親于萬民，拔乎君子，制乎其吏。考之于古，若孟珙、忠貫、金石、洪皓、忠貫、日月、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周必大以善事其主。胡銓抗和兩朝，任死而後已之仁。陳瓘劾京一疏，得蹇蹇匪躬之道。趙鼎持九死丹心之烈，自矢氣作山河。范純仁遺清心寡欲之章，得碑世濟忠直。武子不遺其君與友，鄒浩不愧其學與名。若諸賢者，皆古所稱不世出者也。他如以社稷臣稱，則調和兩宮之王曾，不為利誘死脅之蕭瑀，以長城稱，則見與于唐宗之李勣，見倚于宋孝之張浚，以樹累勛，則文彥博為四朝之大臣，畢士安為三朝之賢相，裴度係三十年之重輕，以持危難，則周

文市推帖

三卷

二十八

言二十一

召共和而周安，率顏同心而晉治，綱鼎並相而宋寧，以動主知，則玄宗用人而問如九齡，真宗決事而必詢王旦，欽宗見許翰而問識安國，以震外夷，則司馬相而遼人戒邊，李綱在朝而金人問安，楊時見詢于高麗，朱熹見問于女真，以啓上下之敬，則張栻以綜畫服于諸將，鮮于侁以吏治重于溫公，趙普以平反知于宋祖，以係人主之思，則光武憂國而懷祭遵，宋帝困胡而思道濟，先主敗于吳而念孝直，太宗北于遼而思魏徵，以追古哲之

文市推帖

三卷

二十九

言二十一

臣道篇尾

芳，則諸葛漢之伊尹，崔與之異代之九齡，允文采石之裴度，宗澤恢復之孔明，蘆希范全材之孟子，若此者，功崇塞乎天地，勛名著乎竹帛，顧不英英偉人歟。

內則篇

記曰君之于后。猶天之于地。陰之于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地不合。陰陽不得。萬物不生。故聖帝明王。冕迎以厚之。宮政以畀之。誠以天下之內治。婦順。不可一日不章也。自古母后。若虞都之相高辛。娛旺之輔軒轅。英皇之佐有虞。后道極矣。三代之興。夏以塗山。商以有釐。周以太姒。邑姜贊武。以成內治。宣后脫珥。以贊中興。齊妃作詩。以警會盈。此皆后中之卓卓者也。嗣是而后。章憲之練裙。成肅之濟服。得后宮衣布之餘風。文明之事績。明睿之躬紅。得夫人手繅之遺意。懿安謝稱制之命。文德避牝鷄之名。非言不出。相之義乎。季隗矢就木之待。齊姜殺漏語之妾。非愛不姑息之道乎。以正荒佚。則遼妃作諷。吹之詩。鄧曼借比辭之警。皆望明哲之意也。以撫后嗣。則明德育章之勞。憇慈聖鞠英之盡恩。皆存社稷之忠也。能爭國。則無塩陳四殆之箴。成風請湏句之封。惠妃止高麗之伐。能濟變。故則馮好當佚。圈之熊。曹后撲焚。簾之賊。息媯消

文市權酷

三卷

二十一

三百五十五

于元之蠱。若虞姬之佞。破胡。晉后之邪。鍾會。樊姬之不肖。虞丘。所謂知人。則哲者耶。若平后之佯狂。却養。鄭妃之握璽。拒虎。周后之誓死抗堅。所謂殺身成仁者耶。寵幸難分也。而順烈之辭御。班姬之進平。曹后之畜溫成。謝后之容買氏。則嫉妬頓消矣。戚畹難絕也。而曹后之禁外家。高后之罪遵裕。德妃之却嫡命。和熹之止母來。則根蔓盡除矣。其他存信睦者。則楊姬止晉使之殺。穆姬致履薪之請。通文學者。則著女則之長孫。知尊房魏。知書史之楊后。見忌仇胄。垂警惕者。則杜后泣為君之難。馬后止楚獄之慘。夫孰非振宮範而播芳聲者哉。

文市權酷

三卷

二十一

三百五十五

內則篇尾

禮下篇

賈子曰。君如堂。臣如陛。民如地。陛九級上。庶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庶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固然也。昔堯見善卷。北面而問。子產見胡丘。與其徒齒。聖賢且然。况世主而可慢視其臣哉。故古大臣。坐不廉。廢者。不曰貪。而曰簠簋不飾。坐淫亂者。不曰汚。而曰帷薄不修。坐不勝者。不曰罷軟。而曰下官不職。未嘗斥然呼之也。夫何近世。求士如不得。一為之臣。則畜以廝僕。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文市推酌。三卷。二十三。前注。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何求之大重。而用之大輕哉。宣宗臨朝。威肅令孤。絢每奏事。汗必沾衣。宋祖御下。英明范質。廢坐論。至用奏御。哲宗用大臣。由中出。范純仁以為非用相之道。江馬請司隸督三公。陳元以為非待相之體。藝祖岸跣見下。竇儀以為非莊泣之容。御臣若此。古道幾不失哉。此顏觸之對齊宣。獨稱士貴。而鄙生之謁沛公。首譏倨見也。嗚呼。君固有分。士亦有志。君固傲霸王。士亦傲爵祿。自古及今。士未有可以慢致者。是

故鳥駭則舉。而孔思去魯。知已猶屈。而越石父請絕。桓王不加禮貌于下。而黑肩覘鄭國之情。漢高箕足以見趙王。而貫高起栢人之禍。季氏謀侏儒。以禮士。而諸客有不軌之前。此皆以驕泰失之者。噫。曾不思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汰之為人主患。豈朝夕之故哉。是以明主見賢如其不克。取士惟恐不附。慮臣鄰之離心。而天下從此解體也。雖然。士固有天下愛之。而人主不愛。亦有人主愛之。而天下不愛者。用天下人愛。則天下安。用人主愛。則天下危。故隆禮極于九錫。漢以釀新室之爭。異數極于三公。宋以速右相之亂。古云。即韓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以是為禮下。吾不知其究竟矣。

禮下篇尾

正直篇

人心之義氣。謂不由于上乎。怒繩一式。而三軍奮。謂必由于上乎。舉朝定畫。而一人抗。大抵凡民之義。與待文王。豪傑之貞。植自天地。古今正直之士。當言獻直。當事靖共。當太平而不阿。當事故而不變。當為公而忘家。當出使而重國。未可更僕數也。若李綱之論不避禍。俊卿之言無顧忌。杜範之抗見憚。同位。汪應辰之方。側目貴人。包拯之咲。難比河清。朱熹之言。直忌侂冑。陳瓘之敢言。有溫浩之遺風。常安民之攻奸。為任重之君子。此皆正直之吐露也。若即中建之謹書奏。太僕慶之慎應對。霍光之行度。不失尺寸。謝恩之宰郾。守不假器。梁克家處人以和。而戚倖不假。呂端小事糊塗。而大事必嚴。葉顥平易近人。而大節毅不可撓。汲黯任職無奇。而輔少勇。可奪。此皆正直之恪共也。至于杜衍之還內降。韓休之瘠君容。孟處厚不以外戚阿黨。尹焯不以和議拜官。劉筠不以丁謂更詔。范純仁不以安石之制誥。不止新法之議。曾開不以秦

文市權酷

三卷

二十四

黃百三

檜之執政。輕草事。金之書。常安民。不居蔡惇之官。任伯雨不聽曾布之誘。此皆秉正直而不阿者也。至若祖逖之聞鷄起舞。劉段之歃血同盟。劉崇翟義之鼓動豪傑。索琳賈疋之忠震長安。丘宗山之願死為猛將。報國趙方之誓不弛一日紀綱。張良報韓于博浪之椎。胡安發痛于中原之論。王友直魏勝以布衣恢復。仰愧紹興陶侃。溫嶠以戎服登舟。卒鬻蘇峻。此皆持正直而不變者也。他若鄭公之不畱家顧。唯陽之不視家書。武穆以金未滅。不營第。去病以匈奴未滅。不治家。祭遵許國而嗣所不乞。陽城愛民而室所不求。陸抗西鎮。是顧而不憂其死。張浚冒雪買舟。而不惜其身。非正直之忘身家乎。若道輔以一語塞契丹。富弼以二字爭中國。辛仲甫稱諸夏以治遼。趙咨張異國以懼魏。張悌不從晉以負吳。克黃之使齊。不以國家之亂。不答君之旨。解揚之使宋。不以楚子之繫。賈君之命。率杞之襲莒。不以莒子之賂。辱君之師。路中大夫之使漢。不以三國之劫。不報君之命。非正直

文市權酷

三卷

二十五

黃百三

之重國社乎。雖然，正直人所共具，非取人以益之者也。惟人皆失之，故賢者得自見耳。噫！使正直獨以諸君子見，亦可慨夫。

正直篇尾

文市權帖

三卷

卷三

懿矩篇

今之士，談言者務為率辨，而不周于用。行身者，競于名高，而不合于功。回互泆忍，以寄爵祿，以誤國家。夫科第以致身而持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據以為利，是盜資也。是以有道之士，得君行道，則期為忠良，以無負于君親；以無譏于後世，忠無不盡，謀無不告。其所不為，生不足以使，而矧其利祿；其所許，國家死不足以禁，而矧其威辟。是故陳所學，有武侯之二表，姚元之之十事，司馬之六

文市權帖

三卷

卷三

卷三

政。朱熹之四字，若上時政，有呂誨喻疾之政。柳公權筆諫之語，富弼慎好惡之請，李沆除喜事之奏，顏俗所當回，則為裴頠之崇，有以修職。秦為陶侃之勤勞，以柱中流，宗社所當重，則為伊尹之放太甲，為霍光之廢昌邑，為檀道濟之廢營陽，私仇所當忘，則為上卿，負荆以謝將軍，為丞相，購金以驩太尉，為公瑾之折節程普，為寇恂之降志賈復，岳武穆之屈事張浚，權宜所當通，則為紀信之乘輅，為逢丑父之易車，為子西之假輿服，以保胙，洩

爲趙時賞之畢力以翼天祥忠誠所當激則
爲申子培之奪兒代死爲弘演之剖腹實肝
爲介推之割股濟君爲文摯之鼎烹激主其
福利在國家若余玠之城魚山若烏重亂之
置淮海若子產之維國基心術如是事業如
是致身之義尚何闕哉故曰士君子特患身
不修不患遇不合有柳下惠之道則天下亦
父母之邦去慶封之心則晉國亦避難之地
不來諸身而隨世浮沉不知爲臣者也

懿矩篇尾

文市權酌 八三卷

二十七

一百六十四

亂本篇

後世抗君倨士不知遠見而往往以驕召亂
識者惜之故晉惠志惰於受王史過卜其不
長齊桓色動於葵丘霸業占其不竟屈瑕舉
趾高而伯比必其喪師程鄭以降階問人而
然明知爲亡釁荀理以語陵人而陳恒懼陽
處父賦性剛復而甯嬴危戰勝不戒而驕倨
項氏必亡亡下陽不懼而有功號君不稔此
無他皆驕之爲人禍也卻至之戮本于鄢陵
之戰齊莊之弑貽于崔子之冠霍族萌于驂
乘智伯分于車上如鄢之患起于鞭師曹宋
師之敗起于爭羊膾當其玩忽之時以爲是
且無害而不知顯憂大禍就中伏之故會稽
之遊勒石自頌而不知已動取代之雄咸陽
之觀崇高爲通而不知已興大丈夫之嘆故
大凡可欲者罪招也故豐狐以皮爲罪虞虢
以地爲罪徐偃王以名號爲罪可惡者皆禍
胚也故蜂蠆之死以中人受乍之僂以霍人
奸卓之然臍以殘人避禍者其招其胎不可
不知也知者明見而遠禍愚者不知而陷之

文市權酌 八三卷

二十八

一百六十五

知者明見。故因敗而為功。如齊緊敗素而賈十倍。愚者不知。故以敗濟敗。如饑者食烏啄而克腹之患。甚於饑死。夫愚者之人。豈樂危而并之哉。如燕之巢於幕上。魚之遊於釜中。茫然不知也。即小有所知。譬之鼠雀之所求。特瓦之間隙。屋之翳蔚。而使之為潛龍冥鴻之慮。則彼知有所不逮也。安得不及於禍哉。他如夏禹之渡江。黃龍負舟。而色不變。晏子之臨難。直兵在胃。勾兵在頸。而誓不回。荆飲飛之登舟。兩蛟繞船。攘臂拔劍。而神不怯。蓋文市推酷 八三卷 二十九

亂本篇尾

實學篇

後世之言曰。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琢。孰為圭璋。遂謂聖人。斲斲為仁。踈跂為義。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以空言亂天下。遂使天下相與習虛談。而後實學也。今之人。挾高奇之說。抱無用之言。自以為可貴。而不知周君之畫筭。不異於素髹。齊客之馮鬼。不難於畫獸。故言有微難。非務也。若惠墨。皆畫筭也。論有深閎。非用也。若齊諸皆鬼魅也。吾嘗譬之。村家貨希珍。重粟而適通都。故之則實為聖。文市推酷 八三卷 二十九

癸倡惡射稽。然癸三板而射稽已八板矣。爲學者實功不繼。言語爲萃。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鎮人心。非成之道也。人將循其萃而求之。則所售皆虛。所謂秦伯之嫁女。售其媵。楚人之粥珠。賣其櫝也。人將循實而求之。則先資不信。所謂齊廷之濫竽。聽其吹則遁。燕國之猴棘。觀其削則逃也。故曰。有呂王則退之節。而後陸賈之文重。有將相交驩之策。而後陸賈之學實。古人若周勃張相如。兩人論事。皆不出口。萬石君父子治家。不言而躬行。非

文市權酌

三卷

三十一

百全

務實之意與

實學篇尾

空言篇

夫醴泉甘露。不足以止渴。龍蹠豹胎。不足以療饑。抗裂膚之寒。則錦繡盈篋。不如一裘之溫。乘百尺之浪。則蘭桂爲舟。不如一瓠之固。言之率。固非道之實也。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雨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言之麗。固非道之真也。王弼何晏。顯棄典文。騰以浮說。以迴世之視聽。范甯以爲罪深桀紂。殷浩才名冠世。而學無實際。庾翼以爲宜束高閣。蓋以其空名不實。即使人主任之。而責其功。若執遺契而求富也。故虞慶之善辨。不可以任屋。范且之巧言。不可以張弓。宋人之白馬辨。不可以漫稷下。用言者。胡不辨之。昔有人得不死之道。燕王遣人傳之。道未及傳。而人死。燕王不知道之無用。而恨學之之晚也。不亦愚乎。童子之戲。塗飯塵羹。然而歸釀者。可戲不可食也。故爲人君者。欲禁空言之學。必立之的。以爲下規。夫矢妄發者。中秋毫。然而不可復。無儀的也。立五寸之的。則逢象。不能全。有儀的也。有的則五寸爲巧。無的則

文市權酌

三卷

三十二

百全

秋毫亦拙故人主不貴空言則天下以為的矣中章胥已仕中牟之文學者邑之半平公侍羊舌肸痛不壞坐而仕託者國之錡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藉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故二君之禮大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之民也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拔甲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此何利於二君又何禮之哉此中山親岩穴無用之士李疵覘之以為必亡也雖然無乎內而飾乎外是設履為筭也禍物也有乎內而不飾乎外

文市推點 三卷 三十三

空言篇尾

六樂合奏所以為樂也憂者臨之而悲琴歌促彈所以為憂也歡者聞之而樂內者主之也拘囹圄者以日為長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修短有度心之所感也牛山之歌有感者墮淚朝歌之邑有忌者還車歌非悲邑非忌也心之變也心之所使赭蒼互色東西賀區故此心澹然則狐狸所家蓬藿所崇皆足以適意此心之亂處廊廟猶風雨之不避乘華軒猶塗泥之沾足也是以操存君子養其心定則事故不能驚嗜欲不能昏死生存亡不能易許衡所謂人心猶印印不差則千萬紙猶是也今之人不為勢怵則為利誘同有此心而每每喪之故今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則路人皆欲活之至國有弱主家有美婦謀之者惟恐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患噫操心如此欲無亂得乎夫舍心不事而以慾喪其心是猶千金之子棄其室廬而逸逐於羈旅之鄉者也夫慾之攻心也如賊而心之防慾也如戰誤賊為己子則必為外鷺此

文市推點 三卷 三十四

其為害不可言也。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蚤
蝨嗜膚則通夕失寐。外疾之害輕如鴻毛。人
知避之內疾之害重如泰山。而人不知避。竊
笑有心者之愚矣。雖然。養心之功莫如自然。
故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谿。心無天遊。則六情攘奪。今夫人心之疑以
衆口而不解。惟無心者定之。鈞千金之產。雖
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隣。二人之爭。必途
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心之本體。天
下之所信也。是故魚不畏網。而畏鷓鴣。有心
文市權酷 三卷 三十五

養心篇尾

明蔽篇
內熱者之飲毒。非不害也。瘞疽者之用砭。非
不痛也。如是而害除也。饑而倍食。渴而大飲。
熱而投水。寒而投火。雖暫怡性。必為後患。莛
莆去蚤。蠶而來。蚰蜒。礮石止齟。痛而朽牙。根
不可不辨也。虺虎在前。地有墮珠。雖貪如盜
跖。手不敢拾。懸殼向心。路有西施。雖淫如景
陽。而目不敢視。利緩而害急也。利緩而害急。
則人知之。利急而害緩。則人不知。夫棲一塵
於睫。大如車輪。置車輪于百步之外。則其小
文市權酷 三卷 三十六

而網無心也。復仇者。不怨。鑊邪。而怨其人。劔
無情。而人有心也。評人妍媸。則見乎色。及其
自照。則內慚。而不怨。鏡無心。而說有心也。此
可以得無心之妙。而通于自然之說矣。

勝而不知干隧之敗。冠軍知項之亡于驕而不知已之僂于抗。知有所明。心有所闇也。大抵深山大澤之寶。無意于寶者見之。操舟於河。舟勢水性。惟忘于水者見之。白刃捍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流矢無傷。十指可斷也。利害奪之也。彼其心為患劫。智為禍蔽。迷其中而不悟。而傍視者反知之。石勒聽漢書而立六國之得失。一聞輒決。先主以連營七百里伐吳。而曹丕立知其敗。豈石勒過高祖。而先主不如曹丕哉。

文市權酷 三卷 三十七 橋

明蔽篇尾

堯攻胥敖。以順遠方。舜却有苗。以易其俗。禹伐屈騫。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皆用兵也。周包建纛。以昌。而秦鑄兵。人以亡。宋釋兵。重以弱。太康鞞兵。革以亂。兵其可去哉。顧聖人所用者兵。其所以用者德。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彼實虐其民。天下家自為鬪。人自為怒。我不得不因而應之。故令言若循環。用兵如刺蜚。當之者國為虛厲。身為刑戮。而天下不以貶其令名。征不義也。夫豐隆太一。攝提攬槍。非數在西也。然魏東面而勝。天缺孤逆。熒惑奎台。非數在東也。然衛西向而亡。武王行以兵忌。東迎太歲。至紀而紀。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然而卒定天下。由此觀之。天時其可據乎。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羊腸在其北。伊闕在其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楚人鮫革。兕犀為甲。慘。如飄風。然而兵殆于

文市權酷 三卷 三十八 橋

耀德篇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0 版 正內

垂沙。莊躡分爲四。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鄧林以爲限。秦兵至而舉鄢郢。若振槁。豈無堅利險阻哉。在德不在險也。昔宋康王黜仁義。尚擊刺。然道有使人不敢擊。不敢刺者。未常不欲見也。有使人不忍擊。不忍刺者。未後世之君。惟不知仁義。則陽樊蒼葛抗其命。方城漢水逞其雄。夙沙之民攻其君而歸神農。密湏之民縛其君而從文王。大沙之民逐其主而親鄣。如夏故。聖人能用兵。非用其已。

文市權酷

卷三

三十九

之民也。德在則民集也。子犯論師。以直爲壯。曲爲老。馬謖談兵。以攻心爲上。攻城爲下。故寇恂爲前驅。而穎川盜服。耿純著威信。而東郡盜降。孔明出信義。而司馬畏如虎。孟獲不復南。豈別有長技哉。我德則重。瘠牛僨豚。鮮不克也。

擢德篇尾

黷武篇

先王擢德不觀兵。兵非聖人之得已也。今之人君。不知以德爭。徒知以力角。磨劔鍛甲。與兵相疾。晉人之侵宋。借名于遺老。越王之伐吳。借名于如皇。齊桓之滅蔡。借名于問楚。趙襄以弟姊襲代。有磨笄之號。楚王以取息有蔡。成佯喜之謀。噫。擢德者固如是耶。昔衛人有送妻歸者。道見桑婦而說。然顧其妻已有招之者矣。夫不道而伐人。人亦以不道而伐之。理固然也。故曰。以道治者不以兵。兵旅之所處。荆棘生焉。是故晉師伐衛。公子鋤大咲。殷浩舉武。羲之力止。秦穆不聽蹇叔。而三師遠比。神宗不聽安禮。而舉夏無功。臧宮伐匈奴之請。光武以爲荒道。犀首伐田之勸。子率以爲亂人。印度之師。用齠止殺。高麗之捷。馮婦見譏。長平坑而白起不武。要降殺而李廣不侯。顯犬射叔武。而衛侯刑。王彥昇殺韓通。而宋祖斥。匪姬煦之爲德。株守之爲靜也。兵以義爲鋒。不義則雖利不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後將有不可措手足也。是以曹彬下江。

文市權酷

卷三

四十一

三十九

南殺戮希有孫策渡江菜茹無犯知莊子挾
矢止中穀棄木華密為將訓人綏輯此張方
平議罷兵而夷簡以為社稷之福楚許鄭平
趙武子以為德刑兩成也今之人君內挾構
怨之志外輔以善戰之臣矯箭控弦屏尸刃
血甲胄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民不歸吾嘗
譬之討罪而貪其國蹊田而奪之牛者也伐
此而及彼室于怒而市于色也居大而圍小
有文軒而竊蔽輦也敵有用而求無用棄腴
地而求石田也備其國以資強鄰所謂虛銳
文市權酷 三卷 四十一

躡武篇尾

論兵篇

兵亦難言矣軒轅制五陳以生克為勝負太
公制六韜極變化于陰陽妙入三奇法陳八
陣自天地以至鳥翔者風后也而由方員以
及鴈行則孫子之兵自曲直以至車箱者吳
起也而由洞雷以及折衝則孔明之法至于
天行地軸之分布左右相生七八六九之經
緯前後不一此皆古之兵法也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然亦何嘗拘哉故曰兵之義正兵之
法奇一無得則不勝全得之則全勝得一而
不得一則半負半勝是故古之善兵者不得
已而起必萬全而後動故天子不得馳營倖
臣不得後令則軍法不可不嚴也有軼蛙之
主則姑蘇可城有沈舟之率則王離可縛故
士氣不可不作也有項伯而亞父之缺虛有
靳尚而張儀之計遂則外資不可少也草具
進而亞父踈捐金餽而龍離死則反間不可
無也畏劫一語而樂毅歸忌括一言而廉頗
易則誘言不可廢也韓魏合而知氏滅韓趙
不合而大梁存則異議不可持也樹黨以益

勢則九江之遺可用。削翼以孤敵，則絕齊之計可行。三軍憤怒，我之資也。故樂毅幸齊之累子弟，田單幸燕之相墳墓。敵國懈怠，我之藉也。故句踐有臣妾之奉，即墨有遺金之賂。進而求之，有不兵之兵，無戰之戰。則陸賈以一言警尉佗，相如以一檄喻巴夔。班定遠以一舌定西戎，宗角一論而沒卑服。裴度一書而承宗順，韓信下齊之功，不捷于酈生之一說。武臣范陽之擊，不速于蒯通之一言。張陳勤王之兵，不功于養卒之一嘆。漢之五萬人，不多于隨何之一使。田單聊城之圍，不速于仲連之一書。此亦用兵之資，不可不知也。雖然，兵之所用，無物非資。其本實關于將，故將之才望，不可以不重。將重，則敵莫敢輕也。是以古之將兵者，必威信服人，而後能功名著國。故楚有觀射，擣辭而鮑葵不敢乘。秦有孟明焚舟，而晉師不敢出。李廣解鞍，不走而匈奴退。陳成子衣製杖戈，而知伯還汾陽。單騎見虜，而回紇服。宗澤單騎論賊，而王善降。此皆深于兵者也。

論兵篇尾

用奇篇

兵有正有奇。正者游于法律之中，奇者出于揣摩之外。是故左山右水，兵家之常也。韓信背水以破趙，審勢審敵，兵家之要也。子儀先胄而先登，歸師弗遏，曹操所以敗張綉也。皇甫嵩犯之而黃巾服，窮寇弗追，克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宗犯之而仁果降，以盈待竭，曹劌用之于長勺者也。而于隨之戰，伯比則以羸誘壯，攻其所救，孤偃行之于曹衛者也。而二國之復，先軫則以攜其所交，兵貴神速也。然文市權酌，三卷，四十四。吳楚之勝，亞父以堅壁，而淝水之功，安石以靜定。兵向安緩也。然北軍之襲，杜預以飛渡，而閔與之破，馬服君以先登，勢異于多寡也。李信以二萬失之楚，而繼倫以千人出其奇，機分于強弱也。周瑜以弱得于赤壁，而先主以強失之白帝，虛而示之以實，則虞詡增灶，道濟量沙，有而示之以無，則馬陵滅夔。白登見弱，將用而先困之，則句踐以伐齊。敵吳高頻以虛聲滅陳，子胥以彼出我歸，罷楚將取而先予之，則晉獻遺虞以璧，馬知伯遺仇由。

以廣車秦穆遺戎人以女樂樹敵之疑則韓信渡罌而定魏李請流艦以服蕭亂敵之志則馮異以赤眉服盆子淮陰以赤幟降趙兵以愚敵人則有烏教神師之術有魚書狐呼之神以鎮衆心有履血充股之言有傷胷捫足之託萬弩齊發孫子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火囊土雍水韓信之權曳柴揚塵藥枝之譎舒車家突尹子之奇雲梯烟浮魯生之巧王濬以炬筏宗政以鐵藜齊賢以燃芻呂蒙以飾賈李光弼以引馬江道以藝鷄大抵古

文市權酷 三卷 四十五

用奇篇尾

人用兵不同要在因時變化以就其業其出也不可測其成也不可故曰運智中之甲胄乃可以談兵泥紙上之孫吳不足以言戰何可以拘泥用之哉

將術篇

古之為將者淝水一戰風鶴皆兵毗髮一怒項王亦怖耿弇之取臨菑半日底績令公之征僕固聞來倒戈吳漢之攻蜀隨戰皆克杜預之平吳望風上印尹繼倫有黑面之稱武穆有蜚來之號曹操觀吳軍而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朱温失朱寨而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夫使將兵者盡若人國其重哉顧其本在附士志作士氣二者將兵之本也志不附則我不得與衆為一恤士一策所以附士之心也

文市權酷 三卷 四十六

醇醪一注帳下醉心温語一繩軍中挾纊况恩及之乎吳之民闔戶以同其苦用之則強夫差以拂心用之則弱係所感也是故唐宗為思摩吮血吳起為士卒舐傷匹夫可用則韓信置之築壇私怨可平則李靖召之募府不然恩不相洽即左右吳越敵其不在蕭牆哉士氣不作則衆不得與我為徒倡義一策所以振其氣也夫獵者逐禽無刑罰之威車馳人趨各盡其力其利同也同舟而濟卒遇風波雖百家之子相救如左右手其憂同也

聖人之號衆。能使人相進如猊。相救如濟。故義之所激。則婦人之溺。曠可以操戈。而救趙簡。孤軍之李晟。可以振銳。而當兩寇。城下之盟。小國可以拒敵。樓車之載。匹夫可以誓死。黃裳可以主劉闢之征。克用可以問黃巢之罪。睢陽論忠義。而士卒憤忿。巨源討吳晞。而軍民歡舞。劉秀起兵。而人以爲漢。官威儀復見。今日桓温攻壩上。而人以爲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十年教聚。而越力強。一宴重九。而軍聲振。則作人忠義之心。其可緩乎。夫子曰。民無信不立。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夫兵食尤後。忠信爲先。險阻難憑。多助爲至。兵家之尚可知也。否則。即使孫吳運籌于中。頗牧推轂于外。而士氣不振。士志不附。安足制勝哉。

將術篇尾

文市權酷

三卷

四十七

言

兵資篇

戰兵之道。一曰守備。二曰料敵。三曰正法。四曰足儲。守備者。先事而備也。恃箠當猛虎。奮呼而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矣。晉平不習兵。孫恩至而軍士潰風。梁興四十年無事。侯景入而公私皆震。若唐壞曠騎。停同魚而社稷失守。可鑒也。趙葵之議報復。曰。侯根本既壯。陳德剛之議伐金。曰。須人財不匱。故臧宣叔出修繕之令。邾人設升陘之備。西門以足食足兵爲先。闕于以若垣銅磧遺後。何以先事爲迂哉。料敵者。知敵人之情勢也。韓魏變生。肘足而車上不知。爾朱兆入。叩宮門而宿衛乃覺。敵情其何得焉。故知敵之襲則三百乘方出于秦。而十二牛已致于鄭。知敵之誘。則躡足爲晉。有策而授策。非秦無人。是以劉裕過峴。曰。虜在掌上。馬援聚米爲谷。曰。虜在目中。喜敵之可料也。薛公之料黥布。果出其下策。姜敬之料冒頓。果得志于白登。魏與秦攻韓。而信陵知其難親。趙以地媾秦。而虞卿決其不可厭。曹操攻劉頽。袁而郭嘉

文市權酷

三卷

四十八

言

知其不即襲夫非知彼之神哉正法者正其
 統率也宇文太為府兵兵農不二趙普立成
 法士卒不驕故石穰直之令則莊賈必誅亂
 孫子之律則君姬必斬苟吳不受鼓人之叛
 以教二心細柳必按天子之轡以申軍法甚
 脫荷甚投衡楚必不逼晉于險谷則償禽則
 還羊祜必不亂紀于吳不然犯法無劍則殿
 直亂律行列無禮則狂狡倒戟胡沙之敗不
 誅街亭之敗不斬則軍士不用命矣足儲者
 軍國大計也屯餉無制則河北仰食桑椹江
 淮取給蒲羸脫巾之呼其能免乎趙克國留
 屯以久士卒子儀自耕以倡將校蔣宛為長
 史兵食常給蕭何守關中轉漕獨支寇洵守
 河內糧械不絕誠知積貯重計也夫何後世
 飛芻輓粟兵費幾何而琳宮梵宇土木則漏
 卮也灶食樵爨兵費幾何而霓裳羽衣宮闈
 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日給衣糧兵費又幾何
 而量珠輦玉倖寵戚畹則濫觴也安望軍需
 之足哉善用武者壯其備足其儲持其法運
 其智無用而不勝矣

兵資篇尾

任將篇

兵危器也不得已而借以為安則其動不可
 不慎也聖人之用兵卻然而慮瞿然而思若
 有不欲為而為之者柰何後世之人肆志廣
 欲興兵構怨不增修于德而勤兵于遠賊民
 之主覆天下之所不欲危也雖然若以戎事
 為嘗者何聖人用兵之難而後人用兵之易
 也是以善用武者塞憤之端杜釁之關迫而
 後起萬全而後動以不得已之心觀兵而充
 以不得已之心任將合聽而求獨察而斷推
 轂而昇無居中之制無出外之監然後收于
 席著之上而不蹈諸覆轍之中故吳王拔刀
 斫案而後成破曹之勳憲宗不以一敗易裴
 度而後奏淮蔡之績太祖解裘帽以賜全斌
 而西征有功真宗辭裘帽以同將士而比征
 制勝內主有張萃杜預而後成羊祜之師協
 議有高瓊畢士安而後行寇準之請不然帷
 中無獨運閫外無專權將雖良其能有成哉
 柰何後世之任將者制李郭于觀軍容典恭
 顯于禁旅柄攝中官則白居易之諫不聽內

惑高琪則御史臺之論不行。騎劫易而燕危。趙括代而趙敗。鎧仗靳而士雅無功。賞勞輕而令言興變。而又况不肖之臣。敗壞其中。國得無辱。而師得無喪乎。故房瑄虛名而敗于車戰。殷浩無實而劫于北征。欽若誦經而閉戶。崇岳失畧而禱神。魏錡趙旃。忿不得于君。而挑戰以倖一敗。僕固懷恩。恐寵衰于賊平。而引蕃夷以為將。嗚呼。且覆亡我國家。而安足制勝哉。故以匪人寄閫外。以羊將狼者也。將一人而復使一人制之。與蔡謏論其子者。此用兵。即孫吳不能決勝矣。

任將篇尾

敗道篇

今之用兵者。不察時勢。不辨正奇。于以取敗。是以國嘗試也。先軫逞力決武。而有干邲之北。秦穆漫乘小駟。而有韓原之辱。楚封燭庸以忤敵。而闔呂稱兵。唐聽蕭俛。以銷兵。而河朔失守。荆內棄其民。外絕其好。而申叔必其敗。晉主帥無令。偏裨無統。而伍參卜其危。犯五不避。以興師。息自成其亡兆。樓篡賊以討罪。子國見辱于慶封。宮闈不謹。則有竊符奪軍之妾。捧人不審。則有乘奔宣命之臣。種種敗轍。皆殷鑒也。嗚呼。使宋用彭越。阻隘之說。則必不敗于泓。秦聽蹇叔。送師之哭。則必不墮其旅。唐采原十六衛之作。則藩鎮不興。曹彬用詔旨之言。則岐溝不敗。宋主聽沈慶之之計。必無石頭城之嘆。神宗聽孫固之止。必無舉夏之悔。何至自處其敗哉。蓋嘗合而論之。吳干肉試。斷牛馬。金試截盤。匪薄之柱。上則斷而為三。擊之石上。則碎而為百。以寡敵堅。薄柱擊石之類也。劍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兼兩者而無鈞竿。鐔。凌

湏之便徒操刃以刺人則未入而手斷以輕
犯敵是不執鈎竿蹕湏之便者也幸一時之
功而議不旋踵使帥臣徒遺之禽計無拙此
者天下其誰不左執鞭彌右屬櫜鞬以與我
周旋乎故善用兵者德無闕而復動則人莫
議其後綏之以義則四夷皆召之宇下毋有
異志由是人實有隙我徐而待之毋為鄧甥
之謀楚侯毋為荆人之劫重耳毋為鴻門之
示玉玦大要在塗我之際待人之釁乃能制
勝焉蓋兩堯不能扣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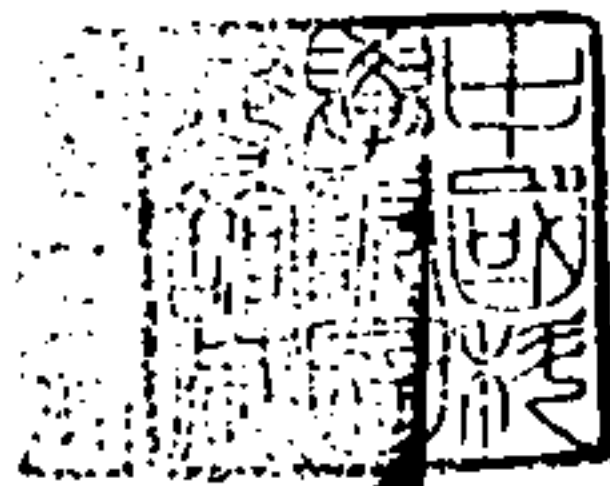
文市推酷

卷之三

五

五

敗道篇尾



五先堂文市推酷卷之四

目錄

月知篇

適宜篇

讒蠹篇

辨誣篇

致身篇

更治篇

立論篇

海法篇

文市推酷 卷之四

婦道篇

妄談篇

巧諫篇

謀計篇

戒盈篇

進諫篇

重身篇

居功篇

陳言篇

寬假篇



輕勢篇

善用篇

拘學篇

尸位篇

抗節篇

匪人篇

化愚篇

塞奸篇

和黨篇

共二十七篇

文市權酌 四卷

先堂文市權酌卷之四

楚柳後學袁子讓仔肩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全校

男 伯猷

仲璿 全錄

用知篇

天下無不可學之事，惟知不可強。古人之用，有應如鏃矢者，有徹若冰鑑者，有意料在事，形外者，有神識并任意料外者，若堂上之兵。

文市權酌 四卷

吳起急宣刑法，而貴人始罷中鈞之射鮑叔

應弦令僵，而小白得入刺使之至，家人未仁

先哭，而伶俚得免，是備急之知也。蕭何死而

曹參治裝，帝詔至而張敞知用，管仲速取道

于魯，曹彬決使相于太原，是自料之智也。班

彪作王命論，以決漢興陳搏，聞宋祖帝而知

亂定。鄧禹杖策以從春陵，百里食牛而擇秦

繆，是知與之知也。微子知殷社之將墟，伍被

泣吳宮之將露，子胥見姑蘇之麋鹿，索靖料

匈奴之荆榛，是知敗之知也。光武破竇融之

李絳料魏博之歸德宗照李正已之獻錢
 蔡謨憂褚泉之伐趙晏敦復禍秦檜之為相
 是知人之知也秦使目動言肆而史駢知西
 師之道晉使而有武色而賈弘知假道之謀
 穀成行觴若干而郗成知其有難荆王許宋
 救太歡而臧孫料其不至呂后哀無戚容而
 辟疆測其微紀昌子哭不神來而左右知其
 偽是知心之知也魏公子臨博而知趙王之
 獵太子適遇災而牽武帝之衣東陽十二而
 辨陳留之牘昭帝十四而識上官之詐和帝
 十四而鋤竇憲之奸是天授之知也董弘占
 豕韋而凶蔡申胤觀福德而昌慕容夏侯觀
 陰雨知廢立邵雍聞杜鵑知世亂此知數之
 知也孔聖先知焚書之禍樗里預知夾墓之
 宮竇儼占奎象于數十年前郭璞占合王于
 三百年後此知來之知也終軍識豹文之魁
 景純辨廬山之鼠竇儀辨蜀宮之鏡胡綜識
 秦朝之如意此博物之知也孔子墳羊證季
 氏之誑巨骨識會稽之遺商鶉告齊國之災
 萍實釋楚人之惑此無不知之知也雖然知

固有真傷鑿則破收視返聽則明自生故廷
 夫無蹶負夥則蹶聾瞽何罪惟強明而自聰
 說皁白而誤宮商人則過之也莊子曰逢生
 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逢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柰何此用知之說也

用知篇尾

文市權配 四卷

讒蠹篇

舜以四方之耳目為耳目。人謂其有四耳四目。禹以九州之手足為手足。人謂其有九手九足。何談者相去之遠耶。黃帝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非有獨脛。周人之璞。實為腐鼠。楚國之鳳。乃是山鷄。愚公知叟。而像頑。獮黃公名姝。而干陋貌。堯漿可飲。禹糧可食。此皆傳聞失真者也。故傳丁氏鑿井得人。則外言不可信矣。薄母有蔡媪。則內言不可信矣。曾母聞言而投杼。則耳不可信矣。顏子飯煤而見責。則目亦不可信矣。今之讒人者。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為有。點素為緇。黎丘之鬼。以似亂真。莊里丈人之子。以名受累。樂羊伐中山。而有盈篋之書。龐公使邯鄲。而有市虎之料。直不疑無兄。而謂其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譖其搗婦翁。黥布以賁赫之私怨。而誅卻宛。以無極之讒誣。而僇唐姑。果進取少主之說。而謝子去。秦昭登獻弟子之誦。而沈尹華疏讒。蠶之中人。往往如此。今之涉世者。身愧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于瑕。

文市權酷

四卷

六

疵也。不亦難乎。故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十夫撓椎。叢輕折軸。衆煦謀山。聚蟲成雷。讒毀之象。一至于此。此昔人所以興讒說于青蠅。而警利口于刀劍也。墨子素絲之悲。阮籍窮途之哭。良有以哉。雖然。聞謗而怒。讒之囹也。見譽而喜。佞之媒也。人有畏影惡迹。而疾走者。舉足愈數。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絕氣而死。而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也。古云。止謗不辨。至言不言。向陽而畏熱。不如夏屋之可爽也。揚湯而止沸。不如絕薪而止火也。王通謂讒無損于楊素。而不辨其譖之有無。直不疑償同舍郎之金。而不辨其金之持否。趙鼎鑒張浚之前失。而必請便宜。溫嶠懼錢鳳之後讒。而醉擊其幘。皆以免禍。處讒者所當法也。

文市權酷

四卷

七

讒蠹篇尾

辨誣篇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夫鏃羽之鳥。病鵠之所窺也。折趾之兔。蹇盧之所利也。故文王小心昭事。而有崇侯之謗。周公揃爪封櫃。而不免于賊臣之口。以韓信之忠。關武涉。絕削通。而有挈手步庭之誣。以馬援之功。定患難。佐中興。而有薏苡之感。以張浚之在川陝。有補天浴日之勛。而受朱呂之讒。夏竦放伊霍字。而傾石介。公孫敖傳胡人治兵。而族李陵。王欽若文市權酷四卷八三以孤注而排寇準。胥童以仇怨而害三郤。此豈諸君子有遺行哉。庸蜀之犬吠日。嶺南之犬駭雪。日與雪非異。犬固吠非其有爾。今夫堂開舖幌。碧流光霞。而醉者眸轉。呼為焰火。非舖幌狀移。目改變也。西施對鏡。鏡從則面長。鏡衡則面廣。非西施而易。所照變也。昔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而笑。子游褐裘。躬觀者揮指而哂。聖賢舉動。非謬也。人心異也。故人主聽言。當明燭之。細察之。毋挾疑竊鉄之心。而聽漏卮無當之說。以中險夫小人之計。則

流水止于甌史。而雨雪消于見峴。自古辨讒如漢昭識上官之譖。而詔冠子孟。孝宗聞讒者之短。而益重朱熹。元主辨幹離之誣。而愈任楚材。三君者。皆以聰明之資。塞讒賊之路。可稱不世出之主。其視漢高聞去魏背楚之事。而幾捨腹心臣。文帝聞使酒難近之言。而召歸股肱郡。不大相逕廷哉。是以袁絲之于絳侯。雖始議其驕。而終明其不反。聲伯之于季孟。雖以僑如之譖。而卒為寢其事。正恐以妨人主之明也。而况主明易蔽。天道難容。如文市權酷四卷九一楊炎譖殺劉晏。而卒以貶死。卻氏害伯宗。而竟以不免。秦檜誣胡寅等五十三人。獄未成而病死。則亦何益之有哉。然此邪之害正。亦無足怪。至若歐陽公惡范鎮。而假批詔以行譖。張魏公惡李綱。而附汪黃以行傾。何也。

辨誣篇尾

致身篇

人情有輕有重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故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素定也無知之亂徒人費死于門石之紛如死于階孟陽死于沐崔杼之難州綽邴師以從死祝佗父以復命死申蒯以赴義死夫齊襄昏君爾莊公之事淫禍爾而捐生之臣如此比比人心忠義所激不必有君而後有臣也况以賢主用其臣恩義結其舊而士有不奮者乎昔死節之臣庾珉泣懷辛賓抱慙李侍郎捐軀張叔夜扼吭季路結纓以就難龔勝閉口以輕身謝枋得耻周粟之生薛方守箕山之節王蠋不以齊不周而惜絕脰之經杜厲叔不以主不知而廢從君之義救陳之役孔達身為禍任而以死安邦完顏之危承暉不能行志而以身報國李萃死平陽之圍而愧以面目見天子廷芝焚招降之詔而敢以斬使抗太后寧作趙氏鬼揚邦又義不獨生滿目皆節義文章陳文龍剛不折節意氣若平生許徽不辱身于沒喝羞與拜舞者列吳堅

不共戴于偽張仍襦前進士梁震不受碎于李昌尋一片趙地死汪立信不屈節于似道文山有正氣之歌李芾感潭民之義此皆孤松秀栢挺然歲寒生則浩氣兩間沒則汗青百世若陳過庭之致身犯難張巡之哭像全城劉韜之顏色如生嵇紹之帝衣濺血江萬里之身棲止水張順之尸渰上流李筠之一死報周陳和尚之三軍感爵豈不烈烈乎忠臣義士哉蓋其忠義激于中患難安于外故視生若無用視死若有歸視鼎質若可親視爵祿若可耻而捐軀有所不顧耳

致身篇尾

文市權酷 四卷 十一

吏治篇

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稱目量。而信之斗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無我始能得萬物之情也。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混淪于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餅。使吏之為治。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視時之上下。則民靡然而心服矣。昔西人有五子。朴者農。敏者賈。滕者卜。倭者績。跛者紡。五子皆得食焉。治民者如是。則子視其

文市權酷

四卷

十二

三

民家視其郡邑。而竟內又何不安之民乎。是故召信臣。杜詩。政聲相望。而民稱召父。杜母。韓荀。陳鍾。治縣齊名。而人稱潁川四長。麥穗兩岐。張堪之守漁陽也。無襦五袴。廉范之守蜀郡也。荀淑治朗陵。而人稱神君。賈彪禁殺子。而人呼賈父。劉平治全椒。而民增貲。就賦。臧年從役。龔遂治渤海。而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劉寵守會稽。民不見吏。而老叟持錢以謝政。韓延壽治潁川。閉閣思過。而訟者洗心以自悔。劉昆為江陵。而反風滅火。宋均治九

江。而化虎渡河。孰謂循吏不足以致盛治哉。故吏而誠。循則為民保障。作世鳳鸞。不膠漆而民聯。不繩束而民結。是故當年則傾心。身後則係念。如何武為吏。而去後見思。馬光祖鎮建康。而民不能忘。是也。竟內則悅服。竟外則子來。如劉虞。富饒益州。而避難者以為宗。公孫度。威行海內。而去零者以為依。是也。處常則相依。變故則泣救。如羊祐。有德政。而襄人望。碑墮淚。趙廣漢。為京兆。而百姓守闕代死。是也。吏治至此。漪與盛哉。

文市權酷

四卷

十三

吏治篇尾

立論篇

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于鍾鼓琴瑟，是故稷下一談，崇朝而服千人；魯連一說，聞者終身杜口。堂上片言，携手見重；黃父九語，身後尤思。言顧不重，與子產修詞獻捷，而鄭伯增榮。國弱子展兩賦詩，而衛獻歸國棄命廢戒之語，足以退臨境之師；上下不和之言，足以回泥濘之主。墮黨崇仇之論，進而衛侯脫于藩，繫鼓卜吉之談，入而蹶由免于楚。其他以奇中者，太公俎上之置，激之以若翁之一語，而解省桐叔子之質，告之以猶母之數言，而罷如耳說魏，而衛不受兵；蘇代說梁，而犀首張儀田文不得相；靳尚以分寵說鄭袖，故秦女未入，而張儀出；朱建以激怒說閔藉孺，則呂后未言，而食其赦；不韋說荦陽以固權，則昭襄未立，而異人入。合而觀之，言者人之所重也。顧言之易，所以言者實難。故君子慎之，抱季路五慎之戒，佩趙孟九言之箴，禁傷易而傷煩，警愆隱而愆躁，有此言之為是，而彼言之

為妬者，文伯之哭妾也；審之，有可以全此而不可以全彼者。楚人之矛盾也，審之，今言之為是，而後見其為非者。隣人之倩新也，審之，鷄夜而鳴，與旦而不鳴，皆為鷄之害。鍾扣而無聲，與不扣而有聲，皆為鍾之妖。言各有當，亦猶是也。雖然，善言固所當急，然褚裒不言，而備四時之氣；王述不吞米價，而王導知其不癡；石奮不言而躬行，顏子約言而悟道。其語嘿之宜，有不在口吻間者。古曰：得免忘筌，得兔忘蹄。蓋以不言言者，進于言矣。

文市推酷

四卷

十五

立論篇尾

諫法篇

人臣之諫其君可無法乎。夫奏疏之斥不必逆耳。即言辭之合未必舉行。見之于古。若天書之諫。真宗嘉孫奭之忠而不能從。治亂間之對。桓帝加爰延之弼而不能用。楊時省師省財之請。徽宗僅見其肯。田錫召還之許。宋宗虛約以半年之數者。以為違。則既從之矣。以為從而實未嘗行也。吾不知人臣何以為進諫之道耶。以汲黯之不欺。而目之為鯨。以魏徵之忠。而恨之欲殺。以李綱為朝廷之倚柱。而不能行其言。以辛次膺為渡江之直臣。而不能究其用。他尚何言哉。顧所不能必者。聽諫之君。而所可自盡者。忠諫之心。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夫忠非諫者之心耶。而諫非諫者之法耶。為臣子者。誠効手足之義。披肝膈之情。考之古昔。善規自在。是故正心以為感格。則張栻之盟心。正對程顥之誠意。感君可法也。姚解以為欲沃。則劉敞堯舜授受之諷。魏徵昭陵獻陵之對。可師也。道不可賤。若呂誨之三居諫。三被斥。柳下之三士師。

文市權酷

四卷

十六

三十一

見黜可效也。直不可沾。若程頤之戒粗招。田錫之焚諫草。可行也。君不可脅。若先軫之嚙鬻權之兵。可戒也。不然。立志少偽。愛君不真。則大廷之對。陽黨王氏。叩墀之諫。私附逢吉。白虎殿之策。實託戚黨。上憂勤之纂。反遂生驕子虛之諷。適以啓神仙之想。羽獵之賦。竟以滋遊樂之心。雖勤諫安所用之哉。然古有不諫而嚴者。昔唐宗欲南幸。而畏徵中止。玄宗有過。輒問韓休知否。真宗有所行。輒問王旦以為何如。此所謂誠信素結。不徒費口舌者也。

文市權酷

四卷

十七

百八

諫法篇尾

婦道篇

今之論婦人者。施芳澤。飾笄鉗。衣阿錫。曳齊
 紈。粉白黛綠。娥媚靡曼。椎齒媵媵。無遺美矣。
 而美不盡于此。古人流芳彤管。助化閨門。為
 賢母。為令妻。為烈女。史不絕書。其美固不在
 脂澤下也。雋母求不疑。以平反之仁。鄒母勉
 浩。以盡忠之語。王母伏劍。以全子之為。漢徐
 母自縊。以責子之歸曹。陳母指禍福。以戒嬰
 之王。張母誦父策。以厲浚之死。范滂欲齊名
 李杜。而其母談笑而決。尹焞不為祿仕。而其
 母以善養為辭。孟杲以玩兵敗。而李氏不哭。
 似道排夢鼎。而賈母不食。趙母傷子括之誤
 國。嚴母哭延年之不終。此非母中之杰。與。下
 此則高行有斷鼻之介。夏女有截耳之貞。共
 姜賦栢舟之詩。荀采明粉書之志。衛女感阿
 鴈而為味。閨嬰因黃鵠而作歌。千古而下。令
 人擊節。其他論忠義。則呂婺紡緇以復其工。
 李氏不屈以從枋得。趙昂發為守。而雍氏願
 為忠婦。陳寅拒敵。而杜氏願共王事。皆其烈
 烈者也。論才知。則向母知龍蛇之產。宣仁知

文市權酷

八四卷

二十九

三十九

孟氏之福。僖負羈之婦。見重耳而知其滅曹。
 桓玄之妻。見劉裕龍行虎步。而知其不久人
 下。皆其磊磊者也。若不避死。則聶姊出身以
 表弟。梁氏桴鼓以助戰。若不厭貧。則孟光耳
 布衣之隱。冀婦執歸饋之敬。他若敬姜不履
 閭外之闕。殖妻不受畫宮之弟。可謂知禮。越
 夫人之編蒲於陵。妻之辟纒。可謂能困。烏林
 吞之却其主。楚季羊之適所負。羅敷之拒所
 諛。可謂不淫。是數者。雖在裙釵。偉然丈夫也。
 衰亂之世。刑于不講。女范不修。齊莊以通棠
 姜而見弑。子皙子南以爭徐妹而興戈。巫臣
 娶夏姬而敗名。隋文信獨孤而禍子。蓋道不
 行于內。則禍必及其身。是以叔祁通州賓。忌
 懷子而樂氏亡。莊姬通趙嬰。譖原屏而趙氏
 族。內亂之害。一至于此。又况深山大澤。必生
 龍蛇。如子靈之女。非不美也。生狼聲之伯石。
 而羊舌以不臚。有仍之容。非不可鑑也。生豕
 心之伯封。而夔以不祀。女之為戎。可勝道哉。

文市權酷

八四卷

二十九

三十九

婦道篇尾

妄談篇

今之立論者。巧情四出。儉詭百竇。雖能伸說于時。而立論之體已失。是故求其所獲。則稱其所惠。鄭人有求印重父之說。舉其所不願。則脅以甚不願。魏高有假南征定遷都之計。操兩可之說。則為鄧析贖溺之訓。揜一定之理。則為公孫龍藏主牙之辨。持兩端之介。則為綦毋恢逆車之策。循一已之便。則為費無忌言剪朝吳之利。徒責人而忘已。則秦攻魏以趙援為非約。而不知趙全魏。則秦攻亦非文市權酷。四卷。二十。約。徒是已而忘人。則中山攻燕。司馬喜是而趙攻中山。司馬喜非。見卯求夜。見彈求多責。空言者無其獲。移白于門。徒薪于突。出嘉言者非其時。指其所小苦。忘其所大利。則疽者彈擿之哭。舍其所卑近。而舉其所不可行。則燕人學知之論。聽之甚忠。致之無補。則臣僕千歲之祝。嘗之甚甘。用之不利。則市丘烹鷄之鼎。洋洋可聽。而實不可行。舉木鄭衛之歌也。說有兩利。而勢不可兩全。黃白堅物之劍也。避此之害。而得彼之患。避柱觸伐之盲也。

託神農以驚世。假黃帝以名家。則神君震懾之蛇也。自古及今之知言者。能幾人哉。是故賈誼立談。而為文帝痛哭。說卒不行。京房交淺。而欲去主所深信。論終見阻。胡寅言高宗不當即真。而犯其所不欲。道竟不行。皆得所言。而不得所以言也。故嫻于詞令者。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其舉類適。而見義遠。是以用言者聽之。使謀出其不可用。事出其不可同。先王之所舍也。是故先王察人之類。而聽人之言。故執桀跖之轡。而譽桀跖。出申韓之門。而譽申韓。則無聽也。以鄉原而毀伯夷。以里婦而毀西施。亦無聽也。如是則危言無所售。而議論歸于正矣。

妄談篇尾

巧諫篇

自古人臣之進諫。不悻悻以行意。不脊脊以招名。或論以理。或動以情。或因其事。或寓于物。是故孟子以囿進。公權以筆諫。晏子假踊。貴履賤之說。以緩刑。田贊假甲惡于衣之對。以息戰。卜偃神柩聲之兆。以安衆心。田千秋託白頭之幻。以感武帝。管仲難珍異。而封禪止。田叔不就舍。而田獵罷。晉文之疾。筮史罪其滅同姓。而因以復曹。晉侯之病。韓獻崇大荼無後者。而因以存趙。張九成議恢復。而動文帝。權酌文市權酌四卷三十三以父兄妻子之樂。趙光奇乘問民。而對以和糴之害。魏襄館雪行之葬。犀首不能諫。而止于惠公。欒木之一喻。晉殺羊舌虎。叔向不復救。而竟復于祁奚。刑賞之一言。優孟槌頭。一歌而負薪以封。入殿一哭。而馬不得葬。優旃呼于臨檻。而陛楯半更。談及蔭室。而漆城服奪。罷其所甚愛。則情必阻。陳元妻宰之劫也。舉其所必救。則心必動。薛公清廟之說也。晉平以鷄殺監襄。竟阻于楊肱之說。此以殺救之也。齊景欲不為禮。竟悔于晏子之驕倨。此

以從違之也。塗偵无灶之夢。陳而衛靈覺。國門大鳥之隱進。而楚莊飛飲。斗飲石之箴獻。而齊威之醉解。此假物而諫者也。晏子教養馬者之罪。而景公悟。東方朔教殺鹿者之罪。而武帝止。新敬磨數洛陽令。縱民稼穡之罪。而莊宗慙。此寓意而諫也。子高登城數語。而段君釋縛吏。郭舍人廷中一啣。而世祖反乳。母里媪束緼乞火。而去肉之家。及其婦。此不諫之諫也。夫諸君子者。不必叩額龍墀。而有諫行言聽之効。不必批鱗逆頷。而得繩愆糾繆之風。不必抉睛剖心。而有正君利國之驗。使人臣進諫。而皆若是。其造于天下。豈淺哉。

巧諫篇尾

課計篇

太山之婦人寧死于虎。永州之蔣氏寧死于蛇。為苛政猛于蛇虎也。夫農家之祝祭迎虎食豕迎猫食鼠去其害也。若吏而貪為民豕鼠多矣。迎又何物焉。故養民者時耕而耕時收而收。是謂老農。孝之若子。植之若棄。是謂老圃。今之吏鷹擊毛舉責民旦暮。朝樹梧櫟夕尋斧柯。辟之振苗為害滋甚。民柰之何。不窮且盜哉。故薛瑄謂民命係于長吏宜精賢否之術。章帝知民生堯于守令特慎二千石之選。郡國多察吏第五倫言當擇寬博以柔之。文墨吏為害韋彪言當舉賢孝以循之。彼一君三臣者豈無威稜武健之士重在民也。所貴明主甄別以分其類。綜核以課其功。而民言以考其定。非上之無定衡而下徇匹夫之口也。設吏以為民故觀民正以考吏也。昔人有言問官府之政于鈴下馬走甲是乙非乞無定說。至于太山之隈絕澗之曲樵夫農子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若辨黑白彼豈識刺史之廉而望縣令之烏哉。蓋愛憎絕于

于耳目之前而是非公于郊野之外也。唐宣宗獵上苑而聞李行之善政于樵夫獵渭上而徵李君奭之異政于請畱之父老。從民言得吏治鑑衡有不真者乎。而又糾繩之有人風勵之有法如黃瓊劾奏貪汚而海內翕稱范榜攬轡澄清而貪冒解綬則按而察之在監司也。如郭賀治荊有惠漢明賜命服而去襜帷朱暉治淮有聲漢章因幸宛而拜僕射則作而興之在上也。循吏迭出其有以作之矣。噫楊伯起却金而自矢為清白吏畱正治蜀而僅以書簾歸陽城之撫字身家亦所不恤倪寬之緩斂殿課亦所不驚此數子者不負人君不負所學固其天性然也。

課計篇尾

戒盈篇

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言終難持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難竟也。故詩人怨斗。揭之求。而智者戒魯縞之禍。即以李斯小人。尤知物禁太盛矣。昔公儀伯以力聞。棠谿公薦之。周宣而自許曰。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蓋有力不自負。是以力聞也。蝸得蔭而忘其身。螂見得而忘其形象。以牙擒蚌。以珠剖翠。以芻網犀。以角烹麝。以臍獲蠶。以絲煮女。惡蛾眉。士惡多才。由來然矣。况以才成功。而因文市權。酌四卷二十六

以自明哉。古人有言。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甲辭。如鍾磬然。質愈厚者聲愈和。今人占占自喜。矜燕人遼東之豕。負宋人溫廣之喧。誇齊人菽泉之富。如齊桓色驕于葵丘。而霸業不竟。唐宗志滿于貞觀。而美政不終。寇準矜色澶淵。而不免于孤注之諧。霍光不解政柄。而不免于驂乘之敗。王濬居功而不及相。如是以有王渾之釁。齊罔反正而遂持大柄。是以有穎顛之師。符堅驟勝而驕。用起燕垂之叛。灌夫貴盛而倨。遂動潁水之謠。李密之

敗。在喜唐公之見。推似道之亡。在作福萃編之頌。鄧艾以專征一言而起。鍾會之殃。檀道濟以威振一方而致。長城之壞。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時至則反。冬夏是也。物至則危。累碁是也。惟昧守盈之戒。忘知止之箴。則以百發百中之射。而不以善息。將一不中。而前功廢矣。以畫地先成之蛇。而更加之足。得一不成。而後厄奪矣。以市南九轉之丸。而轉而不止。將一落而前聲墮矣。是以解二日之夢。雖出自晏子。而尤請占者之賞。獻河中之地。雖文市權。酌四卷二十七

主自世勳。而必令李密自獻。不貪人功也。禹命不可讓。尤讓而受命。王述不讓所堪。尤讓所不堪。夫非得良止意哉。今人知止者少。望報者多。皆魯人祭一豕。而祝百福也。東人以一豚之禱。而望三盈之報也。噫。安得見善射之魏舒。日與鍾毓俱。而不露者哉。

戒盈篇尾

進諫篇

君子之事君務攻其所惡犯其所忌中其所不欲而致其所不樂求成君也今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矣是以古之直臣還召于切責之日正色于側足之時衆人不敢議而獨爲梁公之亞舉世不敢言而獨蜚鳴鳳之聲嬉安可戒則栖楚叩王階而樊噲排禁闥遠畧可罷則郭憲拔刀斷鞞而陸贄上表去兵封識可阻則桓譚諫至流血而馬知節請毋忘危忠直可閱則辛慶

文市權酷

四卷

二十八

朝

忌懇赦朱雲而胡安國力救劉珣奢漸當杜則箕子泣象箸褚遂良論漆器而皇甫德參

議高結聖躬當保則袁盎止馳峻阪郅都諫

拒田璆而薛廣德阻濟樓船罷營可以息民

則張玄素舉桀紂而馬周引隋煬陸文宣諫

瓊盈而范雍止宮葺引衣可以悟主則辛毗

不嫌其抗而寇準不厭其煩留正不忌于請

朝而陳禾不妨于去蠹屏邪可以利國則汪

觀不避蔡確而陽城不畏延齡標仇不阿元

振而十朋不容史浩秉正可以維世則多慙

之主不敢承而宮中之梨不敢瑞彥博之賢

不敢怒而夷簡之權不敢避有不撓之氣則

一官可以罷四相而一令可以論五侯兩軸

可以辨賢奸而一詩可以分賢不肖有必往

之勇則仇胄可論斬而蔡京可議誅張禹之

頭可請而李佑之膽可落有委身之忠則可

流淵請死可醒後當戈可延頸就擊與干逢

爲三可請劔大呼從龍比于地可磨厲舌刃

斬王之淫慝可折衣就髡伸已之一言凡此

者雖未必其君之皆聽而懿矩播于古今雖

未必說之盡行而芳名流于竹帛豈若持祿

保位之臣囁喁以自全者哉

進諫篇尾

文市權酷

四卷

二十九

朝

重身篇

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舍所為。圖所以為。不知為者也。斷首以易冕。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今之走利者。何以異此。故子華子不以天下廢兩臂。孟孫陽不以得國斷一節。子墨子不以冠履去手足。惠施子不以愛石擊愛子。魏王為河內入秦。魏敬謂身重于河內。孟嘗君輕身越國。蘇代謂見笑于土偶人。魯君欲除患。市南以為道在捐勢。武安忌暴盛。藉福以為道在讓相。故人之輕身而重富貴者。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者也。夫登危者。駭步。入靜者。疑影。勢位之可疑。豈但危與靜哉。是以知危之君子。為焦冥之卑棲。不為御鼠之戾天。為玄蟬之潔饑。不為羗蜋之濁飽。是以許由娛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太王不以土地之故。而棄有邠之民。夷齊不受就官之盟。而避首陽之下。魯連身為布衣。子之爵祿。而輕視不受。莊子釣于濮水。聘以楚使。而持竿不顧。曾子能視千鍾。同蚤。黃少細。瞻子不重魏闕。輕江湖之身。屠羊說居

肆而辭三旌。魏子牟。耽岩穴。而棄萬乘。列子貧有饑色。却子陽之粟。顏闔鹿衣飯牛。辭魯君之幣。江上之老人。不以子胥之劍。奪已之不取。宋之司城。不以野人之玉。易已之不貪。故執政之進退。不足以損臧。丈人之釣。令尹之得失。不足以動孫叔敖之色。凡國之存亡。不足以喪凡君之存。彼競而求利。蝸角觸蠻之爭也。荆山之麝。挾臍而得免。終南之虎。觸鹿而隊崖。蠃蝦之蟲。以任重而取仆。入海之人。以得珠而見擠。今趨勢之士。皆猶是也。噫亦惑矣。

重身篇尾

居功篇

紉蘭握瑾者，誨妬之良媒也。倣譚鯁論者，騰謗之健駟也。方人擬物者，反刺之鈇刃也。要津利孔者，招怨之危機也。是以君子網盛綵而不揚，履危機而知戒，何也？舟不覆于龍門而覆于夷，車不摧于太原而摧于康衢，人不失于立功之時而失于立功之後。理固然也。昔微獻之反國也，境逆者執手予言，道逆者車揖之，門逆者領之。至廷則不讓人矣。人情大抵類是，安能履盛滿哉？是故伊尹有寵，文市權醜。四卷 三十三

利之戒，老子有知足之言，孟之側抽矢而策馬。范文子後入以辭功，二既賢哉。成盛滿于宦路，劉昆長者歸異政于偶然。文叔不伐昆陽之功，正考父不挾三命之貴。范鎮不居身退之名，富弼不受學士之賞。彼豈無見哉？知功名之難居也。是故子推有霸晉之績，而重耻夫貪天，丙吉有阿保之功，而深藏于不露。彥博立英宗，而力謝不有。余天錫立理宗，而終秘不言。楚昭王之復，申包胥不欲効子韋而受賞。宋寧宗之立，趙汝愚不肯從侂胄而

論功。父子封侯，美事也。張安世懼其太盈，而不受。致身相位，大榮也。鄭絳慚其歎後，而不居。馮異當諸將論勳，則屏立大樹之旁。岳飛每破金論賞，則歸功部伍之下。此皆功而不自功者。後世以功相高，竟不能以功相下。是以卻至獻捷，而單襄以為亂階。公叔戍宣驕，而史魚以為敗道。叔敖擅貴富，而狐丘指為三怨。公孫述修邊幅，而馬援目為井蛙。絳侯善書，而王旦謂是故晏車之僕。其妻以自得為羞。楊子之逆旅，其妾以不自賢為美。江上之狡狙，吳王以持矢驕人為戒。居功之鄭緩，列子以穿井梓飲為規。厥有旨哉。

居功篇尾

陳言篇

君之尊猶天也。親猶父也。苟不至不愛其君者。無不欲君之堯舜。而責難于君矣。自古愛君之臣。寧為上殿之虎。毋為立仗之馬。寧為骨鯁之魚。毋為禁聲之鳥。寧為秋空之鶻。毋為寒露之蟬。寧為諤諤之一士。毋為諾諾之千人。寧牽裾以怒君。毋曲學以阿世。寧折檻以取罪。毋箝口以取容。寧碎牘補奏。以利國家。毋三旨承顏。以咲後世。寧頓血污輪。以回天日。毋雷同響應。以希雨露。是以蕭望正君。文市權酷。四卷。三十四。百三十一。不欲外補。汲黯出淮。請居禁闈。田錫出州。尤上封事。史魚陳尸。薦賢。張詠遺表除佞。蓋明于不可逃之義也。義之所激。朱雲以一令言事。梅福以一尉上書。田申以賈人有烈風接。謙以俠徒依名節。枚臯以處士論朝政。杜蒯以宰夫與知防。曹輔以小官論大事。新城三老。而能明君臣之義。壺關一窆。而能糾父子之愆。况得君行道。愛國家之深。而蒙人主之知者乎。故自古及今。致主之疏。經世之文。未可指數。紀其論列之大。則以垂箴鑑。若孫奭

之無逸圖。張九齡之金鑑錄。張蘊古之大寶箴。范純仁之尚書解。李德裕之丹宸箴。徐樂之瓦解說。鄧禹之輿地論。嚴安之安道策。蔡襄之察諫疏。胡銓之諫和議。皆鑿鑿今古之明鑑也。以陳時政。則崔鷗之三疏。董子之三策。仲淹之四論。韓忠彥之四事。司馬光之五規。張守之六思。胡寅之七策。朱熹之七條。夷簡之八疏。魏徵之十漸。天章閣之十對。了翁之二十疏。邵模之三十字。李綱之三十事。趙鼎之四十事。任伯雨之百八疏。真德秀之十萬言。皆纒纒當時之急務也。為人臣者。反覆于名臣之疏。仰承乎大君之恩。能自己乎哉。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是進諫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陳言篇尾

文市權酷 四卷 三十五 百三十一

寬假篇

御臣之道。不可以過弛。亦不可以過苛也。嶧陽孤桐。不能無結。而激哀响。嶧谷修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任輕則稷契不能康理。權簿則伊周不能治平。故鳥獲輕千鈞。而重其身。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道不可也。故明王不窮鳥獲。以所不能舉。不窮離朱。以所不能見。後世之君。欲責一事。則二三其任。而過苛其責。今有使人牧。而以樵為賞。則牛羊不必壯也。委一事。則權無寬假。而職有數易。今有工人操器。朝操而夕去。雖是非無所効也。若是則金石之士。離心焉。夫虎路龍蟠。鷓鴣號之。以其異心也。牛牧豕眠。鳥雀乘之。以其無心也。麟有利角。眾獸不伏。鳳有利嘴。眾鳥不賓。君有奇知。天下不臣。故上之繩下也。大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其究至忠良。危死于非罪。姦邪安利于無功。故曰。察實者。不雷聲。觀行者。不譏辭。蓋人是則其餘皆所當寬也。晉以商人之會。禁樂氏。而仕者寒

文市權酷

四卷

三十六

三十七

心。漢高以雲夢之遊。禽韓信。而侯王五告。漢武督責大臣。而公孫賀不敢拜相。光武御臣嚴急。鄭興有日食之疏。明帝自起。撞即樂松。有未聞之諷。安帝以宦官致災。而讓三公。有仲長統之議。晉不能處桓玄。唐不能全僕固懷恩。是皆任苛刻之過也。故任臣者。有桓公之任。管仲則呼仲父。而不亂。有秦穆之用孟明。則使過。而有功。昔陽虎逐于魯。疑于齊。而為趙簡子之忠臣。裴矩在隋。則獻諛。在唐。則盡忠。張說在則天。則小人。在開元。則賢相。

文市權酷

四卷

三十七

三十七

寬假篇尾

輕勢篇

豐狐文豹。據于山林。伏于岩穴。夜行晝居。然不免于網羅。皮爲之災也。勢位者。人之皮也。夫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非赤子之利。而千金之累也。有所重也。賓孟之鷄。寧自斷其尾。毋自召其犧。塗中之龜。寧曳尾而生。毋貴骨而死。牢中之彘。寧食糠于筮。毋加尻于俎。郊祭之牛。寧深山而爲孤犢。毋錦繡而格鸞。刀。馴育之虎。寧長林而食豐草。毋金鑣而蹈湯火。至于物盡然而况于人乎。夫山穴之隱。而一旦登庸。庸人持祿。心獨喜自負。彼清修者。且指之曰。是未嘗爲牧。而祥生于與。未嘗爲田。而鶉生于突也。不吉事也。亢倉楚居畏壘之山。而以民之俎。豆我爲標的。子綦聞九方歎之相子。而以糶之肉食爲不祥。故曹商百乘之車。誇以爲長。而不知是舐癰潰座之類也。宋人十乘之錫。持以驕人。而不知是沒淵竊珠之類也。殷浩承桓温之用舍。則喜懼變色。鄧綰得好官于安石。則咲罵由人。何嗜祿一至此。宜其一出而輒償也。晏子辭

文市權酷 八四卷 三二八

邱歆之賞。而曰辭富。乃不失富。公孫休却魚。而曰不受魚。乃常得魚。是故孫叔敖請以寢丘封。而得長存。陳敬仲請以卿位辭。而得齊國。子產辭邑賞。而得執政。劉肥獻湯沐邑。而得脫長安。則勢位祿厚。豈必皆人之福哉。此孟子說大人。不視其巍巍。謝安當衆人汗流。倒板之時。而從容自若也。王子搜逃丹穴。曰。不欲若三世之前。真德秀引去。曰。使朝廷知有不屑爲從官之人。皆隱然有輕世之意。至于巢父牧子。惡聞唐堯。東郭梁石。隱而不嫁。

文市權酷 八四卷 三十九 輕勢篇尾

善用篇

齊魯多賢群才備矣而無相位者無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用人者人之所使也昔大撓作甲子默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寶虞姁作舟伯益作井炎翼作臼奚仲作車乘雅作駕寒襄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人皆不知不能也而二十官皆盡其巧則聖人用之爾聖人之不能所以能之也不知所以知之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辟之猶風蓬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指能勝之躡能勝之然而折大木蜚大室者惟風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惟聖人能之不與群小爭能而天下皆為之用使知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于知勞者効其材君因而任職故君不窮于法杜黃裳曰明主有求賢之勞有用賢之逸則不窮之說也不見夫釣者乎鋸江而

垂釣者之事也磻溪一竿而繫八伯桐江一絲而繫九鼎周文漢光制六合而為釣懸九重以為餌文一引獲尚父光一引獲嚴陵而國如安澗不見之射者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而射無不中不見之作車者乎車得輻則運而行帝王之車堯以十六人為輻光武以二十八人為輻唐太宗以三十六人為輻而安坐取道自古及今未有不用人而治者也

善用篇尾

今海中之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而不知晝非日之明則不能視夜非燭之光則有所欺日與燭人之蝦也至于明主明四目以觀天下則賢人君子為蝦可不重歟

拘孿篇

夫行之障也。莫障于拘。井蛙不可語于海。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冰。拘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拘于教也。通其迹。則爭父之子。不失為孝。請答之臣。不失為忠。泥其迹。則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相啖之勇。不若無勇。故不龜手之藥。宋人為泝泝統。吳人得之以封。為盜之說。國氏用之以富。向氏用之以刑。衛人之數。父傳之子。而不知。子述之人。而得之。通不通。故也。堯舜讓而帝。子噲讓而絕。湯武爭而

文市權酷 四卷

四二

三十一

王。白公爭而滅。商以井田興。秦用之而亡。周以周官治。隋用之而亂。高以五倫教。蘇威用之而叛。彼其所法者迹也。而所以善其法。則豈迹之可泥哉。夫子聞擊磬而知悲。感非木石。應乎心也。申喜聞乞歌而得母。母非所素見。兩精相為感也。九方歎相馬于牝牡驪黃之外。得其精而忘其粗也。宣王問唐弋。知懼衆。詹何談釣。事知治握。孔子觀承蜩。知勤學。關尹論學。射知為國。惠文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劍。知草書。彼豈拘迹而得之。當有妙

于迹者。不然。慕美而貌其迹。東施之學曠也。執古而求之。今求劍之契丹也。舍我而法諸人。壽陵之學步也。循廢法而為用。行千里之馭駿骨也。甚則如鄭婦之為袴。象故而毀。新如魯人之侍飲。謬求而效。唾如鄭人之買履。不信足而取度。如燕人之觀舟。欲歸國而行。陸可咲哉。古曰。先王有郢書。後世多燕說。夫賦頌皆潘吾之迹。鼎銘皆華山之博。是郢書也。宋人說紳束之書。梁人解彫琢之記。是燕說也。故韓子謂按骨終屬想象。徐馮謂知者不必藏書。輪扁以古人之迹。為徒存之糟魄。師金以先王之行為已陳之芻狗。非有激于世之泥迹者哉。雖然。迹有不可盡廢者。毀大匠之彈。則曲直不理。廢師曠之律。則五音無辨。故齊東之防。晏子不更六尺之下。冠禮之行。孫昌胤不避聞者之駭也。

拘孿篇尾

文市權酷 四卷

四十三

三十一

尸位篇

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粥寵擅權。人主以其國資之。事敗主分其禍。事成臣居其功。此謂事劫。專制刑罰。鞭箠天下。此謂刑劫。三劫備則國無臣。無臣者。豈即中虛而朝臣少哉。廷臣雖滿。無與共事之人。爾故人臣公舉。下不相比。則人主明。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今人皆知笑土偶人。而不知人臣擅威靈而無裨補。皆衣冠而土偶者也。今人皆知咲杭人之棋。而不知人文市權酷。四卷 四十四

臣貌伊呂而心廉來。皆金玉而敗絮者也。晉之世。立談者以虛無為辨。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放蕩為通。而挾節信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咲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惡曠達輩之獵虛名也。故觀阮籍之行。而知禮教之奔弛。察庾純賈克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忿。覽傅玄劉毅之言。而知主德之墮。讀錢神之論。而知寵賂之章。國勢如此。豈能久乎。是故敗國之臣。或謂太平無象。或謂我無宦情。或置軍

國重事于半間。或遺百年神州于丘墟。或付密勿大政于三旨。可以從人。則蘇味道但知模稜。楊敞惟云唯唯。可以逢君。則廷美不嫌其誣。而改周不妨于請。可以獲利。則為趙普海物之陳。為王黼私家之入。可以賣國。則蘇薛挈唐以予梁。王范棄周以拜宋。若此者。居富貴若巢穴。輕官守若蓬廬。視君上若秦越。其為國家害不淺也。夫元反私平。猶為蔑君。羊陸交歡。猶為緩國。况禍國而行其私乎。王猛在秦。而猶不忘晉。祈宰在金。而猶阻征南。文市權酷。四卷 四十五

韓企先不庇宋。而猶然見貶。况立朝而不能其官乎。薛奎至死。而猶以慙古愧後為恨。王旦悔不諫天書。而令以披緇為歛。張浚耻未成恢復。而命以械杓為葬。况身存而可忘其君乎。人臣不欲為國之匪人。則不可一日不策礪矣。

尸位篇尾

抗節篇

古曰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兇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古今抗節之士矢志不回若晏平仲之軟一矢無易齊太史之書三殺不改蒙鉉翁不署招降之勅高應松不草求封之表叔孫豹不從邾滕之視子家羈不從受社之盟霍子孟之髮盡白于匈奴蘇子卿之德忍餐于胡地洪皓不棄宋而臣豫關羽不為曹而倍劉張敖鬻指而却貫高段秀實奮文市推酌四卷四十六

笏以擊朱泚豫讓裂衣以報智伯高漸離撞筑以謝荆軻張世傑斷元使之舌君素為吠堯之犬凡此皆英英人表為世斗山其視石頭城之節豈不大徑庭哉彼儉夫小人居位則設主遇難則保身難逃三尺之刑誅難免萬世之筆伐其以人之國僥倖者則安石以盧李訾于唐炯惠卿以嗇夫刺于司馬其乘主之危自取者則司馬見羞于石勒子贖取薄于楊騷其臨難而苟免者則令孤見責于張巡成大不齒于李孝其市國而外交者則

宰詔被僂于句踐杜克反輕于粘噶賈克見嗤于孫皓其朝議所不容則變亂舊章見刺于長公之試士竊國專權見謫于枋得之發策其清議所不滿則胡旦為李昉之訟而不得列儒林邢恕為奸臣之魁而有玷于程子其公議所共憤則宋綬貶謂之詔朝論稱快蘇軾譴卿之救天下傳誦允琬誅卓之謀百姓歌舞此其公評凜凜何樂而為此以誤人之國以敗已之名哉夫正氣之賦人人有之而自其如此望持節諸人可以愧死入地矣

抗節篇尾

文市推酌四卷四十七

四十七

百全稿

匪人篇

語曰。驕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螫于方寸。而以計中人者。所謂人虺也。故國風嘆蒼蔚之朝。楚騷悲菝菹之盈。以小人之禍。如鮑魚在鼻。鷓鴣在耳。魘魅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在昔。扈有失度。驩曉有孤。男苗有成。駒桀有侯。哆紂有崇。侯虎飛廉。費仲惡來。晉有狐優。施數人者。亡國之臣也。齊之田恒。宋之子罕。魯之意如。晉之僑如。衛之子男。鄭之宰欣。楚之白公。周之單荼。燕之子之。數人者。文市權酷 四卷 四十九
專國之臣也。滑伯之于周。王孫甲之于鄭。少師之于隋。種首之于越。宰嚭之于吳。成泄之于晉。豎貂易牙之于齊。孔寧行父之于陳。羊尹申亥之于荆。數人者。邪佞之臣也。自古奸邪。便已忘君。妨賢病國。生不免戮辱。歿不免魏稱。布之中外。垂之史冊。為三凶。為四木。為五鬼。為六賊。為卧虎。為兩墮。為回天。為獨坐。為善神。為沙門。為鷹犬。為浪子。為九尾狐。為三大犬。為跋扈將軍。為四時仕宦。為由竇尚書。為屈膝參政。可嘆哉。是以入主察臣之心。

覈臣之能。辨臣之類。管仲以射鈞為正。而以相桓為罪。勃提以斬祛為正。而以拯難為罪。究其心也。梁克家不知兵。而優為才相。徐道覆短于探主。而長于料敵。陳平不善于治家。而善為王者佐。取其長也。甘陵二部。牛李爭雄。洛蜀分朋。殷王相抗。吳奎親韓琦。而斥安石。向士壁傾于似道。而救于枋得。分其辨也。察其心。則臣不得以偽事。覈其能。則人不得以虛糜。辨其類。則下不得以黨爭。又何至輕任僉壬。重負國家哉。噫。使人臣得若范富同。文市權酷 四卷 四十九
心。呂馬交代。鼎浚相繼。則僉壬自消。君與臣。兩無負矣。

匪人篇尾

化應篇

班輸為雲梯，萬丈而凌虛。墨子為木鳶，三日而不集。偃師為機人，歌合律而舞應節。孔明作沉馬，轉斜谷而運祁山。人巧至此，况造化乎。故曰：化不可以與知，神不可以易測。天地之間，共工斷柱，巨鯨戴山，岱嶠隨潮，歸墟注水，誰知其所。以然哉。朝菌不知暝明，蟪蛄不知兩暘，冥靈五百年為春，大椿八千歲為秋。大鵬遙而斥鷃近，焦僂短而龍伯長。誰知其所以然哉。驪山溫泉，蕭丘寒火，南海浮石，梓文市權，酌四卷五十一。

河沈羽，西戎火浣之布，切玉之劍，又誰知其所以然哉。大抵化有所因，理有所秘。螳螂不與蟋蟀齊鳴，締綌不與貂裘同服，其時異也。月圓千樹而同光，風起百岩而同聲，其本一也。鳥鵲濡魚，傳沫細要，聲為子母，獅類自為雌雄。白鵝視目而交，龜驚鳴風而感，蚌待月而生，兔望月而孕，其生異也。飛雉為蜃，老雀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飛，荇荅為蛆，田鼠為駕，其化殊也。牛哀成虎，楚姬變龜，枝離出柶，長弘入碧，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

無情之有情之屬，賢女化為貞石，山蚓化為百合，自有情之無情之倫，其精變也。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消，騏驎闢而日食，鯨魚死而慧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合絲而商絃絕，雕虎嘯而清風起，神龍出而景雲從，鼓呀園則花放，鶴呼垤則雨來，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諸運握而少陰水，箕麗于月而疾飄起，畢動于天而驟雨散，天將風而鴉聲作，雨將至而蟻封移，太白暉芒，鷄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

文市權，酌四卷五十一。

星流電激，其氣化自然之應也。是故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也。見一落葉而知歲之將暮，睹瓶水一米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也。用知者求故之利，千歲之日至可致，餘不足言矣。

化應篇尾

塞奸篇

小人害國至難言也。百奸千計，求悅其君，苟可膾口。即首子可烹，苟可投內，則此身可官。聞破陣之樂，則德彞神武功于文德，見君止之樹，則士及獻譽言于再三，得秦璽，則蔡京議改元，諛主荒，則吉甫請為樂，便奸險則楊畏倡紹述，其所行所進，靡匪惑君，而一得其勢，則或以一語而謀廢立，或坐殿上而逐嬰兒，宇文植文而仆武，下邳以恭而易安，高歡為修而醜閔，禍甚烈也。罪大惡極，公論不載。

文市權酷 八四卷 五十二

則為術以掩人，是故王欽若、有餘、逋、釋囚之請，下謂倡罷兵撫蠻之議，王莽以謙恭誣世，賈似道以去位要君，史浩以用浚璘恊人心，鄭居中以不受賀飾平日，王韶以忤安石掩進取，秦檜楊二策以聳天下，辭兩國封以鎮人心，曹操下肝鬲之令以愚天下，仍安漢公以欺後世，為計一何巧哉！故曰：主道在所開，在所塞，塞正者亡，塞奸者王。夫正與邪，若萍之與楹，厲之與施也。奈何昏主皆塞正容，或尊稱為佳士，或圖象于顯謨，向魁用而

馬朱、趙高用而廷鹿馬，二五耦而五難隨，王錯入而西河去，朱异聽而臺城困，虞世基信而彭城憂，間有君臣知斥邪者，則又除呂立呂，去卓得卓，殺朱榮而存朱兆，卒有末寧樓之繫，鋤武氏而在三思，竟有反噬之誅。去奸如此，良可咲哉。嘗辟之，痊疽之痛也，必自見敗形，乃能除之。夫權嬖者，必重人也，必親愛也，親愛是同堅白也。夫忠忤之臣，欲離人主之堅白所愛，猶以解左髀，說右髀，是身必死而說必不行者也。是以明主之道，先主精白。

文市權酷 八四卷 五十三

豫辨忠邪，使人不得不為己視聽，則不必以詐試奸，而奸遠。使眾人引正以勝小，則口不教百官而官治，彼其身正足勝邪也。夫宋璟正色，二張虛坐，朱熹按滌，貪冒引去，李膺為司隸，而常侍不敢出省，桓典為侍御，而權門避迹，祖逖在則王敦束手，管仲在則三子匹夫。而况于明主在上乎。

塞奸篇尾

邪黨篇

小人朋黨同類。為崇國家。不可極也。安石引其子雱。秦檜引其子熺。牛仙客以同志用。陳自強以童師用。周師旦以平江之吏用。周筠以韓化之廝用。葉祖洽以附新法用。蔡疑以附蔡京用。是以太祖疑陶邴。高宗降秦垵。高后斥蔡確之辨。遵裕。哲宗斥劉達之請。復蔡京。非懲迎合援引之弊歟。乃為之黨者。幸而得倖。奸以扶奸。非請金根車。則納粟金架。非獻山南莫助圖。則上秦城王氣詩。非舉朝呼文市推酌。則上秦城王氣詩。非舉朝呼

周公。則四方稱伊霍。非草詔曰得聖之制。則答詔有元聖之褒。高麗之舞。可為蓮花之譽。可獻。固喬可誣。而毋逆梁冀。滕撫可黜。而毋忤宦官。君身可指。諸侯夷狄可罪。而毋譏王氏。故權臣愈以無忌。國家愈以動搖。正晝攫晉代之金。請謁通私門之入。專任則成朱异之亂。雷同則成蘭靳之奸。兩奸相扶。則閔孺之出。食其思退之翼。右相兩權相擊。則田蚡之殺。竇嬰。丁謂之給。欽若。惠卿之排。安石。位望太隆。則撫枕一耻。以忍遺息。主上單弱。則

遷都徙篋。以威朝廷。使優人象大儒。則國士落膽矣。侍醫將究。而李固誅。則大臣重足矣。跋扈一言。而帝中餅。則人主禁聲矣。罪逆滔天。流毒滿世。卒之害人而自害。殃國而自殃。議割地者。邦昌身自為質。主和議者。王倫見戮于金。篡人官者。以貶死。竊大寶者。以鬻分。結死者。不得復生。冰山者。不可常倚。屋瓦有要斬之禍。李林甫有斷棺之戮。李邦彥有都人之殺。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災。三窟徒營。難免排嚙之厄。高澄陷父。幽君。而召闡京之

刺。無極殺宛。慘奪。而召令尹之誅。慶封族。崔亂齊。而致朱方之殺。天報此輩。何嘗爽哉。是猶諫去劉后。黨者。自駭唱名。誣蘇轍。奪居者。自斬館舍。亦可嘆也。故人盜天地生。蝓虹盜人生。天顏人將安有。人死蝓虹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身亡也。

邪黨篇尾

四卷共一百八篇

文市權酷叙

學之為味與世味不相入乃入人之深而各極其致則不甚相遠故墨吏攫人秋毫必析至于耳目肝膽其之俱化何也其入之深也夫深于入者不窘于出有兩人持籌于此其一珍錯滿市袖手失措其一為漁為獵從

文市權酷

後序

容展布即令其入而竭澤復出而倒囊亦無不可者學之于人何厭不然予仲氏仔肩沈酣于學穿鐵絕韋二十年所入未易窺測畧稍暇手自編摩援古證今事區以類類系以款觀者莫不服膺嘆曰是何入之深而出之精且要也昔立文莊公為衍義說

者謂是一屋散錢只欠一條索子

然則散錢此索子皆不可少經生拾人餘唾如窶兒枵腹露肘人爭啖之即兀兀窮年而臭腐糟粕竟歸無用猶世所謂守錢虜耳仲氏之書出散錢耶索子耶惟人之自取矣仲氏為嘉州七年清風兩袖

文市權酷

後序

于世味漠不相入其于權亦有所愛用也夫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中秋

伯子袁子謙六吉題

文市權酷後序

予自幼輒好古嘗欲窺人間所未見隨即隨鳴
年友中至有呼為書獃者業奉之暇嘗語予曰
古今載籍維博可約取也凡立言變極風雲根
切理要若第求多乎古人寔乎古略心謂何故
善讀書者以我從人何如用人為我涉獵流覽
我從人也撮章取精人為我用也宏博自命而
弗克化人為我書中蠹爾乃因遊東粵見市權

文市權酷

後序

者益竊然用古之義于是開文市效稅使者權
取狀且勅不佞執筆研從竊見市之始開也萬
貨集第寶具絢目醉心應接不暇乃就所繫紫
者手錄之殫日板力繼以奉所真如贖貨者權
鹽權鐵以及麩藥酷肆亡遺也事蔓引者撮其
事辭馴雅者據其辭舉市肆中比稱天地之藏
入及之巧盡為囊中物矣權貨及酷從博反約
乃復類分類合比事為辭技至此我用古人乎

古人用我乎琳瑯遂以成帙初以備予兄弟
一種案垢爾越數年仲登第用所權者為前茅
主司遂大奇賞既守嘉西人亦益加珍愛遂以
剗剔從事命曰權酷從其初也夫權之令始于
漢他貨皆權何重于酷酷之利微酷之用廣權
而及酷一經具盡故其法也用之市虞盡借用
之文市虞不盡文市中累去彙之幾于克棟吾
濟以一百目漁獵其中如權酷然必按三圖關

文市權酷

後序

石室盡六合內外論辨之吾恐遠探近且遺萬
舉一且漏即以漸石從事能如貞元間百五十
六萬之數否七行俱下有所不能矣在彼不欠
盡却易于盡在此宜盡却又不易盡故曰及其
至也聖人不知不能吾亦何求哉夫亦就其中
得所樞軸者權孫之求少于古人毋第求多焉
斯得之矣今茲編具在其權也效稅使者斷流
列柵居奇貨也其權及于酷也效稅使若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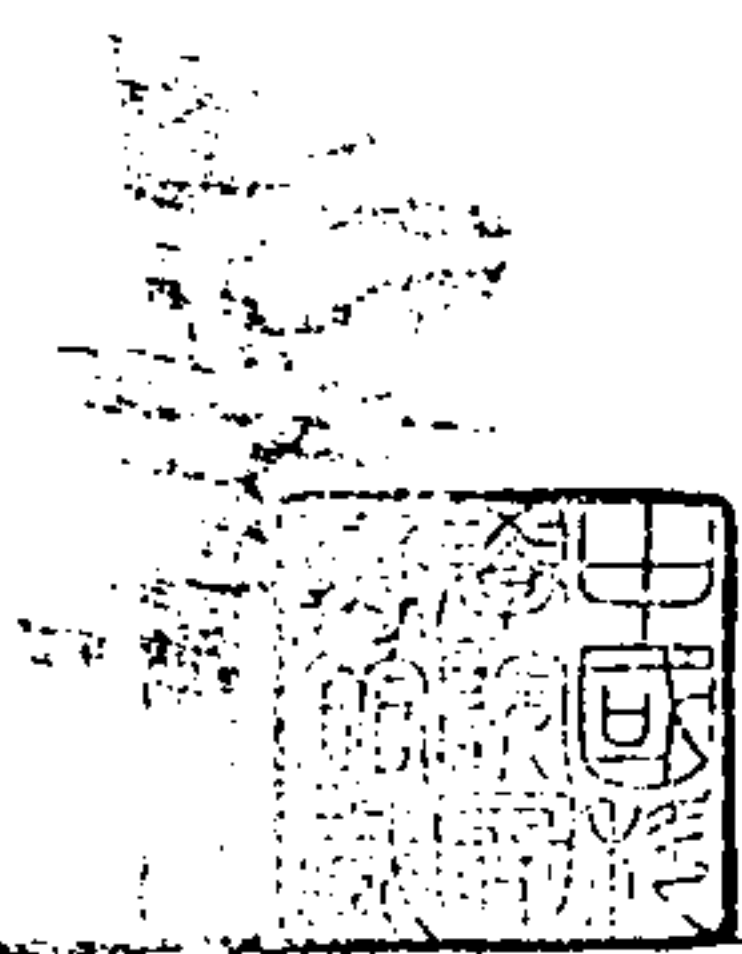
雖較銖兩析秋毫也其始權分而稅合也效稅
使者攘衆有為有而以行縣官用也嗟是足
盡古今之有乎然于宇宙精英簡編關鍵固已
盡其大矣後世博物君子如田弘正書樓萬卷
張華三十乘鄴侯棟架三萬可謂書庫然果能
盡天下奇珍否耶勿論遺于其外就所集中亦
能如吳編撮要其中否耶昔人有無錢無繩之
謂仲其免是乎乃中之守嘉也歸來僅圖書數

文市權酌

後序

三

簾他無長物又何不善植若是噴斯權也用之
文為如去用之官猶夫市權也是賤丈夫之所
託而非予清白吏家世也予仲心鄙之者久矣
萬曆歲在著雍涖灘蹇壯之月不佞弟袁子訓
敬啟生謹誌





卮言自序

敦牂之歲春將暮予銜命入楚問言于碣石舒子請益焉舒子無應予懼失問明日以自警十則見示予讀之其言肆而近其旨遠而文如云世道枯干為我轉思兼愛近仁學術塞于圓通偏疑固陋近智殆名言也比至酉陽揭之壁如覲良友退食

卮言 序

之暇時綴一二言以自參證久之滿百又簡舊錄格言警訓合之得一百六十則比千金之裘似乎續貂擬中流之壺未能舍後且命之曰卮言卮言者日出而與舒子和也言則齊不言則不齊予惡乎知齊之所以然惡乎知不齊之所以不然雖然言約已者正言也言達生者寓言也言學道

者暖一妹之言也言經世者詹之言也述先正者艾之已言也以人道先人故重言也予未嘗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為足然而道仁智于碣石子之前猶嗚管也談道衡于至人之前猶映劍也予又惡乎以卮言言之夫意於上下四方無有窮意無窮而言無窮也言之不足以盡道不言

卮言 序

不足以盡物無道亦無物無物亦無道道物之極非言非默是故終始如環莫得其倫者碣石子之言也手一卮以飲於河滿腹焉而私自悅者密居士之言也嗟乎五石之樽注焉而不盈一卮之飲酌焉而不虛河伯向若之見亦若此矣而况于大海乎子培井之龜也而惡足與廣極妙之言

游大方之門。然則信而不言。可乎。夫信而不言。與不言而信者。似之。而非也。言之將以有為也。人不信於言。而信於為。信於為者。不言之言也。至人言無言。為無為。終日言而未嘗言。非不言也。終身為而未始為。非不為也。言與為。將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孰識夫所以然。又孰識夫所以不然。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予于碣石舒予之言。深自警焉。

崇禎四年歲在重光協洽初夏四月八日

豫章密居士樊良樞尚默齋題



男重鵬重麟重駒重真重人 鍊授梓

密巷卮言 卷之

密居士樊良樞尚默齋述

約已

事天治人莫若嗇。老氏持之。是曰三寶之總。化民成俗莫如儉。譚子用之。允為大道之師。福生於清約。約者亨而侈者窮。命生於和暢。和者壽而乖者亡。

卮言 卷一

泰。知與恬交相養。乃莊子養生之主。斯所貴於澹。漠虛。

見在之祿。積自我祖宗。受享不可過盡。將來之福。貽與爾子孫。節約常使有餘。

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顏獨享清靜之休。安分以養福。寬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蘇公其淡素之味。

澹泊可明志。故醜妻惡食。是鞅躬盡瘁之忠臣。諸

溫飽不經心。彼畫粥斷齋。乃先憂後樂之賢相。范
山谷食時作五觀。列食嗔癡以示戒。譚峭持身有
六儉。養精氣神以化虛。

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陶彭澤風節不墜。百年
渾得醉。一月不梳頭。杜少陵韻度可思。

殷仲堪檢盜問餘粒以誨子。曰我受任方州。何嘗
豁意。毋登枝而捐其本。鄭亨仲懸壁上百錢以度
日。曰吾晚年登第。稍覺快意。幾賈禍而喪其生。

卮言 卷一

楊伯起子孫。蔬食步行。清白吏家聲必大。盧懷慎
宴客。菜羹蒸豆。伴食相風節可師。

杜祁公油燈一炷。清談處對客。然。司馬公薄酒
數行。真率會。娛賓足矣。

一生幾量屐。阮空纏束半杆。粉扮五尺之軀。萬錢
無下箸。何如夢奠兩楹。供設方丈之食。

有倉卒客。無倉卒主。莫嫌蔬食菜羹。一人作飲。十
人作勞。何必色色。飽膾。

不速客來。惟設黍飯。脫粟其何傷。非時賓至。乃烹
鮮。取家釀而易辦。

命庖人以設饌。若指麾再四。則豎挺堪思。延上客
以開樽。苟酬獻數番。斯投轄可已。豎挺范諷吏事

醉裏貪更貪。飲醇醪八斗。醒時常負餘慚。飽後味
無味。過饑寧食。消化竟成何物。

性命於物甚切。苟無知而投羅觸網。定是上帝
所憐。滋味在我。可輕若一饌。而炮烙烹煎。豈繫仁

卮言 卷一

人所忍。

麒麟至仁。雖有生之草。不踐。騶虞欲食。非自炮之
物不餐。

甚愛必大費。老彼居以華屋。侍以美姬者。究竟性
命何益。多藏必厚亡。老惟度形而衣。量腹而受者。

寢處寔夢亦安。
有淑柔之姿。荆苧可以行婦道。何必綺組文繡。致
賓主之敬。鷄黍可以當大享。不在鐘鼓笙簧。

以我之有量。學仲尼之無量。故不為酒困。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故毋作色荒。

不入季女之室。銅雀妓。比羊叔子何預人事。勿登變童之床。前集泣笑龍陽君。為甚關情。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樞風沐雨。世守耕讀。縱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羹。

吾本薄福人。常行厚德事。則五服六親。盡倫在我。吾本薄德人。常存惜福心。即一羹半菽。聽命由天。

庵言 卷一 四

祖宗未謀風水而生我。我侵鄉里何為。吾父不積金錢以貽我。我愚子孫奚忍。碣石

早韭晚菘。書几前。饒却菜根滋味。白鹽赤米。山籬下也知鹹淡堪嘗。

神酣布被窩中。得天地冲和之氣。味足藜羹飯後。識人生澹泊之真。

飽肥其衣輕煖。而不知節者。天損其福。廣積聚斂。富貴而不知止者。人害其身。

密菴庵言 卷之二

密居士樊良樞尚默甫述

達生

四十年頭臚可知。但衣敝緼袍終身。也覺太虛浩浩。一百年光陰有幾。造短布單衣至耐。何問長夜漫漫。

只看得眼前員滿。從古來有缺陷世界。但心中放得寬平。普天下無險仄人情。

慾海無邊。填七尺於羶滯。何不舉頭看落日。塵心難掃。耗五官於營笑。豈知過眼即浮雲。

欲火熾而意燄炎。但念及苦病時。與似寒灰。利飴耳而心津涸。每想到盡頭處。味如嚼蠟。

指終南為捷徑。賤丈夫壟斷先登。徒增子弟之業障。走冀北若康莊。彼良人墻間行乞。祇貽妻妾之訓羞。

燕飲酣時。每不醉無歸。笑貪夫沉身苦海。笙歌沸

處便寂然長往。嘆達士撒手懸崖。

世短意恒多。陶爭知百歲不百歲。杜彥之地偏心有

遠。陶得飲數杯還數杯。張翥

機息時。有皓月閒雲。不必苦海塵世。心遠處。無車

聲馬跡。何須痼疾丘山。

處身畝畝之中。此不在高。水不在深。一室自安容

膝。具眼乾坤之內。日明於晝。月明於夜。百年儘盡

靈襟。

五言 卷二

揮五絃而目送孤鴻。欲令衆山皆響。登高臺而坐

臨曲水。便覺萬里爲遙。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獨坐悠

然。

詩思在灞橋驢背上。微吟處。林岫便已皓然。野懷

繞鏡湖魚水中。獨往時。山川自相映發。

澹然於世。處柴門草閣。何所稍嚴。偶爾同人。話山

月溪風亦極有會。羅敬叔

會心不遠。清池上。林水翳然。便作濠濮間想。文開

卷有得。北窓下。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陶

五漿先饋。畏人知。鬧市中。殊覺意長。世短。三徑就

荒。無客到人境外。自然心遠地偏。

會心處。今日雅懷。自可載酒長往。知音人。明朝有

意。不厭抱琴重來。

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謝。去任無意。任天外雲

卷雲舒。

五言 卷二

千載數行書。烏皮几上成何事。卽時一杯酒。折脚

鐺中過此生。

當露曉霜天。啜一甌苦茗。心境便爾清徹。賞春風

秋月。飲數杯淡酒。意味亦自冲融。

鄙吝一消。白雲亦可贈客。澄滓盡化。明月自來照

人。

興盡歸來。如谷口春殘。始憐幽竹山窓下。錢夜行

不止。似長堤日暮。逢人更問何前程。張翥

天意憐子。柴門流水依然在。春風欺我。就床吹

落讀殘書。

寵辱若驚。莫向尊前奏花落。風波如此。十里江

湖罷釣絲。

徜徉於山林泉石之間。塵心漸息。夷猶於詩書圖

史之內。俗氣潛消。興迫時來。芳草中步屨閒行。野鳥忘機。堪作伴。景與心會。落花下披襟兀坐。白雲無語。謔相尋。

卮言

卷二

四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陶元亮所以達生。世路

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杜子美所以忘物。

奔走紅塵。則心忙意迫。看兔走鳥飛。百年不及一

瞬。優游青史。則念息機閒。聽鷄談鶴語。一日可當

千秋。

少年識事淺。不知交道難。唐體十言。銷磨許多壯

氣。衰年不改恨。多病也身輕。杜味二語。放開無限

老懷。

密菴卮言 卷之三

密居士樊良樞尚默甫述

學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同歸大道。

老虛化神。神化炁。炁化精。精化衆形。衆形還合太

虛。

默坐澄心。覺妄窮而真獨露。靜夜時。大有懸解。返

聞內照。覺性現而氣常清。平旦候。卽是真參。

卮言

卷三

見活潑二心。眼底是鳶飛魚躍。悟常惺二法。箇中

有龍見雷聲。

堯舜千年心在。十六字獨得其樞。允執中而已盡。

孔顏百世人師。七十子誰入其室。惟約禮其庶幾。

志伊尹之志。使先知覺後知。手揭唐虞開白日。學

顏子之學。不遷怒。不貳過。眼着富貴是浮雲。

智者自知。仁者自愛。顏子明內外賓王之辨。以德

服人。以善養人。孟氏嚴王伯誠僞之防。

我愛其靜。寤寐交揮。陶元亮見魯黜春風大意。我求至樂。千載無有。蘇子瞻識顏淵性地風光。

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陶寤寐三皇可到。鼎二

百年內。持此欲何成。陶悠游彼岸難登。

易六十四卦。全歸逆數。須識闔戶之坤。詩三百六篇。摠發寤思。方知止所之良。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易坎離既濟功。須定。批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易亥子中間得最真。白

卮言 卷三

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是物與无妄之正性。寂春將晚。欣二物自私。乃因物付物之道情。西

飲食起居得罪。天地時十常八九。子臣弟友可

對。聖賢處百無二三。吳君章

白日青天無大過。在閤室衾影不欺。光風霽月可

同人。與朋儕詠歌共適。

絕學無憂。洗得俗情清。賢關不遠。為道日損。滅却

物累盡。聖境可躋。老子學道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周子之幾。是希聖希天之主。宰心。普無心。情順無情。程子之定。有忘內忘外之

工夫。

藏而後發。形而斯存。陳公甫深之又深。遊乎廣漠

之野。照心非動。無妄無照。王伯安玄之又玄。出於眾妙之門。

薛文清盡精微而道中庸。學以復性為本。王文成

致廣大而極高明。功以致知為先。

卮言 卷三

文清復正性。卽工夫是本體。有白沙之致虛。而大

本立。陽明致良知。卽本體是工夫。有吉州之密實。

而妙用存。

忙裏習閑。薛河津先向閑時討個欄柄。閑中取靜。

陳江門還從靜極養出端倪。

天何言哉。春雨一簾芳草潤。吾無隱爾。秋風滿院

木犀香。

塔前草色時侵几。不管落盡春花。林下松陰自著

書且喜坐殘秋月

是非都謝任耳根。颺谷投響過去不留。物我兩忘。處心境月池流影。空色無着。

名心未化對妻孥。便爾矜莊隱裏無私。即夢寐自家清楚。

得意常獨笑。箇中清味少人知。無聲與誰言。山外白雲堪自悅。

不見黃叔度。鄙吝之心復萌。陳蕃何不蕩之以長風。

卮言 卷三 四

一識元紫芝。名利之懷頓盡。蘇奚必洗之以流水。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杜得處喧常寂之趣。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悟出有人無之機。

雨中山菓落。燈下草蟲鳴。想摩詰千秋逸韻。月向懷中照。風來面上吹。憶堯夫萬古人豪。

纔登筏。便能舍筏。方是第一乘人。若騎驢。又復覓驢。終屬不了鈍漢。

繩鋸木斷。泉滴石穿。學道者。須知力索。水到渠成。

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

學世間法。如舜玄文穆。人倫不知者。其德隱。出世間法。如孔密禪定。鬼神莫測者。其道深。本是文元

問堯舜之心。其心安在。揆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而此心同。此理同。更無上下。今古。尋孔顏之樂。所樂何事。求之未發之前。已發之後。而動亦定。靜亦定。豈有前後始終。

讀虞夏商周之書。期與古人尚友。克視聽言動之

卮言 卷三 五

已。識得天下歸仁。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尼父括一卷心經。君子於斯內省。無惡于志。子思盡一部中說。

欲養慧。先持戒。故抱一以常靜。自然虛而生明。欲養神。先寶精。故握固以常存。久之密而不漏。

省言方事簡。寡欲覺身輕。學入世出世之法。簡緣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悟無去無住之真。

為已有實際。備立德貴清真。太白

密庵卮言 卷之四

密居士樊良樞尚默甫述

經世

官不必尊顯。期於無負。君親道不論大行。要之有裨民物。吳君章

意遠官無冷。常思一部生靈。心閒境自寬。別有滿腔造化。

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禍患從何而來。張子臺朋

卮言 卷四

中別有天地。一命之士。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程伯淳方寸總是泰和。

以真境言。萬物皆吾一體。認得真。纔可任天下之負擔。以幻迹觀。四體亦屬委形。看得破。始可脫世間之牢籠。

釀及時之雲雨。方稱九二見龍。修用世之孫儀。乃占上九鴻漸。碣石

進德修業欲及時。龍見雲雨之田。而德施普。深耕

易辨以暇日。麟畜禮義之圃。而家國肥。上易下禮

宰相任事以膽勝。當置身利害之外。諫官論事以識先。當設身利害之中。

處事要得大體。當觀古賢相傳以老吾識。任事要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壯吾膽。

我好靜。民自正。老曹平陽獄市勿擾。端居而齊國大治。我無欲。民自樸。老汲長孺私鑄不禁。安卧而淮陽政清。

卮言 卷四

救荒無奇策。止辦一片真心。催科無善征。須要十分潔已。

救荒者。必安富而後能賑窮。催稅者。惟寬商而始能足國。安富出周禮

法無古今。用之而便民者。是良法。言無貴賤。體之而切已者。是藥言。

着手時。先圖放手。子房脫履虎之危機。進步處。便思退步。長源免觸羊之禍穿。

知及仁守莊泣動必以禮信友獲上治民身敢不誠予初令揚子協恭堂

善待問者如叩鐘叩之以大大應叩之以小小應

禮指天下者如置器置之於安則安置之於危則危賈生

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杜明主剗開天之業天

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杜孤臣懷夾日之忠

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杜悵霸圖之已矣陳萬

事已黃髮殘狂隨白鷗杜嘆浮名安在哉杜

不暇憂戰伐無力正乾坤杜拾遺中流擊楫知子

不能薦羞稱獻納臣王右丞河水伐檀

芹泥隨燕嘴花葉上蜂鬚杜几席前無非生意為

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蘇室內便有經綸

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蘇修已者大器晚成老

妻悲不入園去婦不顧門孔正國者除惡務本書

生成莫負君親德藉歸及之益欲報深恩婚嫁

各隨男女緣盡父母之心首悖人道

處家庭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固在遜出信

成聯朋友道義之交務剴切不務優容雅宜忠告

善道道訓導

天下無難處之事如之何如之何只消得兩頓熟

思世間無難處之人彼人也我人也必須要三番

自反漢呂尚叔語

世路崎嶇徑窄處暫退守一步兩步人情反覆機

動時急讓他三分五分

熱鬧場着一隻冷眼便省幾番愁腸冷落處施一

片熱心更饒許多生趣

磨礪如百鍊之金急就者定非遠養施為似千鈞

之弩輕發者必無宏功

居安思危宜研千慮以防患在亂能定要堅百忍

以圖成

氣魄莫使盡強恕終身可行名利莫貪多知止沒

巨言 卷四 三

巨言 卷四 四

身不殆。礪石

攻人之惡。毋太嚴。藏身恕。則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立言近。故使其易從。

毋忿嫉于頑。書必忍人之所不能忍。惟克勤乃事。斯為人之所不能為。

飯糲流不任。布施何如。供堂上活佛。揚白法以求福利。但須恤部內生靈。

造化勞我生。進亦憂。退亦憂。廊廟江湖皆有事。子

孫師吾儉。貧可樂。賤可樂。榮華寵辱不關心。上句白沙

議論先輩。竟是没學問之人。獎借後生。定然關世道之寄。朱汝蕪

聚訟於紙上。陳言何如權。國家之利害。馳逐於塵中。竿牘不若急黎庶之阡危。

為大臣者。須薦得數輩人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為處士者。須養得百年風節。方能避烟霞之全身。

大臣薦才如諸葛武侯。婁師德。狄梁公。韓魏公。者。是。高士養節如嚴子陵。徐孺子。陶元亮。皆其

厄言 卷四

五

密庵厄言 卷之五

密居士樊良樞尚默甫述

性理

四序有顯有藏。彼顯藏互根之妙。通即復。復即通。造化豈容有心。五行相生相剋。若生剋不到之處。動無動。靜無靜。萬物何與於我。

即通即復者。兩化也。故顯藏互根。無動無靜者。一神也。故生剋不到。

一日古今皆從識判。識盡則無古今。爾室明昧。忽

厄言 卷五

隨景移。景銷有何明昧。

精氣之幽微。曰思。心每緣物忘物者。意無其意。淨

通還元而氣自熙熙。神明之茂密。曰默。心能退藏。

藏密者。心無其心。默識天通。而神常湛湛。

鬼神顯伺人意。毋意則鬼神莫知。陰陽難奪我神。

存神故陰陽不測。

靜觀無始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冥念能忘。儻忽非

生。渾沌非死。

神為氣主。存神可以養氣。養氣是調心之法。性乃神君。見性可以毓神。毓神為復命之原。精藏火。炁胎水。澄元之極。則煉水為火。得道者。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魄載地。神生天。精一之至。則融地為天。立命者。超乎太極之先。遊乎無極之始。

精水也而藏火。炁火也而胎水。煉水為火。精化炁也。融地為天。炁化神也。

養得呼吸俱無。寂處深淵之下。踵息深深。方是龍

虎言 卷五

二

潛。學到識想淨盡。超出世界之外。神通灑灑。纔能虎變。

今人念念相續。前念後念。念念判箇生滅。離却當念。別無了生。死法。每日事事交乘。小事大事。事事偏出性靈。行所無事。纔得證性定地。

如我未生時。半字不識得。混沌沌。此意何等透脫。就今現前地。一刻不放過。乾乾惕惕。其中多少精神。

半字不識得。虛而無物。一刻不放過。勤而有功。

作念絕意。念還生意。惟不起一念。常將念所伏藏處。勘到徹底。窮之又窮。瞥爾風恬浪靜。將心遣欲。心即是欲。須不見可欲。常觀欲所芽蘖處。拔盡根苗。寡之又寡。渙然霧釋。冰消。

拚命提將起。這塵劫中。即人即天。全身放得下。此軀殼子。可生可死。

真性要提得起。妄心要放得下。命根莫提得起。名利要放得下。

虎言 卷五

三

踐耳目口鼻之形。以全天性。切莫認賊作子。克視聽言動之已。以復真體。還須入主出奴。

發竅時。思而無思。為而無為。忘我忘物。是心遊乎泰虛。歸根處。泯然何思。泊然何慮。無古無今。此知通乎晝夜。

一日天下歸仁。以一切性入一性。而不礙實相。神化上下同流。以一切性入一切性。而徧滿虛空。我生而天地萬物皆生。我死而天地萬物皆死。我

不生不死。而天地萬物皆不生不死。何以故。造化生生皆我生故。一息覺。一息為羲軒黃虞終身覺。終身為羲軒黃虞衆生覺。盡一世為羲軒黃虞。何以故。天命流行。皆性量故。

觀仲尼而知古今造化不生不死。觀伊尹而信宇宙人性可唐可虞。

息心是聖。起心是凡。乃克念罔念之判。執見為迷。忘見為悟。斯大夢大覺之閑。

名根重者。實地全虛。曷不於無名處養名。常居各

后言 卷五

四

實之先生。趣濃者。死關難過。何不於未死時學死。永超生死之岸。

人命只在呼吸。這一點孤明。未生之始何來。既生之後何往。惟溯到天命原頭。有個實落。乃見生大死大的。欲反其真。大道不離須臾。有一綫隱微。視之不見其影。聽之不聞其聲。須靜觀未發氣象。當下識取。而後庸德庸言。慥慥必循其實。

人命能幾何。只在呼吸間。孰為呼吸。王真性常不迷。

先正格言 卷之六

密居士樊良樞尚默甫輯

座訓

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不如積陰德於冥之中。子孫保之。可以長久。其右司馬溫公語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歸百姓。留有餘不盡

格言 卷六

之福。以貽子孫。其右四餘箴溫公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勿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勿為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不求人知而求

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右朱文公

毋以嗜慾殺身。毋以喜怒殺人。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蒼生。右先正言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其一

好辯招尤。不如詡默以怡性。廣交延譽。不如索居以自全。厚費多營。不如省身以節用。逞能誨妬。不如諂精以示拙。

其二 右顧東橋座訓二則

與其貪得召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犯義。不若儉而全節。與其侵奪聚讐。不若儉而養福。與其放肆逐慾。不若儉而安性。

右季元衡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羣居之言躁。寡慾然後知夙昔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已往之

格言

卷六

二

念刻。閉戶然後知往來之交濫。省事然後知終日之費閒。

右陳眉公長者言

不輕受人恩。則報寒易。不輕諾人請。則踐約易。不輕與人作緣。則特立易。不輕出頭惹事。則退步易。勿以讐隙而語盡。勿以新交而歡盡。勿以忿嫉而頑。勿以法盡。勿以順風使帆而力盡。

右朱汝兼二則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鑿名。

右長者言

祿餌可以釣天下之貪夫。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沈天下之英賢。

右眉公述南宋陳仲微語

虎以燥敗。龍以靜存。花以上披。根以下全。名不可以多取。行不可以累危。虛以居之。可以待時。

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誑訟。口香。不嫉害心。香。常奉四香戒。於世得安樂。

右湯若士二則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間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

格言

卷六

三

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其一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二字。則交游定不得力。文士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其二

士君子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士大夫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

其三

勸富貴家從寬。勸聰明人從厚。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嫌無恩。而嫌無禮。

其四

右眉公陳仲醇長者言四則

羅念菴先生警語

一念真正。即一日真正。一日真正。即一生真正。無
遠無近。無易無難。得之則一日千年。不得則終身
泯沒。此處分曉。為壽為夭。為榮為辱。俱有着落。俱
有指証。不似尋常放曠人。指天畫地。弄日月也。其一
此學。一眼看破。易。逐步密實難。一時奮激。易。終身
持守難。口說好話。易。無言實行難。少年幾番感愴。
幾番往來。容易向衰老去。可不戒哉。其二

格言

卷六

四

祝年莫如惜時。愛身莫如務學。故知道者。不以事
役形。不以形役心。其視頃刻也。亦若萬古。其一
欲威下。先反身。欲保族。先盡倫。情不可徑。恩不可
狎。無居贏利。則寡怨。無昵私好。則家齊。其二
嗜慾無窮。時命有限。妄得者。侈過多。藏者。蓄憂惟
知施。則富不溢。惟知儉。則貧不屈。其三
惠迪必吉。是謂降祥。從吉必凶。是謂降殃。一念之
正。和風慶雲。一念之邪。迅雷烈風。祥與殃也。孰甚。

右文恭公言壁四則

室穢則潔之。身垢則澡之。雜念靡心。俗好熏心。甘
言誘心。充物賊心。未有為之洗濯者。何也。故識變
而後障除。識泯而後混沌合。
能以天地萬物為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為累。
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為體者。與物為體。本無體
也。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

右文恭公寐言二則

格言

卷六

五

世道乾枯。干為我。翻思兼愛。近仁。學術晦塞。于圓
通轉疑。孤陋近智。其一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
書。必無讀書之時。其二
顰頤斂躬。私握牙籌之狀。何似。貌言披懷。中藏荆
棘之險。奚堪。其三
諱治生而故為超韻。定是鄙人。厭常態而驕語雅
交。定是俗士。其四
右寄礪石自警前此其四。今并

危言跋

原夫大道散樸黼黻飾以犧樽小惑易方流洋
規其蠡測寧知萬物皆種眾竅為虛感體歸戒
列之藏繫表游無端之紀斯其二與一二即可
言與言齊固日用之所飲醇窮年之所斟酌矣
惟我

密翁夫子學操魁棟道置堯尊持

危言

後跋

憲節於酉陽飲義爻於庚月偶因同心之贈演
為侑座之銘引伸以通連類而合播諸誦習真
比韋弦近在槃盂無煩胥象流華始之天籟斯
咏斯陶契錫極於

皇心是彛是訓遂使留連月露頓成簡括神明追
獻聖之武公雅稱善詭託蔓延之夢爰位署危
言然猶聲律身度自課分陰進道勤行坐先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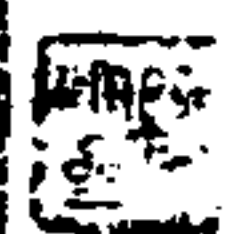
壁則又如漱流霞而涯赭引常蒲以和神是以
九里瀾彼洪河千仞濯其甘露行妻孥而徵夢
竊施蠻貊而信豚魚士悅醪投人懷德醉踐斯
膏也不倍暢與不肖甫 幸藉先靈源同流合風
蒙 玄賞階及堂升慙王危之無當戒佩觸之
不甲近綠負笈與窺豹斑安事持盃安矜蛇足
既得使於

危言

後跋

夫子敢忘沐浴此言轉索解於吾徒應在若芋
阿睹昔

崇禎辛未孟夏小蒲後一日不肖宗門生黃岡
維甫頓首百拜謹跋



密庵居士之危言因于自警言十所流傳之者也自警言則殊寂寥然吾意畫
吾才竭矣危言乃至五卷惟座訓一卷為述耳約已達生學道經世四卷
凡百廿餘則為作皆名言也取于自警言則分隸其間毋乃孤衷而兼袖
于蓋言坐論者每直舉胸臆用拙履拙伎倆固止此也若夫壯心
英之徵情婉之用古人一語即有一語若天成者供其對待而又巧於承接
完歸醒迷此居士極為勝場予致望之而印步者也危言自命保及留
莞何生昔吳才情苞舉濟南明甚壇坫之盟似以執牛耳者讓濟南
極推尊焉有謂吳不用智借濟南以自導者歟文士結習抑或有之居士
有道者也嘗不_過然其_道心道氣在_美為_維文心能令人_驕驕則累
道道氣使令人_一則累文亦貫道之文於今日自中州已簡叔休
僅密居士而已矣

崇禎辛未歲重九日書于後立軒

剩言卷之一

臣石

抄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一

吾輩學問先須識所學何事所問何事此處摸不着認不真譬如農夫不辨種子雖復終歲勤劬何益乃事

我輩要做出世大事須是發決定志存篤信心辦勇往力不得以從前耳目聞見參之不得

剩言

卷之一

以此後成敗得失分之只恁地做向上去久之自有個下落

君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孔子之不知老之將至孟子之夭壽不二皆各有一件大事超出知譽壽夭之外惟日孜孜而不能已者豈暇外慕

吾輩學問先須認得源頭透徹源頭透徹則有一分工夫即有一分効驗孔子十五而志於

學源頭已自透徹了故自三十而四十以至七十節次分際一一有個分曉譬如人詣京師出門起步不差一日自有一日程途與槌植漫索者自別

文章小枝也假使源頭不清則起承轉合尚不免於錯亂何況作聖作賢成仙成佛大事而源頭不清可乎源頭者何一靈真性是也

我輩日日讀書日日會人都要件件在自己身

剩言

卷之一

上檢點若只一味充拓見聞周旋世故徒自疲役一生而已何益何益

或問好學之訓聖門不啻諄諄然好學之旨畢竟不曾直指出來豈學之所該者廣未可悉數所指者微未可名言耶曰固也夫子嘗稱顏淵好學矣而曰不遷怒不貳過則學之大略可觀矣然則吾輩不向身心上理會而徒向載籍中探討雖窮五車繙十二經以說於

學何相干涉

朱晦翁平生從工夫上着力故臨終教門人之語惟須要堅苦四字王伯安從本體上徹悟故臨終教門人之語惟此心光明一言乃知聖賢學有宗旨徹首徹終與悠悠浮泛者自別

冬至一陽生自一陽而遞進之以至於六陽夏至一陰生自一陰而遞進之以至於六陰節

剩言

卷之一

三

候次第絕無凌獵天地之為道猶必以漸進而况於學者乎

或問老氏所謂絕學無憂將不學可乎曰此為

博學多識者下一轉語耳顏子博文約禮是

何等學欲從末由直是掃空絕跡非絕學而

何

先儒窮理盡性至命之說說者謂只窮理便已盡性至命此恐不然譬如窮得忠之理必實

實去做事君的事方謂之盡忠窮得孝之理必實實去做事親的事方謂之盡孝至於盡忠之極而君心以格盡孝之極而親心以豫方謂之至命豈虛虛只一窮理便了耶

何之而非理不窮理不知其理也何之而非性不盡性不知其性也何之而非命不至命不知其命也然未至于至命不謂之盡性也未至于盡性不謂之窮理也

剩言

卷之一

四

學道有三關初關覺下手不得顏之仰鑽瞻忽是也次關覺歇手不得顏之欲罷不能是也上關覺措手不得顏之欲從末由是也惟孔子單刀直入三關俱下

朱子註學習章云學之為言効也後覺者必効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夫此事人人具足非但後聖不假塗於先聖即衆人不乞靈於聖人何至取先覺之所為而効

之竊意爲當音謂言先覺所以孜孜矻矻者必有所爲後覺者能効其所爲則學有把柄有歸宿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初者何真性是也先覺覺此後覺覺此千古學脉無出個中能於此中認識得破方可與言學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我輩正不必說不思不勉且說得的是甚麼中的是甚麼每念及此通身汗下

剩言

卷之一

五

顏子仰鑽瞻忽之俱窮幾於苦空矣得文禮而始有持循孔子終日終夜之以思幾於妄想矣反之學而始有把柄今人學佛學道說空說玄抑豈知有爲正無爲之妙形色卽天性之精哉

有問下手工夫者予曰且做探討工夫曰探討與下手有以異乎曰探討如問路下手如行路曾未問路何遽行路

講學之名自吾夫子始也然先之以德修而繼之以徒義改過是何等體驗其曰是吾憂也是何等兢惕今人乃藉之以標揭門戶號召徒與故宜其以講學爲諱也

明道先生嘗謂吳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無我果能明辨得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至哉言乎其氣何其平其心何其

剩言

卷之一

六

虛今之講學者還有此意否

宋人之講學多從身體力行中來今人之講學多從齒牙口角中出宋人講學之弊不過意見之偶偏今人講學之弊乃至門戶之角立王弼洲先生云今世名豪士大夫骯髒不利時則講學骯髒不得志則譚禪要非得已予謂此語固勘破人情雖然我輩向上一着天機畢竟從困心衡慮中方纔逼得出來若一向

榮華到底更無些子摧折，譬如蕩子遠遊，迷戀飄蕩，更不作故園風物想矣。司馬子長云：非困厄烏能激乎？予於此道亦云。

刺言卷之一終

刺言

卷之一

七

刺言卷之二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二

性相近，習相遠，習漸除，性漸復。

聖賢論性，說個帝之降衷，猶似高遠，說個民之秉彝，則最親切矣。說個有物必有則，則雖欲脫離不得矣。說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雖欲不猛省，不痛悼，不得矣。真是步步

刺言

卷之二

緊切

孟子言性善，實根孔子易繫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來。然孔子是說陰陽初分造化原頭處，先有是善而後成之者性，是生而以前事。孟子是說成之者性之後，此性粹然至善，是生而以後事。微有先天後天之殊。

氣之靈妙處，即性。性之顯附處，即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氣也。所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

性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朱子氣以成形，而理亦附焉，一語未免支離破綻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性之本體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性之發見已完完全全盡出個性的真容了。何等渾融，何等透脫，纔着於善，便有個不善與之對矣；纔有個善不善，便有個無善無不善與之對矣。乃知宋儒辨駁

剩言

卷之二

十一

未免支離

或曰：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然則性終不可言乎？曰：耳可以聽言，說個聽盡之矣；目可以視言，說個明盡之矣；口鼻四肢亦然。若性則窈窕冥冥，非若耳目口鼻之有形色，渾渾淪淪，非若耳目口鼻之有專管，而又安所指名之安所擬議之？曰：語孟不諄諄言性乎？曰：亦不過就一時間難之語，隨機應接而已。

何曾單傳直指，即曰：性相近，曰：性善，亦只是說個大端，何曾說是甚麼。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此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此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小兒問心性何所分辨，曰：心是身之主宰，性是心之主宰，又問性與天何所分辨，曰：天是無聲無臭的，性是不離無聲無臭的。

剩言

卷之二

十一

學者纔說着性命，便有弁髦事功土苴民物之意，直是貿貿。夫性字從心，從生，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既與天地人物痛痒不相關切，則此中之斷蝕也久矣。安得謂性？試看大學言明德而即繼之以親民，中庸言天命而即終之以天地，萬物育，曾有弁髦土苴之意否？

或問養心莫善於寡欲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先儒謂必先有個物在方去養方會長畢竟是個甚麼曰此亦難言只說個大槩則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所發的即是白沙所謂養心先要識端倪端倪即是陽明所謂致良知良知即是既悟得這個明白還要悟得養的訣竅

橫渠先生云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

刺言

卷之二

四

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旨哉言予謂盡字有許多工夫在但作盡性盡字看自有理會處非曰聰明之至也

世界本自缺陷吾性原自圓滿吾輩不於圓滿處早尋下落而偏於缺陷中浪生嗔喜將無太愚

世界須大眾撐持心境須自己洗滌

或問良知即是性否曰良知是性上發出來的

未便是性曰即是四端之智否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從良知上發出來的未便是智曰四端既從良知上發出來良知何以謂非性耶曰性譬則無極也良知譬則太極也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即性與良知四端之說也

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良能也然則學慮有碍於良知良能乎曰否良知良能雖

刺言

卷之二

五

不由於學慮然而習氣漸深本體漸蝕廓清恢復豈得不由於學慮孟子此語特為學人指點出個本來面目使人知得丹頭在此工夫在此究竟亦在此耳若云學慮便非則孔子不戒罔殆乎大學不言格致乎即陽明不惓惓於致良知乎

只說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則良知良能尚摸不着說個所不慮而知所不學而能加一所

字分明有個在那裏了。學人於此更能理會出麼。

或問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與佛氏虛空頓悟之旨亦何以異。予謂此中自有分別。佛氏只主見性便舉一切而空之。先生雖提良知之秘然謂之致已自實實落落使人向動靜云爲日用事物上密叅密証還究這點本體耳。大學致知在格物卽先生致良知方子也。豈

剩言

卷之二

六

與耽空守寂等哉。

王龍溪先生云良知覺處謂之復。纔覺便翕聚得住不致流散謂之垢。復者陽之返垢者陰之遇。吾人知復而不知垢則根不固知垢而不知復則機不員。知垢知復方是太極生生之易。愚謂太極生生之易卽道家陰陽升降之理。周天循環之妙。特道家有意於長生謂之交媾。吾儒超出生死之外謂之弄丸其實

一而已矣。

宋儒辨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紛紛矣。何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之簡至。主敬主靜之語紛紛矣。何如惟精惟一四字之直捷。人心道心總只是一箇心耳。人心之覺照處卽是道心。非人心之外別有道心在也。道心之放佚處卽是人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人心在也。

剩言

卷之二

七

或問惟精惟一之旨。予謂識得一字真方可與言惟精。識得精字真方可與言惟一。一是至獨而無耦。至極而無尚。至純而無偽。卽所謂惟微之道。心自爲氣拘物誘。日習日深。一之本體遂至樊然淆亂。千岐萬徑。不可窮詰。聖人於是授以惟精工夫。使之學問思辨詳審。密証以求還返乎至一之妙。譬之行路然。惟一是究竟歸宿之處。惟精則所由適於一之

路也

人心道心所爭毫釐絲忽之間耳於此處參究得透卽是惟精既參究得透自然一了百當人心便不足以消之卽是惟一

遇人欲卽是存天理非遇人欲之外更有存天理法也譬如眼也去翳卽是還明非去翳之外更有還明法也

存養省察雖分兩端其實存養而省察在其中

刺言

卷之二

八

矣

戒懼則不墮於昏沉慎獨則不至於掉放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見工夫未可放鬆些子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可見本體未嘗漸滅些子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順而修之者也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忘於耳則心識

常淵此逆而修之者也及其至則一也

舜跖之分於利善固也何以却從鷄鳴時分路曰鷄鳴是剝復之關剝復之關正利與善之間也雖然一念起處卽鷄鳴何必夜半之爲鷄鳴而日晝之非鷄鳴乎

從日用中理會得出便是真超悟從卑瑣處擺脫得淨卽是真高曠

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每誦子韶

刺言

卷之二

九

此語可想見孔顏樂處

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此邵子語也釋氏云放下六情了無一念性地廓然真元自見一見之頃往來自在何常不是此意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二語可作下學上達疏義

聖於文者欲於中摘其一句之佳者不可得聖於人者欲於中摘其一事之善者不可得

人生自墮地來知識日開緣染漸甚薰蒸透徹直入肺腑頓忘却本來面目自非猛發念頭漸次掃絕未有不至溺喪之志歸者張子曰濯去舊見以求新意薛敬軒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皆是探本之論

凡物之大者皆以無所不容爲大惟心體獨以一物不容爲大譬如眼也雖萬物畢照却纖芥不容

剩言

卷之二

十

此道明白痛快歷歷現前然而昧者弗聞聞者弗行行者弗專專者弗久嗟夫行者專者視昧者亦迥異矣及其無成與昧者等耳曷異哉

或曰章文懿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敢問如何而能與天地同其體用曰必求之天地則終無同之理矣中庸曰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若是則天地萬物都歸吾性中矣又奚止同其體用已耶

或問學人工夫應有漸次絕無躐等敢問入門究竟工夫何事予唯唯子言良是雖然下學而上達恐亦無入門究竟之別昔陽明先生云立志用工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猶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花而後實然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幹想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澆培之功不愁沒有枝葉花實旨哉斯言吾人亦只培養其根本而已

或曰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教人只是文行忠信以踐履爲實地耳何嘗談及玄遠予謂踐履的卽是透悟的除却文行忠信更有甚麼性命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譬如行遠必自邇故已明白拈出矣

剩言

卷之二

十一

天清氣朗雲淨烟銷人亦為之快然風雨霏霽
星月晦冥人亦為之愀然所以然者何也人
之心體本自清明當其本體則暢拂其本體
自鬱耳

陽明先生謂舜不遇瞽瞍則處瞽瞍之物無由
格不遇傲象則處傲象之物無由格周公不
遇流言憂懼則處流言憂懼之物無由格先
生此語蓋孟夫子動心忍性之旨也要之不

剩言

卷之二

十二

無病在先生以致良知為學良知為萬事萬
物根本此際直下透徹則一了百當自然觸
處咸宜若使舜必遇瞽瞍而後處瞽瞍之物
格周公必遇流言而後處流言之物格則天
下之物亦紛頤矣一人之身又安能一一而
遇之一一而格之哉

七情之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薛文清云吾
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銷磨得盡吳康齋語

門人陳白沙曰夜來為家僮失一鴨怒而置
之遂不覺動氣治怒胡容易哉然則當如之
何曰顏惟克己復禮故能不遷孟惟持其志
無暴其氣故能四十不動斯亦治怒之標準
也矣

人知記誦詞章為為學之末不知躬行實踐亦
為學之粗最上一着不落語言不涉跡象自
非上根夙慧人焉能領略

剩言

卷之二

十三

六經四籍治世之書也除却治世外應有六經
四籍所未發之奧堯舜周孔持世之人也除
却持世外應有堯舜周孔所不及之人
欲還本心須化習心人之有習心猶金錫之有
鉛滓也金錫煎銷一分則有一分精光煎銷
十分即有十分精光煎銷之極至於無可煎
銷本體自復矣

莊子云殺生者不死即孟子性也有命焉意

吾師薛天谷先生云人生以前心在性中人生以後性在心中此語何等直截

剩言卷之二終

剩言

卷之二

十日

剩言卷之三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三

太極圖將生天生地生人物的道理一一譜出不獨抉聖學之秘抑亦逗玄宗之旨

周子太極圖原天以之人故其言廣大而精微張子西銘推人以之天故其言切近而篤實學者宜各寫一通置之几案時時玩味

剩言

卷之三

西銘二百四十餘字其大旨只是與天地萬物同其體而已太極說二百四十餘字其大旨只是原始以要終而已

太極圖說自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以前是說本體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後是說工夫西銘亦然自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以前是說本體自于時保之子之翼也以後

是說工夫完完全全徹上徹下真是宇宙間
兩篇大文字

顏子喟然一篇自無而之有自有而之無當與
太極圖說並觀參悟

或問陰陽動靜如環無端固不得以先後爲言
然晦菴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
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則陰疑在陽先矣而
元公太極圖謂動而陽却在靜而陰之前且

雜言

卷之三

十一

天三生水地六成之五德以仁爲先四時以
春爲首則陽又疑在陰先矣予謂陰陽只一
二氣耳陰之流行處卽是陽非別有陽以與
陰對也陽之凝結處卽是陰非別有陰以與
陽對也故五德雖以仁爲先然纔舉仁而義
禮智信已全播其中矣四時雖以春爲首然
纔言春而夏秋冬已蘊崇其間矣然則陰陽
之妙豈但不得以先後言亦不得以彼此言

截而朱子以爲未免作兩端事聖人不如此說恐未然也

周元公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楊龜山門下相傳只教人靜坐皆欲人從源頭處下手與沿波逐流者自是天壤

此性萬物皆備事理原不相礙我輩只須靜觀而順應靜觀則心無其心順應則事無其事適如其空空洞洞之體矣何礙之有

剩言

卷之三

四

程子見人靜坐便稱其善學愚謂靜之一字是聖賢入道之階梯凡愚脫俗之寶筏但坐之一字微覺有病靜是如如不動之真體惺惺常應之天機行住坐臥無之而不妙無之而可離者豈專以坐爲功哉

靜固靜也動亦靜也此語固爲極至終不若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之爲透亮蓋吾人一日十二時中非動卽靜動時則不勝紛逐靜時又

不勝昏沉若識得動中靜何紛逐之有識得靜中動何昏沉之有孔言知止佛言寂惺道言玄牝其吾人起痼之要藥回生之大丹乎湛甘泉先生云閑處有真忙忙處有真閑始知真閑忙不在閑忙間予謂識得閑處忙纔可以閑得不然其不入于昏沉者鮮矣識得忙處閑纔可以忙得不然其不流於掉放者鮮矣

剩言

卷之三

五

靜中自有一段靜工夫三教聖人各有密諦故公孫丑以不動心竒孟子而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若曰空空只一個不動心這有何難卽告子先我不動心矣我則有道焉道者何也卽所謂靜中一段工夫也在孟子則持志養氣是也

鄧豁渠云專去煩惱垢盡理明此小乘教煩惱卽是菩提事理渾融此大乘教只主見性煩

惱菩提俱皆分外此上乘教旨哉言乎開尹子云道雖虎變事則驚行我輩自是由小乘而大乘而上乘未便一蹴而至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物物無其物此了手語也初地人習染既深鋼蔽既久須是漸漸收攝漸漸調伏久之得個入路乃不為所汨沒也

人知向動中討靜為煉陰之密諦不知向靜中

刺言

卷之三

六

討動為迴陽之真機動中討靜是為歸根靜中討動是為復命

或問靜中工夫如何做曰雖說工夫大端亦着力不得然則將如之何曰堯舜之允執厥中曾子之誠意正心子思之致中和孟子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這便是靜功榜樣

其靜也專故常靜常應其動也直故常清常靜

着「一專」字直字動靜之旨益透

致虛極陽之所以通守靜篤陰之所以復

蔡虛齋嘗言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覺

安便不費力此固虛老得力自證之語要之

守靜則虛自致虛致而靜始真是一非二豈

得作始念既念岐哉意虛老初時只見得靜

後來乃覺其虛耳

羅念菴云周子所謂主靜乃無極以來真脉絡

刺言

卷之三

七

其自注曰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

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莊生所謂混沌者

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

幽閒暇逸者便可替代為此物也旨哉斯語

直將個中真消息了了拈出在人深研而潛

會之耳

謂性即理也不如謂理即性也之為圓通猶謂

人心仁也不如謂仁人心也之為直捷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何是心如何是仁如何是其心不違仁惟顏子自領之惟夫子獨知之而已

四德以仁爲元固也愚謂仁是統體超然獨寄於義禮智之上不當並列而爲四德也

解仁曰愛之理不若曰生之理菓核之種曰仁以其生機之存耳肢體之痺痿曰不仁以其生機之不存耳天地之仁不可得而形容也

剩言

今卷之三

八

而易以大生廣生名之則謂仁爲生之理誠不易之論矣若愛特仁發見之一端所謂情也指其一端以該其全體可乎且仁亦有以不愛成其愛者如好之必有惡恩之必有威春生之必有秋殺陽舒之必有陰慘是也至昌黎氏竟云博愛之謂仁何哉

仁卽是性非性之外更有個仁猶之水卽是淵非淵之外更有個水中庸謂率性之謂道孟

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可悟仁卽是性

或問先儒謂切脉可以體仁不知脉是仁乎切脉的是仁乎愚謂此皆不必太著大抵程子之意只見得人之氣脉周流一身更無一息少斷若有一息之少斷則生意更不相貫屬仁之體亦若是而已此君子所以無終食之間違仁

剩言

今卷之三

九

程子云仁道難言惟公近之宋人遂奉此語於壇坫之上以爲直指仁體最爲親切愚謂公亦只是求仁之方耳豈便是直指仁體但世知駁周子愛字之爲窄不知辨程子公字之爲寬此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藹乎若陽春之温汎乎若醴酒之醇二語形容仁的意思極妙

無元做亨利貞不出無仁做義禮智不出譬諸

草木必先有一段薰蒸醞釀的元氣在內然後萌芽滋長枝幹茂盛根抵完固不然能自生自長自成否

只一仁而此心之全體大用已完完全全無所不包矣曰恕曰公曰禮曰愛皆仁之流行曰禮樂曰法度曰齊治均平皆仁之充拓故學者先須識仁

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心我輩亦不無但聖人

刺言

卷之三

十

念念充拓得去我輩覺接續不住耳所以孟子有知皆擴而充之之說

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說得最為完備仁人心也是指本體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指工夫中間曰放其心而不知求曰哀哉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其心而不求反反復復說得恁地悲傷真是婆心親切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為仁也只為私

欲銅蔽遂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孔之所謂克己孟之所謂強恕周子之所謂原始程子之所謂公都只是完此天地生物之心耳仁之於父子也此語亦微有病仁寄體於乾元之先流貫於四德之內覺君臣父子賓主之間微有纖毫非仁自是硬澁行不去譬之四體既已不仁豈能運動要之孟子此語亦姑指其大槩云爾不曰仁人心乎

刺言

卷之三

十一

或問惻隱二字之義愚謂惻是此心惻然不忍處隱是隱微也發於中而口不能言之動於天而已亦不能知之故不徒曰惻又曰隱仁道至精微却至切實吾輩須是從身體力行處細細理會勿只向書冊上作訓詁語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必不蹈此真知也這一句說得恁地透徹是有宋諸公語錄所無朱夫子曰忠恕二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

者有學者之用此二語却說得不板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程子解恭敬二字云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可謂語不煩而意獨到

宋人云無忠做恕不出愚謂無敬做恭不出

忠信二字解者紛紛愚謂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無信猶是拖泥帶水語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語自洞筋刺骨至云自其發於內

剩言

卷之三

十二

而言之則曰忠自其因物而應之則曰信又云盡於已爲忠形於物爲信遂無復有遺論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朱子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愚謂程子蓋云必至於無妄而後謂之誠無妄談何容易若不欺特所由以適於誠之路徑耳豈可便謂之誠哉至謂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的渾淪

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上說解得最確

元者善之長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爲之長是善端之初發見處也予聞元是太極未分之精說不得發見只可說善端之醞釀處耳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朱夫子極詆之以爲學道卽是學聖人學聖人卽是學道豈得分爲兩個物事愚謂此固探本之論要之子

剩言

卷之三

十三

由之言然有理會蓋聖人是拔萃出類各人做出的品地道是渾渾淪淪自己具足的性靈學人不從自己具足的性靈體驗而從各人做出的品地模擬是知迹爲履之所出而遂求履於跡者也可乎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夫子何不及早喚回直待他處處尋求件件察識至於力盡思窮而後指示耶曰不然聖人教人直是點鐵成金手

火候不到未可點也滓質不淨未可點也若使夫子早先說破則曾子决信不及决不能言下了悟安望其聞聲即唯耶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畢竟一是甚麼曰纔有甚麼便不是一人人各有個一在皆可以貫吾道只要功夫純熟做得到一自然無所不貫夫既人人各有個一在又安得舉個甚麼名之所以曾子出語門人直舉已之忠恕以名之

刺言

卷之三

十四

學道之難以無所執得道之難以有所執無所執則易搖有所執則不化

中庸首篇將大道本體工夫說得恁地完備大學明德篇不如也

古今言道者有五篇大文字子思天命篇曾子明德篇顏子喟然篇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也

刺言卷之四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四

論語記夫子無意而大學言誠意意固有二耶若云無二又何矛盾也曰誠者純一無偽之謂也試看此中純一無偽時直是赤灑灑白淨淨不夾雜些子尚有一意否然則誠意亦只是完個無意之本體而已固非誠意之外

刺言

卷之四

另有個無意亦非由誠意而造於無意之謂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妙處全在遂字遂者無安排無等待之義所謂第一念是也纔有安排纔有等待便屬第二念種種思慮種種情識百出而紛起矣又安能遂通哉

易稱何慮孟云不慮而大學乃曰慮而後能得將無矛盾乎曰彼所謂慮朋從紛紜之慮也

此所謂慮定靜安止之慮也惟朋從紛紜之慮盡而後定靜安止之慮生

不遷怒不貳過直與太虛同體莊子所謂虛而一是也虛而一三字可作兩語疏義

朱子明明德註有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似不無沾滯然却是學人下手真口訣其言曰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此未嘗息者卽孟

剩言

卷之四

一

子所謂平旦之幾希陽明所謂良知養生家所謂活子時千聖密諦實在於此若曰何不向未發中尋求恐是上根不思不勉境地未可爲中知人道也

邵子云人之爲道至於鬼神不能窺測處斯爲至矣然鬼神不能窺處何在喜怒哀樂之未發是矣學者誠能致中致和去知去故適如其未發之體此中自然空空洞洞鬼神烏能

窺之

未發已發不當分看陽明諸公辨之詳矣予謂分看病在以時言耳譬如草木根莖花萼是二非一然不可謂根莖是一時花萼又一時也是故離却未發更無已發離却已發更無未發猶云靜中有動非離靜而有所謂動也動中有靜非離動而有所謂靜也玩本文之字歷歷分曉

剩言

卷之四

三

涇陽先生謂克己之已對禮而言也由己之已對人而言也其說固自明快愚謂有一對禮之已又有一對人之已將無葛藤夫人心道心原不是二形色天性總只是一陰符經云天之至私而用之至公佛說一切煩惱爲如來種可悟兩已字之義

引通釋以謂聖性又曰於此處之深八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原不是保此血肉軀殼而已此身合內合外精言之則不見不動超乎

象帝之先廣言之則發育峻極包乎天地之外試觀中庸之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其修凝也何其密所謂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其證驗也何其大而結之以明哲保身則身之為身保之為保亦可以悟矣

道家說身心甚精微其說曰身者歷劫以來清靜自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靈妙本

辨言

卷之四

四

有中之真無也皆進一層說可補吾儒修身

正心之旨

樂亦在其中矣此樂與七情之樂同否曰七情之樂緣物而起因境而生此樂不因境生不緣物起即常寂常惺常活常潑那一靈真體便是所謂樂亦姑指其快足光景如是耳何樂之可言耶

子絕四當是掃空絕跡滌除無餘謂之無可也

而記者以母字當之此與克伐怨欲不行者何以異豈記者之偶踈耶抑別有解耶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只描寫得他一個太虛本體至太極中有不與俱絕者存畢竟描寫不出微哉微哉知者何人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此方是泯然無復可見之跡方是藏神處沒踪跡方與舜之居深山同一境界非聖之至者其孰

刺言

卷之四

五

能之

孔子之於顏淵也哭之慟而不以為過子夏之於子也喪其明而至以貽譏此何以故子夏在情愛上起念夫子從性道中起念其源頭不同耳

何時打破這敬字人以為東坡譏伊川語也殊不知此正東坡超乘而上語伊川之主敬是戰戰兢兢工夫東坡之打破敬字是活活潑

潑境界。合觀之乃見其妙。

或問張子厚二十年學個恭而安不成甚矣其難哉予謂恭而安却有個所以恭而安者在孟子所謂根於心生於色粹然見於面盎於背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纔有心去學個恭而安早不得恭矣又况安耶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愚謂兩人之惡惡特惡其惡耳原非惡其人也夫且不着人我想又豈

剩言

卷之四

六

著新故想

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二此固回賜品地之自然分處不獨在十與二也卽所謂聞一自不相同若賜也果能聞一則已當下悟去矣又何止於知二耶

有緣物而起者情識也有超物而湛者性靈也情識則有起有滅性靈則無昧無明夫子嘗稱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又語子張以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云云此豈欲從聞見上用功哉只因世人一向馳逐聞見故將錯就錯於中指點出個擇識闕慎來使其反而求之自心耳擇是誰去擇識是誰去識闕慎是誰去闕慎至此則全不憑那聞見了

此道一落見聞便有扞隔既有扞隔便生厭倦惟默而識之者契悟在象帝之先涵養在綿

剩言

卷之四

七

存之際其悠然會心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何厭倦之有

悟得十分不如修得一分修到一分自然悟到十分

今人輒言了悟若謂一悟便了者不知這個物事既悟乃見其難愈悟愈乃見其難耳學中知行雖曰知先而行後其實行到知方到愈行則愈知亦可以曰行先而知後

所貴乎參悟者以庶幾修持之不一也不修則何以悟為所貴乎修持者以庶幾參悟之不一也不悟則何以修為

此事在愚夫愚婦不難於行難於聞在聰明賢知不難於聞難於行何也愚夫愚婦之緣染少而聰明賢知之沾帶多也

知行二字原分析不得謂知先行後固失之鹵莽謂知行並進亦未免混紊譬如飲食是行

辨言

卷之四

八

知其味之酸醎甘苦是知可云知味在先飲食在後耶然酸醎甘苦即在飲食之中非判然兩截物也又可云飲食與知味並進耶

論語孟子是孔孟當日幾個經驗藥方耳皆因病而加減一毫執着不得我輩若於言下不察其脉理審其症候而徒按定本為刀圭終亦不得力在

或問孟子知言養氣養氣是切身工夫知言却

似照管他人臧否於己何益而孟子先知言而後養氣何也曰養氣之為切身工夫固也然當時處士橫議詖淫邪遁之詞盈天下若非胸中歷歷勘得破辨得真則浸溽衍溢未有不至於眩瞽狂惑者惟其出口入耳之際即有心開膽破之神是故中常有主守常不亂而至大至剛之體可以直養而無害然則知言正養氣之得力處猶之正心誠意之必

辨言

卷之四

九

先致知格物也豈學問之末務哉

孟子闢楊墨目之為邪說為淫詞為無父無君可謂不遺餘力矣而孔子於佛老有猶龍之歎西極化人之稱獨微見其意於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一語而亦未嘗顯指其為佛老若不深詆焉者何也曰孔子之道大孟子之學嚴夫故無所不茹嚴故無所不開是故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男子善學孔子者莫如孟

子

為聖為賢自是出世丈夫事豈腐儒之所能為
有絕世之識有絕世之才有絕世之勇方纔
研究得出承擔得下不然其不為俗緣汨沒
異端牽引者鮮矣而世一切以衰衣大帶徐
行緩步者當之不亦謬乎

孔子轍環列國席不暇煖雖未嘗有志世之心
却不專為行道而出觀其言曰道之不行已

刺言

卷之四

十

知之矣又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又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
夫子分明為此一件大事而出彼其身歷七
十二邦遍觀在位之公卿大夫與夫在野之
異人高士皇皇汲汲庶幾一遇其人而與之
故其過武城而詢子游也曰汝得人焉爾乎
非但與其得人以自輔也聞楚歌而欲與之
言也非但與其出身以共濟也同時惟儀封

人知其不必在行道故其出語二三子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後世
惟司馬遷知其不必求行道故其作世家於
自周反魯之後曰弟子稍益進於去齊反魯
之後曰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於
適宋曰與其弟子習禮樹下云云則兩人亦
夫子知己哉世徒見其不仕無義斯人為徒
之語以為夫子之栖栖皇皇凡以為求用計

刺言

卷之四

十一

也不亦小之乎視夫子也哉

刺言卷之四終

刺言卷之五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五

記癸丑初釋禱謁見薛天谷座師師曰諸君從此離却秀才家風矣孟子說不失其赤子之心且勸諸君不失秀才之心旨哉言乎蓋做秀才時於義理上探討得明白於勢利中尚未沾染故其心事皎然如鏡光之未出於匣

刺言

卷之五

一

冷然如原泉之未出於山即謂之赤子之心亦可今去其時十年所矣知昏於得喪而情熟於周旋其有負於師訓實多追憶斯言可勝汗泚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固也然伊尹之志非顏子不能志顏子之學非伊尹不能學孟子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洵千秋知己哉

我輩講求性命建樹功業此心未嘗不自信得過而謗議叢生彈射突起皆是上天以此檢驗我輩處試冥心而自思之我雖講究性命果能直下承當乎抑猶口角游譚乎果能透徹無始乎抑猶依傍名理乎如是則斥我為偽學指我為假借皆無足怪者能於此中更有省悟方是出世真丈夫我雖建樹功業果出胸中成筭乎抑猶偶然揣合乎果從性命

刺言

卷之五

二

做出乎抑猶血氣用事乎如是則目我為因人成事斥我為喜事貪功皆無足怪者能於此中更有懲創方是用世真豪傑

功名與富貴孰重世人富貴之念偏重而功名之念反輕何也生死與功名孰急世人功名之念偏急而生死之念反緩又何也亦不思之甚耳

讀書作人建功立業必先有主宰於胸中乃克

有濟所謂橛柄在手也然晰理不精見道未
徹而自以爲主宰是又爲成心爲偏見其害
可勝道哉

惟聖達節惟賢守節雖然有不能守節而能達
節者乎有不能達節而能守節者乎

莫尊於君莫親於子可尊可親故曰君子不受
役於小體是謂大君不受役於人欲是謂天
君能不虧其性是謂天之肖子能不虧其身

剩言

卷之五

三

是謂人之孝子爲大君爲天君爲肖子爲孝
子故曰君子

凡情勝處不患情之不足而患不足於禮凡禮
勝處不患禮之不足而患不足於情惟禮可
以維情之窮情可以解禮之縛

無親無疎自然不孤此八字可作德不孤必有
隣疏義

處通顯而無驕穉盈滿之態當困窮而無憔悴

可憐之色聞謗訕而無拂鬱不平之氣此其
人非有得於涵養必有志於大事不得以尋
常之品目之

人只知富貴通顯爲我展布之會不知貧窮寂
莫亦我發抒之時蓋宇宙間事有非富貴不
能做者亦有非貧賤不能做者非獨素位之
行宜爾也

剩言

卷之五

四

便長十分學問譬之金錫入火愈煉愈精但
恐學者不能於此中理會則不免當面錯過
耳豈不可惜

困窮拂鬱之境正天之所以磨煉英雄富貴逸
樂之場亦天之所以玩弄豪傑能於此際立
得脚跟定方不是當場傀儡

君子坦蕩蕩從戰戰兢兢中來小人長戚戚從
泄泄沓沓中出

天下無一人可欺者亦無一人受我欺者所欺者君子耶我之肺肝固彼所立見所欺者小人耶我之伎倆亦彼所素工

世間最能卑瑣人者莫如婦人女子最能銷融人者莫如達官貴人若能以對達官貴人之心對婦人女子則安往而不恭敬

為善而人不知謂之陰德為不善而人不知謂之陰賊吾輩縱不能為陰德可更作陰賊耶

利言

卷之五

五

害人而人亦我害賊人而人亦我賊現受之孽報可喜也害人而人不我覺賊人而人不我知未受之孽報可懼也慎之哉

能割人難割之情方全得真精能忍人難忍之氣方養得正氣予舊書此以自傲云

閨闈之內與其以和易勝無寧以嚴肅勝堂簾之上與其以嚴肅勝無寧以和易勝

周元公云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故禮

先而樂後愚謂理處即是和處雖微有先後其實無先後之岐

一菴禪師云六經卽一經也一經卽一句也一句卽非句也求其非句了不可得讀書者當作如是觀有問陽明良知之學於耿楚侗先生者先生曰此未可向書冊中求文義上解也須反身體驗始得上論古今人者當作如是觀

利言

卷之五

六

吾輩評論古人不能虚心平氣而但以己之意見漫為雌黃卽此便是作好作惡便是拂人之性

古人行事有在今日見其不然而在當日實然者有始初若不然而究竟實然者有故為然而中實不然者有心欲然而實迹不當然者毫芒錙銖之間皆有一段深心可以質天地可以泣鬼神而獨不可以告眼看一尺之豎

儒吾輩評論須是論其世稽其勢察其精神
心術之所在不得莽莽騰其口頰也

輕信人之所長者畢竟是長厚之君子輕信人
之所短者畢竟是猜忌之小人

侯司徒霸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霸遣子
昱侯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荅之昱曰家君
欲與公結友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
吾未之許也夫霸與仲回既往來何嘗不交

荆言

卷之五

七

友哉然霸之欲與結交仲回之未之遽許交
友之義故可想矣今人何易言之

獎借後進固士大夫盛德事然推人正自難

孫興公作庾公誄多托寄之詞以示公子道恩
道恩慨然復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興公之誄本以希榮翻以見辱亦足爲妄附
者戒矣然庾公有子如此真稱無忝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有味乎謝公之言也非獨

絕累亦以遠嫌

顏峻起大宅父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
汝拙也薰灼中忽下此嚴冷語使人心骨都
竦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隋珠
文以弱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
柱秋兔之翰嗟夫當桓靈之季災祲迭徵干
戈日出國勢已岌岌乎殆矣士大夫不務安

荆言

卷之五

八

攘至計而猶屑屑焉從事無益奢靡不度風
俗安得不壞國祚安得不隕耶

對越至尊常多震懾至有舉動失儀言詞失次
者此由敬畏之心太甚而親愛之意畧少若
親愛意勝則一堂之間藹然如家人父子自
然舉動安閒言詞詳悉何震懾之有
近裏着已四字學人一生體貼不盡

自古人有關市之譏而暴者遂因之以攫商賈

有賈幣之通而貪者遂因之以行貨賄古法之為不肖口實者多矣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宋人亦曰六經為奸宄之囊橐悲夫

人有好為詼諧戲謔之語者非輕薄無福之劣少必側媚取憐之小人士大夫一言一動即不能成模成楷亦何至溲泄滑稽効優人妓婦博人一笑為也

人家須是有百年未食之報不宜有一旦無望之福

刺言

卷之五

九

寧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人以為英雄之語我以為市井之譚

謙令儀也而媚者為之囁嚅蹶踏至手足若無所措豈尊而光之意乎儉美德也而吝者為之慳鄙纖嗇至禮儀若都可廢豈簡而文之意乎是以君子適中之為貴

寧為臣朔饑勿為侏儒飽

與其有過情之譽無寧蒙不白之疑何也過情之譽上帝所忌不白之疑明神所鑒也

蘇文忠公曰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每誦此言使人心凜魄動

拙者有時而壓於巧然造化常抑巧而扶拙偽者有時而駕於誠然鬼神常鑒誠而黜偽人或以其偶然而遂渝其常然何其無特操也

刺言

卷之五

十

哉

入其家而父子兄弟和氣藹然者此盛徵也入其家而父子兄弟戾氣沛然者此敗徵也入其家而服物飲食儉素中禮者此盛徵也入其家而服物飲食奢靡無度者此敗徵也以

此參觀百不失一
與其為風流之快士不若為篤實之鄉人與其為多才之險人不若為無才之庸士

我欲上人誰其肯下我者我既下人誰復肯上
我者故允龍有悔謙尊而光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語經世涉世之理都該
括盡矣

說大人則藐之語似驕穉惟說到在我者皆古
之制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斯非漫焉傲
物者比矣少年人輒以凌轍先輩爲能事不
知其在我者亦有可自信者乎

刺言

卷之五

十一

人處死喪之際災患之時雖是適然之數要須
有一段反躬引咎恐懼不寧之意乃得夫迅
雷風烈於人何與而聖人猶爲之必變况人
事乎乃有任情恣肆縱酒譚笑而自附於風
流名士嗟夫世豈有喪心名士哉

麒麟鳳凰寧能並鷄犬用耶不得之不能爲聖
世此宗子相語也夫麟鳳誠不並鷄犬用然
麟以振振發祥鳳以雝雝鳴泰假令鳳味而

鴉音麟定而豹噬則不祥物也疇其瑞之

良朋好友自是鉤鎔百行之根本夾持學問之
倚杖譬如春行花中風行雨露中自有日受
其益而不覺者聖人敘五倫而終之以朋友
亦猶五德之不能離信五行之不能離土耳
雖然使朋友而僅以資談笑供讌遊已乎則
吾未見絕交論之爲過激也

刺言

卷之五

十二

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憾以其有面責而無背
憎也而或者曰好盡言以招人過此國武子
之所以見殺也然則朋友之道宜何居乎予
謂大庭廣衆之中當以國武子爲懲晤言一
室之內當以劉子翼爲法

晉書稱汜毓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人家自不可
無此光景

謝太傅云我常自教兒每誦此語使人家庭之
際一事不敢復苟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在林下人
尤不可無此風景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覽宏
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過者也夫吾輩日
與物接淑慝否臧誠不得懵懵無辨然職非
史官責非臺省而察察焉務為譏彈攻發即
偶有之尚且不可况好之乎猶龍數語真可
為拯溺慈航拔幽法錫也

剩言

卷之五

十三

以富貴驕人者鄙以貧賤驕人者倍以文藝驕
人者細以道德驕人者淡其失則一而已

薛文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
暴雨予續之曰善惡不着一念不生晴空太
虛

喜時百念易忽不可無詳慎心憂時百念易灰
不可無惕厲心怒時百念易決不可無舒徐

心

論語稱民到于今稱之民無得而稱之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只說民而不及縉紳
士夫以民無意見無黨與耳

吉人之辭寡然愈寡而愈見其有餘凶人之辭
多然愈多而愈見其不足

祝允明云得之者學容之者量發之者力予謂
量與力皆從學中得來

韓退之之子袞狀元及第然世不知有袞而退

剩言

卷之五

十四

之望重山斗王陽明之父華亦狀元及第然
世但知有陽明先生而華名不甚著然則世
之流芳垂譽果在科名也耶

敬出於愛則其敬也真而可久愛行以敬則其
愛也和而不瀆然則敬與愛合則雙美離則
兩乖

剩言卷之五終

剩言卷之六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六

學問有餘則探之不盡經濟有餘則措之不盡福澤有餘則享之不盡此顏之推所以致誠於餘地呂居仁所以諷詠於徑路也

觀於畫見白描淡抹似有似無則賞之見施朱抹綠若綺若繡則厭之見草村茅廬疲驢瘦

剩言

卷之六

鶴則賞之見樓臺金碧車馬文禽則厭之見孤松片石樵子漁人則賞之見名花奇草貴介王孫則厭之嗟乎豈獨繪事然哉人惟淡則梔之意銷文惟淡則讀之神遠甚矣有味於淡也

觀於山群木龍莖百卉蒼鬱見松栢焉干霄而傑峙則肅然以敬見榿柗杞梓焉碩大而堅疑則欣然以愛見荆蓁棘茨焉叢附而蔓衍

橫捷而側出則蹙然以惡或曰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觀同而好惡異何哉曰彼松栢也榿柗杞梓也或以勁挺樹節或以貴重待用皆梁棟材也敢不敬而愛諸惟彼荆棘既匪梁棟之須又鮮樞構之適徒負其芒刺使人櫻之輒傷觸之輒害是不祥物也方當剪除芟又無使滋蔓笑但惡之已也或曰如子言獨物理已耶

剩言

卷之六

二

智蕪勇藝清任惠和古人有偏至而無全詣故各成其品格而無歎治水明刑兵農禮樂古人有專門而無傍涉故各効其職業而不虛今也學務通方人必兼才至有一事不知深以為耻者噫果能通一事也歟哉雖說尹任夷清惠和其實三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各處不得不然之時即欲不如此亦不可得尹也夷也惠也易地則皆然耳

郭巨埋兒以食母吳起殺子以媚君不情莫甚矣君子不以爲忠孝顏闕之呼王使前嚴光之足加帝腹無禮莫大矣君子可以爲高節乎

肆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泰伯七十二傳首伯夷然則士之所以首出庶物者固自有在矣亦何必兢浮榮於幻世爭甲乙於縣官也

子輿奉喪而痛絕澁澗爲之安流王祥養母而剡言

卷之六

三

臥冰寒鱗爲之躍出精誠之極可以動山川感異類故曰至誠動物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吾輩畢竟當以子路之言爲準若磨不磷涅不緇惟夫子能之而已談何容易

昔之論士品者曰道德曰功名曰富貴然今之所謂道德古功名之士所耻而不爲今之所謂功名古富貴之士所羞而不齒世道之愈

趨而愈下也悲夫

譚性學人最易流入佛老上去譚功業人最易流入管晏上去然果能爲佛老爲管晏亦自丈夫吾獨厭夫不老不佛不管不晏而猥自託於儒名以欺世者也

吾人最受病處惟襲之一字文字惟襲則陳腐而不靈事業惟襲則因仍而不振性命惟襲則沉埋而不悟故張子曰濯去舊見以求新

剡言

卷之六

四

義

人知作文之以改而入妙也而不知作人之以改而入聖何哉昨之所是今日覺其非也則改之今之所是明日覺其非也則又改之刮磨滌洗不遺餘力直至改無可改而猶不已焉有不脫凡近而遊高明者無有哉此湯盤所以銘日新孔聖所以誠勿憚也

予嘗謂後生少年往往掇經史之語供諧諢之

資輕薄放肆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而薛河東云習舉業者徒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此語尤令人遍體俱汗

或問聖賢應事接物一一恰好莫是平日講究無遺否曰是何言哉聖賢只是義理精遂識見超朗所以縱橫無礙時措咸宜若一一出於講求則刻舟守株之見濟得甚事且天下

剩言

卷之六

五

事物又安能一一而講求之

舜之不告而娶文之舍伯邑考而立發湯武之征誅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誅管蔡只是源頭乾淨無纖毫私意於其間所以可信獨知可信天下萬世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這是大舜勃然不容已油然不自知的念頭我輩於最相關切人於冤讐怨憾人亦時時覺有這段光景但細細校

勘大舜却從天理中發見我輩覺從人情上出來此中一髮千里

宦興太濃則林下耐不得生趣太濃則牖下耐不得旨哉淡也可以糠粃富貴瘕贅生死

胡敬齋嘗云自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流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去嗟夫世風愈下行徑愈乖從事身心者究竟流入於功利從事事業者又究竟

剩言

卷之六

六

竟流入於空虛悲夫

世味本自索然而人情自無屬屢世路本自坦然而人情自處險戲

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甚言仁義之重於生死耳使仁必在殺身義必在舍生斯與剖腹藏珠者何異龍逢比干稽侍中文丞相皆所遇之不幸耳夫不幸之遇豈人人所常值者哉

俟命二字可以之淡奔競之心不可以之退豪
傑之志故孟子於聲色臭味安佚則命之於
仁義禮智天道則性之

巢由非能忘富貴者也舜禹富有天下貴為天
子吾謂忘富貴者惟舜禹耳沮溺非能避世
者也孔子乘田可仕委吏可為吾謂避世者
惟孔子耳何也能出而不能入與能入而能
出者其分劑固懸耳

刺言

卷之六

七

子夏入見吾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二者心戰
然曰戰尚相持相角未肯即降今入纔見紛
華便已倒戈投矣戰且未能勝於何有

予嘗作富貴箴云貧可富賤可貴富貴亦何常
人不可以無為富可貧貴可賤富貴亦何常
人不可以無守貧可富富可貧賤可貴貴可
賤富貴亦何常人不可以無識

過而能悔視枯終者遠矣然悔亦不同有從性

道起見者有從世情起見者從性道起見者
猛省於宥密為大易不遠之復從世情起見
者塗飾於聞見為小人厭然之情

中庸三重篇首言寡過終言有譽蓋未有不能
寡過而能有譽者也中間曰知人也知天也
夫學問至於知天知人而僅能寡過然則寡
過胡易言哉

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

刺言

卷之六

八

餘而主不聽人皆謂之狂夫韓王信隱處淮
陰俛首出少年跨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豪傑行藏眾人固自不識吾獨羨兩人之杜
機之深而發光之固也應龍能見龍潛此其
所以為神哉

刺言卷之六終

剩言卷之七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七

人生世上若不向性命上討個着落縱勲業滿世文章滿眼總是空花泡沫其次則莫若於事功節義場穩立脚跟猛着志氣挺然做得幾件事出亦不虛度一生然非從性命上理會得來亦只是血氣用事

剩言

卷之七

一

為邦一問顏子豈一丘一壑中人夫子直舉四代制作細細商量是何等規摹

功名富貴人皆合而言之不知做功名者未必能保富貴保富貴者必不能做功名是二非一道德功名人皆分而言之不知功名必本於道德方不墮勢利道德必見於功名方不落枯槁是一非二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今書生每云老

者自安還之以安而已云云如此亦復何須

聖人須知此老旋乾轉坤手定有一段至細

至密至切至實的作用不作俗儒扯淡語

寧武之愚自是大機大用覺從來幹濟人太踈

回也之愚自是大定大慧覺諸子啓發處太

淺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這不為非只退藏

含蓄而已有十分識十分力十分養方能有

剩言

卷之七

二

所不為

或問任世道與任斯道不同任世道才識力三者俱少不得任斯道才識力三者俱着不得予曰此亦似之而非若說少不得豈但任世道即任斯道亦奚不然若說着不得豈但任斯道即任世道亦奚不然

士大夫不可無自任之心膽不可有自任之意見不可無自用之精力不可有自用之氣岸

觀庸衆者就其跡卽可以得其心觀豪傑者察其心正不必泥其跡何也彼其心跡之間有權存焉安得以待庸衆者待之

所貴乎豪傑者爲其能通權達變也不通權不足以盡已之志不達變不足以悉物之情不能盡已之志不能悉物之情而能濟大事建大功者未之有也嗟夫譚何容易哉

雖說士先志官先事其實志卽志其所事事卽

刺言

卷之七

三

事其所志無兩截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此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意也予謂父子主敬君臣主恩更覺家國君父之間有一段藹然意思

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則就之爲君者不可無此虛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爲臣者不可無此小心

心事不可信於妻子而不可不信于君父可不

信於君父而不可不信於鬼神不測之恩不測之威所以駕馭豪傑一定之賞一定之罰所以齊一中人

上古之世有躬行而無議論中古之世有議論而卽有躬行衰亂之世有議論而無躬行然則天下治亂之候亦於此可卜已

儒術與文學故自不同漢世尚儒術故風俗之淳厚居多今世尚文學故人心之浮靡日甚

刺言

卷之七

四

用人與用於人者皆宜細辨云

秦任法律漢雜霸道雖非致治之軌在今日人心玩愒綱紀廢弛吏士舞文以作奸武夫偷安而釀亂則所謂法律霸道亦烏可少哉烏可少哉

世之治也有寅共而無黨與其亂也有黨與而無寅共

公議泯而始有清議吾不願國家有清議之名

也清議泯而愈無公議吾猶幸國家有清議之名也

今日昌言讜論充滿公車豈不人龍比而家陸賈第去其已甚之詞化其有我之見皆足以徵信千古流光史冊

善視者以天下之目爲視則其視也周善聽者以天下之耳爲聽則其聽也遠雖然必盡天下之目以視不窮於視乎必盡天下之耳以

刺言

卷之七

五

聽不窮於聽乎曰非然也不我爲視則視以天下矣不我爲聽則聽以天下矣視以天下是曰天明聽以天下是曰天聰天聰天明是曰至人

時至戰國利之一字淪入肌髓吾道之所以駁雜王政之所以凌夷皆原於此孟子七篇劈首便破他利字此射馬擒王手段也豈但爲梁惠問荅而已哉

王霸之辨不須較量行事要自心術上勘得分明其心誠是卽桓文之舉動可與湯武爭光其心誠非卽湯武之事功亦與桓文共軌未可向衣冠罄歎處看孫叔敖也

漢武帝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險阻貢父注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也師古注曰險阻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漢武雄才大略窮兵黷武貢父之注是也然險阻旣平

刺言

卷之七

六

我能往敵亦能來豈自固之道乎易稱王公設險則師古之說實人君馭夷良策

古來奸雄舉事未有不借個好題目以傾動天下者曹操劉備以興復漢室爲題目陳勝吳廣以立六國後爲題目項氏以立義帝爲題目七國以誅晁錯爲題目然則朝庭舉動一有不當將使窺伺之奸投間而起李斯說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其瑕釁而遂恐之慎之

哉

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鄒禹見光武於河北孔明對先主於隆中皆以立譚數語預決天下大勢後來規模事業直是舉而措之吾輩當天

下大事若非先有成笑於胸中皆是嘗試而漫爲耳濟得甚事

刺言

卷之七

七

機鋒不露乃爲萬全不然機竅不得而急急焉徒一擊以博名高決癰搏虎其禍未有不烈者也慎之哉

兵之神機無過用間田單之去樂毅隋何之說英布陳平之疑范增其功皆在推鋒蹈陣之上

才氣識力自是用世者之所必須但時方未至正以發藏囊括爲奇時即可爲亦以舒徐委

曲爲妙昔韓魏公當國會幕府偶乏人或薦

吳璟夙堅挺有氣節公曰璟誠才但包蓄不

深發之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璟

果敗又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公誠以韜

晦勿露門生日師夙以直亮見重海內今以

此誨某何也公曰衍歷仕久歷任多上爲帝

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竟行其志子

爲縣令令之上有長吏長吏之賢不賢且未

刺言

卷之七

八

可知也而子安能遽行其志哉嗟夫二公誠老於涉世亦老於經世之言足爲才士針砭矣

李行言以性執爲唐宣宗所重至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尋擢爲海州刺史然則性執自幹局人本色耳今人却以此相短何也

羣居而和則吾黨共行其志而小人亦戢其奸私起而爭則小人卽乘其瑕而吾黨每惟其

禍此伐木之求友所以相勗於和平汚水之
憂時所以致戒於我友也

陽一而陰二陽少而陰多君子與小人爭必不
得之數也所以平居當扶陽而抑陰

或問堯之君臨也不必去四凶孔之攝相也不
姑宥一少正卯何也曰時使然也極治之世
如高堂廣厦雖有風雨亦不虞其漂搖極亂
之時如敗屋頽垣少有陰霾急當妨其摧折

剩言

卷之七

九

設使堯居孔之世卽四凶不必勤兩觀之誅
孔處堯之時卽聞人何必碍師濟之班哉

李空同有云治世菑在朝廷而瑞在天下叔世
瑞在朝廷而菑在天下予謂物無菑無瑞無
世無菑無瑞但治世念念在天下見菑而不
見瑞叔世念念在一身見瑞而不見菑

觀於蝎其螫物也以尾物過其背則回尾而螫
之蠓蟻習其情也疾過其背蝎舉尾螫焉不

值而自傷蠓蟻復過之蝎復如之若是者三
而蝎用自斃蠓蟻乃姑徐而吞之智哉蠓蟻
也以蝎之術還使自螫身不勞而收其功今
之爲蝎者多矣亦有智焉如蠓蟻者乎

唐文皇鏖削群雄威行夷夏高麗小夷耳玉輦
親征竭九州之力以壓彈丸而卒乃無功致
悔何也國小而堅人思致死而我軍萬里馳
驅輜重難繼不克而還固其宜也

剩言

卷之七

十

蘇秦之揣摩揣摩七國之情形也今人之揣摩
揣摩今日之時局也噫東有奴西有黔其情
形非誠難於連衡之秦合從之六王也何不
以揣摩時局之精神而用之

今日内外交病只一心二字爲對症之良藥閣
部臺省其心一朝廷何有不可做之事將帥
士卒其心一邊疆何有不可擒之賊

利害心太明則無以成大功是非心大明則無

以集衆思

晴明之必有風雨炎夏之必有寒冬日中之必有夕仄此可曰天道非人事也全盛之必有衰頹積強之必有積弱極治之必有極亂此自是人事非天道也詩稱桑土易戒衣如言人而不言天

人主意見偶偏急與之爭必不入緩或否明與之爭必不入密或解逆與之爭必不入順或

刺言

卷之七

十一

繹如王蠋之謀質長安君裴度之正幸東都李逢吉之救崔發皆以從容當危劇以冷語當危詞以承顏當痛哭較之折檻補牘者心更苦而機更危矣

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奢輒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賢之薦之於王使治國賦郭進爲山西巡檢使有軍校詣汴誤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

漢來侵進曰汝敢論我信有膽力今貸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其人踴躍赴敵大戰克捷進卽薦請官之英雄舉事往往若此視齷齪小人睚眦必報者何啻龍伯之於鵠鵠哉

天下事局面不同機竅亦異有不妨昌言正論明目張膽以圖之者當此時而用嫉則搜剔廓清之力不猛有不妨含容委曲陽施陰設

刺言

卷之七

十一

以圖之者當此時而用直則幹旋挽回之機不神故兵有正有奇事有經有權腐儒烏足

以知之
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臨朝而歎今京師奇袤百出淫巧日競歌喉沸天羅綺匝地車攻馬同之風恍然如隔世事寧不貽奸雄之竊笑長亂賊之睥睨哉可爲痛哭長太息者此也
七卷終

剩言卷之八

內篇八

荆澧戴君恩忠

甫著

范文正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子嘗佩服此語以為在先憂後樂二語之上

處江湖之遠而不憂其君者未有居廟廊之上而憂其民者也居廟堂之上而不憂其民者

剩言

卷之八

未有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者也

論宰相者有救時太平之分愚謂天下决裂大壞之禍皆從太平時醞釀得來未有不能做救時宰相而能做太平宰相者然天下當大壞决裂時不患無慷慨激烈之才而患無安詳鎮定之養又未有不能做太平宰相而能做救時宰相者

周墀既入相謂韋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

無權墀愕然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

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何權之有愚謂

已之愛憎喜怒誠不可以少徇然發言盈庭

甲可乙否執持裁決惟政府是賴權何可一

日少哉抑澳蓋有懲於時宰之失而姑矯枉

焉云爾

宋初宰相嚴重朝士大夫多以緘默希容時王

禹偁在揚州常以詩送人之京師有云若見

剩言

卷之八

二

鰲頭為借問須言棖也減剛腸又丁謂留滯

外郡甚久及為知制誥先以啓謝執政有云

効慎密於孔光不言温樹體風流於謝客但

咏蒼苔嗟夫士大夫語默進退惟義是尚何

至俛仰希世然誰秉國成至使人以言語為

戒集思廣益之謂何也

為宰相者不可無不見不聞之幹旋尤不可無

共見共聞之肝膽為百官者不可無共見共

聞之職業尤不可無不見不聞之精誠

將順二字是大人格心之微權而非所論於臺

諫抗直二字是拂士攻心之苦劑而非所論

於鼎鉉

曹叅為相國清靜極言合道民以寧謐千載稱

之予獨多其以摧鋒陷陣之材果勢壯往之

氣一旦而摧剛為柔列方為圓若一無所能

人者倘所為龍德非耶視彭韓之自取誅免

卷之八

三

鄒侯之百計倥免相懸遠矣

或謂孔明為相自校簿書親決罰鍤此但可施

之州郡耳相體固如是乎愚謂相天下處創

業之時與處守成之時異處軍旅之地與處

鼎鉉之地異孔明當日直是時地不同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故彼所自許耳安得以相體

拘之

或問天下有道其鬼不靈何也曰鬼陰氣也天

下有道則正人君子之氣伸而昏桮宵小之

氣奪所謂陽德方亨也昔閔主王昶作三清

殿於禁中以黃金鑄寶皇大帝老君像而事

之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想

爾時官府內外渾是一團陰霾之氣其不旋

踵而亡有以也故曰國將亡聽於神國將興

聽於人

世界幾千萬年象傑幾千百輩其間治而亂亂

而復治成而毀毀而復成亦只有如許局面

卷之八

四

如許機竅試取其已試之跡細細理會一一

參攷未有不可做而行之今者譬如醫人治

病雖症候百出其大略已具素問難經諸編

苟能斟酌而用其方有不取効如寄者哉

天下事須有三不避而後可為何為三不避曰

不避勞不避怨不避嫌然不避勞不避怨可

能也不避嫌難言之哉

士大夫諱操切之名而以寬和矯之遂至綱紀廢弛風俗玩愒懲徇情之失而以執持振之遂至膠固不通乖戾滋甚不知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異操切之與振作事若近而用殊非析理之精未有不至於悖謬者也

人之深隱者似沉潛淺弱者似坦易輕躁者似敢任推諉者似遜讓自用者似有執觀望者似虚心抑緝紳者似擊強容奸宄者似慈衆

刺言

卷之八

五

真偽之分利害懸絕故知人所以安民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因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行嗟夫俗吏畏容如虎遠士若厭設有告困如子然其人者方將疾首蹙額陽鱗避之誰復推食以哀王孫解袍而憐范叔哉

若不容此輩何以爲京師我不敢以此言爲然京師天下根本而容奸宄潛處其間耶

諮問僚佐須虚心下慮使得悉其所言昔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怪問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夫僚友咨謀乃露長形短至使人臨時不知所言尚安所得集思廣益哉

道德可勦說以驚愚富貴可詭遇以倖取惟功名實實落落非有十分經濟十分識力十分膽氣終必敗壞而無成嗟夫富貴不足言矣

刺言

卷之八

六

道德世鮮其人求真才於今日其惟功名之士乎

久任之法人人言之然不議超遷之法而徒責之以久任恐中外未必蒙經久之益而人才且先受淹滯之苦豈法之平哉羅文莊公曾建白此事以爲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可謂不易之論

唐之選法以身言書判夫選人不於德行才能

而於身言書判不已末耶書判猶可若以身言則晏嬰以短小見擯周昌以期期不錄矣本朝出身以經義論策表判官評以才力操守心術年貌可謂不易之法第在覈實無虛文從事耳

淡於富貴幽人皆能之淡於功名庸人皆能之何也幽人自無富貴之階庸人自無功名之路如是而曰淡烏乎淡夫淡者無畔援欣羨

別

卷之八

七

之謂也中庸之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伐檀之所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即不淡也淡在其中矣

先儒謂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或曰綱紀則誠要矣文章不為粉藻之末乎曰凡事自有個頭腦所謂綱也其間施為次第自有個節目所謂紀也既得其頭腦而次第做去久之自然成個片段與支吾湊泊者不同所謂文章

也孔云斐然成章孟云不成章不達可以理會矣

作官者只調停世情補奏時局縱使致身公卿將無負慙衾影

溫嶠辭驃騎將軍之命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善哉斯言也今日文武諸臣所宜三復

西京郊社之禮雖劉歆定之而主之者王莽也

別

卷之八

八

東京宗廟之制雖蔡邕成之而主之者董卓也嗟哉二豎既欲竊弄神器又欲橫據修名然千載而下數其罪逆莫不裂眦怒齟覺分鬻有餘辜照臍有餘憾雖復明習比斐龍制作伴公旦奚取哉

孔子墮三都至不可墮處亦止朱晦翁上封事門人諫亦止此中俱見經濟老手與畏卻者自不同

唐宣宗嘗密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此自是唐宗弘濟經綸手今卽不得瓊及州縣至於各省直重地及三輔九邊要害之區亦當徵處分語編集一書恭進御覽否

天下事有一定之謨雖千百世不易惟兵家情形叵測局面屢更昨日之所見施之今日或膠今日之所行用之明日或滯故法曰奇正

測

卷之八

九

相生如環無端相生則莫可泥無端則莫可測雖然謂無定局則可謂無成筭則不可

圍師必缺非欲以走敵也其必有設伏乎窮寇不追非畏其致死也其別有深意乎今賢賢然曰必缺曰勿追便是大不解事人

煥小群以成大群此士大夫立朝第一義

王悅之爲吏部隣省有遺之餅一甌者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郭

文舉嘗窮困餘杭間縣令顧颺贈之袴褶一具使者強置室中衣至爛竟不服二公可謂嚴冷矣有袁毅者在政貪濁餽遺朝貴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命懸之梁及毅敗案驗衆官吏於梁上得絲塵埃封識如

故華子魚從會稽還賓客多贈遺子魚都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今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

測

卷之八

十

罪各還其主二公可謂渾厚矣然嚴冷者直是斬截渾厚者終費周旋吾輩趨操宜決寧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晨門荷蕢之流皆以夫子爲知其不可而爲之不知自晨門荷蕢視之則當日誠不可爲自夫子視之則當日固無不可爲者若果不可爲又明知之而必欲強爲之豈聖人之審時度勢反出晨門荷蕢下耶觀其言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其意可知也矣

當春秋時功利之習業已入人膏髓而野田古道猶有荷蕢丈人沮溺楚狂之輩不受名繩不縛世網超然高舉於烟雲泉石之外記者敘述井井如圖如繪亦若為之津津羨慕不已此豈徒寄慨於共濟之艱蓋亦於熱鬧場中現一清淨境界其旨固微而婉矣

荆言

卷之八

十一

荆言卷之八 終

荆言卷之九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

雖說易以明造化書以道政事詩以咏性情禮以示節文春秋以維名義其實六經都不離這個其旨互相發明
易字從日從月日陽而月陰故易一陰一陽盡之矣

荆言

卷之九

一

天地萬物造化無窮都逃不出陰陽二字易以道陰陽故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

上古義理未著人民知識未開故聖人作為卦爻使人占之吉則為占之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如是而已矣自卦象未易明而文王以彖辭揭之彖辭

未易明而公旦以爻辭申之爻辭猶未易明而孔子又以十翼發之後來楊雄京房伊川介甫蘇子瞻林少穎諸儒紛紛辨難著述愈多而卦象愈晦開物成務之旨愈失矣

易本卜筮之書周公孔子雖發揮許多道理亦自不越卜筮微義後人謂卜筮特易之一端却欲別尋奧義自謂未盡以前更有最上一着使聖人開物成務之旨反為之晦獨噫此

刺書

卷之九

二

王弼何宴之徒所以為斯道禍也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此二語說得簡至舜傳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然則事苟義理可信即不卜焉亦可矣故曰卜不習吉

宋人謂尚書古文出於古壁者明白易曉今文出于伏生口授者警牙難讀却疑伏生當日何以難的偏記得易的偏記不得也予謂今

文蓋伏生口授其女其女蓋口授之儒生竊疑其女口授時其間字句未必無殘闕舛誤而授者補綴成文摹古太過遂至未免警牙難讀耳難易之故其以是乎一女子能口授尚書與悅生其時才或問尚書藏于孔壁豈當日已預知有嬴秦之禍而藏之否予曰此皆不可曉然孔子神人也觀論衡所載始皇欲發其塚見其讖記而止則藏壁之意又何疑乎

刺書

卷之九

三

禹貢只就禹跡所到之處籍記之以貢耳其實宇內山川之廣貢賦之饒不盡于此故謂之禹貢朱晦翁曰禹貢地理大段不須理會以今日山川貢賦都已不同故理會禹貢不如理會今之地理然今之地理去晦翁之時又微不同矣如一統志輿地攷等書亦不可不究心也

五經中惟詩與易多寓言其寄旨幽遠其托象

精微若一一以正言求之則捫燭叩盤之見耳豈能有所領會哉

或問說春秋者有云危行言遜以避當世之禍故微其文隱其義高中玄先生曰以微文隱義避禍是不欲人之知其義也聖人不為愚謂春秋之微其文隱其義政使人沉思而自得穎悟而躍如耳若直其文顯其義則一覽無餘有何意味安能使人勸懲哉

刺書

卷之九

四

一部春秋只完得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已謂之五倫書亦可

春秋法天之賞罰者也故曰春曰秋春主生秋主殺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一篇是孟子一篇春秋序

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一篇是孔子一篇春

秋自序孟子是敘其原孔子是序其旨

孔子作春秋雖曰筆則筆削則削要之只據事

直書以其是非聽之天下萬世初未嘗有所褒貶於間也而或以為道在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甚而謂夫子假南面之權以功罪七十二君之行事無乃刺謬不然乎老蘇六經論鹿門謂其強辭軋正理有以也

予有評風一編點綴風人旨趣頗為同志鑒賞然于詩之微言與義實未拈出以其微言與義故自說不盡也黃陂吳伯陽先輩嘗為予

釋言

卷之九

五

言詩之妙不獨文字試隨手抽得一章細細玩味就中身心性命之秘齊治均平之略名物象數之微皆脉脉可會孔子所謂可興可怨事父事君多識鳥木之名者即一篇中都無不備非謂某篇可怨某篇可群某篇事父某篇事君也旨哉深於詩矣

氓之蚩蚩何必非離騷之怨風雨瀟瀟何必非隰桑之辭東門之墀何必非招隱之作嚶嚶

草蟲何必非思賢之操而一槩以爲淫奔之

詩思夫之咏恐亦未必爾也

此極有理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每誦此詩不但想見其超然胸次卽其弗告弗諼所樂者何事若只作山情水意理會是看仙人手中扇者耳

隰有萋楚猗靡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可以爲遭亂之詩亦可以爲見道之語蟬蛻之

刺言

卷之九

六

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可以爲刺時之詩亦可以爲度世之語

天保祝辭其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語天之福君如此其盛也而先之以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其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語神之福君如此其盛也而先之以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分明見得致福有自未可倖承視後世稱觴獻諛者

何啻霄壤

魚麗嘉魚皆燕饗賓客詞也而魚麗較更雋永其語意與卷阿篇君子之四馬同

蓼蕭湛露諸篇想見當日君臣一段奉交意氣千載而下猶爲欲舞况躬承其際者乎

彤弓一篇一則曰受言藏之其典何其重一則曰中心貺之其念何其真一則曰鐘鼓既設

其禮何其隆一則曰一朝饗之其賞何其速

刺言

卷之九

七

乎三代而下此誼寥寥矣

詩中着不得一句道學語鶴鳴一篇却說得何等周密何等圓透乃知詩有別趣非開理也之說亦屬偏見

季札觀于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而文中子非之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愚謂周道盛衰于詩爲備而尤莫詳于二雅卽以爲一部周史可也意季札所聞或偶出周之季

世如小旻兩無正等什故以為此周之衰耳豈槩小雅而言之哉而文中子矯枉之語天以為此周之盛則當時板蕩之咨嗟苑柳之相戒南山之究誦安得與鹿鳴天保諸篇同日道也

詩本和平意在言外然亦有反復悲悼諷言不諱如正月十月巧言瞻卬等篇只看他處心積慮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與後世不疾之

刺言

卷之九

八

呻無端之叫自別故曰小雅怨誹而不亂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是息情絕念工夫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還虛栖真地位

魯頌多侈辭商頌多壯語周頌三十一篇意義凝遠詞旨深厚歸美之中不乏兢惕頌禱之內每寓箴規王業艱難民生疾苦無不纒纒畢具豈兩頌之所敢望

列周頌于二頌之前尊昭代也列魯頌于周頌之後魯周公之後也鍾伯敬曰夫子明以天子之事予魯殆春秋編年之義可謂特見不讀漢魏三唐詩不得三百篇之妙得三百篇之妙又可不讀漢魏三唐詩

卦象不明乃有周孔周孔孤行而卦象愈晦矣經傳不明乃有註疏註疏繁多而經傳愈晦矣

刺言

卷之九

九

一部論語不必說性命却句句說性命我輩源頭不徹却認做就事論事當時子貢是徹的人所以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一部論語聖人雖無所不言其實皆隨機接引因病發藥聖人未嘗自發一言也所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而鏡體初不自現霜鐘在架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而鐘體初無

自鳴

學庸語孟其文義原自渾淪融洽不可得其斷
續不知宋人當日註疏何故段分節析至今
遂為定本自段節分而讀者往往泥文滯義
於本無斷截之中妄生斷截於本無接續之
處故着接續虛空着彩好肉剝瘡是亦千古
之一厄也

下村四書分節尚古亦然想此亦傷因註疏而可也

賢賢易色四語子夏竟將自己本色一一呈出

剩言

卷之九

十

其學也即子夏之學歟

只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亦無從看出君子全要
理會他敏事就正一段精神

孔子一生思狂思狷至其擇塔治長踈脫不羈
近于狂南雍治亂咸宜近于狷一門以內狂
狷都備真是具眼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正所以成其好也能
字大可玩

女弗能救與能字分明有許大手段在冉有曰

不能蓋非不救也不能也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只此一語便是救他絕妙手段

哀公問社宰我戰栗之對夫子不答之語都是
一樣肝膽

木鐸一言儀封人特地大有眼力宋人謂夫子
以萬世為土亦是祖此意思

陳桓弑其君請討之古今論者紛紛李卓吾曰

剩言

卷之九

十一

世固有激而為者不必問其為之果當也有
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否也哀其志可
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為天下後世亂臣賊
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亂賊之心乎
數語真是痛快激烈如劔戟森羅金鼓震動
又令陳恒一番魄喪

子在回何敢死朝聞道夕死可矣二語正好參
看

我輩終日怕死只是欲借此軀殼究竟這個物
事猶釋氏借無明為佛性道家借七情為還
丹耳既已聞道自是一了百當此假借者又
何戀戀之有故曰夕死可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可
悟朝聞夕死之義

用之則行舍矣安得不藏聖人亦何以異于人
須識得所行所藏的是甚麼又須識得如何

荆書 卷之九 十一

行如何藏惟徹的人言下了會

在齊聞韶非獨夫子聞也惟夫子原有這段神
情在所以心領神會不覺歡賞之極

樊遲自是聖門高足問仁問智是何等參究崇
德修慝是何等修持即學圃學稼是何等感

慨論語一編夫子之所以告遲與遲之所以
請事者亦不一而足矣此豈尋常碌碌者流

哉而朱子猥以粗鄙近利四字目之不知何

所據而云然也冤哉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若說舜禹
之巍巍為其不有天下則務光巢由輩其巍

巍更出舜禹之上矣其視天下也何其重視
舜禹也何其輕須知舜禹別有個安身立命

處巍巍獨上而有天下不與焉猶孟子所謂
王天下不與存也

聖賢語意其所以喫噉為人者不在其實說道
理處而在其撥轉精神處即如子張問達直

語之夫達也者一段足矣却以何哉爾所謂
達者一句喝起而以聞之非達聳之棘子成

謂君子質而已直語之以文猶質也質猶文
也足矣却以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一句喝起

而以駟不及舌傲之皆是翻腸倒胃刮骨刺
肌手段後人只作閒辭草草讀過豈知聖賢

苦心

荆書 卷之九 十三

朋友不難于婉曲故以切切惻惻告之兄弟每
易于徑情故以怡怡告之皆就人情易失處
提醒也

忘君事仇仲之得罪于子糾者小一匡九合仲
之樹功于王室者大夫子取其大而畧其小
故以如其仁亟稱之

陳成子弑簡公沐浴之請卽不能得之魯君臣
然一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再

則曰

卷之九

十四

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凜凜斧
鉞直使陳成子魄奪

使乎使乎非徒賞譽使者直是恣憑伯玉且將
伯玉與千古作個榜樣耳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景伯把公伯寮看得還似
大公伯寮其如命何夫子把公伯寮看得甚
地小

或問夫子語曾子之一貫與語子貢之一貫其

旨同否曰既謂一貫豈得不同但參之一貫
不必同于子貢賜之一貫不必同于曾子佛
氏云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
知意正可參

賢者避世此身既在世中更于何處得避每欲
以一語發明正難彷彿偶閱內典僧問照澄
禪師諸佛有難向火焰裏藏身未審衲僧有
難向何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着波斯妙哉

則曰

卷之九

十五

此語可會避世密諦

及階及席皆坐此夫子天地之心也想爾時亦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曰固相師之道也蓋
亦因其偶問而偶荅之云爾夫子則何心哉
顧涇陽先生謂仰之彌高四語顏子之狀夫子
得其髓江漢以濯之二語曾子之狀夫子得
其骨宗廟之美二語子貢之狀夫子得其肉
愚謂論語二十篇句句有夫子之隨之骨之

肉只看學人理會若何耳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真

大學問大識力人語即吾夫子豈不心折但

子羔尚不能到此分際且非子路使子羔本

心故以佞而斥之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此語亦微有病仕學

何時得優纔以為優便不優矣且學未得優

不仕可也仕未得優不學可乎恐學與仕正

刺書

卷之九

十六

不得分兩截耳

宣尼自具千古隻眼沮溺自是千古異人當時

陌頭壠上兩人並耕豈曾露些子鋒穎夫子

偶然邂逅目擊神傾便已知其非尋常風骨

問津之使明是共濟機鋒豈顧不知而問之

哉乃兩人若慕夫子若惜夫子一則曰是魯

孔丘歟一則曰是魯孔丘之徒歟知津一語

何其冷淡滔滔數言何其睥睨至于揮鋤刺

鑄畧不加盼不惟目中無子路亦並無夫子

又何其飄然高舉也夢耶仙耶幻耶每誦此

文真如入天台經閣死覺衣袂巾履之間皆

有雲氣

堯曰篇歷敘古帝王治法而即承之以子張問

政篇然則夫子非獨繼道統也治統亦屬之

矣

或問止至善喫緊固在知矣既曰知又曰慮知

刺書

卷之九

十七

與慮何別耶曰此說晦翁辨之詳矣大抵知

的是知個下落處慮的是下落處的詳細節

目譬之射者實實知道正鵠在那裡此知止

喻然發矢時左右高下之幾必須審固省括

方能得中此能慮喻至射而中的則所謂能

得矣

不知所止雖慮終無把柄不能慮雖知終不濟

事知是慮之原慮是知之委合之乃能得

格物卽是窮理理之散見處皆是物物之主宰處卽是理如事君便有個忠的理必窮究到忠之極至處事親便有個孝的理必窮究到孝之極至處家國便有個齊治的理必窮究到齊治之極至處天下便有個均平的理必窮究到均平之極至處以至日用身心性命無不皆然此之謂格物

此心原是空空洞洞無邊傍無倚着所謂未發

中庸

卷之九

十八

之中也中便是心之正位纔有所便有邊傍纔有傍着去中之正位遠矣故曰不得其正宜是皆以修身爲本說者徒作學究訓詁殊無意義予讀李見羅先生荅劉惟新書遂如龔賾忽振陰霾乍開也其說曰修身易知也知修身爲本未易知也聖人提挈此句萬兩千斤固是教人修身喫噉處正是教人知止也知止乎此則不必作家想不必作國想不必

作天下想威武不能爲之搖盤錯不能爲之眩而知止矣止則有定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漸入止之妙境而睿智聰明從此出矣視聽言動綱常倫理隨感隨應自著自察各當其則而不過矣未嘗不是逐事逐件着功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俾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精神使其返本還原無有滲漏此其所以

剩言

卷之九

十九

爲盡性之學也

道不遠人請問如何而謂之人萬聖千賢孳孳汲汲究竟只完得個人而已然則遠人似難而實易不遠人似易而實難

君子之道四夫子曰丘未能一焉以聖人之成規成矩豈復有未能之事而自道若此然則如何而謂之能耶識得夫子所謂能卽識得夫子所謂人

君子素其位而行有個位自有個行這個行即

民鮮能矣之中庸吾弗能已之真趣無然畔

援無然歆羨之帝則誠如是又何暇願乎其

外耶

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若作兩層道理看便是

不見天上月者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與道家之常靜常應佛氏

之寂寂惺惺何以異但吾儒明示兩途使人

刺言

卷之九

二十

有所循而入二氏則混而言之令人摸索不

着所以差別也

至誠何以能盡其性誠即性之體也誠而曰至

性已盡矣何處更着一能字聖人特就其本

體躍然處指點個功用出來其實即體即用

也

刺言卷之九終

刺言卷之十

荆澧戴君思忠甫著

荆澧戴君思忠甫著

內篇十

孟子說義利處直是斬釘截鐵不沾帶些子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足破千古拘儒之見非但

引導齊宣語也帝王治定功成而樂出焉有

一代之治自有一代之樂取咸英韶濩之響

而奏之齊梁諸君之庭亦大無謂矧時代寥

刺言

卷之十

遠其聲容度數久已莫可彷彿乎唐太宗有言

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

於此亦識此意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恐未必然孟子不過因事

納誨如所謂昔者太王好色公劉好貨云耳

若果有囿七十里安在其惠鮮懷保日晏不

遑耶

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與內無怨又外無曠

夫是何等治理何等功化豈尋常世主所能坐致耶然則公劉太王之對謂之曲牖亦可謂之責難亦可

孟子畫滕二策一則曰鑿池築城與民守之一則曰強爲善而已矣皆是穩着正着舍此雖蘇張設謀陳平出奇亦不能免也然二策須是合而行之缺一不得

王德修問晦翁謂養氣當在知言之先譬如有一時問答可謂要言不煩

尺方能量得天下長短晦翁曰須要識得尺

持其志無暴其氣三教密諦都不外此

朱子謂知言則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愚謂惟無所疑故無所懼此知言所以在養氣之先也

就政知政衆人也見其禮何以便知其政就德知德衆人也聞其樂何以便知其德噫見豈

以目聞豈以耳知豈以意見情識乎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字字下得有意賢能皆俊傑也人但知賢者未尊能者未使爲不在位不知賢者宜尊而反在所使能者宜使而反在所尊亦猶不在位耳故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明其政刑如何謂政明日無偏無黨如何謂刑明日不僭不濫

仁者如射不曰不中而曰發而不中發之時義大矣哉在射則機關之發在仁則念頭之發隘與不恭是孟子具服亦孟子深文其實兩人處不得已時勢自不容不爾要之易地則皆然耳

孟子將朝王以齊王托疾召之而止須知孟子之不往非爲托疾止爲其召耳故後段說不可召獨詳也

滕文根器識力自是齊梁諸君所不敢望觀其
聞性道復喪禮行仁政皆鑿鑿即見諸行實
非徒浮慕而已者覺孟夫子不無孤負此君
在

孟子度脫夷子恁地奇特看他兩人并未會面
只借徐子中間作個津梁往來來豁然頓
悟如沉疴之忽醒而躍起也命之矣三字直
是言思路絕

類書

卷之十

四

或問孟子距楊墨昌黎稱其功不在禹下由今
觀之所謂了不異人意耳昌黎何以推而躋
之神禹耶曰自孟子道破後今日始知楊墨
之不容不距耳當時二子皆負絕世之識絕
世之才與聖人分門角立彼其磨頂放踵而
利天下爲之是何等慈愛覺吾儒之愛有差
等猶存乎我見矣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
何等脫離覺吾儒之俱立俱達猶存乎人見

矣兩人執定主意做得斬釘截鐵自以爲一
種卓然特立學問初未嘗有禍天下之心無
奈天下人聞其風而悅之愈悅愈趨愈趨愈
謬其勢必至於無父無君不成世界微孟子
辭而闢之誰復知有吾儒大中至正之道者
夫洪水之患顯而易見楊墨之害隱而難知
天下惟顯而易見者爲力嘗易隱而難知者
爲力嘗難若是而謂之功不在禹下也豈溢

類書

卷之十

五

美也耶

不詳說則所約何物故詳說反約是一非二
吾輩行有不得若皆反求諸己此身更何所不
正故孟子于反求諸己下緊接以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

孟子謂善戰者服上刑爲其不免于盈城盈野
之慘耳然今日盈城盈野之慘正坐不善戰
之故又安得起孫吳諸子而將之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自是聖賢人靜中覺照，若自己拂拭得不淨，雖終日觀聽，亦烏能有所鑑別。

樂正子信善人，定不失身子。敖其從之之齊，不過爲飲食細事耳。孟子之云「正欲其于忽略處檢點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這四句是舜盡事親之道的根本，若無此段

刺言

卷之十

六

真精神，安能得到盡的地位。

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全要看兩之字。悅之濟之，是我去悅人，濟人也。君子平其政，則人自無不悅，自無不濟。視悅之濟之者，抑又宏遠矣。彼置民瘼于度外者，安得口實此語哉。

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須知先王之惠，何嘗不在政中。後世之所謂政，則全是惠而已。

傷廉傷惠傷勇，其病根全在可以取可以與，可以死上。若可以無取而取，又何止于傷廉，惠勇亦然。

禹稷顏回同道，然顏子遭時之亂，聲銷影滅，全不露些子手脚，真是遵養時晦，真是藏身處沒踪跡，故爲禹稷難，爲顏子尤難。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是何等愁腸，何等苦行，故宜來聖賢之提挈也。

刺言

卷之十

七

孟子辨難問答之文多矣，予謂最奇崛最有關係者，莫若湯放桀，堯以天下與舜，二篇。夫放桀伐紂，及堯以天下與舜，誰不知之，而萬章特地問其有諸，真是奇崛。彼見夫當日問對，請隧之雄，稱干比矛，無不藉口湯武，而子噲子之之輩，又儼然自附于唐虞之揖讓，則湯武堯舜，不且爲亂賊嚆矢乎？是必別有一段話說在也。乃孟子所以答之，抑又奇甚，一則

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一則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何等斬截何等森凜中間却細細爲之剖晰曰賊仁爲賊賊義爲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是民受之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何等透徹明白讀者全要玩未聞弑君及不能二字精神

荆言

卷之十

八

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孟子舉而歸之于天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後世韓退之柳子厚之徒皆有論著要之皆借題立議以各寫其胸中一段創獲之見其實遞傳世及之常不創自禹也帝堯以前後有熊氏金天氏高陽世高辛氏皆家天下者也至陶唐有虞氏而始創爲與賢之事蓋真見其子之必不能以有天下不得

已而禪之舜禹愛天下因以愛其子非可傳之子而不傳也禹之傳啓不過復循家天下者之故事而豈禹之創爲繼乎今謂禹爲德衰也則有熊氏金天氏不得以盛德著矣可云至于堯而德盛耶夫堯舜之德之盛也卽不傳賢德非遂衰也則禹之德之非衰也卽傳賢德非加盛也

荆言

卷之十

九

孟子論仁既曉譬以杯水車薪復申喻以萑稗五穀章句相承意義亦貫大抵學人自墮地來習氣薰蒸日深日重真心淪喪愈久愈睽一旦欲以平旦之清凉回從前之烈焰真不啻持杯水以沃車薪矣然則將聽其終亡矣乎曰是有法焉但漸漸掃除漸漸收拾存息養日新月異久之到純熟地位自然力大功深安在杯水之不至逢原而車薪之不至撲滅乎故曰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曹交湯文之問亦儘激昂九尺十尺把湯文恁地看得平等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自恨之極幾于痛哭矣孟子一則曰亦爲之而已矣再則曰孝弟而已矣再則曰是堯而已矣直十分慇懃也

小弁一詩高子以爲怨孟子以爲仁孟子真小弁知己哉然談笑涕泣之喻洞心刺骨卽小弁不能自喻到此所謂劉伊知我勝我自知

則又豈但知己而已也

則又豈但知己而已也

十

亮在平日執在臨時惟平日信得過故臨時執得定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或問人心亦皆有害畢竟是甚麼曰饑者之甘食渴者之甘飲旣斷之曰是未得飲食之正則人心之有害非亦以未得人心之正乎人心之正者何卽此心之本體大中至正之極是也此心之本體旣失則大中至正之極自

乖於是乎且爲索隱爲行怪而非不偏不倚之中庸矣且爲詖淫爲邪遁而非直養無害之浩氣矣故曰人心亦皆有害

則言卷之十終

則言

卷之十

十一

剡言卷之十一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十一

我輩終日戴天履地而不知天地之道與蚩翹蠕動之物何異然宇宙事物皆可意見測度惟此道高遠一毫聰明知識無所用之今且從往昔聖賢名理名言細細參究漸漸開拓乃能領略些子故孟子曰苟求其故故者已

剡言

卷之十一

一

然之跡也舍故則不免於鑿矣

天者積氣也地者積形也故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也形有盡故地包於天之中氣無涯故天包乎地之外地之包於天也若舟之浮於水然天之包乎地也若風之扛夫物然故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楊倞註荀子有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若康節所謂天依地地附

天天地自相依附恐亦當時偶然應蒼之語非至論也

天之所以包乎地者以其氣包之也朱子曰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又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陷下矣故張橫渠謂地對天不過

剡言

卷之十一

二

只氣所疑結有清有濁而天地從此而分朱子曰天地初間陰陽一氣磨來運去磨得急了便撥得許多查滓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個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非在下也

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也蒼玄色也朱子云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滓滓地天

之正色也。此亦莊子蒼蒼之義。然雲淨天空，色正青碧，亦安在黑淬淬之爲正色耶？則朱又謬於莊矣。

或問天之上地之下，固皆是氣也。氣之上氣之下，當是何物？曰：此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者矣。然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氣，所以浮天而載地。朱子解之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是亦齊楚之得失耳。

剩言

卷之十一

三

朱子嘗言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淬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當是水泛如此，不知某時凝結，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故水之極濁成地，火之極清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夫謂水之極濁凝而成地，則於波浪之狀徵之矣。謂火之極清凝而成風，霆雷電於何而徵之耶？胡五峰又言：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堙，人

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爲高，柔者變而爲剛。云云。然洪荒迄今，不知歷幾許春秋矣。螺蚌之殼，何得居然獨存？予嘗見石中文理，有若草木鳥獸之狀，不知五峰見之，又何以云宋人窮理有近於迂者，此類是也。

剩言

卷之十一

四

往而是。予獨取許庸齋一篇明白簡至，頗稱發覆。其言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伏羲之前，吾不知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人物生息蕃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然

陰陽之運不能常泰陰陽之氣不能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於否塞之極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爲離虛之明而偏於沉伏水不爲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

刺言

卷之十一

五

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至此又成一混沌矣當天地之混沌也所不死者獨元氣耳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歷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前日之混沌者至此又成一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渾沌者固以其漸而由渾沌而開闢者亦以

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爲主而人極以復立伏羲蓋當一開闢之初也

梁山來瞿塘徵君究心易學多所透悟其論天地以爲天地無成毀止有明暗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所謂萬古者一日之氣象是也到了暗時雖然昏黑不曾墜敗如人夜間睡着一般雖無知識然元氣一呼一吸未有一息之

刺言

卷之十一

六

停是以知天地當浩劫之後雖然昏黑其氣機呼吸實未嘗停其昏黑也爲無陽也蓋天地到了戊亥純是一團陰氣茫茫大地通是此陰氣煙霧塞了日通無光然天地雖昏黑春華秋實之草木並凡有血氣者雖皆爲之不生而天地之形質實未嘗壞至陽生於子天依舊開了以天屬陽故也第雖開而陽尚微至寅之時陽始盛三陽開泰天地交媾依

然春華秋實生起血氣之物來此議較之紫
陽似為近理要之上古之事聖人存而不論
况天地渾沌之事乎聊存而識之以備窮理
之一助耳

凡物之轉皆周旋環轉惟天却是側轉

月體常圓初無盈虧紫陽諸公詳哉其言之矣
合觀沈括王普吳臨川三子之議此理可謂
無復遺蘊括云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

剩言

卷之十一

七

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
纔如鈞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
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鈞對視
之則正圓也普云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鈞
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
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
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以
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

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耳豈既死而

復生哉臨川云月之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
者言非月之體如是也月體如彈丸其遡日
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當其望也日在
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故下之人見其體之
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見
其明之半故以弦之月為半虧及其晦也日
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

剩言

卷之十一

八

不見其明之全故以晦之月為全虧僅能飛
步太虛傍觀於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
俯視於上則晦之月亦如望夫月之體自如
而人之見有異以其日之所不見而謂月之
有時虧不亦愚且謬乎

月中黑影如桂芥蛙兔之說固荒唐無足置辨
或以為山河大地影子朱晦翁云不是地影
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如鏡子被一物遮

其光故不勝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的事物，故光照不遠而有此黑暈耳。此說近是。余謂月本陰精，黑乃陰魄，月中之有黑影，正如人目中之有黑珠，若無此黑影，恐月亦未必明也。何必指為地影云云乎。

或問弦望之義。曰：朱子解之甚明。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

刺言

卷之十一

九

弓之下弦也。

瞿塘來先生說日行長短之理，最為透徹。其說以為日月者，地中陰陽之精也。日行高低，不離乎地之氣。冬至以後一陽生，此氣之長也。陽氣主升，鼓萬物之出機，故漸伸而高。而日隨氣而亦高，故晝長。夏至以後一陰生，此氣之消也。陰氣主沉，鼓萬物之入機，故漸屈而低。而日隨氣而亦低，故晝短。

或謂雷天地之怒氣，故程子云：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以震死。此恐不然。謂雷為天地之怒氣，則雨露為天地之喜氣耶。來瞿塘先生云：伏羲畫卦，取陽一畫到陰一邊，來謂之震。震為雷，乃長男也。取陰一畫到陰一邊，來謂之巽。巽為風，乃長女也。所以說雷風相搏，因極盛却為陰氣纏綿包裹，不得即出，所以一出而有聲。觀爆竹放銃是也。安得

刺言

卷之十一

十

為怒氣哉。又觀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言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通暢和豫之至矣。即以薦上帝而配祖考也。使非和之事，安能薦享哉。故知雷非天地之怒氣也。

雷天地之陽氣也。所以有火有電光。觀仲春始發聲，群卉競放，仲秋乃收聲，蟄虫坏戶，可知其義也。

或問雷既是天地之陽氣，爲陰氣所凝結而不
得出，故奮擊而有聲，發揚而有火，然龍車石
斧鬼鼓火鞭之類，人徃徃有見之者，又人有
震死而背書其罪狀者，此非有神物以司之
耶？安得指爲悠謬也？曰：陰陽造化之妙，何所
不有，卽以在天成象者言，日胡然而重輪，月
胡然而重輝，雪胡然而六出，雲胡然而五彩，
種種竒怪，莫可殫述，何獨疑於石斧龍車之

類書

卷之十一

十一

事賈誼之賦曰：天地爲鑪，今造化爲工，陰陽
爲炭，今萬物爲銅，千變萬化，今未始有窮，然
則龍車石斧鬼鼓火鞭之類，亦陰陽造化之
常耳，未足爲異。

人皆知北極爲天之樞，不知南極北極合而爲
天之樞也。樞者軸也，軸不獨轉，必兩頭相縮
而後能運動。觀門樞車樞可知矣。朱子語錄
云：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

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
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也。然不曰南
極而獨曰北極，何也？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
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而不見；北極高出地
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而不隱。聖
人觀天測象，止據其顯而可見者，以爲定體，
故獨言北極而不及南極耳。試取渾天儀一
觀之，天樞之說，了然於心目矣。

類書

卷之十一

十一

緣來北辰非北極也，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此
子不動處，非有一星名北辰也，只緣人要認
此爲極，故就其逼近之傍，取一小星名之曰
極，其實極星亦未嘗不動，只是他緊挨着辰
故雖動而不覺耳。而世遂以北極爲北辰，誤
矣。

或問朱子謂天文有半邊在上面，有半邊在下
面，又謂有一常見不隱者，爲天之蓋，有一常

隱不見者為天之底語甚奇特其旨何謂也予曰大端天形欹側南高而北低北極浮在北邊丑艮上極高處出地三十六度是常見不隱者也所謂半邊在上面者其此之謂乎南極浮在南邊未坤極低處入地三十六度是常隱不見者也所為半邊在下面者其此之謂乎

嘗見重雲蔽天頂暗而四方明者多雨頂明而

刺言

卷之十一

十三

四方暗者不雨百無一爽及讀朱子語錄謂雨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騰而汗下則為雨如飯甑無蓋其氣渙散而不收則為霧乃知頂暗者氣升而雲障之若蓋然雨無雲則無以蓋之也

雨露霜雪皆有時而降惟風旋轉而不住無時無之其無風者或旋於他處或旋於上面都不可知故山之極高處每每多風御飛輪者

謂千尺以上多罡風不可御是其驗也

相傳水電為蜥蜴所吐即朱子亦據王參議所見夷堅志所載以為實然要之電字從雨從包畢竟是陰氣所包裹而成彼謂蜥蜴所吐者或偶然事耳安得據以為定理耶

刺言卷之十一終

刺言

卷之十一

十四

剩言卷之十二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一

頃與友人譚及聖學有曰孔子近禪孟子近玄彼其自道曰無知曰無能曰何有其門人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不居然禪宗語乎論養心曰寡欲論養氣曰持志曰勿正勿忘勿助長不居然道家言乎予謂此語良然但釋氏

剩言

卷之十二

有托離生死之意道家有長生不死之意是猶有生死見也孔孟則渾然忘之自是超出

二家

二氏與吾儒其不同者教也其無不同者道也為其教之異也而欲并其道而斥之則誤道為其道之無異也而欲并其教而一之則誤教

或問佛氏何以名釋仙宗何以名道曰以字義

解之釋者遺釋也色空俱遺是名釋故道者道路也內外經行是名道故然則吾道何以名儒曰字從人從需立人所需是名儒故

道家曰一念不起謂之中釋氏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自己本來面目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然則仙佛亦儒儒亦佛亦仙

佛家云心不外受名曰虚心心不外逐名曰定

剩言

卷之十二

心道家云惟今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數語皆超超玄箸

三教聖人學問總只原始要終四字盡之孔曰未知生焉知死佛曰天地未生以前道曰父母未生前大抵此事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先究只今只今灑脫末後灑脫只今自在末後自在歷代聖賢所以超然輕舉不為生死桎梏者良由生前一切覷得破打得

徹不被情牽不受物縛故能撒手懸崖去來自若

從來皆以佛氏尚無吾儒崇有不知佛氏亦未嘗尚無也今釋其言曰於有為法界示無為法而不滅壞有為之相於無為法界示有為法而不分別無為之相又曰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為雖真趨之則聖果難証又曰所謂二乘墮於無為廣大深坑又曰若菩

言

卷之十一

五

薩為一切眾生成就一切僧法不應取着無為然則佛氏何嘗專尚無哉至於吾儒語性命不覩不聞語天載曰無聲無臭語大舜曰無為而治語文王曰無然畔援無然欣羨則又何嘗專崇有也

壇經云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即是勢至能淨即是釋迦平直即是彌陀方等經云慈悲為佛眼正念為佛頭妙音為佛耳四辨為佛舌六

度為佛身四攝為佛手平等為佛指戒定為佛足種智為佛心語皆實際不落空幻然則善事佛者誠能清心寡欲積功累行斯已花開意樹水淨心池毛孔孕紫檀之香舌表變紅蓮之色何必禮竺乾瞻龍象而後為淨土修哉

有其辨才而無其定力不如捧鉢鈍丁無其苦行而有其威儀不如持瓶豎子

言

卷之十一

四

學人發菩提心修清淨業須是時時顧諟刻刻存省恐智幢之易折儼戒寶之將沉吾獨惡夫事事無礙之說之為狂夫口實也

圓覺疏普賢云體性周徧曰普隨緣成德曰賢又云曲濟無遺曰普隣極亞聖曰賢吾輩於經籍能字字作如是解方有體會

楞嚴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與吾夫子習相遠語殊而旨一

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卽寂而照曰妙明卽照而寂曰明妙此卽中庸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之義

朱子曰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旨哉此語可謂實中探其驪頰食中啜其乳糜矣誰謂此老不究心佛乘

儻然無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釋氏之微言何必非吾儒之妙理

刺言

卷之十二

五

天台智顛云止是伏結之初門觀爲斷惑之正要愚謂止之與觀是一非二止乃生觀非止則照體何由而澄觀亦生止非觀則情緣何自而息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古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須知非別有照心不動之心卽名照心非別有動心不照之心卽名動心

或問何謂無所住而生其心曰大學正心一章

已自明白透露矣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有所好樂忿懣有所卽是有所住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知卽是不生其心矣易之寂然不動卽是無所住感而遂通卽是生其心

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若吾儒游藝境界風送妙香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卽以搖金是吾儒依仁景象

刺言

卷之十二

六

繁山示衆云瘡癢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與吾師無隱之旨何殊

僧問趙州十二時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然曰使則猶有間也論語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又何使之有

達觀云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愚謂除却天堂卽是牢獄除却牢獄卽是

天堂豈更有天堂牢獄作對耶

法海禪師示衆云天下人一向活活極則忽然

死這老漢一向死死極則忽然活吾輩於此

參究得透二家之學思過半矣

或問如何是當下認取曰纔呼便應纔痒便搔

非有思惟是名當下認取如何是當下承擔

曰饑人遇食渴夫遇飲更無等待是名當下

承擔

釋言

卷之十二

七

止觀一經是初地方便之門亦涅槃究竟之旨

有大雄之實際而無其虛幻無諸經之浩瀚

而有其精義

佛乘之有心經金剛楞嚴圓覺猶吾儒之有大

學中庸論語孟子也學庸語孟貫通而諸子

百家有餘蘊乎心經諸經透徹而四樹五乘

有滯義乎予嘗欲合刻四經取諸家疏義附

之爲禪家四書蓋有志而未逮云

淨土論曰愛不重不生婆婆念不一不生極樂

然則出世大事宜莫如割愛止念乎

朱子云心經既說空又說色蓋欲於色見空耳

予謂非說空又說色蓋空卽色之空色卽空

之色耳柱下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語意亦

然

陳了翁嘗言佛法之要只在金剛經一卷金剛

經一卷只在九個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釋言

卷之十二

八

是也此九字華言一覺字其字九其物一其

物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其一

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年過五

十卽宜留心早知一日卽得力一日勿復因

循獨在心不忘耳想了翁當日自是有得而

言之非漫言以欺人者第不知其旨謂何聊

識於此以質之於有道人

縉紳以逃禪爲雅致俗士以佞佛爲淨修關其

園竹林檀閣清涼現前聽其言海溢天悠煩
惱頓盡實乃役役私情勞勞名利百慾煎其
肺腸萬緣纏其肢體此正地獄種子安得菩
提善根

宗問問荅機鋒有妙出新語之外者予嘗欲一
一拈出編為宗門新語一書而見聞有限蒐
羅未弘終未敢草率從事今略舉數語如僧
問先智和尚曰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曰如

刺言 卷之十一 九

何得入曰何嘗在外曰如何是佛曰那個是
衆生曰四大緣何有形曰虛空何緣無象曰
如何是大道曰我處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
曰我不知有大道曰乞和尚指示曰長劫來
原不曾蒙蔽汝或問清涼益師曰如何是沙
門所重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又老
宿問一座主曰疏鈔解義何如曰鈔解疏疏
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以對又龍圖王蕭

問南堂曰某有個見處纔被人問却又開口
不得未審過在何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堂
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
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堂曰為
甚麼又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又馬鳴大士
問夜奢尊者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曰汝欲
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曰既
不識佛焉知不是又僧問清上座曰弟子每

刺言 卷之十一

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清曰却將紛飛
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
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僧問馬
祖如何說即心即佛曰為止小兒啼口啼止
時如何曰非心非佛又僧問同安丕師依經
解義三世佛緣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
何曰孤峰迥秀不掛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
在又東印度國王問般若尊者諸人盡轉經

師為甚麼不轉曰貧道出息不隨眾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又可夫師問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我與汝安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竟又僧燦謁二祖曰弟子身纏宿恙請和尚懺罪僧曰將罪來與我懺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又或問惠國師曰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

卷之十二

十一

便成兩句了又問如何是第一義曰汝問的便是第二義又世尊見文殊立門外曰何不入門內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來凡此數條固未足盡宗門精義而舉一例百政如截瓊枝寸寸是玉折旃檀片片皆香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信哉

荆言卷之十二終

荆言卷之十三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二

為禪宗之說者曰道人修命而不修性為玄宗之說者曰釋子修性而不修命不知性命二字是一非二存神絕慮自無不透之靈源性寂情空詎有不固之根蒂

天命之謂性即是道家丹頭率性之謂道即是

荆言

卷之十三

一

道家火候

浩然之氣是孟子大丹頭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孟子真火候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儒者以為不根之譚通人以為著己之務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二語缺一不可上德即所謂全形之道乎下德即所謂延命之術乎然上反易知下反難遇矣

或問谷神玄牝之說。予曰：道家言多不明白說。破性往借象立名，使人參悟其實。谷神玄牝，卽吾儒虛靈不昧之旨。以字義思之，谷卽虛也。神卽靈也。不死卽不昧也。玄牝卽生生不息。所謂玄關一竅是也。今夫虛靈一竅，誰獨無之？只爲氣拘物蔽，故日薰日染，日至汨沒而不悟。若能去智去故，滌除玄覽，則向來一竅依舊湛然不昧。此湛然不昧處，卽是生天。

剩言

卷之十三

一

生地之本卽是吾人下手做處。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關一竅，須是自家會得。又須是自家工夫到始會得。人不能爲之言。

玄關一竅說者紛紛。在方士尤多舛謬。惟李清菴先生說得甚醒快。其說云：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卽不是。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於外則

着於物。夫玄關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今設一喻，令人易曉。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般舞蹈，在乎線上。關揆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人之四大一身，線比玄關。抽牽的主人，比本來真性。傀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關，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着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個甚麼。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處，自然見之也。

剩言

卷之十三

三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予曰：未能死焉能生。朱晦翁曰：靜極而虛，如春沼魚動已而翁如百虫蟄。誰謂此公不信神仙之學。

人豈能無事於心，但不必有心於事。

瞬存息養，每作尋常字面看過。細思之，瞬屬目，是此神出入之樞。息屬鼻，是此氣呼吸之戶。神屬性，氣屬命，性命之奧，具於是矣。

築基煉己，自是玄宗首務。丹家紛紛辨說，撮要

而言無逾清心絕慾四字

避暑山中閒譚鎮日友人劇論心印經義首舉
上藥三品予謂雖分三品經文內云精合其
神神合其炁炁合體真又云神依形生精依
炁凝而結之曰三者一理妙不可聽則三家
相見之旨於此可悟矣李易簡註云合則為
一分則成三纔有分合便判生死於此理會
得透思過半矣如何是存無守有予曰恍恍

刺言

卷之十三

四

惚惚窈窈冥冥無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有
也有因無感而有靈無因有激而成象存無
以覓永守有以制永義或然乎如何是迴風
混合予曰混合殆即合三藥而一之乎迴風
混合殆即閉關行火工夫乎柱下經云綿綿
若存用之不勌入藥鏡曰鼓巽風運坤火其
斯之謂歟如何是踐履天光呼吸育清予曰
此亦難言大抵守泰定則天光發天光未發

則踐履皆妄故曰踐履天光嗜慾絕則清氣
生清氣不生則呼吸皆粗故曰呼吸育清如
何是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予曰當是守泰定
而發天光之意坎中真陽是名聖日離中真
陰是名聖月三家之會合既神透體之金光
自現其實照無所照耀無所耀照耀且無日
月何有如何是非白非青予曰青當是龍白
當是虎青龍白虎上仙特藉之以著交姤升

刺言

卷之十三

五

降抽添擒伏之理大丹既成則一真獨湛諸
象皆泯何青龍白虎之有一時騰頰有如射
覆將無貽口給之譏耶識於茲以質諸有道
煉心伏氣仙釋所同得藥脫空仙釋所異
調琴鑄劍之喻只是理性之法若欲掃除習氣
自非拾萬磨楯努力一戰安能得會朝清明
衆人之心聽命於耳目口鼻所謂氣使神也至
人之耳目口鼻聽命于心所謂神御氣也神

御氣則生氣使神則死

滅聲色心易滅、嗔癡心難、滅嗔癡心易、滅浮游

心難

道德經之綿綿若存、下一若字、妙不容言、復繼

之曰、用之不勤、用之不勤、即發明若字之義

大通經曰、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

嘗存也、亦即此義

未能絕命忘機、且先簡緣謝事、未能吐納搬運

刺言

卷之十三

六

且先養氣、嗇精

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却被風吹落、此二語可

以儆今之言採藥者

悟真云、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愚

謂止足豈漫無所為、抱真守一如鷄伏卵、如

龍抱珠、功夫更細以密矣

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以習心言也、靜為之性

心在其中矣、動為之心、性在其中矣、此以真

心言也

忘機絕慮、閉息存神、可曰小安樂法、亦可曰大

歇手法

李清菴嘗言、清心釋累、絕慮忘情、予作回文讀

之情、忘慮絕、累釋心清、其味更旨

念頭不可稍有所著、無論邪萌妄想、即浮游出

入、希聖希賢之想、皆是青天雲氣

回光返照四字、是道家息氣凝神之密諦、亦吾

刺言

卷之十三

七

儒過欲存理之初機

息之一字、是三教單傳之密諦、在佛氏謂之息

念、歸空、在道家謂之息氣、凝神、在吾儒謂之

息心明理

止念是吾人第一義、然止念亦是大難、嘗試冥

心自照、即一刻之頃、此念何嘗有一息之停

所以然者、緣染既深、掉放既慣、自非發猛決

心、用嚴持力、漸漸撥轉、漸漸降伏、未有能帖

然相下者

李清菴先生太極頌云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此長生十六字訣也

或問烹鉛煉汞之說予曰此亦難說大端只是

降伏身心而已曰何謂身心曰身是歷劫以

來清靜自無中之妙用心是象帝之先靈妙

本有中之真無曰如何是文煉武煉曰這個

身心未降伏時須用剛決之心敵之是為武

刑言 卷之十三 八

煉既降伏時須用和柔之心守之是為文煉

張平叔有云兩手捉來令死闔煉成一塊紫

金霜武煉說也漫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

任天然文煉說也

既濟未濟之說解者紛紛獨營蟾子數語最為

簡透曰水升火降謂之既濟易曰山下有澤

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

升水火不交謂之未濟不能懲忿則火上炎

不能窒慾則水下滲

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

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

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

而不能自止耶數語括盡乾坤坎離之旨周

天火候之秘

莊子正是發老氏之所未發細觀三十三篇亦

是見精神而久生之道亦是忘精神而超生

刑言 卷之十三 九

之道讀者豈得專以文字求之

陰符經九竅之邦在乎三要參同契云耳目口

三寶閉塞勿發揚愚謂此固降伏之真詮

守之要術要之一了百當則莫若養心蓋心

是三者的主人翁主人翁廓清得淨站立得

穩三者自然不能搖動他故曰得其一萬事

畢又曰養其大者為大人

朱晦翁註元公誠通誠復之義云這個物事流

行到這裏歸着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晦翁雅不信神仙之學乃此數語非深於神仙之學者不能

且勿道抽鉛添汞試問鉛汞是麼且勿道取坎填離試問坎離是誰噫遊人醉矣杭州是汴州耶

只道行禪坐亦禪聖可如斯凡不然每誦此語使人興末由之嘆

刺言

卷之十三

十

陳致虛云何謂靈常靜常應之謂靈逆施造化之謂靈何謂聖太極初分之謂聖虎不傷人之謂聖音哉說靈父聖母恁地分明而盲師俗士妄自揣摩執迷不反寧不自悞悞人神仙真訣只要辨得真鉛真汞識得進火養符窮取生身處五字括盡丹經千萬言

進火養符毫髮少差危險立至
戊巳是徹頭徹尾物事

道德南華自是譚玄之祖不必以神仙之事混之長生冲舉自是方伎之微不必以老莊之學附之

佛印與東坡書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存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位亦可騖鸞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八惡趣愚謂

刺言

卷之十三

十一

此事現在眼前豈須尋取吾輩只是姑待一念日復一日斷送一生每誦此書不覺通身爲之汗下

悟真云須知由我不由天又云也知由我亦由天識得由我不由天則急須積功識得由我亦由天則急須累行故知功行二字分析不得

名韁未解利鎖未捐沉軒六賊之魔在結萬緣

之內而曰吾對境而忘境也吾居塵而出塵也是何異燂鷄與脫於湯火則蛆希運於天池乎

三教聖人都是三段境界三段者何曰本體曰工夫曰究竟本體要認得真打得徹工夫要做得細煉得熟究竟則依然還其本體着不得一毫工夫矣

河圖括地象曰天皇氏澹泊自然與太極同道

剽言

卷之十三

十二

身佩九翼開山圖曰人皇駕六羽騶雲車出谷口此豈盡荒唐語耶宇宙寥絕何所不有自不得以耳目情量之所及而斷之

剽言卷之十三終

剽言卷之十四

蘇林

荆澧戴君思忠甫著

蘇林

外篇三

發蒙振聵廉頑立懦未有不得之讀書者

詩書非糟粕也昧者讀之自為糟粕耳文章非

浮華也淺者出之自為浮華耳

人之情憂不能為喜哀不能為樂怒不能為平

維讀書到會心處憂者忽然而喜喜者忽然而

剽言

卷之十四

一

而憂哀者忽然而樂樂者忽然而哀怒者忽然而平平者忽然而怒

讀書深則涉世之途徑自老涉世老則讀書之

趣味愈深

讀書如服藥藥力多則神氣自倍讀書久則識

力自高

窮理致用是讀書四字箴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語言象數之表。此龜山先生平生得力語也。既以此自證。復以此教人。吾輩宜大書一通。置之座右。

析薪者必施其理解。牛者必批其竅。理脉理也。竅虛處也。讀書而不得其脉理。何以撮其言中之要。不於其虛處會之。何以參其言外之神。

聖賢學問。無非欲人收攝身心而已。然未有不

剩言

卷之十四

二

收攝身心而能學問者。故善讀書者。疑其神。如伏鷄之抱鵲。戢其氣。如黠猫之捕鼠。湯霍林作門人制義。敘有云。竭凡情而往迎聖諦。以來吾取以爲讀書法。

愚嘗謂孔孟諸子。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異人。四籍一編。皆開闢以來未有之異書。以開闢以來未有之異人。留開闢以來未有之異書。非夫眼空三界。胸羅萬有者。安能窺其崖略。

哉

學庸語孟。一厄於舉業文字。一厄於學究師承。有意思人。須是於處厄中。猛求解脫。乃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夫子喫緊教人讀書法。朱晦翁云。逆有從容等待之意。如前途人等。待後來人。須是耐心等待。若躁急而向前尋取。則是捉志。非逆志矣。語亦有味。

朱子嘗言讀書。老年與少年不同。少年時精力

剩言

卷之十四

三

有餘。可以從容徐繹。老年來讀一書。直須沉潛反復。研求極至。常恐光陰有限。難得工夫。再去理會。肯哉言乎。予謂我輩悠悠忽忽。只爲姑待二字。斷送一生。若能於少年時。便作老年筭計。何患工夫不精。學問不進。讀書膽欲大。心欲細。識欲下。讀書須要異處看得同。同處看得異。疑處看得信。信處看得疑。

晦菴先生嘗看上蔡語錄其初用紅筆抹出已用藍筆抹出已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看他是何等精研何等體認直接朱泗尸祝千秋豈偶也哉

今後生所以不肯讀書者總為科名之念太速故取徑甚捷用功甚簡只一部通鑑性理載在令甲者尚經年不一觸手何況其他沈攸之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可謂欲覺

耕書

卷之十四

四

晨鐘矣

山谷與李幾帖云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朱晦翁云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義然後隨其淺深緩急輕重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方為得之未可便以吾先入之見橫據胸中也予謂山谷其見高晦翁其心虛有山谷之見方不受書瞞有朱子之心方不受我瞞善學

者取途於朱子而造詣於山谷可也讀牛山篇而不郝獻泣下者必無良心讀齊人篇而不媿慙汗流者必無血性

讀孟子保民篇便當思吾人此心刻刻有發現之端倪刻刻有當用之察識刻刻有遍滿四海之分量其勃然不能自己猶之不忍於鰥鯀之牛也其茫然不能自喻猶之不解於愛牛之譏也其充然不可鬻猶之老老切切之

耕書

卷之十四

五

無不暨及也其卓然必有實際猶之制民之產之不可虛文借也若只在齊宣身上理會此諺所稱為古人擔憂者何益何益

讀歷代諸史但當徵其事不必苛論其文讀諸子百家但當徵其文不必苛論其事六經而下事與文兼該者馬史班書左傳而已

讀書要韞藉厚不可遺一字於胸中作文欲洗汰盡不必留一字於筆下

陶 讀書不求甚解，吾終不敢以爲然。

人有稱仲尼兄者，問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敢稱仲尼兄耶？其人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終日燃紙燭而行也。李湘洲先生有云：孔子之稱堯也，曰：則天而已矣。天之上有天焉，堯未必能則之，孔子未必能知之，且無論天人，卽開闢聖人如盤古伏羲之流，以之方堯，其分量大小將有辨乎無辨乎？讀

判言

卷之十四

六

書者須作如是觀，方是眼空天地，胸羅宇宙。陸士衡文賦：劉勰文心，雕龍才士，須是句句研究，字字推勘，下筆乃不致草草。

文章家美有萬端，妙難僂指，撮要言之，無逾靈之一字。文之靈者，非聲非色，非臭非味，棲神恍惚之中，得趣筆墨之表。

李伯時作李廣奪胡兒馬圖，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值發之人馬皆

應弦也。黃山谷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文章家能於此有悟，入思過半矣。

文章之妙，雖機局議論波瀾結束變化靡常，至其精神必有注射處，非可泛泛隨手架搭也。昔黃筌同蜀後主指示吳道元鍾馗圖，謂道元以右手第二指挾鬼之目，不若梅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不用道元本，另作以呈後主，怪其不如。昔筌曰：道元所畫者，眼目意思俱

判言

卷之十四

七

在第二指。臣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梅指後，主悟乃喜。文章之妙，何獨不然？所謂眼目意思，卽精神注射處也。

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澹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麗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文之依題布景，當亦如是。

文章分際，如棋力酒量，一毫勉強不得，故有一

分醞藉卽有一分發抒有十分醞藉卽有十分發抒以庸人而作英雄之語其神情必不肖以英雄而作聖賢之語其氣象亦不侔孔子之文渾淪含蓄使人神遠孟子之文英爽駿發使人魄動曾子之文切實近裏使人意歛子思之文廣大無際使人心暢可得而指其佳者非文之至也以其猶有象也不可而指其佳者則文之至也以其無象

刺言

卷之十四

八

也近日會元墨菽所以稍遜前輩者政惟其佳處多耳

昔與吾友龔汝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予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沉伏起頓挫誰非聲者能於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於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於緇銖定去留於毫芒皆在聲

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汝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

山惟轉則秀水惟轉則活文惟轉則靈試取史記漢書及古人名篇讀之彼其滔滔汨汨渾淪磅礴徹首迄尾似無復斷續可尋及細窺其脉理則逐段逐節界畫井然特其起承無跡轉合有法長短伸縮之妙有非深心人未易測度者晉魏六朝所以遠遜秦漢者爲其

刺言

卷之十四

九

段落太明轉折太露耳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千古新新不已之妙盡於此矣

擬議以成其變化誰謂文章不從古法中來劉禹錫云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麗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語出創獲自是正理

諸史之文，馬遷爲冠，諸子之文，孟子爲尤。

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

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韓退之文，絕似馬遷，蘇長公文，絕似孟子。

韓退之毛穎傳，直欲與七十二傳爭雄，徐偃王

碑，平淮西碑，曹孝成王碑，方之十表，真堪伯

仲以敵矣。

先秦西京而後，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卓然

刺言

卷之十四

十

自立於宇宙之間，超然特出於氣數之外，不

得以時代拘之。

報任少卿書，畢竟出質手，非子長作，以其精神

氣骨，自不相肖也。

文至六代，浮靡已極，大雅淪亡，要之自西京之

末，東漢之初，如賓戲客，難解嘲，釋誨達，肯等

篇，固已浸溱萎蕪，漸逗駢驪矣。至如仲舒、鄒

陽，皆西京一時之選，天人三策，何其不振，獄

中一書，何其不倫，乃知以時代爲賞鑑者耳。

食之見也。

文章起句，最難得佳，唐宋人每以此競奇，如杜

牧之阿房宮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

出，李華弔古戰場云：浩浩乎平沙無垠，曼不

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

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忘群。

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皆突兀驚人，不肯

刺言

卷之十四

十一

作猶人語。

柳州諸記，皆瑰瑋奇特，超出諸文之上。

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韓子蒼云：作

詩文，常得文人許可，乃自不疑，予謂得失寸

心知，當是老杜晚年自信後語耳。若無老杜

之自信，何可無子蒼之自下。

人謂李杜工於詩，不必工於文。老杜姑無論，若

李白送侄崑遊廬山序，及送張承祖之東都，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皆森挺奇異仙氣逼人使人讀之飄然如在蓬萊方丈間豈文人學士所能摹擬

唐文自昌黎河東而下其中拔奇領異凌厲往昔者亦匪一人予讀李商隱所作元結集序異思創格怪語險詞怒鬼嗔人開天闢地直與禹碑石鼓文爭雄千古沈光作太白酒樓記亦激昂悲壯沉鬱振蹈獨步一時

刺言

卷之十四

十二

古今文字安章頓句之妙轉軸接脉之巧出沒變化不法而法不奇而奇者前有孟子後有馬遷而已

刺言卷之十四終

刺言卷之十五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四

炎帝神農氏開物成務萬世永賴何況當世史稱其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則炎帝其有遺行歟恐未必然軒轅生而神聖竊意諸侯即共推尚當三讓固辭阪泉之野親帥師而爭之至教熊羆貔貅猛虎以與之戰凡三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一

戰而後得志焉則軒轅不且為纂弑之嚆矢歟恐又未必然三皇之事若存若亡此等語或出戰國好事者為之論世者當別具心眼乃可耳

四凶之號始於戰國萬章偶聞而舉以相質耳其實鯀非凶人比也當時四岳咸薦四岳皆千古神聖人豈無見而漫爾汲引者意鯀聰明才力必度越在庭師濟輩什百而其一段

孜孜急急、艱險不避之真心、又自確然不欺、於方寸是故堯曰不可、四岳曰盍試哉、等之未有賢於鯀者、而惜也、剛愎自用、又穿鑿多事、不審於順逆之勢、是以九年而迄無成功、惟其九年而迄無成功、故鯀不得不爲法而受誅、惟其爲法而受誅、而心事實無所欺、故天亦鑒其衷、而佑其子孫、或乃謂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禱杙、卽鯀也、此尤荒唐、未可信、

剩言

卷之十五

二

禹下車而泣、罪人非泣罪人也、自泣也、其言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試想此段精神、肫懇惻怛、真有跼蹐弗寧者、豈爲罪人泣耶、

胤侯掌六師、其權不可謂不重、其責不可謂不專、然權歸后羿、而胤不能早防其微、相居商丘、而胤不能明正其罪、胤亦負仲康首任德意哉、胤征一篇、數義和罪狀、不過爲其荒迷

於酒廢棄厥職、以視后羿、則放飯流醜之於齒、決耳、又何釋其大而懲其細也、舊臣靡其夏后社稷、一个臣乎、少康生長有仍、勢極堙微、而浞克殘暴、戾弑戮無遺、少康之不爲灌鄩之踵者、幸矣、而圖迴謀慮、卒還夏祚、竟不露些子鋒鋷、何其杜機之深、而發光之固也乎、惜也、其事與姓俱湮、不得與五子之歌諸篇、同留天地間也、

剩言

卷之十五

三

伊尹相湯、以伐桀、而不聞有叩馬而諫之夷齊、放太甲於桐、身乘太阿、而不聞有流言之管、蔡、於桐既歸、還政厥辟、而不必有風雷示儆之金縢、伊尹其賢於公旦耶、則時世之趨人心之異耳、

周公之避居東都也、告於太公、召公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然則大聖人、亦有嫌疑之避乎、非然也、聖人不爲一身計、不如此無

以鎮羣情而安社稷耳

魯侯潰弒君自立而昭王不能討朱子謂周綱
凌夷自昭王始然昭王南巡不返穆王不能
與問罪之師而返諱之周綱之凌夷不愈甚
乎乃猶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告四方不審
膠舟致天子溺歟當得何等罪也

管仲之見用於桓公也雖以高國之世臣而不
能有加於其上晏嬰之見用於景公也雖以

荆言

卷之十五

四

諸田之日盛而不能少阻於其間固兩霸主
信任之專要之兩公之德望事業亦自有足
以懾服之者不然彼皆重臣世執國柄肯俯
首從其下耶

鄭莊與周戰射王中肩罪逆極矣乃復夜使祭
足勞王且問左右此其辱更甚於射吾不知
周君爾時何以遣發此賊然不能矣嗟夫

蘇季合從之謀實當日攢秦上策季不灰合從

之謀必不解合從之謀不解六國必不亾季
之灰合從之謀之解人也實天也愚尤惜合
從既成六國猛士雲謀臣雨西向而責負周
之罪於秦舉岐雍豐鎬之地悉取而還之周
不庶幾哉與一匡之烈比隆哉計不出此而
僅僅相約以備秦此子輿所以妾婦季也

張儀曰當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事史臣摹其心
事以為儀感季子之成我而姑籍秦以報之

荆言

卷之十五

五

此不情語也當蘇君之時儀真不敢言事彼
其合從之謀得之揣摩者已素六國狀如連
鷄勢如伏弩秦即強儀即竭智為秦謀其不
能引兵而出函谷關一步勢也雖欲不箝口
以聽烏可得乎

王翦為秦伐楚請於始皇曰必不得已用臣非
六十萬人不可當時不以為要挾比至軍楚
數挑戰堅壁不出日夜休士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至軍士相戲爲樂當時不以爲師老
行至灞上數請美田宅園池至關又請善田
者五輩此雖出翦自堅之策然無饜甚矣當
時不以爲貪黷於此想見初秦文罔之寬廷
議之慎廟筭之周其一六王而并九有也豈
偶然哉

騶衍史稱其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夫
深觀陰陽消息則其持論必有原原本本者

剩言

卷之十五

六

矣果迂怪乎哉終始大聖之篇十萬餘言豈
無據而言者以爲闕大不經何也況其所謂
推而大之者必先驗之小物所謂推而遠之
者必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所謂因而推之者
必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及物類所珍衍之必
不作妄語人可知矣而惜也其書不傳於世
空令人懷想千秋上也

馮驩其三千人中第一俊傑乎焚券不取義利

之辨晰矣客散獨留臣主之誼篤矣日中數
言曠達之識著矣單車入秦卒復齊相幹旋
之機妙矣惜也田文不能汲引而大用之媿
同升之公叔文子遠哉烏在其能好士也

以一咲故而便欲斬君之美人頭楚者亦太橫
以客稍稍引去故而卒予楚者美人頭平原
君則賢矣哉然此楚者不能如毛薛之却秦
兵以歸信陵也不能如侯嬴之刎頸以送平

剩言

卷之十五

七

原也不能如黃歇之舍身以脫秦甲也又不
能如李同之身赴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毛遂
之叱楚定從以三寸舌強於百萬師也碌碌
罷癯靡所表見空負美人一死美人有知不
當復大咲地下耶

范雎蔡澤蓋當時策士之最卑劣者觀其待須
賈一段費却幾許周折直是市井小兒詭詭
態從唐舉相持梁刺肥數語抑何其驕矜而

不能自禁也中間伐魏拔懷收韓買趙東取周室兩人雖未必無少經畫然胸中總被富貴二字填塞非真欲以功名顯者懼禍及身先後引退正如小兒攫得一餅復恐有人從傍攘去則逸而走耳豈誠知止不辱者哉

樂毅與管仲齊名賢如武侯自比管樂則毅是何等人品今考其始末初仕魏為魏使於燕燕昭以客禮待之即委質而臣於燕伐齊之

刺言

卷之十五

八

後即墨不下留狗五歲亦太迂且遲矣燕惠使劫騎代之又畏罪而降於趙一人之身倏魏倏燕倏趙視其主不啻奕棋然曾謂不二心之臣而若是乎夫子糾小白當時君臣之分未定一兄一弟又非判然兩國仲之事桓又在糾死之後未仁之疑猶且未免焉不知何以為毅解

馬遷作史記游俠刺客可以不為列傳今觀刺

客傳中若曹沫豫讓凜凜皆千載有生氣人彼專諸荆軻聶政特奸人之雄盜賊之無忌憚者耳不當同類而並傳之曹沫豫讓之與荆軻聶政同傳也猶之老子之與申韓同傳也皆史遷意見之偶失處

智伯以國士待豫讓讓必為報仇而死以為能報恩則可以為能不懷二心以事其君則不可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豈以眾人國士異其

刺言

卷之十五

九

報哉必如豫言則桀不得有關龍逢紂不得有比干矣再譙之婦為其後夫死而尤前夫以寡恩也誰其義之

田單神師惑敵亦近迂夜縱火牛亦近拙其得力處全在縱反間於燕使以騎劫代樂毅耳最不可及者全燕以百倍之師即墨以單孱之卒相持數載固守不下百計經營卒收奇績乃為直將軍耳

魯仲連立譚數言新垣衍爲之下拜不敢復言
帝秦繳書聊城燕將見之涕泣三日仰天自
殺彼儀秦輩能與爭雄否至於功成卻賞脫
履而去不爲富貴少訕此豈無所挾而漫焉
以噉名者等子由稱其爲戰國以來一人愚
謂若連者蓋被褐懷玉藏器以待者也若
遇湯文其必爲伊尹太公之儔何疑

太史公於魯仲連小贊謂其指雖不合大義非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一

也當七雄龍鬪秦焰方張邯鄲之圍平原新
垣衍輩爭欲帝秦而連以一布衣壺壺譚說
力持不可至欲蹈東海而死謂不知大義者
而能之乎
或謂僂負羈非純臣也方曹君無禮於重耳負
羈身爲老臣而不能諫與碌碌者何異壺餐
加璧私以相遺無乃自貳於國乎曰非也觀
晉師入曹數之以不用僂負羈之罪則負羈

豈緘默不言者壺餐加璧以致禮焉外亦曰
使彼知曹未始無人焉耳老成謀國或別有
所見何可輕訾也哉

始皇之罪莫大于焚燒詩書愚竊妄議此一舉
也功與罪殆各半焉何也義皇而下三代以
前其間聖作賢述國史家乘倚相之所讀伯
益之所紀外史之所掌記不知其凡幾至今
而烟鎖灰燼無復隻語之存者誰爲厲階則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一

秦誠不能無罪然忠質以後周文日盛迄乎
末季游譚颺起其間離經畔道之詞支離漫
衍之語當不僅富惠施之五車累洛陽之千
兩矣使非祖龍一炬其焚視聽而惑人心禍
豈眇小秦亦不可謂無功哉謬謂當始皇之
世使丞相斯與史官博士斟酌考訂略倣宣
尼刪削微意自六經正史而外凡出于戰國
游說浮浪不根之書足以惑亂黔首者悉詣

守尉雜燒之豈不庶幾哉與長城郡縣之制並功不朽哉不務出此而額然惟更是師非秦紀者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于是乎秦之虐始橫而坑儒之名所由歸矣以為罪也不亦宜乎

李斯初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其志非不偉事秦三十年拓地開疆卒成一統其才非不高高堅之謀以為不可反復持論至于流涕太息

荆言

卷之十五

十二

其義非不正只是識力不足以自持智謀不足以馭奸而又持祿固寵戀戀惟恐或失故卒為高豎所眩而高因得以玩弄於股掌之上矣使當高豎進說之初確持大義力能制則制之不能則委曲以啗之當是時太子扶蘇故在也而又握重兵於上郡有蒙恬以為之將上郡之去關中非甚遠也籍第令馳一使以密告之正大位清君側是不亦事幾之

可為者哉計不出此而優游不決阿諛取容至為督責書以冀苟免愚哉雖被刑戮亦何怨乎

漢高功臣淮陰騾布等皆以誅滅獨蕭何超然於走狗良弓之外此非高帝之能忘何亦非何之能相忘于帝而何之客之為何計者實周也嘗觀其行事其履危蹈險幾于不免者屢矣帝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

荆言

卷之十五

十三

子孫昆弟悉詣軍何幾族自將邯鄲使使拜何丞相益封置衛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自將擊騾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為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污何又幾族及後為民請苑條而怒條而械繫若侮小兒然非王衛尉侍從容解譬何又幾族然則何之不與韓彭諸公俱滅者倖哉君子以是窺帝之猜毒少恩亦以笑何之隱忍受辱幾于頑鈍無

耻矣。視飄然從赤松子遊者，品何如哉。

淮陰侯之不反，古今多爲之辨說者，謂帝之殺信，陳平僞遊雲夢一語，有以成之。予謂知信莫如何，能用信莫如何，夫既知信用信矣，顧不惟無救之已也。且陰爲之謀焉，是何心哉。帝嘗械繫何矣，王衛尉從容力爭，帝爲不憚。卽日使使持節出，何之力能得於帝矣。帝衛尉獨不能慷慨出一語爭耶，而依阿唯唯。

刺言

卷之十五

十四

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誰之責也。然何本戀榮固寵人，一味只是怕死懼禍，及已遑恤其他，去陳平一間耳。

漢高大封功臣，可謂一飯必報者矣。而紀信親脫帝阨，視死如歸，獨無半通之綸及之。當時漢庭諸臣，亦無有一人爲信言者。豈帝既尊貴，諱及困厄時事，抑羣臣無敢觸其所諱耶。帝太少恩哉。信蜀西充人，予爲西充令時訪

問有紀公村，子姓繩繩，衣冠振振，蓋巋然望族也。天之報施，何必減於漢之封誓哉。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其摧剛爲柔，強爲弱，此豈少年無賴子語耶。竊意圯橋老父屠中少年，皆千古神物也。跪而納履，俛而出跨下，皆千古英雄也。非神物無此點化，非英雄無此領受。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五

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謁，直入坐而平不見。賈曰：何念之深也。非患諸呂耶。平曰：然奈何。愚謂平非患諸呂也。患已之不免於禍，重爲漢罪人耳。當辟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平出一言折之。呂台輩必無敢覬覦，誰實許之者。平也。呂后欲王諸呂，王陵輩皆守高帝約，以死力爭，使平與勃亦以死爭繼之。呂后亦必無敢斷行，誰實成之者。平也。平反復思念，使呂后事成，我終爲漢室罪人。事不成，我尤爲

呂賊戎首成與敗皆無可以自容為之奈何幸賈教以交驩平勃而呂氏之崩又適在平勃之先故諸呂滅而平適會其成功得以自解免耳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此語誰欺哉

司馬相如當不獨詞人之雄也當時畧定西夷使印笮冉龍之屬皆為內附沫若牂牁之地悉歸版圖斯亦韎韐跣跣之輩所不能數數

荆言

卷之十五

十六

得之者矣而史不載其行事即相如所撰著自諭蜀難父老二篇而外寥寥無及焉豈文人不欲以武事見耶抑時無好事者為之搜尋而論著之故涇滅而不章乎惜也

讀酷吏傳意其人當是峭直不阿多所執持者及觀其行事乃大謬不然張湯為廷尉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刻深者杜周亦爾上所欲擠者因而陷

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陰陽人主與俱上下蓋希世取寵人品之最無骨力最無血性者視張釋之勁挺不回持天下平者何啻鳳凰之翔千仞哉

李廣之下馬解鞍或以為亦幸而虜不至耳廣之踈略於此可徵予謂當爾時事窮勢迫其計亦不得不如此所謂死中求活也舍此更有何策耶

荆言

卷之十五

十七

霍光之廢昌邑王不無遺議予謂其可議不在廢之之時而在立之之日昌邑在藩邸時舉止乖戾中外所知觀中尉王式之諫尚極焉有忝候服况於九五大統光顧命大臣不博求明聖有德之人而立之而苟且冒昧反覆其手無乃以人國倖乎史稱光為人好權矜氣茲舉也無亦心知其不副姑置焉而更廢之更置之以自張其威柄乎若是則不忠不

知則不智。兩者吾於光不無少疑云。

楊雄韓愈直是文人之俊傑。若必以聖學求之，都未免大醇而小疵。雖然美新投閣愈之所不肯爲原道三品，雄之所不能作，楊豈韓匹也耶。

太尉黃瓊劾奏尚書周永以爲永素事梁與假其威勢及與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以獲封爵，可謂直破小人鬼魅情狀矣。然考桓

刺言

卷之十五

十八

帝始褒崇梁，其時使朝臣共議其禮。胡廣等誦其功德以爲宜比周公，而瓊略示裁省，請令合食四縣，比於鄧愈。夫瓊一時名士，使誠不可卽抗言糾正如張廷尉之不拜齋夫公仲之不與歌者田豈不偉哉。而依阿洪恣斟酌季孟之間，此所謂伍十步百步之分耳。使周永還相詰問，不知瓊何以置對。

李郭之亂，長安大饑，獻帝出太倉穀豆爲貧人

作糜，疑其廩賦不實，乃於殿前作糜施之。或

曰：此雖非王政大體，其愛民一念亦有可取者。予謂王政之所以崇大體，非獨以執要去煩而已。正以紀綱名分全藉此一線維持，若一切委而棄之，則天下豈復知有冠履之嚴等威之辨哉。子產鄭之大夫耳，溱洧之濟孟，子猶不滿焉。况天子哉。

程子云：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九

也。仲舒毛公吾無議矣，美新投閣，雄乎不知於儒者何似乎。

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或謂魯兩生稱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何言之易易。予謂文中子非必指禮樂之精蘊，要亦自其氣數聲容言之耳。當時禮壞樂崩之餘，先代制作已茫然無復可考，孔明以絕代聰明，其於周官世府之所藏，太史伶倫之所

紀必有詳考其制而妙晰其解者而所輔相者又龍準奕葉非若篡逆之魏校猶之吳不可以告宗廟而格神祇者比使其不死而漢祚終復制作聿新洋洋纒纒不庶幾與三代爭烈哉蘇子曰禮樂之卒以不成者非其材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得文子之意矣

文中子可謂隱不違時通不徇俗者矣方其詣

刺言

卷之十五

二十

闕獻策身任太平此豈貿貿漫言為富貴謀者哉弗用而歸著書自娛累徵不起庶幾乎進禮退義之君子矣而或者以為隋文方黜儒術通欲鼓瑟齊王之門自取黜辱非席珍待聘之道也不亦淺之乎知通者耶
王通之續經也楊雄之擬易也說者咸以為僭而罪之夫希聖希賢自是儒者本等事即其學不無醇疵要之其出言為楷肆筆成書也

曼隻時流萬萬矣何僭之有世道交喪禮樂不與其間踰名犯分敢於僭亂而恬不為怪者不知凡幾何獨於聖人之學而使人趑趄噤嚅避僭逆之名甘暴棄之實哉故數子者議其未醇則可譏其為僭則不可

華歆管寧耦而耕有遺金於地寧不視而過歆取視而棄之人以此定華管之優劣愚謂兩人雖有視不視之分其見有金一也其為矯

刺言

卷之十五

二十一

情徇物亦一也何優劣之有

馮道販國老賊歷官四姓身事十主王荆公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近世李卓吾亦附其說而極稱之予謂論人者先論其大譬如失節之婦朝孫暮李縱使所至之家在在安和人未有不鄙其狀而羞之者使遇漢祖唐宗能免丁公之斬德彘之誚耶
陶靖節在彭澤纔八十餘日嘆曰吾豈能為五

斗米折腰，卽自解印綬去。此等人直是心地高潔，絕不拖泥帶水。其實胸中經濟，未知何如也。

陶靖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怡然自得，旁若無人。蓋不獨有隱趣，兼有隱才矣。今人卽有此趣，能做此事否？

晉范甯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饜紂，以爲王何茂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

刺言

卷之十五

二十三

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自喪之患，小王何流弊異代，迷衆之罪大。此與孟子好辨篇語意大同，皆足斧鉞千秋，拯拔萬世。

何曾侍武帝晏，退語諸子謂：帝無經國遠猷，惟說平生常事，殊非貽厥孫謀之道。且指諸孫曰：汝輩必及於難，然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奢靡暴殄，恬不爲意，迄乎子邵孫綬，汰

侈尤甚，則所謂貽厥孫謀之道，何其明於責主而暗於自責也。其不數傳而子孫駢戮，靡有子遺，所謂自遺伊戚，非耶？

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侃此事無乃太癡。大丈夫卽不欲過爾優，自有多許當習事，何必乃爾。然侃亦聊以媿夫清談廢事者耳，果徒習勞乎哉？

劉胤爲郭默所殺，王導以默驍勇難制，欲以爲

刺言

卷之十五

二十三

江州刺史討賊之義，謂何而猶曰：遵養時晦，何其怯耶。陶侃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默殺宰相，便用爲宰相乎。此其氣固已吞賊矣。其兵出而就縛也宜哉。

庾翼薦桓溫於成帝，以爲溫有英雄之才，宜委以方面之任。而至於殷浩柱石，方負時名，獨弗之重。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此真英雄語也。以視深源不起，當

如蒼生何之語便覺腐氣

刺言

卷之十五

二十四

刺言卷之十六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五

隋唐之際群雄並起各據一方惟竇建德舉動
然有懷仁仗義氣象聊城之捷生擒宇文化
及先謁蕭皇后素服哭煬帝盡哀存撫百官
然後執化及之黨及隋官而斬之此其地步
固已占得極高及每戰克城所得資財悉分

刺言

卷之十六

一

將士妻曹氏衣不紈綺服役婢妾才十餘人
化及所得隋官人千數即時散遣義利公私
之間又何其見得分明也惜也虎牢之役不
聽凌祭酒策顧小信失大事竟為秦王所獲
要之舉動正氣不作鼠竊狗盜態建德亦高
光之儔哉安得以成敗少之

唐之得天下也李靖功最多漢之得天下也韓
信功最多然唐祖初定京師以靖嘗自囚上

變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乃以私怨殺誼士乎唐祖釋之漢王之入蜀信爲連敖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物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兩公功烈同前後事亦相同愚謂兩公固自英雄正惟聞言立釋者抑復英雄耳

王君廓無賴子耳唐祖東都之戰廓以十三人

刺言

卷之十六

十一

破賊萬衆此今古所無愚謂此十三人只是敢死拚命一往不迴耳豈有他謬巧哉太宗嘗語侍臣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眦盡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過之發憤大呼至耳鼻皆流血勇何啻過相如哉觀此語可想見當日提十三人破賊時也

李勣夙以忠力著聞太宗嘗親爲剪鬚和藥以愈其疾又令得乘馬出入東西臺恩遇最優

渥矣後屬以太子曰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然昭儀之立長孫褚遂良輩咸守正力爭而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卒使武氏立而唐祚幾覆勣亦大負太宗哉忠力夙望謂何

李勣疾革召弟弼屬以諸子使慎察之曰無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本傳云未幾子敬業反卒夷其族殆若深爲勣惜者然敬業非

刺言

卷之十六

三

反唐反叛唐者耳至今讀討僞一檄凜凜義氣千古稱快其爲勣光榮多矣何必帶礪之盟世世無失而後爲世之不顯也哉

房玄齡初杖策謁秦王於渭北一見卽如故舊共叅大計張良兵法爲他人言多不省及遇漢高語輒稱善古來明良相遇皆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非獨其臣不自知卽其君亦不自知故曰莫之致而至者天也

魏徵之失不在委質太宗亦不在不死建成之難而在不能勸建成早辭潛邸退就藩服反勸其早除世民以速其亡也至語世民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此尤絕可笑夫以世民之神武又有房杜虞薛李許諸人爲之輔建成卽有謀恐摧枯拉朽禁門之血當不待於後來矣

岑文本位致宰相不殊寒素有勸其殖生產者

刺言

卷之十六

四

輒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徒以文墨位宰相奉稍不薄尚何復事生產乎愚因憶乙丑冬在京師訪江夏賀對揚司業於旅邸所居環堵瀟然惟餘圖書數卷司業曰吾始爲諸生餽廩於庠家大人喜溢顏面謂他日庶幾從明經得一官可以結局後舉孝廉爲應城諭益大喜過望當爾時豈謂復有今日如是

而猶營營更生他想者不謂之失其本心耶予聞而嘆服嗟嗟今人畔援欣羨無復屢足都只從進步處懸想耳繹二公之言不亦可以少息已夫

文皇嘗云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嗟乎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此何等事哉而猶謂損少過微也將誰欺歟抑文皇之爲此

刺言

卷之十六

五

語也其有根心於往事夫

郭子儀單騎見虜千秋偉之子謂子儀定先有一段絕妙作用使虜相信而不疑乃單騎往耳不然輕身委敵不幾爲暴虎馮河之徒也哉蓋予於渝州之賊身試之矣

令公窮奢極欲正與鄴侯買田宅自污意同而致堂胡氏乃致疑焉何也

裴行儉嘗與突厥戰旣立營亟命徙高岡比夜

風雨暴至前營水高丈餘衆駭嘆問所以儉
曰自今但如我節制勿問我所以知愚謂此
語說得絕妙前知風雨此亦易事耳若明說
出則有何味惟云云乃驚猶神明矣

白居易繫意聲歌放懷文酒似乎柔情膩骨者
予觀其奏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或未俞輒曰
陛下誤矣上爲之變色所獻虞人箴義正詞
嚴字字峻凜不進其君於古帝王不已此何

荆言

卷之十六

六

等肝膽哉意聲色文酒之娛亦姑借焉以寄
其牢騷慷慨之意云耳

武后讀李敬業起兵一檄謂左右曰此誰爲之
有如是才而不用亦宰相之過也初郭元振
爲通泉尉所爲多不羈后召元振詰問既與
語卽器其才因索所爲文得寶劍篇大奇之
卽進位奉宸監后雖淫狐然能有此鑒賞亦
大可人也哉

尉遲敬德晚歲閒居修飭池臺學延年術張子
房旣佐高帝定天下卽辭去從赤松子遊英
雄結局徃徃若此非獨善處功名之會也

李鄴侯張留侯皆神仙中人也然漢高欲易太
子良用四皓計定之唐宗欲易太子泌以苦
詞固爭之兩人功在國本亦偶相同

肅宗賜李鄴侯之句云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
衣此可謂富貴神仙矣然天下那得有此便

荆言

卷之十六

七

易事嘗爲掀髯一嘆

朱滔之攻貝魏也賈林復爲李抱真說武俊使
其合兵攻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抱真自臨
滔引兵會之時兩軍尚疑未有堅決而抱真
竟以數騎直詣俊營叙國家禍亂天子播遷
因持俊痛哭俊亦感動悲不自勝指心仰天
嘆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約爲兄弟連營
合進大破滔軍嗟夫至誠待人卽胡越可聯

為肉骨狙詐御物即親戚亦化為讐仇抑以見抱真英雄舉動磊磊不凡與齷齪書生跋踏利害者奚啻千里

唐憲宗問李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曰此群小欲害善人之言也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此語可謂詞不煩而意獨到

劉蕡落第至使登第諸公自謂厚顏且願回上

荆言

卷之十六

人

所授以旌蕡直則蕡亦不可謂不榮矣奚必題名雁塔看花長安而後為得意哉然李邵推賢讓能不以已之登第為榮而以蕡之落第為媿則邵亦賢者哉

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為中國患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從此生事因抑其實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竊疑璟賢相也靈荃功果不世豈

得以黷武之慮而故抑其實無乃非激勸邊圉之道乎及觀他史載默啜擊拔曳固破之歸不設備拔曳固逆卒突出斬之是時郝靈荃使突厥偶得其首以歸然則斬默啜者非靈荃功也璟特不欲明言以傷中國之威耳而靈荃至痛哭而死胡不自度也耶

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之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

荆言

卷之十六

九

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予嘗妄意今日兵弱已極粹有警至招募借援毫無實用莫若令九邊附近郡縣及河北三輔重地一訪抱真此法設誠力行不二三年所獲精銳何止數萬但所謂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此法難以徑行當有可商耳

世傳宋璟鐵石心腸至其為梅花賦乃轉覺斌媚何也予獨以為不然觀其賦中云擢秀敷

榮冰玉一色胡雜選於衆草又蕪沒於叢棘
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又云栖跡隱
深寓形幽絕耻隣市塵甘遯岩穴江僕射之
孤燈向寂不怨淒迷陶淵明之三徑投閒曾
無情結諒不移於素性方可儼乎君子之節
然則公之高懷勁節固已隱然流溢於楮墨
間矣何曾有些子斌媚氣耶

廬懷慎與姚崇同居政府崇號爲一代賢相慎

荆言

卷之十六

十

不免伴食貽譏千載而下論者但原其清謹
儉素不媿羔羊之風而不知其虛懷折節每
事一聽於崇曾不少掣其肘以視休休之德
量殆庶幾矣使崇措一事於前慎復規一策
於後十年九牧一國三公其不至敗乃公事
者幾希故廬之清謹猶可能也其虛已以成
人之美不可能也而以伴食譏之甚矣其無
識也

有姚崇之精覈故懷慎得以遂其優游有竇參
之通敏故董晉得以成其逸預然無懷慎則
姚崇亦不得以盡其才無董晉則竇參亦不
得以舒其志四賢者跡若相反而實以相成
者乎

荆言

卷之十六

十一

刺言卷之十七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六

宋太宗論范質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愚謂此皆英雄欺人語也。趙普嘗云：周世宗待陛下不薄，何以負之？則太祖何不以責質者自責耶？嘻，非獨宋祖也。唐祖嘗誚封德彝

刺言

卷之十七

矣。漢祖嘗斬丁公矣。英雄伎倆，大抵略同。

趙韓王嘗對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今願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語何其鄙俚。真未夢見論語在也。予嘗令於巴渝，有學博，嘗君者，為予言曰：趙普何嘗有一字肖着論語也耶？陳橋之變，踪跡詭秘，曾知譎而不正之語，否？遺吏市材，營店規利，曾知見利思義之語，否？私庇堂吏，飾說瓜金，曾知事君勿

欺之語，否？渝金匱之盟，倡已誤之說，曾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利口之覆邦家之語，否？致德昭之死，成廷美之罪，曾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之語，否？以私憾誣馮瓚，私怨竄盧多遜，曾知犯而不校，以直報怨之語，否？數語皆深文手段。當令韓王俛首輸服，寧忘其名，關中人亦有韞藉士。

刺言

卷之十七

十七

李燾作趙普別傳，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床側，與普忿爭。夫普當時逃於人，非卒莫逃於鬼，責可畏哉！巧弄機權，人能無凜凜。

曾因國難披金甲，耻為家貧賣寶刀。曹翰武人也，乃能作此語耶？讀之，千載生色。

太宗嘗問李繼隆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李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之也。愚謂此千古制夷之上策。蓋羈縻即所以制之矣。雖然，羈縻亦譚何容易耶？

曹彬宋之名將也。然謂之名相亦可。予嘗讀彬傳。其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諸將入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但諸君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是何等心術。李煜既詣軍門請罪。遇以賓禮。但促其治裝歸朝。而勅數騎待之官門。是何等肝膽。方其總師以行。太祖許以既克李煜。卽爲使相。潘美預賀彬曰。不然。太原猶未平也。及還獻俘。而上果以太

判言

卷之十七

三

原爲言是何等神識。上旣畧使相之命。僅賜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是何等雅量。其從全斌破蜀也。諸將爭取金帛子女。而彬還。惟圖書數卷。其先爲周使吳越也。致命卽還。絕不受其私覲。是何等節操。旣已位兼將相。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是何等恭謹。傳又載彬周歲時。其家以百玩

置前。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然則彬之具將相品也。夫豈偶然也哉。

太宗之欲相呂端也。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予觀端之相業。徽美種種。未可枚數。其大者如奉太子踐祚。必捲簾審視。而後降階。率群臣呼萬歲。李繼遷數擾西邊。軍士奏獲其母。帝召寇準議誅之。端聞力持不可。備陳其說。帝撫髀稱善曰。微卿言。幾誤我事。斯非大事不糊塗之彰明較著者耶。然愚不難呂端之不糊塗。而難帝之知端勝於廷臣之知端與端之自知也。

判言

卷之十七

四

寇準奉帝親征虜騎薄城。我兵敗之。復射殺虜將撻覽。當是時。虜奉書請盟。準不許。使者往來益數。準意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以解斯不。亦有宋千載一會。庶幾與漢唐盛時比隆哉。而宵人譖之。謂其幸兵以自取重。準不

得已許之嗟夫

王旦宗室之賢相也予觀公本傳其評丁謂沮
王欽若抑劉承規汲引名賢絕不使知如寇
準嘗短已反力薦之且引以自代是何等識
度澶淵之役約期請立太子契丹乘上山請
歲幣外別假錢幣以規我虛實旦即於歲幣
三十萬外各以三萬予之而契丹大慙西夏
言民饑求糧百萬大臣皆不可旦請勅有司

刺言

卷之十七

五

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夏人自來取之而夏人
心折是何等經濟却玉帶辭治第不為子孫
置買田宅是何等節儉其諸徽美未可枚舉
獨天書之議不能執持到底遂以美珠之受
為千古未白一案予以為旦賢者也豈為數
顆珠遂壞生平觀其斥陳彭年條目謂不過
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瞋目勅取紙封之則旦
豈阿意曲從者或者反復思之以為此事上

世帝王亦有行之者且杜鎬所對聖人神道
設教又似有理故不得已而聽之夫豈以美
珠故哉綱目書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書異
端之術醜之也無乃太苛刻乎春秋雖責備
賢者恐書法亦不然

高宗一見秦檜即以朴忠許之又嘗曰秦檜誠
實愚謂世間鄙劣人似朴實陰毒人亦似朴
實鄙劣則貪榮戀祿名義皆所不知陰毒則

刺言

卷之十七

六

賊忠害良天理皆所不畏檜蓋鄙劣陰毒合
而為一者乎高宗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矣

趙丞相鼎既被劾自潮州徙吉陽軍其謝表有
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
死以不回及知不免先自書銘旌曰身騎箕
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語自丈夫當與
文丞相正氣歌共雄千古

虞允文既以便宜破金兵還京口謁劉錡問疾
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
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愚謂正惟儒生乃往往成功耳何也惟儒生
計筭身家之念較輕奮發功名之念較切而
照管世情之念又尚少故事無遺策而功成
不意彼純袴武夫嘍哨宿將雖不乏鷹揚虎
視者流而願欲既足顧慮嘗多既一心以媚

剩言

卷之十七

七

貴游又一心以保妻子又一心以憂讒畏忌
種種諸念橫據胸中能得允文其人者有幾哉
或曰朱晦翁當干戈搶攘之秋從潭南嶽廟上
書首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為言何其迂濶
而不近於情事哉否否當時華夷倒置忠佞
不分正繇君心未正宸聰未啓如人處閭室
中不能觀見一步又安能辨別是非奸醜李
綱疏議兵事其終亦歸之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英雄
所見正同安得謂之迂濶

孝宗志於恢復起復劉珙為荆襄宣撫使珙疏
辭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必露其形者
無所為而不成又曰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
人心以修己為本以求賢為先以恤民為重
毋規小利毋洩大謀強固根本靜以待動旨
哉此千古名言亦今日要着予尤服毋規小

剩言

卷之十七

八

利毋洩大謀二語為今日要中之要云
宋孝宗云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奸耳
可謂聖主之言然假托為奸猶不過一己之
愚若夫聚徒鼓衆引類植黨將宇宙蕩蕩平
平世界釀成一個傾側歇邪徑路此則流禍
慘毒不盡投之濁流不快也

呂伯恭少怵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之語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吾輩終日

讀書而不能少變化其習氣雖富五車窮二酉能不負媿於伯恭耶

宋端宗是既崩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乃與衆共立衛王夫秀夫所謂以一旅一成中興者蓋指夏少康也吾觀少康寄跡有虞藏身庖正何等深密舊臣靡相之布德兆謀圖迴謀慮竟不露此于手脚何等

剩言

卷之十七

九

曲折若當時君臣不忍而欲速其功則少康身且不保烏能濟得後來大事秀夫天祥一段忠肝義膽炳炳千古吾無間然惜乎不能遵養時晦徐圖後舉而急急焉益王廣王之求衛王之立若不能以旦夕緩者其卒無益於宋祚也不亦大可扼腕乎

文信公之對元主也曰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嗟夫此豈文

信公由表語耶文信胸中未嘗頃刻忘宋彼其不死誠欲有所為於萬一耳謝枋得對魏天祐亦云程嬰杵臼一死於十五年以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為趙忠臣然則兩公心事可知矣思子馬孟博王之上正字亦以與信公同姓也元無文章固也然予讀處士吳萊之論文云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如法度部伍分明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率作擊刺一

剩言

卷之十七

十

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原不曾亂此語可謂得文家之三昧揭之几案間當自有悟入處

元世祖與趙孟頫論留夢炎葉李優劣孟頫意優夢炎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予謂夢炎特負科名爵祿耳孟頫為宗臣委身事胡出入

官掖其負祖宗社稷多矣聞世祖之言能無媿汗沾背耶

周必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愚謂孝宗何嘗厭聞觀其語尤表云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奸耳又嘗語王淮云朱熹為政却有可觀及熹入奏首以存天理

荆書

卷之十七

十一

過人欲為言帝嘉納之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於當道愚謂人主非甚昏庸未有不向道者第勿阻抑之足矣故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門人黃幹云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處士劉因論諸儒之學亦云邵至大也周至精

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兩公議論皆可謂道脉定案

荆書

卷之十七

十一





刻孫一之刻溪漫筆序

自余頓以車與一之僕、向果不相舍
一之故書滿其腹、苟便、靡弗蘊余
性疎而善忘、嘗所遊目時有忽悅以微
一之若列眉然、余咲謂一之君吾行
秘書、一之亦咲謂余恨此短檣破帆

刻溪漫筆序

載得秘書并載唐蒙家兒又為取夫文
采巨麗為以余譴一之一之還相嘲亦
為若西人不逢年志感爾且何一之選
得

左麻供奉即余向所譴一之職也譴若
為識於是、一之得狗其嗜於席觀石

集之藏罕不窺、茲漫筆持其以餘

所哀、二酥乳醞、品列而人嘗之、而味
得世人何必不知味、何必知味、一之第學
博君立之梓之、非攬其過於塗者、而
迫之嘗聽其嘗之者、之為何如、人要為
不怠、其及云耳、并以序問余前為病

刻溪漫筆序

二

病謝華札之役、久獨念一之已遊冥漠
追懼生平於一之胡以謝一之故、多周
亟好余古文辭、嘗貢余楊梅并其賦
與俱來、其魏宅閑遠、何必減子虛上林
以時、不去藥累、故不多作其行於世
有益智編、謚法纂、嗚呼、一之古之為

行君子余所心折豈獨以其文哉

萬曆甲寅四月八日

友弟徐時進拜手題



刻溪漫筆序

三

刻溪漫筆小叙

刻如曠地奉化與曠接壤亦有刻
溪為余家上游其地多古藤土人
取以塗紙所謂刻溪藤是也余遊
風塵乃心未嘗一日忘刻服官之
暇時手一編偶有所得漫以片紙
筆之刻中紙錄刻中人語故

刻溪漫筆小序

系之刻溪然亦漫耳漫者無足錄
即錄也足以存漫得之而漫筆之
以寄吾好其存弗存不問也唐
舒元興有文悲刻溪藤今之錯
為文者皆天淵刻藤之說也讀其
文悅然自失者久之

孫能傳自述

刻制溪漫筆小引

余兄從讀中秘書歸刻中
嘗出一編示余曰此刻溪漫筆
也刻中人用刻溪藤錄刻中
人語徒漫耳漫不存即存
不存也余謂之天下儁宕魁

刻溪漫筆小序

嶧之士泛覽博涉以撰結垂
編錄者多寄情虛談小慧剽
剝離致之學然亦別有一種可
觀能令見者賞心悅目是編也
雖屑越于訓故名物之辨搜
校於耳目聲容之餘往往出入

刻溪漫筆 小叙

經史錯綜古今遺文舊說糾
傳習之訛奧義微辭補注疏
之闕進之博雅未及不足以備
研編削之一助也至其首辨
皇明慶成五百子事及歷證
國朝名臣謚典後人承襲之誤尤

刻溪漫筆小序

二

闕實錄則是編之存不直為談
助而已因并付刻人典益智編
並存之
萬曆癸丑霜月白皇極日回
明孫能正書於餘不溪上
文昌閣

三二七

刻溪漫筆目錄

卷之一

慶成王百子

晉鄭令謝鳳辨

孟浩然詩出文選

容星犯御座辨

平泉戒子孫

清刻

月朝月末

六出奇計

仲父辨

淵明種林

春王正月

物類異常

歇後語

暮日

貧富

裴楊的對

刻溪漫筆 目錄

不薦幕屬

曹子建

晉書世說可互證

白駒過隙

三宣

瑟瑟

詰且

一字至十字詩

若木

周亞夫廟詩誤

唐賦善體物

賁白

管子

曹操遺令

鱷魚

易上下篇

一點

江瑤柱

蕭何功曹

事詞巧合

辭曹

卷之二

後漢書諱治

縑帛稱端

烹葵詩

錢飛出井

肺石

京官乘輿

說文解字

崙 說難本荀子

漢廣誤字

摘齒織

契濶二義

曹馬負人

唐禁食鯉魚

王獻之李含光

位高難退

約法三章

刻溪漫筆 目錄

文士好上人

向日葵

結埼

星宿

魚尾星

祀雲雷

疏賀勇退

外典

白鵲合歡

採用詩題

六朝

執金吾

壁經有二

牙牌

黃冊

試畫

年號相犯

可人

畝制

春秋疑義

錢神論	詩用實字
笛詩注誤	魚玄機
蒲鞭	三國臣
日月詩	
卷之三	
封禪平準書	馬迎
唐人避諱	石徂徠明禁
南史多方言	介非下謚
夜半鐘	文章奇觀
抱佛脚	鱉魚

刻溪漫筆 目錄

三

畫意	星河動搖
翻案用事	倒影
鄉誼	比擬精當
兵無常形	陵號
襲用已句	注箕火寸
子游	字有別音
蘇威五教	柳栢楊榆
巧辨	善言貧
上戊祀社稷	火兆
俠拜	五經言學

劉寄奴傷蛇	創用字
乾沒	張譚曲端
三頭	論語筆解
九逝鳧	雪竇隱潭
黃巢	樂志論
三國論贊	華孽
牌額	盃中蛇
食死	日岫雲空
鳳頭釵詞	表章孟子
武八詩	外國畫

刻溪漫筆 目錄

四

卷之四	
平津詐儉	昂
榮入真韻	楚語稱春秋
考工六職	近朱墨
天心月脇	溝水相逢
義烈	古人稱謂
花臉文字	五氣箴
衣和菴主	石範
省文	形渥解
烏裘	嗜書

大行	古懷韻
宗族稱房	邪不于正
擬易	會稽祀始皇
物生應月	識兆
一乳三四子	白麻
樟亭	吳會
孫孟詩	孫承公
宋僉憲女	面首
笏稱面	人相食
餓狼饑豹	刑餘

劉漢漫筆 目錄

五

士先器識	兩歐史
梅亭四六	諸葛興
四聲韻始	暖耳
英雄本色	面長瓜折
註史書	庾杲之
不托	恐饑渴
著數	帝王胤胄
楊忠	僧曇命名
卷之五	
鄭谷詩用僧字	普門品經

詩賦警人	書侍御史
作一脚指	登高
姪侄辨	輔郡輔城
官稱	詩句非佳識
是亦樓	卧讀書架
鹵簿	宋高初政
六書	子卿取胡婦
人事	緩急機宜
種羊	干祿字書
丐盜	讀史法

劉漢漫筆 目錄

六

劉公訓詞	韓文
宋開江神	俗字差訛
侯堂記	趙任
追謚前朝臣	百穀萬國解
唐宋科舉之學	呂蒙正
糶糶	曾孫
院體中書體	文選纂註
謚文	張子韶祭洪忠宣
文字穢媒	
卷之六	

謚法考誤

三國志

奉真善醫

地出血

郊廟祝文

戒殺生

里社鄉飲

王恭簡公

盛門

糖蟹

王溥自問

左傳紀歲月

呻喚

三十稅一

投刺

乾六爻

贅婿

詞臣供奉

丈丈翁翁

少府

剡溪漫筆 目錄

七

勲階品級

剡溪漫筆目錄終

剡溪漫筆卷之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刊

姪如葯如芝如蘭全校

慶成王百子

王元美皇明盛事述載慶成王百子事考之

玉牒慶成最多男者惟溫穆王鍾鑑實止四十四子早

夭者一庶人二長子襲封外封鎮國將軍者四十人耳

有女四十七子女共九十一人謂之百子者蓋總男女

舉成數而言而元美信為實然乃云自長子襲封外餘

剡溪漫筆 卷一

十

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失實多矣元美之書必傳百

子事奇尤易傳 玉牒藏在秘府人所希見恐滋後世

之惑聊為之辨

晉鄞令謝鳳辨

余邑名宦祠有晉鄞令謝鳳東門資福廟為公專祠國

朝賜祭稱晉縣令謝公之神郡邑志及廟記皆云宋臨

川內史靈運之子元嘉中為鄞令余竊疑之元嘉乃宋

文帝年號時代晉已三世矣元嘉中為縣令安得稱晉

若云仕晉靈運以元嘉十年被誅年四十九當禪宋時

纔三十五歲耳令二十而生鳳在晉之時鳳不過年十

五六何能作令史傳父祖子孫官爵皆附書考靈運傳及子超宗傳但言鳳坐父徙嶺南早卒孫幾卿傳叙曾祖靈運父超宗而不及祖鳳其未嘗作令可知然則何為祀之世說註引謝氏譜晉安南將軍謝奉之父亦名鳳官至丞相主簿或曾為鄞令亦未可知靈運子見宋書而晉書不載謝奉父子稍屬僻左豈以同姓名致誤邪不爾則晉當為宋之訛

孟浩然詩出文選

孟浩然詩無一語不出文選觀其集中如脉脉不得語漆園有傲更有客欵柴扉身世兩相棄寶劍直千金陳

列漢漫筆

卷一

二

平無產業知音世所稀感念同懷子空床難獨守皆全句祖襲如日夕望三山百鎰罄黃金翠羽戲蘭若綠源殊未還出自平津邱故林日以遠清風松下來森森兩足垂輕舉振六翮皆止更易一字其采用三字如石下潭幙中畫蒼梧野楓樹林之類二字如隈隩豁險偃曝溟漲八解四禪之類故實如觀濤吊屈雲夢田孤嶼詩之類尤未易悉舉蓋唐人重文選學平日口誦心惟直與冥會流出筆端絕不見痕迹澹宕踈秀卓然成一家言與活剝李賀拆洗杜陵者正自不同余欲取文選註浩然詩句為證引以見其所從來未暇成也

客星犯御座辨

嚴子陵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笑曰故人嚴子陵共卧耳古今相傳以為美談遂名其釣處為客星亭考歷代天文志客星乃妖星之別名自漢元光至宋末凡五十餘見見必有兵喪篡弒之應光武屈身下賢乃帝王盛節何緣致有客星天文志何以不書崇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苗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下賢一事亦可弭其

列漢漫筆

卷一

三

苗患與此記回護大有意但以理斷之何問史書不書占應不應當人君下賢之日而妖星見象於上天公亦大曠曠矣當時侯霸諸君即非嫉賢之人其阿諛順旨一語足成大隙焉知不深恨而謀以間之唐紀處訥與武三思昵中宗嘗因穀價踊貴召處訥問所以救人者三思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是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彼樹黨者能假天象以固人之寵彼譖人者獨不能假天象以離人之交乎謂之客星其辭隱犯御座甚急其辭危帝乃作之一笑而以故人共卧當之直視以為吉祥善事乃見

光武之大也

平泉戒子孫

李文饒營平泉莊作記以戒子孫謂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也論者譏其不達余謂古人一器一物何嘗不欲貽之子孫如圖譜所載誠昂周啟等銘皆云子子孫孫永寶用况其大者乎但文饒追先志而必經始平泉余直以為不必如此耳范文正公子弟請治第洛陽公謂洛中名園甚多而其主多不能至誰復禁吾遊者得此意則何必有園司馬溫公獨樂園記不過灌花剖竹盪水登高清風自來明月

剡溪漫筆

卷一

四

時至便謂天壤間無復此樂得此意則何必以花石為奇平泉臺榭百餘所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莫不畢致當時有隴右諸侯供語烏日南太守送名花之句不知物之尤者或能為妖聚之多者其散必速文饒經始之日洛城有力者已眈眈欲問其馮雖佳子孫誰得而守之文饒之蔽不在作記戒子孫而在經始平泉

清刻

隋庠狄士文為貝州刺史清苦不受公料其子嘗噉官厨餅加之累日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曰臣手口俱足餘

無所須此足稱廉吏矣然法令嚴肅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尺布斗粟之賦無所寬貸奏配嶺南者千人遇瘴癘死者十八九當時有刺史羅剎政之謠一何酷也文帝謂其暴過猛獸竟以坐免後為御史所劾死於獄中家無餘財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天之報施何其速與因思郢都趙禹尹齊輩史皆稱其公廉惟慘刻少恩皆以取禍大者誅斬小者黜免甚至仇家燒其尸史皆列之酷吏傳可為清而過刻者之戒

月朝月末

曹操遺令云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月朝十五輒向

剡溪漫筆

卷一

五

帳作伎月朝謂朔也庾黔婁傳云汝誠禱既至得申至月末月未謂晦也

六出奇計

陳平六出奇計王幼學綱目集覽謂千金行及間惡草具進楚使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躡足封齊王信偽遊雲夢縛信解白登之圍按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其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若前六事獨白登一計秘不可知餘皆具載史冊何言秘乎上叙白登之圍已云用平奇計圍得以開其計秘世莫得聞馬班之筆豈贅複至此詳味全文詔御史更以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其

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豨
邑凡六益封然則所出奇計當在曲逆受封之後豨
豨布之時非繁舉生平而言集覽之傳會無疑漢世已
莫能聞千百年之後乃欲以事實之殊誤學者

仲父辨

齊桓公稱管夷吾為仲父世皆讀作父母之父余竊疑
之分之至嚴而不容假借者莫如父子君臣子不可以
臣父君豈可父其臣乎古字父與甫通乃男子美稱禮
所謂其甫是也夷吾字仲桓公特稱其字與魯哀公稱
仲尼為尼父正同豈尊為仲父之謂哉秦昭王謂范雎

列溪漫筆

卷二

六

云桓公得管仲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一時誤
解為父母之父後人相承不復加察韓非子又傳會其
說云仲既相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君之
視臣如股肱心膂何必稱之為父而後親臣求親於君
而受其父稱寧復有人臣禮乎周稱太公為師尚父亦
以其名呂尚而官太師劉向別錄以為師之尚之父之
其說亦誤後世尊寵其臣或以為仲父或以為尚父承
訛襲舛莫知其非殆未之深思也

淵明種秫

梁昭明作陶淵明傳淵明為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曰

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
種秫五十畝種秫晉書南史皆因之按歸去來辭叙仲
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是淵明以八月到官以十一月
自免時已過種秫之期矣焉得為此語乎作傳者因叙
中有公田之利足以為酒遂傳會至此非實事也因思
淵明為饑所驅至叩門乞食及為令乃不能為五斗米
折腰視折腰之耻甚於乞食平生恨飲酒不得足公田
之利足以為酒自淵明意中事乃不及一稔而去之略
無斗醞之戀視奪志饑渴甘屈身以狗世者奚啻若九
牛毛王摩詰云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九原有知當笑

列溪漫筆

卷一

七

王維嚇鼠耳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當以王文成之辨為正郡人吳君元孝著論
駁之余不敢謂然嘗為後辨申文成之說大略以春秋
證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曰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梓慎論火出曰於夏為三月於商
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左氏周人也其所紀事艷麗而近
誣有之能誣及舉世通行之時月乎夫子書春王正月
左氏傳云春王周正月春正月而繫之王春王正月而
繫之周其為周正非夏正斷斷無疑也近見元齊履謙

春秋諸國統紀桓公六年冬十月雨雪解云冬十月今之八月書失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以授時曆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十二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月數之一證也余爲之躍然引經傳爲證者多矣未有推本曆數以明其必然者只此一條可結紛紜之舌

物類異常

物類多異常肉之異如犀兼五種肉鼉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象亦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馴服巨

列溪漫筆 卷一

象以小斧斲之其創見星月卽合能以挺捷之更致長壯膽之異如麀鹿膽白蝟與鱧魚膽甘象膽不附肝隨四時在足春在左夏在右秋後左冬後右又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卽膽在虎肉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蟬蛇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上旬近尾取而旋生骨之異如鳳骨黑蛟骨青海馬骨水火不能毀以腐糟漚之遂爛牝牡之異如龜與蛇爲匹龜以鱉爲雄獺以猿爲婦鳥鼠同穴者以鳥爲雌雄孕之異如鶴以跡交而孕鳥以涎交而孕鵲以意交而孕鸚鵡以足交而孕孔雀以影交而孕鸚鵡以目交

剡溪漫筆 卷一

而孕兔舐雄毛而孕騰蛇聽聲而孕鰻有雄無雌以影漫鱧魚則其子附鱧之鬚鬣而生產之異如兔鷄鷓鴣蟾蜍皆吐而生子相制之異如鼈脂得火可以燃鐵蟾蜍肪塗玉則軟刻削如蠟獾食銅鐵其溺能消鐵爲水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根芟之異如菟絲以茯苓爲根亦箭有游子十二周環於外太魁數尺皆以氣相屬而實不相連他如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杜鵑寄巢生子百鳥爲哺其雛赤箭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牡麻草見日則濕入陰則乾在夏欲涼在冬欲溫此類甚多皆不可以常理推測王逸少云石脾入水卽乾出

列溪漫筆 卷一

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惟上聖乃能窮理意卽上聖焉能窮其理乎

歇後語

詩文用歇後語亦是一疵東京魏晉以來多有之崔駰云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撲處崔琰云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傅亮云照隣殆庶王融云風舞之情咸蕩昏載在文選不以爲嫌終不可爲汾陶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梁武帝戲到溉文章假手孫蓋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後學相承遂謂兄弟爲友于子孫爲貽厥少陵詩山鳥幽花皆友于昌黎詩豈謂貽厥無基址顏魯公郭汾陽

家廟碑友于著睦貽厥有光皆未免俗若爾則率土之濱莫非王何以云倒繡孩兒也

暮日

梁徐勉疏云喪三日後歛俟其生也頃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暮日謂周一日也暮年暮月經傳多有之暮日僅見此

貧富

唐乾符中有蒙士承籍勲陰極口腹之欲謂門僧聖剛曰凡炭炊飯先燒熟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及寇陷灑洛財產剽盡與聖剛同伏山中不食三日賊退徒步

別溪漫筆

卷一

七

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中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炊慚覩無對金溪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答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既又幸一家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觀前一事處富者可以自警觀後一事居貧者可以自寬

裴楊的對

晉武帝踐祚探策得一深以世數為疑裴楷對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倉卒間解

釋君心之疑語極中的東坡志林誣之似少苛肅廟入繼太統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聖情甚悅事正相等若何敬容當朱雀門之災阿附上意引易先天而天弗違借聖經為諛詞欺天罔人莫此為甚史乃謂之名對斯可鄙矣志林以楷為頗亦趣筆之誤

不薦幕屬

仇念知明州嘗欲薦一幕官一日問及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念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羨念驚曰某為太守居常只是吃菜君為小官乃敢

別溪漫筆

卷一

七

食肉定非廉士遂止不薦廖德明提舉廣東刑獄有鄉人為王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王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追奪薦章二公事甚相類不惟清約可師其好惡予奪初無成心尤可想見其人品也

曹子建

曹子建才名甚盛幾於奪宗今觀其初得邯鄲淳甚喜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那是何輕脫乃爾只此一事伎倆可知阿瞞寵之不過悅其浮

藻爲丁楊輩搖惑耳其後屢經貶徙猶上疏求自試欲
突刃觸鋒爲士卒先尤不解事漢河間北海稍涉嫌疑
輒以酒色狗馬自汗植乃高自矜許撮風后之奇接孫
吳之要欲持此安之乎其制於忌兄而鬱邑發疾以死
無足恠者

晉書世說可互證

世說新語與晉書相出入可以互證嵇阮在竹林酣飲
王戎後往阮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
復可敗邪晉書則云亦復易敗耳桓温與殷浩齊名嘗
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剡溪漫筆

卷一

十一

晉書則云我與卿周旋久世說婉而趣深晉書直而味
淺一字少異優劣較然劉公榮飲酒雜穢人或譏之荅
云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
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後公榮在阮籍坐阮與王
戎對飲公榮不得一栝或問之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
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步兵
妙於滑稽正在借公榮語戲公榮晉書不載公榮語非
讀世說不解其相譏之由其王濟荅武帝云尺布斗粟
之謔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踈臣不能使親親以
此愧陛下當以晉書爲正世說云他人能令踈親臣不

能使親踈語意殊晦疑有錯誤耳大凡讀書用別種參
看最有益

白駒過隙

漢書魏豹傳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注以
白駒爲日景然莊子云操有時之具托於無窮之間無
異騏驎之馳過隙也史記云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
過决隙也騏驎六驥亦可謂之日景乎余意白駒卽詩
之皎皎白駒正謂馬耳馬之度隙一瞬而過言迅疾也
黃魯直詩云短長略百年共是過隙馬亦不用師古之
說

剡溪漫筆

卷一

十三

三宣

周宣王漢宣帝皇朝 宣宗皆一代賢君周宣中興姬
室百度聿新見於車攻斯干諸詩雖石鼓鼎彝之類無
不精工至今傳以爲寶孝宣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
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
之 宣廟當熙洽之運事事精善一器一物流傳於世
咸稱絕佳古今三宣事頗相類宜取謚於聖善周聞也
然周宣鮮終漢宣過察度越前代惟我 章皇猗與盛
哉

瑟瑟

白樂天詩楓葉蘆花秋瑟瑟楊升菴謂瑟瑟寶名其色碧楓葉紅蘆花白映秋色碧也按瑟瑟固是碧珠但楓葉蘆花正形容清秋蕭索之狀若解作碧色其味索然劉楨詩瑟瑟谷中風梁簡文帝詩遠聞風瑟瑟盧照隣賦風橫天而瑟瑟風亦可言碧色乎樂天庭松詩疎韻秋瑟瑟又作何說也一本瑟瑟作械械韻書隕落謂之械瑟瑟之為蕭索可知眼前光景何事曲解星有匏瓜遂有解論語匏瓜為星名者鳥有郭公遂有解春秋郭公為鳥名者皆好奇之過耳

詰旦

劉溪漫筆

卷一

二四

筆乘云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詰旦重門聞警蹕誤以詰朝為今日然六朝以來如丘遲詰旦閭闔開何遜詰旦鐘聲罷柳顧言詰旦金鏡發李又詰旦行春上苑中江總詰曉三春暮皆用作平旦左傳人所習見豈應謬誤至此按韻書平旦曰詰朝然則詰旦止是平旦之義不必泥明早今早也

一字至十字詩

文與可丹淵集有竹石二詩其體一字至十字竹詩云竹竹森寒潔綠湘江濱渭水曲惟慢翠錦戈矛蒼玉心

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入仙坡呼鳳律鳴神谷月娥巾帔靜冉冉風生笙竽清簌簌林間飲酒碎影搖尊石上圍棋清陰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檀欒之操無越於君欲圖瀟湘之姿莫賢於僕石詩云石石陰黑陽白岸胚胎山骨豁天地鎔鑄鬼神刻畫鯨鯢張怒眼虎兕交鬪額鼓如温玉聲清洗似精鋼色碧花邊瓦爾似奇品林下礧然無俗格水霜慘冽堅操不移塵土昏冥孤標自隔幾幾獨立見劉侍中家磊落群居在牛丞相宅昔時大士常命汝日聽從今日衰翁且對君為佳客倪文節思錄入經鉏

劉溪漫筆

卷一

十五

堂雜志謂他集未見然唐張南史詠草詩已有此體但一字至七字耳其詩云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遙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別離乍逐東西顛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

若木

張孟奇雲霞出海曙詩用若木事余偶憶若木在西誤作東用孟奇定謂非誤一時無所取證後考山海經灰野之山有若木日所入處在崑崙西淮南子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地王逸楚辭注若

木在崑崙西其華下照地若木之在西審矣楊炯渾天賦若木照於崑崙隋康孟詩反照若華池李太白詩禪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然亦有作東方用者唐人日再中賦其始也昇扶桑以昭晰拂若木兮氛氳望海日初出賦映嶠夷而未定拂若木而將升李鏡遠詠日詩始臨東岳觀俄升若木枝楮遂良文皇哀冊文東旌若木西旆條枝盧襄西征記東折若木之枝西掩蒙汜之谷豈別有來處東西皆通吾兩人之爭僅若兩小兒之辨鬪與

周亞夫廟詩誤

剡溪漫筆

卷一

十六

景州有周亞夫廟舊有碑書漢丞相條侯廟記一統志載一詩於其下云漢室深謀只是癡楚王當事更無機荒墳寶玦應從墓宜有神光夜陸離味詩詞乃咏亞父范增非亞夫條侯也修志者鹵莽乃爾

唐賦善體物

唐賦多用駢偶雖格力稍卑亦善體物如白行簡瀛水羅賦銅瓶傾瀉金盆俯就迸千點之珠光垂一帶之水溜初疑散絲之雨洒綠雲而亂飛又似瀑布之泉穿碧烟而下透又云蟪蛄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盡可一以貫之楊洽鐵火箸賦挺剛姿以執熱

揮勁質以凌烟安國抱悲於灰死莊生坐得於火傳交莖璀璨並影聯翩動而必隨殊叔出而季處持則皆至豈彼後而我先有協不孤之德無愧同心之賢又云抱素水潔含光雪新同舟楫之共濟並輔車之相因題本枯寂託有於無化小爲大曲盡形容之巧未可以駢偶少之

賁白

賁者天下之至文易詞繫賁而以白終之白者天下之至潔老氏知白而以黑守之無文之文乃至文不潔之潔乃至潔一義也人競於文我乃任質人矜於白我乃

剡溪漫筆

卷一

十七

納汗又一義也賁有時而剝落惟白則否白有時而黜汗惟黑則否又一義也

管子

管子文最古奧乃其中亦多後人贗入小問篇云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考穆公之薨在周襄王三十一年仲以王八年卒先穆公之薨已二十三年矣仲求寧戚時安得稱公謚號七臣篇云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好劍乃吳王闔閭好小腰一以爲楚靈王一以爲莊王事皆在後大抵僞撰文字其使事下語未免破綻若有神使

之不令後世盡受其欺也桓公遊瑯琊一段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全本孟子傳會成文

曹操遺令

司馬溫公語劉元城昨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操身後事孰有大於禪代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無一語及禪代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賊操奸心直為溫公剖出今

劉溪漫筆 卷一

十九

魏志所載遺令寥寥數語其分香賣履處家人婢妾皆無之裴松之註亦不載志豈有別本邪陸士衡吊武帝文略叙其語然謂惜內顧之纏綿恨未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則未免墮其奸中吊文可無作也

鱷魚

韓退之驅鱷魚未必徙而遠去至誠所格不敢為暴耳東坡碑文能馴鱷魚之暴馴字最有斟酌又聞海外夷俗有獄疑不能決輒置之鱷魚潭違理曲者鱷取而食之直則否如此則鱷乃靈物殆亦神羊觸邪之類于

張不生獄多冤濫徙之中土用佐鋤奸極暴之治亦大快人意而頌昌黎之驅邪一笑

易上下篇

易六十四卦分上下篇象陰陽也上篇陽而純故卦三十下篇陰而雜故卦三十四此乾鑿度之說然上篇惟乾坤頤大過坎離各為一卦其屯蒙至无妄大畜皆一正一倒兩卦合為一卦總之得十八下篇惟中孚小過各為一卦其咸恒至既濟未濟皆一正一倒兩卦合為一卦總之亦得十八其數適均又與三十六宮之數默相符合

劉溪漫筆 卷一

十九

一點

岑嘉州詩喜用一點字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卻使蒼鷹翻向後送王少府西看一點是關樓送李明府嚴灘一點舟中月其下語皆工杜詩關山同一點亦指月言東坡夏夜洞仙歌一點明月窺人本此若鄭谷之一點山螢李群玉之一點殘燈秦少游之一點青山則人能道之未為奇也

江瑤柱

江瑤柱生余邑海中殼如長鏡一頭微銳中有肉柱潔白如玉煮以作湯清脆鮮美大是珍品蘇長公極愛之

謂可敵荔枝風格因爲作傳遂爲此種起名郭景純江賦所謂玉珧卽此其實非江中所有也其物宜鮮不能遠出雖吳下亦罕知之近刻諧史江瑤柱傳下註煙屬弁州說部云余艷慕其味而不獲見詢之人或云卽瓦壘子稍大者煙旣非類殼有紋隱起而絕與瓦壘子不同皆傳聞之訛景純爾雅註云玉珧卽小蚌段成式云玉珧似蚌長二寸廣五寸蚌雖近似那得言小大小不等那得定其長廣又那得廣過於長二公之言亦得其彷彿而已漫志之以見博物之難

蕭何功曹

剡溪漫筆 卷一

二十一

杜子美詩功曹非復漢蕭何劉貢父謂曹參嘗爲功曹云鄒侯莽也虞伯生謂子美用孫策語虞翻爲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後閱避暑錄墨莊漫錄皆引高帝紀蕭何爲主吏孟康註云主吏功曹也考之史漢良然乃知功曹自何本色特未之深考耳子美破萬卷書雖註脚亦不放过出入筆端皆成故實其精如此後人鹵莽涉獵罕能致精卽目所常見之書經人枯出恍同秘籍強作解事妄爲雌黃皆子美之所竊笑也

事詞巧合

剡溪漫筆 卷一

唐李素替杜兼時韓退之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政如何對曰將繼來比素謂新人不如故也時事詩詞何巧符乃爾宋湘東王遊江濱劉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余邪隋楊素與牛弘退朝侯白曰日之夕矣素笑曰以我輩爲牛羊下來邪一時排調語亦巧合

爾曹

辭曹事凡兩見一謂刑曹一謂戶曹後漢陳寵傳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註引續漢志云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王訟事晉羊祜傳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

剡溪漫筆

卷一

二十一

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

漫筆卷之一終

三三三

剡溪漫筆卷之二

後漢書諱治

史籍避諱如談為同啓為開徹為通秀為茂莊為嚴皆出作者之手惟後漢書諱治乃唐高宗御名章懷太子作注時所更加班固兩都賦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燕然山銘理兵於朔方漢陰老父傳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鄭太傅以亂攻理者亡張衡傳堯使鯀理洪水曹節傳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劉表傳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劉焉傳衆多名曰理頭皆改治為理爰延傳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

剡溪漫筆 卷二

政則亂應劭傳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張奮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東平王蒼傳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仲長統傳亂世長而化世短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王符傳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皆改治為化章懷作註雜出於劉訥言格希玄諸人故義例不一後仍章懷之舊莫為更定化日舒長遂成千載故實不知非蔚宗原文也惜無唐以前本為一正之

縑帛稱端

俗稱縑帛一匹為一端按禮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

兩五尋鄭玄註云十箇為束兩者合其卷每卷二丈也宋時賜致仕高年束帛夏竦以縑十匹贈胡旦旦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書所解束帛竦檢之果見三代束帛之制卷其帛為兩端五匹遂見十端是一匹兩卷為二端也小爾雅云倍丈謂之端後漢書註引雜記納幣之文云每端二丈是一匹四丈為二端也然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楊雄蜀都賦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箏中黃潤一端數金東漢王烈傳遺盜者布一端梁時姚察門生送南布一端豈皆止於二丈邪宋高祖時廣州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八丈猶

剡溪漫筆 卷二

稱一端非止二丈也余意匹雖以四丈為率而長短通可稱匹端雖以二丈為率而長短通可稱端其來久矣從俗可也

烹葵詩

白樂天烹葵詩憶昔榮遇日迄今窮退時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餘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何者是榮衰有超然一窮通齊榮辱之意世之又戀名利而不尋遂初者讀此當為警省然拘拘以衣食凍餒為言猶未離常人之情古之高士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雖凍餒亦自何傷陶令不為五斗米折腰寧不念乞

食時邪其詠貧士云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又云量
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又云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
人能忍得饑寒窮通進退便可付之一笑矣

錢飛出井

葛儼翁投錢於井呪則飛出李嶠詠鳧詩錢飛出井見
疑卽此事然何與於鳧而用之有物名青鳧以子母血
塗錢錢亦能飛但青鳧一作青蚨乃蟲名似蟬而大其
子著草葉如蠶種與水中之鳧自是兩物何得混而爲
一嶠文章宿老或別有來處俟詢之博聞者

肺石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鄭玄註肺石赤石也近刻
訓雋謂先王移赤心入人之腹而期以得困民之衷故
曰肺石尤爲杜撰按續墨客揮犀長安故宮闕前有唐
肺石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長可八九尺形
如人肺上有款識漫剝不可讀求其義乃申冤者擊之
如今之登聞鼓也肺形者便於垂又肺王聲所以達其
冤也唐制必有自來得其解矣

京官乘輿

唐初貴賤通用鞍馬雖宰相亦然故黃旛綽對玄宗有
丞相通馬經之譴元和後丞相乃乘肩輿然止於丞相

耳宋初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以
雪滑特許暫乘車轎候路通依常渡江以後乃皆乘轎
則不止於丞相矣 國朝舊制京官四品以下亦無不
乘馬者 今上巳亥庚子間余初官秘書省之時猶然近
年乃並乘肩輿雖外吏入京無復騎馬法度漸入於弛
人情漸入於玩遂一變而爲南宋之俗非盛世事也

說文解字

字學惟許叔重說文最古所引經傳如易日昃易之離
備服牛乘馬詩載衣之禮營營青蠅書鳥獸隼髦
春秋傳長佩者相之月令歲將饑終論語等

善射友論便佞孟子諷諫源而來孝子之心不若是
忿怒之類多與今文不同足爲好古者之一證但其會
意諸解不無穿鑿如罰字云羴之小者未以刀有所賊
但持刀罵詈則應罰美字云羊之大者爲美聖王立法
豈有持刀罵詈之理不近兒戲乎羊之美正在小者焉
得以大者爲美如此作解與波者水之皮相去幾何余
謂講究字學但正其點畫如罰从岡从言从刀美从羊
从大如是足矣必欲逆古人制字之意而曲爲之說能
無穿鑿傳會乎

患

江右謂子曰崽音如宰方言云崽者子也湘沅之間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齊東言子矣乃知此語自漢時已然迄今無改余嘗見彼中訟牒皆作仔而音與崽同

說難本荀子

荀子非相篇云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近傭韓非說難一篇全自此充衍特其文精深闕肆遂成千古絕調所謂青於藍者也李斯諫逐客書兩然後可章法亦本王霸篇來二人同遊于鄉之門故其文皆似之然流為刻覈儒術掃地矣

刻溪漫筆 卷二

五

漢廣誤字

詩漢廣首章南有喬水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余謂息當作思四句正以休求為韻思乃助語詞詩中此類甚多若作休息休與息本無異義而韻亦不叶且通章以思為終此句何獨不然殆傳寫之訛近見王厚齋詩考正與余意暗合

摘齒纖

陸雲與兄書曹公器物取剔齒纖一箇今送兄按剔齒纖即今之牙杖也太平御覽作摘齒纖摘齒二字出淮南鴻烈解其來亦遠

契濶二義

今用契濶語多作隔遠之意毛詩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後漢范丹傳行路舍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北史李彪傳頃來契濶多所廢離是也然又有辛苦之義傳毅廸志詩契濶夙夜庶不懈忒晉武陵王遵稱會稽王道子阿衡二世契濶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茹法亮傳契濶心膂竭盡誠力北齊封隆之傳契濶艱虞始終如一

曹馬負人

曹操嘗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備賓王禮操聞

刻溪漫筆 卷二

六

其食器聲以為圖已手劔夜殺八人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鄭小同諳司馬昭昭有密疏未屏如廁還問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見昭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人惟不欲負人耳寧我負人復何所不至曹馬之篡弒皆此一念為之也

唐禁食鯉魚

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鯉公賣者決六十為鯉與李同音也此兒童之見古者不諱嫌名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可乎正德乙亥禁直隸山東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永成邊備此必中人獻

媚有以國姓之說盡 上者一時人心惶駭莫測其由
輔臣楊公廷和等力爭之疏雖不報事亦旋寢

王獻之李含光

謝傳問王大令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曰外
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唐李含光善書或謂筆跡過其
父含光一聞此語終身不書含光之逃名可以媿大令
之爭名

位高難退

范文正公在杭子弟請治第洛陽爲逸老之地公曰吾
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東坡云余出入

剡溪漫筆 卷二

七

文忠公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苟以
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耳觀
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大臣之
乞身其難如此世人習聞難進易退之說謂可一辭而
退孰知退之難哉范公身當其事故知其難坡翁親見
其事故信其難然則功名遂之日一旦得謝事超然
於是非之外翛然於林壑之間真欲界之仙人倫之
盛事也誦二公語於時事乎有感故錄之

約法三章

漢高帝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王厚齋與父老約作一

剡溪漫筆 卷二

讀因上文與諸侯約句法相類遂解爲要約之約按此
句與上父老苦秦苛法相應約乃苛之對當作省約之
約文帝紀云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今顏師古註約省也
是其義也過秦論云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
皆得自新元帝詔云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
能分明成帝詔云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減死刑
及可蠲除約省者其字義並同宋錢易疏云漢祖入關
蕭相以文無害居宰相約秦之法爲三章語益顯明矣
近見墨卿談乘亦如此作解而辨證未訛

文士好上人

剡溪漫筆 卷二

八

文士多好上人往往非薄前輩轉相彈射子輿氏有孟
子王充遂作刺孟劉文孺章又作刺刺孟左氏有國語
柳子厚遂作非國語江端禮虞仲常又作非非國語屈
原有離騷楊子雲遂作反騷徐昌穀禎卿又作反反騷
楊用修有丹鉛錄陳觀察晦伯遂作正楊胡孝廉元瑞
又作正正楊

葵向日

葵能向日其說出於左傳鮑莊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
其足杜預註云葵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曹子建表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劉

三三五

孝標詩園葵一何幸傾葉奉離光唐太宗詩還當葵藿志傾葉自相依葵傾以葉皆指葵菜而言古今韻會云葵菜也有紫莖白莖二種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其黃葵蜀葵莢葵別附於後為說甚明俗乃以向日為葵花殆非也葵花諸詩賦不言向日顏延之蜀葵贊云類麻能直方葵不傾正言名與葵同而不能如葵之傾葉向日不知世俗何以訛誤至此

結埼

余邑濱海有地名結埼漢地理志鄆有結埼亭是也顏師古注結埼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埼曲岸

也其中多結故以名亭余詢之上人結實螺屬中有小蟹時出求食有大小二種土人謂之寄生酉陽雜俎謂之寄居淮海之人呼為蟹奴郭璞江賦瓊蛭腹蟹即此結一微物賦紀之結埼一僻壤史書之物與地之得名亦有幸不幸也漢律會稽郡獻結醬古以上供當亦佳物今人不解作醬亦不復取充盤飧 國朝結埼巡檢司印文以埼為崎又與顏說不同當更考之

星宿

二十八宿相承讀作秀前人論辨謂止當讀如本音癩真子云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

舍皆有止宿之意容齋隨筆引說苑云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甚明偶讀焦氏易林云天官列宿五神室屋宿與屋叶韻尤為的證然吳都賦云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則宿亦與狩叶燕趙間語止宿之宿皆作秀音乃知星宿為秀特出於方音後人承而讀之非別一音義也

魚尾星

漢時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於室以禳之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魚尾形指上者今屋上獸頭乃是龍種九子之一名曰螭吻性好

望人多知之或有不用獸頭但作魚尾形意謂止從省約不知亦有故事也

祀雲雷

古來郊社之外惟祀日月星辰風雨至唐天寶五載始祀雷 國朝 世廟時更作郊社始祀雲

䟽賀勇退

惡流勇退漢稱二䟽唐稱賀監一則天子賜金一則天子賦詩皆公卿祖餞以為盛事考其時賀年八十餘二䟽亦七十餘矣此時不去當何時去耶偶閱南部新書盧鈞年八十餘以太子太師率班賀正升降如儀音吐

鴻暢舉朝嘆服明年柳公權以少師率班亦年八十自
樂懸南趨至龍墀前氣力綿憊誤尊號中字罰一季俸
人爲耻之柳固可耻矣試問盧公世間當有百歲外人
否高年顯仕不以老健自適於林泉而猶戀戀班行亦
何足貴岑參作裴僕射挽歌富貴徒言又鄉間沒後歸
錦衣都未着卅旒忽先飛譏其父居通顯不能爲晝錦
之游而以喪歸也並觀之乃見踈賀之高

外典

徐勉戒子書曰釋氏之命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
何以聚人曰財所謂外典指周易也聖經昭如日星當

刻溪漫筆

卷二

十一

獨行於天地間乃與釋氏對稱而謂之外典可乎梁書
乃改作儒典

白鵲合歡

註釋史傳惟博物最難唐太宗時有白鵲巢寢殿槐上
合歡如腰鼓陳濟綱目正誤謂其巢兩頭大中間小如
腰鼓之狀近見詞林所進帝鑑圖說據此作解洪容齋
二筆亦云其巢合歡如腰鼓萬曆乙亥有白鵲飛集余
家庭桂形如乾鵲而差小毛羽光潔如雪其鳴嚶嚶作
小鼓聲余所親見合歡如腰鼓當是兩相和鳴如腰鼓
之聲耳

採用詩題

孟浩然讀選詩題中字面亦不放過往往採以入詠沈
休文詩題有早發定山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浩然
詩定山既早發中流見底清江入新安清皆用之謝靈
運詩題有登池上樓登江中孤嶼浩然詩應間池上樓
孤嶼共題詩皆用之李太白詩可見羊何共和之亦用
靈運詩題全句

六朝

學子習言六朝多以晉宋齊梁陳隋當之黃厚齋小學
紺珠謂吳與東晉劉宋齊梁陳皆都建康謂之六朝

刻溪漫筆

卷三

十一

執金吾

中尉掌徼循京師漢武帝更名執金吾前漢書顏師古
註金吾鳥名玉辟不祥天子出行職王先導以禦非常
故執此鳥之像因以名官後漢應劭註吾禦也掌執金
革禦非常皆未有確據崔豹古今註云金吾棒也以銅
爲之黃金塗兩末較前二說爲長

壁經有二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於複壁
中此漢時壁經也唐之壁經乃是書五經於太學之屋
壁元和十四年新修國學五經壁劉禹錫記略云初大

曆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載污剝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祭酒俾齊博士公肅韋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庸而比之製如版牘平如粉澤申命國子能通書法者繕寫筆削既成雙校既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

牙牌

宋紹興五年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鉞正任至橫行遙郡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

刻法漫筆 卷二 十三

之仍合同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有建立奇功之人量功勞先給賜以為執守當時牙牌乃用以旌功 國朝但令京官懸帶朝叅出入防其詐偽與宋制不同

黃冊

戶籍曰黃冊張孟竒疑耀謂唐制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男女始生即登于冊故謂之黃冊其制蓋始於唐考之史齊高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籍宋何子樂傳云公家取信黃籍籍年既滿便應扶持黃籍正今黃冊不始於唐矣綱目集覽籍

簿書也編戶之文以黃表之故曰黃籍猶今之青冊亦非始生登名之說但不知何取於黃晉范甯疏云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是又有白籍其謂中原喪亂流寓江左自爾漸久人安其業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似以客戶為白籍而黃籍乃土著之民也意者土色黃故以黃表之未知是否

試畫

宋徽宗試畫工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為意眾皆點綴花卉惟一工於樓臺縹緲綠楊隱映中盡一婦人凭欄而立眾工乃服余鄉相傳

刻法漫筆 卷二 十四

武廟時試西殿畫工邑人王廷直獨稱上意事與此同或因前事傳會耳

年號相犯

改元建號以不犯前代為佳至於偏方僭竊之號尤宜避之宋太祖始改乾德令擇前代未有者後見宮人鏡背有乾德四年乃知為偽蜀年號因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高宗孝宗初欲用炎興乾統以劉先王契丹嘗有此號乃復更議皆以重複為嫌乃張重華張遇賢方臘俱號永樂契丹號天順西夏號正德 國朝皆用之亦一時未詳考也

、可人

陳後山絕句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寄王充云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二詩語意全似其屬意可人一何惓惓也自昔高人隱處必與一二同志相為周旋若莊周之惠施蔣詡之二仲向平之禽慶龐公之司馬德操陶令之羊松齡少陵之錦里先生太白之孔巢父摩詰之裴迪樂天之四友臭味既同而文采又足以相資止後山所謂可人誠未易得即無其人而與山翁野叟邂逅於蒼梧翠竹之間如羅景綸

列溪漫筆

卷二

十五

所稱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談笑從容形骸散誕坐立無次去來自如雖非僑遊亦自不惡惟剝啄在門襍穢觸暑謂公孫之脫粟謁王雅而迴車斯所謂俗子推不去極得人憎耳

畝制

竇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制按唐書突厥傳杜佑謂商鞅佐秦以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然則中畝之制始於秦商鞅之時不始於漢

列溪漫筆 卷二

春秋疑義

余讀春秋有可疑者數事王者大一統列國紀年宜稟於天王今即位改元國自為政然則周王特一大諸侯耳一統之義安在豈東遷以後尾大致然一可疑也夫子因魯史脩春秋宜一本舊文今天王及列國之事具在似非止魯國之史戴宏解疑論云遣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脩為春秋何休云孔子集百二十國書據此乃博采周與列國之史勒成一書然其名猶仍魯史之舊何也二可疑也春秋正義據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晉楚之人皆稱春秋遂謂每國有史

列溪漫筆

卷二

十六

同名春秋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則春秋乃列國史記之通稱孟子何以云魯之春秋而晉乃名乘楚乃名檮杌也三可疑也夫子感獲麟作春秋說者謂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錄以續孔子之經夫春秋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使夫子沒而儼然以筆削自任何前謙而後專也且獲麟絕筆原非未成之書何待續成游夏諸賢豈僭妄若是四可疑也春秋為亂臣賊子而作弒父與君惡莫大焉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亡不出境皆書弒君假令實弒君將何以書羽父實弒隱公乃以宗國之惡諱而不書又何以誅

三三九

亂賊也五可疑也滕稱子邾牟葛稱人說者謂桓公弑逆諸國不當來朝故貶之紀侯不來朝乎何以獨無貶辭滕之子又何以終春秋不復也或謂滕君不能供侯伯之賦自降而從子遂子之若爾則褒貶安寄假令滕自王將遂王之乎六可疑也夷夏之分春秋辨之甚嚴秦楚等國也楚君卒書子而秦乃稱伯何居倘亦尚書叙秦誓之意乎七可疑也褒為華衮貶為鈇鉞辨在一字耳然往往有美惡同辭者聖人筆削豈其艱於一字而令後之人索摸於茫昧之鄉八可疑也日食三十六與弑君相應關涉甚大擬諸國統紀以授時曆推之類

劉漢漢筆 卷二 十七

月不應有食者二變交不食者一差一月者十二差二月三月者各二果爾則春秋之誤文多矣即失在史官當遂踵其誤乎九可疑也噫安得起夫子於兩楹而問之

錢神論

魯褒錢神論謂錢無位而尊無勢而熱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其言切中時弊然謂以清談為筐篚以神機為幣帛猶未離西晉之習王夷甫口不言錢卒亂天下清談之流禍與握牙籌作金埒者豈能遠過記云不寶金玉忠信以為寶

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惜褒之未聞此也

詩用實字

韓昌黎陳後山詩皆喜用實字至有七字皆實者昌黎陸渾山火和皇甫湜云鴉鳴鴈鷹雉鷓鴣燐魚煨臠孰飛奔后山贈二蘇云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柗樞楓柞樟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楊其句法出栢梁詩枇杷橘栗桃李梅急就章稻黍稷粟麻稂葵韭葱籩蓼蕪薑急就僅資學僮文非清靡栢梁此句出於宮令之口拙而寡致亦無足法二公效之皆好奇之過然通篇力厚氣沉足以稱此讀之亦自可喜唐人送僧遊

劉漢漢筆 卷二 十八

方詩此遊請幾岳嵩華衡恒泰五字皆實而全篇語氣未稱似謔非謔可發一笑

笛詩注誤

杜少陵笛詩胡騎中宵堪北走舊注引劉琨中夜吹胡笳事說者以為用事之誤余謂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豈有咏笛而用胡笳故事乎按初學記周弘讓長笛吐清氣詩云胡騎爭北歸偏知別鄉苦少陵蓋用此獨中宵字周詩未有所出當是借用劉琨中夜耳老杜使事間於本事外旁借一二字如早時金盃出人間本沈炯通天臺表茂陵玉斝宛出入間其以玉為金亦旁借盧充

金盃故事

魚玄機

唐詩品彙有女冠魚玄機卷首爵里詳節漫引後村詩話而不詳爲何許人文獻通考亦但言唐女冠坐妬女婢抵死按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補闕執箕箒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道士有怨李公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有集行世見北夢瑣言可補爵里之缺

蒲鞭

吏治尚寬若劉寬之蒲鞭極矣齊崔景真爲平昌太守

劉溪漫筆

卷二

十九

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則又過之然恐無此理治如唐虞鞭作官刑卒不能廢二君豈能過唐虞邪寬嘗坐客遺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然則下之狃於其寬而慢弛廢事者多矣古稱刑措必曰大畏民志曰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若不畏不威所謂寬則民慢其能治乎以性度言喜怒不形深可尚至於吏治弛而不張不可爲法也

三國臣

蜀孔明吳張昭魏司馬懿皆一時之傑先主以後事屬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長沙桓王

以弟權托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二君寄託略無嫌猜二臣亦忠於嗣君不負所託獨曹操以懿有狼顧相又夢三馬同食一槽疑其非人臣懿亦躬親芻牧以權術自晦然曹氏之祚卒移於典午豈待以一心亦以一心報待以二心亦以貳心報邪蓋蜀本漢胄統緒最正吳崩起江東爭衡上國亦逐鹿之常惟魏乘炎精之衰如鬼如蜮欺其君而取之又何辭於臣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非獨人事亦天道也

日月詩

詩人用意忠厚每於訣絕中寓屬望之意如國風日月

剡溪漫筆

卷二

二十

篇本莊姜見棄於莊公而作其曰寧不我顧猶望其顧也寧不我報猶望其報也俾也可忘正其不能忘也語意何等纏綿後人棄婦詞及宮怨閨怨等作須得其遺意乃佳玉臺新詠載王僧孺爲姬人自傷詩還君與妾扇歸妾奉君裘斷絃猶可續心去最難留果於自絕無少顧戀失詩人忠厚之意矣

剡溪漫筆卷之二終

刻溪漫筆卷之三

封禪平準書

太史公封禪書紀武帝瑞應多疑辭郊雍獲麟則曰獲一角獸若麟然登中岳太室則曰聞若有言萬歲云泰山祭后土則曰其夜若有光見神人東萊山則曰若云欲見天子與通天臺則曰若見有光云其平準書紀帝煩費多甚辭築衛朔方則曰費數十百巨萬渾邪來降則曰費凡百餘巨萬隄决河則曰費不可勝計穿諸河渠則曰費各巨萬十數徙貧民關以西則曰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仙本虛誕而帝以真求之曰若有者明其非

刻溪漫筆

卷之三

真有也用宜省約而帝以浮出之曰費億萬不可勝數者惜其非經費也雖定哀之微詞其義嚴而其旨亦顯矣

馬迎

王右軍在郡迎王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杜詩江閣邀賓許馬迎用此事時當泥雨尤為著題但驟讀之不覺耳

唐人避諱

古人避諱皆以一字易之如漢文帝諱恒恒山恒水田恒皆改為常武帝諱徹徹侯皆改為通明帝諱莊

莊助莊周卞莊鄭莊公魯莊公皆改為嚴若唐人諱虎其例非一軍之武賁地之武牢武丘胡威字伯武律曆志武始交北史武頭橋曰武通皆改虎為武元旦白獸樽劉敬宣傳軍次黃獸何點傳獸丘山又改虎為獸晉梁陳隋諸書虎皆作獸或作猛獸韓擒虎傳又削去虎字止稱韓擒至江東謠歌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浹因黃班語不可解乃云擒本名豹平陳時乘青驄馬既諱虎為武又諱為獸又諱為豹又并其字而去之未免混亂失實其諱淵陶淵明為泉明謝淵為謝川侯淵為侯深戴淵劉淵公孫淵又稱其字亦無定例

刻溪漫筆

卷之三

二

石徂徠明禁

石徂徠云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政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強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其言切中時弊方宋盛時當弛者反禁當禁者反弛徂徠已不勝慨况今日哉

南史多方言

晉宋齊梁都於建康故諸史多江左方言謂赴水曰透
王遜傳透水死者千餘人羊侃傳侯景欲透水羊鷓抽
斬之謂室中過道處曰弄東昏侯遇弑於西弄謂笑人
曰齒冷樂預傳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飯之狼籍者曰
粘殷仲堪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謂紅白相雜曰桃
花米飯崔祖思稱宋武帝節儉有五盞盤桃花米飯謂
物曰東西齊豫章王疑傳止得東西一百于事亦濟皆
方言也

介非下謚

鄭漁仲分謚法爲三等上者文武成康之類凡百二十

外傳漢書 卷三

三

三用之君親用之君子中者懷悼愍哀之類凡十四用
之閔傷用之無後者其下六十五字用之穢夷用之小
人而介之一謚在焉按謚法執一不遷曰介雖若近於
經經然必信必果亦士之一品也安得與暴虐荒煬同
類而乃列之下謚用之小人乎魏主稱比干爲介士比
干亦小人與 國朝謚介者十人劉學士儼石少保琦
謚文介海中丞瑞楊侍御爵謚忠介軒中丞輒吳尚書
嶽謚介肅陶尚書琰鄭侍郎世威陳太宰有年謚恭介
郭尚書宗臯謚康介

夜半鐘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詩話謂夜
半非鐘鳴時或謂人死必鳴鐘不拘晝夜號無常鐘疑
詩人偶聞此耳其說謬矣續墨客揮犀云嘗宿姑蘇一
院夜半聞鐘聲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尋他寺皆然
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然皇甫冉詩夜半隔山鐘于
鄴詩遠鐘來半夜于鵠詩遙聽緱山半夜鐘白居易題
清頭陀百尺禪菴半夜鐘王建宮詞未卧常聞半夜鐘
又不獨姑蘇爲然按孔氏雜說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
皆擊鐘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八人掌擊漏鐘據此唐
時五更皆擊鐘夜半所聞乃三更漏鐘也然南史丘仲

剡溪漫筆

卷三

四

乎傳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則唐以前已有之

文章奇觀

管子二十問商子二十墾令韓非子四十七亡徵皆古
今文章奇絕之觀

抱佛脚

世俗遇急難而乞靈於神謂之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
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用俗語也近吳興刻東野集
垂老詔作仙老

鱉魚

虞曠父對晉帝天時尚溫鱉魚蝦鮓未可致何令升晉

書音義云字林鯨魚出東萊文字集略鯨亦作鯨音祭又音制然則鯨魚即今之鯨魚也郡志鯨魚下引虞嘯父事云板身多梗長五六寸味極肥腴以糟滷之可作湯其狀與鯨魚正同然下文又有青鯨魚豈舊志作鯨而俗皆作鯨本一物而複收之耶三輔決錄鯨魚炙甚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去鯨魚額廣韻鯨鯨亦兩見云鯨魚可作醬今鯨魚不堪作醬其美亦不在額又不可曉也當更考之近刻廣輿記作青鯽魚尤誤

畫意

畫家寫古人詩意始於晉顧長康長康重嵇叔夜四言

列溪漫筆

卷三

五

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乃叔夜送秀才入軍詩長康取為圖嘆其有難易之別耳世說止云道畫劉孝標註亦失引不讀晉書不解所以梁時諸王所跋清夜游西園圖亦長康之筆

星河動搖

少陵閣夜詩三峽星河影動搖天官書註兩旗者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皆天之旗鼓動搖則兵起少陵用此慨兵戈之未息耳故下云野哭千家聞戰伐虞註引漢武故事東方朔謂民勞之應恐非也

翻案用事

馬卿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傳玄雜言詩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詩本祖襲賦語而賦疑其聲之似詩感其聲之非一字轉換陳而若新此翻案用事之法

倒影

酉陽雜俎云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云海影翻則如此余聞塔之倒影各處多有之嘗遊武林寓惠安禪房樓居軒敞巨木一章峙於巽隅當卯辰時閉其南窓樹影從隙中透入西壁宛然一幀圖畫枝葉皆倒垂盡已

列溪漫筆

卷三

六

乃沒舉以詢人皆莫能明其理偶與薛魯叔太史談此事魯叔云嘗乘輿入京輿中人影長可數寸而皆倒懸初以為怪徐察之乃見人影在地地影反照度隙中入輿故下反居上樓中倒影當亦此類余為之躍然後臥病丹陽舟中岸與舟平當曉旭初升水窓未啓岸頭行人及竹木之影度入窓隙無不倒垂正與魯叔語合沈存中筆談謂中間為窓隙所束故影皆倒垂其說尤明海影翻之說殆無稽之言也

鄉誼

樓宣獻公鑰云四明鄉誼最重薦紳韋布序必以齒歲

時往來必長有倫又見一小說史越王罷相歸里慈溪
令蔣鶚出迎邑吏參拜庭下王皆荅拜蔣踣請免王
曰門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以相王之尊而與
邑吏荅拜似小過惟鄉誼爲重故忘其人之爲邑吏而
身之爲相王前輩厚德乃爾今不可見矣

比擬精當

少陵謂孟浩然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今觀孟詩如
落景餘清暉檀溪不更穿石潭傍隈隩極目無端倪豈
直昏墊苦辛勤難具論嶺猿相叫嘯謂予獨迷方客行
愁落日無復越鄉憂萬里忽爭先風波厭苦辛皆從康

剡溪漫筆 卷三

七

樂明遠來乃知古人賞譽語皆實際與近世浮詡者不
同其懷李白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亦謂太白多
倣效子山明遠如白紵辭宮中行樂詞烏夜啼等作猶
有迹可尋少陵胸中如波斯賈胡無所不有見人隻語
卽知所從來比擬精當不爲溢美益以見少陵之大也

兵無常形

田單火牛勝兵也王則邵青皆效之而竟以取敗吳人
鐵錐置江敗道也吳權植銳杙李黼七星樁皆似之而
復以制勝兵之無常形如此蓋兵事尚密單與權黼皆
出其不意故敵不及距而勝彼事未發而人已先聞使

豫爲之備能無敗乎

陵號

帝王葬地名陵始於西漢初皆因地取名不爲稱美高
帝長陵惠帝安陵以近在長安文帝霸陵以霸水武帝
茂陵以茂鄉宣帝杜陵以杜東原元帝渭陵以渭水趙
太后雲陵以雲陽東漢以後別爲嘉名非前人之意矣
國朝陵號多襲漢唐之舊

襲用已句

岑參集中多襲用已句雖會意之語亦其才致有限也
送王贊府客舍草新出關門花欲飛送崔全渭北草新

剡溪漫筆

卷三

八

出關東花欲飛送薛彥偉名登郟詵第身著老萊衣送
蒲秀才新登郟詵第更著老萊衣送鄭少府春草迎袍
色晴花拂綬新送張卿郎君草羨青袍色花隨黃綬新
送鄭堪對酒風與雪向家河復關寄宇文判官終日風
與雪連天沙復山送張郎中邊書醉嬾操送唐子陽鄉
書醉嬾題贈韓太守家計亦清貧題王金廳壁家計復
清貧

注箕火寸

所以注斛關而西謂之注箕見方言所以引火名火寸
見清異錄二名亦雅

子游

仲尼弟子多魯人其餘或衛或陳或齊皆去魯不遠獨子游生於吳中夫子轍跡所不到乃浮江絕淮遊於聖人之門非豪傑而聖賢其誰能之據史以夫子四十五歲從陳蔡時年纔十有六耳已列在文學之科矣武城絃歌亦弱冠時事史雖不記所終必以聖人之道傳於吳中如子夏西河故事吳之家絃戶誦皆子游啓鑰之功也

字有別音

湯樂大濩本音護庚關吊賈誼文張高絃悲聲激柱落

劉濼漫筆

卷三

九

清唱未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是又有獲音簡易之易本音異崔瑗司隸校尉箴翼翼封畿四方之極收監匡設是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吞舟之網以濟難厄是又作翊音雁行之行本音杭梁簡文帝從軍行白雲隨陣色蒼山荅鼓聲迤邐觀鵝翼翼差覩鴈行先平小月陣却滅大宛城是又作形音

蘇威五教

宇文周時令民間悉誦五教蘇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甚至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

耶嘗見詞林進講不解五教爲何事綱目集覽亦無明註後讀郎茂傳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茂以爲煩紆不急奏罷之所謂五教疑卽此蓋五倫之教也威以五倫設教意亦良善但煩鄙之辭課民誦習徒滋擾害無補世風此柳子厚郭橐駝傳之所爲作也

柳栢楊榆

宜春有柳栢甚奇李贊皇移植平泉特爲賦以紀之稱其風安濯濯布葉低垂宛若黃楊而冒雪停霜四時不改蓋栢之似柳者余鄉亦時有之往在京師見黑窰廠有榆如楊長條婀娜四垂到地極可愛玩謂之垂楊榆

劉濼漫筆

卷三

十

亦柳栢之類惜無李公賞識徒辱於陶埏之側與凡卉同民泯耳

巧辨

鑄工倂而銜其指明巧之不可爲也鑄金人而緘其口明言之不可易也故曰大巧若拙大辨若訥

善言貧

孟郊苦寒吟厚水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賈島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昔人謂郊島善言貧然詞旨酸愴幾於怨矣惟淵明貧士詠傾壺絕餘瀝闕竈不見烟芻蕘有常溫採菘足朝食形容貧

士切至而云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
勝無威顏其一種真樂超然自在斯善言貧者也

上戊祀社稷

國朝以春秋二仲上丁祀孔子上戊祀社稷弘治十七
年八月一日為戊十日為丁禮官以十一日祀社稷臺
臣金洪列奏如此是中戊非上戊矣 上謂諸司職掌
舊用上戊其改於中戊連祭始於何年禮官言洪武二
十年永樂八年至正統景泰天順間皆以十一日祀社
稷其失不始於今 上命今後止循職掌以上戊致祭
按社稷之祀惟取上戊原不以丁後為杓金說甚長宋

劉溪漫筆

卷三

十一

齊間以正月上辛南郊或春在辛後亦止從上辛不以
郊在春前為嫌可以例見近來仍用丁後之戊無先丁
致祭者蓋自 國初以來相沿已久雖奉 明旨竟未
嘗遵行也 舊曆乙卯二月朔日
得戊始復題請遵行

火兆

丁酉六月十九日 三殿門樓災延及西省 累朝典
章焚燬過半其前十餘日群鼠晝出縱橫滿堂層累如
積略不畏人可以探而得之庭有古槐一株婆娑如蓋
乃是 國初舊物前三日忽作風雨聲大以為怪既而
火作并為煨燼火之先兆乃爾

俠拜

男子婦人拜如奇拜肅拜道拜雅拜昔人紀之頗詳近
見福王婚禮儀注王拜妃俠拜不曉俠拜為何等詢之
人罕有識者偶讀嘉祐雜志司馬君實說夾拜今陝府
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周輝清波雜志
其說亦同古字俠與夾通所謂俠拜疑只此然村野之
禮何緣施於朝廷終未敢信姑書以俟考

五經言學

五經言學惟尚書與禮記為多春秋不必言周易惟文
言學以聚之毛詩惟周頌敬之篇學有緝熙于光明亦

劉溪漫筆

卷三

十一

各纔一見耳

劉寄奴傷蛇

史載宋高祖微時射傷大蛇明日見數童子擣藥榛中
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敷之帝曰王神
何不殺之荅曰寄奴王者不可殺帝叱之皆散此藥因
名劉寄奴要未可信意帝先識此藥自謂漢楚元王後
乃依托斬蛇之事以譎誑人心亦魯魚之類耳

倒用字

孟浩然李氏園林詩伏枕嗟公幹歸田羨子平誤以張
平子為子平黃魯直詩食子不如放麕樂羊終愧巴西

誤以秦西巴為巴西

乾沒

近用乾沒語皆侵漁之意按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注云隨世浮沉也服虔云射成敗也如淳云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張守節正義云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諸解不同正義之說於侵漁為近然魏志傳嘏傳豈敢寄命洪流以要乾沒乎裴松之註謂有所激射不計乾燥之與沉沒而為之其說主服虔而加詳晉賈妃將廢馮統乾沒赦請故得不廢潘岳傳其母謂岳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盧循傳如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張

劉漢漢筆

卷三

廿三

駿傳伯王不以喜怒與師不以乾沒取勝梁止足傳光寵夷易愚夫之所乾沒質之正義無一合者不知定作何辭也

張譚曲端

郭令公勳名冠世惟以譖怒誣奏判官張譚杖殺之物議為輕張魏公亦一代偉人惟以小過殺曲端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為公罪迄不得侑食以二公之賢一事過差無能免於訾議舉動之不可不慎如此

三頭

唐時解頭狀頭宏詞勅頭是謂三頭猶今三元也章孝

標贈武侍御詩天人科第占三頭

論語筆解

韓退之論語筆解與李習之互相辨明韓文補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則非其完書也其中如浴乎沂以浴作浴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於理甚長暮春非可浴之時况童冠十餘人同浴於川曾皙雖狂恐不至此吾以汝為先與上後字相應尤覺有情子在回何敢先語亦明矣為伊川之學者多取之朱文公乃辨其為非程朱意見不同如此

九逝鬼

劉漢漢筆

卷三

十四

魏徵述懷詩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鬼按折當作逝楚詞九章云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鬼一夕而九逝傳寫訛缺以逝為折耳陳子昂詩憶作千金子寧知九逝鬼

雪竇隱潭

雪竇為余邑名區宋理宗嘗夢遊一山按諸圖而得之御書應夢名山以賜至今碑刻猶存遊名山記載楊文懿公守陳李郡丞漁二首略備矣但楊公記云兩澗合流之水垂瀉於千丈岩下為隱潭是不然雪竇有兩隱潭其一出寺門逶迤西行可十里許雙崖陡削澗水從

中瀉注高不能千丈岩五之一而奇峭過之從石磴下至澗底風冷然從澗中出飛流濺沫如五月黃梅雨濛濛濕人衣裾是爲上隱潭其一從御書亭折而南由百步街下至山麓循山西行山週遭如石城上有石筍離立高與山埒經八九盤計里可二十乃抵潭潭可半畝懸崖覆之空洞若厦屋瀑水從旁注潭中蜿蜒如白虹是爲下隱潭楊公誤以千丈岩下爲隱潭李亦僅存其名當由寺僧欺之或憚其險遠使茲山之奇不盡入名公紀述可惜也漫識其略補二記之闕

黃巢

剡溪漫筆

卷三

十五

黃巢之敗據史奔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小說又言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雖未足信然余邑雪竇山相傳有黃巢墓郡志亦謂巢禮心鏡禪師至雪竇而死意戰敗時巢實遁免而當時殺以爲功者非真黃巢也盜多狡黠或假人衣冠或覓人類已者以疑誤官軍一時利於殲渠不復審辨如李順之髡士賴文政之劉四近日韋銀豹之莫諫成往往有之狄武襄破儂寇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以爲智高欲以上聞武襄曰安知其非僞耶乃止使非武襄智高又一黃巢矣

樂志論

世人戀戀簪紱如蟻之慕羶讀仲長統樂志論便是頂門一鍼然必有待於良田廣舍陳酒烹羊假使陋巷簞瓢亦能不改其樂否司馬溫公獨樂園記云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肝卷爲已有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公理之樂其猶在迂叟之後乎

三國論贊

陳壽三國志論贊絕無可采陳同甫龍川集自昭烈至

剡溪漫筆

卷三

十六

周瑜人爲之贊凡二十五首其關羽贊曰余論次羽事至於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振華夏許下之民負檐而立羽舍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其司馬懿父子贊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厦之爲適負戴而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憇焉徃徃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掩涕而魏書終焉其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贊曰

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衰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矣亦所以啓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三贊皆佳不減王荆公孟嘗刺客諸作

華孽

宋紹興中建康旅寓家盆水有文如畫卉木華葉敷芬日易以水變趣愈奇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如樓觀車

劉涿隱筆

卷三

十七

馬人物並蒂芙蓉重英牡丹經日不釋皆以瑞聞或謂秦檜詐作瑞應人有妖心故造物以是戲之按冰文花木原非瑞徵唐景福中滄州城墜中冰文如畫大樹識者謂其地當有兵難近華孽也已丑冬從弟平室中盥器有冰如佳花枝葉根幹皆絕工巧鏤畫所不及余深以兵難爲疑其年弟客遊廣陵爲盜所殺紹興兵難類仍故孽尤異常當時反以爲瑞乃人之誣造物非造物之戲人也

牌額

捫蝨新話謂前代牌額必先掛而後書引韋仲將書凌

雲榜事爲驗按魏起凌雲臺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仲將懸梯上題之蓋一時之誤耳晉太極殿成欲屈王子敬題榜時子敬爲謝太傅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着門外其證甚明魏宮觀多仲將所題若皆先掛後書長緇輓輶宜所甚習何獨於凌雲而遽皓首乎論前代事正不當以一事爲斷

孟中蛇

孟中蛇凡兩見應邵風俗通其祖柳爲汲令賜主簿杜宜酒壁上懸赤弩照於孟形如蛇宜飲酒腹痛攻治不

劉涿隱筆

卷三

十八

愈柳解之而瘳晉樂廣傳廣賜親客酒見孟中有蛇既飲而疾時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孟中蛇卽角影乃告其所以沉疴亦愈二事不應偶合如此樂傳後出疑緣柳事傳會耳晉書人所習見遂傳爲廣事類書所收多以角爲角弓又誤也

食死

譚景升化書云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食而餓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忿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感食而義死若齊北郭騷與中山翠戈者其人也辱食而忿死若東方爰旌目與不食嗟來者其人也彼嗜而

飽死焚而餓死爭而鬪死則天下皆是矣

日岫雲空

唐太宗咏日詩品彙云日吐高低影雲垂點綴陰陰按初學記乃是日岫雲空日影在岫乃見高低雲陰麗空方成點綴句法亦自健麗若吐垂則穉弱矣二字文近而訛

鳳頭釵詞

陸務觀初娶唐氏伉儷相得弗獲於姑既出而未忍絕之為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事不得隱竟絕之改適趙士程春日出遊過於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

剡溪漫筆

卷三

十九

陸悵然賦鳳頭釵詞題園壁間此與東漢鄧元義妻極相類然務觀不忍遂絕貯之別館是欺其母也沈園一詞固亦人情至云東風惡歡情薄無乃幾於怨乎元義亦知妻之非有他過而子朗又其腹出也母子至情朗豈能若是忍乃母與書皆不荅與衣輒燒之母欲見朗至親家李氏堂上以他辭請朗朗見母再拜泣涕因起出惟不敢以恩害義故抑情至此務觀之有媿於朗多矣

表章孟子

孟子七篇自漢以來僅與莊荀同列韓昌黎始知推尊

以為醉乎醉後皮日休上書請以孟子以為學科謂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當眾言淆亂之中乃能表章其書同於明經見亦卓矣宋儒益相誦習我 皇朝遂與五經魯論並列於學官日休始事之功良足嘉也

武人詩

碧溪詩話載一武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到黃牛教子孫按侯鯖錄乃姚嗣宗所作詞旨超曠勇於回頭即縉紳中有此見解者或寡矣彼名纏利縛為子孫作馬牛者讀之能無泚

剡溪漫筆

卷三

二十

額

外國畫

畫鑒云尉遲一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着堆起絹素而不隱指余見歐邏巴人利瑪竇所進天王子母像神采艷發氣韻若生遠而望之深目高鼻臂指皆若隱起而實無齟齬之迹與畫鑒所言正同意乙僧即其國人耶然利生言歐邏巴從古不通中華海外諸國必多擅此技其所設色不有異物必有異方非中國所能彷彿也

剡溪漫筆卷之三終

刻溪漫筆卷之四

平津詐儉

平津布被汲長孺斥其為詐初疑一時洗索之言考西京雜記弘故人高賀告人云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泉內厨五鼎外膳一脩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然則弘詐儉乃其實事太史公云六臣宗室以侈靡相高惟弘節衣食為百吏先則當時之受其欺者固多也

昂

西方昂宿說文云莫飽切从日卯聲按詩噤彼小星維參與昂肅肅宵征抱衾與稠實命不猶昂與稠猶同韻

刻溪漫筆 卷四

當作力求切史記律書云比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索隱云留即昂也毛傳亦以留為昂正與詩韻合且劉留駟柳等字並從亞為聲亞字古文酉律歷志云留執于酉昂為西方之宿故從亞而音與留同不知何時轉為卯音

榮入庚韻

榮字今在庚韻楊用修謂音與融同當入東韻引淮南子越絕書榮與窮終相叶為証但考齊語諺云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楚辭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

冬榮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又云時曖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天隱而不榮又云歷廣漠兮馳騫覽中國兮冥冥玄武步兮水母與吾期兮南榮蔡琰詩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交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沈韻蓋有自來其轉為融音當是近世耳

楚語稱春秋

楚語申叔時對莊王教之春秋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按楚莊王時未有夫子之春秋正義謂周世每國有史同名春秋諸國統紀謂春秋為古史記之通

刻溪漫筆 卷四

稱豈即楚史耶然聳善抑惡以戒勸其心惟夫子之春秋乃可以當之楚史何能有此殆左氏誣辭耳

考工六職

考工記以國有六職發端止附於王公士大夫之後下列於商農婦功之先此文章尊題之法正見工之重耳下云百工之事皆聖人所作亦此意吳草廬謂妄以王公士大夫與工匠同列又謂商旅農夫無與於百工而欲削之失作者之意矣

近朱墨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二語出傳玄太子少傅箴習俗流

傳白丁皆能道之至其來處宿學或未之知也王通負
苓者傳云麗朱者丹附墨者黑劉知幾思慎賦云化赤
漸乎隣丹爲黔資於邇墨皆本此

天心月脇

穿天心出月脇雲仙雜記謂皇甫湜稱退之文按湜序
著作佐郎顧君集云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
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然則二語乃湜
稱顧况之詞非稱退之

溝水相逢

勝王閣序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

刻溪漫筆 卷四

三

鄉之客文苑英華萍作溝卓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
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王勃蓋用其語
溝水關山屬對尤切俗作萍水淺矣駱賓王錢宋少府
序岐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語意正同

義烈

田橫自到海中五百人皆自殺滅洪困於東都男女六
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諸葛誕敗麾下數百人坐不
降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噫何義烈之多乎諸葛誕
以危疑起事名爲叛逆其事無足道田橫徒以與漢高
南面稱孤不欲安爲之臣亦非達觀惟滅洪義不負張

超差足風厲薄俗然請兵袁紹還爲怨讐名義與意氣
參半乃百千人皆與俱死令死於封疆死於社稷其感
人又何如也每讀三傳益使人悲睢陽

古人稱謂

蘇林稱庾峻祖曰尊祖稱其伯父曰尊伯曹操稱楊彪
妻曰貴室郭辨稱皇甫真兄曰貴兄孫權稱顧雍孫曰
貴孫漢人對陳元方稱其父太丘曰賢家君又曰足下
家君謝太傅對王子敬稱其父曰君家尊東坡尺牘稱
其子舍曰小兒房下桓少君稱其夫鮑宣曰先生六典
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

刻溪漫筆 卷四

甲

花臉文字

今人銘狀表傳諸作陳眉公謂之花臉文字如戲場丑
淨說話多是虛而不實蔡中郎云吾爲人作銘未嘗不
有慚容其流弊已久但不如今之甚耳楊文貞士奇王
忠毅驥皆一代名臣楊屬王抑菴作傳往復商榷再致
潤筆王無恙時假王鹽山名口授指畫自爲行狀何其
勞也陸放翁惟自記生平大略慰子孫之心不爲溢美
以欺後世邵康僖公爲文自銘曰我生不求文我死不
求志刻石與列俎徒爲泉下愧達人觀可以爲法

五氣箴

五氣箴云母以正氣隨流俗母以血氣應萬事母以精氣泪嗜慾母以脾氣害生冷母以盛氣加眾人往年偕計北出道出齊魯見書此於神祠壁間至今常往來於懷惜不記作者為誰

衣和菴主

衣和菴主隱居雪竇之棲雲妙高臺左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蟠結成龕為藏修之所故號棲雲有四偈詠藤龕云竹筧兩三升野水窓前五七片間雲老僧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却雲菴過別山三事衲衣穿處補一枝藜杖傍身閒黃

劉溪漫筆卷四

五

皮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萬慮澄年老懶能頻對客披羅又上一峻嶒自從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住菴身已老更尋幽谷養衰殘崑山張和視學浙中錄寄葉文莊於嶺南云出奉化志葉載之水東日記今志乃削去不存

石範

宋景濂浦陽人物志有石範者字宗卿天資穎茂從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調奉化尉歲饑貧民將為變範振之不誅一夫而定海寇為害範設計捕殺之改知麗水縣歷任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丞範在浦陽以政

事稱其振饑蕩寇皆尉奉化時事是嘗有造於吾奉化也邑志宜收之名宦今并其姓名逸之惜哉

省文

用古人名多省文取一時行文之便耳仲山甫稱仲山楊德祖箋仲山周旦之儔張無盡詩安得將明似仲山申包胥稱申包晉孫惠傳竊慕墨翟申包之誠少正卯稱少正王豹傳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孫賓碩稱孫賓顏之推詩北海就孫賓盧照隣詩孫賓遙見待郭解暗相通正考父稱正父王粲贊恂恂正父應德孔盛柳下惠稱柳惠邊讓章華賦雖復柳惠能不咨嗟地名亦然白

劉溪漫筆卷四

六

下驛稱下驛唐人餞唐少府詩下驛窮交日博望苑稱望苑題田洗馬枯樺詩望苑長為客

形渥解

易鼎卦九四爻辭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朱子本義從鼎氏形渥作形剝謂重辟也按北史何妥傳引易亦作形渥初非誤文程沙隨云渥厚漬也公餗所以養賢九四上不得君覆養賢之餗而膏潤於已者獨厚所以凶也不必改易本文而理亦可通較晁說為優

烏裘

駱賓王詩烏裘十上還陳子昂詩烏裘似入秦烏裘即

蘇秦黑貂裘故事也若出於今人便似杜撰

嗜書

蒲傳正戒子弟云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尤延之儲書甚盛饑讀之以當食寒讀之以當衣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錢思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古人於書篤好如此曾大父竹莊府君酷嗜書雖登第後未嘗頃刻釋卷暑月多蚊納足双甕中夜久乃罷一時哀蓄頗富會卒於京邸書皆散亡余性亦嗜書一切酣歌博奕珍玩嬉遊皆可以書易之爲困于

剡溪漫筆 卷四

七

一經無暇旁涉今復老矣區區志願欲聚書萬餘卷於竹莊舊址構小樓儲之作老蠹魚遊於其中戊申冬厄於融風數世之藏悉爲灰燼可惜也讀三君語口津津地涎出矣

大行

天子初崩曰大行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號官也天子崩未有謚故稱太行文選註引周書云謚者行之跡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二說皆非是史記李斯傳胡亥言大行未發喪禮未終時秦人已廢謚法不用矣

安得稱大行哉韋昭云大行者不返之辭小爾雅云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此解得之

古懷韻

衝波傳云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未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焦氏類林墮音多懷音窠因上韻爲他河遂強爲轉叶按墮卽墮三都之墮火規切古懷與蔡同韻毛詩云陟彼崔嵬我馬虺虺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又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楚詞云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

剡溪漫筆 卷四

八

心愁悽而增悲又云長大息兮將上心伛回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懷字韻自與嵬類悲歸相叶上他河爲一韻下墮懷爲一韻其章法出於詩小景之卒章

宗族稱房

唐宗室表分別世系各以房稱如定州刺史房南陽公房譙王房蔡王房之類皆標識於前而以本支系之其宰相世系表又有大房小房第二房第三房之號俗稱宗族爲某房或以官爵或以行第其來亦有所本

邪不干正

漢武帝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忽死此與唐西域僧呪傳奕事相類邪不干正固理之常亦由二公灼見其妄以不動之心勝之邪何能為徒自殞滅耳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盡正此謂也

擬易

著數五十而虛一此天地自然之妙聖人初無容心乃太玄三十六著而虛三元包三十六著而虛二十四潛虛七十五著而虛五不已贅乎說者以三家附易謂易為天包地玄為地承天易為天地大數包人物小數

刻漢漫筆 卷四

九

易為天數虛為物數總不出易之範圍然支離傳會昔人謂之疊牀架屋安在其相表裏温公云易天也玄所以為之階蓋自况也子雲謂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温公亦言安知後世無司馬君實乃自虞陸蘇張數子外幾不免覆瓿惜哉

會稽祀始皇

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漢末太守丑附以為無德之君不當見祀於是除之始皇之暴天下疾之如仇越人獨肖貌之與神禹並祀此不可曉按封禪書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皆禮祀之刻

勒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功德乃知刻像崇祀蓋出於二世之所為然秦亡之後越人不為毀撤享祀幾四百年亦大幸第恐腥穢之鬼內愧而却走耳

物生應月

藕生十二節閏月則益一節梧桐生十二葉一邊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茨菰花一莖收十二實有閏則十三實櫻櫚每月抽櫻一片閏月則半片而止芋與赤箭皆以十二子為衛亦應月之數草木之微乃與曆數相符不獨朱草也

刻漢漫筆 卷四

十

識兆

桓玄于南州起齋悉畫盤龍號盤龍齋後劉毅小字盤龍討玄遂以居之蜀王衍宮殿皆題匠人孟得姓名後為孟知祥所得孟景偽太子題策勳府桃符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後宋滅蜀呂餘慶以策勳為理所長春乃太祖聖誕節名也近權璫馮保豫作壽藏建寺名永年為費巨萬保敗後永年伯以戚晚得之余鄉屠家宰名其樓曰慕雲後乃屬之管慕雲光祿兆發於前應符於後何造物之巧乃爾可見天下事定於冥數成虧得喪皆有物以司之人力無如之何躁競者可以息心巧營者

徒以壯趾

一乳三四子

宋自建隆至靖康民妻生四男者九生三男者二百七十四生三男一女三女一男二男一女者各二一乳而三四子已奇又何多也 國初一乳三子

聖祖皆與給復實錄備載其事近時則罕聞之余數見儀曹為宗藩請名一疏之中雙生子至三三少亦不下十餘較之民間獨多將天潢茂衍宜子孫之蟄蟄與其中漫鱧負蟻或不盡可問也元魏時有一產四男四產凡十六男尤為大奇漢永寧初有婦生四子唐檀謂京

刻溪漫筆 卷四

師有兵禍發蕭牆果如所占則又為外徵何也

白麻

國朝誥勅文武官封贈用花素綾軸獎勵閣臣及賜朝鮮琉球等詔用泥金雲龍蠟箋其餘勅諭用中箋勅用小箋皆龍邊黃紙惟征西鎮朔平羌平蠻等九將軍掛印總兵與近邊二三重鎮初拜官勅諭外特給制諭一道用白紙書之即古之白麻也舊有白麻紙近以榜紙代之高三尺許長幾五尺字大如拳前代拜免將相皆用白麻今僅此耳

樟亭

蕭山縣西興驛前有坊題曰莊亭古蹟按西興即古之西陵舊有樟亭樓唐人題詠甚眾孟浩然張祜岑參喻坦之許渾皆有樟亭樓詩今以樟作莊恐誤筆也

吳會

吳會乃吳郡與會稽古會稽郡實開治於吳故稱吳會齊高帝詔吳會二郡以禮迎褚伯玉可證會讀為檜孟浩然越中逢太乙子詩云登陸尋天台順流下吳會又云鷄鳴見日出常與神仙會上乃會稽之會下乃會聚之會自是兩韻文苑英華註云諸本皆重押會字惟一本嘗觀仙人飾此不得其說誤以為複韻而妄改之

刻溪漫筆 卷四

孫孟詩

孫述題安昌寺北山亭詩山圍伯禹穴江落五胥濤孟浩然登樟亭樓詩山藏伯禹穴城壓五胥濤句法全似孟稍後於孫未必祖襲孫語越中山水大故事偶然暗合耳

孫承公

晉中興書云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少任誕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晉鄞縣即今奉化今縣西三十里有地名孫公棠相傳承公兄弟來遊植棠於此因以為名意即作

令時事或雖不廢遊覽而有惠及民邑人思之若召伯之甘棠乎郡邑志不言承公為縣令當更考之

宋僉憲女

余鄉宋僉憲儒女美而文適仁和陳輔合卷之夕輔別燈微吟云油凍知天冷女應聲曰香銷覺夜闌後有子矣臨終作詩訣輔曰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願有家豈料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子着蘆花未句悽婉有風人之致亦一俊姬

面首

宋孝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

列漢書卷四

一三

面首疑俗所謂有頭面人也

笏稱面

後唐元成初出象笏三十二面賜百官無笏者今以笏餉人可稱幾面

人相食

唐天復中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屍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宋靖康中金狄亂華山東京西荆榛千里米斗

錢數十千不可得盜賊官兵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腊目為兩脚羊嗚呼以人食人乃賤於狗豕哉亦生人大厄矣每閱二事為之酸鼻

餓狼饑豹

嚴君平賣卜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講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冲大

列漢書卷四

十四

慚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化書云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有餘不足由於貪廉奢儉不在多寡也

刑餘

刑餘謂閹宦也宋文帝引沙門釋慧琳升榻顏延之曰同子參乘袁絲正色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則沙門亦稱刑餘

士先器識

裴行儉不重盧駱王揚謂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才藝此觀人法也盧毓為吏部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此用人法也劉莘老教子孫先實行而後文藝此教人法也

故曰士必慤而後求智。

兩歐史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開寶中薛居正扈蒙等所修後歐陽公又作五代史歐史出學者不復知舊史矣唐書亦公同修說者乃謂新不如舊舊書卒以不廢蓋五代史出公一人其淋漓逸宕處直欲追蹤子長唐書獨帝紀志表出自公手餘皆宋祁之筆斷鶴成鳧呼驢作衛剪截晦澁氣殊不流宜不足以沒劉昫也楊用修謂歐一代文人所著反不如劉恐公未肯心服使盡出公手豈止與劉昫爭雄而已乎

刻溪漫筆 卷四

一五

梅亭四六

李梅亭四六標準學問宏博充精熟韓文除架閣謝丞相啓云生辰挹斗而揚箕竟得餘而失少奴星結柳而送鬼奈驅去以復還上句用三星行語下句用送窮文語何教授啓云閉蕃於六館之空舍其亦有施乎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將賀其鳴已上句用太學生何蕃傳語下句用送何堅序語屬對天然有左右逢原之妙可謂巧於用事

諸葛興

山陰諸葛興字仁叟嘗爲奉化丞所著有梅軒集見文

獻通考

四聲韻始

世傳四聲韻始於沈休文按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宋周顒著四聲切韻皆在休文之前其謂靈均以來此祕未洩則字句之間調其宮商審其輕重如周捨所云天子聖哲之類乃發自休文耳

暖耳

隋雲定與附會宇文述述好着奇服遇天寒定與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乃製袂頭巾令深袖耳疑即暖耳之始然晉時已有面衣高光以進惠帝亦暖耳之類但不

刻溪漫筆 卷四

一六

知其制何如

英雄本色

淮陰布衣時其母死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萬家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旗旛後皆副其言英雄本色與握齧委瑣者故自不同

面長爪折

郭汾陽每遷官面長三寸額有光氣事已乃復陳章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勳功之服一爪先折四體之動兆乎吉凶如執玉高卑鳶肩火色之類多有之

至如二事尤極詭異

註史書

註史書當以裴松之三國志註劉孝標世說新語註爲法裴註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劉註晉氏一朝史及諸公列傳譜錄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二書實以註增重豈但爲之忠臣已乎梁劉昭集後漢同異註范曄書世稱博悉亦其次也崔慰祖欲更註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未及成而卒臨終屬其弟緯于厨麓檢寫以存大意此書若成必有可觀惜不假之年耳

庾杲之

劉涿漫筆

卷四

十七

南史庾杲之傳稱杲之清貧食惟韭菹滷韭生韭任助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謂三韭也樂願之傳杲之往候願之爲設食惟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毋聞之出常膳魚羹數種素甘淡薄之人乃不能食枯魚菜菹何前後相戾耶

不托

五代史唐昭宗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按不托卽飴餈餅也方言云餅謂之飴北方人呼餅爲飴至今京師猶然北夢瑣言王文公食飴餈餅不過十八片范忠宣謫永州寄人書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

門殮餈不知身之在遠不托飴餈音意並同

忍饑渴

宋仁宗燒羊忍饑史以爲美談又一小說帝春日步苑中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錄子苟問之卽有抵罪故忍渴而歸帝真賢君哉饑渴尚可忍况其他乎錄子乃庖人之別稱

著數

著數之妙乾坤之策以當暮二篇之策以當萬物傳解之詳矣關子明云陽爻三十六策陰爻二十四策三天

劉涿漫筆

卷四

十八

二地舉生成而六之也三六而又二之故三十六策爲乾二六而又二之故二十四策爲坤三其二十四與二其三十六皆得七十二三其七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乾之策也二其七十二則百四十四坤之策也一五而變七十二候二五而變三十六旬三五而變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周而復始程沙隨云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約而半之得五千七百六十老陽爻六千九百一十二饒一千一百五十二策老陰爻四千六百有八之一千一百五十二策列饒之數以十乘之復得二篇之策十者自甲至癸以當日少陰爻五千三百七十

六乏三百八十四策以陰爻六千一百四十四鏡三百八十四策列鏡之數以三十乘之復得二篇之策三千者自朔至晦以當月二家之說又出易傳之外觸處旁通無所不合數學之妙乃爾

帝王亂胄

曹魏亂緒王沈以爲出自邾操作家傳則謂曹叔振鐸之後子建作父誄亦云於穆武王曹稷胤周明帝從高堂隆議又謂是舜後故禪晉文稱我皇祖有虞按操父嵩特曹騰一養子志言莫審生出本末其族之孤鄙可知一旦盜漢鼎遂竊附帝王之後而又屢更其說朝周

刻溪漫筆 卷四

十九

暮虞寧不爲豺獾所笑晉宋而下帝系所自出多此類漢劉氏本出自堯班彪叙高帝所以興首稱帝堯苗裔漢書高帝贊亦云漢承堯運而太史公作本紀太公而上不復推所從出其見卓矣

楊忠

宋時郡人戴獻可世雄於財子伯簡方弱冠與里中惡少遊於狹邪盡破其家惟昌國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王之伯簡往依焉忠籍其貲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忠哭諫不聽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忠挺刃而前執其无粹首頃之地數曰我事

主人三十年郎君年少爾輩誘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此別業汝必欲使靡有子遺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主人於地下其人哀號服罪忠噤齟良久收刃却立曰如此貸爾命遂出綵帛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揮淚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請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不二三年舊業可復若再與此輩遊老奴當焚貲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泣自是謝絕不逞一聽忠所爲三年盡復田宅忠事之彌謹噫如忠者不惟此輩所難卽號爲士大夫當盛衰存亡之際而能盡忠所事不欺其心其有媿於忠者多

刻溪漫筆 卷四

二十

矣宜載之郡乘以厲薄俗

僧曇命名

齊梁間崇尚釋教舉世若狂一時以僧命名如王僧達僧綽僧虔僧孺僧辨僧度僧朗明僧胤僧紹僧高沈僧果僧昭崔僧深傅僧祐呂僧珍湛僧智虞僧誕杜僧明戴僧靜潘僧固鄭僧副堯僧賴張僧皓柳僧習以曇命名如王曇首曇生曇哲滕曇恭垣曇深劉曇靜楊曇華沈曇慶何曇秀陳曇朗載在史傳不可勝舉俗尚波頽可爲一慨

刻溪漫筆卷之四終

剡溪漫筆卷之五

鄭谷詩用僧字

唐鄭谷自貽詩云琴有澗風聲轉澹詩無僧字格還卑想其得趣於僧故喜用僧字偶閱雲臺集僅詩三百首而僧字句乃至四十餘其五言云群僧晝掩扉詩僧倚錫吟澄分僧影瘦夜清僧伴宿岩響語僧閑僧認留半榻蜀雪隨僧踏一先饒海僧遠僧來扣寂僧攜新茗伴僧榻寄閑眠祇供山僧賞造境知僧熟藥術衲僧傳茶格共僧知山僧與水禽冷澹好僧知焚香老僧寺塚樹僧栽後僧譚是可明畫僧依寺壁幽墅結僧隣早晚酬

剡溪漫筆 卷五

僧約吟扣野僧門其七言云亂飄僧舍茶烟濕逢僧更念此生勞上樓僧踏一梯雲宮舍種莎僧對榻洗鉢老僧臨岸久却向僧窓看假山珍重江僧好筆踪江邊掃葉夕陽僧伴直多招紫閣僧松折溪荒僧已無暫偷閑卧老僧床且共高僧對榻眠吳僧謾說鷓鴣山好約僧心在白雲邊老郎心是老僧心愛僧不愛紫衣僧睡消遲日寄僧家僧家未必全無事道着訪僧心且閑皆得幽清閒寂之致

普門品經

真西山跋普門品以火不能燒水不能漂等語為佛氏

之寓言利欲熾燃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灾患縛纏隨寓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議論極高然符丕左丞相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其手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其夜開械脫出若有導之者遂奔楊詮期宋元嘉中荆揚大水惠慶船往廬山遇暴風船將覆慶念觀世音經岸上人望見船前若有數十人牽挽之狀遂得登岸王玄謨將見殺夢神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觀此則又實有其事不特寓言而

剡溪漫筆 卷五

詩賦警人

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人追欲喪軀可謂警切鮑照觀漏賦云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既河源之莫壅又吹波而助瀾其意正同表聖祖明遠而詞更痛快白樂天短歌云今日未竟明日催秋風纔往春風迴人無根蒂時不駐朱顏白日相隳頰句亦相似但其意主行樂勸人強笑強歌又別是一道也

書侍御史

南監刻北史馮司成標疑數處有云書侍御史當作侍書御史攷本史列傳書侍御史多有之初非誤文當時官制亦無侍書御史之銜取魏齊書證之乃治書侍御史李延壽為唐高宗諱削去治字治中從事省作中從事亦以此史籍避諱官銜人物等名但當代以別字如民部改戶部之例若去其本字成何官銜楊行密據淮南時其父名恁恁與夫同音部曲并諱夫字一時官階陳知新稱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楊琮稱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大下皆省去夫字極可笑也馮司成校刻諸史良亦精勤然疑

刻溪漫筆

卷五

三

其非書侍御史則可意其為侍書御史則不可

作一脚指

世俗鄙溥人輒云不當某一脚指此語從來亦久比齊李幼廉為瀛州長史神武商推戶口增損多在馬上徵責文簿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為諸州準的神武責諸人云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

登高

九日登高始於費長房後人相承遂為故事然正月十五日亦有之隋文帝時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馳詔召元胄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不知其事又起於

何時

姪侄辨

姪者對姑之稱故其字從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左傳嫁伯姬之繇云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唐狄仁傑對武后云姑姑姪與母子孰親此其本稱也後世兄弟之子通謂之姪遂與伯叔對稱自晉宋以來其流亦久近乃譌而為侄投書通謁凡稱姪者皆書作侄不知始於何人按韻書侄堅也牢也又癡也侄乞不前也其音為質與姪了不相同

刻溪漫筆

卷五

四

輔郡輔城

宋崇寧中司諫姚祐謂汴都無險請置輔郡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縣邑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一時四總管皆蔡京門人在當時亦自謂石盡靖康之變四輔郡安在近年張新建入相建議請京師築四輔城以備不虞說雖不行朝論頗以為譏似不鑒於前事也

官稱

禮部尚書稱大儀禮部郎稱小儀刑部尚書稱大秋刑部郎稱小秋秘書監稱大蓬少監稱小蓬侍中稱大貂

散騎常侍稱小貂諫議稱大諫補闕稱中諫拾遺稱小諫龍圖閣直學士稱大龍侍制稱小龍翰林稱大鳳中書舍人稱小鳳或云儀部之長為大儀員外郎為中儀主事為小儀鄭谷詩喜用其語故少師隱巖別墅大儀墻仞峻寄禮部趙郎中小儀澄澹轉中儀藍田偶作小諫昇中諫寄狄右丞孤單小諫漁舟在

詩句非佳識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今人多習稱之以為美談按前二句乃孟東野新及第詩纔得科名意氣矜溢一日之內看

劉涿漫筆

卷五

五

盡長安花何短促也後授溧陽尉竟死焉宋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題後二句於興國寺壁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暉并梁回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二詩皆非佳識不足稱述且見吾輩當得意時愈宜謙抑若驟然滿志恣肆矜誇甚非延福凝禧之道可以為戒

是亦樓

困學記聞云絮齋先生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

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耳則吾所不敢也此天地間一種大議論一篇大文字可以警世之貪位嗜利而不知止足者

卧讀書架

楊盈川有卧讀書架自為之賦其略云既有奉於詩書故無違於枕席又云不勞於手無廢於目卧而可以讀書誠是老年要物惜其形制不傳曹操有書車作歌案以卧視書亦其類也

鹵簿

羽儀前導謂之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捍敵部伍之次皆

劉涿漫筆

卷五

六

著之簿故曰鹵簿或曰以大楯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唐以前郡官及外命婦皆得用之杜氏通典所載開元禮甚詳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司馬温公言繁纓以朝孔子猶不可况給一品鹵簿乎在宋時猶然今惟大駕儀仗得稱鹵簿臣下不敢通稱矣

宋高初政

漢文帝新從代來夜拜宋昌為將軍鎮撫南北軍此棋師第一高着極得勝筭宋高宗由康藩嗣統時勢何等艱危乃其初政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起手便是敗着其後行一政用一人皆為兩人

破壞識者有以卜宋祚之不昌

六書故

永嘉戴侗作六書故以鍾鼎文編輯成書閣中藏有舊本縉紳借抄者甚多余往在秘省不曾抄得每以為悔近見吾丘衍學古編謂此書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鍾鼎偏旁不能全有却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許重解字引經漢時經猶篆隸乃得其宜侗亦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擬吾丘此論大為是書減價楊用修亦謂肆手影撰字學之不幸但其書亦自博洽說文而後罕見其傳至詆為書

刻溪漫筆

卷五

七

之一厄恐侗未肯心服

子卿取胡婦

蘇子卿居匈奴取胡婦生子東坡羅景綸皆謂色慾之心雖子卿不免王達筆疇以為匈奴苦之者無所不至取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不足汗其清風此論庶幾得子卿之心宋建炎中朱勣以校尉隨使金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內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求妻所以固粘罕之心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久困異域卒以生還或亦得胡婦之力

人事

韓文公撰王用神道碑用男送馬匹鞍銜及白玉腰帶朝廷令公受領集中有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後撰平淮西碑韓弘寄絹五百匹充人事又有奏韓弘人事物狀今銅人物曰人事蓋亦古語

緩急機宜

袁紹子熙尚奔公孫康或說曹操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熙尚首不煩兵矣乃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傳其首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唐容桂二管請合兵討山谷諸黃孔

刻溪漫筆

卷五

八

然言遠人急之則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宋張浚奏斬御藥馮益趙鼎曰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浚怒其不主己意鼎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官基亂漢唐其事可鑒觀此三事隣敵之合離蠻夷之聚散倭倖之進退所以制御之術同一機宜

種羊

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為吹笳呪語有子

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楚石琦禪師
漢比懷古詩云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蓋紀實也吳
立夫萊亦有西域種羊皮書禱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
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割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脰骨
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脰骨生詳姚桐壽樂郊私
語羊可種而生亦異聞也

干祿字書

干祿字書一卷晁氏讀書志云唐顏元孫纂以經史所
用為正世所行為俗二者之間為通凡三體陳氏館閣
書目云顏元孫干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文

刻法漫筆

卷五

九

獻通考因之宋參政嘉禾婁機嘗廣其書中興藝文志
云廣干祿字書蓋廣顏元孫之書也攷顏魯公集有干
祿字書序略云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
因錄字體數紙當代共傳號顏氏字樣時訛頃遷歲久
還變後有群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
加然無條貫頃因閒暇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勒成一
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為次具言俗通正
三體據此元孫所錄乃顏氏字樣而干祿書實出於魯
公王楙野客叢談亦云顏魯公干祿字書晁公武陳騷
馬端臨皆博極群籍何至謬誤如此似皆得於傳聞未

嘗見此書及魯公序文也顏氏自齊黃門之推有證俗
音字四卷留心字學是其家傳其以善書名世不但點
畫之工而已

丐盜

元次山作丐論自叙與丐者為友謂長安中多是丐本
孟子齊人乞墦來李博士涉綠林豪客詩世上于今半
是君謂世上人半是盜本司馬季主劫人不持戈矛來

讀史法

讀一代史當以東坡之言為法讀列傳當以陳唯室為
法坡翁荅王庠書云少年為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讀

刻法漫筆

卷五

十

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
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
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
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日
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唯室讀史法
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
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
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為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
紀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

劉公訓詞

往厠名鄉書沁水晉川劉公視學浙中公清芳懿實今之古人也。作訓詞一通示諸同年。其略云：同年相拜止。單帖。母書教字。相呼或稱字。或稱號。母以翁老相諛。同行讓長。母以名次稍先。輒生傲氣。母濫用家人。日後生事。恐不能制。母用度奢侈。日後居官。恐不能節。母交遊非類。日後知慙。恐不能改。餘詞不復能盡憶矣。名次稍先。二語意蓋有所指。少年高科。宜以為戒。至於濫侈三事。尤吾輩所當佩服。敬錄於此。以代書紳。

韓文

昌黎與于襄陽書云：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

刻溪漫筆 卷五

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其與邢尚書書云：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二書同是一意。而造語迥別。其送許鄧州序云：嘗以書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托之。則道德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

則事業顯而爵位通。重述前書。却又不襲前語。至東坡上曾丞相書。引昌黎之說。王公大人。不可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又用其意。而更其辭。參合並觀。可以識文字變化之妙。

宋冊江神

宋時完顏亮寇淮上。樞府禱於大江。能使虜不得渡者。當奉冊為帝。洎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洪容齊以為懲勸之道。神人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為。不為不。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惟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

刻溪漫筆 卷五

束手倒戈而退。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余謂此舉。殆傳所謂國將亡。聽於神矣。胡騎南侵。但當申勅將士。固守江淮。勝則賞其功。不勝則議其罪。庶幾人知激勸。出死力以守封疆。若一聽於神虜。人則委罪於河淮。虜退則歸功於大江。彼沿邊將士。又誰肯蹈肝涉血。為社稷死守哉。唐貞元中。咸陽人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為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德宗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為司徒。李泌以為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恐邊臣解體。其持議甚正。容齊之說。陋矣。朱丞相不能直折以理。但謂四瀆一體。不當獨

帝江神亦鄴侯之所笑也澶淵之役寇萊公決策親征王欽若修齋誦經虜卒請盟而退萊公之力乎抑經齊之力乎

俗字差訛

邇來經生家鮮能留意字學槩多差訛至於世俗通行聊略省文之字尤誤初學如听魚巾語謹二切本笑貌俗乃通作視聽之聽至子虛賦听然而笑反訛而為聽然机居履切易渙奔其机本與几同俗乃通作樞機之機至踐阼記机杖銘僅約俎机木屐反訛而為機危莫江切犬之多毛者俗乃通作龍蛇之龍至敦龐奇龐鴻

御溪漫筆 卷五

十一

龐等字反訛而為龐豐蘆啟切禮醴等字皆從豐為聲俗乃通作豐歎之豐豔灑省從豐而沅澧之澧鱧魚之鱧反訛而從豐訛之又訛轉失轉遠他如泰從小恭從小商從台商從古舊從囧奮從田易從日易從丹疏從疋路從足卿即從卍鄉即從卍峰逢從丰降逢從丰搏溥從專搏溥從專祭察與豆登之登從夂癸發與登降之登從夂此類甚多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世俗不復審辨訛誤相承近時坊刻諸書苟簡尤甚魯魚烏鳥莫可勝原雖一時典籍極盛殆是書之一厄

候臺記

易州候臺記乃李文饒所作其警句云約之閣閣荷鍾而雲陰數重築之登登相杵而雷嚮四合成之不日鬱兮崇山又云壓百雉之崇墉架九鳥之峻堞軒榭窈窕松柳陰映幽室納寒谷之氣炎天下霜盡梁對霽雨之輝晴虹射日自是四六俊語

趙任

萬曆癸未進士趙任山東人少習弓馬有膂力弱冠登第授中書舍人居官跣地不羈好衣緋衣常馳馬試劔當路薄其為人丁亥大察以浮躁出為縣丞趙益不能堪縱肆滋甚竟奪其官歸及倭奴犯朝鮮趙聲其家賞

御溪漫筆 卷五

十一

糾集里中少年三百人各備鞍馬戎服器械一日部領其眾挈妻子謁經略萬丘澤中丞於遼陽時當碧蹄挫劔之後欲請兵一隊破倭奴以自効萬公辭以戰守機宜悉稟自廟堂不敢擅予人兵亦不敢輕許人戰瀕得請乃可其意不甚嚮之趙怫然辭去萬公送之出轅門方別聞長嘯一聲三百人同時上馬馳往如飛蓋豫與諸少年約覬中丞用舍以嘯為號也中丞悵然若失欲遣人追之已無及矣噫世有此等人雖伏在草澤猶宜羅致行間備邊陲亭障之用今幸收之制科乃遽困以繩墨已為不善用人矣中丞當羽書倥偬之時需材正

殷乃亦一交臂而失之此人非東走倭則北走虜棄材士以資夷狄不亦惜乎韓魏公不收張元吳昊竟爲宋朝西邊生事可以爲鑒

追謚前朝臣

國朝正統中追賜漢將軍紀信謚曰忠烈景泰中追賜宋少保文天祥謚亦曰忠烈宋招諭使謝枋得謚曰文節修累朝之闕典慰千古之忠魂甚盛舉也又有唐贊善大夫張拯追謚忠毅韶州刺史鄧文進謚忠義宋邕州推官譚必謚忠愍知邕州事蘇緘謚忠壯前後凡七人但考蘇緘熙寧九年已贈奉國節度使謚忠勇事旣

刻溪漫筆

卷五

十五

贅複而壯勇二字亦無大相遠豈一時未詳考耶

百穀萬國解

古來以百紀數如百官百姓百物百工百穀百果百卉百獸以萬紀數如萬民萬物萬國萬邦皆約舉其大凡耳非必恰有此數楊泉物理論解百穀稻粱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劉原父七經小傳解萬國五國有長十長有師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計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十二州之外薄於四海又有五長是以執玉帛者萬國皆傳會之說不足憑也

唐宋科舉之學

白氏六帖乃樂天應舉之書唐時課試法以所習經掩其兩頭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爲通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黃厚齋玉海一書亦輯以應博學宏詞科唐宋科舉之學該洽乃爾今人束於制義一經之外目爲長物歷代史冊多不復着眼問以興亡大略皆茫然莫知所置對顧此豈不羞死

呂蒙正

傳奇關目率多附會至有全無影響者就呂蒙正言之

刻溪漫筆

卷五

十六

蒙正父名龜圖爲起居郎多內嬖與妻劉氏不睦并其子蒙正出之劉誓不更嫁蒙正羈旅於外衣食窘乏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岩爲龕以居之蒙正處其中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登第後携其母見父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此其實事也據此敷衍其悲歡離合亦自有無限光景何乃鑿空杜撰一至於此飯後鐘或以爲王播事或以爲段文昌事蒙正則無之村學究不識一二造此誣業俗人見之便謂公實有是事極可恨也

糶糶

以買賣為糶糶不獨五穀為然韓昌黎變鹽法事宜狀云張平叔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又云百姓貧多富少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陸宣公奏議云有糶鹽以入其直管子云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曾孫

沈存中云由祖而上皆曾祖由孫而下皆曾孫雖百世可也余觀毛詩多稱曾孫如曾孫田之曾孫之穡曾孫壽考曾孫來止曾孫不怒曾孫之庾曾孫薦之皆子孫對祖宗之通稱非專對曾祖而言左傳衛太子禱稱曾

劉漢漫筆

卷五

十七

孫蒯賾敢昭告皇祖文王列祖康叔文祖襄公唐開元皇帝祀神堯以上諸祖其自稱皆孝曾孫存中之說良為有據今朝廷祭告宗廟高祖而上槩稱皇祖自稱皆孝玄孫乃不稱曾

院體中書體

唐時士人札翰多為院體貞元年中翰林學士吳通微攻行草然體近吏院中吏胥多所做倣其書大行於世遺法至宋初猶存其鄙拙則又甚焉國朝正德中姜太僕立綱以楷書供奉西省字體端重但近於俗一時殿閣諸君及諸司吏胥皆翕然宗之迄今無改謂之中

書體乃其鄙拙亦日以盛矣兩朝事恰相類沈存中謂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可見宋朝字體亦然

文選纂註

吳中近刻文選纂註一時盛行幾掩五臣而凌李善矣乃其謬妄處正自不少姑摘其一二大礙文理者文賦云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云云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云云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

劉漢漫筆

卷五

十八

而寡尤此言人之應感為文有通有塞來與行乃文之通去與藏乃文之塞天機以下為通所謂率意而寡尤六情以下為塞所謂竭情而多悔註乃云會與紀皆文之所由生也去來行藏言文思也莫遏莫止景滅響起文思之妙也所謂天機也

江賦云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此言長江之潤播及千里視岱宗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雨天下者不啻過之註乃云播潤謂滄海不得專其功越岱謂山岳不能扼其勢也

高唐賦云鼉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螭蜿蜿中

坂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燦燦奪人目精上四句叙水族之盛下四句叙林木之盛註乃云蛟蛻龍蛇之貌皆失勢去水相望於中坂之上

典引云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此言動植祥瑞之物朝夕見於坳牧日月見於邦畿註乃云日月之下邦畿之內

淵明挽歌云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此言死者一閉幽室長夜漫漫無時復日向來送葬之人各歸其家親戚或有餘悲若他人則已去而歌矣正見死之不足深戚

荆溪漫筆 卷五

十九

註乃云古人以死爲歸歸其家言亦死而後爲親戚所悲他人所歌也以上數則辭旨甚明本非艱晦而註皆舛錯不通如此序中乃盛自誇詡謂因一言之益而義以彰緣片言之損而辭以達寧不爲李呂諸君所笑

謚文

國朝謚文 祖宗以來原不拘於翰林近乃爲詞臣所專諸司莫得而預矣其所引謚法又專取勤學好問敏而好學兩義間有理學名臣非出於詞林而不得不以文謚乃別引一義如近日陳白沙先生謚文恭以道德傳聞之文胡敬齋先生謚文敬以忠信接禮之文雖取

義甚熾然吟域之意故在

張子韶祭洪忠宣

洪忠宣自嶺外徙宜春卒於保昌道出南安張子韶來致祭其文但云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容齋隨筆以爲情旨哀愴乃過於詞余惟張公所以如此蓋是時猶未聞秦檜之死一經摘詞未免傷其死於遷謫恐權奸聞之緣以得罪故不復更措一語深得古人默足以容之意其心亦良苦令子韶先知檜賊已死所以痛悼忠良當累言之不足又從而嗟嘆之肯如此寂寥而已哉

荆溪漫筆 卷五

二十

文字穢嫪

文字作穢嫪語自是斯言之玷如漢雜事秘辛記桓帝選后一事其叙致誠亦奇艷然女瑩燕處一段至於胸乳菽發私處墳起等語亦穢嫪太甚矣選后乃國家盛禮何必描寫至此吳炯審視事或有之可筆之於書以對帝后乎柳子厚河間傳文亦近穢雖借以寄刺何乃爲此淫醜之詞至如俗傳如意君等傳及近日吳下青樓傳所紀松陵善戰尤汚辱翰墨龐秦一炬焉可無也黃魯直少時嘗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謂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犁舌之獄文士宜以爲戒 五卷終

刻溪漫筆卷之六

謚法考誤

余輯謚法纂見類鈔通考諸書所載國朝諸臣謚號互有異同稍為訂証大略以國史閣籍為據而以諸書參之間有國史與閣籍互異則並存以俟考

武城侯王聰按國史謚威毅閣籍具存臣謚類鈔封爵考謚法考謚法通考俱誤作武毅

元帥孫興祖按國史謚忠愍臣謚類鈔誤作武愍

隆平侯張信國史謚恭僖謚法考謚法通考因之閣籍又作襄僖臣謚類鈔封爵考因之未詳孰是

刻溪漫筆 卷六

行省參政趙德勝按國史謚武桓釋義具存臣謚類鈔

封爵考誤作武莊

樞密廖永安謚武愍國史作武閔愍閔古字通

都督同知康茂才按國史謚武義謚法通考封爵考俱

作武襄湖廣總志作武毅並誤

都督僉事陳清按史謚崇武臣謚類鈔誤作榮武

武定侯郭英謚威襄謚法通考誤作武襄

都督僉事贈廬江侯何德按國史謚壯毅謚法考壯毅

莊毅凡兩見當是重出而訛臣謚類鈔謚法通考作

莊毅而別有何海贈廬江侯謚壯毅更謬

行省參政蔡僊謚武襄臣謚類鈔謚法通考誤以僊為

選

泗國公耿再成國史謚武壯臣謚類鈔謚法考謚法通考俱作武莊越國公胡大海國史言行錄謚武莊謚法通考又作武壯按謚法武而不遂曰壯亦曰莊威而不猛曰莊亦曰壯二謚釋義並同未詳孰是

副使孫興洪武中謚忠義見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按實錄不載此事弁山堂集亦無之恐因都督府副使孫興祖而訛脫也

宋學士濂追謚文憲謚法通考誤作文惠

刻溪漫筆 卷六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楊豫孫謚纂鄭司封類鈔湖廣總

志俱謚忠節按國史忠止贈南寧府同知而無謚正

統中省臣姚夔以王禕例請卒罷報弁州集以為祠

額之誤者近是

墨侍郎麟按國史謚榮毅閣籍具存謚法通考誤作恭

毅

西寧侯謚忠順者按國史乃宋瑛閣籍具存晟之子也

類鈔封爵考誤作晟謚法通考晟瑛凡兩見尤誤

曾學士祭臣謚類鈔謚法通考俱謚襄敏按國史祭有

贈無謚且不謚文而謚襄敏何居其誤無疑

都督山雲按國史謚忠毅閣籍具存吾學編名臣言行錄大政紀俱誤作襄毅

恭順侯吳克忠按國史謚壯勇閣本釋義具存臣謚類鈔封爵考誤作忠勇

都督吳克勤按國史謚僖敏閣籍具存弁山堂集誤作僖愍

修武伯沈榮按國史謚僖愍閣籍具存臣謚類鈔謚法通考誤作僖敏

恭順侯吳瑾國史謚武壯臣謚類鈔謚法通考俱作忠壯考李文達公所作神道碑亦同恐國史之

誤

南寧伯毛勝按國史謚莊毅閣籍具存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湖廣總志俱誤作忠壯

武進伯朱冕按國史謚忠愍閣籍具存謚法通考作忠愍者誤

寧晉伯劉聚按國史謚威勇閣籍具存吾學編臣謚類鈔誤作威武

聶尚書賢按閣籍謚榮襄釋義具存類鈔誤作恭襄謚法考榮襄恭襄凡兩見尤誤

劉尚書儁按閣籍謚愍節余嘗過其鄉坊額猶存謚法

考謚法通考臣謚類鈔誤倒作節愍湖廣總志作忠愍尤誤

原尚書傑尚無謚見弁山堂別集甚詳謚纂言行錄謚襄愍者大謬

許侍郎彬按國史有贈無謚其子越請之不得張南園謚法鄭司封類鈔謚襄敏此誤也

謝尚書一夔成化時有贈無謚正德六年追謚文莊臣謚類鈔作襄敏謚法通考謂初謚襄敏後以子麟請改文莊並誤

成國公朱輔按閣籍謚恭僖釋義具存類鈔作榮僖者

誤

熊尚書繡按國史謚莊簡閣籍具存吾學編作清簡者誤

工部侍郎贈尚書劉丙按閣籍謚恭襄釋義具存國史凡兩見恭襄襄敏前後互異謚法考亦兩存之恐誤也

李尚書鉞按閣籍謚康簡高尚書友璣按閣籍謚襄簡國史皆作恭簡謚法考亦兩收之未詳孰是

潘尚書鑑按閣籍謚襄毅釋義具存謚法考從史作襄敏毅敏文相近而訛恐當以閣籍為正

惠安伯張偉按閣籍謚靖襄釋義具存國史作康靖謚法考臣謚類鈔皆兩收之未詳孰是

王尚書用汲按閣籍謚恭質釋義具存謚法通考誤作忠肅

楊豫孫謚纂上蔡知縣霍恩謚節愍考國史恩有贈官而無謚

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有孫學士賢王學士獻林學士文俱謚襄敏考國史閣籍皆無之此誤也弇州集有辨劉尚書采按閣籍謚端簡釋義具存謚法通考誤作端肅

列後漢書 卷六

五

臣謚類鈔謚法通考載永順伯薛斌謚忠壯考國史閣籍封爵考順天志謚法考皆無之

安順侯薛貴按國史閣籍謚忠壯釋義具存封爵考謚法通考作忠勇者誤

王宗伯英臣謚類鈔謚法通考皆云初謚文安天順中改文忠考國史不言改謚閣籍亦無之不可為據

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有都督梁來謚壯勇考國史閣籍俱無之弇州集亦不載疑即梁成之訛誤複收之耳

張尚書潤按閣籍謚恭肅釋義具存名臣言行錄誤作恭簡

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有翁尚書世賢謚襄敏按國史乃翁世資有贈無謚此必誤也

嘉靖中都督謚忠敏者李涑無李深臣謚類鈔誤以涑為深謚法通考李深李涑凡兩見尤誤

英國公贈太保張崙按閣籍謚榮和釋義具存國史作莊和謚法考兩收之未詳孰是

謚法通考臣謚類鈔有恭順侯吳允誠謚忠壯考國史閣籍皆無之弇州集亦不錄恐誤

翁尚書萬達按閣籍謚襄敏釋義具存謚法通考一作襄毅者誤

列後漢書 卷六

六

右都御史俞諫嘉靖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贈太子太保謚莊襄閣籍具存實錄載於是年九月原官贈謚俱同而作俞一鶴未詳何故

修撰羅倫謚文毅近禮部刻議謚書冊誤作文莊廣寧伯謚忠武者劉榮大政紀誤作劉江王元美有辨

大學士高穀按國史閣籍謚文義釋義具存大政紀誤作文毅

李尚書敏按國史謚恭靖閣籍釋義具存大政紀誤作恭介

禮部尚書傅瀚按國史閣籍謚文穆釋義具存大政紀

誤作文慙

張中丞岳按國史閣籍謚襄惠釋義具存廣東通志倒作惠襄者誤

閣中謚籍有正副二本具載釋義及贈謚歲月中間固多漏脫其載在籍中者大略可徵信也獨其副本嘗為人借出脫去數幅以贗者雜入之其中謚襄敏者相望而曾學士蔡孫學士賢王學士獻林學士文皆以加於詞臣彼誠何心造此誣業後人目為閣本不復致詳類鈔通考諸書遂擬以入梓此謬誤之所以相仍也余為謚法纂稍稍考

刻溪漫筆

卷六

七

正一一雖承譌襲舛不能盡無較他書翔實矣能傳識

三國志

陳壽三國志魏與吳皆稱其國號昭烈國號為漢宜謂之漢志乃獨以蜀志名之以地名易其國號若不與其為漢也者昔南唐以畏宋之故自貶而稱江南馬令紀其國事猶稱南唐書壽漢人也其父漢臣也益部之遺黎敢於追削舊君之國號一何悖誕乃爾司馬公資治通鑑因而不改亦信史之過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乃能正其國號朱子綱目從之遂列為正統與東西京相接

名義始順後人口耳相承猶多以蜀稱文士筆端其流毒可畏也

奉真善醫

宋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諫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憊憊欲死逾宿矣使醫僧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惟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

刻溪漫筆

卷六

八

吸粥明日漸甦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漸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奉真吾四明人醫術至此亦精矣安得起斯人而寄之死生乎

地出血

余往居京師見禮曹災異奏牘靈璧縣有人宿逆旅舍夜聞血腥觸鼻疑有他變攬衣急起踐地血幾沒脛其人倉皇出走血奔湧其後及於衢路出數丈外乃止辛卯秋慈谿縣亦有此變其明年壬辰春余鄉泉井復有之其血起於草間高幾尺餘方丈許濺及人足若為馬蟻所齧血隨之而流洗去乃復無恙疑於草頭逾宿皆

作殷紅色絕與常血不殊余鄉人多見之莫曉其故至今二十年亦無他異

郊廟祝文

朝廷有事於南郊其祝文云某年月日嗣天子臣御名祇奏於皇天上帝末云謹奏北郊云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于皇地祇末云謹告社稷則云嗣天子御名敢昭告於太社之神太稷之神太廟則云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於祖宗列聖帝后末云謹告皆同乃不稱臣若遣官恭代御名下加謹遣某官某名一句考之前代園丘稱昊天上帝或稱皇天之神惟云敢昭告于不言

尚溪漫筆

卷六

九

祇奏方丘同稱皇地祇或加之字稱皇地之祇宗廟自曾祖而上皆稱孝曾孫復稱臣微與今制不同

戒殺生

余年逾五十尚未舉子清晨禮佛誦經戒殺生惟昏喪祭祀不能盡然其餘止用魚肉蔬果雖嘉賓宴集不復磨刀向鷄鶩矣非但愛惜生命亦是惜福省費之道或謂毛蟲羽族除牛馬猫狗外皆蠢然無用之物不殺何施且生死輪迴有死然後有生若終於不殺彼將永為畜類而無復轉生之期乎余謂貴人賤物亦自我人眾生之見爾若以佛家平等視之同是一物何貴何賤同

具一性何蠢何靈唐時蛤蚧中有觀世音像衛州猪齒曰中有如來像真州牛脛骨髓成菩薩形肉脉中有舍利唐詢家鷄子黃化為菩薩像其白為蓮花座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無為軍有立化雀羽毛鱗介之屬皆具有佛性他如馬有義馬猴有義猴犬有義犬孝犬烏有義烏孝烏燕有孝燕雀能銜環蛇能報珠蛙能鳴冤虎能謝金龜能脫投江之厄鼠能紆履屋之災狐能出入井之人鷹能識探巢之卒尤灼灼在人耳目直有人類之所不如又烏得而賤視之乎

尚溪漫筆

卷六

里社鄉飲

洪武五年五月初四日朝廷頒降鄉飲酒讀律儀式命有司官會同儒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使民知禮知律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百家為一會共備酒肴有糧長者糧長為主席無糧長者里長為主席坐以賓之年最長者居中眾則序齒居左右主席者居末坐定選一人讀律及宣申明戒諭既畢行鄉飲酒禮拜則年長一倍以上者坐受長十歲者立受相若者抗蓋參酌唐宋之制也今儀制總集僅載學宮鄉飲儀式歲時猶一舉行然富厚有力者雖齷齪鬼瑣之徒罪過彰灼皆

延為嘉賓偃然上坐縣學諸公略不經意非徒具文亦
穢雜之極矣至里社鄉飲在國初必嘗行之不知廢於
何年雖士紳亦罕知其事敬錄於此以存餼羊

王恭簡公

余鄉王恭簡公以南司空致政歸年七十餘錦衣鶴髮
逍遙林泉鄉人多羨美之稱為地行仙恭簡公曰吾才
不逾中人自登仕版日惟罷黜是虞當官滋事無敢不
恪屢處膏腴視若垢膩未嘗少有點汗如此然後得至
今官吾受氣極薄且善病飲啗勞憊一皆有節兢兢五
六十年如此然後得至今日人能如老夫居官何憂不

劉溪漫筆

卷六

登八座能如老夫養身何憂不躋大年諸君今日羨吾
不知老夫一生苦心至此也聞者嘆服家大人常舉以
語傳先達之格言後學宜以為法

盛門

郭汾陽三十年無總麻服崔琳三十年無中外總麻之
喪安厚卿逾二紀無功總之戚

糖蟹

何胤後於味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腊糖蟹學
士鍾旣議曰鮓之就腊驟於屈伸蟹之將糖驟擾彌甚
余初不曉糖蟹之說友人王常孺語余糖蟹安可食古

人以糟為糖蓋糟蟹耳其說本於陸務觀然隋大業中
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瓮宋明帝好食蜜漬鯁
鯁一食數升鯁鯁乃今烏賊腸非可蜜漬之物鯁鯁可
以蜜漬而明帝復好食之則以糖蜜製蟹或古時自有
此等食品亦未可知酉陽雜俎平原郡貢糖蟹一枚直
百金意唐時尚有之又不知何以貴重若此姑記以俟
考

王溥自問

王溥漢乾祐進士周時歷官右僕射宋進司空封祁國
公罷相時作自問詩述平生榮遇人擬之長樂老叙後

劉溪漫筆

卷六

人極詆馮道而怨溥亦其幸也

左傳紀歲月

左氏傳紀歲月多借一事以徵之季武子對晉侯問襄
公年則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齊人城郊則曰會
於夷儀之歲齊烏餘以廩丘奔則曰齊人城郊之歲師
曠對絳縣老人之生則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
匡之歲也媯始元子生則曰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
之歲齊侯城萊則曰杞桓公卒之月子產相鄭伯如晉
則曰公薨之月伯有為厲則曰鑄刑書之歲二月公孫
段卒則曰齊燕平之月壬寅罕朔殺罕黈則曰齊師還

自燕之月史漢而後無此書法也

呻喚

病中呻吟之聲關中俗謂之呻恫江南俗謂之呻喚韓昌黎詩得病不呻喚民默至死休

三十稅一

十一而稅乃三代取民之常法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斥為貉道以為不可施於中國然漢景帝二年詔世祖建武中詔皆令田租三十而稅一是又輕於白圭矣當時軍國之用亦充然有餘此節儉之效也

投刺

士大夫相謁用爵里刺其來已久宋初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公文元豐後盛行手刺前不具銜止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或不結銜止書郡名後又止行門狀紹興初乃用勝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新選新陞官或考滿出差及外吏來京師猶踵行之其稱某生如眷鄉侍晚門友知寅年家通家之類不知始於何時柳子厚與顧十郎詩稱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洪慶善嘗入梁企道幕府後守番禺陽企道夫人尚在歲時以大狀稱門生以展敬則門生之稱自唐宋已然

乾六爻

乾卦六爻與中庸尚綱章同一聖學之關紐乾爻始於潛龍中間為見為惕為躍為飛功用何等發越終之以群龍无首卒歛而歸於無中庸始於潛伏中間為民勸為民威為天下平亦何等發越終之以無聲無臭卒亦歛而歸於無聖如堯舜一以欽明文思光四表格上下而終歸於民無能名一以溫恭玄德叙百揆穆四門而終歸於無為而治皆是道也文言釋四德其理亦不外此由靜而動復由動而還於靜自無而有復自有而還於無如是之謂天道如是之謂聖人

贅婿

鼂錯備塞事書云秦之戍卒先發更有謫及贅婿買人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貢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帝時貴庶潔賤食汗賈人贅婿及吏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秦漢輕贅婿如此

詞臣供奉

宋時立春端午等節翰林院進帖子詞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閣皇太后閣俱六篇皇后閣五篇夫人閣四篇以至皇太子府亦有之其詞用五七言絕句詠景物而

寓諷意國朝則無之又如除擢中外臣僚及罷免謫斥皆有制詞臣僚表奏有批答賜宗藩將相禮物及外國使臣往來賜御筵生餼茶藥酒果皆有口宣奏告諸陵及酌獻皆有表本隣敵慶吊有國書他如青詞朱表齋文疏文歌辭樂語之類尚多有之國朝多不復用昔人謂翰林學士非真才不堪其任比於大帥之將重兵能吏之宰劇邑謂其制作繁多難於供應今不爾也

丈丈翁翁

東坡尺牘荅程全父陳承務與潘彥明皆稱其父爲丈丈范蜀公書又似徑稱蜀公與胡郎修仁書稱翁翁修

刻溪漫筆

卷六

十五

仁乃穎濱之婿其稱翁翁者乃穎濱也今人無此稱

少府

唐時稱縣令曰明府尉曰少府或曰少公一邑之事令捐其俗尉督其姦其權並重唐人起家縣尉爲名臣者甚多縣丞乃稱贊府亦曰贊公今人或稱縣丞爲少府誤矣余嘗爲人作序文亦未免此誤書以志愧

勳階品級

洪武二十年命儒臣重定官制文臣正一品左右柱國至從五品協政庶尹武臣一品同文臣至從六品武騎尉所謂勳也文臣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

進光祿大夫至從九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武臣

一品同文臣至從六品初授忠顯校尉陞授忠武校尉所謂階也文臣一品至九品武臣一品至六品所謂品也每品分正從二等所謂級也品以制服級以制祿勳階以待考最加恩者如正二品請給誥命乃得稱光祿大夫正五品給誥乃得稱奉訓大夫歷年恩詔條例有致仕官進階一款正謂未經滿考給誥者二品得稱光祿五品稱奉訓耳比來鄉紳謬謂二品進階乃是一品遽爾腰玉五品進階乃是四品遽爾腰金鴻儒宿老往往有之武林大理卿陳某以兩經奉例進階妄自腰玉

刻溪漫筆

卷六

一六

適與張元洲太宰同謁直指直指驚問曰公何時賜玉陳踉蹌不能對張笑曰此是大理石耳徒讀古人書乃不能辨時制品階二字殊爲有識者所竊笑

刻溪漫筆卷之六終





序

崇禎季季吾鄉有職方孝轅胡公淹雅而
 鏡著作為江表學府余少時進而考業百
 問百應或令自抽書帙以證無一紕漏者
 以是晨夕樂有異聿如游樊桐而探策府
 也居無幾何公去世余倦游南北間歸里
 開復游公讀書之處而公慈孫令修與余
 締好忘言匪昔焉今季上秋出公讀書
 雜錄以示余而命為之序余歎羨其家學
 之不衰目憶被公之教已越三十餘季矣
 讀書詎易言耶今之士林補博劇飲棄短
 藝而不用而揣摩者誦應舉之文勦襲雷
 同輒以為吾讀書也其它在綺襦紈袴之
 中於今文或偶寓目焉而已登高第築堅



齒肥矣安事讀書耶余嘗公少時與劉少
 彞姚泂祥諸君子析疑賞異以夜漏四下
 為率詰旦必舉所聿以參考焉故公著述
 最富非獨赤城山人集摘藻如淵雲而已
 其經世之學則有通考纂其啓集林之秘
 則有續文選其哀輯乎詩苑則有唐音統
 籤其豫知綬冠之充斥也則有靖康盜鑑

序二

錄其媲美乎華陽國志吳地記者則有海
 鹽圖經其博綜乎小說家則有秘冊彙函
 今誦是編殆又嗣秘冊而抒奇靡罄者耶
 觀其所記農皇之使白阜新莽之筮太玄
 李庭之涉滌水滄州之泛瓦缸和林之建
 興元閣祗覺光怪陸離目眇而不曠抑何
 奇也或以為古人讀書有不求甚解者矣

何事博學即博學何渠適於用耶余以為不然昔敬仲知兪兒者也而功著大匡鄭僑辨實沉臺駘者也而為古之遺愛曼倩審駟牙識畢方者也而直言切諫張安世能誦亡書三篋者也而受遺輔政讀書願不適用耶余固稔知公之好學也登賢書以後漢藝獵釋無虛晷及宰合肥民頌神

序三

父至今尸祝之洎乎薦守中山登陴九拒書勲天府入佐樞曹雖限于資格未盡展其效而讀書之裕于用大較可觀矣詰嗣宣子先生殖學博聞所著谷水集談林名喧藝苑已繼公之文學念齋先生珥筆中秘佐籌司農兩典劇郡志婉名杜更嗣公之政事焉今慈孫令修紹隆家學行將盡

出所論讓以問世而其曾孫思黯夙從余游篤行好古其校定先世諸集如沈麟士之手鈔不倦也吾知胡氏將永為江表學府焉故為序而傳之天下學者必有觀威鳳之一羽而知其九苞者哉昔康熙己未蘭秋今日後學陳光緯拜題

序四

讀書雜錄卷上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人日誦萬言以書葉計之不過二十許葉似不為多然必加遍數方熟如加十遍便是二百葉書那得不費一日此惟上等天資能辦未可輕言也今且誦他十分之一千言加之百遍書亦可漸讀盡偶閱癸辛雜識記有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左傳字數共五十三萬有奇易一萬四千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

讀書雜錄

卷上

一

千八百六字 春秋左傳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是誦萬言者五十日之功誦千言者五百日之功也更加以諸子史漢文選等書亦不過加二三千日足辦人只因循過日不讀或讀亦作輟自廢耳若肯拚數年工夫讀去何患書之不盡作一淹博名流哉吾老矣度不能垂頭饋此願書此望兒孫輩亟圖之

書籍之有印本云起於五代者非也元微之序白樂天集已有市井模勒街賣之說而司空圖一

鳴集載東都敬愛寺化募雕刻律疏云洛郊遇焚印本散失欲共雕鏤計一書所印共八百紙則剗削之利在唐世已盛興矣

白虎通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言時也又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言月也言月言十三月從長至子月數之不以隔歲分耳古人立言似巧而實典如此

漢栢梁臺詩執金吾中尉句云微道宮下隨討治

讀書雜錄

卷上

二

此誤本也乃是微道宮中禁墮息耳載顏師古刊謬正俗中詩全篇俱仄韻周易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急也急叶苔後人妄以急非韻改為治因改墮為隨去禁添討湊合成文耳試思句中着隨字成何義謂漢人有此乎諸選詩者未經引之改正為枯出

世說劉孝標注引左思蜀都賦云鬼彈飛丸以禡礲火井騰光以赫曦今賦無之惟云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英於幽泉高

焰飛燭於天垂當嫌鬼彈不雅却分火井為兩句耳第未知是思所改抑後人為之潤色也

余自幼好讀書老而念歲月無幾嗜讀尤勤每披卷惟恐客至妨吾所事也偶閱報耕錄載江右

胡存齋好客惟恐閤人辭去是日不出即於門

懸一牌云胡存齋在家余當仿其法反用之日

懸一牌云胡遜叟不在家可耳

余居官十餘年性不喜市官下物卧具一檀亦諸

生時所置今年宴客撤用竟失去并一檀亦無

讀書雜錄

卷上

五

之矣超顛寓秦舍問余官中置得檀幾具意欲

相借余語之數大笈昔王恭從會稽還王忱乞

其坐簟云卿從東來故應有此恭撤以與之便

坐薦上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余政類

之然余猶謂吾輩清德未至耳忱何以乞超顛

何以相問必有未信于人者在此處正當自省

未容便謂人不悉我也

余年二十時客黃學士家學士好作程文老

不哀嘗語余云翰苑中讀書作文是常課今相

國申時行王錫爵兩公登第初主司慈谿袁公

焯退朝後即召至邸中面課文字殆無虛日蓋

前輩之教然也後余年三十計偕入京漸聞有

用山人詞客代筆者又十年則聞庶常館課盡

出代筆人之手每課一篇價二銀初猶背同人

私買已則合錢共買一課點換作數課塞白蓋

後來館試序業只論情分並不看課業故也今

去此二十許年不知更何如田令孜謂韋昭度

云居翰苑則借人把筆在中書則開舖賣官未

讀書雜錄

卷上

四

世何事不然

唐人稱諸州所解士為進士及第則加一前字今

及第人始稱進士唐稱舉子場中卷為程文宋

亦然今稱墨卷而以主司擬作者為程文此其

所異也

古來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至宋慶曆初以策題

長寫之不便始罷之今相沿不寫策題而反以

誤寫者為違式粘試院牆不錄

余館黃學士家一日假山足糞壤中閣閣有聲掘

視之得一破官帽帽下一肉塊如猪腎上有一
眼閃閃聳出其中怪而焚之是歲學士捐館益
所謂太歲也酉陽雜俎載即墨縣王豐家掘坑
得一肉塊蠕蠕而動廣異記載晁良正家掘得
一肉物董表儀家得肉塊漫漫然寧州人家得
肉正方有數千眼皆名之為太歲此其證矣然
即墨寧州兩家人死畧盡餘皆不為禍此又不
可盡曉也

余生七歲時為萬曆之乙亥海大溢邑中死者數

讀書雜錄

卷上

五

千人丁亥再溢崇禎戊辰三溢死者亦近千人
為禍烈矣當乙亥戊辰潮將溢之初有老人家
于海上者輒先知之為備後人問其故曰吾知
之以其沓潮也蓋風駕前潮不得去則後潮之
至海自不能容故溢耳此二字亦有出番禺記
云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曰沓潮劉禹錫詩
云查門積日無回澗滄波不歸成沓潮古人取
入詩矣吾海上人既不能御精衛之石安得不
豫占爰居之風

余妹葺何蘊壑父于本縣土山橋村地去海岸頗
遠且隔有一山乃掘地丈餘得海蜆壳萬數下
有微水一窩三數小海魚及黃甲蟹一枚皆蠕
蠕尚活因憶千年前此處尚是海也唐張鷟朝
野僉載記富陽韓珣掘井五六尺得魚數十頭
傍土有微潤正與此同

余邑海去東門僅數百步潮聲最近天將陰聲尤

沸發土人名之為咿咿讀若唌其字不見韻書

吳人稱市買為咿因以名之有諺云南咿風多

讀書雜錄

卷上

六

北咿雨多試之驗咿之發多在晚夜遙聽之如
一海洪濤崩從天半馮下無躲避處樂郊私語
載前元至正初監州也先不花初至州聞之泣
謂妻本冀作建魯花赤榮耀院君不意同作此
州水鬼合家登屋覩救唐人詩潮聲偏懼初來
客信不誣也

鯤魚子也而曰不知其幾千里小不妨命大名齊

小大也椿朝開暮殞之木董也而曰八千歲以

為春八千歲以為秋短不妨閱修紀一短修也

善讀莊子者第一開卷知立言大指矣

木綿一種不見古傳記古蠶絲外只有麻象績成謂之布上下吉凶通服之止以有純無純及麤細為別故自爾雅及廣雅與齊民要術等並有麻而無木綿惟元人王禎農書云木綿南海諸國所產後福建諸縣皆有近江東陝右亦多種之深荷其利國初人陶九成輟耕錄云初松江人覓木綿種子閩廣不得其捍彈紡織之法有崖州一姬來教之因競種且織轉貨他郡立祠

讀書雜錄

卷上

七

祀此姬尚書禹貢弁服孔安國初註止云葛越葛葛藟越蒲屬一云黃草屬唐疏同蔡氏注始添木綿明漢唐時尚未知有此其利之廣乃在宋末元初三百餘年內事耳

木蘭女子詐為男代父征行諸家未能定其為何時人今讀其詩有歸來見天子語矣却又雜稱為可汗云可汗大點兵云可汗問所欲此可知其世矣考可汗之號始北朝時蠕蠕杜崱其後人阿那瓌益強北齊與通婚媿鄰敵禮蠕蠕

哀而突厥俟斤可汗與北齊復欲結以傾齊通

婚尊事之故其時人所結撰得借可汗之號以稱其君北三朝人所作無疑者嚴滄浪左舜齊疑為唐人胡元瑞疑為東晉人王弇州疑出齊梁及唐人手皆非是謂晉梁與唐主可稱為可汗否惟是其人俱稱楚黃陂人梅禹金以為事本在北安得與黃陂相涉其說可使人疑然梅於南北分界地理亦未深考也今代黃陂志木蘭村在縣北六十里其上有木蘭將軍塚木蘭

讀書雜錄

卷上

八

者朱氏女也杜牧題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隋志其地蕭梁置梁安郡隋北齊置湘州後改為北江州隋廢至開皇十八年改為木蘭縣亦猶曹江漆亭以女烈得名紫微之有詩正在刺齊安日也其事之在北而確為北齊時人無疑矣河南通志收為宋州人姓魏氏不知何以傳訛乃爾曹能始名勝記刪此而紀之楚省殊有見

婦人征行不獨來蘭舊唐書肅宗相州討安慶緒
之役有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
州婦人王二娘歎血請赴行營自効皆補果毅
今俗間用紙裹硝藥火之作聲者通名爆仗雖仿
爆竹驚山魘之說為之而其名為文者則仗字
之誤人不知其源而改之者也天子殿下兵衛
曰仗常朝設為御便殿則仗仗入朝罷兵衛撤
稱放仗仗之為稱唐宋同之宋徽宗朝會宴游
設百戲其下場登場交換際必發硝火作烈聲
讀詩雜錄 卷上 九
猛焰令仗中霧暗觀者不知所變之戲何從來
故名為爆仗東京夢華錄駕登寶津樓諸軍呈
百戲初有軍士百餘列旗幟執蠻牌舞鬪忽一
聲如霹靂者謂之爆仗烟火大起舞蠻牌者退
而假面披髮若鬼神狀者進矣又一聲爆仗他
戲又上變換不止五六次此爆仗稱爆仗之始
也今仗字不便借稱直呼爆火可改為文失其
本矣
夢華錄又載其時酒樓之盛即兩客飲用銀注碗

盤樸近百金其稍相熟者取酒回家飲客亦借
與三五百金器具聽次日取都人風俗奢侈眼
界亦寬大不肯輕覷四方客旅今京師酒館銀
器須主客自携不能具一小庖同一都會而貧
富不同如此將物力減耶抑人情險變難託耶
崇禎十六年自五月不雨至七月農人岸河水救
苗河盡涸矣忽松江泖水增長數尺倒灌至吾
邑隨岸隨滿苗得以不死歲薄有收此雖農之
慶實水沴也考至正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
讀詩雜錄 卷上 十
日松江湖泖及平江嘉興水忽擁起高三四尺
事實與此同載陶九成輟耕錄云五行志水自
盈溢主兵興是時偽吳據吾土與天兵相持其
兆也今宇內多事而吾鄉幸尚晏然有此稷告
可無重慮乎
俗諺呼雕鏤器物玲瓏空虛者為庫露格此其來
遠皮日休讖時政詩有襄陽作鞣器中有庫露
真持以遺北國給云生有神每歲走其使所費
如雲屯鞣漆也不知其器為何意嵌空其中愚

彼以爲生成者耳因記庫露出典書此
豆腐惟見朱晦菴集有絕句詩註云世傳豆腐爲
淮南王術而已此外有陸務觀詩拭盤堆連展
洗脯煮黎和註云淮人名麥餌爲連展蜀人名
豆腐爲黎和此以鄉語戲入詩便又成豆腐故
實矣陸山庖詩又云新春糲極滑如珠旋壓黎
和軟勝酥用之不一

檀弓記孔子少孤不知叔梁紇墓學者多以爲疑
鄭康成以父墓母未有不知用史記母諱之之

讀書雜錄

卷上

十一

說謂先因野合故耻而不告夫叔梁紇以七十
而婚顏氏六禮或有未備故史云野合其爲繼
室爲妾或不可定然既已子其子則亦夫其夫
有何耻而不以夫之墓告其子乎蓋古者墓而
不墳歲時又無墓祭防竇山墓葬山者因山營
兆易湮孔子三歲失父而母又少寡是故一時
母子間有難知父葬在其山不能定知其窆之
所在者此亦事理所有人子少孤不幸之遇不
足曲掩而姑爲之說者迨夫母死葬不可久稽

之日不得已乎五父之衢擇地以殯焉于時畫
葬之禮而仍殯之名若謂他日得父葬所則此
爲殯也可啟之而同葬終不得父葬所也則此
雖殯也亦可不必要再爲之葬委曲詳盡有人子
無限苦衷焉故曰人之見之者以爲葬也其慎
也蓋殯也乃謹慎之慎而非引字讀音之訛史
記之說本如是乃康成于不知父墓則用史之
說更添母耻不告以爲聖母誣于殯母人疑爲
葬則反廢史之說改慎音爲引以失聖人曲待

讀書雜錄

卷上

十二

合葬謹慎之心致孔穎達復沿誤爲疏以爲欲
使他人見者惟而致問以得父葬之所則似聖
人又因父墓不得借母殯爲招者世豈有如此
訪墓之策亦豈人子所以待親者哉元儒陳澧
集註深嘗其說之非似矣至謂禮經雜出諸子
所記不可據以爲實并檀弓本文而不信之是
猶聽訟者不能決訟中之情因取訟牒而燬之
也有是理哉檀弓出于聖門弟子之門人去聖
不遠所記爲確即所云五父之衢當亦傍衢之

地以衡爲之者非真衡路可知學者第平心誦
本文意義自見何以妄疑爲

李賀黃家洞詩絲巾纏疋幅半斜溪頭簇隊映葛
花開驅竹馬緩歸家官軍自殺容州槎詠官軍
不能殺蠻反殺容州人冒功也槎字舊註蠻地
或以之稱民故用之後閱類說唐明皇每稱人
爲查言如仙槎之能隨流順變上下天地也其
時稱天子爲崖公正此類始知槎字來歷且嘆
服其用字之妙今試改槎字直用民若百姓等

讀書雜錄

卷上

十三

字絕無興味矣

今人稱杯盤爲臺蓋蓋有始唐龍朔間酒令子母
相去離連臺拋倒俗謂杯盤爲子母又名盤爲
臺見朝野僉載

薛素素南都院妓姿性澹雅工書善畫蘭時復扶
彈走馬翩翩男兒俊態後欲從金壇于褒甫王
嘉有約矣而未果吾郡沈虎臣德符竟納爲妾
合歡之夕郡中沈少司馬純甫李孝廉伯遠偕
諸名士送之姚叔祥有詩云管領煙花只此身

尊前驚道得交新生憎一世少當意忽謝千金
便許人合淚且成名媛別離勝不怕沈郎嗔相
看自笈同秋葉妬殺儂家並蒂春褒甫恨薛之
爽約及沈之攘愛也寄贈薛三律云錦水飛來
第二身蕙心更擅藝如神相憐南國應無革不
悟東家別有隣紈扇留騎鳳女寶符賣向馭
龍人碧山煙外含愁思猶似蛾眉隔座顰涼壁
哀蛩吊蕙惟計狂祝夢又多違錦書織恨盈千
曲鈿帶縈愁減一團弱水藥來娥月皎明河槎

讀書雜錄

卷上

十四

去客星微越人不肯歸西子花泣吳宮掩夕霏
銅標誌里候靈芸中道香車改轍聞魂逐飛蓬
辭夜嘆淚隨落葉點秋裙尾生作鬼難仇水巫
女爲神易變雲自古情多歡便少雙棲何必笈
離群叔祥詩今在集中于詩明艷流麗余甚賞
之并略書本事傳之薛後不終于沈嫁爲商人
婦去尤可歎也

許渾登越王臺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盛越王
臺楊子漢議郎楊孚也廣志孚字孝元嘗樹河

南五鬣松于廣州北岬粵無雪至此地雪始降
今下渡頭村前即其故宅

自流寇起官兵全不打仗只尾後搶掠效賊所為
而更甚其時中州有賊梳兵篋之諺楚有但願
死不願生不怕賊只怕兵之謠至賊傳偽檄亦
動稱勦兵安民甚矣兵之為末世害至此極也
偶讀唐末吳子華集有詩云大將怕死惟守城
官軍擾人甚於賊始知此害在亂季千古同揆
詩話總龜宋阮一閱撰分門類冗雜不雅馴考訂

讀書雜錄

卷上

十五

亦欠精確後編尤甚然晚唐五代詩人事跡及
一二殘篇斷什多賴以存亦詩家不可廢之書
也一閱舒城人建炎初嘗為袁州守能化民息
訟後致仕寓居袁志載有二詩亦可觀附後
馬蹄西去夕陽催濃淡寒山翠作堆北雁無情
怕秋熱帶將寒信過江來數葉荷衣一短蓑春
波亭上倚斜暉無人會得詩中話閑凭欄干又
獨歸

今人作放生會固是勝因然聞風捕物相售亦多

損物命見欺漁獵之子列子載邯鄲民以正月
旦獻鳩于簡子簡子悅而賞之客問故簡子曰
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
競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
捕而放之恩不相補矣人之放生昉于佛教未
世放生中有種種情偽那知佛教未流行前
先有預燭此事流弊者禁捕一語若力行之即所
全自廣此是此土慈心功德錄古本何必求之竺
乾氏之書

讀書雜錄

卷上

十六

月中不獨有姮娥淮南子月御纖阿樂彥以為亦
女子也但更有吳剛在兩雌與偕處奈何幸修
月戶十六萬四千眼時兢兢不妨耳
窮神秘苑元魏廬汾夢古槐中蟻穴有堂題曰審
雨堂唐人南柯夢或祖此
畫苑稱蜀孟昶藏得吳道子所畫鐘馗左手捉一
鬼以右手第二指挽鬼眼睛一身氣力眼貌似
俱在第二指者筆力最為神妙昶以示黃筌欲
改用拇指挽睛為更有力筌不敢改別畫拇指

者以進果深賞之余謂果不識畫以左手捉鬼以右手第二指挽睛為順若用拇指則勢反而無力矣筮自不敢深言敗果意耳一身氣力眼貌俱在第二指此一語自可做會

元命苞云神農世有白阜通水脉使不壅塞白阜正可與黃熊對

余宦北土見北人臘月樂不動土謂是時正值土王用事也果爾則三夏不得火食玄冬例禁汲水矣故是不通之論至東南風俗繕修營壘等

讀書雜錄

卷上

七

事于臘月行之謂歲神新舊交承即有不利無能為禍明以晝日京兆待神然也此一念何可令神然知降罰不更遠乎天無神然則已有則年分方位其在須臾首幅王制也其可不信焉而遵

述異記滄州久視山下泉色澄綠導為渠名澄綠渠力能載金石不沉土人以瓦鉄為船泛之窮石之汰不能載芥因字之曰弱此水當更名強水耶

唐玄宗朝釋鑿真入日本國傳法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次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後入鳥海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出高僧傳今入洋者多見海底有蛟龍蟠伏而近岸鯊魚食魚亦擒魚空中如飛則魚海蛇海信有之惟鳥則洋外片羽無之若偶見一鳥或一飛虫即為覆沒凶兆謝杰出使琉球錄及海船針經備載其說不知真公所見群鳥更在何洋也

讀書雜錄

卷上

八

內典言此世界有四洲海水限之又云四洲之中為須彌山日月依山周行四洲各分晝夜惟吾中國有說亦然鄒衍云天下如中國之九州者有九裨海環之各為一區人民禽獸莫能相通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其言大抵與竺乾氏之書多同國土為海水所包即未必果為四為九自可信其非一區至日月為山遮隱未知于測候有合否耳當從占天家細推之

佛言梵天去人甚遠近以放石為喻如色界初際
放一石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始到地今
攷諸經論說從閻浮世界上至諸天皆有里數
大率倍倍加上初一萬由旬至堅手天又加二
萬由旬為持華鬘天又三萬由旬為常放逸天
又四萬由旬為四王天從四王天加四萬由旬
為忉利天此云三天從忉利天加十六萬由旬為
炎摩天天又三年二萬由旬為兜率天又六十四
萬由旬為化樂天又一百二十八萬由旬為他

讀書雜錄

卷上

九

化天自此欲界六天加二百五十六萬由旬入
色界八諸天倍加如初以至無色界而止據此
四王天至閻浮世界上為十萬由旬註亦云
四萬二千由旬者色界初際至地上為五百十
萬由旬非即所謂日月星辰所住之天乎今遇
星隕為石墜至地上仰看曳光之初亦只俄頃
耳即云空半始見料其離次到地時刻定復不
多豈有墜于十萬由旬者如此之速墜于五百
十萬由旬者遠須萬年之外者耶雖知佛無誑

語理自不可遽曉也

錄異記載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著靈應或問
余曰此老猶稱三郎耶余應之曰有兩個較渠
略長數年焉曰圓精曰雷媪讓此兩個排行應
屬第三其人夫笈而去

關壯繆侯之顯靈至於今尤赫矣說者以為起于
隋智者大師章卿玉泉建寺侯現形願護法受
戒因相傳寢盛然當時記智者上玉泉伽藍圖
與晉王王答書云造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

讀書雜錄

卷上

十

即當具奏並不言為何神宗僧志磐亦云章安
師撰大師別傳畧不及此事若謂無所聞知則
章安親在玉泉聽講若謂之不語神怪則華頂
安禪強輒二魔事亦言之何獨于此遺逸章安
智者親受法弟子志磐學天台教亦智者嫡子
孫也其言如此則壯繆之從智者而顯其徒尚
不能為其師決之我何所據為傳會之乎
土司子弟工詩者有田氏二子一田宗文字國華
宣撫九龍之子母忌人善詩生宗文厭夷俗出

居澧水與孫雲夢區海日交未及三十早卒一
田九齡字子壽號八溪山人即宗文叔購書充
棟叔姪自相師友皆萬曆年中人也宗文上夷
陵守殷無美詩云使君為政楚城隅鎮日風流
吏事無但道秦灰餘劫土不知月色藹和珠
啼旅夢醒巫峽花發柳心滿石湖白雪倡來高
自絕和歌寧復數已淪送吳翰之謁譚總戎云
孤城疲馬遲斜暉湖上鶯花歷亂飛無那別愁
還進酒忽驚寒盡又更衣人從鬼國觀風去路

讀詩雜錄

卷上

三

向盤江故侶稀倡和定知頻入幕狂呼明月醉
步菲九齡寄懷王行甫詩云才名江左尚烏衣
瓠落林塘靜掩扉短夢聽猿和雨斷尺書有鴈
背人飛澧蘭顧我秋初佩楚菊同君日瘵畿占
勝柯園容結社相尋一舸澹忘歸
婺州有張巡許遠雙廟志不詳所始遠子玟及南
霽雲子承嗣皆曾仕于婺意二子所立也宋嘉
泰中郡侯南康李景和家室為廟神所崇疑張
巡烹愛妾鰥無所依為此取土偶械而杖之投

于淵怪始絕事見王象之輿地碑記張許忠義
正直豈有此事當是他魅托之為淫污于江
淮為遠矣縱祠焉神所不臨是二子之先為續
以虛寓蒐妖為其父玷也韓退之嘗謂張許子
弟材下不能通其父志豈不信哉

顧况仙遊記曰溫州人李庭等大曆六年入山斫
柴迷不知路逢見滌水滌水者東越方言以挂
泉為滌中有人煙雞犬之候尋聲渡水忽到一
處約在甌閩之間云若莽然之墟者好田泉竹

讀詩雜錄

卷上

三

果藥連棟架險三百餘家四面高山迴環深映
有象耕厲耘人甚知禮野為名鳩飛行似鶴入
人舍中惟祭得殺無故不得殺殺令地震有一
老人為象所伏容貌甚和乍見外人亦甚驚異
問所從來表鬼賊未平時政何若具以寔告因
曰願來就居得否云此間地窄不足以容為致
飲食申以主敬既而辨行斫樹記道還家及復
前踪群山萬疊不可尋省載王象之輿地碑自
註中大興桃花源記相類近邑人輯况集失收

錄出之

吾邑鍾西阜先生梁正德中登第嘗諫南巡受杖
闕下官至南昌守母憂歸遂不起林閒四十年
與一時詩人相倡和有集數卷戒其家無鈔木
余獨愛其曉起一律云老去翻多惜子孫閒來
幾為問雞豚杖藜何處堪頻往詩草經年祇半
存白髮懶梳書在手青苔不掃客過門孤雲自
合幽人意漫對西窓濁酒尊冲然有真意可傳
也先生年八十二卒嘗語人好士紳生不赴鄉

讀書雜錄

卷上

三

飲席死不入鄉賢祠蓋以懲末世之濫有激云
張文潛離黃州詩云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
回地勢卷天豁江面馮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
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
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篙工起鳴舷
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文潛平
昔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絕口洪容齋謂此詩
音響節奏甚似之信然歐公學溫庭筠雜聲茅
店月一照得其貌此乃得其神耳

渭南集載楊處士村居感興詩一壺村酒膠牙酸
十數胡斂徹骨乾隨著四婆孀子後杖頭挑去
賽鷲官處士名朴四婆者即其配詩雖宋詞有
山野高逸之趣如此夫妻亦何減於戾光之與
德曜哉
火山軍地枯燥不可耕鋤犁入地不及尺烈火隨
出陸務觀嘗得之征西小校所言云三吳間穿
地尺餘即見東北人聞之亦未必信此最善譬
者

讀書雜錄

卷上

五

偶與夫豫我拈南泉斬猫一案夫問如何道一語
救得猫兒余曰向南泉叫一聲猫便是兒子夏
客在傍曰此笑巖集中所有也余寔未見此書
兒子檢出與余語正同且云泉中若有個衲僧
稍下得這轉語任南泉就有殺人不償命底手
脚也只得與你輕輕放下夫歎曰君見地一同
笑巖耶余曰罪過罪過笑巖嘮叨我亦勞叨遮
是道得底麼
宋陳子兼云論語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

為此孔子為出公哀公發也晉文公譎而不正
齊桓公正而不譎鄭陽以為此孔子為哀姜發
也二人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為是說
則必有所本

諺有天子避醉人語近於戲然實有用之為禮者
宋初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用一人衣綠
衣作醉狀闌出道上乘輿為之少屈謂之天子
避醉客至熙寧以鄙俗罷之事出張芸叟畫墁
錄又記駕入門門遽闔門內抗聲問何人外應

讀書雜錄

卷上

五

曰趙家筆義朝天子又問是不是應曰是始開
門駕進謂之勸箭灑水燕談駕還端門有勸箭
之像過殿門合魚契勸箭箭以竹為塗長三尺
鏤金飾其端又以金塗銅為鏤長三尺其端為
合符魚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為坎
足以容魚統謂之勸契之儀熙寧時其禮與避
醉客同罷按遠契丹主每自外出乘玉輅入門
一官執雌箭門中一官執雄箭輅前請御箭比
勸贊合不合連應合合贊同不同連應同同

同然後入此辨謂箭也二事定昉于五代耶律
入中原之後然故此亦自有微意在蓋醉人無
知不足罪迴車避之將泣囚扇喝可不謂即此
心推廣而出獵夜歸城門再三不納見賞于中
興之主亦無非為乘輿慎重出入防備杜姦此
雖非古禮乎取其意而可矣

陳晦伯類書誕聖一門力辨生日稱誕之為非引
據自謂甚確然而未可為通論也說文誕詞誕
也徐鉉曰妄為大言也又大也書有夏誕厥逸

讀書雜錄

卷上

五

又誕淫厥泆誕敢紀其序皆妄誕之誕徐氏妄
為大言誕之正解書誕敷文德誕受厥命詩誕
先登于岸及生民詩諸誕字則因妄誕而借用
為張大也則徐說所云又大云者此雖非誕之
正解而古人寔巧用之正見其文字之妙玉篇
廣韻云天子生日曰降誕詩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生民詩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想合此取降誕
兩字以頌天子以其為商周始祖詩中之字非
天子莫當云耳後人相尊大允生日亦僭稱為

誕辰遂為通用之字凡書語文字借用經典如祖孫之稱貽厥繩其昆弟夫婦之稱友于刑于不一而足如謂誕自有義不應以代生日字即借欺妄之誕為羨大之誕古之作詩書者已自先錯矣何必重料理令人

余邑魯氏宋朝科第甚盛有名藥者中紹興二十二年榜省試詩誤押旁韻卷已納無可檢尋遇鬼吏許鏗二十千約致其家因得卷改之中第其事與唐郭承嘏正同承嘏嘗寶一法書每隨

讀書雜錄

卷上

七

身携往試雜文日誤納此書帖反携試卷歸謀之老吏自言居興道里索錢三萬賚試卷換書帖出明日訪其家致錢知其為鬼說見劉賓客嘉話廉氏事載在邑乘邑父老尚能言之非蹈襲嘉話為之說者棘園中從古有鬼神事偶相符彌驗功名之有冥數耶

今稱王都為京始于周白虎通云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其實京是地名公劉詩乃觀于京京師之野于京斯依此京是高丘在幽

地文王詩曰嬪于京于周于京依其在京北京想亦以高丘得名地又在岐周是周自公劉來所居地多有以京名者故後來興王遂以為王都之美稱錫曰京洛亦曰京耳風俗通云京兆京師其義皆取于大說雖本于公羊然特京字之解耳未悉周人所承用之自也今人第知燕京稱長安借秦漢舊不知稱京之借周舊更不知周始稱京周之自借其舊沿習久誰復理論到此

讀書雜錄

卷上

七

今人有開葉子之戲上畫錢自半文至萬萬貫分為四門三門皆以多捉少自半文至十文以少捉多而又特立空無文捉半文以上雖俗戲大有人在謂多故勝少無亦復勝有寓醒人微指也萬萬貫稱王老亦自有出典唐有王元寶者富敵國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觀此似非淺俗子所作

世說謝太傅問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階庭耳

予謂問語自勝答語類之推云子孫自是天地
間一蒼生耳每讀之未嘗不三歎其言

黃山谷云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蕭然
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婚嫁緣渠僕墮地自有衣
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非字之其不應
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為
百草憂春而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
有不足之歎耶此尤達者之言也為兒孫作馬
牛者當與前顏謝語並觀

讀書雜錄

卷上

廿九

今相宅者以西為白虎方動作有禍犯者亦頗驗
非始今日也魯哀公嘗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
不祥風俗通亦云宅不西益蓋流傳久矣哀公
事見淮南子家語則以為東益合之風俗通所
記疑家語字誤也

俗諺人注視云眼樓樓釋名樓有戶牖諸孔樓樓
然故名樓始知此諺蓋本於古也

吾郡杉青關北十里有蓋墓蓋朱買臣去婦之墓
也買臣本會稽人為會稽守漢會稽治所在今

按至元嘉禾
志云買臣墓
在縣東三里又
嘉禾百公中
並有買臣墓
詩僧言亦可
信也

吳門其妻死塋于此或有之至吾郡城東東塔
寺有買臣墓則相傳之訛耳隋唐嘉話云玄宗
封太山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云
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知買臣自有墓也昔年
嘗遊東塔叩一老僧云此寺志言買臣捨宅建
吾為沙彌時郡守偶邀客來飲值寺中方修葺
以殘土堆殿後郡守顧眾僧曰此買臣墓耶眾
僧不敢辨盡應曰然明日守題石碣至矣余謂
老僧師言墓之偽是矣第未知捨宅之說是否

讀書雜錄

卷上

三十

耳當付漢明帝時白馬寺主一併勘明于師意
何如也因一笑而散

長行之戲不傳久矣古有長行經今亦亡注云紫
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御月口趙傳歌也黃
楊文局龜螭蟠珠成戲子雙琅玕初疑月破雲
中墮後如星移指下攢皎然歌也注又有將軍
梁君子行小人行所存大略止此

處分字俗作平聲讀非是劉禹錫和令狐楚聞
思帝鄉曲詩當初進曲者為誰說得思鄉戀關

時滄海西頭書丞相停杯處分不須辭白居易亦
亦有處分貧家殘活計之句並作去聲讀也

浮屠雄壯宇內概有之以近代簡冊所見似無若
大元和林興元閣浮屠為最者浮屠之高不知
幾何周迴盡塗以金乃後造五層大閣覆之閣
之高至三十丈下四面為屋各七間環列諸佛
初自憲宗時不知用金錢幾何即至正中修葺
用中統鈔二十六萬五千貫詳見許有壬圭塘
小藁中有壬云其生長熙洽世朔南名利罔不

讀書雜錄

卷上

三

歷觀聞嶺北人說此之大竊疑其夸質諸嘗行
陝蜀江廣閩浙且仕嶺北之人信天下無與為
比元人稱中國為朔南其云嶺北者元時和林
署嶺北行中書省故也

畫家李思訓官武衛大將軍子昭道官太子中令
唐人言山水者稱思訓大李將軍昭道未嘗官
將軍也俗因其父稱之耳又唐末有成都人李
昇善圖山水蜀人亦稱為小李將軍見益州名
畫錄此尤與思訓無瓜葛也

吳淵頴先生慕有詩云揀竹侵沙魚尾短篝燈映
草蟹埼空漢書地理志會稽有結埼亭埼曲岸
也結生其中故名結埼結如蚌有小蟹常在其
腹中名蟹所生處為蟹埼本此九捕蟹用照燈
多獲云萊蕪人宋景濂師也

元黃潛送鹽官却目詩河塘塔影暎棗墟落鹽
煙海氣聞此一聯典前一聯馬吾土風景宛然
畫筆也

今官府通私宅處穴壁安木斗傳物號轉月名頗
讀書雜錄 卷上 三

雅以為轉穴者非也宋時號為輪盤司馬溫公
治家嚴密從輪盤隙中窺見有瘦婢蓮垢力作
為之驚嗟事見 彥平遺書

孤燈暖中夕我憂一何忡矧茲歲云暮乃在遼海
東白日沉陰氣黑水阻妖虹綿險冒霜甲盈野
明宵峰巖薄吞危障忽與時會逢履瀋諒難拾
殘枰詎易工已視秋鴻後俄驚歲錯窮逋冠坐
延息禍亂靡所終如何中朝士猶與伏莽戎豺
狼夾輦立戈矛揆笑中惜哉同室鬪賈勇為誰

雄胡不軫國蚡於焉珍厥克念此不能寐感慨
傷心胸寂歷一開帷寒星落高墉看方冷吳月
聞笳樓代風展轉倚長夜攢眉慘成恫豈不飲
屠蕪愁顏寧復紅豈不薦辛盤五腸結不通常
恐年運駛頽馭罔迴蹤乘時一投袂無爲嘆征
蓬暮言同舟者協恭而和衷耿耿表奇豎蹇蹇
懷匪躬立蕩天山穢還圖狼胥封歌舞入榆關
歸田學老農此故遼陽經略熊公廷弼除夕感
懷示文武僚佐詩也傳自友人陳梁見其親筆

讀書雜錄

卷上

三

讀之既涕不能已因手錄歸需他日論定
朱超顛自言少年嘗見一畫眉能唱粉紅蓮一闋
用八十金買之此老不誰但不知何緣能教之
唱後見宋鄧公壽畫記載政和善畫內臣魏觀
察於衛州見一老人籠一鳥名遏濫堆能歌六
么云初教時以木匣束其身每五鼓吹其唇作
腔筆管敲拍以驚其睡如是五六年方能之此
其教法也歟遏濫堆驪山有之唐明皇幸華清
愛其聲馮之平笛張祐詩所云至今風俗驪山

下村笛猶吹阿濫堆是也意此鳥鳴音故近絃
管教特易耳

唐中葉三省諸吏盤據政府爲姦宰相亡可柰何
至有稍加責怒即構之罷去如鄭相餘慶之爲
中書史滑渙排害者蓋宰相用令無常揆地僅
如傳舍則窟穴于中植根深而結黨衆主客之
勢既殊上下之權倒易也今六部事多繇書役
稱當該主持銓部尤甚曹郎有如意清刷者輒
騰謗語或通連臺省之不肖者便交章論劾去

讀書雜錄

卷上

五

位而其人疏引黨類替代各出金錢名爲頂首
有數千金以上者姦安得不日多而國事安得
不日壞也
或問唐大中間天官奏文星暗科場當有事後經
三科盡覆試復落考官被罰都來三十人耳何
事亦干天象余曰此正如建中間雲無知亦爲
賊瑞耳

元王文定公惲秋澗集載孔履記畧云履制極古
長尺有二寸其圍以絲藉則以象爲之紋作古

方花角結駢羅純縷如畫不可端倪履首几二
 似圓而方狀若物勾勢欲上達循口有衣如履
 可相掩覆傍綴純絢長約數寸殆用拘縛以斂
 口多環脣之周中貫縷制疊踵之後緝結方舒
 積鼻穿微色蒼艾無光采之纖尾者虛縵絲之
 堅凝者不變也中統三年夏五同宣撫徐世隆
 都司劉柳幽陵張著詳觀于先進趙公學舍千
 八百年物尚存人間可與起步趨者之遐慕矣
 今去中統又幾三百年不知此履為誰氏寶藏
 也

讀書雜錄

卷上

三

秋間集又有唐建昌陵石麟記云麟身首蹄鬣一
 與馬同茅題顯有絡突出肉威蕤其端所謂示
 其武而不用者鬣鬣尾上揭類牛而短觀此則
 今畫家所圖當未甚合建昌乃高宗兄追尊宣
 皇帝陵在新隆平縣南十三里石麟後入陵東
 南光業寺不知今尚在否
 天啓二年五月白蓮賊反鄆滕之間勢頗猖獗先
 是寇數起往往以白蓮為名與素念佛謂天下

將亂其佛當出世愚夫婦易扇惑也尋白蓮所
 始寔起謝靈運為遠公起翻經臺鑿池植白蓮
 因號白蓮社靈運畢命廣南亦反賊也迺知白
 蓮種子元是夾帶惡因效尤正復有自無庸以
 遠公故曲為出脫也

天啓二年永寧土酋奢崇明攻圍成都百日不能
 破圍解之日撫臣朱燮元叙諸城守功次上之
 朝內有灌縣知縣左重者率兵救成都戰歿雖
 在所叙中而其事不甚詳浙西泰帥江之清成

讀書雜錄

卷上

三六

都人也謂余古重不獨忠節可愍成都得保全
 重之功寔多灌縣有開宣洩江水上通收流溫
 江耶縣以接成都每當耕種時灌縣閉關 月
 餘俟其盈開之聽其流洩冬春間成都城下波
 盡無滴水僅一空墜存耳左重聞賊將至成都
 急閉關故法引渠諸境水遂流灌至成都成都
 墜渠甚闊有一矢不能射及者至是滿城下
 盡水奢兵不能越渡進攻城所由得全寔藉此
 重雲南人江因歎息謂當事者多忽畧氓氓人

功憤憤不平云

吾邑陸和州廷誥真實君子守和日值巡邏使者
過州送之遠不及返州城于 舖中寓宿時方
雪盛陸卧一床諸役人環卧床左右陸忽見青
衣人數十從前立方疑奸民將為不利者心甚
怖畏大呼後入軒睡不即應而青衣人亦各意
色自若乃始知其為鬼也陸與語曰我守此土
爾猶鬼生前亦我民也我即無奈爾何獨不能
告司土之神代我一驅除乎諸青衣人始散匿

讀書雜錄

卷上

七

不見陸向人每誇此事謂吾能使鬼退却官當
大顯然未一年即歿于和始知鬼物不祥能却
之不如勿見之耳

薛道衡昔昔鹽一詩最有稱乃鹽字迄無人解得
宋洪容齋隨筆第云如吟行曲引類我朝楊用
修亦云曲之別名止耳未經確下一註脚也余
謂鹽即艷字流示之禽而鹽諸利見禮郊特牲
可考昔昔鹽昔昔艷也猶樂府之有三婦艷也
又何疑洪書述曲名鹽者更有阿鵲鹽寢厥鹽

讀書雜錄 卷上

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座鹽歸國鹽
刮骨鹽楊書又引江隣幾雜志補烏鹽角而昔
昔楊慎解為夜夜如列子昔昔夢為君似得之
然唐人亦有作浙浙者見元微之詩華奴歌浙
浙自註張生妓華奴善歌浙浙鹽豈樂府題原
多傳訛如得寶之為得轄錄要之為六么概無
定字耶

讀書雜錄

卷上

天

讀書雜錄卷下

海鹽胡震亨遜叟著

王奔州青州雜懷十首有微兵解越圍一篇時倭亂以青兵據吾鹽也此日質菴公方任薊督無恙先生東方宦軼初亨為父詠有那堪欲下揚彪漢語自詠有何人北海憐精衛語先病而申後事竟驗漫興詩不必強作苦調致兆凶讖也友人秀水屠用明其先世應元代鄉試獲解藏有其年鄉試錄一帙前刻科場詔旨應行事宜及

讀書雜錄

卷下

一

奉行各官銜名足備一代典故特錄於後

皇慶二年十一月詔曰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目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本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究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

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具合行事宜于後

一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于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經明行修之士結罪保舉以禮敦遣諸路府州縣或徇私濫舉并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察寃治 一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題限五百字以上

讀書雜錄

卷下

二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後以已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恭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粘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

上成 一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 一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註授 一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下皆正八品兩榜並同 一流官子孫廕叙並依舊制願試中選者優陞一等 一在官未入流品願試者聽若中選之人已有九品以上資級比附一高加一等註授若無品級止依試例從優銓註 一別路府州縣人若寄居本處許借

讀書雜錄

卷下

三

籍貫赴試中選者註本籍貫并寄借處所 一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門廚典僱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鄉黨保舉不得徇私路府州縣不許濶濫以妨舊制 一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已經犯罪在逃未獲并赦後或未赦願試者聽若中選減一等註授 一倡優之家及患廢疾若犯十惡奸盜之人不許應試 一國子監學歲貢生員及伴讀出身並依舊制願試者聽中選者于監學合得

資品上從優陞註 一別路府州縣附籍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大都上都有恒產註經年深者從兩都官司依上例推舉就試其餘去處冒貫者治罪 一科舉既行之後若有各路府州縣歲貢及保舉儒人等文字到官並令還本鄉應試 一舉人于試場內毋得喧譁違者治罪 仍殿二舉 一所在官司遲悞開試日期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彈治罪 各鄉試處所并選中名數其餘條目命中書省議行於戲經明

讀書雜錄

卷下

四

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 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皇慶二年十一月 日 勅 中書平章政事臣兀伯都刺 押 中書平章政事樞密使臣張珪 押 中書平章政事臣張驥 押 中書右丞相臣八剌脫因 押 中書左丞相參知政事臣阿卜海牙 押

中書參知政事吏部尚書綱領國子學事臣
許思敬

中書參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臣脫歡答刺
罕

中書參知政事侍御史臣答失罕

參知政事臣克魯花鐵木兒

中書知樞密院事宣徽使臣完澤

翰林學士承旨臣玉連赤不花 施行

皇帝聖旨 詔曰我世祖高皇帝馭區立極一

讀書雜錄

卷下

五

洗故宋之故習再三傳朕垂拱宸居華夷黎庶
罔不咸寧取道之遠必資良車航海之深惟宜
巨舶今據中書省張珪丞相充魯合散牙成應
平章阿迭不花園子學事許思敬御史答刺配
議以明年皇慶三年八月大都上都真定路東
平路河南行省陝西行省遼陽行省四川行省
甘肅行省雲南行省嶺北行省征東行省江浙
行省江西行省湖廣行省河東行省宣慰司山
東宣慰司各行鄉試選合格者三百人蒙古人

讀書雜錄

卷下

六

取合格七十人 大都一十五人 上都六人 河
東五人 真定等路五人 東平等路五人 山東四
人 遼陽五人 河南五人 陝西五人 甘肅三人 嶺
北三人 江浙五人 江西三人 湖廣三人 四川一
人 雲南一人 征東一人 色目人取合格者七十
五人 大都一十人 上都四人 河東四人 東平等
路四人 山東五人 真定等路五人 河南五人 四
川三人 甘肅五人 陝西三人 嶺北二人 遼陽二
人 雲南二人 征東一人 湖廣七人 江浙一十人
江西六人 漢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 大都一十
人 上都四人 真定等路一十一人 東平等路九
人 山東七人 河東七人 河南九人 四川五人 雲
南二人 甘肅二人 嶺北一人 陝西五人 遼陽二
人 征東一人 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 湖廣一
十八人 江浙二十八人 江西二十二二人 河南七
人 官司務簡擢賢能拔幽振滯取士以德行爲
本 試藝以經術爲先行 省分左右二試 右以二
場左以三試 曩其籍貫微彼蘊涵毋容洗薄之

風用損文明之治次年二月俱赴京師分卷考
試于內取中選者一百人內蒙古人二十五人
色目人二十五人漢人二十五人南人二十五
人務矢公慎期致得人三月俟朕御試中選者
登名黃榜陞加顯任銓授有司其餘未入格者
求其寸長錄為備榜廣儲器使鼓舞成才俾岩
穴之士不歌遺軸之章多士之朝再觀咸和之
象布告天下體朕意焉

皇慶二年十一月 日

讀書雜錄

卷下

七

勅 押江浙行中書省正六品散官安思台

騰厲

洪陽王開府儀同三司大師錄軍國重事知樞

密院事臣脫堯罕赤 行

開府儀同三司知樞密院事臣也先鐵木兒

施行

御史大夫

缺

御史大夫

缺

御史大夫臣火尼赤

押

我朝 世廟時釐正諸祀典改先聖謚爵及廟中

兩廡坐位別設啓聖祠祀聖父祔以先賢儒之
父并易泥像為木主皆卓然千古之見然其議
則昔人已有之矣嘗讀元姚文公牧菴集中載
汴梁夫子廟學記其略以為若謂生民以來未
有孔子此雖極天下之美謚不足形容盛德萬
一乃褒成侯宣尼公之稱始漢平帝王莽攝政
時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唐玄宗謚文宣
宗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聖至今遵用何也杜

讀書雜錄

卷下

八

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
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為通論乃後世
竟加以王爵誠有不知其可者其享配諸位柳
宗元以為從于陳蔡者言出于一時坐祀十人
為哲非夫子之志乃後又有進顏孟並孔子南
面別躋曾子足數者江左則進曾子子思並顏
孟別躋子張補曾子位夫由孟子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又孔子之孫弟子
子師孫子祖並南面于一堂之上况祀無繇歲

鯉于庭宗子抑父人倫倒錯于數筵之地矣以
為訓又在在之廟泥像其中郡異縣殊不一其
狀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業長安新廟
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于無畫工病其面之
同肖貴人之貌圖其上過而識者抵掌而語曰
此是某此是某溺習已然若何不變云云諸論
皆暗與今合可見識禮家到意見至當不易處
自然相符但必待大有為聖人方能決行耳牧
菴名燧官承旨史稱其受學許衡為世名儒云

讀書雜錄

卷下

九

吾過勝國時設上千戶翼竟不知當年解宇在何
地嘗以此為疑後見姚承旨牧菴集有一千戶
所廳壁記云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
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解城邑者其有統齊徵
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伴衛言至受命大帥或依
高丘曠野為律以行觀此然後其疑始釋
姚牧菴集有提刑趙公夫人楊氏新阡碣銘不稱
楊氏稱楊君曰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
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

祐妻為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始余故不
敢氏夫人而君之亦發例之最新者

佛藏譯場總館分務例不止一人先宗譯主次則
筆受次則度語次證梵本又立證梵義一員證
禪義一員次則潤文不恒員數又次則覆證校
勘而以大臣為監護大使重其事為預是選者
必文詮三藏義貫五乘識梵言不筆彼學博蒼
雅不昧此文非敢自為增減失佛本旨者儒者
過而疑之以為多出筆受潤文之乎其於譯場

讀書雜錄

卷下

十

慎重譯書之規概有未晰何在乎謗舌無忌哉
偶閱釋贊寧譯經一論於譯例殊為明晰條錄
以資格信論曰翻譯梵夾今立新意成六例焉
謂譯字譯音為一例胡語梵言為一例重譯直
譯為一例羸言細語為一例華言雅俗為一例
直語密語為一例也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音
即陀羅尼是二譯音不譯字如佛胸前卍字是
三音字俱譯即諸經律中純華言是四音字俱
不譯如經題上尸乙二字是第二胡語梵言者

一在五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
名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鞞霜那國字
源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堅讀
同震旦歟至吐貨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
其書橫讀度葱嶺南迦畢試國言字同吐貨羅
已上雜類為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製本四
十七言演而遠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
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亘
既遙安無少異乎又以此方始從東漢傳譯至

讀書雜錄

卷下

十一

于隋朝背指西天以為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
遂言胡地之經書彥琮法師獨明斯致唯微造
錄痛責彌天符佛地而合阿舍得之在我用胡
名而迷梵種失則誅誰唐有宣公亦同鼓唱自
此若聞彈舌或覩黑容印定呼為梵僧雷同認
為梵語琮師可謂忙於執斧捕前白露之蟬暗
在迴光照後黃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何
不南北區分是非料簡致有三失一改胡為梵
不析胡開胡還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

令胡得為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當初盡
呼為胡亦猶隋朝已來摠呼為梵所為過猶不
及也如據宗本而譯以梵為主若從枝末而說
稱胡可存何耶自五竺至嶺北累累而譯也乃
疑琮公留此以待今日亦不敢讓焉三亦胡亦
梵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
天竺為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
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純華言是
也第三重譯直譯者一直譯如五印夾牒直來

讀書雜錄

卷下

十二

東夏譯者是五重譯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者不
解天竺言且譯為胡語如梵云鄔波陀耶疎勒
云鶻社于闐云和尚又天王梵云拘均羅胡云
毗沙門是三亦直以重如三藏直賣夾牒而來
路由胡國或帶胡言如覺明口誦曇無得律中
有和尚等字者是四二非句即賣經三藏雖兼
胡語到此不翻譯者是第四麤言細語者聲明
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謂
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住於義不

依於文又被一切故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
故亦名全聲者則言音分明與正此細語也半
聲者則言音不分明而化僻此麤語也一是麤
非細如五印度時俗之言是二唯細非麤如法
護寶雲裝師義淨洞解聲明音律用中天細語
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麤亦細如梵本中語涉麤
細者是或註去此音訛僻即麤言也四二非句
闕第五華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
方言語雅即經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說略同西

讀書雜錄

卷下

十三

域細即典正麤即訛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
用書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經乞頭博頰等語
是三亦雅亦俗非學士潤文信僧執筆其間渾
金璞玉交雜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闕第六直語
密語者二種作句涉俗為直涉真為密如婆留
師是一是直非密謂婆留師翻為惡口住以惡
口人人不親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師翻為菩
薩所知彼岸也既通達三無性理亦不為衆生
所親近故三兩亦句即同善惡真俗皆不可親

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又阿毗持阿婆教
定得鬱婆提目生起後婆羅目貞實此諸名在
經論中例顯直密語義也更有胡梵文字四句
易解凡諸類例括彼經詮解者不見其全牛行
人但隨其老馬矣

道藏經皆妄道士所造所分部尤可笑姑記其畧
其一曰洞真部元始天尊所出演大乘上法九
聖之道分十二類一曰本文二曰神符三曰玉
訣四曰靈圖五曰譜錄六曰戒律七曰威儀八

讀書雜錄

卷下

十四

曰方法九曰農術十曰記傳十一曰讚頌十二
曰表奏凡係老始天尊流演者各繫於其類其
輔則有太玄部其一曰洞玄部太上道君所出
演中乘中流无真之道亦分十二類與前洞真
部同凡係太上道君流演者各繫於其類其輔
則有太平部其一曰洞神部太上老君所出演
小乘初法九仙之道亦分十二類與前同凡係
太上老君流演者各繫於其類其輔則有太清
部此外又有並一部正一者則通貫洞輔之部

歸會于此凡七部故曰三洞四輔其說以爲天地之先妙一分三元混洞太無元生天寶君治在玉清境天曰清微天其氣始青是爲元始天尊赤混太無元生靈寶君治在上清境天曰禹餘天其氣元黃是爲太上道君冥寂玄通元生神寶君治在太清境天曰大赤天其氣玄白是爲太上老君僂謬至此而世乃宮而像之以爲實有此可歎也

相傳道經初有百九十三萬四千三百八十卷

讀書雜錄

卷下

五

自伏羲神農堯湯武丁流布者一萬五千餘卷其諸真文林校修行得道之經行于世者計二萬九百八十卷諸隨經入藏者不與宗陸修靜藏經目一萬八千一百卷宋明帝太始七年校勘存六千三百餘卷後周法師王延珠彙經目八千三十卷唐尹文操玉緯經目七千三百卷明皇御製瓊網經目五千七百卷唐文宗太和二年太清宮使奏見存止五千三百卷定數黃巢之亂焚蕩多散有神隱子收合復爲三洞經

五季亂離篇章雜榛宋代紹隆道藏復脩廢於丙申之難前元至元乙亥有披雲子宋真人收錄到藏經七千八百餘帙鈔梓于平陽府永樂鎮東祖庭因刻石紀此然遠而邇至開闢及義農以來未有文字之前不知何據得此卷數之詳誕妄極矣卷藏爲一千一百一十卷

視佛藏卷爲未滿云

仙乘最真仙通鑑晚出較前此諸撰稍倫道士趙全陽筆也鄧中齋光薦有序頗不滿之以爲天

讀書雜錄

卷下

六

真列仙玄間地位已在經藏若存之仙鑑之目反似掛一漏萬一一具述又不可勝書又云雜川傳淮南王八公事甚偉謂漢史秘之可矣更生父德治淮南微得鴻寶枕中書誦之以爲奇及著列仙乃續淮南八公而不列江鄉間相傳旌陽事迹焜耀耳目及考真誥載諸許真冑家世譜系諱行伯仲群從上自司徒下至虎牙獨一語不及旌陽名不掛譜真誥作於梁距東晉不遠未應墮史之闕文良可爲怪今全陽所紀

蝨螿蝨蝨 不能制故 豐塲峭隄三歲不築崩 雉之不

祿而難蓋穀 蓋進進不已之意雉有文章反

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 翕其羽利用舉

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 紅蠶綠于

枯桑其蘭不黃 蠶老為紅 懷利滿旬不利于

公 務成自敗雨成自隊 務成自敗似言成即

句更可想

宋人章警為太玄發隱內稱王莽嘗筮玄遇于

之一五七令 干一鑽于內陳測云非二千丘

讀書雜錄

卷下

九

餉或錫之垣測云不好七何戟解解測云不容

道莽恣睢不仁好託機祥惑眾作符命尚不免

投閣况有此寧不與付功侯喜同獲左道之譴

乎登云出宋襄陸績舊註或云註是寓言乃今

本亦無之不敢定其真否姑記之并廣異聞焉

王弼州二月三十清明詩二月已破三月新清明

節晦來爭春誤以此日為唐初晦節唐晦節正

月晦也

公七言律以憶昔三篇居卷首詠成孝武三朝事

也想公自以為昭代故實中饒得意語因取冠

斯體然按之驟未愜心殊不曉何解及讀七絕

中私治宮詞十二首正德宮詞二十首嘉靖西

城宮詞十二首頌不涉調諷不嫌訕吟咀回環

堪賞始信此等題絕句則語短情長於樂府為

近律篇則句俳意滿在風雅非宜也弇州復起

亦必首肯吾言

京師陷於李賊大小諸臣降者以千計至有効力

為之用者賊敗西歸諸逆逃還或伏鄉里不出

或公然投新主行在求復用公論不平始擬照

讀書雜錄

卷下

十

唐代至德令以六等定罪而主議者多陰納金

錢欲為之上下其間罪等以不能定遠聞唐廣

神異錄云天寶末有童謠云不上蘭臺草惟愁

谷辨難無錢來紫典生死任都官未幾祿山之

亂朝士多受傷命剋復之日繫三司獄鞠問家

產罄盡生死無路果應童謠鬻獄之弊千古一

律雖此等大事亦被錢神作祟到底不明不白

人無懲創也

我國家之禍至今甲申極矣然甲申自是災劫之
 歲道藏見之不一天地運度經云金天氏之後
 甲申之歲為運度否泰所終金陽玉璽論云承
 唐之後數四十六丁亥三劫之周又數五十五
 丁亥至壬辰癸巳大劫之周前後中間甲申之
 年乃小劫之會陽九百六二氣交會得過者少
 上清無量經云一千八百年大陽九一百八十
 年小陽九一千六百年大百六一百六十年小
 百六陽九不過甲百六不過申不為災總過甲

讀書雜錄 卷下 十一

申為庚庚信步虛詞有開經壬子世值道甲申
 年杜光庭齋籙詩亦有申申洪災至控翮王母
 家等語皆言求免此厄也不謂今竟值之而驗
 慟矣慟矣
 百六陽九之說昉于易傳陽九之危百六之會而
 詳於劉歆所作三統歷譜其略云三統是為元
 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危曰初入
 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初入元百有六歲為陽九
 有危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為閏也劫久
 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

也六八四十八合次四百八十陽九亦六乘八
 為四百八十歲也次四百八十陽九之數於易
 次六百有變次七百二十陰七九乘八之數八
 故再數也次七百二十陰七七十二為七百二
 十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七乘八得五百六
 十歲八乘八得六百四十歲合千二百歲也於
 易文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
 也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此六乘
 也六既有變又陰文也陽奇陰偶故九再
 數而六四數七八無變又無偶故各一數凡四
 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經歲四千五百六十
 災數五十七元之中五陽四陰九七五三皆
 陽數故曰陽九之危其說本如此道藏乃以九

讀書雜錄 卷下 十二

乘九為大小陽九八乘八為大小百六概為派
 算別無兼差統占一元既與元初之百六有庚
 單乘九數更於七五一之陽九未全似乎襲其
 名未甚究其義者乃甲申之說何以推之多驗
 豈道家另有一種師承不必盡同耶家就知者
 訪之靈寶自然運度以三千三百為小陽九
 有此訪之小百六九千九百年為大陽九六百六又
 不同
 詩人稱蠱魚禽獸為汝不足惟至耕花為君如羅
 隱稱風為君如劉禹錫稱異矣雖然原本三百

篇莫楚之詩曰樂子之無知

陸放翁詩吏進飽指箱底客來苦勸摸牀稜唐書燕味道為相決事持兩端世號摸稜手朝野僉載自云其手摸牀稜也陸詩本此

崇禎癸未會闈值大兵深入計偕者多中途狼狽而返時兵勢方強李冠又踞荆襄為患一時士子皆知京師之危而念不能割第日望解嚴補試以謂吾輩幸而得第始鑽謀乾淨地方且去趁此錢鈔歸家作富翁耳未幾兵退八月補試

讀書雜錄

卷下

廿三

諸得第者至明年甲申三月李冠兵破京師盡乞降投職殊少殉節之人狗彘不若矣嗚呼國家以甲科取士號為第一等人物而收效乃爾原其讀書應舉初蚤自算盡便宜只顧身家不顧朝廷故也記唐末黃冠通潼關士子應舉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期為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士人不知好歹胡說至此科舉何益人國欲倚之得人冀有少分濟裨耶

詩家詠貧者不一客嘗舉賈休徐黃兩詩問我曰

如休家為買琴添舊債厨因養鶴成晨炊貧猶可也若黃厨非寒食還無火菊待重陽擬泛茶此貧如何過得余曰是不然更有并茶也不能辦的與客一談而罷

江左一佳不林也南唐書注法

江左雖稱六朝然自不可同論孫吳始建是因天下之亂爭而據有之者其上也東晉則失國播遷是為偏安而宋齊以下又承偏安之舊姑遞代焉者總去孫吳遠矣後此惟南唐李氏承楊

讀書雜錄

卷下

廿四

徐始業以北與中原南與錢鏐角力宅此土雖封壤褊狹不及六代時之半而事同開創跡異圖存似猶有孫氏英雄餘概未可以替為便薄之

南唐元宗末造割江外與周平山人史虛白召對述所作漁父詩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白為諷元宗變色又嘗為割江賦云舟車有限沿汀甚以相安魚鱉無知尚浮游而不止今國家不幸遷播江表而主國之初諸公討賊之義未伸

固園之謀總缺日惟講門戶授黨類招貨賄紛
紛進取不休真虛白所稱無知魚鱉之不止者
耶可勝裂背憤歎

日月初生誠不知如何據道藏月華陰景飛空音
章云六合皆空初無一物空忽自虛烝風轉足
風號剛風烝為元烝烝如黑霧風鼓而聚化為
黑月遊汎無所黑中生赤赤為日天地華實
月為日根想開闢初正當然耳極似有理再檢
釋藏如長阿含經則云劫初長成時天地大闢

詩書雜錄

卷下

廿五

有大黑風吹大海水開取日以照天下起世云
爾時世間便成黑暗是時忽然生出日月及諸
星宿便有晝夜年歲時節更較道藏說得潭成
不惹出破綻大討便宜然起信較長阿含義尤
勝以并無黑風吹海等說也

盧綸登上人詩學淺喜言固貫休宿東林寺詩僧
好語尋常談禪者肯認做淺便是不尋常若到
真尋常又何問淺深同異也合讀此兩言當大
有會

坐園守靜為入道之本宋金之初重陽子遇鍾呂
之傳始立全真之教五祖則太上東華鍾呂海
蟾也七真則丘劉譚馬郝孫王也其下綿延暨
五箇祈究之輩甚衆今粗錄七真遺事備考

王嘉字知明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家終南縣
劉蔣村貌雄偉美積昇初業進士學金正隆間
棄家學道人以其狂呼為害風因以自號築壙
號活死人墓自居遇呂純陽劉海塘得道以有
緣在東方抵登州寧海度馬丹陽夫婦及譚處

詩書雜錄

卷下

廿六

端劉處玄丘處機諸真後至南化年五十八時
大定十年也後丹陽嗣其教學譚劉丘相繼為
宗盟全真學者推以為祖師元贈重陽全真開
化真君有全真前後韻光集行世

馬鈺初名從義字宜甫重陽為更今名字玄寶
號丹陽子寧海人也額有三山手垂過膝重陽
子至其家勸誘因棄其妻孫氏入道年六十一
化

譚處端初名玉後更今名字通正號長真子寧

海人骨相不凡尤涉獵經史感病誦北斗經而愈歸道之心遂決大定七年聞重陽子在馬丹陽家求脩弟子列得道化于洛陽朝元宮年六十三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東萊人素有學道之志不娶師重陽子後築庵于武官玄風大振四方受教者日衆明昌初駙馬都尉鎮萊州以其惑衆追捕下獄俄頃人見之于市及觀獄中方熟睡因出之成安二年召赴關問道明年乞還

讀書雜錄

卷下

廿七

山太和三年化年五十七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人年二十師重陽于寧海重陽器重之訓誘尤切至後居磻谿龍門終南聲名藉甚金世宗召見陳延生保命及持盈守成之戒後居萊州元興太祖從乃蠻遣使徵北行萬里達行在太祖問道告以節欲保身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為清靜之理及勸其撫卹山東河北使黎元蘊息為祈福之一端又以國俗未知孝道為言語多真切帝嘉

初之耶律楚材為撰玄風慶會錄乞歸至燕京住太極宮初改為長春宮年八十化

王處一寧海東平人號玉陽子弱冠不婚從重陽子學道一日同行所持傘忽騰空去二百里而墮又號拿陽子故重陽有傘竹通為七箇人之句以應金蓮之七教也金世宗章宗嘗徵至關門道待以芳菲之禮告世宗云情精全神修下之本告章宗云至道之要寡事欲則身安壽域秋則國泰年七十六化于北京聖水玉虛庵時大元丁丑歲也

讀書雜錄

卷下

廿八

郝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寧海人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隱於卜肆重陽至寧海以背坐之機感發之因傳遺為更名之曰璘號恬然子嘗默坐沃州橋下為小兒輩戲累磚石為塔于頂亦不動河水溢壘亦不起如是者十五年與人占筮凡有言無不驗崇慶元年化去年七十三孫仙姑名不二號清靜散人馬丹陽之妻重陽鎖庵于其家以交梨芋栗屢示神變以化之于是夫婦捨家各從重陽授道後依洛陽風仙姑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六年道成先丹陽子化去大元辛丑葬洛南慶真觀之金蓮堂為十方女冠皈依之所

職方著述等身以讀書

雜錄世傳頗罕丙申冬

從拜經樓借觀因命胡

生鳳臺手錄之體記

讀書錄

卷下

七

素衣吳觀華先生小叙

荆溪教弟儲乾撰

素衣吳觀華先生梁溪世裔也何以辱與荆溪之儲乾交作合於龜山也龜山者何晉陵東南震澤之濱吾

師錢啓新先生逃世處也錢師以萬曆丁巳隱於此山乾與

素衣先生俱以尋師問易不期而至九月中錢師歿卽葬於龜山之西灣素衣與乾不忍遽治任約三年小叙一

之內仍學於此山近師墓而興思焉方其在龜山也每日之曷遊於山之巔就松根石磴以考業焉先生雖五年以長於德於學不敢肩隨也一日節至將歸乾與先生緩步於山麓而先生慨然色喜曰看此番回去蓋躍有昨非今是之意而欲見之行也自是而後凡見之行者於頽風敝俗盡行裁革先生於世味中一脫盡脫亭亭獨上矣東林之擔以身肩之而有裕矣講云乎哉先生之德於是而日新先生之業於是而日進雖未見之大用在易漸之上九鴻漸於逵

其羽可用爲儀吉先生有焉龜山一遇乃得此人豪其實啓新錢師作之合也邇年來先生因宿症頻作謝客靜攝或子夜亦做這功夫如此者淡歲乾因秋會偶於中庭間叩之先生微示曰亦只是心與身一未能心與理一此先生之自道也而其心與理一已在言表矣自龜山分袂後先生曾致東與乾有云窓前憶共龜山月嶺上思看馬蹟雲皆當年實事也不雕琢而自工緻情景婉然竝常以爲口占先生豐頤胖體睥面益背一見而有道之氣象易知也然存養

小叙二

純熟條理微密習見而渾然之妙用難知也大抵與忠憲高先生正是一堂人物時友多樂先生春和滿腹爲易與而不察先生秋嚴微不至爲未易與也乾質魯不長於言但承德甫善甫良甫三君之命不可無一言以報而搦管實兢兢也然經奮鄒先生之誌認菴華先生之序言之盡矣足以闡先生之幽微矣乾又何言但有投淚而已嗚呼昔年先生新置幽居招乾借樂之懸一軸雖雉於堂中時哉時哉寓意豈不美哉徐而默然思之我心不快何也不遂有共之者

乎竊以為獲麟之兆寓意於此幾兆於此有象則有
占何今之雌雉而非昔之雌雉也特未可言也又按
獲麟之歲在庚申泰山頽於壬戌今素衣先生適捐
館於壬申其幾如此神矣哉欲再與先生語之而不
可得矣噫

崇禎六年三月庚子謹序

八分三

觀華吳先生進道之序

教弟華貞元記

先生名桂森字叔美別號觀華延陵季子後也父給
諫震華公母孺人曹氏以嘉靖乙丑之歲八月二十
三日生先生乙亥給諫公歿先生年甫十一以不得
致養為終天之恨戊子遊庠辛卯廩諸生己亥曹孺
人歿先生年三十九日吾終日咕嗶冀得寸進以慰
母耳今已矣即斷名心曰吾聞人子以不辱身為孝
其以事親乎迺從事問學甲辰東林書院成吳越士
年譜一

友會集其中先生以朋友講習不可不謹約為朔會
折衷於景逸高先生五經學者家常茶飯不可不講
約為經會參酌于明經諸友自以賦性清狂交慕素
心則相約為會者又不但以講而以心啓新錢師迺
迫欲以易授矣謂先生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
癸丑冬設臯比東林迎錢師講易旋與諸友約曰吾
輩入東林決不可資人之勢先生蓋將人隱微俗腸
抉出今轉向高明路頭耳錢師卒講喜甚曰吾道行
於錫矣夫易者象也像象者人自錢師喚醒人道先

生週知八物全備參兩爲一者人先是東林每大會四方冠蓋雲集間拈書義一二迨高先生主盟推先生講席曰今日之會始真每赴經正堂會錢師獨以先生名點示衆友曰此真道學乙卯先生年五十一以貢舉試第一便作了苟師曰觀華出邪司教尚有人曰吾向誰開口乎吾從東林先生遊朝斯夕斯終身焉於斯庶幾有聞耳矣丙辰倡道鵝湖諄諄爲勉曰當今此學孤立責豈不大事豈不難程夫子云重担子須得硬脊梁漢其振鐸於輦贖之世扶陽於積年譜二

陰之日爲東林表表者原始寔自先生丁巳仲春會錢師曰一息千秋先生道就師于龜山以易正焉草像象述非避作不敢居要以見崇效卑法之意云爾錢師沒先生借余與恕行儲先生會龜山三年廬冢之思也嗣後歲會昆陵善繼其志也謂諸友曰入錢師之門方知立身行己之嚴名利心絲毫未斷勿得言學戊午舉家會會必手書詩禮兩條粘之壁若曰居家而理止是性情調攝就詩禮可味也語余曰吾年未艾便將先業分撥人亦謂我得也做余輒未得

余曰先生日勤事於詩書師友言足則行足法其下愛而敬之人能乎做先生之分不做所以分得乎故惟先生有家易云王假有家或勸出家曰吾在家出家而尚出乎先生一切家務處之以理不與以我便是出也否則終跳不出一我字惡能出家故惟先生出家易云出自穴穴陰所安也辛酉高先生北上以東林囑先生主盟向奉教高先生者咸皈依先生以先生主東林東林主先生也道學其有傳乎高先生曰觀華善用易以先生用易易用先生也易道其復年譜三

與乎乙丑毀書院人便諱講學且虞禍先生曰吾嘗以黨錮諸賢質吾師師曰那能得此造化邪蓋造化生生不謂陰慘而或斷於一息剝而復也其先生之天行乎是時堅志者尚數人僻遠間起容有之然無講習之所矣寧但已乎九日會鴻山盤旋石壁之下吟曰坐談莫畏西風急玄酒斟時宇宙春兌而震也其先生之游雷乎會蓬萊會華藏會荆谿會于山之首河之干在處提醒焉當黑夜時種得星星火以待日出舉火坎而離也其先生之繼明乎憶余初交

時覺先生臨下太嚴情如不能達性稍急有不可於心則發或移時不解先生曰吾近反家庭左右前後渙然各心學問不得力正在此然庶幾所以感之者日需而已矣後乃愈和人得先生懽有事喜色相商能得隱情如一二童僕若自率其天者先生以藏身之恕喻諸人蓋久而微矣親者如其親故者如其故笑語權狎人自意適焉道雖孤高相與無異朋友各如其朋友謂講習不可久輟春和則會秋爽則會以歲暮爲考德課功時則會日草野之人自相聚樂諒年譜四

無與時禁也茹淡衣素非爲節省就便濟施必以義急人難不居德曲體人情不徇情無藝之征必如其令莫夜戎之不驚駭橫逆卒至則謹避之絕不向人言修形豐願神凝氣爽格清而色榮潤意趣暢而節制自存心事顯明用意微婉無事靜坐卓然豎起如緊握然有事應酬專一無二必期了結纔了便休講論必覈又每大段發出不瑣屑聽人講忻忻如也竟其說不漏一語亦不從中斷截橫起一見有不合日且商量言而當輒錄之友有悟未到者或爭之急日

且從容自然知其自認了悟者不爲置辨慕名而來殊不見意趣則任其去聞一友根器善亟致之徐爲開導後生小子念頭向上卽忘年下之以致誘掖有縉紳開講而借重先生者卒不一就其爲量大任人飛躍不束以繩度其爲教微非細心觀察不知其意義所在也先生日中節者天理合縫處也自然和余故審視於容色言動處已處人之際稍得先生之和卽其可見用顯而其不可見者體隱躍如矣余與先生相處最久親先生矣懼行已不可對先生尤懼獨年譜五

知萌念處不可對先生若乃人之領取不同則又各厭所欲而去此先生風雷物物震動而巽入之也蓋先生學力大改過勇實就氣質變化又從難克處克將去勤敏讀書日用飲食皆體察實地尊師取友嚴憚切磋乃陶鑄實功理明則心靜心愈靜則理愈明兩者交資日有進益不可量也先生一日睡起結裾豁然如大寐得醒向來諸想忽爾解脫余問作何景象日一念不起鬼神莫知默識乎此一可主矣大抵東林學脉言體必於用離體無用離用亦無體言悟

必於修不悟何修不修亦何悟先生蓋經二十多年
切身修証而一朝聞之豈易言歟譬如虎之可畏人
盡會說終不似曾經虎傷者出口自異爲實見得也
丙寅高先生沒乃敘明興以來七先生語錄合爲一
編復剖其異而表其同日真儒一脈脉不一卽非儒
儒亦非真先生編是錄也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以
俟後人也其旨深哉戊辰年乃著一斑錄道體固自
全現見者多圓一偏君子之道鮮矣先生著是錄也
蓋謂前此之見以我見道止是一斑後此之見以道
年譜六

見我一斑而全體矣其傳在是其他所著不可殫述
至如禪門直指修真要訣則就心與氣之同而揭其
端頭之異也未見道卽是博禪既見道無非窮理譬
如海灌百川歷百川而遡之既見全海涓滴皆海水
也其謂高先生之道一以貫之夫亦見而知之也歟
向問先生睡時若何曰吾睡不便放倒須收攝此心
至是而靜焉致虛動焉致察無非心矣故曰乾以君
之員天下之道學者最苦物欲之累動卽撲滅之終
未得力先生曰不在動念時也爲胸中尚留得些子

根株看來只是心君不出頭之故心君不出頭看來
又只是敬不足之故夫乾其靜也專專之爲義主一
之謂本體惟是一箇本體工夫須做專主工夫一非
落空主不着相不落空一卽是主不着相主卽是一
敬成片段一可得矣數年來先生舊病時發然一心
只做向前事致愛先生者常以藥餌勸或謂可鍼而
愈或謂其得老氏術可邀致之先生亦未直拒也微
笑而不答若曰以是年以是病應去便去耳多方以
求生却又多一事其無所事禱之意隱然見矣病少

年譜七

間輒看書尋復會友人謂先生且休曰吾安閒至此
尚安閒邪若并其病而忘之余故謂己亥以後透過
名利關乙丑以後透過災禍關此則死生關頭抑且
透過謂二氏一大事爲了生歿吾儒一大事爲了性
命生歿是他一已生歿不能出家性命還是天地民
物公共性命有家無妄之往何之矣勿藥有喜其庶
乎宗廟二年己巳允復書院先生卽自經營先構麗
澤堂不日成之與經畬忠餘兩鄒先生倡和其中昔
年諸友仍塵塵集喜慶復親舊時威儀先生曰冷

淡莫如今日。卽今來者向學者也。越冷淡越真切。堂右另築三間。題曰來復齋。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又云朋來無咎。七日來復。先生蓋謂不講習。何由來復。不來復。何貴講習。故麗澤堂仍其舊。來復齋銘其志也。先生之學克已而能復者。將以一己之復爲朋友之復。世道人心之復。僅僅復舊跡而已乎。乾三爻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庚午賓筵。尊先生於乾位。洵足以當之人。只有天地心。其復也須靜養。以先生之學。不獲當世之用。亦不求用於世。閉關之義。嚴年譜八

矣。詔修熹廟實錄。入先生於丘園傳。洵足以當之。謂余曰。近來諸友。儘有理會心性者。余凡事放得下。惟放東林不下。余則謂凡事放得下。故放東林不下。放不下者何。天理民彝。不容泯滅者也。衆人都放得下。惟聖賢放不下。又語余曰。當年被難。諸君恁大關係。却未知易學。今日如有以易來者。雖病卧床褥。猶當強語之。蓋以廣吾師之教也。先生著乾坤否泰之說。直是以人道挽回造化真消息。而學易金針。則引向入門而挈其要領。雖不得其人面授。一生學易精

神已世世矣。從來聖賢非通卽窮。文序先困後井。孔序先井後困。反覆原只一事。辛未春先生退處僻巷。懸雌雄困象也。時也。壬申懸朱子像以沒身相遇也。可知井通矣。十一月朔余赴會。孰意先生竟于是日長逝。痛也。何如余謂先生進道譬之山焉。望而趨之。一步近一步。登而涉之。一步超一步。至頂以上。已不屬山。則向年豁然大悟者。不容說矣。天一也。其下有山歟。其在山中歟。卽上卽下。卽內卽外。遯而畜也。其先生之一貫歟。先生之子德甫善甫良甫能養志者。年譜九

也。所放不下者。端在三君矣。

息齋筆記卷上

錫山吳桂森叔美甫著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按程子非簡心之密何能自知至此庚申

賀克恭簡陳先生屢承開示潛玩久之乃知此理克塞天地貫徹古今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事事物物各有本然之理吾人何必勞攘勿忘勿助循其所

息齋筆記

卷上

謂本然者而已然雖見得大意如此苟非格物致知灼見事事物物本然之妙烏能勉強以循之此知之所以當先也然非敬以涵養此心使其常主於中不馳於外則身且無主雖視弗見雖聽弗聞至粗至近者且不能應酬之况于究義理精微之極乎此涵養之功所以又在知之先也以是知今日用功之始惟當先事涵養放心不收終難為學此則決無疑矣按此語切近精實克恭學白沙而不涉玄虛如此

錢先生曰人言知過悔過尚是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一分方改得一分補得二分方改得二分

邵子詩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譏禪伯也或曰豈有能靜而不能定脚者乎余曰此有明證昔有老僧山居客問所得如何老僧吟曰習靜山中二十年也無凡火也無烟客去侍者問客何語老僧復舉前詩侍者倒塵尾擊老僧首一下老僧勃然建大杖撻之侍者前走老僧後追侍者高吟曰習靜山中二十年也無凡火也無烟若將塵

息齋筆記

卷上

二

柄輕輕打燒壞三千與大千蓋却事求靜與時行時止之靜其不同自如此或又曰此是老僧修行無力真能禪者豈其然余曰卽二十年苦行尚無禪柄便是誤人不小試看邵子冬不爐夏不扇二十年成個恁般氣像所以禪門要透捷徑到底只是梯接以凌虛空朱子說得好使有捷徑可走堯舜周孔豈故為紆曲以誤人耶

朱學王學之不同或曰朱重修王重悟朱言功夫王言本體非也朱以仁義禮知言性王以虛無明覺

言性此其本源之絕不同處也陸學與王學又微有別陸以行誼徵心王則專言知而已故王曰象山只是粗所以陸近告子王是迦文千古而下斷乎難揀

宋澶淵之役帝親征命王旦留守旦曰願宜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按兵凶戰危勝敗無常故旦為深遠之慮曰十日不捷可謂直言無諱矣此之為社稷臣帝曰立太子可謂深根固本矣此之為真明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主當其時內有王旦外有寇準如此可謂戰勝廟堂

少陵忠憤有離騷之思篇中麗人行副筭六珈之什也秋興八章彼黍離離之咏也含意深遠讀之有無窮之感取最沉鬱者為箋釋一篇夔府孤城落日斜

身在夔府

每依北斗望京華

心在京華

聽猿

寶下三聲淚

在夔府

奉使虛隨八月槎

望京華

畫

省香爐遠伏枕

望京華

山樓粉蝶隱悲笳

在夔府

請看石上藤蘿月

追憶京華之月

已映洲前蘆荻

花 目中夔府所見 舊解殊未識其意

有學者受橫逆欲忍則不能堪欲訟又知其不可請問於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此有道乎先生曰聖賢豈無善處之道但子心未平氣未和未可以語待子心氣和平而後語之數日復見曰覺得邇日心漸平氣漸和敢請教先生曰既心平氣和又何待問

有求親誌銘於陽明先生者先生諾之而久不與但今門下士日與之言學其人葬期已迫文終不可

息齋筆記

卷上

四

得托門下辭歸先生曰試為我問之求誌銘意欲何為其人曰不過為光顯吾親計先生曰更為我問之古有叔梁紇者何人作誌銘乃得光顯如此其人良久痛哭曰命之矣今不願得文歸而葬親來從先生學做人先生喜曰文在此矣授誌銘覺一也從仁義禮知有覺真覺也此之謂性靈若曰穿衣喫飯運水搬柴有生後之覺也此之謂形靈至于甘食悅色則正迷而蔽此覺者也世以捧茶童子馬上俯仰證心吾不知於性靈之覺何如

趙襄子無恤趙簡子之次子也長曰伯魯簡子賢無恤故舍長立幼然無恤既立以伯魯之故有子五人而不立後立伯魯之孫浣是爲獻子獻子生籍爲諸侯按無恤可謂不忘本矣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視趙匡義何如

披裘公夏月衣敝裘荷薪於道道有遺金不顧季札見而呼之曰負薪者何不取金公笑曰君何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請問姓氏日子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名遂去相傳披裘者晉陵茶山路人也

茶山路在郡城西南

楊元甫陝西高陵人博學高行元祖累徵不應後元造曆曆家以爲非元甫不能成元祖知其不可屈用四皓禮太子致書幣不見帝許以曆成而送還山元甫乃應聘後歸日公卿祖送許魯齋嘗謂門人曰千古曠典爲斯人所舉其功與肇修人紀者同呂涇野先生曰魯齋初出欲用夏變夷氣魄亦大後因其志不行於心不安故獨重於元甫由此

觀之魯齋之仕其悔之甚矣所以歸時元祖特授以詔今其設教魯齋置梁間絕不以示人既歿而家人發之方知詔書也又囑家人勿請贈謚恤典其意可知矣蓋以不如楊爲第一乘品格也欲定魯齋出處此事可以斷

漢光武使左中郎將鍾典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典爵關內侯典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典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典固辭不受按光武可謂明矣能封儒臣

息齋筆記

卷上

六

又能封其師鍾典可謂賢矣能舉其師又能卒辭其爵真儒林千古盛事可紀

康節詩有刁難剖公闕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上語上東門嘯浪悠悠賈克字公闕劉淵字元海舊註云夕陽亭帝以賈克督雍州克不欲行因公卿餞於夕陽亭問計於荀勗勗曰但聯姻帝室則自止矣克從其計因納女太子卽賈后也後濁亂晉室致五胡雲擾皆原於后按詩首句傷魏祚也次句傷晉室也納女事未盡詩意記漢安帝

延光三年三月帝策收太尉楊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飲醜而卒康節似指此事上東門嘯卽王衍識石勒故事夫自魏晉篡逆五胡亂華天下大亂數百年不知皆自漢末不競小有害君子致之也此世道泰否升降之幾非識微君子孰能知之

宋徽欽在沙漠時遇胡僧能言宿世因二主問歸宿

息齋筆記

卷上

七

地僧曰一爲鍋內之油一爲馬足之泥後徽宗以不得虜命不殞斂欽宗日夕撫尸號哭數日後一虜持鎗至挑其尸去欽宗號呼隨之至一山谷羣僧無數見方池大畝許浸油燃燈虜投尸其中欽宗大呼亦欲投池中衆僧止之不許曰非上命安得入後金亮出獵命欽宗與遼主執戈爲導鐵騎後隨忽一虜箭射遼主仆地鐵騎蹂而踐之欽宗因思馬足爲泥之言于是臨高崗自投而墮鐵騎亦蹂而踐之

出

太祖高皇帝親書

按二主之

慘與青衣行酒一轍其禍當始於何時或以爲罷李綱以謝金人便知必至有此愚以爲不待至此也章惇入相陳了翁問今日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了翁曰如此公誤矣惇不悅宋室之禍幾分於此時靖康時天下之怨毒已必不可解上帝之震怒已必不可回克廷之羣姦已必不可盡洗而滌除所以雖有李忠定岳少保必無可成之功益極重之勢然也

鼯鼠口甘範衍嚙人使人痒而樂須臾灰矣此天地

息齋筆記

卷上

八

間之最毒物也蛇虺毒人猶痛而知避至此物則妮就之而忘其效佞人甘言婦寺軟媚足以使人樂就而卒以斃身隕國與鼯鼠何異可畏哉可畏哉
光武廢郭后立陰貴人爲后邳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惲意恐動搖太子也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按惲

可謂忠矣。能先幾而蚤諫，帝可謂能受言矣。不以私愛妨大計，然而終不免太子之廢也。故方希直題釣臺詩曰：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烟水。其譏光武者深矣。按：惲在王莽時，說莽曰：天變於上，民叛於下。觀天意，民心明示公以反正之路，何不復子明辟莽，怒囚之？又說太子疆讓位於明帝，得兄弟善保，可謂明哲之士。光武猶不能盡其用。

息齋筆記

卷上

九

沈石田名周，題趙子昂茗溪圖詩：吳興公子玉堂儂，畫出茗溪似輞川。兩岸山烟樹裡何無十畝種，瓜田石田此意卓然高。士品格子昂在下風矣。永樂間有樵夫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一束，足食則已。食已畫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惟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鷓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歿，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尋匿去，不知所

息齋筆記 卷上

終又蜀山絕頂石壁上題詩云：一個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歿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按：革除間，歿節之外如此者更多，不勝書。何忠臣義士之多也。固繇聖祖作養，拔擢於上，亦繇濂洛講明人心一脈於下，所以人人能奮九歿不移氣節，凜凜與日月爭光。竊謂可與唐虞之際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於同堂者，絜芳比盛千百世之下，難乎其繼矣。

息齋筆記

卷上

十

蘇東坡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黃州團練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塗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先生不覺哭失聲。這一哭自有個來歷。東坡自雄其才，爲小人所齟齬，至于淪落，負感久矣。一聞此語，乃知蒙神廟識賞，益動身世之感，所以不覺失聲。此哭雖是發於忠愛至情，畢竟從知遇上感恩來。

四二七

大臣以道事君者自無此哭。予友華始德之論如此。按哭後又少了一番進言。宣仁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這是一段良心發動時節。豈可無忠言。懇誠以感動之。若曰：臣素以愚戇觸冒先帝。先帝不罪以死。而欲用臣。至仁也。今太后皇帝思先帝言。召臣。願臣有一二愚忠。可採採而行之。庶幾可以報先帝而忠陛下。若但榮其身。雖肝腦塗地。臣無由報稱也。有此一段忠益。方不虛金蓮燭一番盛事。

息齋筆記

卷上

十一

觀察使于頔音迪問一僧曰：教中言卽心卽佛。如何是佛。僧不對。又問黑風飄入羅刹國。其義何如。僧直呼公名曰：于頔何人。而乃問此。于勃然作色。僧舉手向公曰：此一念黑風飄入羅刹國。公爲之降色。蕭然起敬。僧復舉手曰：卽此念是佛。二語頗警切。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不善。妖星厲鬼。誠在反覆間。而其語則奇文也。

程子曰：化天下只是一個風。吾錫女烈如儲義士妻。范秦妻熊。浦孝子婦。過表表著矣。邇萬曆歲東門。

有陳烈女未嫁。聞夫死。遂縊。鄉紳爲立祠。歌詩紀其事。一時風起。有鄒貞女。有陳貞女。子友陳毅菴。廷策之姪也。有劉氏婦。子世交劉體泉。次婦也。陳女截耳自誓。劉婦自投河救甦。三女皆未嫁。著節者。又予友華介石妻薛氏。少養於薛翁。歸華歲餘。而孀無子女。後養父母。又卒。焚焚獨守。最茹荼苦。數年卒。又予友莫用章內子之婦陳氏。適張。以念父母不得見。自縊。歿於孝。皆炳炳天理民彝。烈丈夫所難。五女皆有鄉達傳誌。可哀爲一秩。爲錫中。

息齋筆記

卷上

十二

閨媛之勸

錢先生在龜山。一日出源。滙二編以示。因曰：中有可疑者。須商確。余受讀後。會先生問二編有所見否。愚因請曰：管幼安陶靖節俱一時矯矯。以附見不另立傳。必有深旨。先生曰：陶大節著矣。然聖賢達有達之事。可做窮有窮之事。可做寄情詩酒。未脫江左餘習。若幼安粹乎其質。只有一事未盡善。細詳方見。愚不敢請其事。因簡本傳。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卽位。徵寧。遂

同家屬浮海還郡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明帝卽位太尉歆遜位讓寧遂下詔曰太中大夫
管寧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
而至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今以寧爲
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望必速至
稱朕意焉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
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
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
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通違臣隸顛倒之節夙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宵戰怖無地自厝按管雖終身不受僞祿而篡逆
方行聞命來歸與匪食周粟採薇首陽之意則有
間矣是昔日遼東之避不過保全性命非爲綱常
表大義也一事未善意在斯乎

司馬溫公曰釋氏之言其精者吾儒自有之其誕者
吾不信也此語最公平如其言曰撲地非他物縱
橫不是塵山河與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有言曰有
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此皆竊吾儒之精者也如楞嚴所載曰迷妄有虛

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此則張
子所謂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者雖曰人以妄心
自起虛空見自起世界見然又曰想澄成國土知
覺乃衆生則誕矣

六朝劉宋衡陽王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苦而
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
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
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
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

息齋筆記

卷上

四

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此絳
縣老也論者嘗謂晉至五代無人非無人也世汚
道喪德潛而弗耀耳觀此老言談及辭食晦名豈
一徒隱者其品格在五柳已上義季知其賢矣不
載以歸朝僅問其姓名何爲哉昔吳陸喜論士曰
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不用者第一
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
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
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

論士於末世宜以此爲準

唐李涉泊舟遇夜客詢知李博士久聞詩名乞一詩
李曰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
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盜喜遂舍之而去又
劉文成梁山泊分賦臺詩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
暴客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
咏二詩不能無慨于今之居民上者且聞名而索
詩聞詩而喜舍或有不及此風者矣

康節伊川論雷聲一案伊川所云起處起非漫然捷

息齋筆記

卷上

十五

對也有個至理蓋雷雖變化難窺然只是陰陽升
降之氣氣便可按而知其出何以可知隔歲秋分
收聲日是其入幾也冬至日微陽初動是其復幾
也立春日陽長是其萌幾也以三日支干推筭其
聲發之遲蚤可知也觀冬至日風氣何方來則雷
出何方此感通之幾其聲發之方向可知也從東
北而聲於西南爲順布則時和歲豐從西南而達
東北爲逆布則反此總是天地間一定之氣識其
法人皆可筭所謂有司之事也儒者一切不問但

雷出有節宣入亦有節宣順布適得其常逆布不
能爲災此爲先天而天不能違之道方知小小前
知都可以不事故曰既知又何煩推筭只說起處
起一因其自然胸中一毫不曾勞擾省多少閒思
非見道何能及此康節會得故不覺稱善云

呂純陽得仙術於鍾離正陽因曰何不以廣度天下
正陽曰豈不願哉固仙材難遇也純陽不以爲然
正陽曰子試爲之于是純陽現化立教說長生之
法從者數百人一日示病從者漸去已而病漸重

息齋筆記

卷上

十六

益散去止存數人純陽曰吾疾不可居此當移入
山願往者從同行僅三四人至中途遇大水純陽
曰須負我以涉諸人皆不能惟一人直前負師涉
中流純陽喜曰得一真仙材幸矣及濟登岸視之
卽鍾離子也誠心學道其難也如此錢先生偶舉
此語因曰所以說師之求弟甚於弟之求師余時
在坐不覺汗沾於背

薛文清曰少陵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
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寂寂春將晚欣欣物

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

借問天源深幾許古今常只是滔滔年年成就無邊

物本體何曾減一毫

薛讀書錄

程子易傳謂能盡得四聖之意則所不敢知至其關

切世道人心開示學者蘊奧則至精至微謂與易

同功可也故朱子於本義却不盡同傳旨而爲近

思錄則纂取傳文無遺此真得程子之精髓者

伊川先生涪州之行程公孫與邢恕

公孫先生之姪

息齋筆記

卷上

十七

邢恕先生門人爲之也同門中愠之言於伊川先

生先生曰族子無知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直

相忘於天高地厚之中此是何等氣象論二人真

得罪名教豈不可惡然就吾道論之世途中齟齬

原一毫無加損自應度外置之近見學者妄談肩

觸時忌有恐其遺累門牆因而深咎之者或未聞

伊川先生之風乎

辯王學者多闢其致良知之說夫致良知有何病陽

明之學與朱矛盾處在於掃敬字惟其認本性爲

無善無惡故認敬皆爲強多事此禪宗本旨其流

弊有不可勝言者矣試觀今日高談致知之人駸

駸無忌憚一路其陷溺人心豈不可畏乃陽明當

時以朱學比之夷狄洪水之害是何言歟是何心

歟今雖倖得從祀後必有議之者

陽明譏朱子曰

合之以敬而益緩

禪學混儒無煩深辨一言以蔽之曰舍修齊而談性

命

聖學敬爲主固矣然敬字甚不易識故先儒懇懇言

息齋筆記

卷上

十六

之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試思無適之義何

如又曰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試思未發氣象

云何此處非精心體認參詳何由觀彷彿能真識

敬然後能真無事不言敬而言本無事妄也故程

子曰學者須先識仁不曰求仁存仁而曰識仁識

字有無窮旨趣愚謂識仁則識敬矣

辛酉

衣冠之禍三西晉長沙王歿傾國而南石勒以輕騎

追及之執文武三千人曰此皆晉之貴戚公卿不

可加以鋒刃坐於排牆之下壓歿之又元魏胡太

后弒主亂政爾朱榮以兵入都殺后執宰相以下
二千人令胡騎圍而射之謂之河陰之役唐朱溫
劫唐帝遷都於汴至白馬驛宰相崔昭達以下數
十人盡殺之投屍黃河曰此輩清流當投之濁流
噫是皆禮樂文章之士受此慘毒疑於天道反常
然細而考之晉當昏主淫后瀆亂於上諸王骨肉
相殘於下此乾坤何等時而舉朝方且清談莊老
以爲風流魏本夷狄不足言然后以母弒子與元
又亂俾之執政窮剝民生以奉佛教而舉國俛首

息齋筆記

卷上

九

傍觀若罔聞知唐之末造宦官柄兵天子廢立出
其手藩鎮縱橫而執政方且各倚外藩以自固以
此其時尚有忠義之士一人焉肯立於朝者乎則
碌碌在位非利祿之饕餮卽無知之羊豕其及宜
也然石勒歿未瞑石虎盡殺其子虎歿石閔盡殺
其子惟石瑤一人無所之自歸於晉詔斬於市錫
氏遂絕爾朱榮分命族人典兵外郡然卵翼高歡
子卽歿於歡之手因命州郡所在盡誅爾朱氏朱
溫身弒於子友珪弟友貞復殺友珪不三年李存

勗入大梁朱氏無少長盡斬於市凡數百口雖女
子孩抱無遺類凶人之報亦何常與毫髮可見衣
冠之烈禍非天有意生凶人乃衣冠之自喪其生
理凶人之絕滅非天有意誅凶人乃凶人之自造
其惡孽一感一應皆理之常又何怪焉

邑人浦翁諱 號繼岩少負豪氣力作立家中年爲
子娶婦便棄家事築茅室於嵩山獨居是其先人
墓地也食淡飲水極人所不堪而翁晏然其中種
松課一二村童自給與世若隔垂三十年真吾邑

息齋筆記

卷上

二十

之高隱也予慕其風以扇一柄書淵明詩寄以致
景仰翁執扇歛歛曰此可爲子誌子有知己矣詩
東方有一士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
冠辛苦無此比時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起越
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
爲我彈上弦操別鶴下弦驚孤鸞願留就君住相
期至歲寒後有考遺逸於龍山梁水之間如翁者
豈可使之泯泯哉

鳴道集說一書金進士李之純所著也其說以儒佛

一家佛教以吾儒而盡發因歷詆諸儒之闢佛者極言醜詈此坐井之見本無足置齒牙間獨就其言較之彼所推崇以爲知道者則介甫父子子瞻兄弟與張無垢之流而深鄙以爲不知道者則在洛闢君子甚又詆橫渠之書爲諂諛溫公而作有是非之心者其言然乎記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之人也與然則其得生於女直亂華之時也亦云幸矣

伊川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歲以前研究其義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六十歲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按伊川童而受學於周茂叔十八歲便上書省試論傳於天下長而日與明道同事其所言猶如此則知其所云研究紬繹者皆實體實驗自得工夫非文義之謂予甲辰歲聽講於東林始知有學之一字時年四十矣茫無知識安得便有進步回思一生碌碌所作何事豈不慙負天地

宋神宗卽位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又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

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噫神宗之留意如此宜其一聞王安石議論如膠漆之不可解也二年春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帝訪治道弼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他日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言言切中幾先然而神宗聽之如水沃石之不相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入也則以成心先定故耳亂天下者雖曰安石實神宗資性已成不遇姦邪則不相契合故曰明主務學爲急又曰大臣先格君心之非以此之故也仁宗朝有薦王安石可大用者仁宗曰安石心術不端非佳士薦者請問其故仁宗曰嘗宴內苑觀魚侍臣誤置魚餌一盤於安石案安石食之而盡夫食一丸則可言誤食之而盡此詐也蓋安石平日止食近前一器遠者俱不食以爲志不在也然矯情干譽無微而不用如此不知仁廟已窺見至隱

矣安石在仁廟不得行其志在神宗朝則得行其志此在二廟心術中有邪正之辨也故知人不足與適惟在格君心

題嚴灘釣臺詩曰披裘不是釣魚人一着羊裘便有心當時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此以名心窺子陵者也又有詩譏光武末句曰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何足數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烟水此以利害心窺子陵者也皆不足以知子陵夫當子陵被訪之時炎劉之舊物已復東京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之制度已定光武雖賢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其規模不及乃祖遠甚欲進而語以帝王三五之道其不可望明矣則子陵於此時而出不過與雲臺諸公相為頡頏耳何足以當子陵惟橫足一加使天下知爵祿之外別有高蹈功名之外別有事業以醒一世之人心而啓東京名節之風故其效至手姦雄環列睨神器而不敢動天下方知皆桐江一絲挽留之功也夫然後名與日月爭光直追蹤巢許而可與臯夔契禹易位同芳者也豈不偉哉

惟陳白沙先生詩曰三尺羊裘幾鉢兩千秋龍衮共低昂留得先生在台輔不知東漢可陶唐此可與談子陵之心矣

春秋首書春王正月諸儒以為千古不決之疑據胡文定云以夏時冠周月謂周正月本建子夫子加之以春此於理終是未安故朱子云如文定之說其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自朱子此說一出諸儒信而從之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無復疑辯且行夏時一證尤為的確故新安汪克寬氏旁引遠證以申明之其一證曰禮記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又引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而曰七月之禘獻子為之據此則是以建巳之月為季夏矣此一證也又引前漢書律曆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月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庚申為二月朔越四日癸亥

至牧野又引外傳伶州鳩言武王伐殷之日歲在
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
龜以唐曆邇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則泰誓
之春卽武城之一月明矣 又一證也泰誓日十有
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周已改春明甚 又云近世之
論有主建寅而未改月者考之春秋所書災異如
十月隕霜十月雨雪之類若夏時十月霜雪何爲
災異惟周之十月是夏八月所以爲異 及日食交
限 以曆法逆推之 則不合自此說再明其理益瞭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然分明而說可定於一矣
文事武備儒家一事也三代以前必合三代以後截
然分兩家矣有儒而將者漢諸葛武侯一人而已
於我 朝王文成又僅見之有將而儒者如漢壽
亭侯唐張睢陽暨汾陽王宋岳武穆四公可以當
之邵康節詩曰軍中儒服吾家事諸葛武侯何處
尋康節豈以自任耶使康節而當其任必可無忝
此言可爲知者道耳
楞伽經有一語快問諸佛心心相授云何日諸佛心

息齋筆記 卷上

心相授云妄想無性

饑來喫飯困未眠今日明朝 四字所傳不同 總一般
若人問我西來意月在長空水在潭禪家本領大
約是此個意思泰州王東厓因作一詩日月在長
空水在潭百千景象盡悠然有時月落潭無水此
際君當仔細看以醒一僧也蓋吾儒之理有時以
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爲道者 二句程子語 又有時
酒清而不飲人饑而不食爲道者甚有時饑餓而
成爲道者有時以嚮晦入宴息爲道者又有時終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夜以思坐而待旦以爲道者東厓之意正爲此發
惟其一以饑來喫飯困來眠爲道故有操刀屠醉
酒漢淫人娼立地皆可以證道之說此其惑世誣
民豈不可畏真有志爲己之學者於此等處可以
參入 王東厓名穰心齋先生次公
容有舉陳同甫亮與文公書以問者 書曰堂堂之陣
正正之旗開拓萬古之心胸推例一世之豪傑曰
同甫談經濟乃學問日用朱子定以功利少之豈
必意誠心正之外無一事可爲者耶予應之曰同

四三五

甫誠用世才也然試度之以同甫為相能過於李忠定公綱之相業否客曰雖未必能過也如李忠定之相業亦何碍於學予曰以同甫為將能過於宗澤韓世忠岳飛之勇畧否客曰雖不能過也如宗韓岳之將亦何碍於學予曰固也夫以高宗渡江李忠定在朝宗澤在疆場韓岳共事復中原反掌間爾而高宗先蔽於汪伯彥黃潛善後盡於檜賊謫者謫歿者歿誅將相無自全之地為少正心誠意之功乎為少談經濟之畧者乎客不能

息齋筆記

卷上

毛

答予曰不惟是也試以今日追思同甫彼所為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何在推倒一世之豪傑者何事固知正心誠意學問之真源而經濟之根抵也則此二語實惟文公當之矣坐客皆曰然

春秋曲沃桓叔莊伯以支庶奪晉宗莊伯武公歿傳

其子獻公詭諸患桓莊之族偪謀諸士為士為曰

去富子

為富強之族

則羣公子可謀也於是誘羣

公子潛富子而去之殺游氏之二子士為告晉侯

曰可矣乃城聚而處羣公子周惠王八年冬晉侯

圍聚盡殺羣公子於是桓莊之族遂無子遺夫身以族奪嫡遂以忌族而行此慘毒天之報施巧矣不惟是也自獻公之後諸子相殘即文公定霸而其後無一人公族得柄政者皆起於忌族之一念也卒之政歸六卿直至三家分晉中無一人能復振者蓋斲喪本宗其來久矣惡萌於一念禍遺於奕世感應彰彰不爽毫毛可不鑒哉晉六卿先世之賢首推范武范文而范氏先亾意者其禍源於是歟

息齋筆記

卷上

天

萬曆朝張江陵奪情有寧國生吳

昌言其非草疏

將走京師上之江陵預聞囑寧國有司禁止二府

龍鍾甫者以為奇貨即逮至獄慘加考掠吳生作

絕命詩文數章歿獄中江陵敗妻請闕訴夫寃逮

鍾甫謫戍後蘓人伍袁萃備兵戍所聞鍾甫安然

在家移檄文攝之曰批鱗義士尚遵君命以投荒

砥壽邪臣乃眇天威而離伍鍾甫見之發狂自投

於廁而歿又吳縣尹袁某癸丑進士貪穢無與對

以墨去官歸而發頰口自稱歿罪不應得某行銀

某人銀命速取銀至自投於墻外家人私收之則
又呼號不已復取至手擲之其家鎖禁之世人謂
此二人者其先皆曰智也巧也其後皆曰狂也癡
也愚曰不然方其殺人媚人見利忘身是則狂也
癡也其自愧而歎自悔而稱罪是乃良心之見而
天理之發最清明之氣也世人智其狂而狂其智
宜此輩接踵也夫宜此輩接踵也夫 吳詩文另錄
問心性高先生曰性不可言也而以仁義禮智言性
心不可言也而以敬言心此程朱之明心見性也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愚按一言而儒學禪宗了然無容再辯

國朝 世廟時宰相張孚敬議從祀孔廟大典特進
歐陽修原其故蓋孚敬以論大禮遇合而其意正
與歐陽論濮安懿王之事同故特崇而奉之此私
情也歐陽公擅一代文章之宗其奏疏侃侃忠益
仍有昌黎之風宜與昌黎比肩第其言曰性學非
人之所急較昌黎三品之言又差數級矣後有議
進黜者尚恐有遺議如公者祀於鄉可也
二程先生一日赴宴有官妓在焉伊川終日正色不

語明道言笑如平常翼日伊川語明道曰昨日之
會甚無爲明道曰二弟恁地好色伊川曰何謂也
明道曰昨日本有吾心却無今日日本無爾心却有
伊川歎不及噫物各付物順事無情非直臻化境
烏覩此乎 王成

叔肸不義宣公之篡終身不食兄之祿賜之財則辭
而亦不去國子解不義衛君之食言去之他國終
身不向衛國而坐他日授之位則辭季扎不義闔
閭之弑不受其讓亦不討其罪終身老於吳三賢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處人倫之變其行不同而委蛇其道以自潔其身
同一轍也夫子俱登於春秋與之深矣胡文定謂
季扎不受國以致亂爲不能承兄之志定春秋書
扎爲貶辭夫以闔閭其人而季扎居位則在所必
誅闔閭不誅則必復弑扎扎見及此矣故曰是父
子兄弟相賊無已時也則扎之讓重天倫而輕千
乘宛然讓皇心法也夫子何惡而貶焉後夫差之
狂也季扎猶在而不一言及國扎之心蓋可見矣
若季子三賢中之尤出類拔萃者也

陳白沙受業吳聘君康齋之門他問無不答惟問易則不答白沙問不置終不答白沙不解其意後別歸康齋語之曰子所問易義多矣欲知其解當就其所覓龍潭老人問之白沙欣然受命往至其地問龍潭老人無能識者適見一老披蓑而鋤就問之老人曰子從何來白沙曰從吳聘君來老人曰吾能識之引白沙歸具黍設榻因語白沙曰龍潭即予也白沙大喜因請易義剖析精微無不曲暢白沙盡破積疑老人姓吳四隣無知者因謂白沙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曰康齋非愛我者後日復訪之則遠徙矣噫成都篋匠此真再見潛龍弗耀何代無人弟非伊川白沙則不可得而遇耳

按左傳黃池之會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

魯人

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解者殊不得其意愚詳其語蓋叔儀欲歸魯也其曰乞糧託言耳觀其語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明乎已之有具而無所效用也旨

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明乎有意食魯之祿也褐父貧者之詞意用歸者非止一人矣有山荅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明乎言魯之高位重祿不可得僅可以得食而已蓋魯非能用人之時有山之意不欲叔儀歸魯也下又繼之曰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此語尤有深意庚者更也癸者歸也首山即首丘之意叔儀之所由來也言若尋根本而更歸乎則許之蓋勸之還楚也叔儀本楚申叔時之後故有此言觀叔儀之言已知吳之必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亾觀有山之言已知魯之必不可為所以皆托之隱詞也國君無道才士不得所之狀宛然可見故左氏志之

毘陵有王祥孝子廟孫聞斯公去其額黜其祀題一詩曰百年遺廟在城東名姓兒童口說中若問身名千載事三朝元老大司空陳希夷聞宋祖黃袍加身笑而墜驢曰天下自此太平矣世羨其神仙前知公為說以醜之此關係名教扶植綱常鉅識也學者不可不知

春秋傳魯人會葬曹平公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亾乎按此言今之俗且舉世以爲然矣子馬之言可不畏歟

戒慎恐懼是慎獨隱微顯見是面目中和天命本明明道教熙然成位育中和須識中爲體誠明須信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誠爲性如神知化本無他經綸大本由心定二詩一大德夢中受之朱夫子者也朱夫子且語之曰吾工夫至今未嘗息然所見已非昔日矣

今之論詩家曰愁苦怨恨非佳境也惟入詩則無不成佳此唐人活計也自擊壤集出而盡翻此境滿目樂趣四者隻字不入口我朝白沙繼其響脫換無復此態蓋其方寸間迥乎霄壤別爾乃知詩家所云唐以後無詩有識者正謂宋以前真是無詩耳

孟浩然詩重一時王摩詰引入禁中時玄宗適至浩然伏床下摩詰不敢隱奏聞上大喜命誦半日所爲詩孟誦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不悅曰誰棄你何不誦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遂不召見人以此爲浩然惜謂孟詩已傳聞御聰又得面陳而所誦不合命也夫愚謂此鳩鸞之見也山林之士一旦聖問及之而誦詩自炫何鄙如之不才明主棄却是當時事實質言也玄宗不召自是以文才取士無意於山林隱逸耳然而孟浩然之節成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矣太白詩曰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孟自言之則曰明主棄太白言之乃浩然棄軒冕也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魏徐邈中聖人故事迷花不事君桃源故事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可謂知浩然者矣我太祖高皇帝時一士某入朝出一詩示同列曰四鼓蓼蓼起看衣五更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及入朝上已緝聞之矣因謂曰朝來好詩只是誰人嫌你何不道憂字遂放還山此却處之適當其

人然而臣下一言之善猶得上聞此則二事皆休
盛之風不易得也

中庸率性之謂道註云率循也說者謂率字有自然
之妙循字費力不如率字此便是學問毫釐千里
源頭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率原是用方字
歷觀詩書率字無不然者只為世人不識性便不
識率字若識得仁義禮智是性乃知一步不率循
便是迷性便是離道如何任得自然如何不須用
力所以下緊說戒慎恐懼工夫正謂少不得率字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氣力也

薛文清公十三歲能詩文後自悟曰此非吾用心之
地遂日夜讀濂洛諸書王文成公六歲作金山詩
十歲外能古文詞後自悟曰安得敵精神於無用
之地於是入山靜坐遂能前知又自悟曰此猶是
拈弄精神然後一意聖學至龍場而始有得此二
公出處類也以文章名世者自以為足千古正為
少此一悟

王維詩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白髮變垂髫平生幾

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可謂無聊之計矣蓋
才華富貴一無可恃若此學問可貴無他必不入
此可憐場耳

讀六十四爻象方知聖人之學效法天地效法四時
效法萬物無處而非學無時而非學也故曰聖希
天

詩經十月之交註主天體左旋日月星辰右行書經
莽三百有六旬註主天體左旋日月星辰隨天左
行二說不同者朱子讀天文書又精天文蔡九峯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但讀其書不精天文故也此惟天官家能辨之

太祖高皇帝深明天象故命儒臣改正蔡傳見皇

明國朝典則 學者不可不知

太白詩奇奇惟惟文能泣鬼世所推以蜀道難為第
一殊不知此章特險語驚人不可迫視奇在詞耳
幽眇變幻莫知端倪最極工巧在古離別一章聊
為箋之雖詩人含蓄意味最忌指破而舊註云此
天寶時作也已明示其端矣詩曰遠離別古有皇
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

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惺惺啼
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
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
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
歿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
絲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
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按離別
歎明皇別貴妃也馬嵬之禍一段別離慘境豈不
天下之至苦却不知都是日前寵愛盡感所致白

息齋筆記

卷上

三七

日晝晦則陰類出現

自首至鬼嘯雨一段

此理昭

昭人所共知但言之於有事後則無及言之於未
事前則恐反逢怒耳

我縱言之至吼怒一段及至

天下已亂不得不禪位太子肅宗立而權倖用事

明皇雖復歸京師而不能得志竟鬱鬱以歿

堯舜

當之竟何是一段

追其禍源皆貴妃所致可爲痛

恨者也而明皇不悟反終日思念妃子至歿不已

豈不大惑終身不解乎

帝子泣至末

通篇極哀極

怨極感極傷而微言隱寓出入三昧有無窮之慨

古今絕調也白樂天長恨歌特翻其結句餘意耳
太白詩可採入經者惟此章與清平調寓言於皇
英者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

出處之際難言矣當國事危疑存亡決於進退之時
必於潔身爲是則盡力扶持之義何存如甯武子
之愚狄梁公之自逸國之所賴者必若人也安得
輕言去乎若必於殉國爲是則王嘉楊震之徒可
謂竭忠盡慮國爾忘身矣而於國事無纖毫補徒
冒不能見幾明決之譏此又何可蹈也若云逆計

息齋筆記

卷上

三五

其可成則爲之計其未必成而去之又恐成敗利
鈍雖智者所難逆視也此其中有機焉事有可爲
雖一絲之力未殫不可去也雖不必成無害於以
身任也事必不可爲雖一日不可留也以空名爲
補救必不濟之道也王嘉楊震正坐此乎

宋太宗爲長公主分艾炷藥親親之義何篤也此未
必出於要譽惡聲蓋亦天性之自現耳然而聞趙
晉太祖已誤之言則廷美得罪矣德昭德芳歿矣
是獨何心歟故知良心觸發能不昧於卒然俄頃

之際而利害惑心每迷謬於從容計較之時人也
天何改焉天何改焉

人心世道之惡自唐虞而後日趨日下春秋靡爛極
矣究其病源皆鍾毒於一利字故自開卷書納門
易劫極而至於范鞅荀躒之於魯昭亂臣賊子之
所以接踵而不止公行而無忌皆因此道也天理
民彝泯而無存夷狄猛獸其毒寧至此哉故孟子
七章首嚴此辨真是頂門用針為一世開生路也
道學一脈源於洙泗迄今何啻千年然而不可用於

息齋筆記

卷上

三

世如出一轍果以迂濶而難為乎非也其于衰世
大不便有三凡講學人於君身先閉逸樂門此人
主之大不便也於權佞先閉威福門此左右大臣
之大不便也於一世先閉賄賂門此冒進作奸羣
小之大不便也試思三門有一不閉欲幾天下治
平其可得乎則學人之不宜於世又何疑

易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聖人繫於豫卦可見轉移世
運只有當幾一着即如武王克商孟津之舉惟十
有三年春此其介也蚤一日不得遲一日不得如

曰文王之德已光四方顯西土三分有二之業可
以旦夕而永清四海何俟十三年這就是鳴豫之
凶又如日獨夫之惡終當自斃何待戎衣之看十
三年可以坐致太平這就是盱豫之悔惟商惡已
盈倒戈之人心已極西眷之天休已至而牧野之
陳適當癸亥之期不先不後則武王之介如石之
貞也非知微知彰何以及此 癸亥

春秋書許世子弑其君傳以為不嘗藥之故非也縱
嘗藥亦不免書弑何也世子止之罪在於輕用藥

息齋筆記

卷上

早

用藥生灰之介也君父生灰之介無真見焉而漫
試之可乎父飲藥而灰則子之罪已無所逃豈曰
已嘗焉則子心可自慰也孫宗伯聞斯引此款以
証 光廟紅丸之案此為定論

任元受字盡言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
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
燥濕或以語言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
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
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

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
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
况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按事
親能如元受豈有誤藥而喪親之事耶則知聖人
書許世子止弑君其教後之意深遠矣

季彭山諱本陽明先生高足也博學多才著述甚富
其讀書法每棹一舟入水鄉與鷗鷺羣終日展卷
人跡不能達愚謂此真水仙舫也如水仙舫故事
以別舟載女樂相追隨何稱水仙哉

息齋筆記

卷上

聖

陶韋評爲詩聖陶之得此名宜竊怪韋何以得並列
偶閱一選集先見陶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
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言讀過如身入清虛境無一點塵氛氣又見一篇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
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
行跡頓覺爽氣襲人雖李杜諸人無此一段風韻
也乃知論詩者自能具眼

兩結句相敵

宋朝每狀元及第賜書一篇此法甚美始於太宗首
賜儒行篇仁宗朝或賜大學篇或賜中庸篇更爲
得聖學精微遂開理學之源程夫子表章學庸蓋
由於此惜乎我國家不踵而行之也

伊川講筵諫折柳事卽呂范諸公以爲不必如此此
未深知伊川者也布衣爲人主師是一時極盛事
故必以聖人蒙養期上凡此皆爲萬世立師極也
豈論一時行不行哉伊川每說書必歸於君身一
日講賢哉回也章衆竊謂如何規說至末曰顏子

息齋筆記

卷上

聖

亞聖也簞瓢陋巷季氏權臣也富陪周公則魯君
之政事可知矣衆皆嘆服抑此不特講論之妙也
哲宗資品伊川有以見之真矣
伯禽康叔三見周公而三筮問商子商子令觀南山
之陽見橋竦焉而仰曰父道也南山之陰見梓勃
焉而俯曰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
跪公曰安見君子二子曰見商子公曰君子哉商
子按如二子方可爲善學如商子方可爲善誨如
周公方可爲善育善育之道如何使二子知有商

子可問也

晉初人品當以孫登為第一觀其行已議論天下皆知其賢而不見忌於司馬昭則若潛若見之間必有故存焉此叔夜嗣宗不能望後塵者也可為子陵之亞流鹿門水鑑之超乘矣

盧坦有云今人奔尺寸之祿走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羶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為醜貪不避死案此言於今時尤可浩歎然鬚眉丈夫惡可以不自砥

宋郭原平父母墓前田耕者裸袒原平見之貴買此

息齋筆記

卷上

聖

田農月輒自束帶躬耕此可為不忘其親矣

堯時四凶族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名而莫知其

說按海內東北經曰三危山西曰天山莫水出焉

西流注於陽谷有神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

翼渾敦無面目是誠歌舞驩兜比同頑歸目無辨

別故以渾敦比之神異經曰窮奇狀如牛而色狸

尾長曳地其聲如狗狗頭人形鈞爪鋸牙逢忠信

之人齧而食之逢奸邪之人則捕禽獸而飼共工

專誣害盛德故以窮奇比之檮杌西荒中獸如虎

毫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鬪終不退却惟歛而已荒中張捕之復黠能逆知伯鯨傲狼亡身故以檮杌比之北山經曰鈞玉之山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虎齒人爪音如嬰兒名曰狗鵝貪婪食人未盡遂害其身三苗飲食貪冒故以饕餮比之由此四物言之則窳窳大風封豕鑿齒長蛇之類皆以物比人可以類通也

爾雅翼宋新安羅公願註博雅士也其說詩中所陳

草木鳥獸俱有精意較郭景純進一籌矣不能詳

息齋筆記

卷上

聖

錄其他所載俱考訂詳明如說甘泉賦曰天子穆

然珍臺閒館旋題玉英蜩蝻蝮濩之中解者以蝻

蝻蝮濩為刻鏤之形予按釋魚書名有蝻蠖水中

小赤蟲莊子所謂還軒者藏沙泥中穴如針孔而

蝻尺蠖也亦吐絲作繭有所布濩以此况帝者蓋

退藏於密精義入神之至也此言極有理而確矣

茶清品也知其妙者在盧月川歌中若用以解醒滌

膩此茶之功不可言茶趣故胡人得茶則愈宿疾

非不貴茶也以此飲茶失茶意矣茶之產非一山

隨地有珍品大約必生於山石不邇沃土者爲上其性之清貴然也然烹之必得佳水以錫山泉爲最宜雖中冷不及也烹之火候有法盡其法方得茶妙吳中以此爲尚有烹製極精者然而稱知味蓋難言矣嘗論之茶有五可飲四不可飲濡毫吮素藉以通靈竅啓玄思此爲第一宜飲清風明月佳客談玄焚香揮塵此爲第二宜飲山前水次登臨未已屐履憩息此爲第三宜飲窓前夜讀或興至高吟或行歌互答此爲第四宜飲寤言一室午

息齋筆記

卷上

四

夢初醒此爲第五宜飲若夫珍羞羅列觥籌交錯腥腸濁胸呼之於醉飽之餘此與入胡人之腹相去幾何是爲膳飲但食茶之葉者也其有衣冠盛會賓主雍容擊拳曲跪執盞再拜而中則實以甘菓薦以異香此於茶重矣而貴非所貴亦無異規方竹之杖漆斷文之琴者也是爲賦飲食茶之節者也又有花石園林笙簫畫舫博奕彈琴清歌雅笑此其於茶近矣而口不談詩書目不識古今胸中不帶烟霞之氣徒點茶之清名賞畫以臙脂而

息齋筆記 卷上

愛梅以其實將何取爾乎是爲蠶飲食茶之根者也其尤爲可笑者更有一品有斛二之癖品貴名山價爭珍重研烹煎之法既錯極選火候微調以希鴻漸之後塵而自朝至暮口不停啜鼻不停嗅手不輟洗滌自詫真好借問所謂搜枯腸發輕汗者不知意何爲也此其於茶尤爲失真是嗜而傷其心者也直謂之螟飲而已四者未嘗不知茶而實爲茶害故評而列之以爲仙品解厄

息齋筆記

卷上

四

說詩家曰莊姜之詩其自處則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其處人則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動輒曰古不合時宜甚矣宜諛浪笑傲而莫往莫來也鍾伯敬說此言最爲有味

石門道者居石壁中十有三載矣余冬月探之問終日在此作何工夫道者曰人生苦四大爲累然終日受用只此四大但其性最直降伏他不得有主人則自供職吾終日在此只常作些主此外更無事乃吾真實語也余味其言爲斂衽重之石門在龍溪第二峯道者終日靜坐不下山贈以銀錢不

四四五

受但受米備一木桶受五升盈桶則亦不受矣
賈 乏則賈日賈

鳳翔府吏呼東坡為蘓賢良陳希亮怒曰府判官何
賢良也杖其吏至命公作凌虛臺記不易一字公
曰吾不假以辭色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
不勝也若陳公可謂善成人者矣東坡未免辜
負此老

高存之先生手錄二程書首書一條明道云百官萬
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

息齋筆記

卷上

甲

人其實無一事另列一葉蓋先生學問得力因有
會此言也不肖手錄先生二程書亦首列一條以
竊附先生之意明道云人能放這一個身公共放
在天地萬物中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愚
雖不敢言有會竊有味乎斯言也 甲子

東林九日首會得見劉念臺公講克復章凜凜正議
而辨別理欲極其清楚洵哉有體有用之學也可
謂豪傑士矣座中尚論微不滿於薛文清存之先
生蓋為稱揚念臺徐曰易儲一事文清時以大理

卿理餉雲南歸而不諍猶曰位不在也于忠肅臨
刑之日時文清在內閣建言云天子新復辟不宜
誅戮以傷天地和氣于初擬極刑因文清言擬斬
此時為慊心否乎高先生曰論至此却不能為文
清解可見後世眼可畏不為你絲毫隱漏也念臺
又曰所以文清不久去位以為曹石之故非也只
此事文清已不能安其位此論尤為深心善體後
將別去高先生曰此會可以千秋

息齋筆記

卷上

甲

外更有一微妙之道心是為騎驢覓驢謂此視聽
持行者即是真心又未免認賊為子聖賢於此正
有妙法點鐵成金所以即妄即真也

臣道篇國之將亾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
氣華柔知言哉

仲春借儲恕行謁淇澳先生問易先生授旨曰易不
是口談的只此一語知平日曉曉誤已誤人其罪
大矣服膺先生之言作受戒僧可也

淇澳先生談次日人言太史公是非頗謬於聖人只

列傳以伯夷居首後人能窺見其微旨否夫子曰
殷有三仁三仁心事各竭必竟讓伯夷一頭地也
玄沙門下有靜上座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
未明攝伏之方切問也願垂示誨上座曰如或夜
坐安關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
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
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
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能寂亦無照而非照者蓋
無所照之境也所照亦無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
息齋筆記 卷上 兪

男少女交而互坤震故艮居震位而與坤為對矣
其震兌二卦則居離坎者震木氣旺於東離火其
子故就離位兌金氣旺於西坎水其子故就坎位
且震兌一交則却好互坎離也艮而與巽交却好
互震兌也這都是天然排定一毫假不得造作其
言一大有理
蕭同江楚人名九龍少年于冠國山見一仙姑辟穀
四十年矣於經史無所不通授蕭以道家言二紙
其一言曰一字俱無一輪朗照出入自由去來神
息齋筆記 卷上 辛

孟子不言易渾身皆易也然曰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易之精蘊盡於此言矣老氏知其雄守其雌此陰道也便是術數易道不然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曰見羣龍无首吉道之與術則有分矣

禪家有得在未有見時既有見之後一字俱無故善禪者不言禪談禪而自曰有悟焉者不知禪者也儒家得力在既有見時既有見之後事事不得放過儒而曰無所事事以為得悟焉者不知儒者也愚學儒而不知禪者也故終不敢言悟字終不敢

思齋筆記

卷上

五

以儒與禪混也

農家擇種深耕多糞此根本上功夫也去草萊滋雨露時燥濕此調養功夫也兩者有先後不可偏廢徒知根本功夫而廢調養是置苗於室中者也嘉種沃土為無益矣世所云心學務本源而忽窮理交修者似之用力調養而忘根本是勤芟耘時雨露而置苗於石田也何生生之有世所云俗學務聞見力行而不求本源者似之

儲康教偶問詩一言以蔽曰思無邪禮一言以蔽曰

無不敬易一言以蔽當是何句愚答曰句句是儲日子姑舉一句曰君子終日乾乾儲題之

異教有口訣不輕授留為盡頭一語吾儒有口訣必從頭直指故大學曰明明德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論語曰時習孟子曰仁義而已矣皆第一義第一句也推之五經無不然高先生曰異教據妄究竟一個無故以為完着吾儒表真故起首便揭要義六科公疏參南樂相天垣居首者魏大中嘉善人高先生門人也於是南樂大恨一時元老正人俱逐

思齋筆記

卷上

五

矣人有為先生惜官因而尤魏掌科鋒鋦太銳者夫道學之不行千古同案邪正之不容千古同局先生此去青史標芳宇宙間又成一畝丰采若曰易不少留以為國家造福即枉尺直尋餘智也君子豈其然

晉郗超好棲遯之士每為之起居室作器用市童僕費百金不惜也郗可謂真雅尚然以愚論之所好者必非真栖遯也聞仲叔居安邑安邑今慕其賢問籍子仲叔何食曰日食猪肝一片今日給之仲

叔曰豈以口腹累及安邑耶遂去之此棲遯之槩也

晉尚曠達遂無真品非無真品也潛而不彰爾庚亥隱於躬耕穫稻不曲行不旁撻跪而把之非隱德君子乎潁川太守聞其賢辟爲功曹袞杖鋪荷斧日請受下夫之役太守知其不可屈禮而遣之非守禮高蹈乎

邪人害正其妙法無過一黨字於是世人握手閉目畏一黨字如讐不知百世而下芳臭兩途於此分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矣與一黨字豈容易得元祐奸黨立林靈素過之恭拜人問其故曰此皆星官列名敢不拜假使朝廷選擇正人安得如此皂白分清惟出於蔡京之手人品如鏡何其真也則今日與逐典者其榮多矣

瞑目枯坐非靜也逃名絕利非靜也惟此心光明物不能染乃可以不動故有窮岩石室之中遺棄生歎而猶患定心之難者如周子所云此心潛伏未動且有時復發也必聖人之無欲斯爲真靜耳

韓樂吾名貞學於王東岩居蓬屋三間陶甕爲生常

假貸於人爲甕甕坏爲雨壞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以詩自咏曰今古乾坤幾換肩眼前得失不須憐兩間茅屋更新主四海烟霞結舊緣世事浮雲無定在人生何地不悠然廣居原是吾家物自古求安愧聖賢居破窰中屢空晏如倡道化俗無問工價傭隸咸從之遊隨機誨誘每秋穫畢羣弟子班荆跌坐論學興盡則拏舟如別林聚所與講如前翱翔清江歌聲洋洋與棹音相應也聞者欣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賞若韓先生者高士不足以名之蓋得道人也濂溪曰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伊川曰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讀而條知聖學的的有入門處

乙丑

靜中心念紛飛細查究來非是物交之客塵卽是無形之妄想心體中豈有是乎但得心中澄然無物則自然無事覺得紛飛無端嘗憶高先生論靜曰在得盡至哉言乎

高先生云心與身一是小歇脚處心與理一是大歇脚處

甲子冬仕途翻局正人一空於是羣奸得志進一網打盡之策斥逐相繼無寧日其發端始於楊憲臺之列魏忠賢二十四罪其合謀成於魏都諫之忝南樂相不敬也於是有一大老歸咎於激成之過謂以幾十年精力翕聚得正人在位以成今日之局可謂千難萬難而乃以輕躁發機一朝解散其失豈可專委於小人愚以為不然夫羣賢在列將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以致治平也豈有宮中府中兩奸竝據而姑置之不究是治病而不治本源欲望泰寧其何日之有若夫君子去小人而必不勝不勝而衆正必去去而必受禍千古一轍理勢必然又何惜之有第聖人有云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如此而後高壖之準可獲謂羣賢能盡此則未爾

不翻貝葉南華不知儒書之大不忝禪機丹訣不識聖學之精

魏都諫大中就逮本嘉善人也至嘉興府城開讀士大夫至布衣小民擁而號哭者數萬人緹騎為之感動悉解苛虐相敬如賓都諫有田二十畝耳於是各出資相餽文士贈以詩不能盡錄道經吾錫有一縉紳交餽至二百兩秘其姓一友華姓餽以二十兩不肯自言名而去正氣之感人良心之不泯如此高先生贈以言都諫錄而成帙紫陽元定之後吾道中又見此一番精彩 贈言雨露霜雪摠是造物玉成至意須善承受 富貴貧賤患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難夷狄諸境禪家云一切惟識性中無富貴貧賤患難夷狄 患難中容易透性患難中一切萬緣都斷臨深淵履薄冰禪家過獨木橋竝着不得第一念語數條止錄三則不及詳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列傳嚴助以事連淮南王反棄市朱買臣以告張湯湯歿亦誅買臣吾丘壽王坐事誅主父偃以劫齊王自殺族歿終軍而南越所殺賈捐之以口舌棄市數子皆以文章世而行乃如此其以文策著如相如子雲而

無不取譏當世故漢武之時中外相應以理義之
文矣而皆以優俳畜之漢宣賞賚賜與而曰不有
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文不掩行故明主所
重在彼不在此 國家以經術取士正以求實行
之士而今世專以文重總使得士如漢室諸人曾
有益當世否乎乃上自臺閣下逮百僚文章之外
遂無一途取士欲爲天下得人其將何由後有聖
王此必變之道也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尉敗則獨任其咎謂服其心則未也誅荀林父而
宥先穀伯國之政不然矣

金沙新臺中建議拆毀書院意在東林也川中張某
揚其波則奉旨拆東林關中徽州江右四書院而
馮仲好孫聞斯余懋衡俱削奪矣且鄒南臯顧涇
陽兩先生亦追奪矣旣而盡拆天下書院矣此舉
宋末江陵業有成案而相尋一轍建議者不足問
舉朝獨無一人見及往跡者乎

東林 講於甲辰縉紳輻湊其時盛而繁未幾見齟

於當塗庚戌已後漸簡漸真癸丑講易則二三君
子蒼然隆冬之松柏矣丁巳以來歸然碩果一脈
獨存於天地千秋獨立孤麟隻鳳真不可常見於
世故危而升朝危而雲集而遂不容於今日矣識
者謂洙泗之秦火洛閩之胡塵盛極而衰天道必
然無足惟也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王元淳名養性會稽人周海門高足也來學於高先
生其學重悟而輕修謂本體外無工夫言之可聽
而已先生語之曰而今切要體認是性善兩字孟
子道性善必稱堯舜者觀堯舜之聖方知人性本
來如此二聖性之極則也故孟子舉以爲性善之
象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無名無爲而治恭己
正南面則是堯舜之象也人只自思人有同於堯
舜者其所以同在何處然畢竟人不能爲堯舜所
以不同在何處則本體工夫俱躍然矣先生是日
輟講遂爲東林絕響 八月朔日

錫之東南有鴻山其西嶺泰伯墓也其東嶺有梁鴻
井泮硯池嶺下有一丘號梁鴻墩鴻山之得名由

此九日予借備恕行華詡菴謁墓因憩池邊道舍諸友集焉誦先生墓碑文因思周業八百而至德流光乃與天壤同久潛龍一脈讓皇為首稱千年而後有伯鸞踵其遺跡今去伯鸞又千餘年矣有襲其餘風者乎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有尚論唐太宗宋太祖優劣者愚曰君臣之際唐可辭宋不可辭也然宮人私侍黃袍倏加要其心未可以差等分也手足之間藝祖之遇非秦王之遇也然玄武門之事可辭納巢刺之事不可辭以此

息齋筆記

卷上

五

律藝祖其庶幾免乎

神宗末年天下滔滔非鄭黨不進而一時大拜乃有劉韓兩君子

天啓龍飛之際眾正盈庭慎擇再三而乃存南樂側焉南樂進而葉去葉去而韓遂二朱遂無停軌矣蓋前之所以進默兆泰昌之典機後之所以進默成今日之時局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白沙云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會此者天地我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入手更

有何事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後學每論到此等處便謂白沙之自得與朱之謹嚴不知此正是紫陽真正家法也朱子詩只就吾身分上思相呼童子浴沂歸更無一點閑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時惟白沙纔見到個中意思爾

學道有懸崖撒手竿頭進步之語即朱子全放下之意謂已得手則又放下所以為難也顏苦孔之卓

息齋筆記

卷上

六

正在這些子若未得手人將何放下如未登崖而撒手何取義焉故禪家之言曰百尺竿頭不動身雖然見得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觀其末則知所謂進步者然有實見真詣非漫然放下也今之語心學者動以此等語藉口為自肆之計得無誤已誤人乎

嘗見涇陽先生云看書要得入口滋味又見啓新錢師上書要極看監看方得八面玲瓏宜兩先生之深造如此也

漢書梁鴻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
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
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
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按此爲
漢室末季然以一隱士之言能上聞而動帝王之
求則上下猶相通也如陳少陽之在宋且以身殉
言矣若至今日布衣之士雖欲剖心以獻闕而亦
無由上達矣回視古帝王採民隱求遺逸之風爲
何如乎豈不可歎

息齋筆記

卷上

空

舊語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
懷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
量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
概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暉大丈夫不可無此蘊
藉頗愛其語因續之曰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
大丈夫不可無此見解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漚
大丈夫不可無此遠觀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大丈夫不可無此風味兩儀帶在手萬化不關心
大丈夫不可無此作用

朱子詩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滿地水浮天只今擁
鼻寒窓底爛却沙頭月一船觀扣舷之思豈嘗一
日忘國家哉而至於爛却沙頭之月則已付之無
可奈何而已此詩感慨視居夷浮海之歎有更痛
焉者矣

人不能於聖賢脈路上開眼雖高才絕學不能脫世
俗之見如太史公文雄千古然於周家王業曰太
王陰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
及昌此豈可語大聖人心事者居岐之陽實始翦

息齋筆記

卷上

空

商詩人之意盡失於此數言矣又子貢何品也因
夫子賜不受命之語遂作貨殖傳以子貢爲首已
爲可笑且云因子貢多財交遊列國夫子名譽益
彰是何語也總是以俗情輕於弄筆不覺取笑於
明眼

息齋筆記卷下

錫山吳桂森叔美甫著

司馬溫公篤實質誠出于天性不知亦繇學力方五歲擊一青桃皮不能脫婢以熱湯沃之既而女兒從外來問誰為脫曰某自脫公父叱曰小子安得妄語公自此有省終身不敢妄語待人惟以至誠特五歲時便能警醒此則公之獨異于人也

和靖先生尹焞名齋曰六有終日處之所謂六有者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觀

息齋筆記

卷下

此知公之所造深矣

上元後三日得侍存之先生談及操存先生曰人只此心又將何以操之所謂操心者以心操身也禪家視此身如毒蛇猛獸不知以心宰身身元是妙物此與吾儒微異處又曰吾儒所謂心乃天也

宋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嘗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

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幅巾道服真君降階接之且揖公坐其下詢顧詳款似有欽歎意公翼日即遣典客請西門請黃承事令具常所衣服來

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以夢告且問平日有何陰德曰無他長惟禾麥熟時以錢三萬收糴至明年未熟時糶之價值不增升斗無高下我無損彼得濟所急公曰此所以尚公也因出三萬緡歲糴糶如黃法蜀人賴以濟按神明之妙用承事之存心亦定之好善可謂三美

國朝儒宗如吳聘君者多見詆于士林未問深造何如真以聖賢自期待者僅見一人其迂拙處固在此其不可及處亦在此即文清白沙尚為有間也

息齋筆記

卷下

宋楊億侍郎字大年能文立朝頗盡言自以深于禪宗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裡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比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夫首句言通行無礙也次句言形色俱化也後二句言通乾坤為一體也此其自任亦侈矣而因丁謂召見便溺俱下以此取笑大方不知其所為自得者何物則億之為億可知矣而禪之為禪可知矣

楚辭遠遊篇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援分吾將從王喬以娛戲食六氣而飲沆

溼兮激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一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一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漏滑而寬兮彼將自自然一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觀此屈子於養生之術工矣道家春食朝霞東方日出黃赤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赤氣也秋食淪陰西方日入時黃氣也冬食沆瀣夜半正北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方氣也此吐故納新之法也無為自然綿綿若存此胎息法也此皆長生久視至要之訣則屈子而欲逃虛出世如赤松之遊有何不可而寧自投汨羅此其所以為屈子也哉

一古德談儒宗曰天命之謂性清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此其于儒理精矣第繇此觀之人人是佛聖賢言之詳矣何奇特而自神乃爾故迦文西域之雄也自詫曰大雄未足為慙特儒門而惑之以為中國未

有之奇觀是乃可嗤之甚耳

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子一舉春秋事事是用此句朱子釋會通二字曰如庖丁解牛會則其簇而通則其虛也最微玄旨蓋天下事理不會其大通則見一邊蔽一邊故有以小信小義至犯天下之不韙而人不知其非者所以姦雄得以假托欺人亂賊得以粉飾自解一經聖人指破把一個天理定則拈出便動不得是行其典禮也亂臣賊子所以不得不懼如齊

息齋筆記

卷下

四

桓不得封衛晉文不得召君趙盾許止不免書弑皆其證也

靜坐中有述其身世兩忘之妙者不知此正是靜中之悠悠也主一功夫正于無事時惺然有主乃是乾健真體顏子之坐忘乾乾之極也故曰欲罷不能故曰見其進未見其止

寧國吳生歿于江陵相者也其所作絕命詞曰世際黃虞盛綱常日月明胡云江陵公乃爾空桑生父歿不守制居然握均衡言者盡斥逐達謫海微濱

愧我伏草莽學以明人倫義氣偶激發上書寓規箴嗟哉陳生東感我曠世心姦邪逢相意偽疏輒相傾猶如捕風影證據何繇憑執我繫蕪獄峻法同蒼鷹屏絕君賓食桎梏鄒陽身寶劍埋冤獄忠魂遠白雲自憫秦冤痛誰憐楚奏辛捲堂文欲擬伏闕罪奚深浩氣還冲斗英風定作燐寄言羅吉輩頭上有蒼旻按此君雖非明哲保身之道而天地間必不可無此一段正氣其歿也亦為綱常歿也今日鄒吉水趙吳之疏且絕響思見此君之風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味真如燕白頭馬生角也世道可勝言哉

季元衡儉說貪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如此說儉是天理也蘓長公云吾年五十始知作家大要是怪耳而文以美名曰儉如此說儉是人欲也一念所為不同而相去如天淵左傳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夫所云德之共惡之大豈為一足以節省一必至于耗

此

五君詠孔時秉介性卓卓鷄羣鶴搖筆挾風霜厲志在溝壑剛腸病貪夫冷面絕請託峭潔衆所讐形影了無怍一吾師子高子釋聖得宗旨研幾析毫芒靜坐觀無始德輝藹春陽心境湛秋水形解何超然虛空起滅爾二蓼洲好奇節衝口不能咽意氣歿生輕怒罵齷齪決捐軀得所求長笑浩然別莫邪雖折摧光焰耿不滅三應山挺勁骨筮仕厲冰蘂矯矯出風塵寥寥居禁掖三朝戴國恩一疏禱奸魄惜哉蚤發機血肉悲狼籍四仲達風雅士

息齋筆記

卷下

六

弱冠致青雲風稟烟霞姿自携冰雪文佩囊立螭陛摩空逐雀羣一朝剝落盡蕙草歎芝焚五抑之乘千秋之筆此咏字字金石矣

薛方山云朱子之學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靜之學孟子教人之法也二語最確然孟子有集義工夫陸子靜曰吾工夫只在人情事變上用是孟陸之直指本體蓋于工夫揭其綱領也乃今之言學者欲盡掃工夫以明本體則不知其解矣

湖敬齋居業錄論春秋最的當如曰春秋天理之准

的又曰春秋卽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又曰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
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夷狄截然分明
而各止其所其于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
此聖人手段皆不易之論也

古有三幸在大鈞中得爲人一幸也男貴女賤得爲
男二幸也生于中華三幸也愚竊以更有三幸焉
常見目不識丁人蠢蠢蚩蚩幾與蠕動同生則識
字一幸也又見不通文墨人不知古今爲何事綱

息齋筆記

卷下

七

常爲何物則通理二幸也又見讀書能文冠裳之
士馳名利而真其本心爭智巧而滅其天性則得
聞聖賢名教儒者緒論以少從事于心性者豈不
爲萬幸萬幸乎昔賢驚汗沾背信非虛語也

古來聖賢元無轍跡元無成法但個個知得天之明
命必不可失故有主敬操存之說切切叮嚀惟有
此一段兢業心故事事要求合天命有省察精義
窮理之說諄諄不已然于此明命上何曾加益一
分謂之自然何曾勉強一分謂之易簡而設爲譏

呵者視此等語皆指爲宋儒伎倆以爲累心之物
掃之惟恐不盡將誰欺欺人乎欺已乎是爲無忌
憚而已

山人久住在空山却愛山中盡日閒獨坐岩頭無一
事看雲飛去看雲還偶扶杖見此詩真有世外趣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此程子自得實際也
靜坐久之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
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此自
沙自得實際也二賢之同得於此可見而所得之

息齋筆記

卷下

八

淺深亦于此可見丁卯

憶昔年問錢老師釋氏之教是何等一種道理易理
有此否老師曰是聖人兌卦中道理也故其教主
于消殺絕情慾絕念慮絕倫理併佛法亦絕之吾
聖人有盡已盡人盡物性作用而乃有歸根復命
工夫是有出震而後有入兌所以爲全體釋氏但
言歸根復命而無作用則其所謂性命者亦非矣
故使天下人盡從其教則必人類滅盡而後已謂
之性命可乎愚因念之吾聖人何嘗無歸根復命

功夫如堯禪舜後二十八年舜禪禹後十七年其寂然不動當不異于釋氏也但不主于空滅耳

圓覺華嚴經言漸頓主于有為為漸無為為頓故以漸為初教頓為圓教楞伽經言漸頓則謂漸者自有漸頓者自有頓至楞嚴經言漸頓曰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更為明白的確乃今之言學者俱云一悟即了更無次第非但吾儒擯棄恐亦彼氏所不收也

春正月大雷電冰雪凡三晝夜與春秋所記無二此

息齋筆記

卷下

九

其變亦大矣天心可畏之甚燕友韓參甫記異詩曰冰山應粉擊飛酒滿神京觀人心如此則天意似亦可卜也

當今而有一言及學者雖朝陽之鳴不罕於此矣雖然言畢竟非學人第一義朱子曰處貧賤從貧賤上做工夫處富貴從富貴上做工夫此是學人第一義也

窮居不損達無加在聖由來是一家只為意根拴不住終身不是等閒差一美惡已分穀與蕒自家種

子自家知此幾一動須精察誠意工夫戒自欺暗中舉事深藏護誰料都人見肺肝君子日乾併夕惕惟求內省得心安三生生夜氣本無窮善友元知是聖功一念不渝天地意此時堯舜與人同四此景逸先生自粘齋頭婁麗台見而記之先生用功之密可觀矣但不知誰筆也

傳孔門之學者顏曾也可以先後言不可以優劣言也故顏曰復聖曾曰述聖然而不遷不貳與日三省氣象則迥然難強同也千年之後元公二程朱

息齋筆記

卷下

十

子其接續聖統同也然而明道畢竟顏子一脉也其言曰無事則擴然而大公有事則物來而順應宛然如愚氣象也固非謂明道之造遂加于曾子而周朱二公有遜于淳公也伊洛之傳如文清如敬齋暨東林先生其淵源同也然而景逸先生畢竟明道一脉也其言曰無事故靜坐靜坐原無事若欲起別法是即名多事有事故應事應了原無事若起厭事心如何了得事宛然大公順應氣象也固非謂景逸先生之造有進于元公文公而文

清諸公有遜于景逸先生也此言可與知者道爾
人心無適卽先天主敬修身千聖傳繇此日躋爲上
達工夫熟後自天然一堯舜垂衣恭已時天然真
色復何爲欲知性善無言妙此處端倪尚可窺二
聖門何述最爲玄性善真宗妙不傳却似拈花微
笑者莫將精義落言詮三此高先生變前數日內
作遂爲絕筆拈花微笑同一案也悲哉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逶迤靜極而噓
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螫張弛閤闢其妙無

息齋筆記

卷下

十一

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余可擬抱一
守和千二百歲此文公所著也觀鼻端白乃禪家
鼻觀之法文公極不信禪而有此說者爲其法未
嘗不于養形有益也文公之取善無遺若此不知
侈口談禪家曾用此實際工夫否

左編末卷載釋道兩家宋太尉陳良弼府齋僧徽宗
私幸觀之淨因繼成禪師同圓悟法真慈受禪宿
并十大法師同在焉有善華嚴者對衆問諸禪曰
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

息齋筆記 卷下

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
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
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淨因曰如法
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
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塔師曰法師所謂小乘
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
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
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
一喝非惟能入五教乃至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

息齋筆記

卷下

十二

皆能入師震聲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
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
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
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
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
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
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
教須知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
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遍虛空卽此一

四五九

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惟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乃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按禪宗精蘊盡于此篇其所以告善者至矣盡矣而善不知也

康節詩人心復處是天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按人心發于形氣者也天心本來之明覺也是天命之性也不爲形氣用則絕乎天性矣尚安有人心之險哉形氣之心

坎也水也天命之性乾也金也水中生金則坎中一畫之乾剛也孔子之時習習此而已孟子之有事事此而已其事何如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已若認爲內養家水生金則誤矣

仲秋怨行訥菴皆來集談及春初雷雪交作事怨行以春秋徵應甚爲危之而不意談時正鼎革之際也天道不爽如此夫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以此理明徵 新天子中興之兆必矣漢太宗時山東扶老携杖願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宛然今日

息齋筆記

卷下

十四

景象也

仲秋望田禾蔽野大有年可待而忽生異蟲微細而臭噉禾盡死凡十之七其蟲之細似爲春秋所書之蝻其臭似爲所書之蟻雖老農不知其名也皆以秋氣不肅故蟲之繁衍無盡按秋不收斂刑威不加之明徵也細而臭則僉壬食民之明徵也天象亦顯著矣而代天工者將何以應之

濂溪先生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俸祿以周宗

族奉賓客分司歸妻子餽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按今之拘視講學者每自托于風流試思曾有此風流之致否

崇禎聖上龍飛日撰得豐六爻不動此大吉之兆也兩月來鎮靜無所聞及 雷霆一震而傾四海無一人不鼓舞始知徐徐者蓋有深意也 大聖人舉動出尋常萬萬如此

邸報十一月初一魏璫服毒初二日申刻氣絕初四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日崔呈秀夫妻同縊子鐸遣戍妾自刎計前年翻局時在十一月念五日今適念五日傳報至鈔恰三周歲耳平陂反覆不啻馳隙之迅速而貽羞千古墮身喪宗殃及子孫亦可鑒已夫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事乎是以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此出薛文清讀書錄文

清之學得力實際也其妙無他敬則心存不敬則心放故一得則俱得一失則俱失此外更無別法

戊辰

或論邵康節疾亟時隔壁看朝報康節在床無不見者將由此時萬念皆息故能虛明若此乎余曰此言固妙然康節之知實不待至此時也二十年不燼不扇後便應如此而不自露至此始畧見其微耳如孔子壁有七張角壞其一亦是畧露之意其不露者恐學者或疑于惟異其微露者使學者知

息齋筆記

卷下

六

有此理無非教也

二氏之學其所以深感人者道家則爲長生二字佛氏則爲神通二字故雖高明之士錮蔽而不可解夫感長生者畏歿耳若歿而有不歿者則何羨于長生故朱子曰但恐逆天理偷生竟何安則知原始反終吾儒之爲長生也大矣感神通者以耳目所未經見爲必不可能之事不知此皆佛氏不得已而寓言也觀其自言曰神通與妙用運水及搬柴知時行物生吾儒之爲神通也大矣

薛文清讀書錄有極平常語而包涵義理極深遠者如曰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春秋所繇作此語人知得然深味之乃知春秋所書雖善惡極不同而皆非聖人所取故曰春秋記異之書而孟子所云天子之事者正是此意明此而諸儒求義于一字一句之間穿鑿破碎之弊一掃可革文清又曰春秋直書其事使人思而得之尤為得聖人深旨元儒考劉因字夢吉初名駟保定容城人天資絕人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

息齋筆記

卷下

七

按靜修可謂能自重矣故薛文清以為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槩然而不得入從祀之典者豈非以初之一屈乎吳草廬初應宋舉未嘗得進士第後以屈節為背宋遂祀而復黜進退不可不審也然自是高品其詩則精微入少陵之奧元室一人也伊川自言七十後讀書過目不忘此其心靜虛之極所養之到可知矣彼教所云無漏謂目不漏于視口不漏于言心不漏于思也吾取以為主敬之功陳白沙妙蘊盡見于詩故其自言曰等閒拈弄盡吾

息齋筆記

卷下

六

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即曰我固為當有是也評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至元中以薦徵至京擢右贊善大夫教國子未幾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徵集賢學士固辭不至帝聞之歎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嘗愛武侯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卒謚文靖歐陽立贊云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

詩入妙者甚多而有最妙一首可拈以為壓卷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一絲不掛也雪消爐焰水消日私欲淨盡也月到天心水到渠天理見前也一一園花都傍暖飛飛江燕未將雛滿日行生也好春好伴須行樂東起松根七尺蒲隨處流行也肯既超出筌蹄而詩復妙脫豁逕真化境也

浦烈女年十八許字陳毓華三年矣陳天計至坐閣中嗚咽母稍寬慰遂平復頃之取紙剪一道鞋式

幼妹見而詰之曰偶耳頃之磨墨作寫字狀幼弟又詰之曰偶耳及夜有客外座談事謂母曰盍往聽諸女平生不喜聞戶外事母意其必有不快也遂偕行忽日母先去兒卽來有頃不果來呼之不得踪至河濱女已浮水面矣援之起上下衿裾密密縫紉不可解索其遺鞋各寫一火字意爲焚燒也道鞋式意爲送具也嗟乎女真奇烈矣慷慨赴義而又能從容縝密若此何操之定而預也蓋女幼時父持葉先生邑中八貞女傳爲女誦之每聽

息齋筆記

卷下

九

一人必覆按其姓氏里居熟記之復咨嗟歎賞聲氣之符合有素矣此其稟性固獨殊所得于典感者豈小哉

烈女記又載女家人有娶再醮婦者禮見女女却之謂妹曰此等無異禽獸何顏向吾輩禮耶蓋正之醜邪如此自逆璫扇虐構禍諸事而朝紳俛首逢迎以取高位聖主當陽矣不思掩面自退而猶信然指正人之黨者此輩可令烈女見耶吾願當事亟以烈節上聞蚤膺旌典以風視顏

息齋筆記 卷下

而冠者按浦氏嘉靖間有孝子父陷于倭孝子聞之冒白刃奔其營請代父被殺其配華氏終身守節俱得旌典又萬曆間有節婦適華世忠年二十五寡懷妊五月誓志育孤已與獎拔今有烈女後先掩映可謂盛矣

息齋筆記

卷下

十

余有心疾每發痛不可忍危殆者屢矣因讀二程書見有未聞因學致心疾者深自愧此語惕然于衷而已丙寅有感觸復發已在必死因力求治心之道以爲治病之方終日靜坐今三年病亦漸去意得不復發矣

馮少墟先生自省詩切已工夫只恨少會心言語豈須多而今識得斲輪意甘苦疾徐柰若何一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噴不如打疊心源靜做個羲皇已上人二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不識欲何之能于之處常防簡便是主人在室時三行藏用舍幾人同曾點原非鄙事功一自咏歌歸去後乾坤何處不春風四先生之學可謂自得矣夜少詩十首錄其五首念菴筆也軀殼于吾總未真

四六三

獨惺惺者是何人能通晝夜方知易未離形聲豈
入神蝴蝶任過千里影龍蛇常蟄九淵身根塵背
合元無實却笑瞿曇口句新一久矣無情續解嘲
偶來避地得備交迎陽芳草根深衛占氣靈禽歲
徙巢光隱淵珠常自媚機忘風竹為誰敲只緣我
在猶無繫一覺形骸盡可拋二無事閒看調息箴
周天卦數試從今有時溯氣非窺管每夜焚香必
正襟洞啓天門驚道遠靜聞寒漏入泉深莫言變
理全無分也解安身更了心三棧馬杙猿未易齊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幾調惺掣就羈棲心灰晦昧如酣酒面壁跏趺比
塑泥月吐三更剛到榻風停萬籟忽聞雞殺機自
有生機在此語傷奇且莫提四臯比談學昔年曾
垂老慚于道未能解伏疆陽心自小漸消頰滑氣
初凝防危正比知更雁守獨渾如休音歇夏僧縱
苦過時心不悔晚聞猶免疾無稱五此詩意味近
而深咏之神洽

明道曰古人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後世直以
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伊川曰事神易為尸難蓋

立尸藉以通祖先之神明若非其人是褻也所以
為難蓋古時初者多純樸故可用為尸今初而不
淳者多如何可以事神則雖欲用尸未易言也古
今人之不相及往往而然

稟軀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程子此語最可玩按稟
軀全本禾也祭祀所用稟必以之取其物之不彫
鑿也大羹白肉汁取其不雜鹽醢也鸞刀刀頭有
環切肉緩則其聲必和取其心不他馳也此皆古
人至精至微之意若不先得此意則三者豈惟有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司末事且可笑矣故程子特拈出示人者切矣
詩中下字之妙謂之點鐵成金有用奇字者深字者
實字者如杜詩中百法俱備然必于平常字中却
含無窮意思而又混然天成乃為神境如莊姜之
詩乃如之人兮只一之字無限悲感慨又然而
不傷斯不求工之工天然真妙與有意者迥別
宋王拱辰字君貺于周茂叔有尊分周見王納拜王
遽受之坐定有談及易中天風小畜義者以問茂
叔茂叔詳其說王驚曰向來不知却納公拜如公

者乃其所當納拜者也即起拜茂叔趨而避之如茂叔雍容不露固不待言若王公之下賢重學此風可得于末世哉王公尤能重邵堯夫即洛中爲圍以邀致者也

修真書中載陳抱一之言曰丹者至陽之精倘有纖毫陰氣煅煉未盡終未成就修真之士動靜語默之間如好生利物仁慈寬恕惠愛忠信和喜清淨真實不妄之類皆陽也好殺害物殘忍嫉忿貪慳凌侮驕傲狠恨淫慾虛詐不實之類皆陰也戒陰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修陽陰將自云陰盡陽純自然成真夫觀此語則脩真之道何嘗不與吾儒通而吾儒既能真心希聖賢又何必言修真哉故嘗論之神仙非得丹難也有受仙之質難夫受仙之質無私欲是也則儒家所談其要于仙家明矣

我明威靈超軼前代者非一事更有三大快如純皇帝之復辟一大快也闍寺之患憑依城社自古決之未有不禍移宗社而如劉如魏皆乾剛自斷誅磔芟蕩天日俱清二大快也君子小人黨禍一

息齋筆記 卷下

起則淆亂黑白顛倒是非寧使禍鍾于國而必不容君子之黨再伸今 聖明半歲之間掃蕩廓清其網盡破無藏匿之跡三大快也至如今日不惟奸閹誅而根株盡拔權歸中書不惟邪黨破而陰竇盡塞夤緣無隙尤爲古今絕盛萬年泰寧之兆也蓋以 高皇帝驅胡之功既復隻千古而英明獨斷皆用于愛民之誠故 聖子神孫挺生不世之德猗歟盛矣祈天永命豈有不靈長過筭者乎已作冥鴻計懸知是戮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

息齋筆記

卷下

四

憂患思先聖艱危累老親生還焉敢望解網有湯仁此澄江李仲達就逮時作也忠臣當此情悲而傷卒灰杖下千古使人滴淚昔紂爲長夜之飲羣臣忘日問于箕子箕子曰不知也聖人之不敢獨醒若此然猶陽狂避跡以此道律諸君子諸君子疑有自招之咎然當此世運極否人化異物不有揭日月而行寧敢不回者則世道將何砥焉爲千古扶綱常可一日無此峻節哉其得全與否遇也要成其是而已

聖門四科其善言德行千秋而再見則濂洛關閩五君子無忝矣其三科亦寥寥不容輕擬如武侯之治蜀庶幾乎政事不然即蕭曹之清靜姚宋之救時非政也昌黎之山斗庶幾乎言語不然巧如相如辯如子瞻非言也仲舒之天人庶幾乎文學不然才如子長富如元凱非學也何也三者不依于德行故也

大學一書闡明一身字故首揭修身爲本而點有所于身見一病百病皆身也又點藏身之恕見由家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及國起化皆身也中庸一書闡明一性字故首揭天命之謂性而指出未發則立本惟性也又指仁智之德則成已成物合內外惟性也孟子一書闡明一心字故首揭四端于心而曰盡心知性則心即性也又於身中分大體小體則身即心也與曾子子思相傳一道

鄒公寧一筆軒劄記記會中偶談程門立雪事謂伊川氣象難窺所以者一友曰昔嘗與涇陽先生同舟時冰初解舟行若若有聲坐不安席先生前不

倚卓後不倚背開目端拱如此終日行三十里有問則開目而對答已復默此庶幾伊川氣象乎噫觀此言先生主敬工夫可謂純矣

光廟鼎湖再泣安我素先生作詩云執簡定應書趙盾舉朝誰請討陳恒又云受遺元老仍增秩進藥鴻臚也賜金又除夕詩云明日應開天啓曆今朝猶是泰昌年尚餘一掬孤臣淚中夜潛潛落枕邊魏璫鴟張邑中一紳欲執此詩以脅取其郎君者余聞之曰若因此詩取禍是爲我素表揚大節也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破家何害况其謀未必售乎兩郎君果置不應未幾魏敗

長兄伯茂常誡余兄弟曰世人以多財爲多福不知財之入也必乘福而入其出也必乘禍而出則積財者所以積禍也聞者皆以爲真名言

朱子云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凡事到面前便兩分劈開就是孰非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此語甚簡易而實則初學起手與究竟工

夫俱所必用而先難得是非明若中無真主有認
非爲是而不覺者後來難得入細是非之理有愈
析愈精者只看古聖賢所見不同處都爭差這絲
毫之間故朱子此言習之便是集義工夫久之便
是精義入神境界學者當日貼身理會已巳

吾錫清高之品首推倪雲林瓚繼其躅者王孟端叔

倪邈乎不可及矣王亦不但以詩畫重也有俗客
餽禮二車求其畫竹王不與能自貴如此其手掣
竹茶爐猶在惠山僧舍閱之可想見風流余姻有

惠齋筆記 卷下 三

華心自應象貧士也性孤僻無子懸室如罄絕不
以衣食字置齒間非出世書不閱非世外語不談
書學余宗吳三江大草時哦小詩自遣見王竹爐
手冶泥爲之其製頗精因題絕句見意云竹爐佳
製遺僧舍千古高閒老孟端此日渭川無勝具幽
人漫自煉泥團一煉就泥團傍日乾紙窓竹屋自
相寬歲寒滋味難尋覓靜曝茅簷仔細看二窓上
梅花影自橫枝頭倦雀寂無聞颺颺蟹眼如摧句
颺出茶烟似白雲三胸中自愧無魂壘省得將錢

買酒澆只有俗腸塵未滌試將七碗可能消四瀟
瀟風雨歲將分寒夜清燈影不羣漫撥地爐灰未
冷淡烟栢子自氤氳五騰騰楫楸地爐烟四壁頽
然肯問天誰笑老夫窮活計得全全在自能全六
詩不止六絕錄此以見大端年六十餘能飛步山
水間得酒陶然自適世共嗤之日華高人庶幾有
二公之餘韻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
以其買買之物榻音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買者各從其抵故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
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
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
之息無過十一凡國之材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
出入而納其餘按桑弘羊王安石皆祖此條以爲
政而王卒以此禍天下故有治人無治法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
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

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棘取其赤心外刺槐取其懷
來人也此尚象之意也

樂伯書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悖惠荀會文敏歷也

果敢樂書之子無忌鎮靜韓厥之子使茲四人者

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悖惠者教之使文

敏者導之使果敢者諗之告得失使鎮靜者修之

治其氣性悖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導之

則矯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

一均齊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按膏粱子弟

息齋筆記 卷下 无

國君所以善教之如此宜悼公之復霸也今之士

大夫為其子弟謀者先利祿而不親賢計亦疎矣

程子曰古人祭祀立尸極有深意按儀禮凡祭祀獻

爵則尸祭酒獻食則尸祭食主祭者每獻則尸答

拜酢爵則尸拜送是皆代神行禮也其飲之食之

則享鬼神之餘也分明以弟子服勞于鬼神之義

所以有深意特難其人故必擇而卜之以聽于神

也祭天則以先代帝王之子孫為之故舜之郊也

以丹朱為尸周公之祀泰山也以召公為尸可想

其人之難矣

仲春復有道南祠之會談及立命之學張羽臣曰如

生質有愚柔非命乎若盡百倍之功愚而亦明柔

而亦強則氣稟之命自我立矣如五倫中人遇其

順我遇其逆非命乎若盡親義序別之道不惟已

為盡倫盡物且頑嚚者俱化而為和順則順逆之

命自我立矣如世運有泰否我獨當其否非命乎

若立身行己以道獨善兼善使處否不改于處泰

則治亂之命自我立矣聞者皆為之稱快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唐安史之亂既復兩京降賊者以六等定罪斬達奚

珣等次陳希烈等賜自盡又次杖一百流竄之以

下三等降奪今逆黨有斬流而無自盡與杖 國

家寬仁大度誠非唐室可擬然人心尚有嚙噬不

盡之意以其中尚有一二漏于寬政似二條亦有

當議者乃知五刑五用等次亦不可廢也

知人之難聖帝所歎然在今時有不同之情蓋聖世

人修懿行其不善匿于心故知之更難今則顯然

以經常不足問正直不足貴自處匪類為得勝計

不待辨也所難者在決然知其不可用勿更參疑
貳之見庶幾此風可迴今之柄國者難不在明而
在斷也

科舉至今世極弊矣然嘗論之今之科第人爵也亦
卽天爵也存乎其人之自處耳如前日被禍諸黨
人身家俱喪而名愈尊品愈貴功名何足爲有無
豈非天爵乎如逆案之人身膏斧鉞者勿論卽幸
而苟全視息遺臭千秋求爲一落落匹夫不可得
趙孟之貴今日安在非人爵乎此何以分能存仁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義忠信卽是天爵也自失仁義忠信卽是人爵也
天下之賤有賤于此者乎

宋高宗頒戒石銘于州縣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黃庭堅所書也可謂片言居
要

舒璘奉化人先從陸子靜張敬夫遊後歸文公之門
與沈煥爲友嘗語家人曰敝床疎席總是佳趣櫛
風沐雨反爲美境斯可謂能自得者矣

朱子集註以筌蹄示人也故有深而寧淺處圓而寧

方處約而寧煩處善觀者得魚兔而方知筌蹄之
功不善觀者難魚兔而反尋筌蹄之病

豫章萬默齋

建言去官

有學易齋稿自云二十年苦

心有得其說有據可觀今錄三則易卦須一一說
向心上去始有味只做物象看便是死畫安在爲
生生之理八卦總是一心乾坤心之體用坎離其
體用裏面互根的消息樞紐也蓋乾坤是作兩件
分開一向分開則似是兩物故又畫坎離是兩件
相互分開不得一箇又是兩箇兩箇又是一箇曲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盡其中妙理就中坎又是根以其一陽在中是乾
中故也要之亦只寂感二字也此理甚明非是強
說心體實是如此 承示坎是化生之根如何說
中中是事事物物恰好處此非吾友之過乃今世
論中大弊也坎是乾之正中只爲都從這裏發生
出去便自然事事物物恰好無過無不及所謂天
則也則坎豈不是中不然事物從何來此事物恰
好的從何處定當不應有箇生的又有箇使他恰
好的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豈是死

殺一定之物以其能發生不已喜怒哀樂皆從此生出乃謂爲中稱未發正以其能常發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則中豈不是化生之根此理義圖甚明吾友不必他求一味向靜中反觀自身有箇油然而能應事接物却又悠然常若居無事而一切不與的爲作主宰依他便事事恰好不生疑悔不依便多過差卽再反觀此能應事接物生化的與使事物物恰好的是一是二是二不應有兩心是一則吾所謂坎中不言可喻矣 夫乾帝也神也乘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坤氣以顯則爲離斂坤氣以藏則爲坎蓋乾坤之用也乾藏坤中神藏氣中也故不惟動屬氣雖先天至靜總是氣總是用處故曰坤藏又曰藏諸用惟藏諸用而後爲造化生生之理吾儒經世大中之道亘萬古不息者也一部易皆語用如用九用六是也九言无首六言永貞藏在其中矣未有舍用而言藏者也故坎離皆用而坎則正以用之體妙乎用者也故非有時乎不藏惟恒藏則恒顯造化之至理人心之至精也白沙先生曰藏而後發

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真至言哉然形則患其不存矣何者常危於發故也 按三則語皆精入河圖中自是五坎自是一然一萬化落根處也以坎明中正是觀氣象于未發前之旨如此說來更覺醒發公遊念菴先生之門故所見之邃萬又曰易以善惡爲吉凶而讀易者嘗以利害爲吉凶之心讀之此易所以難明春秋以義否爲榮辱而治春秋者嘗以強弱爲榮辱之心逆之此春秋所以日晦是則非易春秋之難明也讀易春秋者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之心之難明也按此言豈不旨哉 又論禪云精神既專脫粘內伏之久則此心之靈無從發洩閉爲幽光澄爲妙觀恍惚閃爍於耳目之間如所謂眉端灌頂頗著徵應遂相與羣然執爲性體此其險機逆照如日入地中殊輝反射晃映宇內境非不美而太陽生物之功萬象昭明之德固不在此矣此段議論直是破萬古之惑然非學有實見處不能知不能信也景逸先生云不易說得到此誠然誠然

九月二十六日決逆黨重罪二十人時久旱翼日澍
雨聞 皇上是時將行刑 中宮以 皇子大
慶請免 上曰得子固大慶誅有罪亦是大慶當
並行不悖也大哉王言宜 天心順助而應以時
雨也 何學師適于是日起東林石碑有不符而
合者豈亦貞勝之理有相感者歟

歙縣張協尼諱祖房精于易理每論有出俗之見其
說序卦曰上經以乾坤坎離為體以震艮巽兌為
用下經以四隅卦為體四正卦為用上經以體為

息齋筆記

卷下

三五

體以用為用也下經以用為體以體為用也細明
此理乃知合之先後數之多少有天然一定之序
上經三十多一卦不得下經三十二少一卦不得
其合先一卦不得後一卦不得其闡發處甚詳俱
鑿鑿可憑焉

惠山之麓有禪客聚眾講經其言甚誕而邑人趨之
日費數金適東林有事客曰何禪之能動人而儒
門寂若也余笑曰彼家有福可求有災可脫宜人
樂從之吾門不求福不憚禍人何慕焉客曰然則

儒家無福與災乎余曰儒以無事為獲福以無疚
為免咎世之禍福不問焉

李伯紀吾錫人也當靖康時其禦金人之策與今日
之設施無一不合昔日有臣其君不能用今日
聖主獨運于上而解分憂禦侮者令人不能不追
思伯紀矣

明道先生令晉城三年後熙寧七年劉立之官晉城
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
問其所以曰守程公之化也立之感歎特記其事

息齋筆記

卷下

三六

按此真有過化存神遺意豈特所謂古之遺愛而
已乎

宋神宗初立銳精求治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為誤聽
王安石卒為宋室基禍主安石之罪不容言矣然
當時元老有韓富明道橫渠皆在言路神宗覲面
失之而獨傾向安石此其咎亦不容他辭也此有
故只為神宗以功利之心求治故偏信至此以是
觀之前念臺劉公防功利一疏其忠悃誠深而轉
移誠鉅矣謂之中興第一疏可也

昔日從遊啓新先生思侍側時便如沃以清冷之泉
鄙吝之心蕩滌無餘後侍景逸先生便如飲醇醪
不覺自醉真有萬物得時雨油油自動之意

碧血編載於忠諸賢遺筆也炳炳千秋可謂一時之

盛然而所造之淺深則亦有不可同者景逸先生

不容竝論而偉哉大洪仲達蓼洲更爲烈烈也每

公錄一二詩文如左大洪血書云禮今於杖下矣

癡心報主愚直仇人久擗七尺不復掛念不爲張

儉遜也亦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 朝廷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賍私殺人獻

媚五日一比限限 嚴旨家傾路遠交絕窮途身

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

歎于 詔獄難言不得於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

惟我身副憲臣曾受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 先帝于在天

對 二祖 十宗與 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

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李仲達詩

云相逢脉脉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

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川高士舊知聞如

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應秉筆黨人碑後勒遺

文別徐元修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

補空復數行彈 臣罪應難赦 君恩本自寬淒

淒楊柳色誰爲問南冠丹陽道中便成囚伍向長

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

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案彈寄語

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述懷

國初劉于字允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授泰和學正

息齋筆記

卷下

三

日中原亂將作吾於不見幸矣謝官遁去後 聖

祖典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

余闕甚奇其人曾魯謂其嗜義如饑渴及卒宋文

憲銘其墓又洪武十六年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

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竝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

導皇太子太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

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蚤朝日晏而入不久

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

復固辭一日賜勅放還又有梁寅世業農力學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元微為儒學訓導辭遂隱居教授我 明興微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六十餘矣在禮局討論精審書成授官以老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為梁五經又有江寧陳遇初為元溫州路教授退隱于家以秦元薦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禮待甚厚稱先生而不名屢幸其第授以翰林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等官皆固辭每召見賜坐賜肩輿出入羣

息齋筆記 卷下 无

臣以遇被譴者率為救護 上亮其誠未嘗為忤官其子克宿術亦辭卒賜葬鍾山史臣稱其明哲保身者一人

祝無功 世祿 云知學者且勿論自得如何纔學便于應世上輕鬆了幾分便于讀書上省便了幾分此言切近有味

楊誠齋云數寓于著而著非數故得數者忘著卦托于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據此言則得卦盡之矣夫所云得卦者何也非八德在身於卦何時

奏泊

有問云古良將如漢壽亭宋武穆皆嗜春秋不知春秋兵法妙處如何余答曰春秋兵法處處皆妙只是都不知第一義故春秋無義戰皆非聖人所與二公正于此處深心故獨能得第一義如降漢不降曹千里尋兄漢賊不兩立終身不議和所以獨成千古妹絕之品是得春秋心訣也如此看來方知聖人立教成就最巨千秋而下領受者僅見二公

息齋筆記 卷下 早

杜詩有不看註不知其妙者如寄常微君是也蓋微君以隱士應召公微諷之而詩極渾融不易窺見詩云白冰青山空復春 山水無主也 微君晚節旁風塵 不終其節 楚妃堂上色妹眾 不出則美妹于 海鶴塔前鳴向人 出則旁人而鳴 萬事糺紛猶絕粒 猶修辟穀之術 一官羈絆實藏身 則出者以 吏隱耳為常解嘲也 開州入夏知涼冷 常之所居 不似雲安毒熱新 工部所居若羨之實言所處分 矣微詞妙旨宛然三百遺意選者多不及亦未知

其深情也特為拈出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諭禮部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于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之庶有資于學者聖主賢臣所得于書若此其嘉惠學者深恩又若此今經生皆目

息齋筆記

卷下

聖

不識古今亦可傷已

有言舉業工夫不免妨學者余曰此有道焉對簡時勿作解釋想只與聖賢對面質証一番拈題時勿作好醜想只與聖賢吟風弄月一番如此何所妨碍

革除間蘓州知府姚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愷弟初吳民僭侈違式賦誦鋒起號為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請羣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風俗淳漓以為興革繇

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真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于真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

息齋筆記

卷下

聖

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乃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耶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建文三年給事中黃鉞以艱歸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蘓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

延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軍
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
不可測蘓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
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
不足以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
禦之晚矣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蘓松常鎮嘉
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畢至善所
童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卽位捕善至詰曰若一
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歿之鉞聞善

息齋筆記

卷下

聖

歿登琴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赴水歿按姚公
賢明若此而能傾身下士安得不伏忠歿義著節
千秋耶故史臣云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王賓
韓奕諸人何殊東漢清節國初此風悵今思昔真
西方美人足音空谷矣誠哉確論也今之司牧無
一長可見而侈然傲士安望所爲折衝禦侮者乎
從來云處士盜虛名若錢芹處士豈虛名無裨實
効者耶今之純盜虛名則無如文藝家所稱時髦
者耳

八月十六日詔磔袁崇煥于市軍民爭噉之間是日
特召對百工皆集 上以袁罪再三詢問僉曰無
辭乃行刑 上曰此事震驚九廟荼毒萬姓朕
與諸臣皆不得辭其罪至哉王言乎袁之構虜未
必本念也皆起于輕許復遼東一言後迫于計無
所出因而思款虜因而戕毛帥因而聽虜入成此
滔天之惡誠九歿不足贖矣而其初不過患得患
失一念爲之孽耳袁無足論也當時朝堂之上豈
無一人知其謀者而不聞一言救正繞朝之鞭莫

息齋筆記

卷下

聖

贈能免無人之歎哉
十月初旬京師雷電大震皆以爲易副都寃獄之感
也按易江西人名應昌虜薄城下時刑部囚越獄
出將應虜也 上震驚欲誅大司寇喬易以律爭
曰法當杖于是 上怒以朋黨并欲誅易後喬得
減克戍而易獄不解雷震正會審日也擊審官案
于是 上驚悟緩其獄并停天下刑矣天心之警
戒豈不至切近哉然愚以爲非專爲一人也 聖
主精與天通故一念少過而詔告隨之矣然易正

品也其不見棄于天若此

我聞大禹聖且神尚惜寸陰逾寸金寸金失却猶可
覓寸陰一去誰能尋惜陰惜陰寧獨禹古來大聖
皆如此兢兢業業唐君臣昧爽待旦后父子我曹
去聖應萬分更宜惜分如惜寸分積寸累日孳孳
百鍊成剛無利鈍此道本非難辟如一簣可爲山
超凡入聖等閒事轉迷爲覺須臾間此道亦非易
辟如九仞須一簣終身揚厲聖可幾一念怠荒功
盡棄人生百年一瞬息纔見青春忽頭白老大悲

息齋筆記

卷下

聖

傷竟何益惜陰惜陰當蚤惜六尺之軀豈小哉頂
天立地成三才何爲碌碌孤此生可憐飄忽同灰
埃我行入楚歲未晏只今柳發春將半歲月蹉跎
心獨驚此日此會良非漫惜陰自勉還勉君浮雲
蒼素安足論惟有進修事在我可以千載流清芬
君不見陶與真長沙有陶公惜陰祠後爲陶真二
公祠立功立德皆繇勤儼然俎豆湘江濱彼何人
予何人此山陰張陽和元竹公作元宵日錄之自
寫辛未

息齋筆記

卷下

聖

國史記永樂十二年冬十一月命儒臣纂修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
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
明餘蘊者爾等採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
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
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
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至十三年九月書
成上親序之時麻祿國進麒麟請表賀上曰
大全書成上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
益至十五年夏四月命頒于兩京六部國子監及
天下郡縣學上謂禮部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
賢精義悉具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批閱不倦所益
多矣古人有志于學者苦難得書籍今之學者得
此書若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
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虛文也觀此則
聖祖之珍重是書而嘉惠學者之意極篤切矣然
其至意在盡心講明無徒視爲虛文則知所以俾
益天下者全在體貼身心躬行實踐此所以爲學

者根本今之習舉業者視此書不啻土苴塵垢皆因所尚者浮華之詞忘其根本且不知身心躬行何物何知此書之味揆其自來皆在上取士之人謂舉業自有心訣一切聖賢道理置而不問此風既開使士子靡然忘返盡失 聖祖美意至教所以士風日下至館閣之地亦虛無人舉世終日所讀所學皆爲敗壞人心之具而已舉業之弊至今日尚可言哉

長兄伯茂每有快論居常云患貧至鄙也而于物理

息齋筆記

卷下

聖七

有所不免惟居位人能貧則品愈高是上風貧也而世鮮趨上風何居

延叔堅曰吾味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乎其溢目紛紛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秦子敕曰昔竟優許由非不

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于林澤與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于九臯身安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適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也耶按二君皆高隱觀其言可以知其致矣

余少識呂陽村澄江人老醫也能憶唐詩千首隨口吟咏有自題小像一詩云人生本是夢中夢今日

息齋筆記

卷下

聖八

更逢身外身鬢髮蒼蒼年五十杖藜隨處看浮雲醫箱中携二書一爲倪雲林鄉如山圖筆墨秀潤異常對之如挹高士眉宇其一爲沈石田雪圖畫甚小而題詩超然塵外不愧高隱陽村治病不言利醫其寓也今醫視此公何如矣沈石田題畫詩云六月披衣喚童子自作雪團茅屋裡玉花出筆飛上樹慘淡陰雲無乃是颯然几席清風生顛倒炎涼聊戲耳門前有客來借看滿面黃塵汗如雨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

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急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按此記大戴禮皆至言也而不入禮經者觀其行文謂出曾氏口終有不類然而今之君子能不犯其所戒者蓋亦難矣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于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禹而鯀殛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侍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按此言不獨可為國君傲也於學者修身尤為激切魏文侯與狐卷子一段議論佳矣然其義有未盡者

因假托以補之文侯復語狐卷子曰寡人皇皇望賢者而求之謂可恃以益吾國也今聞子之論其不足恃乃如此乎狐卷子曰足恃也文侯曰異哉何與前言反也狐卷子曰文王以王季為之父武王為之子而無憂是父子之賢足恃也然非文王則無以繼王季之業而開武王之基也王季以泰伯而啓國武王以周公而致治是兄弟之賢足恃也然非王季則無以成泰伯之讓而非武王則周公之禮樂亦無由見也堯舜得禹稷契臯陶伯益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而成唐虞則臣之賢足恃也然非堯舜則五臣亦無從效其賢也故已賢而賢者皆吾益已不賢而賢者非吾有賢之足恃未若已之足恃也文侯曰善寡人今而後知求賢之道求諸已而已國初楊士奇以人才徵至京高皇帝命吏部考試尚書張統名臣也奏士奇第一遂擢用後與三楊同在內閣以士奇不繇科第徵有間一日三公賦松竹梅詩士奇分得梅詩云竹君子松大夫如何梅獨無稱呼回頭試問松與竹爾有調羹手段無

按公詩佳矣然胸中芥蒂得毋少露乎

南史載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衛亡舅姑欲嫁之
女截耳自誓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
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
縷女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
重不忍復雙飛按此可謂義鳥矣其與衛妻同氣
相值耶抑衛之所感而化耶噫誰謂物性無仁義
乎第非此女則無以知此鳥矣

張協尼夏日復至東林談及 聖主切切求治而澤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不下寃弊將何在衆共云今之功令非不行也責
在承宣者未見其人協尼曰不然正坐功令未修
之故若按會典舉 祖宗時成法行之可以芬月
而化成余問其事何如協尼歷舉數端言今之積
弊與成法之湮沒明如指掌一一有據余曰此終
是治法文武之政猶必待人以愚見言之只求治
人是今之第一義協尼曰是也然今之用人與會
典上取人之道相去何啻千里則亦無如法祖而
已余因取會典審視知其言鑿然可憑非爲虛語

第此議若 上聞則今之從政者人人未免寒心
矣則協尼之論僅可爲吾儕放言云爾

晉焦華父病冬中思瓜華夢一黃冠遺以瓜華拜受
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南齊韓靈敏
喪父貧不能葬與兄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
生葬事克舉梁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
而插墳獸銜土而壘隴繇此觀之如躍鯉雨粟皆
非殊異人心一專造化可移精誠之動爾聖人主
宰天地豈曰虛言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後漢劉獻之每學者來從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
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倘不
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
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
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乃歸養親先
達何覺之晚也童子魏照求事郭泰供給洒掃泰
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
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按獻之可謂善教魏
照可謂善學

謝石奴為衛將軍請吳隱之為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于湖亭之水愚按沉香一片何損于廉蓋猶潔之性不以一介而移如此

南華經夢蝶一段畫出幻境令人身世俱空楊龜山詩云蝶夢輕揚一室空夢回誰識此身同窓前月冷松陰碎一枕溪聲半夜風深領玄旨然而南華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之旨則更有在焉其曰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正為孰幻孰真栩栩者幻也真者何在識其真然後可以化物而不為物化其示人之意深矣此語可與遊道遙者證之

閱陽宅書大要以八卦分二宅坎離震巽為東四宅以水木火相生也乾坤兌艮為西四宅以土金相生也變為遊年總之以相合者為三吉星相反者為四凶星其法至簡而變換其間無非一理止于如是而已後人益以三元生命五音宅姓之說則

似玄達而實瑣誕不足憑矣蓋陰宅體也陽宅用也陽宅之砂水山川與陰地同者體也故郡縣學宮等必用之其屋舍門房用也故編戶同用之其事本至微故其理亦甚淺而其應亦甚微皆自然之數也不必深求

孔祐隱于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按祐有至行通神能與管幼安同度而世不甚著聞者何蓋管生于漢末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世猶知尚德之風孔生梁陳之際宜知之者鮮矣阮孝緒被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

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中篇載一百三十七人孝緒以劉潔銘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
製一銘愚謂隱而借景于山林自得之趣何在此
皆名隱一流耳

袁裒論書曰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
太今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此深于書
之言也余仲兄仲奇能知書每言右軍千秋獨步
其妙在骨勢凌空可謂名論

上元夜人皆游賞劉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照之王介甫上元詩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藜
獨照君蓋以美劉黃父也愚按介甫讀書不弱于
更生矣而胸中之垂氣不除其能來青藜之照乎
故讀書者先須知學

解廌見鬪不直者解之窮奇見不直者照之故君子
以解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然則以窮奇而冠
廌冠將如之何噫

余山居多雉一日深箐中有伏雉起窮搜之得伏卵
二十餘每卵下雄黃一顆如豆大不知從何得來

也乃知博物志所載鵲有隱巢木以避鷲鳥鵲巢
中有長水石能養魚未必爲虛語

襄漢隱者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絕云冢上
爲亭鬼莫噴冢頭人卽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
除却空虛總是塵

雲間布衣李豫亨字元薦博洽士也著書名推蓬寤
語其言似稗官小史內一段論陰陽貴賤云犬馬
首高于身稍有知識猿猴人立獨靈于衆類猩猩
人立亦能知往皆得陽氣也以其言推之蛟龍首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高而變化麟犀首高而貴獅首高而王鹿首高而
壽犬馬不獨知也馬有德犬有義此其驗也餘雖
虎豹駝象首不能高矣

宋鄒志完過永州脩山巖巖有馴狐志完將至而狐
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
詩自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
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忠義之士雖異類妖
邪其欽重乃如此

燕友韓參夫復南來偶詢袁崇煥情形參夫曰燕人

無不痛恨之然謂之勾虜則冤也余爲愕然因曰何以徵之參夫曰徵之奏疏袁典刑之後有義士者上暴冤疏自稱爲袁門生言袁于某日提兵至京營于某處明日虜至泊營閉營不戰但發火器矢石虜退得首級若干又明日移營某處虜復至復不戰擊虜得首級如昨如此凡三日所以不戰者因馬軍先至步軍行遲若步軍不至則不可以列陣防其衝突故必不可戰又明日而青逮至某日而步軍至矣若云款虜勾虜則三日中所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虜首何來若云不戰爲退則後此能戰者何人疏奏擬其人摘戍復上疏曰袁崇煥若和虜叛國則臣爲逆黨當與袁同誅若袁非賣國則臣言無罪摘戍非臣所當律也乞斬臣疏奏不省參夫又言曰袁之當死有三初無成筭遽言五年滅虜妄誕必死一也朝議減贖望減邊兵不力諍必死二也虜入不知所任何事乎必死三也若勾虜非其罪明矣然設使袁不逮而步兵雖至必不能制虜蓋本一無謀妄人用之者誤耳按參夫草野臣未

知其言真得事實否然有白冤疏如此豈可草草置不問乎姑錄此以觀後日國史定評何如

太行山絕頂石穴中有仙姑存焉一達官行二日得見之年七十二矣二十二歲入山蓋京師名妓也自念一生墮落甘于一死逃入此山但拾松根皮食之八年而心得開明自此遂有人知之饋以糗糧衣服至道成則皆屏絕不用矣按仙姑真能發憤者也始而自謂此身必死其心却生既而不戀人世其心若死身乃得久生身心皆死卒之身心

息齋筆記

卷下

五

皆生殺機內有生機其妙若此人孰無慕仙之念但不能有此憤耳程子所云陽氣一發金石皆透豈不信然壬申

朱子詩論性無非日用門何須虛誕與深艱昭昭萬事皆其理只是工夫欲順難指性體可謂真切著明矣子靜陽明之紛紛可以自息愚亦附以四語日用動靜無非真性但祛凡心皎然明靜

朱子曰讀學庸論孟是熟飯讀諸經是打穀取米朱子之意蓋言讀四書其爲力易讀諸經其爲力難

欲人先置力于易則其入易精後置力于難則其功方備卽是學記中如攻堅木先其所易則後霍然以解也愚按四書飯也日用飲食所必需五經五牲八珍水陸之產無不備生人所必用也今四書人人弦誦而忽其易不知取其精諸經則皆委于難而日未嘗涉問有讀者亦不過剽句語供時文之用畧不講求深義其易與難豈不兩失之乎陸子靜說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朱子曰此猶是弟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

息齋筆記

卷下

五九

遊見生老病歿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按儒家所以云公只是要盡得天下公共的義理佛家所以云私只是要脫一身生歿所以朱子又云今有一個人仗節歿義又有一個人能坐脫立亾畢竟仗節歿義者是有益若坐脫立亾者濟得恁事按所謂有益謂于義理上補助得一分便是二分

息齋筆記 卷下

益蓋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貴于天地間者惟此總使盡天下人坐脫立亾安所用乎從此處勘儒佛則大小邪正不辨自分愚常見楞嚴經佛辨天魔事甚詳且悉魔之神通變化無所不有特徵細之間或一根未斷或一見尚執則入魔種其說精矣以吾儒言之如學佛者斤斤執一生歿之見欲驅天下而入其寂滅之教曾不顧天下公共之理其爲天魔也不亦大乎

息齋筆記

卷下

六

宋張忠甫不出仕人問其故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佛蓋俗習仕者皆於祝壽處拜佛四拜故忠甫不欲也文公以爲此如子羔不徑不實之守愚按以常論之雖似以小節廢大義以末世論之則有救弊之風未可爲小節也且此公或托言之其不仕未必在此也今學者有此風必不至以求進失其本心矣
龜書不傳久矣文公時猶有五兆卦其說云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

四八三

又有旋者吉大橫吉 按土木二兆不知如何分必橫而大者為土橫而直長者為木也 漢書文帝兆

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子為天王夏啓以光或以

庚庚為金兆非也大橫是土兆言文帝將得天下

有大土之象庚庚乃是龜文爆出文公此書猶為

近古如今之卜法則以才官父兄子分之雖才官

五者亦不出五行生剋之理然必先定其兆而配

以生剋則通若先排定則難通意古之法必不然

又文公設卜法先以墨畫龜定其四向求其紋兆

息齋筆記

卷下

空

然後灼之觀火之紋而定其兆食此墨畫之處謂

之吉逆則凶此亦古墨食之法也惜其書亦不可

見矣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

不察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

我之明于舉賢也于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

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

宋王文正公旦見市中沈氏鬻法藍銀器者甚惡之

曰安用此後真宗賜文正美妾文正處久之復問

沈氏銀器而沽之文正始念何如而亦漸至于溺

也則色之可畏甚矣然愚論之真宗既賜文正美

珠又賜美妾必用事小人已窺見此公慾心未斷

故以此中之而未免卒為所動也豈不邇不殖公

之衷猶有未皎者與此防欲工夫非講學不可

周官之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

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鄉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

鄰五鄰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

息齋筆記

卷下

空

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

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

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

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

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

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

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

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朱子曰此

正周公建太平之根本他這個如碁盤相似枰布

定後恭子方有放處按今有練鄉兵之議則此法不可不訪其大意

禮記忿毋求勝分毋求多卽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之義也分謂本分本分之外一毫不敢求多則慾不待窒而自無不窒矣以分爲與人分物則不可多者畢竟未盡

宋章惇求傳康節之學康節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康節數語蓋直燭見惇

息齋筆記

卷下

空

肺腸矣康節不授惇濂溪不肯使介甫相見二公可謂神鑑然必非一時便燭照必平日知二人之隱微也按司馬溫公秉政引章惇共事溫公欲變新法惇固持不可至于簾前爭鬧惇曰他日不能陪公乞劍因得罪去其心事如此蓋狡同蔡京而忿戾尤甚矣宜康節之有先見也然周邵能知二人溫公前失之于介甫後又失之于章惇所謂雖意誠心正而知致之功有未到其在此歟故宰相非心如止水可以鑑鬚眉可以平中準則未得輕

言知人之道

革除間西內佛之事載于正史則建文帝之遯跡

本末彰彰矣獨雪菴補鍋等諸忠義之名隱現不

詳今得史翰林致身錄出而昭若列眉矣錢殿元

刻遜國逸事一集俱詳載

史翰林名仲彬卽從亾

中之一也至洪熙年爲仇發其從亾事於獄中故

不及見西內佛之返其致身錄一書隱顯之迹甚

奇若有神護之者蓋忠義之氣耿耿天壤間後有

修國史者此書豈可泯哉又逸事所載劉永貞翁

息齋筆記

卷下

空

夫人二事甚奇故詳錄之

一幽忠記少司空若谷徐良彥記曰己巳予大理署

有神降于箕詢其名曰劉姓諱固字永貞詢其世

曰建文時人箕停有問若欲秘其事予謂先生其

歿難乎曰然不幸罹景清之禍瓜蔓之誅世所未

有又曰一門都收戮獨有外甥存楊僅離娘乳言

之聲亦吞余在南門能仁寺臨刑詢其齒爵官山

東教諭年三十八詢其里曰往事不必道問答如

面談莫不骨寒齒冷書法道勁婉麗紙墨間拂拂

有生氣予乃以扇乞書卽就詩曰且酌樽前酒黃
 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猿哀予謂先生得
 無仙乎曰財入童初宮嗚呼忠義之士歟不為列
 星必為仙為神先生之仙固其所耳先生于二百
 七十餘年之後憑神于箕發為墨妙以顯人間其
 精誠不欲磨滅也按劉玉海名琳著拊膝集紀遜
 國時歿難隱遜諸臣各有傳共二百零四人內一
 傳云劉固字永貞陝西真寧人以儒士授青州教
 諭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許之耿清即景清為都

息齋筆記

卷下

奎

御史以書招固蓋以真寧地接代境當是時五藩
 煽亂故也無何靖難兵起固乃移家江右意近京
 師耳耿清姊適固弟國因與國來京師依耿于午
 六月燕師迫金川門國勸固出城固曰母老甥幼
 一也况固曾受朝廷厚恩惟有待歿而已國語塞
 然逆知禍必及已乃潛寄甥于王氏十三日城陷
 固閉門兀坐又恐驚老母耿公懷七事覺被誅罪
 連姻姪固與弟國妻母同日受刑于聚寶門外固
 一子超年十五有勇力一怒縛斷奪刑人刀連殺

十餘人事聞凌遲固年三十六國年三十四愚謂
 觀耿之招公公之依耿則非特忠肝鐵石必其材
 堪有為宜其精英之不朽也

一血影石紀涇縣蕭之龍記曰崇禎辛未冬十月念
 七日之龍偶過高座傳心樓樓之下有石似碑潤
 丈餘高倍之塵蒙牖下問之為黃侍中翁夫人血
 影也及沃以清水悲淒之容恍然如見影之上尚
 有南無觀世音數字已磨泐不可辨旁鐫有翁夫
 人小影贊為張公元芳筆文頗都雅而未詳其字

息齋筆記

卷下

奎

既而謝見廣微為予道其詳曰先年滇中馬公蒼
 麓與洪公共同官冬曹偶道經通濟橋見一橋石
 衆相戒勿踐驚問故父老云相傳石有大士影故
 勿敢踐耳馬公遂命舁送通濟巷巷僧因鐫其額
 曰觀世音日夕禮拜夫人遂見夢于僧曰我故侍
 中黃觀妻翁氏也當時過此嘔血于石遂成此影
 每陰雨則見之若為大士而朝夕禮我我實不安
 幸為我去數字無何巷僧逝巷亦廢不知者猶以
 為大士也送至高座寺浸循迄今置于牖下之龍

聞之不覺淚下曰嗚呼甚弘之血丈夫之事夫人
并黛之流亦爾磷磷乎嘗見宋季元兵大擾永新
一村婦懼賊汚觸石留影至今猶存此不過田野
婦女耳若夫人者昔爲侍中妻而欲令其給配象
奴乎宜乎吐血成影終不磨泐或曰夫人孳二女
歿于秦淮而石影乃在通濟何也蓋國初象房實
在通濟門外想未赴水之先給配象奴之時過此
泣盡繼之以血遂成影石耳嗚呼黃公爲吾鄉池
陽人梓里廟貌如赫無論矣卽在金陵一祠于秦

息齋筆記

卷下

七

淮一祠于南郊南郊故公家埋玉處惜無一人能
舉斯石或祠之或瘞之徒令夫人形影淒涼淪落
于僧舍嗚呼此豈夫人嘔血之心哉當急鳴當道
爲夫人一徙之是時少宗伯錢虞陵聞其事卽于
冬月六日相約若谷徐公益吾陳公往觀至高座
寺訪傳心樓樓之下有石倚焉細叩主僧所言與
記事同拭以水一像宛然側立東向髣髴鬢髮縞
綦之狀真奇事也清溪故有一門忠烈祠堂三楹
以奉公寢三楹以奉夫人暨二女祠故屬祠部因

昇石至祠置于寢室之中築臺高三尺許石樹其
上夫人靈爽尚卽安于斯乎 魏唐錢士升識 愚觀

劉永貞翁夫人二事則忠義之氣耿耿不磨于天
壤間豈必神仙佛子然後能久存哉憶昔與友嘗
論及革除間忠義之士闔門屠戮一友歎悼不已
余妄言曰一家歿忠義人謂闔門鬼錄吾謂拔宅
飛昇也何恨景逸先生亟擊節曰誠哉拔宅飛昇
今觀劉先生翁夫人二奇跡豈不信然豈不信然
壽昌問朱子爲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

息齋筆記

卷下

七

微笑曰公好說禪這個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
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
不敢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
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因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
是然其所趨向猶以爲此是透脫生歿等事其見
識猶高于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
證箇甚底事他日又問子見踈山有何所得對曰
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
了拈歸一壁壽昌不敢應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

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
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對曰總在裏許觀此文公
之于禪學已直窮其底矣按渠今正是我二句乃
題人影倡語也蓋以我明體以影明用言用雖皆
體然體則不同于用不知佛之不同于儒正以分
體用為二而儒則合體用為一故文公答以我今
正是渠所謂對治病也題扇語正是即用即全體
之呈露而壽昌所對則活突不分明不過禪家套
語耳其胸中漫無所得矣儒佛毫釐之差正在分

息齋筆記

卷下

充

明不分明于此可見又謂壽昌曰子所謂賢者過
之也因問子遊廬山常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對曰
聞之今有子在先生曰周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
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觀文公語及
此則壽昌非世俗中人也

李易安詩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麗

云

所以稽中

散至歿薄殷周按嵇康常非湯武得國故引以此
王莽朱子舉此詩云豈女子所能信哉女中奇才
也易安本趙挺之婦家富豪避亂過江携卷藉自

隨頗踰蕩越軼殊魏其才挺之妻與陳無已妻姊
妹也陳當祭郊丘時極寒家乏重裘其內子于趙
內借之陳詢知其自曰吾豈服彼家衣不禦果威
寒疾歿陽節潘氏所云却衣凍歿此事也然無已
介節嚴于隱微若此謂之細事則非知無已者觀
挺之見擯于節士若此則其不能以禮閉家蓋有
素矣

息齋筆記

卷下

七

詩家李杜千古無匹杜窮工極變李淡宕天成俱為
絕調而所作有各不同者如道天寶間事陽春歌
第云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含蓄不
盡言而麗人行則模寫無遺末句直歸之丞相嘆
一語蓋君德當諱而臣不必諱也至談玄肅父子
間事哀江頭但云渭水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
消息止寓感慨于言外而遠離別則變虎幽囚之
言無不顛倒蓋靈武之事可原而良娣輔國之惡
不可原也若隱若現最得三百篇中深旨所以不
妨殊調各擅其美至于二公自相酬答李之送杜
曰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

中杯柱寄本則曰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
一樽酒重細論文則聲調命意如出一手信乎
同聲之應也李以逸才不作錚錚細響而杜遊
神象外直奪天巧所以俱成獨步奇哉

息齋筆記

卷下

七



園客露書叙

河東友弟晉應斗元杓撰

盡天下皆言也而有不能解之言盡天下皆言之也而有不能解所解之言

露書序

晉一

夫不解者與不解所解者似能除言守默妙合渾同然而不得所解之竅而盡以不解除之不幾茫然莫辨乎園

露書叙

客君與余遇危坐終日而不言於書無所不窺而不欲盡解所以言余曰以不能解所解者目之矣及索而著露書如核韻芽

露書序

晉二

篇又何言之詳解之盡耶嗟乎園客君不求解者也而之能意辨魯魚豕亥之混率為之病夫古今言者與言之者欲以

四九一

解破斯人之障而不能

解者乃托不欲解以誤

古今之論則夫有園客

之辭也而後能不解有

園客君之不解也而後

露書序

晉三

能解所不解能則是

書也固欲天下士繇解以

入不解而曰必盡解必非

園客君意矣

癸丑中秋友弟周嘉曾書

露書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公讓

姚園客露書十四卷十四篇核

篇二駁易書詩三經孔曾思孟

四書諸子史之詠誤者韻篇

三論詩賦諸文體之媿惡者

華篇做法言間駁言道者雜

篇諸雜論繇馬跡篇記古跡

風篇記風俗錯篇記土產人篇

記人物佳否以篇記政事籟

篇記佳言諧篇記譁言規篇
記譏刺技篇記雜技異篇記
恠異其名露書則東漢王仲
任所謂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
然若盲之開目冷然若靜之
適耳也其書視論衡卷財居
半篇財六之一而體例評論亦
相出入余孤陋寡聞然無它伎
倆嗜好唯以誦讀為生計每
遇古今文字有所未晰無從質

正得園客書犁然當心其於
經世宰物汗隆損益之故確
有知見匪直仲任釋物類同
異正時俗嫌疑而已史以仲任
與王節信仲長公理同傳節
信公理所著皆有稱引獨仲
任缺焉豈以二十餘萬言繁夥
未可一二摘耶園客精簡居
然自勝史又稱仲任閉門潛
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

置刀筆而論衡甫就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
 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今
 不傳園客好遊足跡幾遍天
 下年未半百精神長王仲紙
 揮毫若不措意而營構夙
 成其才性殆天之所授然也人
 既異人書復異書余不敢為
 祭中郎匿之帳中而竊效
 王會稽以實對人廣其傳与

續修四庫全書

李四

衆共之曰為題簡端如此由
 今以往若董勤之辟謝夷吾
 之薦世自不乏之憐才者矣

洪寬仲書

金陵徐登督梓

續修四庫全書

李五

去也是古辭別種家只披
沙捺金刊正此深只捺灑
摘珠揄予敬述風土只與
情之微奇舊籍程弘聚
只以善之集矣極真而不許江

孫洽書序

韓三

而不擊至如一鳴而後以風解
膏燦家宗王之德詞以凡
人之善信於考集初通
儒之雅教之考化之珍林也宗
伯李在兮先生出在乃之也

之漏不二故亟往暢法之進
且弗什明日遂為序傳之
只以而李國定海激予之予
海日未物伴家船跨手能
點乎國定日不往空之英記

孫洽書序

韓四

是為好為心而第以留理此也
去有念於里下大危以保道
親用是而名亦終黎或
恆於以刻去海友是恆而有
似弗和善之務惟有不拙敬

一第... 丹... 3... 1...

第... 子為... 是... 末

白... 友... 弟... 序... 正... 祖... 去

上卷... 序

韓五

園客露書叙

雍丘侯應琛撰

昔王充論衡成未育傳者蔡中
即秘之為譚助今園客露書出
李太史輒序傳之豈遂不可秘
耶余間得縱觀唯恐其篇之終

下卷... 序

侯

也浩浩井... 未有涯涘為卷與
篇皆十有四其曰核志覈也韻
志雅也華志實也裸志藜也跡
志至也風志俗也錯志產也人
志獻也政志事也籟志聽也諧
志謹也規志正也技志絕也異

志怪也搜典籍之舛譌究衆流
之淵源商大雅之存亡紀名賢
之踪跡著風土之通變襍里巷
之瑣尾悉睹記之靡襍察幾祥
之微茫其志豈不大哉可與論
衡分路揚鑣矣雖然六合甚廣

本書百字

侯二

至理甚微性宜霧耳目宜廓
明鏡豈疲于屢照而清流寧憚
于惠風故同異離岐是非雜還
可否易地好惡分曹園客艾年
足跡幾天下徧見以識定議以
時遷其繼此而筆札之侈富豈

不足徵且信邪余固無所短長
值時之難拮据戎馬無寧畧然
性喜涉獵稍暇未嘗廢開卷其
自以而見異人睹異書矣遂忘
淺陋而漫為題首

壬戌中秋黃獻可書

本書百字

侯三

姚旅曰賣壺種者置大壺其側云子取之壺稅之則非然欲者不取壺取子履之則在足市履者不準足跟踏奔歸云遺則經生不尊經尊注詞家不本諸性靈而尸祝杜陵殆類是已余每爲煩悶余性僻少讀書遇義晦如解帶結不解不休遇傳注肯背如食蠅吐乃已第少慙不屑登之牘壬寅來客秦淮曹能始謂吾輩談諧儻一紀載何減劉義慶時徵逐佳麗未暇也丙午客青守盧作仁署中無事追憶昔者凡身之所交口之所談足之所履目之所觸耳之所聞及

露書自序

一切可喜可愕輒命管然耻襲人牙後間偶昔賢亦以先發已見積若而年得十七萬言分十四篇合爲十四卷自跡篇而上多稽古而間附以今風篇而下皆徵今而欲還於古命名則王仲任所云露書顯文是非易見篇之鱗次亦略有存余貪不能多積書卽積不暇讀故所著只別諸耳目猶讀芝麻通盤遠談說古今耳若謂經籍之訛舛詞賦之妍媸理性之褒正陵谷之變遷世教之汗隆人物之錯綜鬼神之情狀盡是則待宰木以爲牘無盡期一壺無益於溺

露書 自序

有時可亂流辛亥書粗成抵秣陵屬張爾建葺訂隨刻日發程入齊以事稽晷刻書燬於火時爾建借宅讀書先是夜坐聞瓦上多人馬聲以六丁戲余已未方續成壬戌持二冊就友勘市語偶寄市肆暮歸肆反局仿惶達旦其夜果復燬惟是潦略付梓非卽謂坎壈足誇河伯乃朱鬱儀語余俞羨長柳陳父揚挖風雅而博識未聞李本寧謂鬱儀幽窮古奧文筆稍遜則吾豈敢

露書自序

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露書目錄

卷之一	核篇 上
卷之二	核篇 下
卷之三	韻篇 上
卷之四	韻篇 中
卷之五	韻篇 下
卷之六	華篇
卷之七	雜篇 跡篇
卷之八	風篇 上
卷之九	

風篇 中 風篇 下

卷之十

錯篇 上 錯篇 下

卷之十一

人篇 上 人篇 下 政篇 籟篇

卷之十二

諧篇 規篇 技篇

卷之十三

異篇 上

卷之十四

異篇 中 異篇 下

莆田姚旅園客著

核篇上

潛龍勿用勿用者勿為也蓋初九動則為姤故戒其勿為潛龍也若以勿用為未可自用則云樂行何也且樂行憂違正不欲其執於潛也

或問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於卓小仙

小仙曰合九與六者十之有五也按此合七與八

不亦十有五乎大抵河圖出龍馬馬九竅洛書負

露書

卷之一

核易

元龜龜六竅天地陰陽之定數準於此矣况遊魂

謂九六也九六金水之數金水用事而物變易主

變此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也或曰

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九六為金水何曰土旺四時

五得四為九五得一為六此金水為九六

確乎其不可拔承樂行憂違來如孔子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非謂其一於潛也

天下文明孔穎達謂陽氣發見之義固一理也但九

二動為離離則文明在內卦故曰天下蓋天下太

平有文明之象而龍方見耳不然方在田安能令天下已被其化也

乾道乃革革者鳥獸希革之革文彩始著之謂

坤六三无成有終蓋為臣之道勞出於已功歸於君

如山出雲雲降為雨不曰地雨而曰天雨此之謂

无成乾資始坤資生天施氣地成形則有終也非

若注所謂始雖無成後必有終也

六四无譽于寶曰功業不逮故无譽也按四為三公

之位而云功業不逮何也蓋四動為震震為聲譽

露書

卷之一

核易

又四迫君處危疑之地不欲有譽鄙戾之自汚是

也淮陰之不免以有譽耳故既云无咎又繼以无

譽若謂即能无咎儻有譽猶有咎也不然无咎足

矣何必云无譽也如於无譽致不足之意則免咎

之人又何樂於有譽也

龍戰于野荀爽曰坤在于亥下有伏乾是矣謂其兼

于陽故稱龍也則非侯果曰六稱龍者陰盛似龍

故稱龍也亦非陰何由稱龍所謂龍戰者上六人

臣數窮道窮之時謂坤與龍戰也龍者君也如湯

武不得不正桀紂之罪臣失臣常道君失君常道是兩傷也故曰其血玄黃黃者臣玄則君也又坤十月卦十月當亥位有與龍戰之象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今讀作磬不知慶音羌始與必有餘殃韻合觀上文有常也化光也時行也其韻自明即詩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亦然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袁坤儀謂大象辭皆明著獨此不可解按荀爽曰經者常也綸者理也蓋屯難之世人易震蕩失次惟君子不失常理猶雷風而曰

露書 卷之一 三核易

恒也昔賢不得其解遂以經營之意當之致使後世以經綸草昧為成語

此彖詞後夫凶其道窮也互卦剝故曰凶曰窮六三不亦傷乎亦此意也

履六三以一陰為五陽之主故曰大君又以陰居陽故曰武人為于大君亦猶師之九二以一陽為五陰之主曰王三錫命即以九二為王也曰承天寵王為天所寵也曰懷萬邦即九二之王錫命以懷萬邦也丈人古本作大人亦指王言非指丈人為

軍正謂以九二承五之寵又謂五錫命於二以懷萬邦也蓋善讀易者原不滯五爻為君位也

武人為于大君象曰志剛也美之也本義云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與經旨背矣

泰之互卦為雷澤歸妹故六五之詞以之非占得此爻又非如傳所稱如帝乙之歸妹也

否九五繫于苞桑程傳桑根深固苞叢生者尤固也李鼎祚易解作繫于包桑荀爽曰包者乾坤相包

也柔者上玄下黃以象乾坤也乾職在上坤體在

露書 卷之一 四核易

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亾也按此苞古作包同人九五大師克相遇同人與師旁通故曰大師互為姤故曰克相遇

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彭原作疋虞翻曰其位疋足疋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今疋變而得正故无咎或作彭作旁聲字之誤

易而无備本義云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夫易而用威能必人格心耶又信以發志謂足以發上下之志則指已言人將易之又指人言詞氣

復自背戾戾果曰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
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此解裁得聖人
過化之妙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謙君子有終謂內卦艮
凡詞必取象程朱未見發明

謙初六用涉大川袁坤儀云用涉與利涉不同凡爻
有川義則利涉此爻無川義特欲其用此謙謙者
以涉險耳又云程傳謂雖涉險難亦无患害原借

涉川以替謙謙之盛耳按此殊未釋卦體謙互震

露書

卷之一

五 核易

坎坎非大川乎震木在水上不亦可以涉乎

謙卦主謙六五忽言侵伐程傳朱義又不言所以利

用之故殊令人悶悶李鼎祚云六五離爻離為戈

兵侵代之象也稍快人意然亦未暢余按互外震

六五動之離有如鼎祚之解已互內坎六二非五

正應又恃險故曰不服地能克水故曰利用曰征

不服也正惡盈好謙意也

豫初六象志窮凶也內卦坤互艮有剝之象故曰窮

凶

六二介于石互艮艮為石耳

遲有悔處豫之時人易沈溺六三以柔居剛不能奮

斷故曰遲有悔

臨至于八月有凶虞翻曰與遯傍通臨消於遯六月

卦於周為八月遯弒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爽

曰兌為八月李鼎祚曰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

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否則天地不交

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其說皆非袁坤儀謂

作文不用似不必攷然不得其義作文即極力摹

露書

卷之一

六 核易

寫終屬影嚮旅按八月觀卦也臨與觀反臨二陽

漸長觀二陽漸消臨至觀則斂藏者已盡呈露且

循至于剝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見盛當

慮衰不可處盛而奢淫又見時難得而易失當兢

兢保泰云

六四象曰至臨无咎當位實也謂下應初九當位有

實也今本作位當也失其意誼矣

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向一貴人以爲閉關只

此一日儻至日以後俱閉商旅將何之乎余詰之

曰此以今俗槩古政耳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又死徙無出鄉卽有商旅與居有節不若今之商旅終歲道路也故二至閉關二分方啓關若只閉一日則此後不閉矣何以至二分始曰啓乎白虎通曰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是也

无妄不利有攸往朱子謂不利攸往由有青也程傳則以不往由於無青曰不合正理則妄故匪正則爲過青旣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蓋以往則有欲心旣已无妄而復有往是无妄生妄此不利

露書

卷之一

七 核易

攸往耳

大畜京房易傳引易云旣處畜消時行陽未可進取今易無此文豈逸之耶

願重養賢以養民故以顛願則吉拂願則凶蓋養賢則澤及天下養君則財力弊於下王澤竭於上失養之道矣

舍爾靈龜朱注靈龜不食之物誤龜節食之物耳震動欲食良止責節今舍龜爲凶

六二朱子以顛願拂經句于丘願征凶句蓋以求養

於初爲顛倒違常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誤矣且征凶此解屬丘願至象解復屬初上又自背戾旅按顛願句拂經于丘願句征凶句顛願者二宜養五今五非正應顛而養初則於養五之常理有違然此卦以陽爻爲君子養初猶爲養賢五旣无應征必凶也是拂經拂於五非拂於上而征凶亦不屬於初矣又互坤坤能養物而養爲養人非求養於人也

露書

卷之一

八 核易

六三象詞道大悖也按易解作道德悖也

六五拂經五君也似宜受人之養今反養人故曰拂經然所養者賢也萬民賴之得君之正故曰居貞吉非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之謂也蓋卦體五居互坤有養人之象无受養之理耳卽上九由願亦天下由之以養非養六五此象辭之所取義也

當思所以用險也遯之時義大矣哉當遯之時當

一第... 冊... 4 反文句

以義自裁也各有深意

坎六三勿用此戒人處險勿非分管求也三動之巽

有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意非置而勿理也

九五古本象曰坎不盈中未光大也體屯五中故未

光大今作中未大也殊減旨趣

晉六五悔亾失得勿恤程傳謂六五大明之主不患

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

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按易解作矢得勿恤荀爽

曰五從坤動而來為離離者射也故曰矢得又虞

露書

八卷之一

九核易

翻曰動之乾乾為慶也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

憂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往有慶也

兩說雖異要其為矢得無疑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謂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

蓂滋非尚箕子也則文王以之當作何解

六二其象只以二居足上為股故曰夷于左股並無

傷而未切之意程朱不識何所見而云然儻傷未

切何必用壯馬又何必獲免之速且謂股在脛足

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使用者於理皆

難通矣又按易解只云明夷于左股今本多一六
字

六四于出門庭震為大塗出門庭則大塗也

家人六二處家之道男貴剛女又恐其剛剛則奪家

乘喜專遂家窮而敗矣六二為家人一卦之主無

攸遂又為六二一爻之提領在中饋正見无攸遂

耳程傳蓋矯偏之言非質論也

睽六三其人天且劓程朱皆以天為髡首之刑虞翻

以天為黥額之刑袁坤儀以天為去須之刑然三

露書

八卷之一

十核易

者之說字書皆不載不知何所見以天為此解王

孫朱鬱儀云其人而且劓而者須也臯不至髡曰

形劓而同蓋去須之刑也而小篆與天不遠以此

訛乎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程傳三實无惡故後脫弧

而弗射李鼎祚易解作後說之壺解云後說猶置

也兌為口離為大腹坤為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

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也按此

弧古作壺一字之差便隔千里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坎為狐二動之坤為田二動互成艮手拘為獲互離三數為三故曰田獲三狐離為矢坤為黃故曰黃矢

九四朋至斯乎袁坤儀曰二四俱陽有誠信之象故曰乎此解未暢蓋九四與九二兩陽為朋故曰朋至九二坎中乎也九四在互坎之中亦乎也以乎感乎故乎之速而曰斯乎也

損六三按一爻有一爻之象程朱解以全卦之義外矣三六為一卦之主少男少女意最相得男女構

露書 八卷之一 十一核易

精萬物化生矣然必專一始生猜疑則不生故此爻戒以當致一也天地間一陰只配一陽故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一人非三人之中汎損其一蓋三則所配者心疑疑即不相得是損所配之一人也一人行非獨行也蓋專與所配一人行如是則心相得精意網緼故曰得其友益六三朱子益之用凶事 无咎 程子益之用凶事 无咎 按損上益下為益未有益人以凶事者此居陽應剛果於為益用之凶事則无咎程意

為長也余意六三有正應益之者上九益之也既有上九輔益之又以柔居剛善幹事幾故用凶事而无咎

六四中行告公從程傳謂行得中道則可以益于君上告于公而得信從矣按益有益下無益上傳與卦旨背矣朱注以益下為心得其義矣

九五勿問元吉崔憬謂有孚于國惠心及下終不言以彰已功不言者勿問也極得經旨儻以為不問而元吉可知則象辭不應只云勿問之矣之指功也

露書 八卷之一 十二核易

夫以五陽決一陰若易事也既曰乎號猶曰有厲者何曰小人而只一人在朝勢已孤矣若能善用之則小人悅且化為君子若欲盡決之則小人懼且堅為小人矣此其禍不可測而決之最難者故曰乎號有厲居德則忌居德者伐善施勞之意苟以德自居小人忌而謀之矣此君子所自忌也忌者避也敬忌忌諱之謂

九五莧陸王弼謂莧草木之柔脆者陸為木陸之陸耳荀爽謂莧陸皆草木名莧根小陸根大朱熹謂莧陸馬齒菜也虞翻謂莧即莞爾而笑之莞陸和陸也言草木者誤也旅按聖人解易禽獸草木皆所取象正不必謂非草木况五動為震震為萑葦乎第解詁雖繁於九五義終不明朱謂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決之不為暴王謂莧為易決則莧陸應繫之上六不宜繫之九五矣荀謂莧根淺為五陸根深為三又謂葉柔為上六根堅為三五則

露書 卷之一 十三 核易

決者為決三五之上非三五決上矣余以為莧陸也莧音桓山羊也上從艸非廿下見傍有點字與莧相似而易混耳蓋兌為羊為附決羊狼喜決山羊形大而尤狼九四牽羊牽尚難決九五莧陸決之又決矣莧繫以陸震為大塗也

姤五月卦陰雖方壯勢必至剝剝可取乎故曰女壯勿用取女朱子謂一陰遇五陽女德不貞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殊非經旨乾循至姤亦天運之常朱子迺謂不期而遇

萃初六乃亂乃萃初動為震震則驚擾萃而亂矣本謂亂乃萃曰乃亂乃萃者文法也

一握為笑一握解釋雖婉文理終滯余以為當作呶啞強笑貌呶啞一握聲相近或訛或同以俟君子

上六齋咨涕洟程傳齋咨咨嗟也易解作齋資涕洟虞翻曰齋持資賻也貨財喪稱賻坤為財巽為進故齋資也上體大過死象故有齋資涕洟之哀此義自長

升以木生地中必至上升故曰地中生木升程傳解

露書 卷之一 十四 核易

柔以時升曰坤上行也與大象旨背矣

大象積小以成高大今書落一成字

革革生就熟與鼎同義但鼎有烹飪之節耳惟是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今鼎言烹飪享上帝革全不及名義者何曰巳日乃孚正言之也巳日乃孚為祀日乃孚也言惟革乃可孚鬼神也巳之為祀非余臆說損卦巳事適往虞翻以為祀事矣

艮九三厲薰心注云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按易解

作厲闇心意以良為闇闇人也互卦有坎坎為心為盜三動為盜動門所以危厲闇人之心古闇作熏故前輩疑為熏灼其心今熏字不知何由加草加艸則為薰芳矣又可解為熏灼乎一字之訛失之便遠

六五言有序程傳中節有次序也又云輔言之所由出良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不知互卦有震有坎震為言坎則有孚故為言有孚非言有序也

漸九三利禦寇互坎為寇艮三為闇三動坎象不見故利禦寇也

九三象曰順相保也易解作順象保也蓋互卦坎坎為寇三動互卦為坤坎象隱而不見矣故曰順象保也今講解非旨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須賤妾也帝女下降必有娣姪又有媵妾兌為妾六三柔變剛有猜忌之象互離不見又有不明之象故不以娣而以須然明未嘗滅也故反歸以娣

豐上六象曰天際翔也說者謂豐屋之人驕奢之狀

若屋之翔於天際也易解作天際祥也祥災也災之為祥猶治之為亂又自内生曰青自外曰祥故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不識祥何以訛為翔

天際翔也鄭玄云際當為療療病也

巽九二用史巫紛若二動之艮艮為廟互兌為祝史巫覡紛者拭巾也風能病人巽在牀下言風易中人也風易中人言邪僻之易入人也當巽在牀下之時能用史巫之道敬自拂拭嚴守此中則邪僻無自入矣九二原中而人易邪能用斯道吉矣故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中孚初九虞吉虞者娛也蓋四為初正應故樂其信也人惟初心最真轉念則生二三矣故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初動為離離為飛鳥互巽為弋艮為拘互兌得離為革蓋鳥拘而將烹之象故曰以凶

九三弗過防之九四弗過遇之弗者拂也互兌為羊佛佛梟羊也即焦氏易林小過之同人所謂被髮

獸心難與爲隣來如風雨去如絕絃爲復所殘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兌在艮上爲山出雲互兌
也五又動之兌故曰密雲雲則宜雨然雲起於西
必不雨此關西之雨候也兌爲西故曰不雨自我
西郊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弗遇者弗述之訛也互兌
爲羊弗述似玃似羊繫辭意言本以遮獸而飛鳥
離之卽詩有兎爰爰雉離于羅之意不然兩句兩
不喚應矣係辭者必不若是脫脫

露書

卷之一

十七 核易

上六動亦爲離離爲雉雉得以囹圄以葉或以竹爲
屏翳雲爲蕃鮮卽鳥囹也而雉離之鳥在上六則
高飛矣不宜離而離故曰飛鳥離之

既濟六爻義應作已濟後景象若程傳所云濡其尾
則不能濟是未濟象矣

六四繻有衣袽程傳繻作濡濡添漏也舟有罅漏則
塞以衣袽其意以濟卦必取舟爲義然九三九五
亦不盡然則不若虞翻之說爲有誼也翻之言曰
乾爲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

繻有衣袽離爲日坎爲盜在兩坎間故終日戒謂
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愬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
猶或寇竊故終日戒

余少疑繫辭非孔子之書蓋孔子之言簡繫辭之言
如家語文以麗後見歐陽文忠童子問益了然文
忠之意以爲繫辭繁衍叢勝必學易者雜取衆說
以資其講說非一家之書又曰繫辭者必以辭繫
爻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至後漢已爲
繫辭矣但大傳之言文忠能引之而不知實證之

露書

卷之一

十八 核易

也今易明曰繫辭上傳繫辭下傳其爲大傳何疑
世人只提首二字遂忽傳字直以爲繫辭矣循風
俗通義通義二字不可闕一今直謂之風俗通白
虎通德論今直謂之白虎通也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至神无方而易无體皆贊易之
道與天地相似也範圍天地之化也朱注謂此聖
人盡性之事也此聖人至命之事也誤贊易道而
插入聖人不其厯乎

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聖人者作易之聖人非

用易之聖人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願至盜之招也重擬議以成其
 變化一句後引卦七爻皆以明擬議之道非釋卦
 義也引鳴鶴言擬議之善則同類應之所謂言行
 君子之樞機是也引同人言擬議之必有應所謂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引白茅言擬議之貴慎
 也所謂慎斯術以往是也引勞謙言擬議之貴謙
 也所謂德言盛是也引亢龍言擬議當謙之不當
 亢也引不出戶庭言擬議之當密也引負乘言擬
 議之不可以小議大也故余謂當云引某爻以明
 擬議之何如不當云釋某卦某爻義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一章統論易之妙有此道四四
 道錯見互出不拘拘在此章也如擬議章尚辭也
 大衍章尚變也庖犧章尚象也設卦彖者章尚占
 也此道四之大槩也朱注於將有為也節謂此尚
 辭尚占之事也於參伍節謂此尚變尚象之事也
 則拘矣
 易曰自天佑之亦非釋大有上九爻義也引此蓋言

露書

卷之一

十九 核易

天佑之者由於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見作易者
 亦惟履信而後能不言而信不然道與器二矣人
 非其人而道可虛行耶故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又
 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下傳原不宜分章若分章天地之大德曰生五句
 亦宜另提起屬下章蓋此五句言聖人當準易法
 天地大德備物致用以兼濟天下也故曰守位曰
 仁聚人曰財下自庖犧氏至取諸夬皆言備物致
 用兼濟天下之事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
 道也謂震坎艮一陽二陰以二臣而輔一君則君
 權一故君子之道也巽離兌二陽一陰以二君而
 爭一民為權臣盜國秉故小人之道也鄭玄注云
 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為方千里者
 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
 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
 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
 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士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

露書

卷之一

二十 核易

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
故云二君一民此說鑿矣易二民何必作如是解
又方千里者百與萬里反

易曰憧憧往來六句亦宜屬上蓋言得民之機以足
上一君二民之意也

日往月來以下因咸九四之義而推屈信之理又因
屈信而言君子當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下引十爻
正反覆以證安身崇德之旨也故曰身安而國家
可保也曰安其身而後動也困于石言身苟危辱

露書

卷之一

二十一核易

則德難崇矣所謂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
而據焉身必危是也射隼高墉言崇德者當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也待時即屈信也獲之无不利即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者履校滅趾言小人不能崇
德得小懲而大誡也何校滅耳言小人之所以不
能崇德由於以善小而不為是以善不積而惡日
積也繫于苞桑言君子安不忘危所以身安也鼎
折足言德薄位尊則身不安而禍及也介于石因
折足之戒言崇德之貴知幾也不遠復接言知幾

之難其人也三人行言安身之道在致一也莫益
之言君子崇德當先安身儻身未安則羣善不應
矣所謂莫之與而傷之者至是也余又謂此當云
引某爻以證安身崇德之何如不當云釋某卦某
爻義也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言知幾之難也
若曰如此者民之望也接之以顏氏若曰能此者
惟顏氏之子朱子分段以此三句屬上文誤矣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說者謂憂患百姓未知興利遠

露書

卷之一

二十二核易

害則此章所論未見有興利遠害之事又有謂文
王羨里故有憂患之心則文王繫易者非作易者
或指中古為文王則自開闢至堯犧自為中古矣
余以為憂患者利用安身進修業之事也蓋孔
子讀易偶見有關於身心性命而發此嘆也下引
九卦正準之以安身者也先言九卦之體次言九
卦之妙末言九卦之用反覆論之惟恐人不準易
而進修耳

萬物出乎震章即物情以解上章後天卦位次序之

義說者謂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淺矣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

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

莫盛乎艮此因上後天八卦申言五行成物之神

而著其功用也故曰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

通氣然後變化既成萬物也註未得其旨

說卦坎為赤以先天卦坎在西方西方主金金赤故

耳今說者謂陽之色赤乾純陽大赤坎得乾之中

露書 卷之一 二十三 核易

畫故亦赤不知乾之為大赤以先天之在南方也

今說俱失之矣不然艮震得乾之上畫下畫何以

不言赤

賓于四門四門明堂也堯曰衢室正以一室四門注

謂四方之門未審門在何許又云諸侯各以方至

若謂東從東門西從西門舜不勝其僕僕矣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叢子載宰我問此孔子

曰堯既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官使

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

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按

此陰陽不愆非聖人不能也若注所謂洪水為害

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

舜不迷此一有膽略者皆能之何必聖人

帝讓于德弗嗣注兩解一云讓于有德之人一云自

以其德不足為嗣也後注于旨為暢今學士家只

用前注殊未妥

五玉注謂即五瑞非也五瑞有等獻之天子將焉用

之蓋五色之玉也所謂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

露書 卷之一 二十四 核書

脂肪黑如純漆者是也琢而為器則為蒼璧黃琮

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聘義曰以圭璋聘已聘而還

圭璋即其事

西江藩司有五經考注流共工於幽州州作洲注云

水中可居曰洲

庶績咸熙爾雅熙興也注訓以為廣

大禹謨禹拜昌言按爾雅云昌當也蓋言所當言耳

宗彞類獼猴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

不多出子孫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

遞至下下以次食上者未食下者亦不敢食此先
王取其孝繡之於裳十二章繡於裳白帖因周禮
秋官誤以宗彛為宗廟彛器而列於祭器且以作
會宗彛為句何紕繆至是

宗彛今繫中謂之宗彛閩中謂之雌音蓋一物而兩
名也注只宜云雌不宜云虎雌按虎雌又原為虞
雌久而訛寫也虞亦獲類見爾雅與雌相連註者
忽而並引之今訛作虎益不可解

帝句光天之下句按前都帝予何言又都帝慎乃在

露書

卷之一

二十五核書

位皆帝字為句蓋呼而重以醒之也又光天之下
至于海潤蒼生亦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
意今以帝屬下為句注解遂牽強費力

罔水行舟謂舟采好舟遊無水而不行舟也注作如
泉盤舟

禹貢至于岳陽岳霍岳以其在霍岳之陽也注作太
岳云即霍山之一峯

單懷底績單懷地名即今懷慶府在孟津之北太行
之南注云單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

皆未歷其地作影響之語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條古作肉肉草木實垂下貌繇
悅茂貌草之有實者草木有實見其地昔為沮洳
今有生產之利也或曰揚州曰惟天惟喬何曰天
者花盛也木有喬木灌木喬木可為器用如梧桐
檉柳是也蓋木之在充者敘其實在楊者敘其材
草之在充者敘其蔬在楊者敘其花也

檉絲即今山繭細山繭蠶似蠶而大而絲而得食檉
葉檉俗名臭椿爾雅謂離由檉繭是也第不知山
桑以何樹當之齊中未見也

露書

卷之一

二十六核書

拾遺記禹疏川莫岳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
書云蒙羽其藝始知小辨破言也

蒙山近沂羽山近淮書經藝勉便蒙集注於蒙羽其
藝注云蒙羽二山名淮水所經也誤

彭蠡既豬袁坤儀云蔡前注謂在彭澤縣是也後注
謂即鄱陽湖非也旅按蔡註前後皆是蓋古彭澤
縣即今都昌縣陶元亮為令正在都昌今彭澤縣
至隋始建蔡只宜云在古彭澤縣不然則後注是

而前注非蓋彭蠡原即鄱陽湖也

島夷卉服注云卉葛越木綿之屬袁坤儀云木綿自

宋始入中國蔡傳引之誤也按李商隱詩木綿花

暖鷓鴣飛則唐有之矣張勃吳錄謂永昌木綿樹

高過屋吳都賦云縣杭椹楮則漢有之矣而漢以

前未必無也宋末入江南者為古終藤草本之綿

也非木本坤儀失攷耳况卉服貢於島夷何必定

其何時入中國耶

齊民要術引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

露書

卷之一

二十七 核書

上言禹貢厥苞橋柚疑謂是也今書作包注遂解

作裹

九江孔殷既云九江即今之洞庭則岷山之江在洞

庭之北漢又在江之北皆不入洞庭便蒙注乃云

江漢之經流何也水經云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

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注云凡此諸水皆注

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也得其實矣

岷嶓既藝注云岷江水所出按吳船錄謂江水出西

戎而經岷山亦猶河水出星宿海而經崑崙耳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按織皮西戎國名與

上織皮不同猶麤脂飾面之物在國則日月氏在

山則曰焉支在虜婦則曰闕氏耳席上腐談云西

毘即是織皮國名訛而為西毘也而注云三國皆

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則下即敘又難解矣况貢

皮衣而曰織皮可乎

陪尾山名在今泗水縣東四十里一培塿土石耳泗

水出其西趾泗水者四源並出也其地即卞邑傍

有泉林公館昔為水部分司繚繞山畧水出墻內

露書

卷之一

二十八 核書

灌木陰森當夏無暑為今東魯一勝地注謂陪尾

在豫者非導淫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可證也

大伾山名在今濬縣城外平地突起高若可跨大僅

容足惟林木青翠欲滴耳注謂禹之治水隨山刊

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按

此殊不然

東為北江江皆東流至湖口縣始流向北故曰東為

北江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余以為五行者五

常也三正者三老也卽狎侮五常播棄黎老之謂也詩正大夫離居羣公先正鞠哉庶正正皆訓作長其義見矣

洪範沉潜剛克左傳甯嬴引商書作沉漸剛克注云漸滯溺也

金縢語多舛背書曰未可以威我先生矣下云乃告太王王季文王何也注云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人心搖動矣下云乃卜三龜何也卽云周公自以爲功而私卜之然

露書

卷之一

二十九核書

爲壇除墀非一人力太史冊祝亦非一人事能必上下之不喧騰乎

絕纓三笑云文王語武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馬此語想周公不與聞故有金縢之禱不然九十三之壽數已定周公落得說人情話耳此語雖戲其義甚正

康誥克明德孔叢子載孔子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不謂已德之明也按人君不自典刑舜亦用臯陶用德之言是矣注者不引此何也

或曰此與大學自明之旨悖矣答之曰引經者斷章取義不必本旨也

洛誥汝乃是不獲養音怵勉也上从个今書作養訛茲予其明農哉注云有歸老之志也按終篇無歸老之意安得以明農兩字輒出此注余意明農猶文王甲服卽康功田功也蓋初創之都聚民爲先食惟民天農明則民富裕而無遠弗至矣逸周書大聚篇云分地薄歛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先設其利而民自至

露書

卷之一

三十核書

君夷誕無我責收罔勅不及責債同借以言有餘不及也言召公無以爲大無我責而收藏之不屬成王之不及也古人措辭輒有風趣如此

蔡命囚蔡叔于郭鄰逸周書作雒篇作郭凌注云地名當爲郭外凌陰之室

多方不克終日勸 句于帝之迪 勸者勉也言終日之間不能少勉也于者往也言不能往蹈帝之則也今不克終日 勸于帝之迪 則文理不順矣、不昇純純者美也不可樂訓爲大也

君陳三細不宥即姦宄敗常亂俗之三細人也細人
小人也注云犯此三者雖小罪不可宥罪莫大於
姦宄敗常亂俗犯此三者尚有小耶

顧命之四嚮敷席仍几隨在而致如存之敬不忍死
親耳注云將傳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
設平生之坐失其吉矣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注蟻玄色按埤雅蟻裳言以申
君臣之義也蓋繡蟻於裳非玄色之謂矣

康王之誥皇天改大殷邦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句羨
露書 卷之一 三十一核書

若句克恤西土句蓋羨者遵也羨若者遵而順也

言殷之命為文武誕受之天下遵而順之晏然視

天下如為文武所固有者以其素能恤西土耳

呂刑罔不寇賊句鳴義姦宄句奪攘矯虔句鳴義由

於姦宄奪攘由於矯虔此皆寇賊之行也

劓刑桀黜桀注云桀竅不知所桀何竅竅何為桀攷

之說文云桀去陰之刑則亦官刑耳

越茲麗刑并制句罔差有辭句麗刑者人之犯罪於

五刑之中無正條而附麗於正條故其罪無分別

而為并制也所以然者由於罔差有辭耳辭者五
刑之辭然辭有參差則當察而差別之今罔差有
辭而乃麗并則淫刑不止劓刑桀黜而無辜者皆
庶戮矣

絕地天通按白虎通引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
言與天地絕也蓋社原無屋以受霜露風雨達天
地之氣苗民播虐帝伐之遇絕苗民無世在下矣
乃命重黎屋其社故曰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官辟男子割勢婦女幽閉割勢者古只割其兩腎若
露書 卷之一 三十二核書

雞豕去勢之去其腎也今則並莖而去之幽閉者

於牝剔去其筋亦若制牝馬牝豕之類使慾心消

滅故皆置桑室蠶室而謂之宮國初猶用此而女

多死焉因不行非如白虎通之所謂女子淫執置

宮中不得出也若只執置宮中任浣洗針工春作

之事女何所畏而不淫耶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佞者才也言折獄以德不以才

也以德則能哀矜而勿喜以才則察見淵魚非祥

刑矣若以佞為口給口給之人不過以口勝人耳

未必有才安能折獄耶蓋佞有三解一曰口給一曰誦一曰才故古自謙不才曰不佞若一以口給為解則不佞反成美稱矣自仲尼屢指為口給世遂不復解為才矣

文侯之命閔予小子嗣句造天丕愆句造者偶值也

詩自孔子刪後始稱得所但歷秦漢已失五六後儒

補葺遂多錯亂何以明之孔子修春秋必先魯今

毛詩不著魯國其列一綠衣燕燕日月終風衛莊

姜不得莊公詩也新臺二子衛刺宣公詩也有茨

借老鶉奔衛刺宣姜詩也泉水載馳衛女詩也柏

舟衛為共姜作也式微旄丘黎侯寓衛詩也擊鼓

衛人從軍詩也北門于旄衛大夫詩也凱風桑中

序亦以為衛作也今或列於邶或列於鄘其舛二

周公居東詩列於邶其舛三楚茨南山魚藻采芣

盛周詩也今或次中興之後或殿變雅之末其舛

四孔子曰鄭聲淫今鄭詩多稱淫奔則是鄭俗淫

矣其舛五如是謂雅頌得所吾不信也此申培說

詩為有叶於孔意乎世迺重毛詩可謂盲之疾

已

王新建謂五經皆史也史以明善惡存訓戒善可為

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

其事或曰如是詩何以不刪鄭衛新建曰詩非孔

門之舊本孔子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

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可奏之郊廟者鄭衛之

音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之數者姚旅曰

此未必然如此則變雅亦宜存其戒而削其事在

所必刪矣然新建之言非始於新建車清臣脚氣

集已發之矣

詩朱注多采爾雅然亦有不盡采者殊不可曉聊摘

于左如左右流之爾雅云流擇也又云流求也今

注云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既云順水何以曰左右

流之

左有芼之爾雅芼搯也郭璞注云拔取菜也即曲禮

雉兔皆有芼亦羹而和之以菜非朱注熟而薦之

之謂也况惟拔取得曰左右若熟薦與和羹皆不

得謂之左右矣

中論云肅肅兔且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按此言敬也中林無入之地能肅肅兔且不以冥冥情行也故可為公侯腹心上兩首採之丁丁公侯于城施於中達公侯好仇皆以敬之顯隱定材器之遠近于以采繫注謂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關中王孫子斗謂此古夫人親蠶之詩然注亦備載直今不必重此義耳

誰謂雀無角余以角應音祿雀喙也若音覺則雀實無角而鼠有牙或曰鼠有齒無牙曰非也象以齒

露書 卷之一 三十五 核詩

焚牙不稱齒乎門牙齒也齒不稱牙乎况宋人曾以鼠牙實證介甫乎

素絲五紵蓋皮小則合縫多而用絲煩五紵見其皮之大只用五紵耳皮大則賤正言其儉也羔羊之革皮敝毛落則為革蓋因敝而改作也羔羊之縫革敝則用縫蓋又因敝而補葺也皆以愈見其儉也注未見發明

迨其謂之注云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爾雅云謂勤也蓋有事故為勤也有事事亦六禮之意非云言

語可定也 寔命不猶猶古本作猷一字而兩寫也今遂分為兩字不復通用矣

鳥少美長醜為鷓鴣鷓鴣即留離詩留離之子言其處久狐裘蒙戎之意今留轉作流注遂解為漂散失之遠矣

菱而不見菱音愛蔽也今傳寫訛作愛解者遂失菱字之義而直為愛矣古愛作菱故易訛耳

爾雅云籩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謂口柔之人視人

露書 卷之一 三十六 核詩

顏色面柔之人常俯參之朱注其義始備

鱣鮪發發鱣鯉魚也鯉古作黃以色黃鮪鱣魚也鱣古作鱣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之葉童子佩鞶芄蘭白環藤也實尖垂于支間似鱣葉后彎似鞶故以起興注未明其義

投我以木桃木桃檮子也似木瓜小而酢澀色亦黃

投我以木李木李檳榔也似木瓜大而黃木瓜有重蒂木李單蒂耳

將仲子今朱注謂為淫奔之辭王孫子斗云此齊欲昏鄭太子忽拒祭仲之辭也按齊欲昏忽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必不立則子斗之言必有徵矣

與子宜之爾雅云宜者也注云和其所宜此可為爾雅發明

齊子豈弟爾雅云豈弟發也謂發行也觀上下文方有次第注云樂易也與發夕翔翔之義不相蒙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按爾雅柚條也又埤雅云柚渡

露書 卷之一 三十七核詩

淮為枳梅轉北成杏今終南有條有梅山之美化也以譬人君之道化非漫言也注條山楸也蓋因陸璣草木疏及石鼓文鳴條之注而誤也

顏如渥丹渥丹花名今其種不一有散丹有捲丹注云渥漬也未得其解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言無民而不可治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言無臣而不可使此已所以遂衝泌之樂乎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蓋鴉食糞則美其色好其音食

梅則容色不變音聲不革此刺陳佗無良師傅也可補朱注之未備矣

樂子之無知爾雅云知匹也蓋亦無家之意

匪風篇序稱憂周之衰微也潛夫論云匪風冀君先教也豈古有此解與

六月食鬱及萸鬱棣屬萸萸萸也今鬱作郁曰郁李萸作粟曰鴛粟

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嚶鳴只言鳥與黃鳥全無影響劉夢得嘉話已辨

露書 卷之一 三十八核詩

之矣爾雅翼猶引禽經謂鴛鳴嚶嚶遂以遷喬求友屬之黃鳥後世不復致疑槩引用焉

南陔詩陔階次也隴也困學紀聞因序謂孝子相戒以養卽訓陔為戒如以陔為戒則補詩之循彼南陔言採其蘭將何謂乎

魚鼈于罾鰭魴魚麗于罾魴鱧魚麗于罾鯉鯉蓋鰭

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鯉魚白鯉魚赤五色俱備故序以為萬物盛多也朱注未闡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謂方叔雖老其猷則壯也老壯

二字照應甚巧而訓詁者槩畧之

我車既攻爾雅云攻善也善則舍堅之意矣

伐木摘矣摘者斧伐其前以繩繫木從後倒之蓋伐

木之法也注謂倚其顛說者遂謂恐傷本根按伐

木之時安其禁其本根不動也

楊雄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杵木作謂之柚杵柚其空

亦云土木之與民窮財盡方與序意合注云杵持

緯者柚受經者認為織作之物矣

廢為殘賊爾雅廢大也廢之為大譬如今窮人始迫

露書

卷之一

三十九 核詩

於貧只為小盜終迫於官將錯就錯至為大盜

不可收不亦大乎此廢為殘賊之旨今注解廢作

變抑何所據

我孔燮矣爾雅云燮敬也故下曰式禮莫愆注云竭

也則鑿矣

有壬有林爾雅云林君也與今注異

方言詹至也陳駉文則謂楚人以至為詹詩六日不

詹亦云不至耳注云詹與瞻同誤

薄言觀者爾雅云觀多也觀之為多猶足觀曰足多

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其義顯矣

英英白露霑彼菅茅此古本也今本作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按天有雲則夜即無露蓋見今文之訛

祥羊墳首爾雅翼云墳猶粉也粉牡羊祥牝羊祥羊

而粉首喻褒姒以男冠化於上婦人而為男子之

事也注云墳大也謂羊瘠則首大祥羊匪瘠何由

首大

陳錫哉周左傳陳桓子引此作陳錫載周

陶復陶穴陶即窰字今皆讀作桃不知西人穴山而

露書

卷之一

四十 核詩

居皆呼曰窰不曰桃

潛夫論引皇矣章其解憎其式廓云夏殷二國之政

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此據本文而解不

似注之費轉折也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中論云照

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比此語本

之左傳朱注惟克長克君克順采此而克明克類

克比據朱所注特一吏之職不若左傳為得君人

之度也

爾酒既滑爾肴伊脯藝文類聚脯門引此作爾酒既

滑爾肴既脯滑古作涓遂譌為滑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左傳季文子對韓穿引此作是

用大簡注云簡諫也大簡甚古今直為大諫矣

無為夸毗爾雅云夸毗體柔也謂屈已卑身以柔順

人也注云夸大毗附蓋亦求其解而不得而揣摩

乎

秦風有隧秦風西風也今秦轉作大解者直以為風

秦書

卷之一

四十一核詩

之大者耳

周除黎民靡有孑遺論衡云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

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愁痛之言是矣苟

若注所稱靡有半身之遺則作詩者非全人乎又

庶正冢宰獨非人乎儻云靡遺者黎民則旱非兵

戈何禍獨鍾於民也

先祖于摧爾雅云摧至也非如注摧滅之謂若旱而

遽言摧滅不已甚乎

于邑于謝南國為式潛夫論引詩作于邑于序謂申

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若依論文則篇中因是

謝人既入于謝皆不足憑乎

儻革金厄厄即蚯蚓一名蜀葵中蠶也以金為厄象

蜀之形也今婦人之手鐲亦取名於此乎

闕如琥虎注琥虎之自怒也按說文琥獅子也虎鳴

夙夜基命宥謚賈誼曰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

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注以宏深靜密解之索然

無味矣

爾雅云憮有也郭璞注云遂憮大東今闕宮作遂荒

秦書

卷之一

四十二核詩

大東而無遂憮大東荒其憮之訛乎

露書卷之二

莆田姚旅園客著

核篇下

莫知其苗之碩碩音綽卽今所謂碩號之碩方與惡字叶韻此江南北獨得其傳而閩中獨失之

一家仁節重其機如此句言一家仁一國卽與仁也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引古語以證其機如此也非正文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正以實其機之語也注云此又承一人定國而言誤不承正文而

露書

卷之二

該大學

承引語有此理耶

堯舜帥天下以仁帥閩中讀作率率爲倡率一字兩寫耳今海內盡讀作將帥之帥不知何也

上老老而民興孝注老老所謂老吾老也非蓋老吾老推恩之事所謂親親而仁民也上老老則平天下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也或曰養老是長長事如君言長長是何事答之曰君不讀大戴禮乎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若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則長長

事也

所惡於上節注中兩不敢字未妥只宜以毋字還之孔叢子載子思困於宋撰中庸四十九篇今書只三十三篇散逸乎或刪之乎

天命節只發一道字故下接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修道之謂教教應作敬下文曰戒慎曰恐懼曰慎獨皆言敬也蓋是書原在禮記中自宋仁宗天聖五

年四月始以賜及第進士王堯臣以下各一本八年四月又以大學賜王拱辰以下自此二書始單

露書

卷之二

該中庸

行久而漸忘其本楊太史四書眼謂二書首尾皆

重一敬字得其旨矣

按宋人諱敬高宗所書孝經敬字皆作欽東殿新書敬字

皆缺一入其一證也第敬大臣足以有敬不動而敬又皆如字或以此必不可易當時只缺一入又不

知可

必有禎祥頃時祗有以景星慶雲講者夫祥而曰景星慶雲妖而至山走石泣一恒人能辨之何必至誠大抵妖祥皆在氣兆之先至微至隱卽能辨識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又曰至誠如神

初學記云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今中庸禮經作禮儀朱注禮儀經禮也不知指何者爲經注又云威儀曲禮也按三禮儀禮與曲禮各爲一書朱注與初學又背矣

自明誠謂之敬敬應作敬其次致曲非敬而何

人不知而不愠人惟見已之是一不遇卽怨天尤人君子守已忘遇卽不遇亦反求諸已而已故曰不見是而無悶

露書

八卷之二

三 核論語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重敬事及節用敬事方能信未有不敬事而能信者節用方能愛人未有不節用而能愛人者玩兩而字自見

無友不如己徐幹中論云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此言深得君子之心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子曰君子不器謂其身皆道而不囿於器非體無不具用無不用之謂也吾鄉林三教主如是解往見楚中官應震

制稅主此意

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非舞於大夫廟庭雍於大夫廟堂也蓋三家爲魯公子孫見魯祀文王因謂已亦文王之後而祀文王於家廟此八佾雍徹所自來也不知大夫只得祀始爲大夫者僭禮之漸魯實啓之矣

寧儉注汗尊而杯飲今作杯飲誤蓋汗地爲尊之時必以手掬飲又安得杯

管仲反坫注以爲反爵之坫攷逸周書作維篇云乃

露書

八卷之二

四 核論語

立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廣雅釋宮室云反坫謂之坫坫亦廊也管仲反坫亦必向外之室今解爲反爵之坫未知所據若以爲曲禮士於坫一之坫乎則士禮而管仲非僭矣況以坫而強解反坫可乎

富與貧注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功益明矣此說殊未見道自古豪傑素負涵養者一富貧富變色變操者靡靡而然若素無存養能取舍者未之有也茲君子之能取

舍皆由無終食之間達仁來不然存養功疎取舍先亂矣安得云取舍分明然後存養功密耶

朝聞道夕死可矣按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貢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道謂之

聞則猶粗也何以夕死余問之焦弱侯弱侯曰聞

字今學者看得細余笑曰幸而為孔子之言耳

汶上古中都地孔子嘗為中都宰閔子騫曰則吾必

在汶上矣蓋欲依孔子也

仁者樂山注云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此得山

露書

卷之二

五 核論語

之體而未盡仁之德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

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

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

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之所以樂山也

仁者壽中論云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

又引殷王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

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國享國五十九年此論

最宏遠若靜而有常之註而顏淵竟天天年何以

解之

或問仁者壽荀悅申鑿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

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

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或曰顏冉何曰命也

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在其

中矣此論近注第曰不傷物不違天不違人則亦

利物之意較俗說為宏拓

子罕言利句與命與仁句江南北皆如是讀唯莆中

讀作子罕言句利與命與仁句余嘗如是讀盧觀

察循楹數迴因告余曰君讀為有義

露書

卷之二

六 核論語

王新建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不聞道非無聲聞

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証以此望人

事物紀原及中華古今注紀被引鄉黨篇必有寢衣

則寢衣者被也後人執衣字遂誤為上衣矣

家語注載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卒年三十二則孔子

始六十二也孔子二十而生鯉鯉五十而卒則孔

子已六十九矣且顏卒哀公五年鯉卒哀公十二

年先後自明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

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何也或曰聖人設論耳果

若所云幾於小人怒罵矣而謂夫子然乎

禮記諸侯元端以祭端古冕字論語端章甫之端未必與禮記異

古者龍見而雩曾點暮春數語王克以為言雩祭也

孔子與之者與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不然方

問用世而與其無意用世不相反乎蓋大雩之祭

舞童暴巫所言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浴乎沂

浴者涉也風乎舞雩風者祭風也周禮邦有大災則歌哭以請故

有解風為詠而歸歸饋也詠歌而饋祭也古歸饋

香書

卷之二

七 核論語

通用歸孔子豚是已儻如朱注則暮春詎可浴可

風之候世儒守師說因仍不察耳

壬子順天鄉試出為國以禮題中秋次夜集阮堅之

先生宅先生謂此句是稱子路能為國以禮余因

憶注中蓋許其能句方有着落閱十方家新說評

亦作如此說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彼廣韻作彼彼邪也

高宗諒陰諒照察也陰默也闇也其義甚顯而注云

未詳

王新建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之意

蕭牆朱注屏也按今親王府外牆曰蕭牆郡王則只

曰牆關中中州土人人能辨之朱未聞方言而

妄謂之屏也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蓋以操心者歛志凝

神若鷄伏卵常靜常覺不寂不馳奕者專心致志

雷霆發而耳不聞太山崩而目不瞬珍珠不假於

口絲竹不淫於心心歛在奕有類於操存故孔子

香書

卷之二

八 核論語

稱其猶賢

箕子為之奴古者男子有罪入于隸隸即奴也然刑

書有爵者七十者未亂者皆不為奴今箕子以太

師而為奴見紂之失刑也非如注所謂囚箕子而

為奴也

鳥獸不可與同羣解者謂人不可與鳥獸同羣往余

讀淮南子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

不同游者力不敵也始解書義謂鳥不可與獸同

羣也同謂之人則安可辟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

周有八士朱注未定其隱顯今稱為盛世多才不知何所據余以為亦隱者流耳蓋此篇皆紀聖賢流落不偶遺世獨立之事唐蕭穎士遊蒙山詩仙鸞時可聞羽士選難視此焉多深遠賢達昔良秘尚子捐俗緣季隨躡遐軌則季隨固隱者也朱子曰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亦皆一世之高士讀者可致思焉又按穎士所遊廼魯東蒙余意季隨周士所隱必終南之東蒙

露書

卷之二

九 核論語

穎士亦影響用之耳終南有東蒙峰老學庵筆記

辨之詳矣

周公謂魯公節舉先世用人忠厚之意正以見八士節多才散逸不能法祖用賢故耳二節當是一章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非謂夫子生而人榮之死而人哀之意蓋謂夫子得邦家則邦家之人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所死耳不然上四句方指邦家此兩句忽言夫子文已不順又生榮死哀何足為夫子重而忽及之也此車清臣之言而余聞之清

臣曰榮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蓋春秋時人不得其死者多矣不得其死則謂之畏不得謂之哀也又天下人若禽獸然父母兄弟之死漠然或不相關夫子得邦家人於死者亦知哀而盡死之禮矣

禮恭敬擗節擗從手音忖裁也今不違農時注作擗節誤

刺人而殺之刺七迹反音戚世讀音次者非貨殖傳

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即今刺鞋刺血皆呼為戚書

露書

卷之二

十 核孟子

獨讀為次者俗師沿譌耳

四書一字有兩音者如王者必世而後仁王平聲是心足以王矣王去聲蓋論自然與作為耳今海內俱讀作平聲楊用修嘗辨之矣又如有復於王者曰復音伏如請復之復音喚原有兩音矣辛雜識亦辨之矣今惟閩中辨此海內盡讀作伏蓋亦難返矣

周九府有錢布刀刀布皆錢也布作布形刀作刀形今其物猶有傳者屢無夫里之布布即其物也非

所謂布縷也檀弓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周禮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皆其證

孟仲子注以為孟子從弟孟氏譜謂是孟子之子充府志謂孟仲子子罕譜載罕為仲子子

孟子將朝王注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大小兩字非蓋丑所言君臣之正禮但不可以處賓師耳孟子自處客卿難於顯言故就事以答之安得謂丑所言為敬之小

露書

卷之二

十一核孟子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在臨淄南二十里今猶呼晝邑書作晝朱子不敢遽改者應未至齊地耳北人今仍讀晝

證作

不為厲陶治陶即窰字猶谷錄之為臯陶崔駰曰胚胎一陶是也今讀作濤誤

王季木謂陳仲子與齊同姓憤宗人之為篡避兄離母有所託而逃也得其隱衷矣

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孟子之意以蚓無求於人仲子未必如蚓之廉也不知蚓避清聚穢以譬仲

子已非其倫況欲仲子似之若必克仲子之操余以為蟬而後可

禹惡旨酒章或曰重周公思兼也前四段特敘所思兼之事耳

於禽獸又何難焉臧晉叔曰人之橫逆比於禽獸置之不較一恒人能之蓋難讀如字則有躊躇憂慮之意故下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孟子論禹傳位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矣又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露書

卷之二

十二核孟子

子薦之矣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則贊矣何則益非無薦丹朱商均未至桀紂耳周禮春官駢車翟蔽然禩髮飾注云然禩未詳按然者果然也獼猴類有急難則羣赴以然皮為禩取此意耳

六藝有黃髮者黃目髮也注引儀禮云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也余按埤雅云黃目蓋以龜目飾尊今龜目黃而許慎解字說鬯亦曰龜目酒尊是也則儀禮之解亦寫其義而不着其象矣

考功記桃氏為劔桃能伏邪去不祥劔亦以辟邪故為劔屬之桃氏

鳧氏為鍾昔賢謂周官立名皆有取義獨為鍾而曰鳧氏義不可解余按鳧以晨暮羣飛聲如風雨鍾以晨暮鳴其節相符故為鍾而謂之鳧氏也

泉苞生最堅固量豆區彌正欲其固故泉氏為量漆之為事順陰陽發歛之理明寒暑燥濕之節黃鍾之類正順時之物故鍾氏漆羽或曰羽輕物漆欲其沈耳

書

卷之二

十三 核周禮文工

王充嘗引爾雅以辨景星曰四氣和為景星今本作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氣字作時星字作風又多為通正三字必今書之譌不然既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矣又曰四時和謂之景風不同一和而有兩名乎且為通正三字亦費解

王充嘗引爾雅以辨醴泉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又曰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甘露亦謂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然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

萬物之甘露也按此則漢所傳爾雅為甘露時降無疑今爾雅作甘雨時降一字之訛相去懸隔矣

且此並上段俱載爾雅祥篇王克謂居四時篇亦一誤也蓋爾雅題在章後王克以章前為題耳

鼠而豹文終軍實攸皆以為鼯鼠矣郭璞贊亦因之余以為豹文者鼯鼠也觀爾雅鼯鼠夷由則鼯鼠豹文為句可知豹文應屬上鼯鼠不宜屬下鼯鼠矣

書

卷之二

十四 核爾雅

春秋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儒者以為有缺誤蓋以七月烹葵及菽故耳然豆之種類頗繁而冬熟者亦甚夥詩云歲聿云暮米蕭穫菽見春秋非訛文矣

游吉日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注云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誤所謂地義者如山川吐雲而為雨不日地雨曰天雨臣任其勞君尸其功也

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後引用者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遂以楚士為楚女矣

國語伐吳軍政篇明日遷軍接蘇按孫子軍爭篇交和而舍和軍門也接稊亦交和耳注曰上下皆和穀梁云水北爲陽水南爲陰今漢陽府在漢之南宜曰漢陰而稱陽則穀梁之攷亦未足據也

穀梁傳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今讀者皆以長音掌余以爲當音常蓋牛老則齒短馬老則齒長若謂馬猶吾馬也而齒稍加長耳

家語五鑿爲正心從而壞正者政也循昔日之羊子爲政心爲政則以小事大以賤事貴五官爲政則引之而已今注謂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非

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則言善而行非一則貌惡而行美自家語及韓非謂子羽貌美行惡後世遂因之莫矯其非行不由徑之人而以爲行惡可乎

楚辭注云禹治水自化爲熊以通輶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啟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列女傳曰啓母塗山之女禹取

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是塗山未嘗化石也

離騷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按岳陽風土記渚作滄滄與余始同韻今刻皆作北渚非

管子裸體紉胸稱疾紉胸應是束胸觀吳均詩輕雲初遠岫細雨沐山衣意自見注云紉摩也謂自摩其胸不知何所據

管子弟子職左手執燭右手折卽卽燭燼也今書作右手執燭左手正盡燭盡何須正左手正之不既背手詩紀作正櫛櫛注作卽是矣但左右兩字亦錯

老子之學多以爲縱橫家以其經有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不知老子之學本之黃帝帝金人銘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世未有譏貶黃帝者

道德經本之金人銘銘之言約經之言詳道德經如春登臺春登臺含如許景趣今用者皆作如登春臺

露書

卷之二

十五 核子史

露書

卷之二

十六 核子史

佛是老子弟子按唐僧惟哲進香花表云真元皇帝東辭函谷西入闕賓使尹喜為佛與胡王為師討本等源乃知佛是老子弟子化胡經內具有明文西域傳中非無事跡

文子曰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數集數年也今本作數算不若數集為古矣藝文類聚引淮南子作數離之壽離者載離寒暑也尤勝於數算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藝文類聚秋部引此作浮雲蓋之蘭部引此作叢蘭修祭必有一誤矣淮南子引用亦作浮雲蓋之而叢蘭句又作蘭芝欲修

文子 卷之二 十七 核子史

於陵子云臣之首逢胡而宜臣弊帑帑字訛按方言陳穎之間大中謂之帑又廣雅頭帑幪頭也必此兩字而帑字尤順帑音幪

或問良弓之子必善為箕良冶之子必善為裘何謂余答之曰用者誤也列子引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觀先字意自瞭然即

學記亦云必學為箕必學為裘也莊子楚之南有冥靈者齊民要術引此作楚之南有宜冷者或作冥冷字異音同不妨互用乎

後徧但以爲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此言魚鳥以類為美而不知人之美故曰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也自初學記採魚鳥二句說者遂失其義謂美貌為魚沈鴈落之容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顏氏家訓載延篤云尸雞中之主也從牛子也當為雞尸牛從今蜀本引延篤注國策者乃作口雞中主後牛子是師曠嚮導也董子褒然為舉首褒音佑詩實穎實褒褒禾之先出者故稱為舉首今用之者或作褒然或解褒為褒沿訛而不攷耳

金日磾傳云莽何羅反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掉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注云胡頸也余謂胡頰也狼跋其胡是也人頰為人粹則

文子 卷之二 十八 核子史

氣閉而失勢故粹其領而投殿下也

椎埋之風江以北猶有之以鍤椎長數尺隨地而椎

遇響則知下為古塚即扶所埋之物故謂椎埋今

注王溫舒傳者謂椎殺人而埋之也余舉此以正

之廖季符曰誠如君言不然殺人者又暇埋人耶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倚市門倡家也所謂目挑心招者

賈誼聖人有金城比物比志也今用者多作此物此

志

露書

卷之二

十九 核子史

漢武帝呼朔來朔來與東同音東東為棗東方生

因射其為棗徐文長謂因來來二字射其為棗誤

孫叔敖曰荆人鬼越人畿畿即機字鬼俗而好機祥

也畿字甚古今淮南子及楚禱杙皆刻作機儻書

為畿或反指為訛矣

楊子法言云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慕取也今用者

多作何慕焉

木牛流馬今人皆謂為武侯所創按蒲元別傳元牒

與亮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連仰雙轅人行六

尺牛行四步杜佑通典注又云按亮集督軍廖立

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則蒲元諸人實創

設之今皆歸於武侯盛名之下衆美集之矣

沈約謂蕭曹扶翼漢祖滅秦寧亂有功於世故魏氏

時乘於前皇齊推符於後第南史齊高帝論云據

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為

先祖之次望之本傳不有此說齊典所書便乖實

錄顏師古注解漢書已正其非矣又考曹瞞之父

嵩夏侯氏子為曹騰養子則子桓之竊據漢祚於

露書

卷之二

二十 核子史

曹參何與焉

魏略曰田豫為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

斤謂豫曰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

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

胡去後悉付外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

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夫

金至三十斤以一袖受之有是理耶非當時上下

相蒙則史官張皇之過也

魏董尋上書有衣冠了鳥之語李本寧先生引解者

數種謂終未快余按說文曰了泡鳥原作「鷓鴣」音鳥不知書何以直作鳥又按魏明帝大興官室羣臣皆負土尋諫云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則了鳥者因舉土而衣冠懸挂耳

今人詩詞於事母者多引孟宗竹笋事按稅文類聚宗母嗜笋及母亡冬節將至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笋為之出得以供祭是竹笋為亡母事今

錄書

卷之二

二十一 核子史

川之於燕喜之日可謂不知忌諱矣但劉殷丁固亦曾泣笋

世說陳仲弓為太丘長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在草者昔人謂生產曰坐草

世說新語文學注云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攷之乾鑿度云孔子曰易者

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包籥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光明四通效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入卦錯序律曆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無感動清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變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以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呂九

錄書

卷之二

二十一 核子史

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己擅寵殷以之破也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是注與原書訛錯二十三字遺落二十九句或謂尋章摘句則天地不變不能通氣君臣不變不能成朝此必不可易者今日天他不變不能成朝非錯落而何

曹娥碑文為度尚弟子邯鄲淳誤今攷度尚傳及魏書邯鄲淳傳皆不言作文事又攷碑文作於元嘉

元年魏書載淳黃初初年為博士給事則相去七十二年矣淳即弱冠為文不九十歲耶後攷世說新語注作文者為邯鄲子禮魏書載淳字子叔實兩人矣叔一作淑

世說謂曹操閱曹娥碑見蔡邕題其石曰黃絹幼婦外孫蠢曰操不即解楊修解之第操未嘗過江何由閱此有按典略辨之者云魏文帝為世子過陳太丘碑見題黃絹等字不即解楊修答曰陳寔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此絕妙好辭也當以此為

露書

卷之二

二十三 核子史

正唯是碑辭為邕撰則題黃絹者又不應是邕矣謝萬往王恬許王入內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了無酬對意萬還安曰阿瞞不作爾今秣陵猶謂不貴重曰不作

王敦病危使郭璞筮璞曰壽不必久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在今日月中敦遂收璞璞曰吾必死雙柏下隨果然是璞死在敦前又顏含致仕璞嘗欲為之筮含却之二事攷郭璞顏含傳俱未載年月今綱目載王敦死在甲申太寧二年顏含致仕在戊

戊咸康四年是璞死十五年後猶能為顏含筮也抱朴子釋滯篇廩君起石而汎土船沙壹觸木而生羣龍今本作廩居起石而汎土船沙丘觸目而生羣龍書三寫魚為魯帝為虎不信然乎

博物志云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十丈也也 畝積之為三十丈計其人如龜鼈耳抑何不經

治鳥者木客之類鳥形而人語時作人形高三尺入澗取蟹就人火炙食之今博物志搜神記並作冶

露書

卷之二

二十四 核子史

鳥恐久而眩人聊記以正之
水凝馬蟻也俗呼水蛭之訛李石續博物志載治水凝之法今本作木凝令人不辨為何物

魏文類聚紀馬引說苑云鵲食狢狢食鷄鷄食鷄食駃食虎攷說苑有鷄鷄食豹豹食駃魏文脫落矣又按狢者犬之任駃也鵲食狢而誤為狢耳說苑仍作狢是矣又鷄鷄山雞也狢狢獅子也聞狢狢能食豹未聞山雞能食豹也則說苑與類聚並訛矣

稗文類

門引參同契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又初學記金門引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此四

語乃參同契注中徐景休語也今引為正文見注

與正文混雜為一自唐已然矣

韻府羣玉引古今注云梓為木王又云木莫良於梓

今攷古今注脫此兩語

騷車志載一人陳乞改名雍觀王荆公恠其義及閱

山海經週知為水官之名其人後果沒淮水今按

山海經無雍觀二字

書

卷之二

二十五 核子史

刀劍錄章帝鑄一金劍投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弘

景云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瓜人俗輒

沒不復出今查水經注不載此

陸深燕間錄曰頃見盤瓠蠻誓狀云某等既克山職

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

得生事者上有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

驢生女成猪舉家滅絕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

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

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

又曰具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今閱虞衡志缺
此段見書多脫落也

尤射非尤射觀其所為詩及所引詩皆男女相悅之

辭是知有所託而作者未篇濟于鴉水失厥禽獲

越予里其隱為沈野作者姓名乎春渚紀聞載宋
人餘杭有沈野

貴耳集云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中一筆

下寧字去心當時因語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頃

余得此錢為八分書崇字則山字中畫透至示字

上畫而止寧仍有心張端義在宋所見必真今何

書

卷之二

二十六 核子史

以異豈錢書有兩耶

古字愈傳愈訛如白翰今作白鵠諸與今作薯芋箴

之為鍼鍼之為針益之為碗樞之為甌杷之為帕

韡之為靴蓋亦多矣

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注云川竅也則

水之稱川非以其竅地而出乎而川亦可為穿矣

泗水縣泉林有碣云子在川上處孔子之在川上

即未必此然泗源竅地與川義合見碣不苟立

女墻者人掩避以窺下若女子然故曰女墻釋名謂

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真謬悠矣
入東省見耕者必以三牛始悟犇字之義

曲中謂不温雅輕跳善觸者為粗鹿性善觸三鹿為
麤其義明矣

或問妍媸之義曰蚺蜃類身有光彩虫也其形蠢
蠢然妍媸之義見矣

踟躕即蜘蛛凡猶豫才能諸字皆借獸名踟躕只解
云行不進而無出處余以為字本蜘蛛蓋蜘蛛織

網往而復還故行不進曰踟躕梁昭明太子詩目
露書 卷之二 二十七 核字義

麗鴛鴦瓦風度蜘蛛屋

蝻即蝻字俗書也今齊魯公移多有蝗蝻字皆讀作
南恐數世之後遂真以為南字也

齊中以蒲為薦合兩為一謂之蒲合攷之字書蓋蒲
薦也是此蓋字亦作蓋陳仲子之兄蓋祿萬鍾蓋

邑在今青州沂水縣其地猶出蒲薦

蒲音蒲筵蒲之蒲實音脯傅咸扇賦云雖靡飾於容
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筵蒲

陸機扇賦云各有托於方圓蓋受則於筵蒲舍茲

器而不用顧爰取於鳥羽序羽為韻其一證也

王右軍丹陽帖帖作丹楊解云地多赤柳故名又按
王子侯者年表亦作丹楊今通作陽

古有三老五更蔡邕曰更當為叟字之誤按嫂俗通
作媪則更當為叟無疑矣

梁費旭詩不知是耶非簡文曰旭不知其父雖是戲
語然晉曲耶婆尚未眠又唐太宗與諸王子書皆

書耶耶是知耶字古不加父

醫濁音斛突醫濁虫濁酒中之虫也今俗多呼醫濁
露書 卷之二 二十八 核字義

虫而字直作鶻突多不知作此

正月之音征避始皇諱耳今有何諱猶然不正膠於
故而沒其真也

費宰之費音秘今費縣曰肺縣州邑之名亦訛至此
蔡蔡叔及書二百里蔡蔡皆音撒今皆讀作某

崔駰達旨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厲音烈伊臯不事奚

論范蔡蔡音撒始叶韻

說稅脫同今用說桎梏及堂阜而稅之不稅冕而行
皆讀作脫而說于桑田未知所稅駕稅介免胄又

讀作悅一字兩音沿而不察

揆有兩音一音葵詩天子葵之注云葵揆也是也一

音跪納于百揆上無道揆是也余里中作此讀江

南北槩作葵音

顏黃門曰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

之藩今洪武正韻亦列藩音信俗沿而難變也

縣者懸也謂民懸於君也州者鳩也聚也府則六府

五藏之說謂其可以藏也故曰青州曰兗州曰太

府曰少府各有義也今日青州府曰兗州府既仍

露書 卷之二 二十九 核字義

州名復加以府是儒履鞋鏡草鞋之類也

佛家慈悲之義慈則春生悲則秋殺亦如吾儒德刑

之謂故云殺一闡提勝供五百羅漢今持慈悲之

說者即虎狼毒螫之物皆欲放生愚人則可賢者

可嗟

闕于參差貌北斗闕于首宿長闕于玉容寂寞淚闕

于皆是也今正韻於首宿曰盛貌於淚曰流貌皆

影嚮之語如是則北斗之闕于謂挂於廊檻可也

西內有余祥橋問之中貴云余音 但字書不載豈

古有金水橋而縮為一字乎

董博士旌一醫者書為我祝齊四字或問祝齊之義

曰周禮云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

殺之齊祝音注注同齊即劑也

清江浦鈔關門前書司察白著或問白著之義曰高

雲有白著歌江淮之人多白著大抵謂額外無名

之征出劉晏傳又春明退朝錄所載謂世人謂酒

酣為白著其意以人不堪其困必顛沛醅酹其說

尤新

露書 卷之二 三十 核字義

王百穀嘗作書與于文若而中及余曰牡丹芍藥皆

題徧無令姚君獨咏鼓子花或問鼓子花之義余

引後山詩話以答之曰杭妓龍靚有詩名張子野

居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牡丹芍

藥人題徧自身如鼓子花

事物紀原引書斷曰漢左中郎將蔡邕作章草雲麓

漫抄謂章奏之章曰章草則章草非章帝草矣

淳化帖章帝書非章帝書或後人集章帝書耳千字

文為梁散騎侍郎周興嗣所撰章帝安得先書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散騎之撰此因上有右軍草書千字命以韻語屬之今草書不傳傳右軍書者文與散騎異

梁高祖武帝名衍字叔達淳化帖分爲兩帝

鍾繇得長風帖筆意辭氣皆類右軍且長風松等王帖有別見此爲右軍書無疑

王曇首王珣子僧虔父淳化帖作王曇故帖中首字解作答

孔琳之字彥琳梁武帝評其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帖作孔琳

薄紹之南宋給事中梁武帝云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繾可愛帖作唐人

宋僖唐人也帖列於古帖中

右軍餞行帖是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集右軍書代申帖是釋智永書有辨之矣僕近修小園及得華直疏二帖是大令書未有辨之者慶與華直皆子弟名惟大令帖屢見

右軍疾不退帖大令帖中重出何也筆法少異耳嘗同徐典公在謝在杭席席只八人有行觴政者以

八爲題依對類分門門稱一事其人先云八風次

余稱八天或曰有九天無八天浮白余余受而飲之按佛經有三十三天謂東西南北各有八天而統於忉利天故謂三十三天時坐多博雅竟無一人證之者

先儒嘗謂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故月一月一周天日一年一周天蓋言日行遲月行疾也余謂不然日每日寅出於東未嘗少變月酉出於東自聖後每夜輒稍遲數刻至月將盡則五鼓始出是月遲而日疾也

王克言日初出徑二尺余嘗臨東海觀初日踴躍波浪中徑丈餘是王克未始見初日也

小兒問日遠近於孔子孔子不能答王克斷以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以日中溫日出入時寒也余謂不然日初出時夜氣尚涼故寒日中則日氣蒸晒已半日矣故溫不得言出入遠日中近也又日初出側視則大日中正視故小不得言日中遠出入近也

徐整長曆云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與騏驎之步相似據此是日晝夜始徒兩規皆揣摩誕妄之談也

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極景極長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按冬至管三寸九分最短自司馬遷誤以為九寸俗遂云最長然賀履長者至日後日漸加長管亦漸加至九寸故云履長也

白帖云星無光日照之有光舊曆說云月無光也光生於日余以為不然蓋星月皆有光且則為日所

露書

卷之二

三三核天

掩及日落始見其光耳驗之日蝕明星煌煌其二證也儻星月無光惟日有光則宜云一光一曜不宜云三光七曜矣

說者謂堯時十日並出羿射其九又云羿得不死之藥其妻竊之逃於月中曰嫦娥王弼州曰羿能射日獨不能射月耶因作詩按瞿宗吉日曰后羿空能殘九日不知月裏却容私王長公之意本此

白虎通曰景星大星也王充嘗引爾雅以辨之曰四氣和為景星言景星迺四時氣和之名非着天之

大星也

陶元亮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人皆謂醴泉從地中出即漢已有此說矣王充嘗引爾雅以辨之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謂醴泉乃甘露也即今稱甘露為天醴可證世以甘泉為醴泉不知曷始遂譌以傳譌至是

十二屬如子鼠丑牛之類蓋十二支配二十八宿按星禽角木蛟亢金龍在辰宮故曰辰龍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在卯故曰卯兔尾火虎箕水豹在寅

露書

卷之二

三三核天

故曰寅虎斗木獬牛金牛在丑故曰丑牛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在子故曰子鼠室火猪壁水獬在亥故曰亥猪奎木狼婁金狗在戌故曰戌犬胃土雉昂日雞畢月鳥在酉故曰酉雞觜火猴參水猿在申故曰申猴井木犴鬼金羊在未故曰未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在午故曰午馬翼火蛇軫水蚓在巳故曰巳蛇每宮兼二宿唯子午卯酉四正之方星辰至此轉移稍遲故三之又陶隱居本草注略所引子則鼠也騙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

牛寅則虎豹羆卯則兔狐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
蚓蛄蟾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矜申則猿猴狢酉
則雞雉烏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偷也蒿指也以
爲十二支上應三十六宿其說甚明楊用修謂朱
子不解巳乃引說文巳象蛇之形亥象豕之形之
說以實之則鑿已

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小大盡

決定不差殊謂看本年至後餘幾日卽爲來歲之

閏月餘一日爲一月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十一月

大盡冬至二十四日餘六日來歲應閏六月今閏

四月却差兩日按雲間陸深燕閒錄載庚寅年十

一月大盡二十三日冬至明歲置閏六月已差一

日今且二日曆官不惟不攷一異事也若執月無

中節爲閏則歌括之言反妄耶

九州分野頗明今浙閩東粵俱屬牛女滇南并屬井

鬼黔中并屬參井何數星所屬獨遼瀾乎蓋閩粵

滇黔非九州之舊想後人強附耳元微之送客遊

嶺南詩云波心擁樓閣規外布星辰其見卓矣

晉秦蜀鱗次西方今分野移蜀於莆參分則越秦隣
晉矣星有錯綜地難移縮其誤明矣蓋蜀原屬鬼
分李白詩捫參歷井是也

通典載殷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

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

二百一十國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

田按二百一十國得地一萬三千二百里已與方

千里之數乖矣又安得附庸閒田耶通典又云凡

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按九州天子畿內千里矣

外只八州則建國只一千六百八十所云八州八

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適合千

六百八十之數安得千七百七十三耶

爾雅釋山云獨者蜀蜀亟名好獨行故山獨曰蜀汶

上之有蜀山維揚之有蜀岡皆獨立之山也今或

指山似巴中或云脉從巴來未讀爾雅乎又管子

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蜀音猶祠器也甚不然

謂山如祠器尚可不勝於似巴之陋耶

道經云崑崙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雍

記終南山云中南即終南中南者言居天之中都之南則天中不在洛陽明矣而汝寧又有天中山皆謂天地之中則不得其解矣海內甚廣中州去東海甚近其三陲甚遠謂之禹九州之中可也不應曰天地之中日影獨此得中也

今之言區域者湖廣稱楚南直隸稱吳浙江稱越福建稱閩東西廣稱粵盡然不紊矣第余按寢丘者今之固始縣也孫叔敖曰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畿人莫之利也則固始與越隣

露書

卷之二

三十七

核地

矣固始今與鳳陽黃州界是濠稱越也傅亮從宋武帝平閩中詩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是徐揚為閩中矣梁元帝去丹陽尹荆州詩分符蒞閩越終然慙勵精是荆州為閩越也劉長卿酬李郎中夜登蘇州城樓見寄詩日照閩中夜天凝海上寒是蘇為閩中也太伯逃之荆蠻一作荆閩是姑蘇為荆為閩也華陽國志稱哀牢歸義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種閩越濮鳩獠哀牢今雲南之永昌也是永昌至交趾西粵皆為

閩越矣見古之閩越地方遼濶不獨一福建也劉熙釋名云荆州取名於荆山也則山之名荆又何所取又云必取荆為名者荆警也南蠻數為寇逆常警備之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辛楚之禍也皆以臆釋不知楚者荆類曰荆曰楚皆木名以地多此木因名耳

釋名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余按越蒲也左傳云大路越席又越葛也吳都賦焦葛升越弱於羅統潛夫論云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

露書

卷之二

三十八

核地

甯中女布則越之為越因地多葛越而名耳又按甘石星經載有越星在婺女之南經國分野安知不以星而名之乎劉不此之攷而以臆誤後人妄矣

許野關初名虎嘜按吳地記云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故名其地為虎嘜後唐諱虎改虎為許吳越錢氏諱鏐改嘜為野許音虎今直呼作許

管子令諸侯之子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武古與虎
同虎材之爲武林說者謂始於避唐諱殊不必然
顏衍梁龍德中官臨濟臨濟有針姑廟里人奉之甚
謹衍以爲淫祠焚之針姑不知何神未攷其始臨
濟今章丘縣與壽光隣壽光古斟灌氏地針姑或
斟姑乎亦杜拾遺廟而訛爲杜十姨乎
雲間舊有牽牛織女祠或云牛女一歲一會不宜並
祀因去牽牛只祀織女而廟名曰黃姑祀織女而
廟稱黃姑亦好新不攷之病也

露書

卷之二

三九 核地

異聞集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
囊中枕枕盧生睡炊黃粱未熟而寤今地名黃粱
夢是也呂翁在開元中非唐末呂仙明甚今所祠
爲鍾呂二仙訛傳黃梁爲鍾呂事不知作之者何
人信之者遂盡人人

展禽論祀爰居曰烈山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杼能殖
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今日
殖穀必始神農而罕及其子稱稷必曰棄而不知
有杼

洞庭君初稱湘君故洞庭有湘君廟後迺改稱洞庭
君湘夫人則湘君之夫人也蓋岳陽風土記可攷
先是屈原九歌亦未嘗指爲二女稱爲堯二女始
於秦博士之對始皇遂令後世以洞庭君爲婦人
以妻爲妹又以洞庭君夫婦爲舜二妃爲千古不
剖之冤

說者率謂闕序序與於常袞按唐語林云闕中貞元
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序序請獨狹常
州及爲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及弟

露書

卷之二

四十 核地

藹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是序
序之興始於李錡不始於常袞矣翼學編亦云錡
爲觀察在大曆八年袞在建中初想李錡後反故
美名獨歸之袞耶又按薛令之開元初爲東宮侍
講林披天寶十一年明經則文物之興亦不自建
序始

國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以是知關尹喜亦關尹之
名喜者今以尹爲姓

計然今直以爲姓名按史記裴駭注計然姓辛名研

字文子今有文子書柳州辨文子注亦同而濮志作姓章名文子想訛傳耳

前涼索綏傳張重華宴羣臣于閑豫庭講論經義顧

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為何綏曰孔子

婦姓开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刑無耳一

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

野合懷胎入十年乃生老子今刻本开官作拜官

元杲作元杲胎刑作胎則

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注國語者作名禽字季課

露書

卷之二

四十一核姓名

易自孔子授之魯商瞿子木子木授魯橋庇子庸子

庸授之江東駢臂子方子方授之燕周醜子家是

橋庇者橋姓庇名字子庸魯人也駢臂者駢姓臂

名字子方江東人也楊用修以為庇子庸則以名

為姓以字為名矣以為駢臂子方則以姓名為姓

姓以字為名矣

墨子姓翟母夢鳥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為道者也

吕子曰東方之墨者謝子泰之墨者唐姑果是也

今以姓為名以墨為姓是老聃當姓老孔子當姓

儒也

孟子之父名激孟之先為魯孟孫氏曰孟孫激字公

宜母仇氏今世謂父名激公母姓仇者誤方伯文

著文廟致亦因之見余言而欣然正之 仇音掌

齊策有董之繁青楊用修謂是三字名余意之字助

語耳如王光介人字子推而曰介之推

荆軻字次非曹參字伯敬魏徵字玄成宋齊正字超

回佛印名了元俗姓名謝端卿

世謂董仲舒為董永于永于乘人奉父避亂安陸仲

露書

卷之二

四十二核姓名

舒廣川人兩不相涉豈以永于名仲而誤耶董仲

善道術雲杜多蛇仲書符於石以鎮之遂絕人謂

為織女生故多靈異

東海孝婦姑死為姑女所誣于公以為冤者郟城誌

引通志作寶氏不著其名按搜神記孝婦名周青

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于眾曰青

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

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此事誌

既不載世亦罕有談者

古今逸史凡例有所謂崔鴻周稱皆逸史之鴻筆按漢圈稱著陳留風俗傳三卷凡例所引必此人也而圈錯爲周耳

顧姓也風俗通漢有太守顧先今姓顧者直作賴

范丹滕誌作范丹丹音焦弱侯亦曰觀其字史雲則

名并無疑

井音膽姓也古有井春今失一點以爲井春

鍾繇繇音姚與咎繇同今讀作由即學士不免

宋衷晉人也宋音森李鼎祚易解引之今易解刻本

露書

卷之二

四十三核姓名

作宋衷

李鼎祚易解有曰蜀才者范長生也一名賢一名延

久一名九重一名支李雄尊爲天地太師封西山

侯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人汝陰太守李矩妻

中書郎克母

陽羨吳龕即得五色石夜化爲女子者今述異記刻

作吳合龍龕鮑照因唐人避武曌名竄照爲昭韋

昭因晉人避司馬昭名改昭爲曜後雖有辨之至

今猶有莫決爲誰何者茲吳龕若不一指其譌安知後日不指合龍爲的名反以龕爲誤乎

輔世祗據丹陽叛李衛公靖俞之安吉舊屬丹陽土

人德之玉磬山之祀衛公以此碑載其事與史合

近李爾權名臣錄李德裕傳引平世祗事蓋以德

裕亦封衛公因而誤耳

顏魯公作宋廣平狀今集中逸其字有以廣平爲字

者誤廣平公封爵也

楷書有柳誠懸書誠懸公權字也公權書耳或以柳

露書

卷之二

四十四核姓名

誠爲姓名以懸書爲懸腕所書可笑

博異記稱谷神子選古纂胡元瑞以遠古爲谷神子

之名第序稱只求同已何必標名則知還古亦必

非名余見耕餘雜錄云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有谷

神子序而不顯姓名攷之唐人馮廓也

南漢劉巖改名龔後復改名龔龔音儼古無此字巖

以飛龍在天創此名郭尚書劍記作名劉龔儼誤

矣如南岳夫人魏華存劍記作魏華或傳寫之落

耳

父者成人之稱故古人既字又益以父字如弗父何
正考父是也今人既字曰某父又加一父字則贅
矣

關里聖像猶仍袞冕史直指學遷曰袞冕者以宋元

封王爵今稱先聖先師則宜仍司寇之冠服矣

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蓋束髮之冠耳及貴常冠

魏了翁遂誤為朝見之冠故古今攷云以亭長自

為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蓋未次耳儻真以竹

皮為朝見之冠成何模樣

露書 卷之二 四十五 核雜

南海守鮑靚每夜訪葛洪於羅浮山達旦乃去人訝

其數而不見車馬密伺之但雙燕飛至網之則雙

履也今人只用雙鳧事

丹鉛續錄云南史輿服志有鷺鳴鶴知四色用修曰

鶴音聳白色餘未詳余按南史無表志云輿服志

者誤又按山海經白翰即白鶴白雉也爾雅鷺赤

雉鳴黃雉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是皆以

雉言色而知字實秩之訛想由刻手漫漶

朝野僉載謂唐以鯉魚為符瑞因為銅魚符以佩之

楊用修謂唐姓李故以鯉魚為瑞不知自隋開皇
九年已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十年悉頒於五品
以上官唐武德元年特改以銅耳非始於唐也

朝野僉載云偽周武姓也玄武龜也故以銅為龜符

楊用修亦述之第蔡邕讓高陽侯印綬符策云退

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宜服佩曹植王粲

誅金龜紫綬以彰勳則謝靈運詩牽絲及元典解

龜在景平後魏董徵云腰龜返國昔人稱榮則龜

符不始於武墜矣

露書 卷之二 四十六 核雜

北國子監聖廟二門內左右列十石鼓鼓赤色字多

剝落即周宣王獵禍好事者猶搨其文碣原在陳

倉宋移之開封元移於此今人多呼為落星石蓋

由我朝以制稅取士士槩不稽古耳

秦始皇嶧山碑今但有宋摹者在縣治內莫知舊碑

摧毀之始按北魏主拓跋燾元嘉二十七年率兵

南侵登嶧山見此碑使人排倒之毀始於此

今人墓前有石羊石虎按石羊天祿也似鹿非鹿名
曰挑拔石虎者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

辟邪今元日畫形懸門正辟邪也荆楚歲時記謂
虎者誤羅願又謂挑拔一角曰天祿兩角曰辟邪
者亦誤若係一獸十洲記不宜兩著其名矣

輯柳編謂後人以石麟辟邪乃帝王陵寢所用改用
石羊石虎則漢宗資亦非帝王墓前已用天祿辟
邪矣且設此原以辟猛獸若用石羊寧復足畏

周穆王八駿有踰輪所謂魚文也詩云有驪有魚是
也楊用修乃引劉楨魯都賦馬似遊魚以實之所
謂馬似游魚者言馬之多且以寫水嬉之景與踰

露書

卷之二

四十七 核雜

輪抑何相蒙

麒麟有翼能飛故孝經古契曰吾所見一禽如麇羊

頭上有角廣雅曰翔必後處宋均曰駕六飛麟從

日月飛

韓非曰馬似鹿者題以千金則馬有似鹿者趙高所

指寧無因乎

駿者馬之迅足也故牛羊之迅足皆得稱駿宋書何
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問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故
疾此言駕牛之駿非馬曰牛駿也郭尚書廼列之

馬記

昔人謂始皇求仙終無所遇始皇東巡與安期生語
三日夜生留赤玉鳥為報不可謂不遇也但始皇
不知安期為神仙謂之無遇可也

史謂漢文帝為緹縈上書除肉刑矣然司馬遷以救
李陵腐刑許廣漢以誤取他郎馬鞍下蠶室皆在
武帝朝弘恭坐腐刑遷為令在宣帝朝是漢尚未
盡除肉刑也

范丹桓帝以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遭黨錮而

露書

卷之二

四十八 核雜

隱有時絕糧聞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金中
生魚范萊蕪今直以為在官有清德而歌

龐德公雖隱于煥為牂牁太守有作李叅政父壽詩

云却笑鹿門夫與婦雙雙白髮守田廬其意以龐

之子不如李叅政也亦不攻矣

兗州滋陽縣公移從水為滋印文從山為嵒問之或

曰鑄印時誤或曰地多水故從山然則公移何憚

一攻

里人林德夫作先祠梁上畫瓜然先大後小余誦其

子元異曰所謂綿綿瓜瓞者謂其先小後大耳

心之二終

卷之二

四十九

露書卷之三

莆田姚旅園客撰

韻篇上

往謝康樂每一詩至都邑莫不競寫今交未許一名
流口莫傳一佳句不知作者未興抑亦解者未至
古人服善故能賞音今人人自抗桓文家家自稱齊
魯左太冲才藻不免譏貳蓋已不能言亦惡人能
言

顏魯公文章節義千載一人所著述數百卷悉逸不

露書

卷之三

一韻上

傳搜輯金石所刻僅滿數卷今人著述連篇累牘
未有楓落吳江冷一句已之身名尚若煙雲未定
猶惜寄載姓名惟恐以千秋借人

張新建稱詩錄象先往看之及行屬爲先其所往張
不答象先譙讓張輒委之曰余非當家者姑取樂
於是何至相苦

措大率不喜詩惟恐浼已及爲父母上壽或行役輒
裝潢卷冊歷門索題惟恐不多好者有時不好不
好者有時篤好總之非真好也

洪洞劉應時嗜詩陪鹽直指游靈巖曰勝地不可無詩淋漓滿楮不計直指之不逮也直指撫他事因中以歸此何異潘黃州之精味飲食無害於政亦人所共嗜而不免見彈有時乎觸人之短耳

余嘗謂詩徒工靡麗而乏風趣是不啼不笑不喜不怒紙上之美人耳然人不工詩亦不啼不笑之人也不喜人工詩亦欲人不啼不笑也

呂叔簡曰天有浮雲遊霧地有野草閑花人有詞客騷士粧點光景既已無益於人崇長浮華未必無

露書 卷之三 二 韻上

損於世吾願雲霧變為雨露花草變為桑田詞賦變為耕夫織婦此有感之言也至云世間少了詩賦不見有甚欠缺是三百篇可秦火也然浮雲之說亦非也天無浮雲遊霧為偏枯之天地無野草閑花為偏枯之地人無詞客騷士為偏枯之世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呂叔簡謂詩賦是不用之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何異王介甫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也

劉崧老健 忌人作詩曰就作到李杜只是酒徒余因

疑三百篇皆出酒徒作

陸士規過黃陵廟詩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出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士規為秦檜客檜以小嫌絕之及見此詩稱賞不已待之如故檜猶好詩今人多不喜詩豈欲出檜上耶

或者謂雅道淪絕嘆不生王元美時曰使子生元美時骨已朽矣且飲食不出於饑渴亦不覺有味

李于鱗謝茂秦梁公實王元美宗子相徐子與吳明卿結社稱中原七子後茂秦與于鱗有隙公實又

露書 卷之三 三 韻上

天拆遂云五子昔顏延年因山巨源王濬冲仕進黜之作五君詠今黜布衣獎仕進古今人不相及奚止河漢

袁中郎既謝長洲因游越作詩多游戲名解脫集中有掉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句虞長孺題詞曰大地一梨園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古今六詞客也壤父而下不施粉墨舉如未陳王作淨丑面然與六朝初唐人俱是貼旦浣花叟要似外李青蓮其生乎任華盧仝諸家半淨半丑而樂天

東坡教化廣大色色皆演王維張籍韓子蒼所謂
按樂多詠氣率歌工也袁中郎自詭插身淨丑場
演作天魔戲

詩須有警語始不虛作然有得警句而七句隨至者
此皆有神焉宗子相嘗問謝茂秦曰子嘗謂作近
體之法如孫登請客其旨何如曰凡作詩先得警
句以為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
若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譬如蘇門山深松草堂
具以琴尊其中綸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孫登也如

露書

卷之三

四韻上

此主人庸俗輩不得躋其階矣惟竹林七賢相繼
而來高雅如一則延之上坐始足其八數爾

作詩須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方稱妙境草給事嘗問
謝茂秦曰子嘗云詩如剝皮句法愈奇何謂也曰
秋過園亭梨棗正熟摘取噉之即快人意或有作
讀之悶悶尚隔一間如摘胡桃并栗須三剝其皮
乃得佳味

謝茂秦論詩曰格由主定意從客生此作詩之大較
也至云面東言西如倚太行而詠峨嵋見衡漳而

賦滄海是情由景生非景由情觸矣此以引發後
進則可謂之當家作吾不信也何則以因詩立題
非因題作詩耳

有以詩喻制執者曰重字只宜頸聯用之不宜在項
聯唐詩用之項聯者惟李杜為多所以李杜不與
選舉余戲謂友人曰然則以三百篇應選舉亦必
不中關關雉鳴開卷即用重字

宋人注詩經多有叶韻蓋以沈韻限古韻耳不知詩
經皆古韻不必叶也沈約以越音分四聲昔人已

露書

卷之三

五韻上

譏之况宋儒所按為唐劉涓禮部韻略又非沈韻
乎洪武正韻雖未盡復古猶破沈病今人既不依
古舍嫡而從庶又不從時舍父而廟別祖矇矓相
沿終不省悟惜夫

或問平聲一耳何以分上下曰五音有宮商上東為
宮下先為商始盡律呂耳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詩既如此筆亦如之古人稱
文為筆有辨之矣但稱詩為文未有提之者文者
五色相宣之謂唯詩有之按謝靈運傳論云升降

諷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觀稟氣懷靈
 理無或異北史文苑傳敘云煬帝意在驕淫詞無
 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得依而取正焉劉勰云堯
 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
 又云子政品文詩與歌別又云論文之方譬諸草
 木唐歌在昔廣於黃世虞歌慶雲文於唐時本事
 詩云賀知章訪李白請其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
 之又云吳武陵有文筆才石鼎聯句序云此皆不
 足與語此寧為文耶是所稱文並指詩歌

露書 卷之三 六 韻上

曲有豔有亂豔者曲之引也曰三婦豔豔歌行是也
 昔昔鹽鹽即豔也古字通用豔字三解豔色也無
 鹽女是也無鹽地名其地產醜女故曰無鹽歆羨
 也郊特牲而鹽諸利是也有餘也曲之引是也
 陳德遠謂今之作選詩是假骨董真質難遠辨
 初盛唐詩以氣魄勝蓋欲矯陳隋之靡弱若摘其警
 句如風定花猶落寥寥不可多得中晚詩即不純
 其佳句最多余譬之宴客初盛若果卓犖皎爛
 大觀不堪飽腹中晚如山珍海錯即非鼎烹實堪

廿口此選唐詩鼓吹者多采柳柳引以下李于
 刪唐詩皆采初盛而罕及中晚謂唐詩盡於此是
 買杜慎而還珠恐賈胡笑人矣然以教前代之庸
 因時下藥則李不可謂無功也
 臧晉叔不喜杜少陵詩見人詩不佳者輒曰似少陵
 不知者猶自謙讓有贈曹能始詩曰法比少陵多
 余戲謂口何不以贈臧晉叔

露書 卷之三 七 韻上

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後山詩話云歐陽
 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又云詩文
 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則不
 滿杜詩不自臧晉叔始
 宋詩故多腐淺然宋人原不肯蹈前人口吻自出機
 軸自有佳者未可槩忽之也蘇潛父曰耳食之
 士乃謂宋人無詩詩必稱唐且屑屑乎初盛中晚
 以自為知噫初盛中晚即秦晉閩楚之音也韻不
 一而其為語言則一也若宋人無詩是趙家二百

年都是嘔子喜不能笑悲不能哭也陳橋紀事匡山嘆世皆光音天中人耳若唐以後遂無詩則到今幾乎千年此千年中雅音未鳴鶴皆未噪眼前張兩片皮粉天花者曾不得比于牛鳴犬吠甚矣生盲者之甘心孤負已靈也

袁中郎與江進之論詩曰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腐之粟後進之引中郎語以敘中郎敝篋集曰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且晚脫筆研者

露書

卷之三

八 韻上

今人詩即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飢餓纒離筆研已似舊詩矣此即中郎之意而轉換詞藻耳第進之之舊不若中郎之腐為定論也蓋周漢之鼎舊也而翠色淋漓然猶謂之古而不謂之舊若漢玉漢篆晉書宋畫唐墨宋錦皆舊也而世益重之不以舊為病是故舊不足以評今詩今詩嚼之無味直蔗渣酒粕耳

詩人模擬初盛牢不可破自袁中郎一洗夙套後人宗之者戴面具而學叔敖徒搜一二酸辛字眼以

粧點章句剔去此等字面即若嚼冰生人落鬼胎猶驢鳴犬吠自矜其異於人也吳中必有詩規之云盛初中晚漫矜持時調于今派各支怒詈笑嬉兼醉語教人傳誦作新奇

洪仲章謂吳元翰規其勿作情詩即稿中亦宜削去余戲答之曰覺三百篇多了國風

洪仲章謂杜詩可厭正在首首憂國余應之曰怪仲尼不刪變雅

洪仲章謂看王維詩如聽人談禪看李白詩如聽人談仙看杜甫詩如聽人談家事

露書

卷之三

九 韻上

曹能始招尹恒屈吳季駒諸人謝公墩眺晚飲永慶寺方談稅洪仲章謂蕭從來無詩人余應之曰是有一江采蘋是女流有一黃滔是晚唐有一劉克莊是宋有一仲章又遷白下蕭故從來無詩人眾大笑

金人銘是黃帝作周以置太廟李于鱗古今詩刪遂以為武王作

响樓峰禹碑揚用修釋之曰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

者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與久旅忘
家宿嶽麓庭智管形析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
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仲禮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
制食備萬國其寧窠舞永奔今响嘯碑刻在南都
兵部其釋云承帝令襲翼為授弼欽塗陸登鳥渴
端鄉邑仔龕流船暗歇遲眠即夙訖冬次岳麓展
同陌裂豆析踟罔墮纏往求出窳華恒泰衡嵩陸
事哀獻稔挺禮鬱滂墊徙南暴幅員節別界聯魑
魑夔魑窠舞蒸森按此較楊釋為順為古

露書

卷之三

十一韻上

列女傳引古謠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
豉可以得長壽魯定公記載古語寧得一把五加
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珠按
金鹽者五加也玉豉者地榆也皆煮石而餌長生
之藥也陶弘景曰用五加作灰煮石與地榆並有
秘法齊民要術云地榆一名玉札其實黑如豉北
方呼豉為札當言玉豉也能藥玉爛石與五加煮
服之可神仙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
月珠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畜金鹽何以

得長壽食石用玉豉然要術所引不如本草綱目
為明悉唐慎微曰東華真人煮石經云昔有西域
真人王屋山人王常云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畜
金鹽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豉孟綽子董子
固相與言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
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寶珠蓋五加者五車星之精
故其莖節華根皮於五色各占一色因曰五加魯
定公母服五加酒得長生

露書

卷之三

十一韻上

宋朝與衛夫人南子會洮野人歌云既定爾婁豬盍
歸吾艾豉詩紀注云艾老也誤孟子曰知好色則
慕少艾艾男子之美色者使宋朝而老南子何愛
焉

漢郊祀景星歌泰尊和漿析朝醒柘漿卽蔗漿也柘
蔗古通用

柏梁詩惟陳粟萬石揚以箕鬻妃女脣甘如飴兩句
有風趣又三輔盜賊天下危盜阻南山為民災外
家公主不可治三句有警誡之意餘則茅茨未剪
土坯未飾謂之制見則可謂之詩猶河與漢所隔

尚遠

漢白狼王唐鼓歌昌樂肉飛屈申悉備昌樂者倡人
樂人也肉者肉聲也曲聲有抑揚故曰屈申悉備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海水枯桑應是蟲鳥名即
枯桑鳴中林緯絡嚮空塔亦言鳥與蟲也若以枯
桑為樹不應言中林矣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註者謂知豈知也枯桑無
枝葉不知天風海水不凝凍不知天寒然於枯桑
鳴中林說不去矣張華情詩巢居知風寒穴處識
露書 卷之三 十一韻上

陰雨此義可相證

乾莘鳴鶴也郎莘鳩也搏黍倉庚也春鉏鷲也不過
螻蟻也非載籍所載今便茫然矣則枯桑海水斷
為蟲鳥之名但載籍未載耳不然抱朴子曰于禪
識往歸終知來淮南子曰歸終知來惺惺知往今
人知歸終為何物

陸凱寄范曄詩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
有聊贈一枝春託意耳說者遂謂自江南寄梅一
枝詣長安與曄夫枝離幹而枯既非剪綵安能歷

遠

阮籍詩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此借山海經以刺
時事經云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迺令應龍攻之
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
黃帝迺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詩話補遺不
引此迺引趙武靈納吳廣女奪嫡亂國為妖女誤
矣

王子敬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
苦我自來迎接詞意既不圓轉而未兩句復弱靡
不成語余壯時曾見一本作桃葉復桃葉渡江不
用楫但道無所苦苦我自迎接何等圓勁

張協雜詩王陽驛九折周文走岑峯經阻貴勿遲此
理著來今選當解作疑經險阻見當如王陽直前
無疑耳註以勿遲為恐墜

百子夜歌玉林語石闕悲思兩心同石闕碑也碑隱
作悲則玉林應是玉屏之訛玉屏翠思也思隱作
思與悲思兩字方相應又按石闕夷白詩話作石

闕

闕

劉妙容宛轉歌頌為煙與霧氛氲對容姿對容姿殊
無趣味按事類賦引此作願為煙與霧氛氲君子
懷何等情趣

謝眺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楊用修
解之曰南中榮橘柚即諺云樹蠻不落葉也寧知
鴻鴈飛即諺云鴈飛不到處也此即註所謂知有
橘柚不知有鴻鴈也又云樹不凋鴈不到本是瘴
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如楊所談何妙之
有余按閩中原有鴻鴈謝用鴻鴈直言秋耳蓋秋

露書

卷之三

西韻上

景凋零南中橘柚綠林丹實不異春華寧知有鴻
鴈之秋觀首兩句自見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肺
見無樹無地不凋零獨闕有橘柚之榮此景方妙
楊解殊煞風景妙從何來

梁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
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稀
河低二句佳入林度渚二句則越題矣

沈休文八詠世所謂絕調者然臨春風作既云燕值
羽差池復云趙帶飛參差而此猶謂古人不拘拘

馬至於落花零似霧後又云復為風所落則重覆
矣既鏗鏘以動佩唐類函作動旆一字之訛便害
文理佳人不在此佳人指良人不然與解羅衣之
裝背矣

吳均行路難云吾丘壽王始得意司馬相如適被中
又云當年反覆無常定薄命為女必已龕適被申
必已龕六字拙死顏延之庭誥云富則盛貧則病
不惟形色龕歷或亦心神沮喪龕字本此

露書

卷之三

十五韻上

吳均登八公山詩含珠岸恒翠懷玉浪多圓按尸子
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故張文琮詠水
詩方流涵玉潤圓折動珠光今云懷玉浪多圓誤
邢子才酬魏收冬夜詩霜氣有餘酸酸字下得巧然
本之管子天酸然雨

庾信詩濁醪非鶴醴蘭肴異蟹胥一作蟹蛆甚無謂
按周禮註青州之蟹胥劉熙釋名蟹胥取蟹藏之
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張載詩果饌踰蟬蟹胥字
加虫亦傳刻之謾

庾信慨然成詠云值熱花無氣花冷則不香李義山

云寒花更不香是矣暖則香安得謂熱無氣也

古文苑載木蘭詩雄兔脚撲握雌兔眼彌離雙兔傍

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爾雅翼云雄兔脚撲明雌

兔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中不同

六字豈愈寫愈訛耶

許敬宗賦得山樹鬱蒼蒼云葉疎猶漏影花少未流

芳是集中最佳句但葉疎恐與題鬱蒼蒼相背耳

慈恩寺浮屠唐高宗為太子時為文德皇后祝釐瓶

按此方塔也用甃周砌曲梯而上每層中鋪以板

露書 卷之三

十六韻上

若樓閣然初建十層層開四門以資眺望故盧照

隣詩云十層碧瓦搖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訝

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

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風城作氣合滿城春樹雨

濛濛隨嫌其良地太高減去三層只七層七層則

門只二十八今詩盧集不載訛作章八元云七層

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七層門無四十此

最易見乃相沿無一證之者又碧瓦搖虛空有生

趣突兀在虛空索然無味矣余又以為十層之詩

惟初唐人得為之八元大曆時人寧有前身而為

此律

駱賓王詩青陸春芳動黃沙旅思催黃沙晉獄室名

非漫指也

杜審言使出鳳皇池京師陽春晚楊用修謂見古本

陽是易字且言易字善寫京師之景其說雖新第

上下詞意不相蒙耳

沈佺期和立春游苑詩風射蛟冰千片斷氣衝魚鱗

九關開淮南子說林若碾薄冰蛟在其下蛟冰事

露書 卷之三

十七韻上

用此一作孤冰或以孤善聽冰解之然蛟冰為新

劉庭芝代悲白頭翁意多重疊既云今年花落顏色

改明年花間復誰在又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

年年人不同既云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

少年復云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讀

之不覺終屬類句

顏延之謂謝希逸月賦隔千里今共明月知之不亦

晚乎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詩江畔何人初見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雖云到語亦是癡言

陳伯玉晚次樂鄉詩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評之者云無句法無字眼天然之妙曰斷曰平非無字眼野戍荒烟深山古木非無句法評者亦未之思耳

宋之問明河篇爲武舉作其秋蓮賦應亦想禁衛耳所謂見其少見其長見其老語意自見

謝假樂府新歌上客莫畏斜光晚自有西園明月輪宋之問晦日昆明池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意偷於謝而宋更圓勁

露書

卷之三

六韻上

宋之問太平公主莊詩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賜金回游宗振同將石賜金事余答之曰此集公主第詩將石用織女支機石事賜金則漢武帝過平陽公主悅謳者子夫賜公主金千斤也

唐玄宗幸蜀至劍門詩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注于鱗唐詩選者云班固勒銘燕然山下汝行比部云張載爲劍閣銘玄宗劍門詩用此事注者誤以爲班固矣然在德注引吳起語余亦以爲非與實在德卽劍閣銘中語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官亭湖廟神甚靈塗旅祈禱能使

湖中分風而帆南北王維送道士詩飲人聊割酒

送客乍分風其事本此或以爲鄭弘樵風者非

王摩詰使至塞上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直字

是本色語圓字不免癡矣

秦始皇葬驪山以水銀爲大海金銀爲鳧鴈臧晉叔

清涼寺戲謂諸人曰摩詰過始皇墓詩有海人仍

度無春鴈不回其事本此

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摩詰經

露書

卷之三

九韻上

始皇墓詩雖盜此然王較有致且是當家事

全唐詩話開元宮人詩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玄

宗曰與汝結今生緣按本事詩云今身已過也重

結後身緣玄宗曰我與汝結今身緣兩身字視生

字佳十倍

李白見崔顥黃鶴樓詩因閣筆去作鳳凰臺詩可謂

服善矣第不能另出機軸不免效顰可厭且神情

氣魄終落下風豈見大巫便索盡耶

李白戲贈杜甫詩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

午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見據言此戲作宜本集不載

杜拾遺江亭送辛別駕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沙

暖與風蝶既不相涉天晴浴鳧與景字謂不

如花暖低風蝶沙晴喜浴鳧

杜拾遺送田四弟詩燕辭楓樹日鴈度麥城霜燕雖

秋去辭楓樹則湊合霜言麥城亦無經見余謂不

如燕辭楓樹日鴈度秋葭霜

杜游何將軍山林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按月

露書 卷之三 二十韻上

支音臙脂據此是讀月作日不攷耳又紅綻雨肥

梅梅花能綻梅子不能綻今初夏言綻則好新之

過也

杜拾遺摩訶池泛舟詩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高

樹能落高城安能落又既言落復云樹晚相迷兩

句之中不勝矛盾矣又長史津亭留晏詩杖藜登

水榭揮翰宿春天宿春天不知為何等語今人尊

杜詩亦如博士尊朱註蓋一時難返已

杜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結句慎勿近前丞相噴

許彥周曰號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噴耶按楊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為姨封韓號秦國夫人則國忠之從姊妹也國忠以椒房寵貴安得謂秦號無預國忠事

錦江春色來天地向云少陵佳句但春色云來天地

既屬湊泊復似癡人說夢也

杜子美詩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閱夢

溪筆談作紅豆啄餘鸚鵡粒鶴林玉露作紅豆啄

殘鸚鵡粒鸚鵡食豆不食稻至易明竟無一悟証

露書 卷之三 二十一韻上

之者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向羨其意疊出

余意悲秋不必萬里多病不必百年也

李青蓮詩純以氣魄勝索其警語百未得一也杜少

陵詩如太倉庫薄能實言不能微言能直言不能

婉言索其警句十未得一也

盧綸夜中得循州趙司馬書詩瘴海寄雙魚中宵達

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全竊之庾信信答

王琳詩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

開君萬里書且瘴海雙魚句與一紙嶺南書不能無額

唐以詩名家者其詩多難解世人只以名家而不敢置喙余嘗舉一二以資論討如錢起酬元校書詩忘機貧負米憶戴出無車負米何必忘機又呂安憶嵇康輒千里命駕今憶戴只可言舟不得謂之車也

劉長卿尋岑秀才不遇詩應向桃源裏教人喚阮郎桃源應云漁郎若阮郎則必云天台矣

露書

卷之三

二十三韻上

劉長卿月下呈章秀才詩貧家誰好月空愧子猷過非雪非竹何言子猷誰或應作惟

劉長卿登遷仁樓訓塔李穆詩賴有東牀客池塘免寂寥池塘與東牀有何別步

韋應物詩楚江微雨裏暮鐘時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有謂漠漠一聯大無致然此兩句跟微

雨來自大有致未之想耳若謂盜梁簡文帝入塔雨詩漬花枝覺重濕鳥羽飛遲來則韋自無言矣許叢長謂昔人作詩多蹈襲如夢得花樹滿空迷處

所搖動繁英墮紅雨卽玄暉鳥散餘花落意也

本事詩載劉禹錫飲李司空見歌妓賦詩曰鬢髮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楊用修云浮道梳頭宮樣粧髮鬢卽墮馬杜字安浮道選書家染色也字新道史作高髻雲鬢宮樣粧索然無味矣結句作惱亂蘇州刺史腸惱亂亦淺且以爲韋應物飲杜鴻漸作劉集今不載豈以是乎

露書

卷之三

二十三韻上

今刻元微之寄白樂天夢遊詩曰夢公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裡遊驛吏呼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在梁州按本事詩作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中更數字卽極風雅之趣

白樂天寄李蘄州詩笛愁春盡梅花裏簾冷秋生薤葉中二物皆蘄產笛今無矣簾則有之薤葉亦用舊事不必斷章便名薤葉

白樂天題玉泉寺詩禍福茫茫不可思大都早退是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

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期蛟龍作醢麟為脯何似泥中拽尾龜此詩為王涯賈餗駢首就誅而作先是白因李訓鄭注用事知其必敗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歸歸後王涯賈餗果敗故用石崇潘岳白首同所歸之句顧索素琴用稽康憶牽黃犬用李斯背臨刑事蛟龍作醢麟為脯何似泥中拽尾龜喻貴寵而誅戮不若生而貧賤懶真子乃云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輿好獵故及之則鑿矣又云龍醢事見左氏麟脯事見列仙傳何迂執也

讀書

卷之三

二十四韻上

昌黎集載石鼎聯句全譏當路而作託言彌明耳解者相沿以為譏喜失其旨矣余得其意句句快心快他善罵

韓愈和張員外宣政殿賜百官櫻桃詩香隨翠籠擎初至色映銀盤寫未停此意得之王維不如王寫景為妙耳王云中使頻傾赤玉盤者以櫻桃與赤玉一色故雖已饜猶疑未盡而曰頻傾今韓曰銀盤則有無易見矣何以云寫未停王曰歸鞍競帶青絲籠是既受賜貯以青絲籠也而曰競帶寫喜

躍之景宛然在目今韓是未賜之先用翠籠以擊之也擊以翠籠分以銀盤不勝瑣碎有何意趣皇甫冉曾山送別詩南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佳句也但山色如黛何等樂境而云愁君則非合作矣 老人望子任子愁老

讀書

卷之三

二十五韻上

金鋪今之門環作獸面者屈戌今之門牌作擾者原兩物應庵隨錄謂李長吉宮娃歌屈膝銅鋪鎖阿甄好此重復是未攷一物而異製也 李長吉長平箭頭歌云漆灰骨末丹水沙淒淒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餘雨中盡直餘寸殘狼牙我來訪古收斷續折鋒亦壘曾到肉古色慘淡凌風霜猶有燐光

夜離陸海上射鼇不足憑長平鬼哭雲冥冥白骨
相撐尚未朽至今城下流水腥水流有聲鳴復咽
冤氣千年凝未絕往事俱成一聚蚊後世空悲尺
餘缺清朝四海無甲兵禮樂還徵魯諸生鏃于鏃
乎且置之我將援筆歌太平較原集只前四句略
同下盡相異原集所載我尋以下八句別為一篇
誤合為一無疑矣澤州志近之但末四句非長吉
口吻而中亦氣韻不類尚為可疑長安訪趙玄度
太僕太僕曰蒙中攜詩集乎余答之曰無之有之

露書 卷之三 二十六韻上

長吉一部耳太僕因出澤志所載者見示太僕博
聞強記即此一事可知

李長吉莫愁曲末四句云今日槿花落明詞梧樹秋
若負平生意何名作莫愁蓋以容華易謝一謝則
失意失意則愁矣故曰若負平生意何名作莫愁
今本作莫負平生意何名何莫愁文理難通而解
者亦因誤証誤可笑

僧無可送僧歸中條詩按宋本云卷經歸鳥外轉雪
過山椒今唐詩品彙作卷經歸物外轉雪下山椒

物外是僧家本色不若鳥外為有遠趣而下字亦
不若過字與轉字有呼應者也 昔寂曰豈容
標身鳥外

僧無可寄青龍寺原上人詩磬罷風枝動燈懸雪屋
明品彙作罷磬懸燈便直致少韻
僧無可送崔秀才游南詩莫向巴江過猿啼促淚流
品彙作猿聲但淚流少許多風趣
無可寄原上人詩高衫殘子落深井凍痕生井不能
凍故漢時琅邪井中冰厚尺餘以為怪此作豈別
有所解耶

露書 卷之三 二十七韻上

唐詩選所載羅嘖曲如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
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諸詩謂劉采春作也及閱
雲溪友議載元微之贈采春詩曰更有惱人腸斷
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羅嘖之曲也采
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按此則羅
嘖曲者當代才子所作采春選之以歌唱耳今系
為采春作者誤

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畱一色聽風聽雨作霓裳
陽文忠詩話及癸辛雜識作聽風聽水作霓裳且

文忠不識風水為何事宋本為聽水無疑矣

令狐楚思君恩詩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

又去翠輦不曾過此詩怨而不怒只在眼看春又

去一句首二句只敘春去耳有註云鶯歌蝶舞用

意最佳言一春鶯歌蝶舞而已人則無之自歎其

不如也失之鑿矣

李義山喜雪詩人疑遊麪市馬似困鹽車鹽車句巧

麪市句稱錦繡萬花谷遊作迷尤拙

李義山詩立題最佳如錦瑟詩即無題也學風人以

家書

卷之三

二十八韻上

首二字為題耳中兩聯皆就情言之或認為適怨

清和為詠錦瑟失其旨矣觀結句此情可待成追

憶抵是當時已惘然題旨自明誠齋雜記云錦瑟

誤注

李義山荆門西下詩一夕南風一葉危西風能危葉

南風長養葉安能危

李義山促漏詩亦無題也亦以首二句為題觀下六

句舞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煨熏歸去豈知

還向月夢來何處更為雲南瘴收滿堪結兩兩

兜央護水紋皆寫人間情語其為無題何疑註者

疑為深宮怨則為首兩語所誤耳是詩本集不載

李義山九日詩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遠階墀

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

首菊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

因得得窺按撫言乃九日調令狐相不見題屏風

而去作蓋與令狐先人舊知其子貴倨故有感而

賦此非義山得意作但撫言起句作曾共山翁把

酒危霜天白菊正離披頸聯作莫學漢臣栽首菊

家書

卷之三

二十九韻上

還同楚客詠江離結句作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

無因更重窺觀原集為老練

李義山定子詩擅擅一抔廣陵春定子初開睡臉新

却笑吹粉墮煬帝破家亡國為何人杜牧之集亦

載此詩云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當筵睡臉新却

笑丘墟墮煬帝破家亡國為誰人而中不同七字

安西溪叢語載李義山定子詩堪笑吹虛墮煬帝

破家亡國為何人吹虧應作吹虛矣又攷北里志

劉泰娘門有樗樹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

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莫使奔波遂喫虛
虛與樗爲韻爲喫虛無疑矣

杜牧訪張明府同趙嘏聯句陶潛官罷酒餅空門掩
黃花一逕風古調詩吟山色裏無絃琴在月明中
遠簷高樹宜幽鳥出岫孤雲逐晚虹別後東籬數
枝菊不知閒醉與誰同全詩皆用陶元亮事但用
黃花又用菊旣曰餅空又曰閒醉雖云別後終屬
背犯當是情到不及點竄耳

杜牧集張明府聯句門掩黃花一逕風余謂與結語
露書 卷之三 三十韻上

別後東籬數枝菊意重後閱杜牧集作門掩楊花
一夜風雖不相犯然不若黃花一逕風爲佳也楊
花且非明府當家事必出訛錯

杜牧之贈張好好詩龍沙看秋浪明月游朱湖今問
南州無朱湖陵谷變遷乎抑東湖之訛耶

陸魯望詩折葦荒芹白鳥家蘇潛父渡金山詩獨憐
只尺蓮花國家國二字下得酸巧修辭固不可已
夫

陸魯望甫里先生傳云先生貧而不言利其別墅懷

歸詩何人壽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郭田何言不
顧行耶

何戢爲吳興太守宋孝武賜之蟬雀扇善畫者顧景
所畫陸魯望和皮襲美夏景詩蟬雀參差在扇紗
竹襟輕利箨冠斜註者未引之

韋莊春早詩聞鶯纔覺曉閉戶已知晴閉戶知晴方
妙一作開戶始知晴便失之矣晴景若待開戶始
知有何趣味况下一帶窻間日斜穿枕上明正寫
開戶之晴景乎

露書 卷之三 三十一韻上

韋莊思歸詩舊里若爲歸去好子期凋謝呂安亡稽
康與何秀昌安友善秀字子期有思舊賦詩用此
事蓋當云稽康凋謝政不必拘耳註唐詩鼓吹者
乃以爲鍾子期

唐呂太一詠院中藁竹詩心真徒見賞箨小未成冠
冠隱作官字太一自負才薄爲御史裏行而不卽
真寓意未成官也今詩紀作箨小未成箨殊本
旨又箨只可爲冠安能爲箨張洎和太一詩
爲冠小良工將柰何足證其訛

懊儂歌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
二千在此猶有風人之趣若唐人詩一百饒一下
打汝九十九風斯下矣

蘇子瞻詩學劍要須問曹蔗蔗事本之曹丕典論自
序云與鄧展飲宿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
空手入白刃求與丕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
以為杖下階數交丕三中其臂韻府羣玉誤以曹
蔗為人名列之蔗韻

齊中志書過日頗多古人題咏佳者如兔角唯李格
露書 卷之三 三十一韻上

非過臨淄一詩稍可人口見代不數人也詩云擊
鼓吹等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
者曾得當時九寶珠

胡邦衡至福州黃師憲餉以子魚紅酒胡報以詩曰
盈尺子魚來丙穴一瓶女酒敵新興按南荒有女
酒女數歲釀精致壺于水中女嫁時決水取之味
極佳胡詩用此事宋時重新興酒故曰敵

宋人謁孔林詩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
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殊無宋氣惜

逸其名

宋益王廣王南奔駐蒲口守臣蒲壽庚拒不納洋黃
冠野服歸隱而潛結款於元後官平章開府泉州
忽有兩書生稱自湖州來謁開者辭以瘦兩書生
各書一詩而去詩曰梅花落地點蒼苔天意商量
要入梅峽蝶不知春去也雙雙飛過粉牆來又曰
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
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壽庚閱之愧汗浹背遣人
四覓不見兩書生其是揭二帝之魂乎何詩不作
露書 卷之三 三十一韻上

人間語按詩上首益自况下指蒲不臣之心難掩
太祖詠瓦詩天下英雄都盡盡在他風雨半天來自
然帝王氣象

雲間袁凱白燕詩人謂之作因呼袁白燕然袁詩自
有佳者而不在白燕詩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
玉謝見應騎月明湘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
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浸衣趙家姊妹多
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結語應用玉釵化燕事若
雪滿梁園則事出砌合既云雪滿忽云柳絮詞意

不實矣又起語閒散殊無着落

卓侍郎敬詩如紅梅作誰教姑射飲流霞爛醉西湖

處士家幾度春風吹不醒至今顏色似桃花墨竹

作洞庭木落水生波月入斜窻露氣多虞帝不歸

秋自晚滿江烟雨泣湘娥墨菊作我向玄都逢羽

士自言種菊不多根灌園只汲臨池水歲歲開花

帶累痕又栽梅作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明月種

梅花寶香作白雲忽去山在戶紅日乍晴人倚闌

一聲兩聲花鳥好千樹萬樹松風寒皆出人意表

露書

卷之三

三四韻上

公忠節節炳詩文人或罕觀

高相公正出守吾郡善書鳥禽於城中堰一湖清水

種荷其中命之曰小西湖作詩紀美云性癖耽山

水蒲陽不負吾林巒青欲滴郭隱如無天險開

形勝神靈效壽圖全功些子欠我作小西湖欲滴

先是作若滴一布衣謂之曰若字與如字合掌公

請易之布衣謂若字不如欲字岳欣然改之今刻

石欲字補跡循可按

謝時臣以畫名不聞其能詩余嘗見題畫云韶光迴

綺障笙歌三月遊蹤分外多誰氏長堤朝緩轡不

禁香絮撲衣羅水雲依約弄模糊向晚風生起

荻蘆一夜不成孤客夢月明疎柳叫慈烏題芭

蕉云舞袖怯西風翠帶羞芳草無限相思貯此中

斜捲銀箋小葉裡更抽心心事知多少昨夜初凋

一葉秋添得人煩惱詩詞皆有致未自署云嘉靖

壬子春仲榜仙謝時臣戲作小景各賦蕪句聊遣

孤興不足存也則為自作無疑矣見古人多技偶

以畫掩耳尚四絕多出韻今不錄亦見其不着意

露書

卷之三

三五韻上

之本色也

羅憲字原博上元人太學光澤丞與邢太史許太常

結社有淵泉集四冊淵泉其詩皆清新有致如早

春山寺次與槐內翰韻云雪霽溪山落細泉天寒

郊郭帶輕烟花枝怯凍紅猶淺草色經春翠漸妍

僻性慣於僧舍坐高情還欲酒家眠清時勝地逢

新歲山水登臨興灑然此全錦之一花也其人無

子於萬曆癸未下世居人遂不復齒及因為闡出

洪洞邢性之為余談吾鄉一孝廉起家令尹以不羈

三月落職逸其名誦其詩云睡起西齋日未斜溪
邊汲水試烹茶捲簾坐見雙飛燕衝落櫻桃幾片
花殊佳第夢得詩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宋徐
都尉次子瞻詞鶯誤入驚觸海棠花片前人先道
之矣

戴秋官欽字時亮粵西馬平人以諫大禮廷杖死後
錄諸死事而逸秋官秋官能詩有存稿數卷中如
曲江春色早直為麗人催離愁撥不開結在春江
謝春風亦作憐花態恰在花前却倒吹皆佳句也

露書 卷之三 李六韻上

京山李東白能詩隱於衣工人無識者李宗定誦其
登黃鶴樓詩云西望家山一畝客白雲飛盡楚江
空與饒老子胡牀上秋在仙人鐵笛中鄂渚霜花
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倚闌拍手招黃鶴千古
登臨感慨同秋在一句可謂千古絕唱矣後游秣
陵歸舟至雲夢澤中高臺寺前自吟兩句云好水
好山來路遠秋風秋雨到家遙拍手一笑跳入水
中死 李本寧太史
猶及見此人

大學士壽光劉珣雲門山詩石井尚留三寸雪雲門

忽聽一聲雞警句也

李于鱗結七子社一日李伯承徑入其社于鱗殊不
悅因故以玉河白燕為題又使人伺伯承得句輒
以報伯承詩先成七子共大歎賞遂皆閣筆不作
詩云昭陽宮裏洗新粧粉黛三千在斷腸不是樓
臺涼似水那教毛羽化為霜河邊度影銀生色花
裏銜泥玉作香莫向眾中誇素質蛾眉妬殺雪衣
娘

露書 卷之三 李七韻上

謝茂秦遠別曲阿郎幾載客三秦長憶儂家漢水濱
門外兩株烏臼樹叮嚀說向寄書人搗衣曲秦關
昨寄一書歸百戰郎從劉武威見說平安收涕淚
梧桐樹下搗寒衣皆佳第阿郎句穉余改為阿郎
為客久三秦一書字空余改為秦關昨夜寄書歸
茂秦好鍼唐詩之病余亦為一鍼之

李豐吳維嶽雲門山詩十里丹梯赴鹿羣洞門殘雪
鎖氤氳城陰半入千家樹海氣全連萬壑雲石扇
倚空虹欲墮松祠映日鳥初聞漫驚龍藻拔孤賞
玉笛春風醉右軍太倉王世貞和之云蒼莽關城

持掌論侯微刻石洗苔存千林雪擁俄全出一挂
雲扶迥自尊歌罷君詩爭海色醉來吾屐亂春痕
吳山鹿豕交游在怕有藤蘿閉洞門王詩如負百
鈞上峻坂遠落吳下

吾鄉方輿邦字懋藩律詩遺技歌行奇絕為宗子相
吳明卿所稱所著作頗多罹於兵燹一友人於爨
燼中檢出詩一帙可八十首今所刻商村集是也
余拔其秋日天壽山展視 陵寢一律云永安山
郭俯清節步入康陵日未曛象衛千年朝絳節龍

露書

卷之三

三十八韻上

池九道瀉玄珠月明露下芙蓉斷天淨霜飛鶴鶴
孤八駿東巡傷往事祗今父老泣蒼梧讀之可窺
一斑已

蘇總為益王長史九日陪王賞菊同作詩蘇有可憐
有髮一般碧獨惜無金相對黃之句王笑即為題
加四品服俸

優人將有所之龍巖蘇總送以詩云行李瀟瀟路遠
斜半頭秋葉半春花秋葉句新

吾鄉李郡丞宜春善詩以子幼稿散落不傳林希萬

為余誦送客詩芳草難為別况逢江上秋足嘗一
齋

吾鄉林休徵考館時用岳太守小西湖詩曰萬里林
巒青欲滴九重城郭隱如無典試者曰去上四字
便是神語

穀城于相公有詩數卷滿卷菁秀但欲采一警語不
可得余獨愛其子夜夏歌含桃初作花良恐傍人
見今日食含桃空條誰復盼不謂又有先道之者
管子夜夏歌春桃初發紅惜色恐儂擿朱夏花落

露書

卷之三

三十九韻上

去誰復相尋覓第于語較簡潔

張幼于詩初三皆上巳十九句重陽語不襲人牙後
王百谷初謁袁相公 燁 袁令賦餅中紫牡丹詩色借
相公衣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袁大歎賞一日名
過長安

陳台州調吳興王百谷贈之詩桐江道上行千里瀑
布聲中住一年馬是桃花仍五色蠶如楊柳亦三
眠是王得意句然第六字皆用數目想與到不覺
耳

崔峒題同官李明府書舍詩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譚用之寄岐山林明府詩鸚鵡語中分百里鳳凰聲裏過三年皆當家語王百谷送陳台州調吳興詩桐江道上行千里瀑布聲中住一年實胚胎於此

白雲先生口陳昂者莆田黃石街人倭亂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以自給後依秣陵姚太守太守卒蓋不能自存及卒林茂之急索其稿得五言律七百首餘散佚已鍾伯敬諸君為刻於長安茲拔其二

露書 卷之三 四十韻上

使讀其詩如見其人門外詩云門外日三丈奚童辨易炊斗豐憂亦少巷僻野相宜新水平橋際嬌鶯遷木時暮春將過也莫久落花詩靜詩云晚年惟好靜山亦懶春登草露斯須際松風耐久朋不知世味澹安得道心增虛久宜生悟蕭閑已似僧余宗漢頗得意夜合花詩每醉形之口誦詩云風動香飄十二闌雨中相對一尊殘玉容莫向黃昏歛正欲携燈醉後看

玉泉寺有李獻吉詩七律二首李本寧太史云已作

也志乃誤為獻吉又出廬山詩數首云此志不錄錄贗作者夫觀面如此數傳後何惟哉桃作李豫章王孫貞吉負時名慕孫太初亦易姓名曰來相如字不疑浪跡吳越其詩如帆衝山果落棹惹浪花腥野竹雲千頃田桑雨一犁野礪蘋花積田家芋葉香蠟屐黏香絮單衣繡雨痕山泉供水樂秋葉逞春容又七言如林連北郭藏春色水過東家作雨聲皆其到語

露書 卷之三 四十一韻上

朱警儀元夕曲前後十餘首余獨愛其一夜春歸花柳新笙歌五里踏朱塵停車試問來游女誰似天河欲渡人新年節物報芳菲火樹星橋徹夜輝祇訝江南歌管沸都忘遠左事戎衣憶昔先朝御六龍頻年燈火鬧歌鐘直今風土隨時薄猶喜春情似舊濃六十年餘白髮生眼中元夕幾迴晴江南不是無燈火取盡脂膏照上京少年不解畔牢愁月夕花朝結伴遊今日故人零落盡祇餘春色到南州皆以舊題寫新意所以為佳耳

吳允兆贈鳩茲權使詩有艱難徵國課容易寄家書

句章元禮先生戲云權使何嘗稅及家書迺贊其

容易耶

其實權使吳興人故云易

雲間陸伯生作詩首首有鴻鴈字用之恰好令人不

覺章元禮先生因呼為陸鴈

西湖湖心亭梁上有徐茂吳詩章元禮不能遠所屬

余誦之既誦元禮曰茂吳著糞梁間矣

壬寅春章元禮先生送余餘不溪上作詩贈別中有

白鷺一行曉青山相向春句初是曉鷺一行白春

山相向青一倒便覺老練有趣

露書

卷之三

四十二韻上

林初文孝廉才情凄婉其詩如客情如春草無處不

甚生春風與楊柳年年是故人無家逢寺好多病

見僧親曉烟常帶雨夜月忽啼禽春好年年晚月

寒夜夜秋行人遙指點道是古幽州野水上道路

涼風吹衣裳獨憐山寺月相送海門秋千山風雨

裏一任子規啼曹能始謂其酸楚寥落可詠可傳

林初文八歲時塾師在海上見牛羊下夕指首行一

羊令詠之隨口云三百羣中步獨先時時高叫白

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裡伴過蘇卿十九年後蛾眉

篇云立馬能將韓子題牧羊解把蘇卿賦即其事

林初文嘗在揚子江中青山口覆舟坐皮箱上見有

持紅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

扇上題茂陵風雨四字自意不佳後以上書得禍

因作蛾眉篇云茂陵風雨千秋夢揚子波濤一夜

悲

胡彭舉韻詩素質太廉看山乃貪具茲腹心惟與愁

貯讀其詩知其人矣

黃伯傳詩人多稱其未曙春粧竟邀遊隔夜期王摩

露書

卷之三

四十三韻上

詰扶南曲歌詞同心勿遽遊幸待春粧竟黃意或

自此翻出然正意又本於劉孝綽孝綽太子泚落

日望水詩榜人夜理楫權女闈成粧欲待春江曙

爭塗向洛陽

姑蘇沈野作寒食詩厨下由來烟火斷不知寒食是

今朝徐燧賞其語往訪之及進闔門重門已閉進

退不得因於簷下坐一夜沈因是得名

沈從先為人所誦者寒食一詩然前人已道之矣伍

唐珪寒食獻郡守詩慚愧四隣教斷火不知厨裏

久無煙不第晚唐而盛唐已道之矣孟雲卿寒食詩貧居往往無煙火不獨明朝為子推

羅隱詩老知風月終堪恨貧覺家山不易歸游宗振

詩老憶弟兄馳遠道貧愁妻子畏還家意本此

吳元翰夢題羅漢詩黑雲無路長孤往雨雪何天獨

遠歸曹能始每稱之

吳元翰嘗夢作一詩云久在青溪住因作青溪蠻誤

逐青溪水流出青溪山元翰嗜隱其詩宜然

吳元翰山居雜詩有山中雜木宜畱火芹底寒泉不

露書

卷之三

四十四韻上

作冰句里中怪之余謂此何足怪如漢琅邪井中

冰厚尺餘始足怪

吳元翰謂洪仲章曰余詩似鷓鴣仲章曰余詩似黃

鳥元翰曰所謂余詩似鷓鴣者游子乍聞衫袖濕

佳人纔唱翠眉低黃鳥謂何仲章曰爾晚唐爾綿

蠻黃鳥余詩蓋三百篇也

注明生和方伯文掩關詩起句云逆旅即君廬余初

以為佳章元禮先生云若云君廬即逆旅則有越

世之意今一倒用有何意趣

程孺文誦鳳陽盛太古賦盈盈樓上女詩結句即非

黃鶴子那得便相親為詞林所膾炙然古有此意

矣梁橫吹曲郎非黃鶴子那得雲中雀

來鯤字子魚貞吉王孫長公也喜游好事者選其詩

與太初貞吉謂之明宗三逸游則挂瓢繫繫自其

癖其詩如疾愈寄友作深冬惜病顏幾日望春還

門外草初出臆中人轉開餘生聊住郭不死會尋

山待到桃花發相期天姥問又金陵月夕作獨客

望江月不禁秋夢長況當臨水際猶自憶家鄉對

露書

卷之三

四十五韻上

酒消此夜滿船都是霜疎疎白門柳一笛斷人腸

又窻閣春興作樂此丘園靜步予嘉樹開迴塘分

雪澗遙岸疊晴山酒不從人勸花多妨我閒徑迷

幽鳥語未可放春還皆錚錚新響

蕭中稱詩如剖珠合浦家家而是然縉紳林谷伯司

成陳爾鑑儀部及布衣吳元翰著許巖長酸楚流

利雖少含蓄不失為雍門鼓琴黃漢表博聞強記

過目不忘至發之聲詩亦可謂正平慘摶日既無

人人罕儔匹林谷伯送余之楚詩曾於湖海見君

詩故里相逢慰所思共賦桃花臨雪澗愁攀楊柳
別山池腥風近市還家少急雨衝泥送客遲一路
竹雞啼不住烟波渺渺楚江湄可謂弄珠戛玉有
采有聲矣

鄒邑潘榛字茂昆詩十一卷余愛其石梁鎮示屬作
華山當路起流水入村斜禱雨大蜀山作露濃山
徑滑水盡稻池平次盱眙作人隨山勢高低住門
逐日光何肯開和孺文畱別作風霜處處凋黃葉
淮海年年長綠波包城寺畱別作衰草霜千里疎

露書

卷之三

四六韻上

林月萬家雨後偶述作靈藥近生衙舍下好山多
在郡城邊壽州道中作鴈赴霜前度人當雨後耕
李後主硯山後落米元章手米在丹陽卜宅蘇仲恭
有甘露寺下一古基多羣木因以易之後爲海嶽
庵者是也陳長孺因作硯山圖索諸友題詠陳惟
泰詩甘露寺前猶有地更無片石似南宮讀之令
人慨歎深

余向謂半山寺在銅井庵傍今不遠有半山亭見古
跡在茲亭可遠眺下比部汝行半山亭詩半山山

畔草亭孤萬井平臨自與區好景肯教肥綠後會
心笑倩瘦筇扶泉分剝水流偏細徑遶疎籬步轉
紆回首故園新獻歲烟花得似此中無汝行名孔
時先丞武昌以抗直忤稅璫逮 詔獄十餘年一

鐵漢也

淇中唐都丞懋德詩余愛其同馬洲蘭集焦弱侯作
但教簾影能招盼不聽歌聲亦斷腸又楓作白日
高林常聽雨紅花滿樹不聞香然陳山父謂後作
佳於前作余不敢奉命豈余多柔腸耶

露書

卷之三

四十七韻上

游及遠字元封負傲骨居平與予善居相去不遠憶
甲午乙未間無日不往來也頃讀其刻稿如曉發
九牧嶺云嘶馬促行役出門星月稀松風吹短鬢
竹露濕輕衣鑿木秋容瘦綠崖足力微鄉關今日
盡愁對嶺雲飛又過九牧嶺云峻嶺噴吼古樹蒼
憑臨絕頂思茫茫當關苦霧晴飛雨入澗流泉暗
帶霜覓路人行歸鳥外住巖僧在落星傍村沽此
地休辭醉白髮今宵尚故鄉讀之不勝開箇之悲
矣

游元封小竹林草余愛其五言絕句如野鹿園雜咏

云潭水清人心芙蓉亂江影白鴈一聲秋蘆花明

月冷 詠殘燈云夜漏斷還續燈花開且落應識

合羞容滅光進羅幕 春閨思云傷春無限愁愁

對鶯花語流水如有情緩汎飛紅去 送春云昔

日隨春來今日送春去惆悵姑山雲年年畱客住

成婦吟云寄語邊城鴈征人久未回愁心秋不管

虛帶尺書來 賦得宮中落梅云雨過洗輕粉風

來落暗香亂飄官樹裏欲上壽陽粧 汝陽曉發

露書

卷之三

四十八 韻上

云殘月掛高樹秋林生曉風淒涼千里色都入客

心中 惜花詞云問花何太愁愁因風雨剛別有

送春情遊人應未識 聽鳥云把酒坐花陰孤吟

和鳥音春風不解意吹起故園心 楚姬云宮髻

鏤蟬薄宮腰闌柳輕惜春嬌欲語傳出買花聲

懷滿景升云夜聽草蟲寂秋深花露紛客眠猶未

着那得夢逢君 相思曲云薄命落花輕娥眉明

月妬杜鵑血滿山不似思郎苦 醉中辭竹軒宗

侯飲云夜雨度花谿風花踏作泥惜花頻喚酒未

得過城西

游元封文每欲酸巧亦有不酸者惟題梅花帳詩乃

其本色詩云寫就寒梅挂竹林筆端飛雪夢中香

呼童輕拂瀟湘簟恐有殘花落枕傍

余從子巽卿卒于秣陵游元封哭以詩何意金陵即

夜臺旅魂飄泊客心哀九原有路君先到酒伴詩

朋次第來蔡君豪戲之云君兩人皆高陽酒徒君

當先去次年元封下世詩竟成讖

朱元介少宰風箏詩十首皆譏世作余尤愛其自負

露書

卷之三

四十九 韻上

雲霄早致身安排線索靠他人摩天手段乘風展

掉尾精神逐日新暫聳觀瞻喧里巷終嗟破碎委

埃塵捧來搜去成何用驟雨淋頭斷送春尤點破

世態

余不喜王太古西湖詩及閱樊餘藁則首首悅心樊

餘者太古哀覺非齋詩有為刪去若干首太古不

自安請定於鍾伯敬伯敬為品藻拔出五十四首

因以樊餘名之中如對雪作隨風緩復急終日簡

還繁月照周牆角花開到樹根光輝同一地歡怨

有多門恃此精嚴極能令白業存如詠雪作人寰
開異境光耀吐殘年應念羣花盡都令滿樹懸江
山非在地樓閣似居天氣象無烟火遊心太素前
一斑具見全豹矣

薛千仞兒進新酒詩云備嘗人苦澀不辨酒辛酸
實自慶有撮成語爲詩云滔滔天下是譽已者爲賢
斯已而已矣不然乎不然於此見今之世界矣

新安汪堯卿香櫞詩云色淺疑分橘香清欲化蘭

余鄉柯無瑕酒後作云未醒成酒鬼不死是人奴曹

露書

卷之三

五十韻上

能始亟賞之

曾波臣誦王德操重九西湖雨中作湖台白無際山
昏青不多謂詞場賞歎

近來西都精神稱詩者多蜀中而莊典警練惟韓立
之詞如昆陽作連山數峰盡野燒入平蕪帶郭
烟如織彌天水似鋪夕帆千里疾海月半輪孤欲
問驅馳意狂歌愧接輿早發昆陽作城角鳴鳴海
霧殘天迴北斗掛闌干葱蘢未辨晴原色浙瀝先
驚朔吹寒野戍荒雞啼月落長堤高柳報春還故

園消息知何似應就梅花蕊上看立之家世清白
宜其詩仙仙霞舉

米仲詔嗜奇詩亦多奇偶覽其重登岱岳作如漫留
巖坐酬雲舊小待途餐引月鮮三春望室猶封雪
五夜暘烏已弄潮直躡風尖收古籟倒拖海氣浣
春衫憚疲弱僕輿相待失職行厨饌每怪囊草好
求青帝潤山春合倩韻人添恠巖取路偏宜誤野
藪需僧反厭廉足訝出雲猶在世身能無繫詎妨
官村民愛逸偏刪峻羽士憂貧反棄幽宛然秣陵
露書

卷之三

五十一韻上

子弟冠履皆新製

陳爾鑑送余之楚云山靈今日覺舒眉楚客歸山數
賦詩林馬脂車何太劇白雲芳草正和期生憎喚
友爲無語却妬懷人鬢有絲幸借龍潭修禊事不
然又負賞春時後余入燕留酌詩云涵江碧水靜
娟娟宅在橋西得趣偏燕市悲歌纔一醉龍潭修
禊已三年同袍與子秋初冷乙夜留人月正圓劇
飲何須規厚祿冷曹亦剩俸餘錢號國夫人不須
脂粉而色笑婉麗

林爾憲守分寧當刁頑之地凋敝之秋猶善苦吟豈
歐陽公得之三上耶如豫章道中作只道披星慣
仍來帶雨行山楓遙送冷潦水亂爭程百感隨湍
咽諸艱遇坎生北山元盡瘁邊問旅魂驚讀之猶
如茹檠

吳非熊秦淮鬪草篇最膾炙人口詩云樂遊苑內花
初開結綺樓前春早來春色染山還染水春光衝
柳又衝梅此時芳草萋萋長秦淮女兒多閒想借
問佳期誰不懷借問春心誰不蕩橋南渡北風日

露書

卷之三

五十一韻上

好相戲相要相鬪草芳草遠如積青青無遺隙將
綠將黃不辨色和烟和霧豈知數燕雀湖邊絲密
齊鳳凰亭上羅疎布直覆斜侵廢苑基如袍似綬
故宮路如此可憐那不賞分岐散袂爭來往馬上
無心顧子都桑園豈暇伴羅敷矜態寒陵藿映妝
撥清蒲陰谷悲探菌平原喜束芻擷茜紅慙煩折
茆白勝膚荇摘風牽帶茗攀露滴珠綠崖巡野日
遲遲憐柔護弱復含思既生思客西堂夢又感情
娥南浦離未鳴鴉鳩先愁歇乍轉鴛鴦正及時側

行防薛滑密取畏人窺劍响能驚鳥髻高偏礙枝
盈羽盈簷羅衆芳蛾纏繞繞滿衣裳蘭草藉作爭
衡地蕙晚翻為鬪技場分曹花隊逐對壘葉旗張
行行齊角敵色色兩相當君有麻與藁妾有葛與
葛君有蕭與艾妾有荷與芷君有合懽莖妾有相
思子君有拔心生妾有斷腸死羸歸若箇中輪落
阿誰裏羸輪鬪罷反生愁芳垌遇雨忽疑秋別本
辭根何倚托傾青委綠滿郊丘靡蕪攬恨從教棄
芍藥司情且自留雖殘已受妍心惜縱賤曾經纖

露書

卷之三

五十三韻上

手求人生寵愛幾能終人心安得採時同情知朽
腐隨泥滓會化流帶入暮中此正非熊作在唐必
稱吳闔草今既無稱者近來復有妬婦之口謂出
拔刀人手不可不一明之
詞場中王澹翁張鉅卿於音樂事事皆精當筵競奏
令人色飛誠快士也鉅卿更有女伎姿韻並絕澹
翁因贈詩云紅袖傳觴酒滿車主人情重每招余
管絃雖好難如肉狗馬都拋獨嗜書銀燭照來花
妬面綵雲飛盡月當廬石家選色非容易曾費明

珠幾解餘

徐惟和才情藻麗為晉安巨擘其弟惟起古意新聲
十首以宋錦裁新衣彩色奪目當與並驅詩云白
頭吟罷重凄凄不分身如濁水泥玉筋啼妝黃鵠
怨青絲銜鏡紫彌嘶春明醉挾倡家女日暮行逢
秦氏妻夢裏綿綿思遠道枕前無賴汝南雞 為
郎顛倒破瓜時腹裏車輪轉憶誰江上鯉魚書斷
絕林中雌兔眼迷離莫愁歌罷石城樂有恨吟成
團扇詞記得當壚年十五酒家調笑羽林兒 佳

露書

卷之三

五十四 韻上

人傾國更誰如絲扇團團月滿初四海孤風中夜
起東方千騎上頭居蒲梢天馬來無數落葉哀蟬
怨有餘狹路相逢年少于誰云道隘不容車 莫
笑羅敷自有夫耳邊聞得大秦珠陵前忍對青青
柏天上驚看歷歷淪涉清已歡投芍藥上山休怨
采藤蕪鴛鴦七十方羅列愁殺秦家樹上烏 白
頭誰道不相離挾瑟高堂少婦悲行樂每懷將進
酒憶歸空念遠如期腸迴絃上箜篌引淚濕盤中
錦字詩却被城東桃李笑春風誰折路傍枝 山

上那知復有山襄陽估客不思還門前柏樹烏頭
白隴首苞桑雉子斑嫋嫋竹竿孀婦咏盈盈蒲鍛
女兒環感郎自有千金意貴德從來不敢攀 明

月盈盈鑿薄帷羅裙窈窕整容儀機無經緯難求
匹蠶為纏綿故結絲黃藥向春心獨苦枯桐生井
子何遲牽牛織女遙相望芳樹空看連理枝 合
歡繡被夜薰香明月流輝燭我牀夫壻上頭徒遣
吏小姑獨處本無郎楊花飄蕩歌連臂瓜葛相依
望斷腸湖上雌雄看野鴨成雙因誤逐鴛鴦 上

露書

卷之三

五十五 韻上

聲豔曲聽姑思油壁青驄在郭門夜月苧歌還苧
舞春風桃葉復桃根佳魚過矣還能泣黃鸝離哉
更自翻日夕思君衣帶緩博山沉水擁香溫 紅
羅斗帳七香車碧玉年時正破瓜城上烏栖翻舊
曲月中龍笛咽誰家偏憐末世多輕薄不信長安
有狹斜最是春江花月夜哀歌頻聽後庭花
徐興公信手皆詩一日可得二三十首故曹能始和
其春日間居詩云詩無宿債輕酬客筆不停耕可
代農

余移居秦淮柳葉初齊謂洪仲韋不必春花麗日綠
意即自快人仲韋因舉管仙客贈曲中楊七詩人
生一日不尊前綠意紅情枉少年尊前一日無楊
七三萬六千虛一日快句也

朱國南譚喻宣仲詩固多佳而尤喜其金牛寺看月
作獨照三更月何曾照俗人又夜宿所歡作芭蕉
今夜雨都不是愁聲

喻叔虞集商孟和園中詩紅雨春殘香滿地綠天雲
破月橫窗是佳句

露書 卷之三

五十六 韻上

曹能始招冶城看雪坐層樓甚溫能始選七言絕句
余謂楊用修言獨憐幽草澗邊生見古木生作行
以予較之行字理順生字韻勝已而雪花如掌萬
瓦如銀能始得句萬瓦似歸潮

曹能始永慶寺竹園看雪詩搖搖林影外雪滿夕陽
前此地無人到來看尚宛然翠深俱在嶺寒極不
生烟欲問茲心境惟應一喻禪後在葉循父園看
殘雪諸人共道前詩頸聯佳余謂頸聯出於雕琢
不若項聯有天然之趣又有一段興託一段名理

不可摸捉曹笑謂自覺此為佳

於林谷伯司成扇頭見曹能始聽鶯詩欲覓之花底
猶言在柳條鏡花水月風趣難捉令人把玩不忍
去手沈君攸鶯早蟬詩望枝疑數處尋空定一聲
江總詠蟬詩村聲如易得尋忽却難尋皆趣矣而
姿態覺損

人之才情相去不遠故所得佳句多有與古人暗合
者如曹能始看雪詩此地無人到來看尚宛然與
鄭谷人倚境靜雪銷遲林初文客情如春草無處

露書 卷之三

五十七 韻上

不堪生與李冶離情遍芳草無處不凄凄意皆略
同

馮開之嘗與余言山水真好者鮮多經前不一登臨
恐人譏其俗勉一赴焉余以為真好者惟曹能始
熊良孺憲使飲能始山園詩今代文章伯前身山
水仙可為小影

程孺文贈葉伯英詩竹塢寒雲榻松房夜雨棋洪仲
韋謂曹能始游福廬山詩夜雨棋初罷寒雲榻更
連為有韻余謂孺文亦不失莊典

曹能始爲余誦洪子庄詩逢人寒食春風後送客疎
鐘暮雨時爲警句

詩有別才不貴組織每見博學者堆積而不韻博雅
有韻余獨見鄧遠游柱史耳如山中樂云山中四
序煥如春樵汲相通不出隣雜坐鄉人無少長居
恒妻子若君臣朝將白粥祠蠶室夜用黃羊禮竈
神飲啄敢忘明主賜五風十雨太平人又送馬廷
尉恤審事竣歸維揚詩云亭平早徧黃沙獄餞送
爭號漆齒蠻曷月歸期看破鏡占星到處指勾環

露書

八卷之三

五八韻上

霧迷杉木千重簾帆落茱萸第幾灣應念馬遷獨
西帶春花回首碧雞閣竹籬曲山集中之片玉也
楊冷然詩十種如由長陵至西山作一官能有暇數
日踏花行對酒寫山意逢僧問寺名風驚松鶴夢
潮靜木魚聲爲避遊人跡雙指獨聽鶯如馬底過
秦處百里作客程愁馬底風塵許猿知路仄溪流
折峰高日上遲崩雲飛化石倒樹寄生枝猶有秦
時烏傳聲故自奇如感懷作傍水依巖小結楫歸
家擬辨郭西耕多培高柳雷鶯語曲駕危橋放鶴

行腹不厭書仙亦俗身能任苦病還清于今漸得
山中味鷗鷺翩翩却有情皆清新有韻
余鄉潘元辰太守游木末亭詩云故鼎由來非逐鹿
忠魂何必怨啼鵑亭有方孝孺墓故云亦善搜意
矣

今爲詩者皆蹈襲古人脣吻猶女子纏足非其本來
余以爲雜詩猶有風人之趣如新城王季木打棗
竿詩打棗竿光瑩瑩岸上小兒赤身樂去而復來
無時停終日剥啄不盈升低枝已盡高枝熟我竿

露書

八卷之三

五九韻上

恨無三丈六 山老雅詩山老雅過河拾杜梨羣
呼若雲聚朝東暮復西日晚腹飽不歸去風塞兼
陵迷歸路繒繳又潛河邊樹爾腹已飽爾不知飽
人之腹良足悲 東臯曲牧牛東臯蒺藜生滿路
刺牛口不可食血我足不能步欲驅牛歸又恐逢
主之怒不是蔓難除自是偏雨露吁嗟上天胡不
令黍稷茂生蒺藜死飽我牛腹飲河水箭兒歡殺
牧牛子 空城雀詩空城雀飛且鳴厲風吹沙羽
無力怨雲愁月一聲聲空城雀鳴相隨晴日曬羽

古廟碑徘徊莫為昔人悲空城雀飛且止不營栖
巢不哺子相呼莫向網羅死皆寓風人規刺之意
為足佳耳

王季木山家詩山家香糝飽椿芽雨歇籬傍自種花
割麥積麻旋剝棗一年三度坐牛車不雕飾而趣
自別

歐陽伯宣給諫喜攻詩詩多巧思如集芮園詩云長
堤環合水清漣夾岸花陰別有天惟石經霜苔徑
古轉橋過雨屐痕鮮魚因狎愛爭銜尾蝶為牽情

露書

卷之三

李韻上

故比肩最喜三生逢二袖引括移倚與翩翩

歐陽伯宣花朝游一線天詩金陵無日不花朝况復
繁華未盡消此兩句摸盡金陵之景游此者甚多
向未有一人寫及此

歐給諫嘗與余夜飲作云衝寒泛酒厄愛此秋空勝
澹月寫疎篁微風遞遠磬無喧中俗觀有寂堪獨
聽署冷同山居心閒已禪定詩冲澹有韻時九月
半矣月色如霜忍寒苦啞亦豎場中一段佳話

余每嘆李善書篋而不能屬辭近見董司寇繼周集

八冊組織繁麗腹五車而文筆皆工如是宿山寺
作云山寺曉雲新曉風月作隣起看塲是鏡轉覺
臂生鱗客夢疎鐘破僧厨瑞露陳登車重回首何
日再光塵

李升仲水部南遊草余絕愛其初冬早行閉門人在
曉霜中句又如早發辰溪詩招招舟子渡黔西又
上重岡下朗溪陟岫前驢時隱見隨山我馬任高
低誰拋鏡石田中立忽見平巒戶外齊轉過泱泱
流水處小橋側畔草凄迷季冬野行詩曉發盡殘

露書

卷之三

李韻上

星行行瞻野壩霜雨千室冷日破萬窻暝樹色渾
雕翠村烟時帶青通年多貿易來往亦無停皆有
態有色

李升仲桃源道中詩到眼致偏活疾行翠可惜余捧
誦此句不忍釋手及閱武太守所作南遊草序云
卽以升仲詩易一字還而品題升仲之詩曰到眼
致偏活疾看翠可惜

李升仲水部分署蘆政所居官舍有荒坵三十畝水
部開池種蓮四岸列芙蓉楊柳稍前分畦蔬蔬間

以桃李桑柘爲居民植利然板橋朱楸虹霞掩映
又可爲游觀之資梅花開日水部曾勝集其間有
花勝巧裁淮浦雪冷香歸夢洛陽春句都人士傳
誦之

余嘗與楊冷然水部談四明戴有斐詩多韻致冷然
謂信佳然少示人余因誦其黃海獨遊草如秋深
人又遠別苦葉俱黃如練浦初紅樹羈人欲白頭
遙知行縣處村落不曾秋如地僻人非遠秋深葉
未稀如巖居低隱竹水碓冷春雲無人領幽意水

露書

卷之三

空三韻上

石自爲羣如茅屋參差出柴門清靜開如分將兩
袖雲詭所得如此如滿載離羣恨歸舟幸不空皆
龍宮珍錯與天下共之矣

曾元贊詩多秀句嘗送一民部使遼陽云驪黃馬上
梅飛瓣鴨綠江頭杏自花

崔公超余日與往還未見其全稿一奇事偶見海虞
訪許仲嘉詩如夙慕當前詰乍逢逾古歡如於我
腹能置令人眉不攢皆錚錚不作時響

姑蘇袁景休字孟逸攻詩隱於卜王百谷作打油詩

戲之曰不去門前搖激聒也來座上學敲推激聒

者錢在龜殼中作響耳人因呼爲袁激聒死後林
若撫爲刻其稿一冊然亦穩妥而已中如足驚春
澗滑面觸晚雲寒盡日蒼松冷空山宿草秋柳暗
鶯鶯慙花殘蝶未閒不愁霜欲冷還喜月初圓疎
花明夕照落木澹寒雲亦足雄視一時然數句之
中獨面觸花殘兩語尤爲警切見詩非易談

羅雅州

萬鍾

嘗同房師曾廣文

和

春試在都比下第

將別同就伎飲或謂師弟未有同遊伎館者今作

露書

卷之三

空三韻上

詩須用師弟事羅遠詠曰馬融帳內人如玉程子
門前雪作花曾續之曰明日馳驅車馬道不知春
色落誰家

吳衆香詩喜奇如遲春作勞人巡徧舊香堤知道東
皇何處積冰影望恩銷宿凍燒痕待澤萬新黃紅
猶冷落枝無色青未歸來鳥不啼欲倩江梅訪消
息林梢剛被雪花迷住山作岩棲造物已無權消
繳溪雲嶺月緣懶法都從中散學睡方應白華山
傳息心厭養禽夫婦祛病新辭酒聖賢惟有吟魔

降不下三春塌遍蠟花箋則奇中之平易秣陵一
時游客衆香與嚴感過茅止生爲舉首宋比玉與
盧原父張伯迥聯鑣劉師藩與陳和卿朱景周並
轡

鮑元則嘗夢中見一人詠曰覺破浮華無可板此生
夢裏未曾聞元則賡之曰青山與我原相約何必
畱名落世間余謂夢裏未曾聞句奇

山陰夏連叔相遇關中出其詩數卷予愛其憶友作

柳含岐路色花隔故園春仲秋述懷作天秋雲影

露書

八卷之三

六十四韻上

薄風午稻香來北上畱別作片帆秋雨岸孤鷗夕

陽樓

關中朱長房送予詩予絕愛其斷夢間能續窮愁遣

復來句黃六治謂馬上續殘夢昔人先之矣第曰

斷曰閒未自覺有委蛇之趣耳

歐給諫許見徐侍御詩數首如過翠溝望水簾洞

作雨過水簾雲尚濕絕峰危處客方歸寒鴉飛盡

樵歌動野樹溟濛帶落暉若峻石懸流飛揚有熊

游子驥初不卽慧父嚴督之一夕與客對酒父問能

詩乎試卽景作驥作一絕末二語待月月不來問
花花皆笑父大異之王叔宗振聞之挾以登登瀛
閣閣瞰海上適見歸舟命驥試詠詠曰駭客臨江
邊扁舟載霧返不知魚有無但聞歌長短

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游勿驚有苦雨詩東風何不放吹霧見山容余引
此以折之後與里人談始知莆中氣候獨與詩易
相反此可爲泥經者誡

余鄉稱詩自游宗謙先輩始游子騰字勿馬元封仲

露書

八卷之三

六十五韻上

子宗謙孫也近得其游子吟如別兄弟作樹未涼

風起秋聲散鵲鳴所嗟離故國不忍醉郵亭去住

皆無計開關損壯齡寄書藉兄弟立馬更丁寧

洪江晚泊作繁鏡江頭暮靄然思欲飛潮來喧出

滿酒退冷侵衣苦霧寒山隱疎林遠火微忽聞歌

款乃清夢戀漁磯竹軒宗侯朝爽樓作朱邱傍

城構竹樓蓋堞開地形全上控山勢盡西來檻外

晴懸瀑林端巧置臺飛甍與浮柱一一出新裁皆

合作鬱儀宗侯嘗爲余言游家多才士然宗謙不

若元封元封不若勿馬

游勿馬客盱江余在筠州訊以詩勿馬酬云交道殊

崇古詩情每逐新才高衆所駭謝合我能親竹雨

他鄉夢汀烟兩地春相看名下士若箇得辭貧同

鄉異地讀之每自魂銷

余客秣陵游勿馬以益藩王孫白華肇郭幼良稿見

示白華名常瀟如嶽雲圖在壁湘雨挂于簾甲乙

書從亂詩禪友或兼遠山窺屋角獨鳥下簷牙皆

佳語

露書

卷之三

六六 韻上

肇郭名常瀟防露館稿如惟鳥啼深樹間雲入敞廡

三春過大半半在雨中過偶掃庭前葉因知秋氣

來新水秋連屋孤雲日燭節夜月懷中影秋風夢

裡聲落葉如秋雨聽來不耐愁疎星河際浸明月

水中圓竹徑含烟暝松亭近水寒皆酸楚有致

幼良名常法古怨云妾思亂如絲纏綿無斷絕難將

纖纖手解得心中結山行云山谷風多花亂飛飛

花帶露濕人衣晨炊茅店烟光動散作浮雲入翠

微皆晨藥不作常豔

范漫翁瀟瀟穆穆詩亦然其苦吟稿如秋日移家人

村云肯負入山志偶來居一村綠花斜取徑編竹

直爲垣池靜容魚戲庭間任鶴翻雖非終隱處聊

亦避人喧開卷卽佳李本寧云大江以南人人言

詩躁則未卯而求時夜偽則土梗而蒙文繡陋則

引蟬葉翳目放則驅市人而野戰范生詩自任其

力之所至自得其性之所近自發其衷之所知自

適其景之所遇必不啜人殘瀋拾人賸馥補人舊

衲

露書

卷之三

六七 韻上

奢酋難作郡邑望風而竄韓仲彝獨屹然不動酋破

瀘州見書具如故意其素封懸賞格購之仲彝避

入秦至寧羌馬墮駒因作詩云馬墮駒悲何憐恨

夷隄守資爾驅二十日來生死俱秦蜀道交千里

冷風霜日摧旅寄迂峰帷嶂袂路踟躕望迥蹠遐

我心切

嶺南虛原父客秦淮暉伎王小鳳著秦淮草余旣序

之曰作鴛鴦之社主抽鸞鳳之希音矣比游五湖

過趙凡夫兄王脩徵女史詩而好之時脩徵游茗

溪畱寄以詩曰睡醒醒還睡若溪定嘗溪自懷千古意不作兩行啼萍葉隨風合花枝映水低隔江何處客凡鳥到門題蓋有史鳳迷香之想焉

許巖長在長安夢管小隱得二句云種松夜月嫌多影菰竹秋風厭有聲佳句也且有道氣後成一律云烟霞夢寐見平生買斷高深隱姓名白石巖邊茅草屋清泉溪上豆花棚種松夜月嫌多影菰竹秋風厭有聲間却當門十畝地桑麻杭稻好收成朱向之七夕生官穎州著七夕蟬語云汝陰留滯過

露書

卷之三

李八韻上

三載惟笑生時巧日同散巧天孫先不巧人生何事苦踟躕天上無人干帝澤長空歲歲守清嚴金甌疆域傳千古莫讓銀河獨滿天兵荒到處無夫婦願以餘權照寂寥七載游人家萬里何如一歲一招尋李本寧先生云古人詠七夕者敘離合悲歡恒情耳獨小雅大東篇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政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星河懸象於人何思何怨而詩人詞若有憾此與吟嚙何殊蓋憂國憂民忠臣義士無聊之極思耳向之意

如是謂之雅語可矣

吳中必住秣陵江東門陳季相每出城與鬪詩以破旅寂後一夜季相倦徑索卧具斝睡中必嘲之云我別燈花和雨坐君拋筆硯抱雲眠可知今夜華胥國也笑詩人曳白箋

南昌王孫多稱詩而康侯拔出康侯刻稿最多余愛其送謝在杭分守大理詩南詔分司擁傳踪嚴城保障建高牙漢兵據險皆屯柵蠻族依巖即住家布穀曉啼郵店樹刺桐春發訟庭花君恩懷遠多

露書

卷之三

李九韻上

寬政公暇吟詩早放衙

夏何能囑花詩云屬付花香莫過牆隔牆人在繡鴛鴦聞香只怕停針線繡不成雙不寄將來子魚喜之謂稿中第一一日車馬盈門詰之則子魚謂其詩也

湯養仍謂本朝有駿雄之空同放逸之太初卓左車以風起雲湧之氣起而震盪之今左車前丘集具在然余於集中獨愛其懷中夜夜幽花吐掌上明明素月流澗草至今垂恨髮落花猶自嫁東風山

聞宿雨春猶睡江上寒雲夜有香真可以蹴蹋一
世

諸甥黃良弼攻詩如風聲傳遠籟月色散青蘿家家
敲暮杵樹樹起秋聲莎烟悲蟋蟀月露冷梧桐室
秘初疑洞松寒竟未花露重遊魂冷月孤人影悲
又對雪作虛憲明作月著柳惟為花皆未經人道
覺我形穢矣

鄭大益字謙伯善制稅而兼工詞賦故其稿曰讀餘
中如流鶯巧囀修篁外野草閒生白石根近看樹

露書 卷之三 七十韻上

影重生樹遠望山雲幻作山又如風舞高低樹烟
籠遠近山皆出獨匠

李宗元嘗夢游一危樓問之曰燕子樓也有青衣授
笑宗詩宗定題之云家家娃館倚城開十里芙蓉
樓浪迴柳弱不堪春繫馬樓高可對月擎杯燕子
去還人在否雲山彷彿客憂哉目中大槩淮河勝
遊盡長年莫漫催後宗定游清江浦伎夏吟吟樓
壁有此詩惟問云凡仙所題問扶此日即宗定夢
日也

余里中有北山社社中刻春日閒居詩余人取一兩
句或謂太刻答之曰崔信明兆五色雀而生一生
只極落吳江冷一句耳今所取猶謂太溢

北山社刻有社草余為拈其佳句如賦得百花深處
一僧歸送僧詩張隆父空色皆成境歸心只聽鐘
如聽林希萬談智泉之勝詩吳元翰丹日晴春香
雪碎陳牧伯鳥徑亂花晴亦雨虹橋流水畫常陰
如秋日永明寺訪僧詩許岩長山門秋色在寒葉

如北原寒望詩林啓封蒹葭霜落見魚梁黃漢表
絕憐秋盡芙蓉老欲采何由寄遠情如白鴈詩盧
元禮本自霜前至疑從雪裡飛如春夜過蓮山院
訪僧詩盧元禮明月隨人松際白如春晚閨情詩
高彥升縱令妾貌花相似保得春花不落時陳肩
之殘花未解愁人思不肯風前住少時如閨三月
三日留春詩林希萬勝日重來修竹裡東風不放
落花飛盧元禮鶯鳴深樹聲猶滑花落平林影未
空如詠落花林彥式起語花開不厭早花落不厭
遲探龍得珠不顧鱗爪已

露書 卷之三 七十一韻上

絕憐秋盡芙蓉老欲采何由寄遠情如白鴈詩盧
元禮本自霜前至疑從雪裡飛如春夜過蓮山院
訪僧詩盧元禮明月隨人松際白如春晚閨情詩
高彥升縱令妾貌花相似保得春花不落時陳肩
之殘花未解愁人思不肯風前住少時如閨三月
三日留春詩林希萬勝日重來修竹裡東風不放
落花飛盧元禮鶯鳴深樹聲猶滑花落平林影未
空如詠落花林彥式起語花開不厭早花落不厭
遲探龍得珠不顧鱗爪已

匪但縉紳談詩多蜀中即游僧稱詩亦多蜀中余每以長白為首座然長白盛推扈芷偶聖僕出芷偶庵草展讀數行如送禪師還蜀是我舊時路送君今日歸又如懷故山記得別家易轉思歸路難信射鵰手張籍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不相伯仲矣

盧原父至京山與宗定結梅花社以盧羅浮人也旋結芳草社以其勤康矣二王孫至好事者選而刻之曰七子社詩選余嘗評之曰宗定如林花爛開

露書

卷之三

七十二 韻上

新鶯乍囀又如鳥道欲絕峨眉突橫康侯如雨斷山青霞催月出清冷之中每成豔境宗衍如金谷園中波斯市裏令人應接不暇山甫如王謝子弟奕奕不凡徐娘雖老丰態自佳其勤如珠簾怨婦情語多淒原甫如紫蛙江珧雕盤奪口宗之如昔徑飛紅疎楊乍綠

吳元翰詩如吳兒度曲丰韻可人林初文詩如秋風羌笛聲聲悽婉曹能始詩如隔水名園梅花盛開清韻自遠人罕得見胡彭舉四言韻詩如空山泉

響薄晚江霞章吉甫詩如洞庭雪後怪景疊出范東生詩如揚柳當風翳翳有態吳非熊詩如青猿夜嘯斷續淒人鍾伯敬詩如河朔邀賓盤餐無宿味林茂之游燕詩如瓊國夫人不施脂粉商孟和游楚詩如秣陵俊少衣衫冠履色色皆新郭聖僕詩如秋柳鶯聲聽者竦耳而惜其稀郭聖胎長安詩如遠客逢故人言皆肝膈葛震父詩如五陵俠少不依時裝束寶劍綳氣韻自別柳陳父詩田舍翁暴作封君舉止生澀洪仲章詩如名優戲單

露書

卷之三

七十三 韻上

擅場有數袁中郎詩如丑淨登場嬉笑怒罵皆令人喜王百穀詩如名士齋頭瓦礫亦作梅季豹壬寅詩如霧豹既死猶想其斑李本寧太史謂近代詩文獻吉聖之任于麟聖之清伯玉聖之和元美聖之時洪仲章曰先生集大成矣

鄭燮集云詩文有味全至者少偏至者多近日如袁石公空明灑脫恨小酸陳翁公綜博酣暢恨小甘李卓吾率真噴薄恨小辛屠緯真斑斕古色恨小

賦虞長孺雕鏤錐刻恨小苦

洪仲韋謂詩須弄韻畫須弄墨書須弄筆亦必能弄韻能弄墨能弄筆始臻佳境

游宗謙侍人范鹿字允馭少美姿容善吹洞簫能琴能書能詩詩多膾炙人口王長公贈之詩曰除却數行童約外也應事事勝方回

惠安謝允與美少年依游勿礙忠亮款款余愛而敬之近日見其詩如月色山山曉風聲葉葉秋露草生蟲恨霜花含客愁酒債寒來積詩情悶覺賒酒

露書 卷之三

十四韻上

醒真稱聖詩成自覺魔當場者恐却步范允馭之水向巴江作字流不免蹈襲應拜下風矣

來子魚有侍兒曰江娥十三歲仰事事解意能詩萬曆戊戌年子魚有守歲作江娥和之云小窻留得萬年燈惜其早卒爾

露書卷之四

莆田姚旅園客撰

韻篇中

朱淑真武林人負詩名然閱其斷腸詩集多陳氣唯七言絕句如春日雜書云春來春去幾經過不似今年恨最多寂寂海棠枝上月照人清夜欲如何中秋聞笛云誰家橫笛弄淒清喚起離人枕上情自是斷腸聽不得

金谿節婦黃嗣真初生之夕父夢人授以玉鏡因名

露書

卷之四

韻中

曰玉娘少遇子史且攻詩詩不多見如味鏡中燈云寶炬菱花共照臨影沉沉五更滄海涵晴旭半夜金星犯太陰翠袖拂塵紅燄冷朱唇呵霧碧光深任彼撩亂飛蛾撲難滅虛明一點心雖善體物亦自鳴其心耳及讀其漁村唱晚日網影垂簷江樹空晴川隱映落霞紅欲知千古滄浪恨盡在斜陽款乃中則令人淒絕矣

姑蘇陸卿子趙凡夫內子也著考槃集玄芝集與范長倩內子徐氏一時兩秀文采相映兩人又相得

最歡徐隨范宦滇南陸有山中憶范夫人詩云相
送還憐踏鴈沙相思何處望天涯無情最是溪頭
月獨照寒梅一樹花又酬范夫人詩云萬壑松風
萬壑秋一聲啼鳥一聲愁愁心欲寄憑誰寄寄與
溪頭帶淚流其韻致逼人

陸氏嘲女巫詩薛荔為衣電作軀形容應是與人殊
不知若箇為媒妁能使娥皇嫁有虞 漢女蠻言

偽作真幾回白眼望他人不須重乞天孫巧祇學
琵琶可賽神 歲暮家家開綺筵滿堂華燭晝生

露書

卷之四

二 韻中

煙五郎盡有諸姬侍會問佳人若箇邊女巫宦族
女也筆端游戲可謂無作者

陸氏贈徐夫人詩為借口脂時避飲不妨眉黛倩重
描寫態如畫

徐媛字小淑范長倩少參夫人也詩文與陸卿齊名
然徐以綺麗勝才情稍遜於陸所著絡緯吟四冊
余獨愛其別曹娘詩云木落西風萬壑幽忍將離
思為君留碧雞關外淒涼月偏向蠻雲夜夜秋
江上青楓一葉輕停撓不敢問前津山深自是無

楊柳折得桐花寄遠人又春日四弟招飲舟過虎
正詩云雨微風細漾輕流載酒尋芳郊外遊花草
吳宮渾一夢白公堤畔木蘭舟 清溪小築雨中
樓目送春帆帶雨流自古貞娘冷香骨殘英飛盡
故宮秋此四首獨以情勝即董斯張所謂其為絕
也蓋賢乎其為近體也

溫太學婦吳氏歸安公擇駕部女善詩兼博覽書史
嘗在父金陵官舍送守父允兆詩曰官舍知秋早
那禁骨肉離長江望不到風雨細帆遲

露書

卷之四

三 韻中

吾鄉黃漢薦名幼藻蘇州別駕議之女嫁林儀部仲
子丰姿韶秀十三四工聲律兼博子史所著柳
絮篇有沒之者余索之未得第所傳偶賦四景夏
景云深院塵消散午炎閨情似水淨粧奩綠池苗
荷輕風送獨愛香來為捲簾冬景云蕭索隆冬百
事閒白茅簷外雪漫漫此身香閣堪誰比曾許梅
花共歲寒詠雪云鶴舞玄空玉洞幽瓊花滿樹映
瑤樓銀城浩蕩乾坤淨萬里寒生月一鈞雨中看
紫芍藥云枚樓初下白傾城冉冉香生繡戶清厭

說廣陵春色暮胭脂和淚雨中傾恨白芍藥不開
云萬種花開闌曉紅含羞無語倚東風素妝不理
因誰倦一段春藏粉黛中明妃曲云琵琶一曲瘦
龍沙悔入官中鬪麗華萬里孤身雲外隔恨教奴
虜作夫家 其二 天外胡風滿面沙舉頭何處是中
華早知身被丹青誤但嫁巫山處士家其麗才雅
藻何減梅妃惟是妍奇貧一生寥落三十九而卒
卒時猶誦殘燈無影幢悲夫

黃漢薦有竹枝詞云家住橫塘白石磯門前春水浣

露書

卷之四

四韻中

羅衣朝來繫著木蘭棹閒看鴛鴦作隊飛 其二 昨
夜燈花燦紫缸今朝喜鵲噪紗窗可中三日郎相
見重繡麒麟錦帶雙按前一首桃花仕女詩也景
泰間紹興葛棠有桃花仕女古畫棠對之戲曰誠
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
日間重辱垂念茲持歌以侑觴連詠百絕中一首
與首作同只橫塘作東吳春水作流水見鮑異編
想好事者竄易二三字託漢薦以眩人第二首亦
古作但不記爲伊誰嗟夫漢薦真作爲人埋沒今

徒盛傳其廣安得起漢薦而問之

丘慧貞字法融建昌府丘蘭別駕女歸益藩輔國將
軍常米其詩多佳如月下溪聲云溪添一夕雨瀉
出萬端敲夜雨與君侯分韻云所欣今夕雨相對
古爐烟夏日云不知愁裏事渾向夢中過新涼晚
眺云牕陰雲忽到山霽雨初收皆廻出閨流
鄧遠游杜史夫人朱氏南昌宗室女也善詩寄遠游
詩云春早梅花風故剪秋深蕉葉雨偏警

新建文學丁立祺妻姜氏方伯春雨之女孫也寄文

露書

卷之四

五韻中

學山居詩云何必入山深居然似漢陰雨殘雲在
竹野曠日平林負郭多幽事爲農長道心芸窗開
卷罷多是聽鳴禽姜兼善制舉稅生萬曆己丑而
卒於庚申有才無年惜夫

許氏朝鮮國狀元許筠之妹也自號蘭雪主人七歲
能詩十二歲擬李長吉作上梁文藻思藉麗女神
童也適金誠立進士不見愛故哀怨每形之詩篇
余採其一二令觀者知外國有人焉其寄女伴詩
云結廬臨古道日見大江流匣鏡鸞將老園花蝶

已秋寒山新過馬暮雨獨歸舟寂寞窗紗掩那堪
憶舊游其和孫內翰北里韻云旭日紅欄上玉鈞
丁香葉葉結春愁新粧滿面貪看鏡殘夢關心懶
下樓夜月雕牀寒翡翠東風羅幙引筵侯媽紅落
粉堪惆悵莫把金盆洗急流其遊仙曲云烟淨遙
空鶴未歸白榆陰裏閉朱扉溪頭盡日神靈雨滿
地青雲濕不飛其莫愁樂云家住石城下生長石
城頭嫁得石城婿來往石城遊

周潔字玉如秣陵江東門胭脂巷人嫁京兆張羽王

有雲巢集其望秦淮云秣陵無處望離水正前流
何不教東下將心到石頭

秣陵張氏博士馮問奇寵姬也家富博覽能詩父嘗
有事繫獄問奇為解救父德之因以歸問奇余從
問奇索其著味問奇謂雜在瑯嬛集中如用古人
名詩及女史序皆其作也先以梁詩少而附益之
容分別相示越數月而問奇化為異物無從質証
今據所云擇其一二載於此山居云住山不用買
山錢起見紅藍遶碧山濤韻粼粼清若許行看淨

月印溪間寄郎云羞把梅花額上粧歌韻怯怯杜
蘭香別來肥瘦何須問繡帶而今幾許長 春來
贏得小官腰淡淡纖眉也懶描欲笑欲啼俱未得
鳥鳴花落送良宵

有會稽女子題詩新嘉驛無從問名姓故只稱會稽
女子詩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孤燈伴此身恰
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舊時春 終日如同虎
豹遊閒情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無意留與風
流作話頭 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

此詩莫把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末白敘云余
生長會稽幼攻書史年方及笄嫁與燕客嗟林下
之風致事腹負之將軍加以河東獅子日吼數聲
今早薄言往想逢彼之怒鞭箠亂下辱等奴婢余
氣溢填胸幾不能起嗟乎余籠中人耳死何足惜
但恐委身溝壑溼沒無聞故忍死須臾俟同類睡
熟竊至後亭以淚和墨題三詩于壁并敘出處庶
知音讀之悲余生之不辰則余死且不朽嗟夫婦
人負才藻如此為人作妾猶不聊生才士之蘊寶

巖穴辱於奴隸亦若是矣讀之令人淒然

徐安卿姑蘇人美丰姿善寫蘭竹梅花且善書余嘗於戚不磷齋頭見之詩亦楚楚嫁一書生以失德出之復歸海寧陳太學為妾太學就選長安安卿因與其親太學陳三押韓陳三之麗容也為其夫所執三得脫去乃率弟兄斃其夫安卿與三以是坐極刑當秋部堂上面試有詩一時傳誦今失記或為作傳謂即會稽女子之題詩新嘉驛者誤會稽女子嫁武人安卿嫁太學會稽同行有正室安

露書

卷之四

八 韻中

卿獨與太學俱安得有獅子吼耶時余在燕日擊

其事詎可以迴會稽閨秀乎

會稽閨秀

小青名玄玄傳者隱其姓或曰姓馮維揚人母為女

塾師小青因涉獵書史能詩嫁武林家公子公子

婦奇妬小青不得意死死時在壬子始十八詩稿

為婦餘妬所焚故名其稿之餘曰焚餘余采其佳

者著後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

為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 春衫血淚點

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

變杜鵑花 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

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何處雙禽

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彩也向

秋風鬪羽翰 脈脈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

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 鄉心不

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說是浙江潮有信浙

潮爭似廣陵潮 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

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詩原未

注題惟新粧一首署默默兩字

露書

卷之四

九 韻中

朱玉耶郭聖僕妾艷質善詩其空庭閒思二十首中

有云桐樹花香氣似雲最堪憐處映斜暉馮誰報

取君同賞可惜桐花滿地分又云未利何情傍晚

閒喚華遠樹百千迴侍兒不會遲留意呵叫分華

睡去來殊有韻致

李宗定姬人劉玄芝字秀生秣陵人作宮詞百首余

采其三十七首傳之好事詩云月明如水浸宮寒

官裏佳人衣尚單徧賜錦袍多得御御時穿與內

家看 桃花未落李花開艷李濃桃各自媒須惜

春風好光景等閒去了不重來 誰是官中第一
 行秋衣欲着預添香舞時能使風吹透飄出仙
 繡帶長 秋風搖落院中生刺繡佳人無奈情畫
 幌夜來渾不寐愁聽亂葉打風聲 金鞍玉勒珊
 瑚勒騎向雲車五色前斜鬢不開曾墮馬時新粧
 束髻兒偏 白玉梨花白雪香官家賜酒洗新粧
 謝恩未了傳呼急上殿吹笙學鳳皇 芙蓉花映
 遠山眉舌小如簧巧若吹暗裏隔花輕笑語乍疑
 枝上轉黃鸝翠雲裘進尚衣官聖主因憐舞女寒

露書 卷之四 十韻中

催進吳綾與蜀錦民間辛苦不曾寬 蘭湯浴罷
 試新衣著拜簾前嬌力微兩兩侍兒扶不起如山
 恩重古來稀 為言消却殺倉庚捕盡虞人調大
 烹長鎖何曾見小寵幽宮猶賜一盃羹 羅衣長
 袖製時新曾入昭陽作舞人久放筇中絨不取悲
 秋強過又愁春 珠簾乍捲水芝香水殿風來晚
 更涼對月無言看絳扇秋來收拾入深箱 白玉
 為樓貯玉姬杏花天氣醉腰肢扶牀三起几三覆
 終是嬌嬈不可持 聚聚蘭葉滿階紅老大青娥

一半空尚有數人道舊主宮桃花柳盡春風 上
 陽宮冷葉紅飄高閣朝元秋雨宵獨抱錦衾愁莫
 解殘燈孤影夜蕭蕭 燈花紫落印成煤好畫眉
 尖置鏡臺欲畫春山纖指怯愁眉畫恐縐成堆
 紫閣重重翡翠巢鴛鴦金瓦望相交琵琶聲斷紗
 牕雨欲續絃無鸞血膠 六位時乘駕六龍蒼蒼
 春色仗前峯露染旌旗猶帶濕千官早候景陽鐘
 臘雪初殘睡欲遲寒瓶久坐有冰澌侍兒忽報三
 更月已上梅花三兩枝 茶沸銅爐烟較青三更

露書 卷之四 十一韻中

夜氣冷銀屏推窗惟見濛濛月夫却牽牛織女星
 金獸頻添沉水香錦衾熏蓋合歡牀當年樂易東
 方白今夜天長不見光 雪深三尺擁宮門一片
 瑤階無履痕瞥見華清多樂事鎖簧難禁夢中魂
 小苑梅花綻九英相看忽地不勝情千重久斷東
 君轍春色綠何向內生 溶溶春氣月娟娟雲淡
 風收丙夜前玉簫何方聲漸近梅花吹散殿簷邊
 日射黃金榜上頭佳人相對不勝愁紫迴柔嫩千
 條柳惹落桃花水下流 玉墀春草傍階生幾樹

梅花四照明抱得泰箏樓上坐含愁彈得兩三聲
長毛鴉子雪兒名紅毯安眠未受驚鳥喚鴉飛花
瓣落輕狂常吠不停聲 水下桃花片片紅枝頭
判別浪頭逢非開老去銷顏色總是空園一夜風
上林百頃曉鶯啼仗下花明駿馬嘶時令當行移
玉輦歸來寢殿日沉西 轉餉民膏百萬錢鍊衣
猶冷艷陽天君王寄語裁縫女每製征袍多着綿
經樵新聞共被收白頭司馬乘吳鈞退朝才記成
都戍又報三苗奪貴州 西臺日夜進封章彈劾

露書

卷之四

十一韻中

多從口舌長市馬招兵勞氣力六年猶未見勤王
蛾眉花貌枉由然得見天顏若上天欲向良宵薦
梳席掌官常索五千錢 桃李無枝不着花粧成
輔膺闈好華腰肢好學風前柳數米何如楚國姓
如今行樂事偏優不似襄王夢裏遊雲雨巫山神
女下後身現在殿西頭 鬪草閒時共奕棋春朝
且遣悶懷思游嬉未覺迴來晚月上雕欄花影移
萬幾多暇入宮進御女行方按四時儀幸真成天
上貴輕敲檀板製新詞

林娘者漳人隨所私奔至楓亭私者爲官較所捉林
怨望作詞詞不甚暢已知所私在獄作詞寄之日
妾怨君若怨妾如此良姻成惡業昔日盤旋水與
山今日相思一指間怨怨怨復何言秋風起徒斷
魂亦有才者而薄命可惜

朱素娥名斗兒桃葉伎送所懼詩云楊子江頭送玉
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
種幾行又托所懼買束腰其人寄問短長朱答之
云寄買紅綾束如何問短長妾身君抱裏尺寸細

露書

卷之四

十三韻中

思量

徐翩翩字鸞鴻桃葉伎能詩而且有俠骨顧太學行
翩翩送至燕子磯顧持一詩扇尚空數行日卿寧
無一詩送我乎翩翩立填其白云一日發江口五
日下長洲可惜送君淚不隨江水流顧長洲人見
之驚服翩翩後嫁江陰郁文叔文叔死復還秣陵
削髮爲尼居簾子營小庵時齒髮已暮矣余每欲
同程孺文往看因循不果旋聞下世遍索其稿而
不得爲之惋惜云

徐翩翩嘗雅集分韻見陸成叔詩缺蝶淡黃裙句大擊賞卽贈以百金成叔後來萬金之富皆權輿於此時方尚缺蝶裙

趙四娘名杉姬字今燕桃葉伎所交多名士後老居琵琶巷口每閉門日閉門趙常教授女流所著詩思君若流水日夕伴行舟 送王仲房還新安慕雪江南路城孤尊酒期殷勤折楊柳還向去年枝

露書 卷之四 十四 韻中
見燕獨坐掩羅幃愁看雙燕飛思君不如燕一

歲一來歸 古意河邊楊柳樹枝葉何裊裊一朝花落飛東西不相保人生會晤難別離何太蚤昔為連理枝今為斷腸草嗟念當時歡相思令人老 和桃源人去絳帳寒云桃源人去絳帳寒強折花枝帶笑看月上梅梢空有影風吹柳絮不成團 暮春江上送別一片潮聲下石頭紅亭送客使人愁可憐垂柳絲千尺不為春江縮去舟 送張幼子還吳門花前雙淚濕衣裾把酒紅亭落日餘 此去吳天霜橋滿逢人好寄洞庭書 寄陳八玉

英時留姑蘇何事簫聲獨上樓傷心桃葉水空流 一從南國香銷後誰復佳人似莫愁 代客答曾傳錦字寄相思夢裏行雲未有期不及多情花上月隔牆偏照最繁枝 送沈嘉則游廣陵秋風吹送木蘭舟處處青山待隱侯莫向尊前歌玉樹揚州花月使人愁 憶故居柳絮香泥玉壘封珠簾深鎖暮烟濃分明記得雙棲處夢繞青樓十二重 馬守真字月嬌小字玄兒以善畫蘭號湘蘭子又稱四娘居舊院石橋輕貨重諾王百穀謂為翠袖朱

露書 卷之四 十五 韻中

家紅粧季布唯是伎籍中名最起番君額長無不知有湘蘭者余見馬姬時年已五十七猶塗脂傅粉作少年冶態是歲盡室入吳為百穀壽歸卽物化姬舊有稿二冊今散落僅見冒伯慶所選四美人數首耳中如自君之出矣不復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箇時誦之猶令人酸楚 馬大者名如玉桃葉伎脚不減老四娘桃花結子後面又雀斑矣善楷書詩英英有致國華王孫社中 人也能對客刻燭刻韻嘗有刻稿今覓之不得只

記其池頭賞牡丹詩云楊家姊妹擁佳牀露下微
聞笑語香似欲令人魂夢斷齊臨晚鏡競新粧
郝文珠字昭文珠市伎面有雀斑然爲人文弱清致
逼人余嘗在其齋頭見信筆作報札頃刻數百言
字不減黃庭信佳秀也後嫁遼左李通侯家奴邯
鄲才人爲廝養婦鄰女多惜之詩多佳不復記記
其送陳孝廉大還云無言共聽離鴻淚妾倚闌干
君上馬

郝文珠詩散失不可復得然於張隆父扇頭見其所
露書 卷之四 十六 韻中

作聽經行聊存之以當告羊云詩云年來戶外可
張羅間寂那經車馬過繡幕間垂銀蒜冷珠簾慵
捲網塵多蒙紫匣鏡幾曾理鳳瑟鸞笙絕里耳漠
漠寸心寒似冰瀟瀟四壁清如水焚香趺坐草蒲
團有身無處覓心安使君爲揭波羅諦等閑塗我
白旂檀旂檀一嗅餘馨遠彷彿鈞天奏雲獻色空
空色爾如如淨盡六根棲柰花柰花祇園常曉夢
粉碎虛空無罣碍何當長笑謝紅塵頂禮皈依觀
自在

薛素素嘉興伎有十能善詩善書善畫善琴善奕善
簫而走馬射彈則其絕技也壬寅中秋馮開之徐
茂吳大集西湖月光如水素素自秀水駕一艇跡
之五鼓會於六橋亦豪舉已嘗見其懷人作云良
夜思君歸不歸孤燈照客影微微携來獨枕誰相
問明月空庭淚濕衣

范夫人徐小淑贈薛素素詩連城聲價舊名姬養紙
芙蓉雙粉奇綠筆揮雲誇濯錦誰言蜀女擅稱詩

幽蘭九畹墨華淋走馬章臺彈撲金却買輕車
露書 卷之四 十七 韻中

駕油壁西陵松下結同心 雙鸞嬌靚步蓮生一
束蠻腰舞掌輕乍倚東風力不勝素華纖霧月中
盈 花神俠骨氣縱橫學寫蠻粧向魏城手把龍
文談虎畧胸羅十萬薛嵩兵 重開別院貯文君
寶絳千金換翠裙非雨非雲香滿路前身應是薛
靈芸皆素素實錄也

景翩翩字鶯鴻閩名伎也嫁丁長發丁爲人誣訟于
官景聞之狼狽自經因寄白巾與丁訣并寄一詩
云別君妾魂斷白巾是妾魂出入懷君袖歸來拭

淚痕景時以救而沾丁亦事白然後一年景竟死
結語遂成讖語

丁長發客秣陵景翩翩病將革剪指髮并作一詩寄
丁今眎其髮長可四尺猶光澤可愛詩尤婉致動
人詩云憶郎別時妾顏好別來日漸成枯槁大藥
由來不護身一命湏臾竟難保剪茲指髮涕交垂
千里題緘寄所思生魂死魂未與指髮長相隨隨
郎出入懷郎袖莫似生前輕別離

鄭妥名如英字無美桃葉伎能對客揮毫數百言立
露書 卷之四 十八韻中

就但齋儉故名稱稍遜湘君所著詩如花朝玉隱
鬪芳辰羣卉苗勝地足盤桓坐愛條風軟軟忘水
色寒雨中花氣發雲外午陰殘笑祝春光滿酣歌
酒未乾 雨中送期蓮生執手難分處前車問板
橋愁從風雨長魂為別離銷客路雲兼樹款樓暮
與朝心旌誰復定幽夢任搖搖 秋仲湖泛晚坐
放鶴亭訪古來尋鶴秋風透薄衣羣公欣共集一
葉思將歸坐愛危亭寂行看落木飛分題慚和雪
閣筆倚斜暉 十二詩有寄曲曲迴廊十二欄風

飄羅袂怯春寒桃花帶雨如含淚只恐多情不忍
看 燈下與黃裳話別起來粧罷即黃昏愁向燈
前進別尊最怕酒闌天欲曉知君明夜宿何村
和江清極寄來韻秋盡江南草木黃美人相憶淚
沾裳客途自是愁心劇况有征鴻喚夕陽 春日
寄懷黃裳月落西軒夜已闌孤衾不耐曉來寒君
情莫作花稍露纔對朝曦已便乾

朱馥名無瑕字泰玉桃葉伎居台州巷姿婉媚友人
曾談其私處墳起想之猶魄動初工楷書畫蘭後
露書 卷之四 十九韻中

遂能詩如芭蕉雨滴破愁中夢聽殘葉上聲新詩
題未得偏送寂寥情 賦得新月懷人萬里無雲
夕青天月一痕垂簷光尚弱低樹影猶昏別緒羅
幃冷離心寶鏡存徘徊無限意細語欲誰論 花
影繞見臨窓還傍席忽看橫檻復沾身幾欲摘來
無處補沉吟獨立可憐春
周文嘉與伎嘗在岳使君席賦詩共用池字韻周私
謂姚叔祥曰今岳氏弟兄甚盛諸君必用池草事
須避之姚試問何以押之周答予押以差池旋諸

詩果不出周所度叔祥大快之此真有想頭者今
草艸速成不求越人者寧不心愧惜余未盡見其
作惟名媛集載其詠懷一首云幾點愁人淚不許
秋風吹吹到長江裏江流無盡期其肝腸自別矣
周今歸吳江沈會元

王微字修微小字王冠維楊妓歸茅止生後以止生
視姬人楊宛厚於已遂逸去逸時匿其親金七家

三日王素居廣廈金七屋如斗猶日坐井欄讀書
胸襟出人頭地矣所著有期山草二卷採其可意

露書

卷之四

千韻中

者如左送生甫云爾別何所游月明江上舟異日

思君處憑欄看水流 偶賦月落寒流急風微桐

影斜更堪霜裏鴈飛過少年家 秋暮送蜚卿折

柳欲爲贈折時心正長柳絲渾未斷先已斷人腸

過宛叔夢聞照返江流急霜多楓葉殘年年月

光好只共一闌寒 初冬拜孫太初墓松逕看成

遠烟寒鳥一鳴應知泉下客仍在此山行 秋夜

送別握手應無語離亭日漸過霜寒天不曙月好

夢無多莫言君去急妾思逐流波 秋夜凄切秋

聲虫絡絲入檐殘月似蛾眉愁心不逐閒雲散長

比寒溝月照時 昌化道中作照返烟溪樹影斜

千山含翠暮雲遮年來已自多愁緒古道無人更

落花 新秋賦送止生東歸月落寒江烟水空荻

花楓葉自然清砧聲未動腸先斷不待孤鴻天外

鳴 官怨一往心期似夢中三春已付落花風君

王苦禁東流水舊恨新愁總不通 戲代憶昔花

前日應時今來如夢復如思縱然他日能相見結

得同心應已遲 夢宛叔泉聲乍遠雨聲聞殘睡

露書

卷之四

五韻中

昏昏夢到君最是夢醒無意緒暗推窗看水邊雲

湖上早起中流何處聽雞鳴只看船窗烟霧生

剛到五更偏睡去急披衣起已天明 懷宛叔不

見因生夢見心自愁孤枕與孤衾如何永夜曾無

寐悔向湖邊獨獨尋 同太史過湖上未幾先歸

予獨湖上苦雨感賦愁風一葉打輕鷗消受湖光

十日留閒自不留閒自住債他寒雨數番愁 代

宛叔寄止生月自明愁自生分飛雖已慣長歎若

爲情月入疎簾桐影薄幽思應怯洞簫聲 中秋

賦戲死叔霜滿枝月滿枝彷彿孤衾薄徘徊就枕
遲年年此夜翻成恨落盡芙蓉知不知 春夜送
止生東歸調得長相思未花殘惜花殘月落江潭
烟水寒離恨欲無端試凭欄怯凭欄帆驅雲際路
漫漫何人上木蘭

蔡清卿名彬別字弱雲廣陵人母夢白衣女人持隻
繡授之而生幼棄五輩父以貧故携之長安令學
歌舞清卿肝膽並裂遂失明久之夢見白衣女人
曰視我鏡旋從羣兒戲僻間摸得物之似鏡者照

露書

卷之四

三五 韻中

之雙眸復明因工琴奕蘭竹怪石尤善韻言如自
君之出矣云自君之出矣憂君結中腸縱有寒衣
寄難銷驛路霜 莫春病起春色拋人易堪憐也
病中人樓驚暗綠拂檻惜殘紅柳重仍霑雨花留
欲趁風薄寒侵瘦骨猶自坐簾櫳 覽鏡感懷怕
聽流鶯歷亂啼日高猶自掩香閨蛾眉減盡春纔
半誰寄相思到五溪 贈別二首傷情不柰出宜
春遙見離亭倍慘神昨夜樓頭好明月今宵分照
遠行人一鞭行色馬駸駸欲挽垂楊意不禁何事

橋南千萬樹能遮望眼不遮心 竹枝詞飄花落
葉任東風蝶怨鶯愁恨殺儂自是紅英難寄語枉
教人在斷腸中 楊柳春風初試小鵝黃漸覺青
青拂花墻葉亂曉烟輕帶雨花飛晴雪細生香吹
殘塞曲征夫淚描就官娥少婦救莫折長條對樽
酒堤邊都是別離腸

王素如真定人小字金哥原張姓爲人掠賣於王居
長安青樓卜介父昵之嘗效丁六娘十索詩與介
父云寒月下幽窗秋風入羅幔初起傍粧樓弊衣

露書

卷之四

三五 韻中

不掩釵釵合歡襦索君錦繡段介父喜其文雅
以薄陽琵琶婦諷之素如作天長地久詞曰羅帳
方夜永章臺日又遲並飛原有翼連理自生枝海
水無枯日南山豈化塵不須論浩劫長作合歡人
如此願致介父儻不成其願負此良友矣

在客晉產居長安青樓與姜師肯狎後師肯之友
張起叔挑之翠容答之以歌曰昨日對故人今朝
逢新好寧知眼前花不及路傍草起叔大喜其文
與定情焉

任翔雲翠容女弟也卜介父諸人嘗集其家翔雲方
按拍欲歌舊歌花非花客曰見新人不宜歌舊詞
翔雲遽應聲曰花非花葉非葉久傾情乍相接傾
情莫作負情儂相接還成薄命妾如此文情乃若
蓮花之在污泥惜夫

王金字麗生珠市伎其人白晳修艷嘗病起東馮化
之云宿疴才減喜新晴侍女添香炙鳳笙欲睡且
慵臨錦坐東風吹送賣花聲

梁小玉東吳伎七歲能詩所著有瑯嬛集二卷其立
露書 卷之四 二十四韻中

夏前一日詩云低低問春色明日歸何處是爾帶
愁來何不將愁去雜咏云憑春常買夜問月欲賒
晴接葉看鶯宿携柑聽鳩鳴虞美人云貞魂化作
芳園草不逐東風入漢宮夜舞云目送檀郎眉欲
語不知舞錯鬱輪袍皆到語

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又云貪
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梁小玉立夏前一日
及夜舞詩意本此可謂曲中偷香手也

方伯文有八音杯余嘗以八音爲詩同作者多難慙

意見瑯嬛集中自咏二首殊穩貼詩云金谷曾聞

貯綠珠石家風味近何如絲桐邀月清音迴竹遞

通泉冷韻餘匏葉行觴消壘塊土花繞砌砌瓊裾

華除塵念心如洗木筆新題錦字書 金屋何須

貯阿嬌石巖深處更玄趨絲竿釣水拖霜練竹逕

遮雲護翠綃匏酌幾行香骨醉土菘連畝野厨饒

韋家釀法還留譜木落庭空仗此銷

沙嶽名定在字未央桃葉伎善絃管工楷書著蝶香

集馮化之爲刻閨情百首如梅花一樹照清池疎

露書

卷之四

二十五韻中

影涓涓聽月移不是暗香參鼻觀渾疑萬蝶抱空

枝 今年青帝政因循小雨輕寒釀好春草氣花

香憐淡漠應知愁殺踏青人 迅速狂風捲地塵

嬋娟慙外折蒼筠香閨深處心猶怯愁殺江頭渡

水人 檢到甚廬勝槩圖峯名載道有香爐不知

石罅雲生處得似旃檀氣味無 朝來報到牡丹

開拚取紅紗護錦堆疑蝶貪香尋不得透兒衣袂

百千回 秋水澄鮮浸碧虛鷓鴣一隻下灘徐拋

將錦石相驚起恐啄閒遊比目魚

郝賽名姹然字蕊珠珠市伎麗容媚態楷書有昭文
 門風著調鸚集如作畫濡筆染羣花春工生紙上
 難描蝴蝶情兩兩飛相向 筆顏戲成欲作意中
 書須倩管文子渠亦解相思筆筆雙鈞起 看梅
 一樹梅初放三朝峰正來青尊與紅板應不憚頻
 催 夜成惟燈青閃爍斗帳錦斑糊春夢不知險
 悠然度幾山 自題畫扇水環幽澗曲山定野雲
 閒何處蕪蕭客臨風曳杖還 午睡解寇家姊妹
 嘲為破朝寒酒一盃醉眠午晌未醒來隣家女伴

露書

卷之四

二十六 韻中

偏多事憶舊懷新各浪猜 扇繪嫩絲池塘藏睡
 鴨淡黃楊柳帶栖鴉圍賦方塘檻畔是垂楊鳴翼
 斑斕鴉口黃各各夜來俱有夢不知若箇到西墻
 春陰風遞微寒入小樓添香獨坐聽鳴鳩六街
 院落燒燈罷冷雨絲絲織暮愁 夜坐東閣初生
 月一眉花叢簌簌影離離帷中侍女挑燈久夜色
 牽人欲卧遲 郊遊晴雲淡淡日暉暉黃鳥開關
 白鷺飛一路東風如有意亂吹花片拂人衣 風
 凰臺雨過荒臺春草長浮雲暗處是斜陽杏花零

落知多少黃蝶飛飛野菜香 次韻答淡如瀟灑
 深閨春又中相憐相憶夢相通穠花半隱初生月
 嫩柳難禁乍起風 題美人豈惆悵多情一見難
 海棠如醉倚雕欄恐驚花下雙棲蝶斜抱雲和不
 忍彈 東閣簷端風靜鳥聲恬東閣初暘滿繡簾
 不到小窗才兩日海棠如綺照香奩 豔辭春威
 酒力助情酣欲滅銀燈怯乍歡的一莖開兩穗
 含羞帶笑挽郎看 春初同張却林小酌賦小院
 莓苔碧漸回春風春日舉春杯閒庭有石雲常住

露書

卷之四

二十七 韻中

芳樹無花蝶偶來 秋閨清宵感感欲雙蛾門外
 西風戰敗荷秋老最傷人去久天寒偏覺鴈來多
 清嘯團團未央淡如賦名園風日快斜暉滿地春
 苔繡碧文乳燕雛鶯能宛轉落英飛絮故紛紜池
 邊瘦石森如樹天外寒山淡似雲行過小橋新水
 活轆轤聲細隔花聞
 李大名貞孺字淡如桃葉伎工畫書著韻芳集如語
 游絲作低聲語游絲勿逐兒衣袂倩子連綿情好
 把郎心繫 游絲答絲微不敵緣力妙還輪字斜

陽風起時儂亦芬無緒 留春舉袂攬東風願作
 須臾住莫學薄情郎陡地拋人去 題美人垂釣
 圖纖手約文竿獨釣清溪水爲思尺素書願言得
 雙鯉 芳樹小院饒芳樹春來花事穠夢香憐睡
 蝶魂艷羨游蜂 薄暮薄暮坐虛堂中懷殊耿耿
 清風故入簾吹我衣裳冷 午日同諸姊妹戲艾
 虎新雕巧蘭湯舊事仍遼陽烽火惡好繫辟兵繒
 春朝花下西廡日曛曬倚欄成小憇天清風力
 微花氣撲衣袂 題沙未央畫近水綠不了遠山

露書

卷之四

二十八韻中

經年房競採春花醴蜜房昨夜風狂歸不得朝來
 一箇已銷黃 晚春寄蕤珠漫空小雨細於塵杜
 宇聲聲柳色新莫道落紅無意緒撲簾偏覺惜花
 人 沙嫩以下或疑倩手此輩靈心慧性耽書籍
 如脂粉弄筆視若繡牀謂湘靈不解鼓瑟誰其信
 之錄之令冶遊者柔腸寸斷
 米元章謂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
 字臣刷字余謂今人皆描詩唯袁中郎可免此語
 能始體似描意不描伯敬似袁孟和似曹

露書

卷之四

二十九韻中

青可憐漁舟棲泊處多在酒旗邊 古意薄倖將
 何擬合淦欲問天乍同雲濛淡難望月恒圓 移
 花謔手自移萱草殿勤貯小樓間郎花與妾若箇
 可忘憂 題雲散比凝烟曉乍分積同堆絮自糾
 紛巫山有夢能留客不分人將薄擬君 春愁寄
 未央小池新浪乍灑泥暖日暉暉照畫題無奈東
 風交不得吹愁只遣到深閨 月夜有懷不見風
 前舊令君滿庭霜月白於雲仙居只隔清溪曲此
 夜鐘聲應共聞 元妹初破瓜戲胎之南窗簷下

今人皆排詩佳者爲描詩縱意自如者爲畫詩
 作詩須有警語未經人道方能得遠若拾人牙後已
 披之華何足奪目余有元日江行詩春聲得野雀
 歸意競江鴻不道芳年改還添衰髯中自謂無所
 蹈襲矣然唐太宗首春詩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
 聞劉長卿元日詩律變滄江外年加白髮中則余
 向作總不出古人範圍矣安得佳
 詩景須在有無之間著相則不佳杜拾遺繡衣挂羅
 薛涼月白紛紛此在有相無相之間紛紛二字只

可如此用之若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已稍著
相至坐客醉紛紛則俗矣

壬寅仲春西湖戲樓船鏡中笙歌鼎沸一貴人手持
檀板自倚曲忽言繁字入曲則佳入詩則否余應
之曰霜露一何繁桂枝生自直未始不佳

買鳥作詩因敲推二字未定今人輒謂改詩為敲推
又因敲推謂敲詩湯太史台州東湖詩云詩敲一
字腸俱改茗鬪三班舌幾回詩可改安可敲唐絕
之所謂卧對南山改舊詩當矣

八卷之四

三千韻中

余有寄朱文寧太史詩花樹重重團彩筆綠楊處處
絆羅襪友人高彥升謂鞞者馬貼脊物積毛而成
安有羅錦此以措大眼孔抹殺富貴景象不知宰
相賜繡寶相花鞞金鞞玉勒繡羅鞞已載韻府矣
又儒林公議云看狀元者錦鞞繡鞞角逐爭先長
吉詩銀鞞刺麒麟誰人織錦鞞則用此已夥豈盡
未見耶

余嘗有蕩子婦詩寫月翻悲月嗔君復念君新愁當
紫燕舊淚檢紅裙夢易迷蘭渚書難寄錦文敢云

心似雪留得髻如雲第三字皆用單字初疑之此
閱唐人詩如楊炯送豐城王少府詩愁結亂如麻
長天照落霞離亭隱喬樹溝水浸平沙左尉才何
屈東關望漸賒行看轉牛斗持此報張華又如爛
驄馬王勃重別薛華韋承慶凌朝浮江旅思沈佺
期長門怨蓋多有之

余作九日烏龍潭登高詩盡是它鄉客同開九日樽
登山如出郭依樹自成村遠磬過潭水秋暉半野
園霜華涼葉下澗影晚霞釀戲馬茲追勝驪駒獨

露書

八卷之四

三千韻中

營魂當筵正懷土寂寂竟何言曹能始謂余試攷
唐人詩恐成村野爾兩聯韻脚皆實乎蓋五彩成
章一濃一淡一實一虛此詩律之正法也然余閱
王德貞奉和聖製過溫湯詩握圖開萬宿屬聖啓
千年驪阜疏縱騎驚鴻映綵旂玉霜叫鳳野金障
藻龍川祥燧聚危岫德水溢飛泉停輿興睿覽還
舉大風篇又如王濯清明日賜百官火詩薛元超
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緒遂良安德山池宴集王
勃三月曲水宴陳子昂入峭峽安居溪伐木蘇頌

和聖製幸寶希玠宅張子容辟池望秋月劉長卿

栖霞寺東峰諸詩兩三聯連用實脚者蓋亦多矣

里中方園牆外盡古松中結一亭曰聽濤曾偶集作

聽濤詩聽聽初尋勝江濤若撼巖聲多出松杪秋

只隔青杉孤鶴棲春艇層山落夜帆好風吹不斷

的的濕衣衫因憶能始言恐四韻並實旋檢唐人

王維過香積寺詩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

無人逕深山何處鍾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

暮歸潭曲安禪制毒龍又如維送李判官赴江東

沈佺期長門怨孟浩然赴京途中遇雪岑參送任

中郎出守明州送揚州王司馬王昌齡客廣陵諸

詩四韻用實往往有之

七言律亦有四韻用實者如錢起登劉賓客高齋詩

能以功成疎寵位不將心賞負雲霞林間客散孫

弘閣城上山安綺季家胡蝶晴連池岸草黃鸝晚

出柳園花日陪鯉也趨文苑誰道門生隔絳紗又

如郎士元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張南史陸勝

宅秋雨中探韻于鵠送宮人入道李商隱九成宮

溫庭筠休澣日謝西掖所知諸詩往往而是

五言詩有五字皆實者如劉孝綽釣竿篇金轄菜莢

網銀鈞翡翠竿是也七言詩七字皆實則少如劉

孝威賦得香出衣云香縷麝帶逢金縷璫花玉勝

綴珠微鮑照白紵詞云洛陽少童邯鄲女秦箏趙

瑟挾笙竿古東飛伯勞歌云羅帷綺帳脂粉香只

六字實若七字實記得柏梁臺批把橘栗桃李梅

吳均行路難水羅霧縠象牙席耳

五言律詩首二句平起即宜並用平如湓城潮不到

是也然亦有路遙雲共水扣門無犬吠而路與扣

字之類多不用平以問數人皆云唐人多不忌此

亦不妨問所以然則不能答殊不知此惟一三五

七句不忌若二四六八句即忌矣如秋來未著花

年衰憶故鄉皆一定不可移易於此處苟第一字

借仄第三字即宜用平以應之如弄花香滿衣愧

君相見頻只應持釣竿是也未可槩以為不妨矣

七言律二四六八句三四平聲準五言之平起如第

三字借仄第五字亦宜用平劉滄半夜月明潮自

來却憶舊居明月溪蕭寺竹聲來晚風黃菊清籬
應未凋隔水數聲何處鍾皆足為詩家粉本

余嘗有絕句寶刀半徑氣淋漓暫逐幽燕輕薄兒平

起寶字用仄第三字即宜用平如日長風暖柳青

青是也此七言一定之法許長嘗以為言第古

人亦有之如樹頭樹底覓殘紅絲楊陌上送行人

近來中酒起常遲皆是也蓋以起句又不必拘耳

若二四六八句即難假借

刪詩正樂雅頌得所孔子山人之領袖也撤跡周流

樂書

卷之四

三西一韻中

席不暇暖孔子游客之先鋒也幸生叔簡之前吾

知免夫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今呂

叔簡謂詩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心身性命是

欲廢詩矣如欲廢詩亦必廢樂樂既崩禮亦壞禮

壞則子可弑父臣可弑君山行水止天入地中可

不照夫

呂子嘗詩是欲天一於日而不必以月以星也一於

雨而不必以霜以露以風以霧也地一於田而不

必以山以埤也水一於河而不必以淵以澤以池
以沼也時一於春而不必以夏以秋以冬也人一
於溺而不必以涕以淚以津以汗也人只有其口
其目其耳而不必有麤有須有髮也目亦留其一
耳不必有兩何以故以類推之皆無用者也

樂書卷之四 終

樂書

卷之四

三五 韻中

露書卷之五

莆田姚旅園客撰

韻篇下

吳都賦嶰谷弗能連按嶰者脫也谷者竹溝也蓋云竹之脫無溝節者故云伶倫取竹之嶰谷後人誤以嶰谷為地名丹陽記遂云採竹嶰谷致注文選者亦仍其誤

蜀都賦於前則跨躡健祥枕倚交趾余意在後則為枕今交趾在前宜云凭几不宜云枕倚矣

露書

卷之五

韻下

蜀都賦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眾夥于何不育於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碧芘消此四物正承上百藥灌叢而言草木之奇也注云青珠黃環皆寶也碧碧碧玉可為矢鏃芘消石藥皆誤旅按青琅玕一名青珠陶弘景曰琅玕崑崙上樹名黃環葛類以葉黃而圓故名黃環碧碧亦如天麻之為赤箭乎今鬼臼抽莖如箭莖末一葉如鏃疑卽此類芘消今以為掃地霜而煎成蘇頌曰舊說朴消芘消消石三物同種芘采得苗以水淋煎成者則此四物

者委皆草木注夫攻耳

子虛賦云臣之所見蓋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聳岑岑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龍池陂陁下屬江河或曰雲夢未有山所云山誕辭也余按雲澤在應城景陵間夢澤跨江南北在沔陽華容又按京山有大花園小花園皆楚王花園大花園在西門外十里許亂山下小花園在亂山中去二澤百里耳則賦言皆有徵安得謂假辭

露書

卷之五

韻下

上林賦留落胥邪注云留未詳落樓也胥邪似枿樹皮可作索攻之留一名劉子生交廣三月花實如梨八月熟味甘可食胥邪即椰子也一名胥餘音轉作胥邪耳

曹子建神龜賦嘉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託喻嚴周者莊周也周有曳尾之言曹因引之東漢諱莊為嚴故曰嚴周初學記誤作嚴州唐類函遂沿之曹子建九咏菌薦兮蘭席蕙憐兮苓牀菌薦苓牀殊無意趣菌一作茵苓一作荃若作菌荃又太直致

郭璞江賦云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江與淮泗杳不相涉此為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所誤蓋江禹時與淮泗不相通至魯哀公九年秋吳始城邗溝通江淮然亦舟楫相通而水各自入海何嘗包淮括泗也又云注五湖以漫漭漏汗六州之域亦影響之語江只跨梁荆揚三州亦不注於五湖也

郭景純江賦虎蛟鈎蛇夸言以敘水怪耳如鱗石首

鱗邵陽魚 鱗一名鱗 鼉龐玉珧 江瑤 海月土肉石華蛭江

鸚螺瑣蚌水母紫蚘洪蚶瓦屋 石蚌佛脚 蜃章

魚玄螭 鱗鱗 文鮎 赤綸 縵組 紫萊 綠苔 石帆 皆海

錯也斷不可以溷江族作者借珠翠以耀首祇欲侈富觀者對金碧而眩目違恤其誣

謝偃觀舞賦飛鈿雪落頰髮雲垂昔人稱色謂露濯弄姿月鮮珠彩者已若塗朱傅粉則亦鬼母耳况云雪落不知幾勳

後魏盧元明劇鼠賦云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按鼠三易腸為唐公房事今稱淮南誤矣

庾信鴛鴦賦共飛簷瓦全關魏官俱棲梓樹城是韓

馮今唐類函作共飛簷瓦全開魏官令人惘然不知何謂

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曰選朱汗之馬開黃金之埒曰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曰馬似浮雲向埒一事屢見不免重疊然猶意異古或不忘至如騶虞九節賦曰詩歌九節如吟猿落鴈賦曰鴈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如絲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賦曰小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則不勝重犯矣蓋子山只務琢句不

計文理故耳

宋廣平梅花賦皮日休謂鐵石心人乃能作如許媚媚語廣平立朝風節侃侃不阿可謂鐵石但顏魯公為公狀稱其快請善諱每客座聞其笑語令人絕倒則賦媚正其本色

善坊刻東坡集有評後赤壁賦者曰晉陸機云前賦已極其妙後賦精於體物

徐小淑終緯吟四本余絕愛其續春思賦恐王庾復起亦當閣筆序曰於時春也遊乎江漢感條風之

扇物悵吹萬之不齊喟然興思援筆爲賦昔龍門
年少玉藻挾天鬱彼羈懷綴茲高響旣折字而成
珠亦汎聲而當珮後有作者吾無間然至於繡閣
雙鬟幽懷萬緒經春減淚理非一端得無留欲吐
之章俟後來之秀者乎予本恨人驚魂無定載成
斯製廣寫幽憂可謂千古傷心一時遙集者矣其
詞曰迺長流而進權駕日彩以浮梁雲濛濛今輕
曳烟靄靄兮微揚維時青帝司晨女夷節鼓鶯竊
吳歛蝶翻趙舞碎銀沼之萍花散玉樓之冰柱氣

露書

卷之五

五韻下

暖平原香繁別浦欲流月姊之輝未值風姨之怒
冶遊則拾翠採珠奇樂則沈宮振羽嗟哀樂之致
懸匪一理之可研類銜傷於暮序或撫心於綺年
境何觸而非恨淚何人而不泉若閨外之殊棕羗
難得而備宣也至如金屏椒壁繡棟瓊磚若有人
今閉其中步徙倚兮私自惜簾捲水精枕留琥珀
風斜轉而吹奩月孤生而照隙豔朱謝唇輕黃罷
額池桃空紫石苔長碧羊車過而塵香鳳吹繁而
院隔何遊絲之似繞更落花之如擲舞鶯鳩其已

極慰真珠其奚益乃天遠之鳳子適月竈之烏孫
三月雪飛萬里晝昏星懸漢影旖折胡魂駭驚沙
之無斷傷芳草之盡荒俗侏僂其難接色蕪絕而
不言登別館而凍雲集眺荒野而苦霧屯羶鄉侍
寢擅酪當餐廳中鳩鵲之觀夢裏蒼龍之門睇故
國今無日知天子今少恩亦有少小容華生來婉
弱笑非蔡而羣迷腰未楚而先約芳菲菲而入宮
黨訛訛其謠誅君意不自堅君恩俄已落脩戚之
肉可糜新人之鼻幾斯鬼帝誰叩皇孫欲咏勢甚

露書

卷之五

六韻下

梳椎危踰巢幕恒撫節而骨銷轉當春而神索別
有便娟銅雀妓涼水東來寫姿媚俱照清而成蓮
各臨風而拂翠窈窕玉喉翩翩繡袂旋媚爲之氣
奪洛珍因之色墜值君王之未疲泊宿筵之半醉
態轉裾迴魂批眼刺雕閣黛浮璜臺香膩守宮之
血未乾碎寒之金爭餌痛尊酒其寂寞空西陵之
歌吹駘蕩青陽悽焉雪涕况乃初歸瑤鏡慣畫青
眉忽河關其遐別邈泗路而安之琅玕結意芍藥
贈離舉邯鄲之翠袖泛蘭陵之淺卮君啼妾拭妾

臂君持孤舟尚巖短篷乍吹草繁情而磴礫柳帶
恨而橋垂寫素懷於石閣申丹款於屢屢渭水波
今代咽越鳥吟今助悲故歡亮已矣良晤終何期
及夫秦生赴椽細君未從將千里而同子何二豎
之留儂一則故廬善病一則天涯浪蹤鑄茶夕冷
杵藥晨春錦衾橫而鱸氣歇華燈燦而樓影重憐
琴心之別鶴妒鏡背之蟠龍夢遙尋而難寄書促
往而忘封對此關關鳩語灼灼花茸何嘗不抽簪
覺短約帶憎鬆予美亾此誰適為容是以新光新
露書 卷之五 七 韻下

氣新景新愁固千悲而一族亦異感而同憂莫不
寄微情於湘女結幽恨於靈修豈與夫康娛漂瓌
流連桂舟豔曲平原之第巧笑如臯之遊夜以繼
日忽忽悠悠者哉重曰菖蘋既已廣紅蘭亦已長
浩空江兮無人邀予心兮愴悅復鴉鳩兮先鳴撫
歲華兮將往寧攀雲際之瓊枝不願河洲之宿莽
有韓娥者聞此辭乃抗音而奏陽春之歌歌曰魚
澆滑兮鳥綿蠻逝白日兮銷朱顏蕩許春愁終不
去解許春懷終不閑詐怨多而心死直歎餘而淚

斑欲知妾恨復誰是絳蓋雙蛾不似山
東方朔客難以管窺天以蠶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
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臆
鮑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此自
謙之辭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用固不得
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則
譏客之辭也或皆以為自謙或皆以為譏客皆未
考辭意也
相如封禪書諷諫之書乎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曲終
奏雅之意乎譏者不一終軍白麟奇木對諛辭滿
口佞態可厭觀者畧不及之人固有幸有不幸夫
刺秦美新文全恭封禪如伊上古之初肇雄易以權
與天地未祛雖睚眦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
剖判上下相嘔改而欺人詞復不倫其中卓哉煌
煌煥炳照耀郁郁乎煥哉炳炳麟麟諛詞選出讀
之易厭班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
而亾實殊非公論
王褒童約規世耳世人求多何以異是顏之推謂王

露書 卷之五 八 韻下

褒過章童約或未察耳

張衡爲太史令史官印日官也風后重黎古之日官

也應間篇引風后重黎二段正言其有功於世亦

以見已因藝受任亦可自見耳評者謂風后重黎

二說原非正意特見人各有能能爲此則不能爲

彼明已之能守道不能徇世也皆類說夢已

趙景真與稽茂齊書云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

西山則馬首靡託後又云朝霞啓暉則身疲於暹

征太陽城曜則情劬於夕惕

露書

卷之五

九韻下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文曰厲山之觀

九井尚穿沫水之堂七璧猶在豈非德合體氣神

降空桑蒸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今唐頌函

厲山作黃曲仁尚穿作尚蕙沫水作沫水七璧作

七璧訛矣九井者神農生於厲山九井自穿汲一

井則八井皆動七璧者鐘離意修孔子廟張伯除

堂下草得玉璧七枚懷其一意發堂下懸甕中有

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

會稽鐘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空桑者孔子母

夢黑帝使請與已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長

沙王而用神農者神農崩於長沙茶鄉用孔子者

孔子稱宣尼德合蒸民接神農神降太上接孔子

皆默默有針線惟體氣二字恐有誤第二字亦有

據豈古人用字自不同耶

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志銘云玉挺藍田珠潤隨水

價重連城聲同垂棘今本隨作隋隨之爲隋自隋

文帝始梁安得豫作隋蓋俗書傳寫之訛耳

梁南平王使蕭子範制千字文甚美蔡憲注釋之今

露書

卷之五

十韻下

獨傳周與嗣者

唐投蘇珣右臺大夫制云西京展驥道掩題與右輔

憑熊風超露寃題與者別駕事也周景辟陳蕃爲

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與曰陳仲舉座露寃者刺史

事也郭賀爲荆州刺史多異政帝賜以三公寃旒

勅行部去幘惟露寃使百姓見其容服蘇制用此

二事謂先是歷是二官也非直指右臺大夫也卽

展驥憑熊亦皆就其本事用之也今人多於中丞

啓中抹道掩風超二語失細攷耳

劉義慶曰秦鏡示余篆云常富貴樂未央長相思母
相忌按其語及篆法似唐而非秦

程仲謀有漢鏡銘作小篆云尚方圭員莫大好上有
仙人不知老解渴玉泉饑食棗游游天下赦四海
如侯王銘四句如侯王爵也但解渴篆作子渭子
者介也解之省文乎不然文意不屬矣侯篆作丑
反文也

京山見一唐宮鏡鏡有銘作楷書銘云寫月非夜疑

冰不寒影含真鹿文瑩翔鸞粉壁交映珠簾對看

露書

卷之五

十一韻下

潛窺聖淑麗則常端

陳爾雅大參有古鏡青綠可愛銘曰賞得秦王鏡判
不惜千金非關欲照膽符是自明心銘楷書似唐
或以為漢

郭聖儀有晉研背刻建元甲辰建元為晉康帝紀年
嚴感過為之銘曰土德興黑帝出陰風墨雨立爾
極背雷日月鳥跡深腹作江湖逝波疾吁嗟世同
甲子千四百

梵語如鴈之為僧婆塔之為宰堵波猶齊謂膝曰波

羅晉謂頭曰敵腦方言也讀佛經者以玉有夜光
不期龍輔珠有照乘不必魚銜今有撮其半滿以
飾文章含華言而襲侏儻是棄隋珠而買桂櫝也

世傳手狀元者云覆試出聖門七十二賢賢何德
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為題者而不知其人為
吾鄉陳實也實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與環同
邑不服環狀元迺疏稱不公 成祖詰之對曰臣
百問百答因命解縉擬此策及記里鼓論實答詳
悉竟以違 旨謫永成其軍由書 廷爭狀元云

露書

卷之五

十一韻下

後每勾補至嘉靖間有司始為請免其事奇其禍
奇不可不繫策以備覽實對曰聖人之育材與玉
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
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遇乃欲以轉否之責博望諸
徒故杏壇設科時則有七十二賢馬漢明帝承光
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枚功之典激厲羣雄故
雲臺紀績時則有二十八將馬收桃李於宮牆列
姓名於廟廊天下後世稱師道君道之極者有以
夫今自夫七十二賢之德言之顏閔冉耕雍子子

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
無待陳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謁是戒持狷介
而百結是甘有減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
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卹顏高者乎
親賢以造君子願學而為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
脫庸俗以遊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鱣漆
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尚在德漆
離開之見道分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虔或
學若子或務自修壤駟赤樂欬孔忠或道中庸或

露書

卷之五

十一 韻下

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治長之非罪冉
子季之四長固為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鄒單榮旂
或以操著或以才名公曾哀良孺原亢籍族按原亢字子籍
步叔乘或敬治已或惠及人其為聖門之傑出
何如哉究孝弟以體悉聖心遭患難而寵辱一致
石作蜀有若巫馬期句井疆縣成其人也志不降
而行不淪俗畧細節而守不詭隨申張族按家語作申續史
記作申黨罕父黑琴牟左人郢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
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孰若公夏首狄黑秦商顏之

僕燕以秦非為仁孝備而貌如愚祖鄙變而志仁
道孰若高柴公堅定鄭國樊須焉避叛兄而能潔
遵善誘而德馨司馬非與顏子柳耳至於旬茲容
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聯同姓而明臣道謂非
斯人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聞詩禮而喜得三
公西與與陳子禽耳至於顏噲廉潔任不齊叔仲
會邾巽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
與吁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為天下萬世之所崇祀
者也復自夫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滅羣雄除苛政

露書

卷之五

十四 韻下

當夫斬將奪旗攻城畧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
尤為特異者果為誰哉首建大策以光復為必可
為鄧禹壯矣然鎮守河內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
有寇恂乎八戰八克以敵國為不足謀吳漢勇矣
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
衝千里彎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
匹美矣憂國奉公善待士卒自古惟仁將能之而
祭遵王霸克追焉耿弇決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
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

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
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而邳彤萬修運奇掌
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杜茂
應赤符而擊五校矣乃撫劍抵掌志馳伊吾之北
者臧宮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斬王郎矣乃
善治障塞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鐔也景丹傅
俊李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參帷幄之謀為功不同
而其策立於當時者要皆從王事以有終者也朱
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建

露書

卷之五

十五 韻下

不同而其効力於王國者要皆為社稷之翼衛者
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申黨旅按
載有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
成都廟壁所畫有蘧瑗林放二人夫三人者將以
為是則德業聞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
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如此耳又謂二十八
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四人者將以為非
則并畫於臺一體崇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
方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
名世之出每待王者觀聖廟者甚毋以七十二賢

為絕德當如宋邵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
與夫從祀之列觀雲臺者甚毋以二十八將為奇
功當如 國朝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 帝衷而
得與乎畫圖之選者哉旅按七十二賢與今賢宮
所祀同但顏子賢宮作秦
祖以顏子在四配也校之家語則家語有曾參曾
點顏繇顏刻秦祖薛邦惡賈申續孔弗九人而無
顏高孔忠鄒單申張鄭國五人曾點顏繇亦弟子
後以配叔梁紇曾參亦在四配宜不預此列今所
祀亦後人以
意為更定也

朱侍御

吾弼

露齒祝給諫

世祿

題其小影曰不言見

齒言則見心

露書

卷之五

十六 韻下

屠緯真鴻苞是百衲衣又是寄售骨董肆雖云富有
皆非已物不如袁中郎狂言一字一句新意錯出
足以解頰

袁中郎方伯文各有華嵩記或議袁作余答之曰方

虎頭寫照神態畢具袁探龍得珠何顧鱗爪

黃嗣真薦夫疏中云抱布買絲擬逐蠅頭之利中流

夫楫遠與魚腹之悲又云江邊收骨雖與視之來

歸地下修文慨游魂之何在雖稍遜唐韋氏亦酸

楚合作韋氏杜濟婦祭濟文一朝孤立更復何依

魚失水而鱗悴樹無根而葉萎更有婉致耳

徐德瑛字雲卿徽丞廷龍女余從嫂元瑛之季弟元瑛博覽經史子集數十部皆能朗誦余諸父新寧公作文用史漢有疑事嬾於按本每遣婢問元瑛元瑛曰在某卷某板作如是語按之良是第不能文及作字德瑛善臨池草書絕象其父而博覽更過其姊作詩最悽惋作讀史及論卽老吏斷獄不如也生平著作最多余裁得其一賦一詩一書四贊三論八讀史當搜其全另刻以傳今姑摘讀史

露書

卷之五

十七韻下

之一令雅士見其一斑馬其論楊廣云亂臣賊子昏君暴主自古有之未有若隋楊廣之甚者考其二十年之間奢虐凶忍惡醜滔天雖古昔不道之君如三代之桀紂幽厲秦之政亥漢之桓靈宋之駿昱子業齊之寶卷北齊之高洋湛緯周之贊陳之叔寶無下兼而有之而其悖逆過之迹其罪惡神人共憤開闢以來一人而已當時不能聲罪致討肆諸帝朝固爲可憾後世君子始正其弒逆之罪大書于冊似可以少快千古之憤矣然弒逆之

罪遂正而誅討之義未盡予不能無疑焉何則吳楚先王之封國也賢君數興春秋以僭亂之故貶而夷之今廣也弒父殺兄僭于天位豈吳楚僭亂之比哉乃以一統受授之例書之何歟豈不以天下混一統當在隋不得不以一統之例書而君之誠如是也則孺嬰旣黜居攝卽真漢氏之統固以革之新莽矣而作史君子乃於莽則削其帝號不齒於正統之列者豈非以莽之篡竊爲後世僭亂之首故特貶之以示戒歟夫君親無將將則必誅

露書

卷之五

十八韻下

三代以還未有以臣弒君而奪其國者有之自莽始也亦未有以子弒父而君天下者有之亦自廣始也雖其爲惡不同然其亂天常而滅人極爲萬代首惡則一而已今也於莽則貶而名之於廣則君而帝之是君臣父子有二義也如以廣雖可黜而國不可以無君則莽亦常君天下矣天下固無無君之國而豈有無父之國哉彼不親其親人安得以君君之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夫以廣之悖逆暴虐人不能正名討之生前而作

史君子又不能舉春秋之法誅之於死後顧乃拘之於歷代傳受之例而君之帝之儼然兆庶之上是舉中原之地皆為無父無君之國而胥為夷狄禽獸之域豈不大可憾哉或以為當時天下混一隋氏之君非廣而誰今削廣而何君乎曰削之以其悖逆以示隋氏之臣子不得以君父耳而非以為匪隋氏之君也其義亦始王莽而已矣宋元凶劬弑君父而自立武陵王舉兵討誅之然邵之僭位亦有時矣作史君子亦不以僭也而遂以宋主

書

卷之五

十九 韻下

書之而必正其名及廣之時羣盜蜂起不曰反而曰兵起亦以明廣為隋氏之罪人而天下不得而君親之耳廣之漏網視劬頗久而被禍一也而其書法獨異於劬斯予之所憾也至於隋之臣子猶有可言者訓有之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夫以廣之弑逆昏暴而為之宗室為之臣子者皆默然坐視甘於秦養罔恤君父之難迨夫虐焰燎原然後乘時奮起互相吞噬以塗炭生民而討賊之義無聞焉揆以大義寧

能免於素王之誅乎凡士於其朝者作史君子皆宜斷以從逆之例若楊雄之死曰莽大夫春秋之義其庶乎

馮問奇姬人張氏家故齋書架滿四壁張氏得縱覽即女史序觀之博雅見嘗一得矣序云批風抹月鼎呂屬于騷壇袁正鉞邪刀球歸于椽筆余女子也借定石渠無逃越俎纂修彤管或免曠官二十一史有全書而女史闕焉掛一漏百拾大遺綴飄零紙上之芳魂冷落閨中之玉牒是以旁撫羣書

書

卷之五

二十 韻下

羣為八史顯幽悉闡鴻細僉收亦香奩之水鏡淑媛之志林也一外史夫仙風道骨女流正不乏人霞珮瓊裾根器多能度世故練形蛻去標塵外之烟姿持鉢皈依印法中之正果直毛女麻姑已哉二國史夫媧皇鍊石補空重新世界金輪河魁運手輝赫寰區代有聖神制多媿政千秋生色萬姓式靈亦并黛之義軒珮環之姚姒也三隱史夫烟霞結性耻嗅羣羶蘿薛為衣生憎俗膩如接輿婦於陵妻鼎鼎可數洵貪子鍼砭廉夫鼓吹雲中白

鶴天半朱霞不令巢由傲色園綺占馨矣四烈史
 夫剛腸所激何難捐脰明心正氣常轟亦可全生
 矢節嘗橫襟而覽擊節而嘆何烈女之多奇也從
 容慷慨各呈夷峭之標玉瑩霜嚴俱現孤貞之致
 獨睥陽齒常山舌子卿旄節已乎五才史夫無才
 便是德似矯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論乃
 知巧心潛發藻思颯飛著作勒丹青結撰潤金石
 獨照之匠大雅之宗千秋來大家惠姬輩未易彈
 指也六韻史夫名媛高翁名受玉之鴻篇此女幽
 露書 卷之五 二十一頁下
 棲剝敲金之秀句冷堪捧腹凄欲斷腸汰其繁蕪
 茹其精液傾崑取琰倒海探珠詩窮寧獨勇于耶
 七豔史夫苧蘿村中驚琪花之絕代芙蓉城上咤
 異采之如神是靈氣所蜿蜒江山所勃宰望而魄
 落見則魂穢就令叔寶璧人平叔粉郎並立西子
 玉真間恐消滅無色也入誠史夫桑間濮上並厠
 關雎冶女浮風可砥芳潔婦人之駘軼無檢者豈
 少哉人生于情而節情乃導情誰能無欲而損欲
 勝多欲摘為女戒是慾火坑中清涼散也嘻世有

知我者其目余為女董狐

露書卷之五終

露書 卷之五

二十一頁下

露書卷之六

莆田姚旅園客著

華篇

初念者真也轉念則妄矣初念者人也轉念則禽矣人欲不為禽保其初念而已

鹿戴瓊而角斑魚含珠而鱗紫有諸中者必形於外春草拔之復生及其霜飛露零雖日漑之亦萎列子曰終者不得不終猶生者之不得不生有味哉其言之也

露書

卷之六

一華

聖人者以其能照照由於明明由於靈靈由於虛虛由於清不清何由虛不虛何由靈不靈何由明不明何由照心一清即能照矣非清而始虛虛而始靈靈而始照也清心由於寡欲今世之寡欲者誰與

養心者必有事焉而勿正至矣盡矣不有事則忘正則助長忘為頑空助則執妄為真認賊為子矣

古之人得之不知今之人失之知何則今之人問以修身為本知也問以身若何而修則不知矣問以

致良知知也問以知若何而致則不知矣蓋不知則求求則不知不知則不求不求何由知是今之人以知鑿其不知也

求心者求之有路入之有門處之有舍今世亦知求矣得其門而入焉者寡何惟乎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一僧方靜坐胡覺來問何以故僧曰冀來生託生善地耳覺來曰修行冀證無上果乎若云善地不過託生公侯家富貴必淫逸再生反墮落矣何用修

露書

卷之六

二華

為

管仲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關雲長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語雖同指則異

漳之節推聚講有云心體活潑鳶飛魚躍節推詰之曰鳶死魚烹後作何景象其人語窮寧洋一道人起而答曰鳶飛魚躍心體本空鳶死魚烹總歸於空

林兆居問道卓小仙曰日月顧林三教詳之三教曰日在月中兆居又問小仙曰水火顧三教詳之三

教曰以水剽火兆居不達三教曰日者火也月者水也聖人之火在月亦不滅亦不滅而其下者火在日懼其熾也最下者火在目任其熾也旅按此坎離之說也周易上經終之以坎離下經終之以既濟未濟卽此意矣

登泰州門樓下觀世人膠膠擾擾超然有出世之想姚子曰若能常葆此念則證彼岸矣第恐下樓時依然一世人也

有金則妄想繁生是富者濁性之昏途吾從有欲以觀其寂矣金盡則萬念俱寂是貧者證道之寶筏吾從無欲以觀其妙矣

朱元晦謂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引月影在盆水除却盆水月影匪歸却月裏花落匪歸却枝裏明年復生這枝按此終是道問學意未見德性耳卽其言而詰之盆月除天上之月亦除乎花落明年之花未落也匪歸根而何

陸子靜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靜坐先得此心薛文清謂如其說未有不流入禪者吁心學失傳

露書

卷之六

三華

久矣靜坐輒疑爲禪然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宣尼語也禪乎世儒推尊元晦朱之言曰靜而常覺則朱亦禪流耶是計其人之殊而不計其理之一矣

羅文莊謂胡叔心力攻禪學以想像二字斷之難服其心因謂禪家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余按文莊初有得於禪學故見其妙後爲語錄所誤遂貶其辭若曰所見者迥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則明德之註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一虛靈也在吾儒則爲明德在佛則爲光景在吾儒爲具衆理在佛爲非性之理抑何舛歟

林緝熙陳公甫門人也緝熙寄書云端默論月從此得些光景何氏疑此爲佛氏頓悟之說嗟夫心猶鏡也塵之則蔽磨之則光端默得光下鏡藥之效也而輒疑爲佛則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亦頓悟者

露書

卷之六

四華

流歟

王文成謂知行合一世多疑之謂良知卽天理則羅文莊攻之不置薛文清曰體用一源不可分而爲二又曰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文清之論何殊文成今不攻文清攻文成蓋疑文成爲禪疑其人遂疑其言耳

論者曰道之道能生天生地生萬物者詩人已說無聲無臭非佛所謂玄者乎聖賢深懼玄之爲害亟亟焉欲人反諸身而求之孔子曰仁遠乎哉吾欲

露書

卷之六

五 華

仁斯仁至矣子思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孔子子思孟子豈不知聞性與天道而立言垂教只在夔倫躬行上如先生者獨指未發之中而曰道必求其玄而後爲得道所云先生者指薛君采也夫無聲無臭卽指爲玄是古聖賢皆禪流矣又據所引且指仁與道爲躬行矣不知仁爲何物道爲何物反而求之不得又非玄乎况人之一身耳目口鼻已不勝玄而論者反以爲近信乎心學之失傳也

胡叔心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放心自收德性自養孟子以求放心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嗟夫心是何物忠信篤敬是何物忠信篤敬非心與參前倚衡非求與抑亦不思矣

胡叔心曰今人言心學者便欲說靜又曰彼信以爲靜時真無心與理矣於乎未涉靜境寧知靜趣靜如伏卵安得無心靜有焉飛魚躍安得無理若無心與理無所知覺謂之頑空不得謂之靜矣

露書

卷之六

六 華

羅文莊斥王文成良知卽天理之非曰今以良知爲天理卽不知天地萬物皆有良知否天高也未易驟窺山河大地吾未見有良知也又曰雖頑然無知之物而此理無一不具不然卽不得謂之各正卽是天地間有無性之物矣姚旅曰天下無無知之性亦無無知之理天與萬物之有良知最爲易見山河大地雖未見有良知却見有良能天下寧有無知之良能蓋有氣者方有知儻無良知山河大地寸寸灰矣

山川大地未見良知然有神焉無知而祀以爲神是

罔也有神而謂無知是誣也或曰神亦司山川大地者耳豈山川大地能神耶然則吾身一塊血肉耳神寧外來司舍蓋吾心之神也

謂人無知乎言言默默行行止止各因乎時謂人有知乎不期言而言不期默而默不期行而行不期止而止若非知之所能卒辦也惟地亦然生長成收各因乎時又生不期生而生長不期長而長若有神存焉或曰天以四時運於上地應之耳於地何與答之曰天以四時運於上頑石枯株何獨不

露書

卷之六

七 華

應或曰應者草木地何能應答之曰草木非離土而生地益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

羅文莊曰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曰不思而知必中禮禮非天理乎是良知即天理也羅子行之而不著

或曰孔子教人只在躬行實踐孟子便云必有事焉而勿正令人把捉不得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孔子語也今試問心在何許仁在何許若何為違若何不違及而求之於何摸捉蓋心學久廢講學者徒

事口耳遂昧操存

或問呂子曰見先生而退心即廢弛何也呂子曰見我時一心退時又一心也姚子曰呂子之言二心非也譬之田有人則治無人則荒只一田耳

或曰子規呂子之言二心書云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何也曰而聞夫晴天雨天乎

李中丞講學動稱修身為本後謫戍閩中過莆中猶張黃繼姚子曰心猶未正

屠緯真曰人生飽煖煩渴非沃以涼漿則迷悶欲死

露書

卷之六

八 華

子謂衣食急涼漿遂可廢哉姚子曰屠子之以涼漿喻道非也蓋道者人之衣食過不及者煩渴也而智則涼漿也故非涼漿無以解煩渴非智無以入道

世以佛一死生捐形骸為虛空不知人之為累只此死生未舍耳因是而貪欲戀羶昏暮乞哀何所不為死生一舍則孤雲野鶴何修不得由是家化則家齊國化則國治天下化則天下平若以佛為守空未能及物則吾儒之道政齊刑所得幾何又進

而道德齊禮時雍烏覩

道者海也孔老佛者江河漢也江河漢雖異名其為

水則一其歸於海也亦一蓋不可執江以訾河漢

矣

孝出於世家子弟者蓋多以其習聞禮義也亦有出

於鄙野則仁義之根於心者不容過絕也孔道猶

之世家之孝也佛道猶之鄙野之孝也不可謂鄙

野有間於世家矣

孔釋異地其道寧殊今不求其道以治心惟計其人

露書

卷之六

九華

之異同猶香蘇豆豉均足發汗今不計愈病只執

其藥之異同議藥未一人已斃矣

孔老釋迦立言雖殊為教則一余以為轍迹周流孔

子聖之任也和光同塵老子聖之和也出離生死

釋迦聖之清也合而一之謂之集大成

今講學之符不務為人而務為道猶之種樹不澆其

根

黃鵠游雲氣熙黃壤陂澤是娛林臯亦適蓋無往而

不得醢雞盎詭為天酸味是甘盎詭之外即斥為

妄此學士拘達之分也

今夫鄙野之人見父箕踞見客則鞠踞非疎親而親

疎愛有所玩矜於所覩也使客與居久亦必箕踞

矣

鄙野之人得一物則必遺親不遺客客與親閱則不

右客而右親向不愛今何以愛向矜今何以盡忘

則天人之別也

今天事親者有供具而畧文飾宴客則供具與文飾

並隆非客厚而親薄事親者真心敬客者情貌也

露書

卷之六

十華

事親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夕視寢朝問安膳必視

飲必嘗有慶事則必召客可謂恭隆矣然親欲私

所愛則忿然作色禮恭隆而孝衰者何禮者忠信

之薄也

鸞之雛為風所墮彷徨欲死父母之愛子者亦若是

矣烏之雛拆足母為合食雄為撫摩世人之愛妻

子者亦若是已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為君子言也若庶人則不如矣

或謂余曰人之為人恃有此五倫今只有半倫奈何

問故曰今所存惟夫畏婦半倫耳餘盡土直矣余笑而無以對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今豈得其化而牡隨得其牡而牝逝不亦牝者馳牡者逐乎今聞夫畏婦不聞婦畏夫婦一呼夫百諾不亦婦者倡夫者隨乎

妻子者繫驢之楸朋友者繫舟之戕

余在洪洞促裝將歸夜夢臨流濯足旋而清風吹波濕履余舉而穿之臨行口謂心曰濕履猶穿惡無

露書

卷之六

十一華

禮也

呂司成於金陵鷲峯寺講諸部郎就聽呂修容主禮請上坐諸郎謙讓呂子曰如此將無道義之交耶今人知有軒冕不知有道德盜跖衣冠莫不羶慕焉

西人而孝友敬之者寥寥也見枯木則踐及其雕爲社主也則僕僕然拜枯木不異而懼其禍福則異故耳

瞿塘壁立千仞斧鑿之痕猶存非神人不得爲爾姚子曰上古之人神中古之人人末世之人鬼

胡覺來問動爲陽靜爲陰是矣又曰陽爲君子陰爲

小人修德以靜爲主今日陰爲小人則靜卽小人

耶姚子曰小人陰險君子光明以其德象陰象陽

非謂陰卽小人陽卽君子也

飛魚如豚食之可辟兵是人之力不如魚草曰嘉榮

食之不畏雷是人之膽不如草

魚不見水龍不見石鬼不見土人不見風余以爲人

不見禍利之所在雖禍若丘山就之如飴

鬼不畏符只畏唾人不畏辱只畏妻

露書

卷之六

十二華

積財而不解用亦猶藏茶與藏曆也

民生猶蝸牛然蝸牛緣壁不枯不已世人務利不死

不休

歐陽給諫嘗夢云世人營居逐室不啻燕幕蜂房

木非無耳豆非無目也而聰明則并履非無齒鞋非

無鼻也而臭味不辨燈非無心也而善惡何關爲

大而下同木石乎何以人爲

枯樹復生者仁在故也不仁之人雖謂之生吾不謂

之生已

今世怪恪或問之曰吾學聖人一介不與問者因曰
子能一介不取乎曰未也問者曰然則子只學得
一半聖人

古之人一介不取易一介不與難唯其難所以易今
之人一介不與易一介不取難唯其易所以難此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古之人儉今之人鄙或問曰儉與鄙異乎曰異儉者
躬薄而豐人鄙者躬厚而嗇人故儉者必能舍舍
則清鄙者必吝吝必貪謂鄙之人不貪是謂鴟不

啄腐也

今人動稱神聖弟視顏閔聽其言則是效其行則背
作聖在於人舍人而求聖是執錢牛而跨瑞麟也
善哉曹元父之言曰聖人不求為聖只求為人吾
人不得為人遂不得為聖

見燒濕薪誰能不悶如不得已猶之可也乾薪在傍
悶當何如天下之燒濕薪者多矣然皆意得人知
諫之以為謗也則天下之譽濕薪者亦多矣

斲一臂與之天下愚者不受也沈於利名逐逐弊軀

而不覺斲臂顯弊軀隱耳世人見顯不見微視身
不若臂悲夫

笑亦有時矣喜笑者足以自禍不笑而笑則足以禍
人千金買笑不得笑跛者無錢而得笑反以為怒
買者何心怒者何心平原斬笑以謝跛謂之好士
幽王以國而償笑謂之昏君笑之無益如是而世
不吝千金者則閻王押到錢也

人終日攢眉作苦以求樂耳轉求轉苦終無樂期人
能奈苦不求此樂信境行去轉無拘束觸地皆樂

境矣故夫逐逐營營者祇自苦耳亦何益哉

人皆愛死然以元氣佐喜怒以元神營無益是以愛
死之身而作催死之事

梁武帝之囚頂水不溢奏樂不聞愛生而畏死也今
粉黛成列絃管晝夜不但不守水而且簾木是以
愛生之心而行買死之路

鼠去勢則忿而噬鼠鴈孤飛則哀而警鴈
交惡人若養蜂然得食幸螫為幸然亦未有不為辛

螫者

蜀猿談經羅先生汝芳習之因問何以不作人身猿

答人身不易得然產兩子之狐欲得其皮又不願
爲人矣

孔子曰仁者人也世知仁而未知求仁自孟子曰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世始知鳴鼓而求
亾子

孔子曰好學曰無終食之間違仁世知求仁而未知
所以求自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世始如昏之得燭如濟之得筏

露書

卷之六

十五華

燭原有光點之始明關中馮直指云人人有心人心
如燭宜尼爲人點燭耳

滕侯問學答之曰古之學非三墳五典心學也求其
放心之謂學無須史達仁之謂好故哀公之問好
學而答以不遷怒不貳過也心定始不遷心一始
不貳定與一則好學之功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學好則忠信保而人不好則心漓而禽此仲尼
日競競而非以好學耀人也

善學者修內以攝外修外以養內不善學者修內而

遺外逐外而忘內善學者日樂不善學者日喪

道之未得也欲無情道之既得也欲有情情之未生
也心欲冷情之既生也心欲溫

聖人之言爲明道今讀其書者以求利祿耳猶佛之
教在空心今禮其刹者以求福利耳

或曰古之質美曰忠信今之質美曰聰明姚子曰昔
之質美曰聰明今之質美曰智巧

古之學者能行而不必能言今之學者善言而不必
善行

露書

卷之六

十六華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顏子介曰古
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可以觀世矣

聖人師天吾人師人師天故天地位而八卦顯鳥跡
著而書契興師人故以書籍爲矢孔顏爲征道德
爲錫若挾詩書以筮富貴口聖賢而行梟獍師也
而失所以師

夢者迷路不知身在家中比寤而始喜學者迷途不
知道在此心何異夢者之未覺乎

接樹是教紅白是性紅不可使白苦可使甜則接之功也

謂雷脣如丹目如鏡毛如牛角人弗敢辨也謂兔有角龜有毛則羣爭之矣何則龜兔可見雷不可見也言行亦若是已今之談道者言則言矣行稍匿焉其孰信之

見人衣汗未有不樂告者見時文則否衣污見告欣然濯之詩文有疵聞忠告必怫然色變若身見撻焉

跡書

卷之六

十七華

吾鄉周瑛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密戒之曰汝第舞若樹葉落地則答汝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終不能動見守心者非邪所能惑

蕭汝芳初在太學日閉閣靜坐臨試只看唐詩數首或以爲言曰三試文機盡在此詩

樹果者生髮挂樹鳥不食實爲政者誠誠立刑不試而民無干紀矣

人先偷果禽始爭嘗上先偷而下始有嘗法者矣

彩鸞臨鏡見影而舞銀杏臨池照影而生上誠感而民式化捷於谷響矣

樹一移則悴再移則死治民者如護樹可也有種新柳者令僕守之經數日不失主異其能守者曰吾夜拔置屋內耳防樹則未失而樹無生理矣今之牧民何異守樹

今之官民者若養蜂然與蜂爭食貪多者並亾其蜂使虎牧羊使狸牧雞理家者不爲之

跡書

卷之六

十八華

馭馬者先嚴下數鞭後鞭方舉馬即迅步先以寬後雖加鞭頑然不聽矣有所玩也然此中馬耳上馬不待鞭下馬日加以鞭無益也余以馭馬得馭民狐爲人生子猶欲爲狐狐之心未變也爲民父母而搏噬小民則虎狼之心未忘也

東土有仕西土者爲妖所翮因棄官歸及東境妖不敢前問之曰此間城隍嚴嗟夫神弛而鬼有跳梁者已

人皆可爲君子又皆欲爲君子而不免小人何則陶世者未得其人耳譬之婦人貴賤由夫又如卒伍

勝敗在將

渭南史愚父直指云曩按楚楚中循吏僅僅兩三人
余答之曰吏由人品先有人品後有循吏直指曰
善哉言立品也

莆有賣螺公方面巨眼瓠肥漆黑聲如銅鐘能止小
兒啼小兒啼父母輒曰賣螺公來矣兒識不識皆
即禁聲賣螺公賣螺輒以杖隨見驕兒教之揖揖
教之拜拜兒不敢轉視蓋先聲足以奪兒之魄也
今四夷多故廟堂不求先聲之士何智不若止啼

露書

卷之六

十九華

也

倭迫雲間充一指揮從軍每出即先以白旗倭見白
旗皆相披靡一日易以赤旗遂見害於倭蓋白旗
者指揮之先聲也失其先聲與庸人無別此倭先
嚴而後易之也國家不知重士猶用指揮而不授
以白旗

韓求仲曰目不在面而在足何益賢不在國而在野
何益又曰吾不積賢猶止費人所積非賢必至費
國姚子曰有國者當深長思

露書 卷六

魏懋權曰邊疆以敗為捷廟堂以賞代誅姚子曰閱
今三十載時事又可知已

古之設官以為民今不為民而為君古之設官猶為
君今不為君而為貴人左右夫設官而至為貴人
左右則操燿之徒也有中飽耳尚為國乎
吏為民者忌已為君者樹已為貴臣左右者固已已
彌忌彌尊彌固彌解

水龍之國也蛟決隄直以為龍困而蛟並困焉不知
水亦蛟之國也

露書

卷之六

二十華

魚者所以養鷺一日百魚而分十鷺鷺必肥一日一
鷺而總百魚鷺必死鷺知所養不知所害
養鷺者不以踰尺之鯉養鷺者不以針芒之鱗擇所
任也

之取瑯琊裝洗硯童惟弗潔之慮墨繡黝漆可鑿頓
失其舊之筠陽借宅栽柳慮不垂楊耳俄而垂楊
也主人長鬚唯嫋娜之嘆悉剪其絲任國家以豎
儒何以異是

李本學垂楊也焦弱戾墨繡也不免宜夫

六二二

官欲清乎清矣而不免以小節見訾是求千金之璧而責以微瑕也

官當職耳當矣而猶訾以宴游之適戶外之屨是得馬千里而數其蹏齧也

今世之求人也若木必直幹而無曲枝若水必平流

而無波濤湍激若人必飯食而無酒飲嗟夫難矣

今清如伯夷不以薇蕨遺人必羣譏之曰有國而不

愛盜名之筭也今才如謝玄却肥水百萬之兵不

以紫羅編餽世必繩其後曰此挾伎而從其叔者

露書

卷之六

二十一華

圍棋而失墅者則宜太后髀加於身之說也

蟬之清無益於民也循猴之伎無益於國家之事也

螻蟻之陳無益於邊陲之計也世皆悅之有所以

娛已之耳目也

狼貪獸也使復盜隣之物以與隣人雖不喜亦不噴

也使盜已以與隣則挾弓抽矢隨之矣使盜隣以

與已則伺之唯恐他適貪一而好憎屢遷者何也

已與人之別利不利之分也以是知狼不自貪固

有縱之貪者使一挾弓之心天下無貪狼矣

古之人以忠信待人正所以待已今以忠信待人則

人盡鬼域何則彼得以忠信先嘗之也以鬼域防

人則人盡忠信何則鬼域無所設施矣人之以鬼

域待人也哀夫

下之爭也激於氣爭之不已也釀於上之不斷

劉曰寧曰吾未見耳目關于面手足關于身曾子曰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意惟劉子

得之

蜻蛉食蠶蠶食籠籠食蜻蛉物之相制有如此

露書

卷之六

二十二華

者弱肉強食者可不鑒與

韓求仲曰無事既苦其分有事又虞其合善哉其言

民心

力用之不加減不用不加冬鳥獲一日舉數千鈞力

故在也終歲不一舉力信故也居高位怯一啓口

一舉手以薦賢者亦未審乎此矣

花彌開香彌遠開彌少香亦彌歛不開則膠膠乎無

香矣人之好賢好賢之名亦准是已公則大則遠

私則小則近

人之怯恩澤惜齒牙者恐損已名位耳然喜士無如
王元美元美名益大位不為益小不及元美者身
名亦限之如貨之售直不爽秋毫何則天道虧盈
而益謙耳彼喉響繞絕聲華俱寂草木同腐者惜
夫

張職方書楹曰所識窮乏有得我我必不為或聞之
問曰張子隱者乎曰析圭也或笑曰張子方乞墦
不暇何有餘澤分人

穀城于相公子夜夏歌舍桃初作花畏恐傍人見今
露書 卷之六 二十三華

日食舍桃空條誰復盼姚子曰居當路恡恩澤者
讀此可惕然矣

屈原宜放馬遷宜腐傳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觀其經觀其書不亦然乎

韓子曰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余謂屈原亦然
司馬遷為侍中絕賓客之知及下蠶室左右不為言
宜也乃云交游莫救視不亦背乎

楊雄劇秦美新胡正甫謂雄卒在莽篡先此文或出
於谷子雲黃侍郎紹夫作文辨之甚悉雖然雄諛

莽當一歲九遷何為官之拓落

邢性之問二疏陶令賀監俱知退者有軒輊乎曰二
疏老而避禍知章老而好名唯元亮一段真隱有
難對人言者

范丹看姊病姊留之食出門留錢而去姚子曰范丹
能作劫

王戎持籌鑽李率多鄙之第父卒却故吏贈賻數百
萬又能却劉肇筭布顧其人非儼觀者比傳謂王
室將亂與時浮沉有以哉不然竹林之賢羞與比
肩已

或問曰唐太宗為秦王時弟兄謀之不較則不有身
較之則有蠹天倫如之何曰不為舜爾舜棄天下
猶蔽屣也

張邵官舍紫荆半歲榮欲發因旱而含英乍落半後
發過雨而爛目悅心盧觀察曰花未有不發者姚
子曰花之開落在雨雨與不雨則遇也

或問人有方歿而名登賢書者何曰條去幹而葉猶
生枝在瓶而花尚發耳

火中生鼠水中生魚樹讓樹而承露藤向樹而板
黟問舊君犬戀貧主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
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亦不察乎此矣
田真之荆因聚散而茂枯祖士之槐因孝而榮瘁
玄奘之松識意而西東武墨之花見詩而奮發花
木之心皆脈脈與人相照謂花木為無知吾不信
也

露書卷之六終

卷之六

二十五華

露書卷之七

莆田姚旅園客著

雜篇

神明者正直之謂甄異記載章沈同一女子被錄天
曹主者乃其外兄女子脫金劍託沈以與主者乃
得還又續搜神記載徐陽病死云為吏所持見人
多行貨得免因喘起將婦臂上金環去以與吏明
日亦還世人作惡猶謂幽有鬼神若神鬼亦要錢
是明赫之府與稗俗無異誰復警畏耶

露書卷之七

卷之七

雜

正直者方得為神神異記載陳敏許官亭神銀杖後
以鐵為幹以銀塗之神降巫宜教授杖水中送以
還之又云欺蔑之罪不可容敏舟遂覆按此神計
利之心與世人何異且復其舟寧殊世悻悻負氣
者流乎昧心固有鬼責而索索至是何以稱神
搜神記云郭巨兄弟三人二弟求分以錢二十萬令
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備質以供給
養妻產男恐妨事親又恐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
餼乃鑿地欲埋兒夫有母在以錢二十萬獨不可

留數千爲母地耶至備賈以給又欲埋兒此皆矯枉過激飾行害理之大者焉得爲孝乎不然則傳者之誤也

劉伶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人以為達余以為生趣既畢腐齒何爲失夜光而顧桂積厚螻蟻而薄鳶鴞極枯俗情烏能作達

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若妻生子亦可謂爲官舍所生遺而去耶蓋矯俗之過也但矯清勝於不清矣

露書

卷之七

二 雜

道子問西土所產之美張天錫對曰淳酪養性人無如心先是天錫遣劉肅潛弒玄靚而篡之位此不爲如耶亦誇言不慙矣

文中子集載關朗爲文中子曾大父彥揲著遇夫之革斷國運之盛衰了了在日矣復斷文中子之生謂在丙午豈非以乾之變爲離乎後文甲子子生於甲辰不知互卦上乾之爲甲下巽之爲辰也亦千慮一失矣

顏魯公平昔詩文皆可喜獨不喜其詩後見其與僕

射爭坐帖則孤松映雪明月瑩珠蓋魯公有意於書此獨以無意得之

蘇長公觀醉道士圖獨長執杯持耳者酒以合歡酒政太苛誠爲惡道然紅裙雜坐酩酊苦難亦須執杯持耳方有意趣

米元章非有潔癖有潔態耳韉經人手洗之至飲飲食之類有甚於韉亦必不經人手始爲真潔不然富洗腸刮胃矣注仲嘉有潔性無潔趣仲嘉好男侍兒如炭引之同榻有何趣向

露書

卷之七

三 雜

柳永字耆卿崇安人工樂府官水部宋仁宗曰此人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唱豈可作官遂流落不偶死之日家無餘貲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春月上其塚謂之吊柳七夫生爲人主所忌死爲羣妓所憐快士也亦快事也况花前月下淺斟低唱神仙之樂也鍾離所謂天下都閑散也何必醒醒冠帶耶

禮記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蓋野夫黃冠也劉摯採藥遊名山詩道士貴黃冠則指道士矣文丞相

欲黃冠歸故鄉意若以得為田野之夫足矣世皆謂欲為道士殊無意謂

鳳凰之瑞率以為太守事然荀彧為掾次令鳳凰集其境王阜為重泉令鸞鳥至學宮則邑令亦可用鳳凰事矣且太守事槩稱黃霸不知秦彭轉潁川守亦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也

製錦槩以為令尹事矣第傅亮讓尚書僕射表云敗駕傷錦備之前誥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不惜美錦令臣製之北魏李延實除青州刺史曰使

露書

卷之七

四 雜

夜行罪人裁錦萬里則用事政不必拘拘也

抱朴子曰行炁者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故

曰仙人服六炁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從半夜以至

日中六時為生炁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為死炁死

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徐景休則云春夏據內體從

子至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又以辨四時

而不廢午後矣參同契云子須右轉午乃東旋又

只辨左右而不論四時矣是二說皆參同契之病

也

吾鄉林三教先生周天之教云法天左旋參同契則云子須右轉午乃東旋則陽入陰還之說也不但

左旋矣又云卯酉間隔主客二名別卯酉脫胎為沐浴且宜住火養元根之說也此皆火候之訣必不可越者吾儒恐不分火候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

人頭向天其屬之天乎草木頭向地其屬之地乎鳥獸頭橫植其缺五行乎

露書

卷之七

五 雜

飛禽有耦地禽多無耦草木亦多無耦惟銀杏有耦

若無耦則須照影而生

金鯽以盆為國以水盈縮為荒熟終日行走不出只

尺之內

蚊以高樹為樓閣以豐草為茵褥夜飲清露甚適也

乃喜嗜人而糜爛於掌股

挂席傍門以蔽斜陽童子謂解維乎余招以附舟童

子曰此死船耳不見行走余答之曰爾在舟中不

見舟行若在岸上自見之矣童子曰岸在何邊余

答之曰回頭是岸

怒峯飛瀑是愁苦離亭

近余居有岳公祠長松蔭道嘗秋夜與游宗振踏月

祠傍松陰滿地涼露侵衣宗振曰家家解睡此景

惟我輩獨得若活七十年亦可謂百四十也

庚子除夜泊舟白帝城下縱飲口渴命童子汲江水

飲之味甚醇甜中冷惠山頓減聲價豈以雪消日

暖釀茲神品耶

半月泉在德清城北水清而味重蘇長公倅武林請

假來遊題詩其上云請得半日假來遊半月泉何

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余亦有詩云半規禪定水

七尺珊瑚竿欲釣水中月來從松杪看一僧求書

書此與之書未竟范東生曰此半月泉詩乎

士寅冬為開之遷父葬武康山中余適客翟明府許

同往竹隱寺看過縣前橋余指之曰此餘英溪

也六朝諸沈居此時沿溪種桃李花落溪中麗目

可愛故曰餘英開之曰待余教授於茲從遊者令

種桃溪傍不數年可復舊觀因循三載開之下世

語在人叻言之斐惋

王百穀作生域白馬澗因有三勝古梅古松澗水澗

浚可聽後古梅漸次枯盡松是隣人物斫作薪售

之不聽余乙巳秋欲往看趙凡夫謂二勝不存矣

余猶欲往張異度曰即今秋冬之際澗水亦竭矣

臧晉叔曹能始同往清涼山看殘雪寺前有大樹謂

諸同遊狀之已而曰積錢隱人此亦可隱余辟之

曰樛社之樗其大蔽牛晉叔曰此亦可蔽人

臧晉叔同登石頭城指江北諸山曰此八公山也余

應之曰八公山在壽春何以在此後閱志始知有

飲者八公隱此非淮南八公也

曹能始同在葉循父園看殘雪指假山曰此是真山

佳否余漫應之曰佳於心終不安已而翻然曰若

真山者安得佳

入閩者多苦浦城山路余謂之曰翠嶠含烟綠林如

染野花冬麗異鳥時鳴三里一亭五里一聚千山

翡翠而爭飛澗水管絃而競奏家園之遊不樂於

此

屠緯真欲桂冠有止之者緯真曰吾耳邊已聞太湖水聲活活

夏何能九月過楚新化道中見孤密五采麗如宋錦作詩云誰說書生行路難楓巒如錦向人嫻當年傳食諸侯者未必秋風到箇山

陳爾鑑大行遊武夷歸與余談一貴人列騶從擁欵差牌上接笋峯因相對一笑後閱韋應物詩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始知癡絕不獨今人倡卽佛也以能濟人又能破人慳吝

六卷之七 八雜

有典衣悅伎者或譏之姚子曰是人不以衣故累其胃次是自能得趣者其視紕吝者為之猶賢乎已晉妓王弱蘭雅虛公且適有微嫌坐上脉脉不相語王簪頭有鴛余誤以為鴛問之曰鴛鴦應雙今單何也王答曰鴛鴦也余戲笑諷之曰亦單鴛耳王不覺泣下蓋單鴛者單思也適觸其非相思耳張鴻父謂李肇卿曰當買數妓可驟致富肇卿曰寧遽作此余戲謂之曰今賣香者皆竊劉鶴顧春橋之名汗名不避祇為厚利耳

壬寅後詞人各挾一妓夾秦淮而居吳臯倩梅子馬相繼下世或者謂天女散花兩人作羅漢矣以臯倩為第一尊子馬為第二尊洪仲章體羸曰第三尊必我俞羨長與爭羨長有雪豔仲章有劉二也一夕在許無念席上有述以告余者余謂胡可復挾兩妓當讓他人三尊次早報可復證無上果同輩相駭以為異可復二妓為陳大及大妹采采

王弁州謂羿能射九日其妻嫦娥竊羿長生之藥逃入月中羿獨不能射月於理相倍因作詩云不信露書 九卷之七 九雜

雕弧摧九日却留明月隱嫦娥余謂此弁州癡語也羿非不能射月懼內不敢射耳李宗衍束家伎不令人見余謂之曰山女插花有情不減西施西施毛嫱苟與我無情視之猶木偶也陳善化爾官攜俊童戲予流盼余謂之曰既種名花不得不與人共賞喻秀才叔虞能相地至閩訪管觀察曰使我此道行我不訪之矣余戲之曰足下乃欲目耕耶喻叔虞與甘監司厚善有欲屬喻者見喻貌不腴遂

他屬喻聞而嘆曰彼未見吾腹耳何遽窮我余戲謂之曰皮相賢者不免於小人何尤

洪洞那性之攻古文辭既謝諸生邑令尹與來往其附鄉紳上壽也署銜生員不便迺稱禮部儒士後以不韻改稱山人予戲謂之曰宜稱廣乘山人兼禮部儒士前洪洞縣儒學生員邢某廣乘其邑山也

米仲詔家童有下紅者中翰吳文中謂已嘗病此醫治皆不效後驗之內痔耳一藥而愈則此不當問

露書

卷之七

十一雜

內科當問外科余劇之曰亦非外科中書科耳

程用貞社集諸詞人而席多糖果馮問奇云何多糖余答之曰欲作唐詩耳

夏何能金陵儼居小齋買花數枝額以賃春董茂文此部謂古只有賃春賃春自何能始佳甚何能太學生也余故調之曰原賃春何能錯認爲賃春耳

客京師寄居承恩寺北廊曾元贊太史見過見其寂靜云栽野竹數竿卽同仙人矣余答之曰仙人固難只學得輕身似仙人耳蓋以長安米貴也太史

爲失笑

臧晉叔謂澤室寄命撲滿不肯積書卽積之子弟狗馬聲妓又不肯讀貧士欲讀則四壁徒存細帙不備卽有書盈甌又瓶粟營營志餒心煩對書如粗糲食不下噎有書肯讀惟曹能始一人年復正茂抱巨海以納衆流惟恐無書以塞其志余少時雖喜書籍而未當實事雖喜涉獵而不甚經心今職馭漸移若光難返每憶其語悽然斷絕

露書

卷之七

十一雜

便於把捉今世爲之鉢柄者多矣其喜鉢柄者亦多

焦弱侯家居不卽起或謂所著養正圖未經御覽而私進於太子人以其薄之後讀澹園集載進養正圖疏則經御覽矣觀面之言猶不足信千載之下又當何如

薛助教教方正寒澀仕途在鄉常步行一日過王百穀又欲看一友問所居王曰與人自知薛曰弟無與王曰弟有與令送去薛曰弟不慣乘輿旣別

去王曰身既貴何自苦若此余應之曰不勝金陵
游客乎王大笑蓋先是余嘗與百穀談金陵游客
囊中不必有錢出門必乘輿作貴人狀故也

播州既平或問數萬人並罹鋒鏑豈生命盡然與答
之曰命也命繫於君有天時焉有人事焉請以匏
喻方匏之結實也如斗如孟如盃如鑿鑿不一
本根一斷而併日盡枯此人事也背秋涉冬嚴霜
夜零其如斗如孟如盃如鑿者亦併日盡瘁則天
時也有宋之末天時也播事則人事矣

露書

卷之七

十二雜

齒牙既疎食物一塞不劫夾棍余顧童子快取科道
拜帖來及至則剔牙棒也客異其名余解之曰立
解嚴刑非臺省之權力不辦此

諸人方談古器余戲謂之曰有兩件小骨董未見下
落諸君何不試尋或問答之曰周九鼎秦金人

太祖龍潛時與隣陳四漁四戲以魚罩罩聖躬後問
所漁何地四意欲為恭乃謬云烏龍潭 太祖善
其對授以戶部江西司郎中嗣後戲呼本司官為
漁長方子及先是為此官乙巳曹能始集諸詞人

於烏龍潭登高酒酣席地劇談子及舉此以自嘲
屠長卿與徐茂吳不協嘗謂余曰茂吳日夜望我死
我今署詩文篆我死彼署之矣

祝無功處人如甘草人亦嚮慕之故能薦引寒士比
被察吳非熊曰金陵失一大輪匙已

屠長卿長齋自謂不近婦女諸人在西湖戲晚宿昭
慶寺馮開之扇一妓與長卿同榻及曉問妓妓云
彼擁被自眠殊不顧人眾訝寒凍奈何長卿不覺
云彼衷綿半臂眾失笑

露書

卷之七

十三雜

吳元翰醉謹不喜狎人謂吳孔子一日許伯倫黜之
青樓比酒散諸人謂明侯我以纏頭來次日諸人
故不至元翰初過不便去書赤牋促之曰爾輩速
我於火坑速以水來救

黃季父王長公嘗贈以詩今刻稿中作黃季文季父
殊怏怏余解之曰君名懋宣字季文亦可何不云
一字季文篆之石章乎季父甚喜後胡長白刻稿
所贈余詩多誤作桃園客余謂洪仲韋字可改姓
亦可改乎洪曰桃園客佳

莆俗有不快者輒曰乏九成餅煎湯服謂低餅銀可
以解病耳余在建溪偶執戲謂王宗猷曰豈乏九
成餅煎湯耶王答曰君服湯以藥渣貽我

余入楚攜一蒼頭王宗猷戲謂余曰此佛脚也問之
曰急時可抱

胡繩武司農招予集朱元介少宰閒園是日余乍疾
少宰問故余答以昨寒穿紗衣所致旋而余蒼頭
在余背立少宰訝問此為誰余轉視曰余僕也少
宰遽曰此即紗衣

露書

卷之七

十四 雜

吳元翰謂鄒翰卿為鄭蝶蝶人問其故曰翰卿轎掖
幃身重重絨衣道邀余飯進門從者始市束薪升
米猶之蝶翅文彩有餘而身分太小矣

史愚父直詣問閩中重青烏家乎答之曰重之第見
布衣慕出公卿希見公卿墓復出公卿直指曰德
可修福不可徼也

朱仲成觀察云其祖曰運久者別駕東昌署堂邑篆
邑有胡馬蟻者名某作文過思每難入殼一日蟻
填滿睡牀僕方舉火焚之胡駭問僕語以故胡曰

物命也聽之後胡秋試每舉筆蟻輒聚筆穎令不
能書胡歎命薄因擲筆假寐遂睡熟比過午守舍
軍促之曰遲矣胡忙迫即信手寫去是科中第人
因呼之曰胡馬蟻

庚午福建場詩經題是蟋蟀在堂將填榜聞蟋蟀在
卷中鳴舉之為謝杰卷因去朱廷揚名而填謝遇
合豈有神耶

林紹用父善春秋與鄒德溥為名交癸未會場春秋
多昧旨紹用趨問鄒鄒初託不知此行憐其貌呼

露書

卷之七

十五 雜

問之曰汝閩人識林繼志乎林答父也鄒曰如是
則通家也即授以旨出場繼志束裝促歸曰吾尚
懵然况孺子紹用答以吾遇鄒若繼志曰如是即
入殼矣揭曉果入殼

焦弱侯博雅且善講學久困場屋已丑楊修撰 起元
分考於場中尋其卷初得一卷曰非也再得祝無
功卷曰初場似矣第後場不博最後始得焦卷因
謂前二卷皆講學者并取之祝無功謂予講學未
始不利

顧太初負重名丁酉葉進卿主應天試比折卷不見
顧名謂此佳士試尋看所制稅甚佳為一老學究
塗抹之矣即取前列儻非顧有夙望明珠沈之海
底已

萬曆庚子浙江秋試外簾閱封卷錄九十名欲以驗
內閱閱竣廉憲李本寧公嘆未有元卷上虞尹胡
君直公曰某所閱一卷可李閱之亦賞嘆取二三
場閱之曰此真元矣則來宗道卷也比揭曉來僅
不入格至癸甲連捷人始服二公知人

露書

卷之七

十六 雜

癸卯浙秋試士上虞尹胡公對黃節推 景星 曰浙中
書經名士來宗道賀萬祚兩人也倘在房中而失
錄者場事畢詞一席為西湖主人比折封二十一
名賀在胡公房錄之矣黃以目語胡作喜狀五十
二而來君亦在黃公房中舉之矣胡因閱其卷猶
以不前括為快然兩公之賞識亦可謂精矣
晉江秦伯起 名鍾 云為秀才時不閱時文閱程墨程
墨亦不再過目平日只看古文詞賦知友謂之曰
必司馬遷主試李杜房考方能入殼第苟得第即

聯捷矣癸卯年秋試秦自早至晚始作首義自咎
不閱時稅致筆枯澀後六篇忙迫即信手寫去天
明尚無稿既投因門已下歲裝鎗復回請謄稿是
科以後六作欲擬魁因首作抹勒殆盡屈置十二

然即中甲不出友人評騰

聶直指 豹 按閩以拔薤為主緝仙遊李御史 勇 諸陰

事李皇甚有為指畫者李乃衷繡衣而見懇之曰
狐死兔悲聶爽然自失置之

莆俗舊質朴嘉靖壬戌前諸生繫布帽與齊民無別

露書

卷之七

十七 雜

一生野外便承過以為民也朴之五生進城訴諸
同袍眾譁俟承且日廟謁持膏藥如面大敷承面
承于思一時難揭去因共毆之令護承怒欲治狀
令姓某故墨諸生因聚家丁圍令宅三匝欲窮其
貨縣與驛項背相倚有媚令者於背穴墻出其貨
於驛屬過容順去令既空居始治激變狀諸生相
率訴諸當事當事詰之曰令父母也天下無不是
底父母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何故訴令諸生答
之曰令南面而治我吾君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當事爲愜然

從伯諱文知新寧時德清胡公友信知順德粵西伍

某知新會入省參謁三人每聚首胡獨與從伯談

論古今新會內不快新會無善政姻親蔣選部欲

拔無自以屬于同鄉張直指按無屏人問之新會

云有善輒爲胡姚所構直指銜之順德有海直抵

城下賊常夜猝逼城胡因令訟者載瓦石填海以

抵贖填可二十里順德賴以安堵胡家故富每催

科不及格卽從家取資足之後考績署此二事直

露書

卷之七

十八雜

指考之曰善地利未必得人和善催科未必能撫

字胡頌足立斃先伯後亦以他事中去

屠長卿宋西寧侯以九日西山事有妒而讎之者長

卿去諸詞人餞之盧溝橋屠問余宗漢曰西寧侯

與僕還往每讌君必預易內之事信有之乎宗漢

曰青天白日之下誰敢爲魍魎魍魎

從父新寧公上公車在長安街見老翁賣人作父者

行人聚觀旁笑曰有買子寧能有買父者乎不數

日一菜傭者迎歸養之菜傭家有百金少喪親夫

妻孝慕不減丁蘭又虔事神神故授之意叟入門

卽病孝養半載已盡所有夫婦因謀鬻身以終之

稟命於叟叟命鬻所居買車載已回故業叟家資

故百萬有子不肖去家半載其子已贖數十萬因

與子中分載入長安就賣菜傭老焉叟蓋智人也

甲辰有人載一女子手纖足小顏色妖麗至金陵上

新河賣之一太學納百四十金得之定情之夕一

男子也訴之朱侍御侍御曰從江上來何從跡之

又一太學見之願以八十金與求此生反不忍舍

露書

卷之七

十九雜

之已

吉道人父秉中以給諫論嚴氏廷杖死道人七歲爲

任子十七與容登虎丘適上海一宦家夫人擁諸

婢來遊一婢秋香妓好時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

衫裏服紫縵絳視風動裙開秋香見而含笑去道

人以爲悅已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衣裝作婬

人子往賄宦家縫人鬻身爲奴宦家見道人嫺雅

令侍二子讀書二子習舉子業道人陰教之二子

益愛暱道人道人一日求歸娶二子因留之日爾

母歸娶我言之大人為汝娶道人曰必為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所須也二子為力請卒與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襖絳裙也秋香凝睇良

久曰君非虎丘少年耶君貴介何為人奴道人曰吾為子含笑目成屈體惟子故會勾吳學博遷上

海令道人嘗師事焉甫下車道人隨主人謁令既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并訪道人道

人外父白方為吏部郎令問起居甚悉旋道人從兄東游其僕偶見道人急持道人歸宦家始悉道

人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為母舅趙子

張幼于之父任俠好雜家有太鼓一面鼓面畫花迺唐伯虎筆

吾鄉李明府頗豪餐史孝廉性嗜欲召客而怯李因計於內內曰李多早至以芋糜之可得減省史如

教李悟其意是日故快嚼漸及隣席史益駭矚詰之李絀之曰謝君進芋故開胃進食史驚惋疾趨

呼內曰後必不可以芋款客開胃進食物也

露書 卷之七 二十雜

趙城劉秀才暈一妓妓謂與親後暑夜開門睡劉潛入其室覘之妓方與夫狎夫問我親乎劉大親乎妓答劉大以錢親耳劉始詭忿

洪洞秦秀才暈妓玉梅即有公事將藍衫至其家便脫藍衫為推磨以為常後玉梅兩眼翳秦自謂舊

情猶日至其家奉湯水一日秦在牀前坐妓以為夫耳遽問秦家無廉耻的去未秦答曰秦家無廉

耻的尚在此事汝嗣後始絕不聞問

姜督學行部多面定優劣時文字多至千字仍有套

字如知行分股之類姜一切裁禁試閩縣時一生

作可四百字寸咎之中失檢套語姜閱畢署一套

字生遠望志云文字未有如我短者乃云太長

李郡丞 宜春 初為諸生即博古貧而授經富室託書

鄉禁末應大書防盜二字李公用禮記書之曰坊

盜里中大哄謂秀才不識字富人遂謝之歸

湖州家置花舫必架屋水中以棲此舫免就風日何

叔度云一鄉紳指船亭曰滕王閣序云飛閣流舟

寫景宛然同遊為忍笑幾欲腸斷

露書 卷之七 二十一雜

跡篇

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于橫山注在烏程南橫衡
古通用今按章元禮先生舊居之後有小山曰衡
山即其地也章公別號衡陽以此

沈麟士武康人隱餘不吳羌山餘不溪名在今德清
縣孔愉封餘不亭侯即此吳羌山在德清城南以
吳羌隱此得名蓋麟士里中之溪山也今詩紀作
隱餘于吳差山即詩羌山中亦作差山中麟士未
嘗隱餘于餘不亦無吳差山

露書

卷之七

二十二跡

卞和泣玉荆山或謂在南漳在懷遠矣但攷之蔡中
郎琴操卞和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今精氣鬱決
谷岩岩今中有神寶灼灼明今穴山採玉難為功
今按沂水出蒙陰艾山經沂水縣西又南逕諸葛
城王祥墓至沂州城東小沂水入之又南經郟城
西北至邳州入河則和得璞之荆山要當在其間
今沂州西南六十里有荆山不識是否若在襄之
南漳濠之懷遠安得悠悠沂水經其下耶
汝寧府輿圖有天中山云山在天地之中故名載山

在城北余過城北極目平地並無突兀安得有山
豈古以稍高者即為山耶

洛陽北邙山自狄梁公橋視之地高數尺一隴耳若
登其上亦平地耳塚纍纍故在蓋江以北寡山平
地稍高即為山耳

青州雲門山壁多瓦礫及海蚌之類或云劫灰中舊
物也

點蒼山為大理府後案山中六月猶積雪城中樓居
往往見山六月輒開窻看雪兩都夏月賣冰大理

露書

卷之七

二十三跡

夏月賣雪皆異境異事

建寧府都司內有石壁壁有風穴夏出冬入大暑坐
其傍令人挾纊

孝陵衛觀音寺觀音座後壁一石方一丈六尺餘大
士背石坐俯視之大士眉髮正暎其中如對鏡然

陝西藩司堂後有定官石一片色黑云隋唐時落星
石也初在鄠縣至唐移置府城九耀街舉子多以
鐵釘釘之以下中否釘故在今移司中云以釘釘
之官清者入否則不然故曰定官石石首篆此三

字

九鯉湖山上一巨石危立石上一指指之輒搖搖不止努力推之反屹然不動

丁司空濬河於珍珠橋竹橋之間得石山於河底高若于丈上有字云宋某年臧茂叔游此勒是必園林之物久而在河底高陵為谷耶

青州東門外有兩大磚方丈許不知是何時物

秣陵問半山寺人無知者六朝事迹謂在謝公墩之前似矣以荆公詩云我屋公墩在眼中又荆公捨

露書

卷之七

二十四跡

宅為寺非在墩前而何第半山者因自城東門至

鍾山正得其半也古城東門在今大中橋謝公墩

反在城內西北與自城東至山居半之說不合矣

顧太初侍郎客座贅言云大內東長安門外銅井

庵傍有半山里即半山寺舊址最得之然謂中有

一墩即謝公墩又恐未必然何則今址寺與墩為

一處者皆泥捨宅為寺又泥我屋公墩之說不知

云自城至山居半者荆公每游鍾山自居宅出城

至此適得其半必另有別墅暫憩之所後捨為半

山寺耳非捨居宅為寺也故余以為墩自墩寺自寺不必牽合為一處也

謝公墩在冶城後李白詩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是矣第今人謂紅土山即謝公墩則非六朝事跡云寺後有謝安墩其西有土山曰培塿乃荆公決渠積土之地陸放翁親游其地載在入蜀記亦云然則土山自土山謝公墩自謝公墩也

六朝事跡云謝公墩在半山寺後土山在半山寺西及紀東山又云上元有兩東山一在鍾嶺為劉劭

露書

卷之七

二十五跡

所隱一在崇禮鄉土山是也謝安于土山營築以

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按今之土山在古邑城中

事跡云去縣二十里豈更有一土山耶

屠長卿金陵八詠其一為蝦蟇陵詩云彩毫金粉各

成行南國風流總擅場芍藥朱欄浮夜月芙蓉水

閣映初陽客來簾外題官扇馬到花間踏殿香今

日淒涼陵下路霜高平野散牛羊又金陵道中八

首其一云龍盤山勢入青天六代豪華逝水前香

散蝦蟇陵下路行人車馬踏平田按秣陵有蚡蚩

磯長卿以爲蝦蟆陵誤矣蚶坡磯卽宋齊丘使人
誘沈汪台符所蝦蟆陵在西安府城內蓋董仲舒
墓人稱爲下馬陵訛作蝦蟆陵也但蚶坡卽蝦蟆
易誤耳

留都午門前有數尺地不生青草云方孝孺受刑處
荆門州南行四十里曰麥城杜預攻此設鹽城磨城
而破之卽其地也其地周四十里土皆黑土人以
雲長走麥城遂謂雲長因此作家訊畢覆墨水於
地因而土黑訛其名曰墨城夫一硯墨耳安能黑

露書

卷之七

二十六跡

四十里之上誠野人不根之言也

晉國孔林泗南洙北上無鳥巢下無荆棘

泰安州古爲博邑所隸有羸縣季札葬于羸博之間

卽此

嶧縣東三十里有石門庄相傳爲子路宿處

嶧蘭陵城古魯之次室邑昔次室女倚柱而嘯次一作漆

去費縣五十里有接輿社云接輿歌而過孔子在此
後因以名社

蕭塘北之北往皆人居後漸烟散化爲玄宅從兒允

可一園據其趾曾開地取土入地數尺卽有磚漫
凡三見亦陵谷變遷之一驗也

慶都縣城南河涓涓細流雖隆冬不凍土人稱爲溫
江河以地脈溫耳旣曰河又曰江儒履鞋意也

應城縣西南六十里有溫泉上池石體囊米其中項
刻可熟南十餘丈爲下池泉出土中熱不可浴引
水向南以石甃坎而浴兩池苔草青青魚蛙跳泳
於內若以他處投之卽糜爛矣

重慶府入合州可百三十里江邊爲溫堂寺殿後有

露書

卷之七

二十七跡

溫泉冷泉泉源相去尺許西源冷如秋霜東源暖
氣蒸人分流殿兩傍而合注於殿前石池池中架
石橋橋下羣魚聚焉以水溫冷適中耳欲觀魚則
寺僧持竿驅之始勉一出魚長尺有只容貌頗不
佳寺名崇教古名縉雲以在縉雲山一名相思以
山有相思崖因有溫泉俗呼溫堂寺

嶧縣北六十里有滄浪淵卽孔子聽孺子歌滄浪處
嶧邑滄浪淵旱禱則雨禱者以缸置淵趾水自缸湧
卽雨俗謂之聖雨水

泗水縣東北有盜泉相傳謂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即此

關中王孫長房招予遊曲江不羈宗族謂曲江昔時

掘地三尺即及泉自嘉靖末年地震後十尺始及

泉昔時冬無青草地震後冬且原草芊芊不殊春

日驗之信然蓋地氣漸煖耳

櫻桃渡在德安府城西南三里許往見太守王璽詩

云樹裏人家半掩扉風光彷彿武陵溪行人欲渡

傍花語乳燕飛來隔葉啼兩岸暝烟分野色半篙

露書 卷之七 二十八 跡

春水亂雲泥漁翁向晚醉村酒長笛一聲歸路迷

令人心豔而幾欲縮地比問渡日芳草兩涯蒿萊

觸目不覺興味索然

餘不溪在德清城東門內孔愉放龜餘不溪即其地

今有祠溪干不音拊花蒂也六朝沈氏沿溪種桃

花落溪中故云餘不一說不音浮謂此處水清別

處則否至今土人線絲者皆操舟至此載水濯絲

獨白蜀稱錦水此可稱絲水

章元禮先生宅在德清東二十里齊眉山宅之東

為蠡湖湖南行十餘里為蠡山山上祠范蠡西施

云蠡攜西施隱五湖即隱此湖寬數里其中島嶼

星布正合蠡種魚經之法今島上往往人住有桑

麻雞犬之聲風趣何減桃源

草堂前為百花潭潭實在錦江中潭水稍深於上下

下水比潭中水皆輕四兩想潭底有湧泉味獨

醇釀耳成都烹茶者皆取水於茲

海水皆鹹蒲巖潯山下海中突開一泓水獨清冷

井水多醜去余家數武曰孝義井雖在人居之間而

露書 卷之七 二十九 跡

水獨甜冽可與惠泉爭價取以烹茶色味俱佳汲

者無虛日

蒲延壽橋南行不數武一井八角曰徐井云是徐狀

元所鑿中界石梁梁左右水一緩輕重較乎四兩

金陵鑿駕庫迤東有銅井庵庵前銅井以銅為底蓋

下通大江井中水如鼎沸魚鱗隨水上下可謂浪

井矣

秣陵吉祥寺雷從地奮遂成一井井泉味獨勝今謂

之雷泉

京師安定門外有井曰滿井者水只平井口加甃
尺水亦加長如所甃而止近加石槽水復適槽而
已蓋汲之不減不汲不增且能隨意高低故曰滿
井

去京山六十里曰接官亭農人方可耕地失足視之
一井二口井上磚篆漢節妃井傍篆五九百年方
可來淘

平都山關王廟中案前一井其深不測欲看者燒紙
錢擲井中於火光中觀之謂下有海眼故多歷年
所而灰終不滿

泉州洛陽橋望之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
之云先是入番船壞有人得島兒巨蟒夜出有光
如豆因插刀穴口蟒出爲刀傷性急直奔曾破腹
裂遺下明月珠繫繫其人既歸遂得巨富隣初未
知後覓富家女爲婦富家翁泣其誕妾因給之曰
余女良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埒卽嫁女
與之其人卽作橋布金俗因呼爲娘子橋

學官皆祀孔子滋陽惟祀顏子以顏子爲滋陽人耳

壬子兗守吳汝顯始建議易之

汶上縣公座下有一池刻石作五魚魚立五方云孔
子爲宰時置生魚於中事得其平則魚各依一方
今姑存古意耳

官署門皆設屏江寧縣地謂是牛穴門前兩闕亭謂
爲牛角門不設屏設之則令病瘵何有設之者疾
作而撤

青溪小姑者漢秣陵尉蔣子文妹也嘗遇難妹挾兩
女投溪中死則青溪之有青溪小姑祠其來舊矣

萬曆戊戌間有以通紀載黃觀夫人翁氏死節挾
兩女投淮清橋下見此像相似以爲當時隱其迹
也遂改作節烈祠祀翁氏母子余心不安問之
翁氏翁氏云秘閣見書載翁氏母子死節在賽公
橋三屍倚岸久之有以一木共收之者至弘治間
始有以土掩之者賽公橋近馴象街與配象奴說
合癸卯翁氏倡議於橋傍建祠祀之乙巳猶有新
青溪之祠者

九經湖九仙廟每科舉年祈夢者襍運便者夜輒爲

蜣螂蟻蟻轉盡雖烈日終不聞穢人稱爲聖地

莆墓堦 地名 東曰白水塘塘西蓋一澳曰浮嶼嶼上

有神宮曰浮嶼宮嶼隨水上下平日嶼與水平比

水高一丈嶼亦不沒今有石橋鎖之云水漲亦稍

沒矣

莆荔浦一神宇相傳爲魯班造兩翼相造中開四雷

飛亭上覆雨無簷溜

天下學宮皆書明倫堂獨應天府學書明德堂云文

天祥手書存其跡

露書

卷之七

三十三跡

莆港頭有新有社三字爲文天祥手書筆勢遒勁翻

翩欲飛云港頭鄭氏有祖學士曰願吉者與天祥

友善天祥當播遷時至其家欲招以助已見鄭方

牧雞知無意世務遂去

湖州府三字謂趙孟頫書局促無韻嘗辨其非土人

謂愈臨愈失真耳後見謝在杭吳興枝乘謂元稱

路不稱府益了然

吳興城中天寧萬壽禪寺是趙孟頫書謂初在案上

戲書後書終不如因鋸案作扁今砌合之迹猶可

見

吳興剡龍寺正殿雖新建然古壁管夫人竹今猶存

惜傍著欄耳

莆陳山頭 地名 一神官因就頽更作於梁上得宋時

曆日及童子做紙一本做書印上大人孔乙已詩

高宗嘗書登瀛閣賜黃公度黃居卑隘乃模刻巖澤

山石上今山上有廟曰登瀛閣本此 閣在莆城北

金陵鼓樓及江東門不打五更云江東門地 太祖

借之水母許以五更還之故然

露書

卷之七

三十三跡

金陵鼓樓上二十四鼓以應二十四氣中置大鼓若

太極然西行爲鐘樓鐘有四一懸者一坐其傍一

仰臥於鼓樓東一在江邊或曰飛鳴宿食也

牛首山塔西一室門留一竅掩門則塔倒影在阜裙

上因呼倒影塔

秣陵鐵塔倉倉以塔名塔晴夜卽有紫氣或雨夜放

光或晴日有彩雲一片籠罩其上蓋建塔之所下

必有舍利吐爲光彩無足惟者第此塔久塞不聞

相傳謂登之可望見大內 太祖因廢寺而閉塞

近丁未間董崇相爲司農管倉始開之今便可資登眺矣

天下塔皆圓余所見西安慈恩懷慶東關爲方塔借懷慶以排馬勿遠未及登耳

今人稱舜崩于蒼梧葬于九疑皆本於史記但孟子與呂不韋皆在遷前一云卒于鳴條二云舜葬於

紀蒼梧山按陳留有鳴條亭海州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則舜所葬在海州明矣遷知楚有蒼

梧不知海州有蒼梧遂誤後人矣

露書

卷之七

三十四跡

江夏東湖驛有梁山伯墓墓傍十里之草人皆以衣帶絲縷盤結如螺謂之結緣則此地之草應謂結緣草矣

漢書高獲傳載獲卒于石城按池州爲吳石城侯邑獲卒卽其地今池州城西臨江有培塿高丈許卽

其墓片石橫勒其傳於墳面獲與光武有舊光武曰欲子爲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

也遂辭去其人亦嚴光流而名稍晦於光可謂真隱矣漢書注云石城在姑蘇西南誤應作姑孰西

南

汜水 地名去寶應縣四十里汜音巳

村人開土見磚因窮之見一穴

若巨屋棺居其中按之袁術夫人墓也開土者次年疽發背死 胡玄州國子正說丙辰年事

萬曆二十四年南昌瑤湖村岸崩露一巨柳棺皆楠

香木中空無人唯鐵堊一可藏穀一斛鉄牌一

上篆吳征北將軍黃蓋墓

秣陵鳳凰臺傍有阮籍墓壬辰李公昭掘地得石碑

半段曰籍之墓旋又得半段曰晉賢阮始知此地

露書

卷之七

三十五跡

爲籍墓後有人窮之多得殉物籍蹤跡多在山陽

不知何以葬此 楊開陵鳳臺晚眺詩云秋微朋儕杖具遊鳳皇無迹剩雲流臺經古

南陵縣郭外富人開塘見一石柳柳下金作八寶墊

之啓柳一金頭甚巨蓋古陣亡者葬此富人原萬

金因得金見訟家事盡落

郭冀淮陽太康人也天寶中避亂汝陰與夫人馬氏

同葬於潁州城西八里鸞翔鄉今其地名雙塚張

大司馬云爲諸生時居民張繼寶掘墮得古磚二

徑二尺許一刊行書大字適逸有晉骨云吾居此宅千年後有張氏爾長壽破吾宅者不吉一小楷書云淮陽郭府君記府君卽冀也大司馬爲文祭之磚仍瘞故墮間是年繼寶闔門疫作子四人俱罹官刑繼寶八十四始卒悉如府君所讖

莆林母墓唐九牧之先母墓九牧者弟兄九人皆爲牧守其先母喜施日施一道人道人德之指地爲謝云當出一斗芝蔴官母墓在烏石山半據演武場上山原在城外後拓城址遂在城北門內有謂

露書

卷之七

三十六跡

演武場宜在城外者移之林氏科第輒有作輟因徙歸故處云墓是獅子穴得操演其勢始備

蒲城北門內有地名後村劉尚書克莊之號後村不知號以地起地以號起相傳謂尚書家有井疫時汲飲輒愈尚書厭煩塞之人因謂劉尚書無點水恩公知人心不歸作疑塚十今延壽山不數步卽有石翁仲辟邪土人皆呼劉尚書墓

章元禮先生舊宅西牆外卽爲趙子昂墓翁仲石馬具在章公留心草書或謂爲子昂後身

單父西北八里有陳子春墓子春不知何代人俗傳爲三官父云美姿容有學行東遊海岱三龍女悅而適之後各生一子爲三官

太行山中有碑標之曰孔子回車處石路有轍跡云是古跡不數武有孔廟云廟因跡而設但書載孔子之趙聞趙殺寶華鳴犢臨河而嘆曰吾之不濟此也命夫是車跡至河而返未登此山心竊疑之比閤水經注云孔氏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則跡亦太和時修廟因廟而訛言耳

露書

卷之七

三十七跡

黃州赤壁山下江渚有石碣刻毛寶放龜處蓋世人皆以放龜爲毛寶矣不知放龜者寶之軍人也後邾城破放龜者投水如墮石上視之卽所放龜也載之東岸獲免又按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沈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足證放龜非寶矣

樓霞寺明徵君碑唐高宗御製上元三年歲在景子立其曰景子者丙子也因前代避諱耳今綱目丙子作儀鳳元年本年改元也金陵瑣事云大中庚

子歲立誤大中宣宗年號也歷十三年中亦無事

金陵解成父諸子從軍陣亡太祖龍潛時與有舊

因今見其孫孫始能言因名之曰解道朱筆手書

解道二字賜之今筆跡猶存武狀元曰解元者其

後朱匣藏于家

西安城中開福寺有貝葉經三葉每葉橫書梵字四

行其葉如竹籜闊竟三指長四之短者兩葉視長

半主僧云唐時物也今天下只有十葉彼寺得其

露書

卷之七

三十八

開福寺藏光明禪師惠月所書華嚴經字皆泥銀惟

佛菩薩世尊如來法天諸字泥金字甚佳禪師隴

西人為終南山寺僧蓋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

四月八日所書者然此直手跡耳近日釋寶藏在

京師書法華經將竣事數日舉筆即火光見尤為

奇火光佛光也

露書卷之七終

露書卷之八

莆田姚旅園客著

風篇上

天子於親王有答書稱之以行次曰某王叔父殿下

或叔祖殿下雖尊尊而親親之意諒然

太子入宮儀從先之以宮女十數人皆坐布兜內人

昇之次中官十數對最後一對抗刀太子坐肩車

皇孫未賜轎則亦坐布兜用宮女者云進宮則中

官皆止扶翼嚮導皆官人矣

露書

卷之八

一風

郡王於親王稱臣同稱曰王而名分誠然矣

侯伯見相公舊制皆避道世教陵夷漸成苟且近劉

相公奉命祭丁前列校尉十數人開道天威在

上尤宜敬避彰武伯初襲不聽呵殿相公竣事攝

其長班付錦衣獄伯始怙迫懼劾謝而得免蓋相

公攝人必遣校尉而羈人必在錦衣

又兵二選部選後皆有宴兵部則大司馬及兵科都

給事上坐諸郎傍列吏部則吏科都給事先陪冢

宰宴酒竣復陪諸郎宴前後二席俱上坐蓋天官

體尊不欲苟屈分爲兩席耳章元禮先生爲武選時適與同年許給諫同事宴散長安道上許調章曰何隅坐比章調文選許亦調吏科宴散章戲謂許曰今日同上坐矣許答之曰君是第二席

獻歲初二南都謁文廟大小九卿及省中在廟二門外一舍候齊臺中不與焉初至一揖太學生遞茶拜廟後就東廂以爵序立分左右兩拜拜已左右換班復兩拜參贊機務尚書班在冢宰左未加參贊勅班在右既坐九卿在上省中及司成下陪每

露書

六卷之八

三風

位頭腦酒一鍾

酒中有二卵肉員薑菜之類門後仍跪奉饋盒鍾酒盡而始起

臺省威儀自別南都禮部拜牌省中至儀門下馬由脚門進拜畢由中門出儀門外登肩車出臺中在大門下馬兩門出入皆從脚門

朝制南北官俱騎馬隆慶間因南人不慣始乘小轎不數年北亦如南矣省垣道遇大九卿或拜之仍上馬越數步始乘轎名之曰引馬

凡考滿過吏部必素服歐陽伯宣給諫通接 皇太子恩詔四司不受門揖比留飯四司皆吉服必請

給諫吉服此從來異數也

凡上疏者以副呈當事皆曰揭帖獨省中曰疏草南都官皆行南禮惟臺省行北禮余初在耿公祠見祝給諫與耿中丞揖中丞在左余意之曰給諫長耶或中丞長以其兄祠中有主道耶後在給諫宅中王柱史來揖亦在左余尤疑之豈其盟弟兄耶此王行問之祝給諫始悉其故

北都皆行北禮聞之胡繩武司農云吏禮二部獨行

南禮

露書

六卷之八

三風

天下撫臺見所轄司道皆自據上坐惟淮安巡撫前席豈以道臣與部郎同見耶巡撫與閣下帖稱晚生德貴州用手本署官銜晚生年月下稱晚生某不知何所時而然督長約云作令初見巡撫上坐幾欲避之前席後始悉其故今獨前有圓扇數對非扇也乃安漢刀也蓋內列列爲刀外作皮罩以備不測也

五城兵馬曰頭牌二牌五牌者頭牌有印無牌二牌五牌皆有令牌故云然夜間巡城則執牌指揮使以下見牌皆跪尚寶司坐廳日兵馬送查以物擊

之以險不壞南都中城五牌徐象元嘗出以示余
牌銅鑄身圓如鏡上如荷葉有精作孔以繫繩一
面楷大書令字一面符篆夜巡牌三字兩傍楷書
午字貳號四字蓋 太祖設制者

郊祀遺攝則太常以祝版請 上親填御諱太常博
士自奉天殿捧出由御道行至大明門上馬由正
陽中門出

國制年年臘月二十四日遣太常寺官爲魏國祭竈
相傳先是中山王當祭竈日欲辭回 太祖留語

露書

八卷之八

四風

因遣官代祭後遂以爲物云恐莽以然苟暫遣非
著爲令次年卽廢矣乃相沿至今耶
白虎通曰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大社稷
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又曰喪國之社屋
之自言與天地絕也此天子社也余以爲民社亦
宜受雨露往入晉見社在平野立石爲祀正與古
合今閩中社稷皆有廟宇不可謂無嫌也
晉人之社用石越人之葬樹松殿禮也葬或樹柏家
皆祀竈周禮也

蜀中產白蠟但有祈年神且卽作蠟燭一對對可百
斤每燭迎以絲架繞境誇耀於人余見閬州張桓
侯廟中日所燃燭其大如之蓋廟願所供者

西楚儉朴有事輒多許神願事後如猪羊之類皆以
銀償償畢懷歸毫無損費人以爲鬼折乾

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尊長者一人舉酒以酌地故有
祭酒之稱今皆主人自祭是行祖道之禮矣

南都宴客持壺者壺嘴不向客一向客卽以爲忌問
其義則不能答攷之禮曰凡飲惟君面尊則南都

露書

八卷之八

五風

之不向客者客不敢並君耳

洪洞肅客必有妓主人送酒妓彈琵琶酬酢皆拜客
上席妓列叩首起而侍立席傍酒三行妓捧杯置
席前只用箸矣每上一葷一素一飯先以燒賣終
以羊血湯及徹席妓始賜坐用僉痛飲然余客其
間不免破例一兩杯妓卽就坐矣

洪洞人請客帖曰市餐則就麪肆食蝴蝶麪麪已繼
之以小菜酒

余游麻城京山相招席上柸枚數行古之遺風迄今

未變聞蜀中貴陽大畧相同

寧洋邑係新設赴鄉飲者謝邑長須數十金又報門

子及農民皆輸金而罷後秀才有條陳者曰寧洋

有三畏少之時畏報門子壯之時畏報農民老之

時畏赴鄉飲

南州宗室有壺盤之風宗中有一事相厚者即各以

壺盤至肴或十盤或八盤或四盤酒或一壺或兩

三壺隨其家厚薄不計焉即日主人必具圍碗謂

之添後另日仍設席酬謝後流而製一衣置一器

卷之八 六風

亦輕舉焉有一王孫千金之產以此不越歲而破

費殆盡

莆中生子飲人以雞蛋酒貽人以雞蛋粥海內之風

客同蜀南州及廣西飲人以薑酒

洪洞縣嫁女女出大門始上轎及婿門亦即下步入

所謂往送之門必敬必戒於茲見之莆俗與而登

堂云至七日方敢見天室有隙地蔽以采布不知

何所助

洪洞嫁女以漳州牙橋為華觀無則多方借之撤去

門窗女露坐其中遍遊坊市以耀人即對門亦爾

余嘗見劉大叅與李孝廉對門而居劉氏嫁女與

李迂遊城中半日始抵李居

漳浦人初嫁女親戚沿路以卓欄轎勒覓喜錢有多

索不即放行至次日始抵婿家者如莆俗只攔門

而已

莆中新婦轎至堂必以五六歲小兒轎前作揖婦始

出轎不知出何典故

抱朴子所言戲婦之俗今惟新安有之娶婦之夕親

卷之八 七風

族擁塞卧房規足許手擲果取笑且謔弄新人必

求其答不答至以簪鏡體謝少連每嘆其陋

蜀男十二而要壯女吳與女十二而嫁壯夫兩者相

識是鳧青鶴以長脰鶴青鳧以短頸也

莆中歸女七日婿奉謝親曰轉馬豈由於左傳齊侯

反馬耶

莆嘉靖間男子初娶婦必織馬尾為裙以裹衣服貧

者不得此為耻誠為惟俗近來有以馬尾為鞵者

亦好異一事

南州謂重婚爲過婚俗極厭過婚之婦上輿謂在人門前卽主其家不利故一巷之內有過婚者隣家各持棍石以待之婚家亦知舊俗皆以午夜背至曠地而後登車又聞過婚女家亦不肯令從門出甚至穴墻而徑焉

青州俗原奢侈其流至於不情如初喪之家里社羣集開筵演戲以與孝子破悶名之曰伴坐及出葬路祭結綵備極縵綉祭品動費萬錢名之曰隨會

洪洞人有喪親隣送米麪雞鴨諸食品曰送飯攷之

露書

卷之八

八風

雲南百夷亦然

京師林功以下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朶曰花花孝莫知所自而流俗可笑

嘉禮有賀喪禮有賻皆助之也今莆中視來爲往貧與富胥失之已富不致力貧者竭蹶

喪禮貧賤賻厚薄余每嘆其薄惡以爲致胙宜均賻由人力亦可復也

莆中遇節皆啖米果喪家則不然曰恐昧死者之目又不放爆曰恐彈死者此爲禍福之言以愚俗耳

不知爲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意也使知此意遂爲之已蓋其畏禮不若畏禍也

閩流送葬處處皆素服惟車獨洪洞盛飾衣紅綠張蓋隨其夫及父翁之應得者又徒步旅行男在柩前女在柩後男送出城外而別女止門內

南州宗室謂親死日爲暗忌生日爲明忌宗中極重明忌親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類猶追壽焉族人具禮謁賀一如存日

蔡邕琴賦云間關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

露書

卷之八

九風

兩謝惠連贊曰體兼九絲聲備五音爾雅曰大琴謂之離郭璞璞曰大者十絃樂錄曰大琴二十絃伏羲鑄桐爲琴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微則琴不但七絃今并無其器矣

昔謂伏羲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矣第按伏羲所製瑟有桓桑三十六絃者呂氏春秋載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士達作爲五絃之瑟矣三禮圖載雅瑟有二十三絃者云其常用者十九絃餘四絃謂

之蕃餘則瑟不一種今不惟異者不可見即二十
五絃者人間亦不見用惟祭祀以備器以指法久
失傳耳李本寧先生謂中州一宗室近日得譜能
復古意矣

張籍廢瑟詞千年曲譜不分明樂府無人傳正聲幾
時天下復古樂此瑟重奏雲門曲則瑟唐以前已
失傳匡倩曰瑟以小絃為大聲大絃為小聲是大
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則瑟之
廢其故難言矣

琴書 卷之八 十一風

琵琶皆長柄李本寧先生云見查八十琵琶似琴而
小亦四絃想必有所本也

箏篥形如船身長二尺二寸七分腹另箱一梓木長
比身減四寸七分前作龍首長四寸後作龍尾長
減首一寸五分首蜷向上尾蜷向下蜷長各如之
身上平闊五寸首尾闊殺三寸尾豎一方木如橋
橋高一尺六寸橋有二十孔以安柱柱首繫絃凡
二十在右下繫於腹腹中貼一木反如脊脊長一
尺三寸五分下第一絃長六寸五分上第廿絃長

二尺一寸橋下有支柱長五寸三分腹有四竅各
如新月外向以出聲前竅去首八寸後竅去尾五
寸一分中相去四寸二分腹近尾三小竅畧如筆
山形底尖中深一尺八分下畧平如梭闊一寸尾
束於人腰用兩手齊擘關中王孫朱伯明有此朱
子斗修之因出以示余此伎近幾絕響唯武功伎
半斤善此今老矣欲授一弟十而無學者子斗又
言肅府有箏篥置之於地高與人等蓋箏篥有豎
者卧者余所見適豎箏篥肅府則卧者乎

琴書 卷之八 十一風

事物紀原云箏篥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

十三絃李長吉詩二十三絃動紫皇則箏篥體應
曲而長二十三絃今體製雖曲只二十絃何也

曹毗箏篥賦云龍身鳳形注云形一作頸今閱箏篥
乃龍首鳳身則賦當云鳳身龍頸恐傳寫之訛耳
關中王孫朱季鳳箏篥曲云裁鑿因依製雅形鳳
身龍頸聯翩出蓋實見其製也

琴俗云十三絃李商隱昨日詩十三絃柱馬行斜楊
修聽箏堂詩鴈柱鸞絃十有三旅按今箏皆十四

絃又攷風俗通云箏五絃筑身也傅子曰絃柱十二擬十二月阮瑀賦云絃有十二象四時賈彬賦云設絃十二太簇數也而皆與今殊今南北人彈箏必唱北調豈有所宜耶

箏形似箏箏十四絃箏九絃箏長今尺五尺箏三尺五寸以文梓爲之俗云筑也但筑舊云以竹擊之今用桃枝擦松香以右手鏹之稍似擊形耳豈其法漸變與曾在關中索人鼓之其音最悽人燕市賣香者多置此於高臺上令童子鼓之以招人聽

露書

卷之八

十二風

之猶有漸離之遺風焉

胡笳管也李頎有聽董大彈胡笳聲詩何也非彈胡笳彈琴而學胡笳之聲耳昔蔡文姬被虜入胡及歸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作拍而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所謂胡笳十八拍是也今人只謂胡笳耳不知以胡笳之韻寄之於琴也文姬之琴意者今之琥珀乎琥珀胡拍聲相近而訛耶

京師賣香楊美竹門前有竹琴五絃以竹筒爲之竅竹之膚卽皮爲絃張之通典曰擊琴柳惲所作以

管承絃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響舉以擊之以節曲則竹琴卽擊琴也亦有所本矣

阮咸者因阮咸作而得名其形似三絃但加一絃耳武后時蜀人蒯朗于古墓得銅器似琵琶而圓元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因以木爲之以其形似月聲似琴名之曰月琴則阮咸之名月琴自行冲始原銅而易以木亦自行冲始後人直呼之曰阮曰搊搊撥阮今又只知有月琴不知月琴卽阮也

露書

卷之八

十二風

以竹繫絃如弓形橫持於手兩絃相切作音楊廉夫張程程胡琴引云一雙銀絲紫龍口瀉下驪珠三百斗割焉火豆燦絕絃尚覺鶯聲在楊柳神絃夢入鬼工秋湘山搖江江倒流可謂胡琴寫生矣序云胡琴在南爲二絃

卽琴王子魚律呂正聲云爾雅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篴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篴蓋應十二律

正倍之聲也其爾雅又以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而荀卿蔡邕郭璞王安石之徒皆本爾雅以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則失之矣旅按蕭十六管而正聲之言又屬偏見矣其製以薄板為夾夾列管於內近視如偏提遠視如香鑪上七管稍長九管短兩面朱漆各繪兩鳳管雖參差然夾在板內未見其勢之似鳳也又昔云小者有底今無底余初入神樂觀尚樂舞生蕭幾管答云十二管及從懷中索觀十六管見事須目睹未可信耳也

露書

卷之八

十四風

說文云笙十三簧三禮圖云笙十三簧大者十九簧

今按笙京山十五簧秣陵十七簧諸書三與九豈五七之訛耶

管長六寸今官尺前七孔後一孔上置鴨嘴吹之

風俗通曰笛長尺四寸七孔廣雅曰箛謂之笛有七

孔說文曰笛七孔箛也羌笛三孔皆以笛為七孔

矣馬融笛賦曰京房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

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則又謂笛

五孔矣傅綽賦五音是備六孔斯設則又謂笛六

孔矣今按橫吹者謂之笛豎吹者謂之簫簫五孔

在面一孔後出笛八孔皆在面上一孔受吹上次

一孔帖膜下六孔出音笛合於傅綽之賦簫合於

馬融之賦第加後一孔耳豈古洞簫皆謂笛耶

會稽王濬翁有竹鎖吶以竹為之長一尺末稍寬吹

之其聲即鎖吶也數年前新安人創製此以便筵

中三弄濬翁因效之

笳以葭蘆為之莆中謂之蘆笛然亦莆中多此豈余

所見未廣耶

今之管聲只用工尺上一四五合六凡九字尺音車

露書

卷之八

十五風

五音為六音溜上第一孔工第二尺第三上第四

孔一第五孔四五合後一孔六第三孔與後孔齊

放為凡按夢溪筆談尚有勾字共十聲今亡此一

聲何也又今聲只云第五孔高為五低為四而已

筆談則謂每字各有高下如燕樂以合字配黃鍾

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鍾高

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字配蕤賓尺字配林

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下凡字配無射

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

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夾鍾清蓋以十聲配十二律今盡不知矣因循師授放孔出聲莫知所以然而然也

簫草掌土鼓幽簫注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今蒲中細腰鼓匡為瓦兩頭即鞞以革懸於頸左以手拍右則持竹擊之惟祈年用此正合周禮見此風亦古矣周禮惟不言細腰耳俗名此鼓曰讓不知何義或古人擊壤即此物耶

沂州迎春多持羊皮鼓鼓只一面以竹為圈鞞以羊皮蓋山東西巫覡亦多用之即古鞞鼓也亦曰鞞鼓鼓形如團扇故劉孝威鳴鞞詩雜扇雖俱歛

杖刺箕鞞以罽皮匡周有小鼓用指指之則鼓皆響攻之答騰鼓也曰此即羯鼓則非南卓羯鼓錄用雙捷此用指自別矣羯鼓製頸長而甚小面鞞以皮而底空

軍中饒歌余初以為饒鉞耳說文云饒小鉞則今之點也第余鄉有饒鑼盆大以篾為匡稍大於饒懸饒於內擊之聲饒饒以節答騰鼓則饒歌者擊此

物而歌也

歌永言永言者長言也引其聲使長也所謂逸清響於浮雲游餘音於中路也故古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豪木倨中矩勾中鈞繁縟乎端如貫珠按今唯唱海鹽曲者似之音如細髮響微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不肯於永言之義至於歌者反不然歌者長短疾徐以春夏秋冬為節其音甚平不類乎如抗如墜之節豈古有安歌緩歌今之歌皆安歌耶

露書 卷之八 十七風

古有長歌短歌猶今之大曲小曲也小曲音響甚捷大曲如抗如墜非一刻不能度一字蓋引其聲使長故曰長歌近代音律不明作詩者徒借題以寫意未必盡合律呂而可播於管絃也

梁元帝曰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按登歌者不用絃管蓋重肉聲也以其在堂上故曰登歌拍板者擊節之遺意也蓋古人擊節宋纖易之以拍板

古人多善嘯今俗皆不解往在安慶府前見一僧道

中坐余覺有異與對坐良久僧起指日作嘯聲若
匏笙此外寥寥絕聞矣僧習懸一銅牌前敘為夷
陵人勿啞而託跡禪林後
數語云頭頂一箸笠風則風雨則雨背負一蒲團
坐於斯時於斯遇不足隨緣募化遇有餘隨意結
緣廣歷名山收勝趣啓我其悟通參方丈樂
指訣覺我頑空余意必高僧而託於啞者

今俗絕不識舞有之惟兩都中貴家然所見菩薩舞
耳人演大士額戴一碗手持兩碗為節公孫大娘
舞劍器此舞器耳不知者直以為雜劇往在洪洞
所見有涼傘舞回回舞菩薩舞花板舞拓拔舞巫
舞回回舞飾貌如同有容無聲涼傘舞手持小涼
露書 卷之八 十八風

傘為節花板舞手持檀板隨曲應節如飛花着身
巫舞即古鞞舞也餘舞尚多則皆巾舞也因曲赴
踏雖未盡古古意猶有存焉

今戲場歌舞之遺意也近世歌舞道絕直云劇戲耳
古人傅粉今人若傅粉不免嘆堂古人善舞今人若
舞即指為兒戲余意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世
界遞遷亦若是已古之世方在少時乎何多釋態
也

今臺省轉京堂數為王府官謂失其氣談也然古即

有之古語寧登瀛不為卿蓋古以侍從為登瀛也
兩都臺省清議尤重正統天順間循以南轉北後遂
有軒輊南途獨寒近李本寧太常與余談有南北
流通之議欲於兩都六科皆設都諫而散給事或
置或不置無定員都諫以北俸深者轉之南中散
員亦以轉北左右臺臣如之庶南北並重不生分
別城府之嫌儻實行之聖朝一國政也

國制貢士至京必四考故俗嘲之曰四考文王何可
當一官天下莫能破謂四考為文之王而官復至
露書 卷之八 十九風

小後李爾權宗伯上言初制禮部考者為選翰林
吏部考者為選科道今此制不行而猶考之實不
謂名始著令只 廷試一考

國初三途並用况鍾之輩皆至顯官量材量品最為
公典後限資格故世目九載出身者為卑鞞官謂
三年即爛穿三年不穿亦三年以此限人孰肯向
善又謂計吏為選貢廩舉人瘴瘧無不死瘴則有
死有不死既無公道貢舉之為邑令者有載胥及
溺耳

溺耳

紹興吳復金抱兼材以尉而簿簿而臨胸丞凡東省
有大興作必令復金估計費省功倍計日用力又
只居人之半有心計而潔已奉公故也業敦薦僅
轉湖廣宣慰司經歷河工需人當事者 題留擬
以判官管單簿銓部覆以銜經歷署簿不繳月竟
棄官歸復金之才人所共稱既用以劇任而處以
冗官誰肯竭力為 國家任事耶亦大限資格之
過耳

兗東監司盧大叅行部河上夜半中途遇雨昏黑既
露書 卷之八 二十風

不能前又無民合可寄吳復金正管河事突出火
把四十背鐵梳明雖雨不減賴以走四十里方
抵驛舍夫昏夜嫉雨淋漓不堪復金能使四十人
用命其才真有大過人者衡世者以資格抑之安
能盡人

泗水尉李春茂其人修偉遇事如珠走盤能使十八
觔鐵鞭大盜畏之魄喪就禽後循資轉某處巡檢
當事者賞其能欲 題留而不果 國家多才多
以限格而未盡其用

詩云大仁騶稚子稚子王渙字也渙為河內溫令商
賈路宿人開門問人為謠曰王稚子代未有丁未
間鳳陽太守考邑令語曰仁騶稚子用此事也選
部不知謂令任其子縱肆劣轉此令太守控辨始
復令官

近有作令者奕最低僚佐累讓以婚之遂至數十千
令私意奕漸高便愁異日林下無敵手者寂莫難
過及罷官依然一舊著也今當官自負高識卓見
亦若是矣

露書 卷之八 二十一風

今世以明經取士士宜爛熟經義兼取督學以干戈
成器同士士或以一器對或以二器對其知為四
器者數百人中數人而已近鄭督學以端章甫試
士端皆誦作正謂正章甫一邑之中如是者半舉
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自昔然矣

近來宗室制科之禁稍開黃貞父督學西楚於南昌
優等宗室欲照例廩膳紳通謂既支宗祿復食
廩餼似占寒士之額如是則任 既受恩蔭亦不
宜科舉乎然撥糴科者比比而是何獨於宗室而

扼之是在執此一推廣耳

今選官者掣籤之日多以銀一錠及曆日扎於右手

腕流俗相傳莫知所謂

南京侯揮使守禦浦口有養驢食園人菜者園人置

之驢人恃氣以賄入祈侯責之既責之矣侯引問

園人服乎園人答曰服我菜食驢安得不服今為

金陵話柄

浦口趙甲與乙鬪訴之侯守禦甲以錢三千進乙知

之亦以千五百進侯因陰諭甲曰乙亦理直難求

露書

卷之八

二十二風

勝甲論其意然特入錢多於乙因要之曰授乙之

妻足矣此庭見侯責乙妻曰夫生事皆汝不勸之

過欲因是懲之乙妻哀憐曰妾不避懲只求一言

妾實苦勸乙不聽耳妾勸之曰今世官徇塗左右

曠前此訟鬪一女矣今訟鬪一男若非官慈仁不

醫及妾乎侯面發頰遠驅之去

洪洞縣薄村王太學託人營利其人蕩費資本並盡

太學初不知方與查理其人遽投緘而死邑丞以

王富索賄不遂遂云王太學持刀殺之置之重典

後臺使者疑其獄下當事者覈實當事恐其富汙

已竟高閣不敢措手設官原以理枉一人鍛鍊後

人灼見而莫敢矯其非非今世病政乎

筠州杜倅饒有幹才第理訟必勝原告以告詞中有

林青天之稱勝之以邀非譽耳余嘗見新昌人鞠

珮與鄒曾聞鄒忿不勝推其族人下崖跌死新昌

令業置鄒於理矣鄒知林能令先告者勝因告批

林讞林輒為改坐鞠珮聲譽小事至使重刑信手

出入此從古所未聞可謂一時政之妖矣

露書

卷之八

二十三風

諸城有弟兄耕於野者弟稍強以言語而毆兄兄之

子亦耕於野適見而趨隴護父並力毆弟弟竟隕

命當事者遂坐兄之子以主令夫始事者兄也下

子者兄也又惟父可稱主令未聞子可主令父也

當事者徒知姪毆叔為異變不知弟毆兄為亂常

世風憤憤大都類此

漢書曰立春之日皆青幡憤迎春于東郭外又曰迎

春于東郊祭青帝勾芒車旛服飾皆青今迎春衣

朱若迎夏然溺於俗而忘其義也

第一二二升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八 二十二風

陶稱圭太守謂漢中正月初一日廳堂庭砌盡以青
松毛鋪之賀年者即跪拜於上多致衣汗俗云火
把蠻人節松毛漢客年蓋謂此皆漢人遷居其地
者為之也

正月二十日洪洞謂天倉日是日不以物借人家家
以麩作花帖稚子額兩傍謂之貼天倉

梅子度與余談二月二日為虎禳辰因出南豐趙睿
通太史二月二日舟中詩見示詩云二月復二日

浣雲蕩輕帆暖風撲天地爽氣變原隰白蘋流欲
露書 卷之八 二十四風

乾碧挑光似濕刻玉碎河濱醉海種盆粒正值虎
腹辰還憶龍樓集迎富萬家來賜尺千官入茲事
成夙昔放懷脫羈繫容與江上行扁舟恣所及按
此詩種盆粒龍樓集迎富賜尺皆此日事人並罕
識之矣

清明重陽之景無過秣陵雨花臺數里之內士女席
地若蟻聚埤絃歌入雲蕭鼓沸地土風之樂以此
為第一

京師風塵漲天獨少流水高粱橋淺水漣漪游魚可

數清明之後漸游集焉兩堤垂柳交陰清流佛宇
輝煌羅綺花驪亦一樂境也蓋雨花以鬧勝高粱
以清勝

清明重陽上墳海內風俗相去不遠惟河南延津縣

正月初三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皆上墳二年多此

三度十月謂之燒寒衣清明則先於墓前演戲三

日至祭日而散視海內為盛

北都天壇傍有金魚池魚長尺餘分池種育以待上

供端午前後士女爭游觀焉過此則內進及分供

露書 卷之八 二十五風

公侯矣是時土人依柏為亭置甕賣酒設核之珍
畢集山海且當筵有歌妓前饒有妖童孤旅過游
殊足遣懷

端午龍舟之戲真州獨盛觀者結綵為標飾以鷺酒

龍舟兩兩相競先至者得之蓋奪標意也載酒買

餅日須數金五日之內計居民日費不啻萬金矣

前中端午童子髻皆插虎虎以蠶繭或蓮草為之美

人間亦以為步搖焉

宗懔荆楚記曰五月五日荆楚人並蹋百草然江陵

樂曲陽春二三月相將踟百草則不但五日已

五者君位居中日端故凡五日皆曰端五唐玄宗八

月初五日生源乾耀張說賀表曰序屬中秋日惟

端五則不獨五月五日為端午矣端五之作端午

南中冬景只圍爐閒話餘三時多游興而姑蘇游山

船更感王孟質嘗暑月挾六七麗人洗髮因城湖

好事者作洗頭歌以豔之山陰夏連叔詩云炎炎

日長如小年青樓女郎畫不服三三兩兩齊拔絳

行人欲墮珊瑚鞭好事王君興獨偏慳呼共泛游

露書

卷之八

二十六風

山船四城湖上浮清漣垂楊古木夾兩邊都將黔

髮濯平川紅裙微露凌波鮮游龍驚鴻恣踟躕湘

靈帝子臨風前綠雲蓬鬆亂四蓮花容玉貌憑誰

憐回頭顧影日落天開粧重整雙翠釧與闌歸去

情纏綿東林西墅飛紫烟

姑蘇六月二十四日競游於葑門外荷花蕩滿船雲

集麗人烏錯袁中郎謂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

亂雲出峽可謂盛矣按緝柳編六月二十四日為

觀蓮節治遊之俗豈起於是與

滇中六月二十五日日火把節家家門前懸鉄碗燒

松明于中置酒聚飲其下問之陶穉圭太守云先

是一土官死他土官見死者婦美強欲娶之婦令

蓋松樓方許完聚比樓成計令土官先登以火燒

之婦亦投火中死後人想其節因相沿以此為節

日第王用和憲副有詩云六月星回節家家有夜

光剖瓜消酒渴走馬笑童狂火樹占文運田燒說

歲穰故鄉風景好何日一徜徉則又若為星回節

而設矣

露書

卷之八

二十七風

七月初一日洪洞人以麥種盆中觀其茂槁以下一

年安否謂之起業至十五日棄之屋上

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被襪國于水

游楊用修謂魯以秋被不知古春秋皆被謝玄暉

詩秋被濯流春襪浮醴是也

吾鄉中元祀其祖先盛於海內所燒與祖先銀錠而

上皆印京宵花銀四字不知其義云何余族有居

涵江塘北者先是鬻地於人其入在地內掘土得

銀數十錠若宋元所埋者而上亦並有京宵花銀

字見俗有所本也

荆楚記八月一日以朱墨點小兒頭名天災以壓病
緝柳編八月朔以盃盛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筋染
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天災古人以此日為天醫
節今俗便不知有此節矣

中秋之感海內皆然獨虎丘以幽勝以韻勝而吳歌
尤勝袁中郎云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
迫葭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
千人石上至山門櫺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疊雲瀉

露書

卷之八

二十八風

遠而望之如鷲落平沙霞鋪江上布席之初唱者
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
鬪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搔首頓足者得數
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百光如練一切瓦釜寂
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
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消比至夜深
月影橫斜蒼葭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
四座屏息音如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
列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端午龍舟八月十五夜中秋天下皆然閱薛千仞筆

餘謂四明以十六為中秋又以中秋競龍舟相傳
宋相國史越王母以十六日生故易是日為佳節
越水國中秋日人皆載酒泛月相國遂以龍舟娛
其母俗竟因之至今不改

春秋社日俱不作女紅謂之忌作唐宋皆然張籍詩
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周美成詞聞
知社日停針線採新燕寶釵落世移俗改今遂不
知有此忌

露書

卷之八

二十九風

俗云登高必曰九日按魏李充隋陽休之皆有人日
登高詩嵇含詩云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則登
高古不獨九日矣
應山縣十月朔俗作黍糕以餉服耕之牛牛是日河
飲照見角端有懸糕則已無卽墮淚見俗傳已舊
牛習以為常也
績溪極重年冬祭祖舉在十二月內卽貧者不廢胡
君直中丞謂其家堂中用四卓以擬四時堂兩傍
列八卓以擬八節合之為十二月杯中開四傍各

所用七十二為七十二候合之為三百六十日其

義殊可嘉曰別家有月三十六卓者義各不同

除夜洪洞人以麩作窩窩十二以應十二月置饒中

蒸之蒸熟觀其中有水即卜其月多雨

莆中新年五日不掃地問之胡翼雲太學云績溪亦

同此風

延平楊文純謂其鄉移居五日不用銀問之胡翼雲

云績溪亦然

洪洞人遠行其家五日不掃地韋業詩云去路香塵莫掃掃即郎去歸遲

露書 卷之八 風

古有五角六張之忌謂每月五日遇朔宿六日遇張

宿此日作事即不成耳玄宗游華清宮劉朝霞獻

幸蘆泉賦中有述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插得女媧

竊遮莫爾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自敘云今

日是千載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即其事也今俗

無此忌遂不知五角六張為何語

露書卷之九

莆田姚旅園客著

風篇中

鍾伯敬秣陵桃葉歌三十六首金陵風土之信史也

余摘其一二如桃花春水燒秦淮油壁珠簾障大

街隊隊三吳輕俠子大冠廣袖淺頭鞋 踏春南

陌女回車羅綺粧制雜廣除夫出他家擡婦媪留

錢妻出催肩輿 排當食肆密成圍餽釘零星太

細微十歲女兒能適市一錢買得兩般歸 一派

露書 卷之九 風中

青樓畫捲應無湖新去未嘗歸應門只說新歡至

送佳樓霞與燕磯 呼兒紳紙累加濃不論偏鋒

與正鋒但要乞君題數字近詩書似大詞宗 小

合輕囊貯甲煎自溫舊火試新州休論爐底名香

價一統爐灰買百錢 袖手稱詩也不妨西方亦

自有詞場開函首檢新題額春日邀同某部郎

屠長卿江南謠云十千買一爐百萬買一畫妖童與

艷姬大船開門下 菱花與藕花綠水平如掌堤

邊油碧車湖上青蓮舫 村村帶流水遶屋是葦

段對門間雞犬舟楫過隣家 江南饒水竹臺榭
碧嶙峋昨日絃歌罷明朝換主人 朝從紫陌游
暮向青樓歸家中無斗粟身上著羅衣 江南冶
游之風在在可樂讀堤邊帷車湖上蓮舫便令人
神往舟楫過隣家唯吳興擅其勝末二首最中江
南之熒明朝換主人余於諸友中每身見之

屠長卿江北謠云女郎騎駿馬怕首抹烏雲一道流
星去西風吹繡裙 客從臨洮來長刀角弓綠日
暮上酒樓搥笙啖羊肉 陌上羅酒漿東郊拜墓

露書

卷之九

風中

罷脫下黃衫子紅裙樹間掛 馬上逢鄉里無奈
馬蹄疾寒隴欲一言風沙忽相失

王行父作湖方風土十詩余記其七云門前一隙羸

車過灰揚那曉的蹄花歸去馬蹄香 綿襖綿裙

繡鞋了胖張那曉的春風初試薄羅裳 頭上髮

髻高一尺蠻娘那曉的寶髻雲鬟官樣粧 開口

便食燒道子難當那曉的蘭陵美酒鬱金香 生

蒜生蔥生韭菜脆臘那曉的美人夜半口脂香

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曉的春風一曲杜韋娘

行雲行雨在何方坑上那曉的美人夜宿芙蓉
帳

閩中風土吳非熊游閩詩略寫一二詩云舟中喧水
碓城上出人家荔子家家種榕陰處處遮居民晴
着屐市女晚簪花

李宗定京山竹枝詞云紫氣氤氳帝里東南新開市
雜其中一年好事無多少只有謠言疾似風 婦

女紅花插滿頭逢人遍說學蘇州短衫寬袖長羅
帶蛇髻三盤捺柏油 山葛高中濶綠邊布裁朱

露書

卷之九

風中

腹血同鮮傍人訝問佳公子盡是豪奴惡少年

不為商賈與農桑整日山歌信口揚清客一呼千

萬至甕無宿米學焚香 狎斜幾戶竹為蓬妖姬

房小盡如籠兒郎車馬無蹤跡買笑黃金半是銅

浦城婦女粉如泥客販杭州價不齊縱有一船

方到岸明辰盡送入深閨每一讀之風景皆宛在

目中

近來法度廢弛時事多更仰如京營一事水夫長班
動窳藉其中以抵工食又昇平日久文武畸重致

主將類能操觚而不開弓馬干戈已未遼左失事
 劉杜二將陷沒海內遂枵馬無備關中王孫子斗
 作紀事五首可謂言言對養矣詩云遼陽烽火照
 燕關悵望三城杳莫攀哀痛不聞 明主詔蒼皇
 空賜逐臣環中原芻粟艱如玉內帑金篋積似山
 七十二營閑虎豹健兒新募又人間 完顏遺部
 海西傍雜種生滋漸徼徇鉞甲千羣聽感築旃廬
 百里聚水霜頻年紹馬翻投餌計日鯨鯢且跳梁
 聞說苜蓿隨漢使自將七事奏 君王 二 漢朝法

卷之九 四風中

網未全稀嘆息軍興事已非急發紅旗諸校沒從
 容玉節撫臣歸血腥戰壘陰風慘燐火沙場白日
 微自是 聖皇修省切故將 恩澤當神威 三時
 清諸將慕文儒勝韻長才亦自殊競羨江花生彩
 翰不聞營柳避雕弧金輦轉隨津貴官錦封題
 待市胡覆轍于今堪自鑿嫫姚何必薄孫吳 四 吾
 皇端拱繼前風絕代黃虞事可同四紀衣裳垂秘
 殿五雲繚繞自深宮西臺封事多難下左省官僚
 半欲空今日杞人頻涕淚隱憂不獨為遼東

楓窗小牘載王禹偁上疏云古有四民今有六民謂
 古者農即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四民之外
 又一民也佛敎入中國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具
 衣食五民之外又一民也余以為今有二十四民
 借籍三清專門符水六民之外道家又一民也錢
 權子母藥假君臣七民之外醫者又一民也灼龜
 擲錢自謂前知著草梅花動稱神授駕言管轄籠
 絡孔方八民之外卜者又一民也手抱五行口生
 七政九民之外星命又一民也姑布穉孩麻衣糟

卷之九 五風中

相十民之外相面又一民也尋龍第一青鳥無雙
 十一民之外相地又一民也技擅攻城智能略地
 十二民之外奕師又一民也額瞬眉語低昂在夫
 口頭赤手空囊珠玉堆於半壁十三民之外馴僧
 又一民也生長烟波慣聽風水身寂岸飛千里坐
 至十四民之外駕長又一民也緩行如桎梏飛步
 若甜飴任不借一雙踏河山百二十五民之外昇
 人又一民也論斗不論星論君不論民始於五虎
 終以翻龍十六民之外篋頭又一民也臭過鯉魚

杏云龍挂錢乙何親趙甲何薄十七民之外修脚
又一民也捏手捏脚端前端後十八民之外修養
又一民也藏龜真傳瘦馬捷法粉胸翠足螺黛朱
唇機關日練媚態橫施吳語滿前貪坑無底十九
民之外倡家又一民也彼何人斯居夫簾子翠袖
羅裙日男如女兩兩三三板十得五二十民之外
小唱又一民也改頭換臉世態備描悲令人悲怒
令人喜廿一民之外優人又一民也吞刀吐火度
索尋撞聚眾山於目前種瓜蒞於頃刻廿二民之

露書

卷之九

六 風中

外雜劇又一民也游間公子俠骨豪民家裁劍客
戶列飛霞激游矢若聚雲揮囊金如故物里羨其
雜官何敢問廿三民之外響馬巨富又一民也宋
後六民今隆十八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穡除
二三小技其餘世人奉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
懸鐘鼓比樂公侯詩書讓其氣候詞賦揖其下風
倚與盛哉
白龍挂者南都偷倉米之盜名也以白布為長索踳
墻出米因曰白龍挂黨與甚多漕糧起運散搭船

上北行而會於通州運官少米者請以上坐輒為
他盜賤值輸之誠兩都倉儲之巨蠹也

水老鴉者揚州舟楫也舟人多託故與客關其一即
跳入水中久不出其一與索命行旅亦爽然自失
不得不多與金帛求息然跳水者伏行水中已在
二三十里外登岸矣

秣陵有夜市在筵橋廊下每五更盜者以所盜物至
不舉燈惟暗中度物又不出聲物值隨其所指即
度錢或價與物等或得利數倍習以為常略不致

露書

卷之九

七 風中

訝蓋所從來舊矣
唐多劍客我朝惟邵武一見他絕不開宜世之多不
平也陳仲醇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其然乎
古多小吏如石奮為高祖所愛是也今惟蜀中有之
與門子同執役亦如門子與官同臥起第古之年
不可攷然翟方進王尊稱十三石奮稱十五與蜀
同矣
薛千仞謂今長安中無位而游者不分牛驥皆自稱
山人人亦不分牛驥皆從而山人之蓋以山人為

美稱也余謂古之山人高今之山人辱何則山人者上而好修重已重人次而詞賦艷口悅心茲留都以篋片一日催末屑一日催容為詞賦京師以幹辦為文章與篋片揖讓者利招致新安太學拜門生而媚

已日翁與幹辦腹心者利通仕路之血脉而作已耳報神淮陰與絳灌伍謂我山人我面頰矣

僧者佛弟子也今形貌則是衣履則是而其道蓋非矣余嘗見雪浪蘊璞經僧也雪浪多妖童客至童即出門看盜隨車從之多寡以為款供之等第蘊

露書 卷之九 八 風中

璞在永慶寺講明章拜之輒稱禁足余嘗早至竟之不得云答某部郎拜恐妨經講每早行也庸慈苦行僧也寓鷲峰寺刺指血以寫經心甚服之越數月以沙彌故他徙又嘗同王懷亭僉憲戒晉叔博士施仲宣儀部游燕子磯散步弘濟寺前傍一茅舍中坐一禪僧見人盤踞如故徐而臧公問其里因問敵同年某無恙乎僧知皆官長及行不覺下榻送出門矣為僧而未忘世味何以僧為
佛寺大門內卽塑四金剛一持劍一操琴一持鐵一

持屢屢龍類問其何義答曰風調雨順也以鋒為風以屢為順沙門全無心竅矣屢音慎慎順古同音

楚有談三教者意甚得因問袁中郎可增可減乎中郎曰可今世之盜名盜利者非躐教乎媚世取悅者非愿教乎不可增之為五乎然三教皆習其末失其源猶之呂秦牛晉惟躐教愿教最真不可減之為二乎

露書 卷之九 九 風中

楚小人之家夫殘疾則復招一夫日招夫養夫今長沙不必夫病亦招一夫有許於官卽執養夫之語南都妓文雅口不談刀錯北都妓高價而俗楚妓麗而多情晉伎夥而太受卑抑晉妓城中不敢騎馬道行見人舉手稱拜見秀才則不敢稱拜日磕頭而膝略近地矣城外騎馬見衣巾者在里外卽下馬稱拜余嘗出平陽北門遠見翠袖兩兩耳語意其妓也比有車將近列跪道左矣蓋其俗然也北都妓既無几案又無香爐極雅者沉香在汗巾角就火盆中挾片炭於盆簷燕之欣欣德色矣余嘗

朝之日都門妓服睚大而香盛亦大房中有長案
案上有書壁上有畫雲居寺邊張五耳

癸卯冬僦居淮清橋隔桃葉渡即曲中也予謂陳元

凱廣文曰國家耗矣廣文問故予指曲中謂之曰

此間華棟麗棟曲榭層臺半委草萊矣廣文謂此

正宏俗尊淳君反以為耗者何曰李文叔不云乎

天下之盛衰係於洛陽洛陽之盛衰係於花園此

亦洛陽之花園也當國家盛日城量珠玉民生富

裕固以餘力酣歌於瑤箏錦瑟之間且太平時人

露書 卷之九 十 風中

心宏振服界潤大觀全如糞上今物力益訕既無

餘資以事此又心與運移漸入鄙細全重性命矣

內多欲而外難割拾紅粉冷落曲榭變為蓬蒿所

自來也予謂國耗者正以此

王維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後夜分王

陽外園有著履聲須臾進自稱鄭玄責之曰君年

少何以輕穿文縵句而妄譏誚老子耶梁帝召見

何點詔拜常侍點以手將帝頰曰乃欲臣老子耶

今自稱老子此風絕少惟三晉人惱時開口即自

稱老子

二王帖多稱諸舍今甫中宦家子稱曰幾舍幾舍清

漳晉江亦然或只稱舍人猶有晉之風焉

甫公子稱之曰幾舍幾舍從行第也子亦從而呼之

曰阿舍

甫田福清小人稱上人曰使蓋從通政使布政使以

尊人也而子稱父亦曰阿使則從僕之稱也

甫田人稱子媳曰幾房幾房從其子之行第也新入

門則曰新房小人稱之曰房人子亦從而呼之曰

露書 卷之九 十一 風中

阿房阿人

晉陽不知有字僕呼主人之侄皆隨主人呼其名只

加以哥其風甚古新安亦然然晉人猶或以行新

安至老不避失之野已此惟吾鄉為得體吳下亦

略相似三晉為仲嘉從叔仲嘉六子餘皆名也

司馬君實童子隨人呼君實蘇長公勅之曰宜稱秀

才後童子以秀才稱君實君實曰長公壞我童子

今漳平寧洋之間為諸生者僕輩皆呼為秀才即

此風也至為孝廉即呼為大人矣

甫中稱授經師曰先生吳興稱宦家童僕曰先生洪洞稱秀才曰師傅別處稱工匠曰師傅風之所漸莫知所始

吳興鄉紳之僕見鄉紳之弟兄皆作長揖呼之曰幾伯幾伯不論弟兄隨其行第樂加以伯也蓋有太古朴略之風焉予鄉禮分甚嚴唯山野之中呼主人為阿叔與主人同坐起曩郭人有買山僕者容至與主人兩人耳僕向內索茶三杯俟客與主人舉已已亦持一杯次末坐主人切責之後客至索

露書 卷之九 十一 風中

茶只隨客多寡然向主人笑語曰今日佳否朴野之態終難遠忘

奉新人見親知僕至輒與之左右對坐親陪茶酒即縉紳皆然紹興人初結姻僕至雖縉紳必請其上坐謙款焉二俗似古予獨以為不然蓋古之使者多出門人家臣子華使於齊是也故遠使孔子與之坐若今則皆臧隸矣豈可猶執古禮
廣平童僕命名必曰貴如貴小貴新之類新安命名必曰旺如來旺邊旺之類土風相沿久矣

西江人名女必曰貞如柔貞秀貞之類
石林燕語云婦人以姓為名今筠陽婦人如姓蔡嫁於胡則曰胡阿蔡遺風猶存焉

彈棋起於漢成帝劉向為作代蹴鞠之勞魏文帝於此戲時鈔用手中角拂之無不中顏黃門謂彈棋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一為之此戲今絕無知之者余意俗之拾枚姑即其遺也
古以石為箴山海經是麗之山其下多箴石今絕無石箴亦不知其法若何或云金剛鑽即其物

露書 卷之九 十三 風中

古者后妃羣妾當御於君者女史授之銀環著於左手以進之既御著於右手生子月辰則授以金環退之今女人著環直以為手飾耳

俗謂箸曰快莫知所始余意船家之俗忌耳蓋行船惡住故諱箸作快猶以箸舌為猪利也今俗安然以為正名器不致疑
骰原作投以手投故又曰嬰古以玉為嬰曰瓊嬰今曰色子者嬰之訛也骰有六面古只刻四面以鳥盧雉黑犢四物刻其象於上據晉書惟黑犢輪梟

勝盧盧勝雉今俗刻點猶曰呼盧實不副名

宋朝有肉笑騰載在程史名亦不惡今不識為何物

豈肉餅耶

寒具即今俗點心之謂蓋因寒食而得名也寒食不

便舉火先日具物如餅傲拒枚以備饑困故曰寒

具今不專用於寒食致世不解其義

劉夢得寒食詩纖手搓成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

夜來春睡無輕重壓福佳人纓臂金所謂玉數尋

余唯在合州見之請官長席面必有此物為敬

露書

卷之九

十四 風中

吾鄉以米粉為果又以米粉為餛飩曰果蘭土人唯

冬至作此仍以相遺嫁女之家猶盛二月二日則

間有之初不知字作何亦不知其義謂何後見載

籍云楚人以米為齏以所齏始知所自今其形漸

遠故其義亦晦又此俗惟盛行莆中他所未見未

審何以

長沙喜飲煎茶茶葉先以草熏之而後烹云病者飲

此尤效

周九府有錢布刀龜貝今天下不用貝用之惟滇中

滇中日肥肥音從博而所中廣而兩頭氣也肥有

底日孤兒肥底開日開肥開肥入小肥日合子肥

則一當兩用一箇日一莊四莊日一手以每數必

十手為半索二十手日一索八十二十索日一袋

百箇也五袋為一百索五十袋為一千索貴則銀

一錢換十二三索賤則十五六索以十六索計之

是一錢得一千二百八十箇也一肥可以買一物

則滇中之風景尤勝於秣陵一錢買得兩般歸也

弁如憤但當耳有兩手作抹耳余少時於戲場見之

露書

卷之九

十五 風中

猶有告羊之意今即戲場亦廢之矣恐後便不知

作何狀

古人皆戴白帽今惟中州楚蜀仍此夏天戴之呼為

涼帽此外絕無矣陳傳武與張合州兄體敬游峽

肩傳武有制初出合署暫戴緇巾行欵里給緇人

曰取我涼帽來隸以為真也媚問體敬曰官涼帽

在何所

楚人夏日多戴涼帽或問死者誰李宗定曰死了帽

子

說者謂網巾國初一道士始創此 太祖嘗私行問
之云一統太平 太祖喜甚官其人今閱謝宗可

詠物有網巾詩則元時已有矣不自我明也

謝宗可詩

云烏紗未解襟塵斗一綯清風兩鬢寒篩影細分
雲縷滑棋紋斜界雲絲乾不須漁父燈前結且向
詩翁鏡裏看頭上任渠籠
絡盡有時怒髮亦衝冠

謝安折屐阮孚蠟屐皆平常履之非為雨設今惟晉

江猶然其木輕皮勒製度亦精晉江因晉人南遷

居之故曰晉安有晉之風無足怪者

婦人戴髮髻天下同然獨莆中既嫁猶如曲中佳人

隱書

卷之九

上六 風中

裝束即新嫁娘有髻亦為簪花之資越七日即棄

去矣

黃六治謂開封婦人皆戴網巾心竊惟之後余開封渡

河見舟中婦人網蒙其首非六治先言幾絕倒比

過通許太康門子披髮者皆有網亦一方之厥妖

也

洪洞女人裙摺簡寬如非葉莆田女人鞋底多以綾

包鞞木底板曰高底鞋梁簡文帝詩羅裙宜細簡

畫屨重高墻於二俗見之

近青縣見婦人道行皆佩紅幌長去地三寸耳詩云
母感我愧兮風見於此

洪洞婦人衣重重卷袖道上行露其手批詩云手如

柔護不第齊風矣若南土風俗則投子遠巡裏手

拈無因得見玉纖纖但應報道金釵落彷彿還因

露指尖

余游洪洞謂其有五美美城池美宮室美園亭美男

子美婦人謂其有五不解不解食飯不解飲酒不

解賞花不解金扇不解石篆則淳朴未離矣

隱書

卷之九

十七 風中

續溪胡翼雲謂其鄉風作墳先作虛墳以瓶裝油裝

穀蓋之又以松木一枝並置墳中俟踰年取出油

無水氣發與松枝不腐即佳地也此法甚得敬慎

之意處處可試焉

建溪之舟如鼻前尖小而後深大及遇水漲則倒棹

上灘北方冬日遇頽風而轎亦倒昇陶比部人表

懷來道上苦風詩云越人解轎撐須倒西塞風尖

轎倒擡路上小兒休笑取有人驢背倒騎來

江北呼牝驢為驢驢壯驢為叫驢驢字書及顏氏

家訓有此字獨不得叫驢之解詢之者詰俱茫然
偶一童子云以驢駕轎必以牡故為轎驢耳余問
今駕轎以騾不以驢童子亦不能答第楚辭有寒
驢服駕之語漢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驅馳
為樂荀子訓張楷皆嘗駕驢車又晉令乘傳使遭
喪聽乘驢車近日余友廖季符曾倩驢轎則驢委
可駕驢之說不為無因矣

滇南逸公文有雞毛一枝炭一塊在手即知為火速
飛遞十日之程兩日便至

露書 卷之九 十八 風中

巴陝人遇物皆負之於背外夷人遇物皆戴之於首
雞數十斤步履自如孟子曰頽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未可以彼俗為非也

火盆駕炭至微事亦自有勢南中熟炭在下駕生炭
於上氣即煽上北邊生炭在下置熟炭於上氣方
煽下若效南中即熟者亦黑矣蓋一陽之後氣宜
上煽北邊陽氣不勝寒威故煽氣降而下耳

甫有著沙之病令人腹痛手足冷狀若傷寒治之只
用頭髮繩刮兩臂上及頸上令發紅謂之刮沙又

內服薑湯而已稍甚者以針挑背上白筋如線刀
斷之愈最甚者以針刺十指尖出烏血即愈此病
尋常有之初不知所謂及聞抱朴子始知南方有
沙蟲亦射工之類中之至有殺人者則攪腸沙不
治者其驗也第云沙蟲生水草中觸之則病今女
人在閨閣中何以亦中此病恐未必盡然也

今俗易脈星緯忽畧禮樂吾家姚信著士緯談談理
窟信武康人舊志列於儒林新志乃屏入方技非
以昕天論乎又彭攀龍獻樂書樂以和八風亦非

露書 卷之九 十九 風中

易事瑞州志亦列之方技顛項渾天夔作樂將盡
方技之流不足稱聖已

今郡邑志書列女傳只載節烈餘賢如侃母德比孟
文如道韞皆黜入雜錄蓋已成風如輿化志以
江梅妃方孝女徐德瑛載於叢談是矣殊失列女
之義余惟嘉興志為得體賢母賢女皆列焉但易
列女之日為閨行亦未能免俗

今為親上壽率十數金為錦幃然惜重幣求文只持
數錢索學究筆借一顯貴姓名以誇耀戚里桂履

而實燕石虛詐之俗相沿不覺是不惟誑俗且誑父不惟誑父父亦自誑也

福唐人不欲居人下多誇言一人渡同舟者問其姓其人答曰姓葉問者曰葉相公家乎曰彼小葉耳回回朔望集禮拜寺閉門不與人閱人亦莫知其何狀秣陵有鑿壁闖之者見其分坐兩傍相次以手提隣坐者耳一手指西方以炷香為度而散蓋修淨土意也

土官既死子幼者皆婦署事婦襲男子冠服與流官

應酬亦作男子長揖其風與占城同

北港俗親死卽刻去穢腑以火乾尸貯木懸梁歲時出而祭之其不識禮義如此其人散居無君長惟甲長之類為頭日中國十人以下至其地則彼殺之五十人以上則彼閉戶而避我捕魚逐鹿者入其境必分贈甲長土宜闔撫院以其地為東洋日本門戶常欲遣數百人屯田其間以備守禦交趾以足第二指交拇指上也其人皆被髮好以奇楠香丸時時擦體關吏見卽索之間有秀才關吏

令其作字字畫枯勁並無重輕國稟我 朝正朔頒曆之時委一雜流賫去彼國遣方伯至闕跪拜迎歸公譙與雜流迭為賓主焉

陳益稷安南人元時為湖廣平章政事天曆二年夏征西凱還艤舟若山詩萬頃烟波一葉舟虛名輕似水中漚層層浪捲千堆雪浩浩風生六月秋適意野禽頻出沒忘機沙鳥任沈浮明朝匹馬長安道又是紅塵別樣愁陳人則安南詩不囿於安南

安南前代皆郡縣其地我 朝雖奉正朔然備安

一問尚阻聲教惜哉

琉球民犯剽掠無輕重皆以開腹之刑

琉球漸染中華知禮義有子居喪數月不食肉者有

寡婦不嫁守其二子者每津津對華人道之

琉球國居常所演戲文則閩子弟為多其宮眷喜聞華音每作輒從簾中窺讌天使長史恒跪請典雅題日如拜月西廂買胭脂之類皆不演卽岳武穆破金班定遠破虜亦以為嫌惟姜詩王祥荆釵之屬則所常演每嘖嘖羨華人之節孝云

琉球國等威以手中別之手中者裹首帛也紫手巾最貴卽國相大夫之類黃手巾次之紅綠等又次之青者爲下王手巾則兼用五色我使往封彼皆華服來見不復用彼服色矣

使琉球者讎之日拜位坐位俱分賓主王至使館亦然國相等拜二使則並四拜二使不還拜其體與待中國屬官稍畧

琉球國理錢穀者謂之哪嚨官

庚戌仲秋後至北雍看適朝鮮入賀三使亦來遊遇

露書

卷之九

二十三風中

人分高麗扇及紙刀扇上題詩爲辛丑秋東岳李子敏作其作北京詩曰燕門烟樹遠居庸北極神都壯國容撲地開原青海近隱天宮闕紫雲重詩書禮樂周風俗道德皇王漢祖宗萬曆太平端拱日廣庭鸞鷲綵變龍其作聖節詩曰九城初日瑞雲臺虎拜形庭百辟參黼黻星辰璇極北梯航玉帛越裳南河清適際千年一嵩壽齊呼萬歲三鰈域小臣陪獸舞內樽備荷需恩酣詩雖未及朴寅亮亦以見其俗之文雅云

高麗使臣網巾以玉爲環大於大通錢云彼國官階以環大小爲品級又隨從皆戴竹笠衣皂服問之則千百戶之類也大抵其國中官員皆戴斗笠入使者始襲我朝冠服耳

高麗婦人寡而無子可依卽令處傳舍以待使客生子卽收爲通引通引者卽中國之門子也

賈島有送宿山人釋無可有送朴山人歸日本詩宿朴者必與中華相頡頏今不知彼國有其人否

國初倭國嗜哩嘛哈來朝有詩答問云國比中原國

露書

卷之九

二十三風中

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瓮鬱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項聯自誇其雅然衣冠製度大背唐俗而適云然則倭謫矣頸聯自誇其富則不離腥酒也惟結語頗佳掛驢印作昔皆荒徽今文物不異中原倭奴有此文彩儻革音反性謹奉聲教亦一善國二百餘年來自恃風濤不改島俗則可惜也

宣府熱夷重客至其家榻地而坐主人先牽生羊以獻隨對客宰烹熟則盛以器戴於首以獻方宰割

奉嘗侑食卽有歌妓挾瑟琶列侍客酬主人須以布帛在客厚薄不計尊丈賞妓須針線之類若以黃白則主與妓皆不免有怒色以爲賤已也

達女皆垂髮比嫁卽將前兩髮下垂者剪去其末名之曰蕪趾

北狄西戎皆用帳房行卽捲之惟熟夷有房屋以茅結之或圓或方而頂尖如保定近邑民間小房耳

明妃傳有妻母之說今胡俗猶然宣大套虜之妻曰忠順夫人卜石兔其子也虜死兔復婚忠順李大

露書 卷之九 二十四風中

蔡君章監兵陽和有詩云胡婦胡兒款塞年相持

其語轉相譁羅瑜未展交歡帳渾浴先開合香筵

五路良媒冰始泮四傳佳偶箭將懸喜看剪葉頻

繪馬關月遶風動管絃

南海在粵可達京師往時海運往往揚帆蓋由東海

而北海也項見羅華宗云自北海而西海而抵南

海則是四海周流西北隔於戎狄人莫由至耳羅

華宗者西洋人慕華而至華衣冠飲食言動皆宗

華者余問西洋布出若國乎答云彼小西洋吾所

居大西洋在京師之背北海中去京師不遠阻於韃靼不能飛越故必至南海島自西洋至南海須閱三歲海中自有小島小島自爲一國時可泊舟焉問其酒則蒲萄也華宗與瑯瑪豆同國或云瑯瑪豆之徒其道稍遠或云瑯瑪豆之友瑯瑪豆善天文所著圖與中國頗異且善煉丹余問華宗供帳所出云家中時有至粵者此殆託言或亦善煉丹乎

瑯瑪豆友論云吾友非他卽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露書 卷之九 二十五風中

當親友如已焉 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

其心一而已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

兩友相助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於

貴情焉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也 世無友如天

無日如身無日矣姚子曰人有異域其道其情一

也讀此誰謂海外無人哉世每少異域夏蟲耳然

生中華而徒有其胸反不彼若矣不愧殺乎

近西域瑯瑪寶作自鳴鐘更點甚明今海澄人能效

作人謂外國人巧於中國不知宋蜀人張思訓已

爲之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矣

風篇下

甫人語異中原而古有此字者畧記如左

青盲眩也任承馮信託青盲以辭公孫術徵命

脰頭也謝靈運詩顧望脰未帽

骹音敲考工記去一以爲骹

弄卷也樂府有江南弄

一璞土一淮南子土勝水非以一璞塞江也

露書 卷之九 二十六 風下

汗衫道袍名起於漢高祖

鑿鑿籀音或音俗云然恐不知字作此

紫肺肺音漢書風吹削肺但有音瘵者豈

有同音耶詩云東門之楊其葉肺肺亦音沛

法州吳卷按事物紀原淮南王招致方術之士延八

公等撰鴻寶方法燭其一也則法燭之名古矣

胡餅酒餅唐太宗賜李大亮胡餅後人不識胡餅爲

何器今詩多用酒家胡胡姬不知胡卽壺也

惡颯南都日似蟬身作臭氣余初惟蒲語之僻及閱

墨客揮犀始知古有此名矣

刺虎刺音喇謂按刺虎草名此草招人皮肉卽如火

燒故以辟極惡之人謂不可近也

鴛頭婢也按杜牧傳在吳興見鴛頭女指幼文頭青

似鴛耳非指婢也今俗字了頭不若鴛頭之雅也

敵喬妻也令喬稱人妻語出於江東二喬

倩子稱人令倩稱人此本齊語也而謂妻之兄弟曰

團子稱人曰令團則迨效無謂豈以長孫無忌爲

唐太宗后兄歐陽詢嘲之曰索頭連背暖視喬畏

壯寒只由心潤潤所以面團團名起於此耶然此

極不佳之諺何可以稱人曰令團乎

齊眉齊眉蟠蟠齊眉始齊眉

世地齊眉也

蘇子歌魚沸鬱今柏冬日

醜醜也白居易詩廩米陳生醜

熱洛謂食熱物令洛水不冰下有礮石古人謂之温

洛見蒲語有所本也

疾白謂証唐有疾白滑稽善諢其言必本此

術術 效也 屈戌 門聲也 做鐵爵 工也

壁 以泥塗 揆刻 揆音近背 韻 韻音近背 韻 韻音近背 韻 韻音近背

響 泛音之水 款款笑 款音闕 嘖嘖笑 嘖音闕

樹 樹音闕 樹 樹音闕 樹 樹音闕 樹 樹音闕

樹 樹音闕 樹 樹音闕 樹 樹音闕 樹 樹音闕

字出於古

蕭人呼天曰汀奈曰楚冷曰清原有此音即除斜車

皆有別音古韻已然矣若謂雨曰戶扇曰信樹曰

根美好之好曰駭則蠻語也

急焦 急音 梅花引 急音 羊迷月 急音 羊迷 急音

打敵部 打音 小禮 打音 無琉球 打音

徐文長四聲發中亦有此語

罪過蕭人於痛楚之事即呼曰罪過

有稍 有音 莆田秣陵亦然然義稍不同甫直謂富者

秣陵謂身邊有物曰稍稍帶意也又曰有管則以

身邊有物可質也

蕭語不變正音者余記憶六十字如父子富貴困賤

善聚鬚鬚草木花酒衣荷以矣意意若止旨只

侈此梓始豕矢史士似祀候彼妣比痞技妓喜懼

庶兒采色蒙腫允勇凶儒知進飲糝修德

或問於花記所稱土音而獨曰閩何曰莫蘇長公之

餘唾耳長公觀賢已圖呼六言自有味長卿則無

謂矣又問屏長卿自持土音而笑人土音何曰西

吳人謂水曰矢東吳譏之東吳人謂死曰洗有婦

與翁祝壽曰願翁壽似阿媽脚翁問故曰千年不

洗西吳亦舉之為笑柄

儂 儂音 儂 儂音 儂 儂音 儂 儂音

人客 人音 人客 人音 人客 人音 人客 人音

路頭翁 路音 路頭翁 路音 路頭翁 路音 路頭翁 路音

增重 增音 增重 增音 增重 增音 增重 增音

可增重一二錢故以喻妖童然舊錢增多新錢增

少因又以新舊為治容次第

赤脚兵音赤脚人安州

空庵謂人欠神也

支姑摺謂帽也

逢羊苦味之龍溪言此瓜不可煮羊而食食即有害

余意當為妨羊土音訛耳

入死謂差不知八死謂不知

老先父也後生子也大者兒也細者弟也姐妻也賽

奴婿也趕趕婢也白賊謂說使鬼謂說間猴鬼怒

湊伊謂湊無事作也無數第也行動便也寧洋縣

露書 卷之九 三十 風下

寧洋人謂親口車謂精日選凡稱物精製日精精

陳學一謂漳平人語人村俗輒曰五色村五色村三

偷

珠陵輕桃之語皆本於曲中如燥脾謂快肉麻謂可

人方起謂據音波老謂不在行也丙寅月

尸鬼謂寒也水邊也括招也扯淡由也嚼蛆

類印衣冠漸添焉

巴眼帳謂隱事也即一溜烟逃走牙疏落齒牙謂

也

遮留秣陵謂楊雄方言曰蟬或謂之蟬音蟬蓋指

江東也今日遮留見俗音漸流漸速

秣陵亦有土語而字皆有據者著如左

異音選官之選謂按胃鳥之網曰異語亦有義已

沈音沈謂却嫌脂粉沈顏色字亦雅已

路路謂開游按路小兒步也蓋言一步方一步也取

義極肖已

露書 卷之九 三十一 風下

覘一作瞥今金陵看物之美惡動曰覘一覘

羸將其末禮王制云羸其股肱

戴子謂無賴戴毛蟲也音刺即巢刺王之刺言毛蟲

整人人不敢近耳

幾稜稜音問道遠近也

燈起謂乍發蓋開張畫繒曰燈張皮曰燈音諍取

力之義也

熅以火伸今謂熨斗曰熅斗

火隱火死火隱字佳

俗音漸流漸遠秣陵語音最正亦有與去街巷巷

媽兩六三話柄

陣頭雨 六月西北雨也秣陵

架鷹 謂手持一二骨董旋賣者

泥團 謂老實頭也 先是秣陵謂江北人曰土巴泥團者土

巴之別名也 古已有沙魂之語見江幾隣雜志

稻官 老實頭也兩都

廣客 稱妖童也 秣陵先是稱食蛇因食蛇而曰廣客

秣陵罵人動曰牢尸曰拉牢的其語亦狠也

露書 卷之九 三十一風下

南都辛丑間有市語罵人動曰勞瓜變如云要搗則

曰勞瓜變成蒜要搗如云要敲則曰勞瓜變成棒

錘要敲殊不知所起而勞瓜亦不知所謂或曰老

鴉之轉

倉 飲酒不中程也 真州飲不中程即曰倉蓋倉以貯官米沒

官意也

火隱 電也 米酸 飯夥也丹徒村落

阿椒 叔也 阿况 况也 阿弔 弟也東吳隱語

白象 游玩 羅利 亦裡 沙麻開 何物也姑蘇

北京古語甚多如云白臉 謂善也 燥得荒 謂羞也 利把 謂不

也 謂能少倒 在我 謂是我事也 拿

糖 謂作怕人笑話 笑也 謂忍人不是笑話 浪 謂

也 謂故以言拿鵝頭 謂扶人之私

散 謂脚也 辟翁菜 即閉喪菜音重而然也 罵人動曰狗攪 音

媿 音蹄 美好貌江淮謂母曰媿今北京罵妓曰媿子

則必怒形于色問其意曰罵其蹄子也蹄者爛腿

之謂殊不知其解

小婦者三婦行謂小弟婦耳今俗謂妾曰小婦北京

露書 卷之九 三十一風下

妓罵之以小婦有憤而啼者 謂其曰小婦

京師謂婦人淫曰浪故謂之浪婦人即不悅張家灣

郭氏童蒙師一日出一對曰泥深埋屐齒浪急打

船頭郭氏子尚少念船字略涉於沫其母聞之怒

日浪何關先生事且許我打床頭乎即日具幣謝

去

北都有市語如云該打則曰屬綿花的該打云該細

則曰屬磅礮的該細里巷之間語即能出想其言

猶見其態矣

北人多讀入聲作平聲燕中有諺云馬快船進東進

西光祿寺宰鵝宰雞翰林院作文作詩中書科寫

誥寫勅這都是天下有名的誰知道有名無實勅

的實三字皆入聲今與西一韻其一驗也

洪洞人予與處最久其土音有可舉者

梳扶音擇謂莊子簡髮而梳是也頭頭謂馬蚌蚌

轉也梳也樊大也施大也列冷也皆如云敵腦

波羅膝頭脉脉乳也梳梳也腦搭小兒

也布衫道袍也生火筆也娑羅桑樹卜子樹也

麻結達結也嘯嘯也冷子電也挑擔連襟連手契

也生受稱謝自起戲也捲罵也擡擡也乏了倦也

說喬說哄淘湯也則洪洞之土音矣

洪洞人讀仍為戎頃為墾頃為穹蟄為浙呼牛日敖

皆鄉音也

洪洞之呼鞞軒盲寫姐城碑甲皆音與蒲同呼羊墻

槩薑上娘又與莆田之水北人同音不知何也

昨暮昨也今盲今夜莆人土音也夜裡昨日今盲今日

也洪洞土音也

黃黃子齊魯人謂無攷之黃黃鷹也以其能刁物也

山東人謂牛日油油日牛開口即日平不癡

巴搭草鞋敖牛也

吸破鞋關中軍士至冬守邊多不在家其婦即

開頭石頭攏打也吳

矢水也長

方言云憐職越人謂愛也不知憐者愛也職者越人

助語之辭子雲未攷耳越人語未即有職字猶蜀

人語未即有敖字燕人語未即有價字也

北西廂羊箇價糊突示胸中錦繡箇價淚流濕臉

上胭脂今長安語未有價字其來權矣齊守

長帶茄也鳳尾消息也以鴉毛罷散謂晚間家

額下省皆筠州新昌之鄉語也

額西楚人

白公伯也椒公叔也可老哥也弔公弟也至公侄也

皆折字隱語也哀妃祖母也恐家家外祖大大姊

亦謂通房恩娘姪呼皆不可曉矣京山山下

之婢也

烏死寒關也京

聒耳噪擾也 客朱觀察署中有弓人在廳事念佛已

而剝啄曰弟子在此聒耳

單人開人 何斯个那個 揚火車螢火也 措擦卓也 善化

一天一日也 罵人動曰百鬼入

大父也 馬波羅謂催末席者雲南府

熙熙杭人微人 謂游玩者

海身杭人謂道袍 謂一撒

肥子雲南謂貝 泰州謂袋

露書 卷之九

綬子綬音雪 維揚人謂道袍

豚肝音派都金陵 謂花蔡

東吳人自稱曰身西楚人自稱曰仔仔舊作息

李本寧謂天子守在四夷語言文字何可不悉余偶

有所見筆之於此以俟修舌人志者

達卽古賓甘露也 撒馬兒

烏參泥 烏丁泥 烏疊泥孩兒茶也 瓜

蘇伐羅金也 梵書

楊邁紫磨金 也交趾

阿路巴銀也 梵書

蜜多僧 蜜陀僧瘧底也 胡語

鉢擺安福羅增明也 梵書

摩羅迦隸瑪璃也 佛書

彌訶金帶 也

吉由羅璽珠 也

吃力伽木也 西域

河輪勒施仙茅也 梵音

網達羅喝悉多白及也 金

割孤露澤胡黃連 也胡語

祿祇水仙花也 佛林園

關莫迦芳箭也 金

矩琵琶香木香也 金

苦彌哆甘松香也 吟音

蘇乞迷羅細豆蔻也 金

多骨白豆蔻也 佛書

迦拘勒肉豆蔻 胡語

阿梨訶陀華菱也 佛書

婆固脂 破故紙也胡語

迷 音述蕪黃也西戎

月萃哆 莎草香附子金光明經

耶悉茗 一作野悉蜜素馨也西域

茶矩摩 鬱金香也金光明經

盟尸羅 香茅也金光明經

兜婁婆香 楞嚴經 多摩羅跋香 法華經 迦算香 涅槃經

蓬蓬奈 破肚子也

布瑟波 花也佛書

毘尸沙 金錢花也胡語

撒法即 番紅花也西番

曼陀羅花 山茄子法華經今謂中謂鬼茄子亦謂花為曼陀花

畢楞伽 覆盆子西國 蘇蜜那花 覆盆子花點燈佛說

火失刻把都 番木籠回回語

迦師錯 麥也梵書

沙吉木兒 蔓菁也蒙古語

葉婆你 馬芹也一名野茴香金光明經

慈謀勒 小茴香番言

塞鼻力迦 音荷也金光明經

頗羅 果也佛書

菴羅 奈也佛書

居陵迦 李也梵書

忽鹿麻 巴旦杏也回回語

篤迦 果也梵書

鎮頭迦 佛也胡語

波淡樹 扁桃也南番

菴摩羅伽果 俗名香蓋奈類也色如鵝梨佛書

播羅師 核桃也梵書

阿月渾子 胡榛也波斯國

菴摩勒 菴摩落迦果餘甘也梵書

窟芥 實曰苦魯麻東海東波斯番無漏子也一名

波羅蜜 梵語 曩伽結 安南 婆那娑 波斯 阿薩輝 拂林

阿駟 波斯 底珍 拂林皆無花果也

忽野詹 波斯 阿梨 拂林皆阿勃勒也狀若阜茨而圓長不花而實味甘可食

味履支 胡椒也摩伽陀國

畢澄茄 毘陵茄子南番語

給敦羅 草蜜也火州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胡言

咄嚕瑟劍 蘇合也

阿迦嚕 沈香也

拙貝羅 安息也

阿嗟 音姓馘香樹

兜婁婆香 懷香也楞嚴經

須薩折羅婆香 金光明經 薩聞羅婆香 梵書並楓香脂也

天澤香 多伽羅香 杜嚕香 皆乳香也佛書

羯羅羅香 片腦也金光明經

露書 卷之九

央圓 涅槃經 哈管泥 蒙古人 阿虞斯 波斯 形虞 天竺 並阿魏也

尸利灑樹 合歡也金光明經

訶黎勒 訶子也金光華言天王時來也

尼俱律陀木 佛氏

迦羅婆切 睽婆木綿也

阿濕摩揭婆 琥珀也

那伽 龍也

官毗羅 蚊也

摩竭 鯨也

失收摩羅 鰐也

毗羅拏羯車婆 龜也

阿八兒忽魚 鱈魚也即鯨魚也

乞里麻魚 鮪魚也即鮪人

牟婆各揭拉婆 車渠也

姑栗陀 鷲也

僧婆 鷲也

婆羅迦隣提 鴛鴦也

鳩七咤 雞也

露書 卷之九

迦頻闍羅 雉也

迦羅德迦 鶴也

舍羅 百舌鳥也

蕩尼 鵲也

摩陀 鵲也

摩由邏 孔雀也

嘶那夜 鷹也

揭羅闍 離也

阿黎耶 鵲也

瞿摩帝 牛也 梵書

婆蹉富羅 犢 梵書

阿濕婆 馬也 梵書

馬思哥油 酥也 北虜

瞿盧折娜 牛黃也 光明經

僧伽彼 獅也 梵書

失刺孫 豹也 東胡

伽耶 象也 南番

竭伽 犀也 梵書

露書 卷之九 四三風下

密利迦羅 鹿也 梵書

莫訶婆伽 麝香也 梵書

舍迦 兔也 梵書

何慈勃他你 骨胸獸也 海狗胡人

合刺不花 地撥鼠也 蒙古人

令邦 黃鼠也 胡人

摩斯吃 獼猴也 梵書

茶首機 音蔡茂機雙 頭鹿也 番言

頭鳩羅 細布也

那波吒 絲也

鬱多羅僧 上卷 不也

泥縛些那 裙也

鄔婆弟鑠 父母也

婆帝 夫也

婆黎耶 婦也

拘摩羅 童子也

馱索迦 奴也 昔佛書

胡君直中承有家童曰擺言兔者甘肅近邊邊離也

露書 卷之九 四三風下

為劉禪將所得而獻之中丞問日問其虜語頗詳

悉列而紀之以助夫學定采風者云爾

秦革利 那喇 灑力指 毘毘 毘

秦革利刀 雷虎喇

甲白兒 噎甲兒 山耻撈 舞速 水

我革 那蘇 哈布兒 秦諄 夏那木兒 我市 恰

時 鴉禁灑喇 正月可渴灑喇 二月他布灑喇 三月

主喇哈灑喇 四月躲洛灑喇 五月乃罵灑喇 六月

乙遜灑喇 七月阿兒八灑喇 八月以吃蘇兒 九月

把阿苛力兒 虎遊灑喇 哈喇火計兒
灑喇縣托兒 酒喇唵答納 十匿酒喇
月初 灑喇把喇入 月盡

大明呵 大明罕 杭哈屯 厄吃革 父厄客

母 我不良扯革賦 腦願 老爺 轄屯 奶奶 唵哈哥

白勒良 嫂 弟 厄圪 姐 我指兜 阿不亥 公子 我

不健 老人 婆羅漢 菩薩 樞困 兒 額墨 老婆 咱牢 后生 我

陀羅谷 頭 奴兒 險 阿罵 奴杜 阿罵兒 緝吃 耳

亞又兒 克勒 署杜 和洛 白逸 假兒 手

阿喇素 啞速 馬轄 泊洛 格得數 肚 克七

額略格 無數 可目似克 灑轄 我前 嘴

我着谷 唵得格 武托古 不和兒 屍股 我合

九素 托洛不 厄克彌泥五哭入 死 我不得

瞎喇 瞎七 劍答納 叶 跪 跑 亞步 走 胡阿

喇八 折 穩答 腫 召 咬 惟辣 哭 苦 擺押素 喜 啊納 想

革兒 房 毆得 門 嘔得 轄 關 門 嘔得 額 開 門 我 洛 空 河

駝 成

阿方塔 金 猛骨 銀

恩斯格 眉 脂 惡 粉 兀 掬 筆 差速 孫 哈力甲 視 柏客 墨

格兒 張 昆担喇 尸 室 列 轄 奴木 弓 鏡 不吃 弦 蘇木

箭 允力督 刀 火葉兒 以 兒 大 允督 劍 假達 鎗 包 砲

都喇呵 蓋 鴨 甲 塔 受兒 鞭 虎 部兒 呵 獸 跌 列 登 我

期 肚 帶 轄喇步 射 箭 陶 哈 錫 阿 啞 押 碗 煮 簾 著 竹

顯 登 托 素 油

馬喇呵 信 裡 克 登 兒 皮 襖 獨 祿 袖 我 抹 督 禱 麻 害 鞋

愛 抹 素 禱

露 書 卷 之 九 四 五 風 下

吐吐轄 大 米 阿木 未 捕兒 扯 豆 打不速 盪 阿兒克 百

不達 飯 阿木 不達 米 飯 兀力兒 不達 麵 飯 不達 以

的 飯 哈喇器 兀 吃 酒 鎖 忽 托 擦 鞋 扯 都 柏 飽 十

吃兒 音 草 木 杜 索 吐 勒 燒 夾 兒 火 開 答 太 甜

歸 列 素 歸 列 素 啓 乞 把 當 十 歸 列 素 杏 赤

八 阿 索 呵 力 罵 討 賴 波 兒 栗

桑 吃 納 蔥 酒 稜 木 酒 蒜 我 惡 韭 擦 哈 納 木 乞 自 雞

陸 龍 八 兒 虎 以 力 必 思 刺 阿 兒 斯 欄 獅 補 務 鹿 克 你

思 五 克 兒 戲 戲 家 象 我 特 格 熊 耻 納 樂 舞 孫 格 抵

討賴 哈害 腦害 毛力 主木喇 黃鼠 苦力

擗夜 脉乞 猴 麼力 馬 篩麼力 好馬 舞克兒 牛矮

力直格 老撒 夥匿 羊 孩兒力 哈害 野猪 帖脉

駱駝 苦特類 畢召亥 雀 灑漬轄 喜鵲 可可十報

馬 呵勞 混 那惡素 鴨 胡恰 雞 波速 鼠 你撒伯

賈阿速 魚

黑喇 青 擦罕 白 渴渴 藍 烏檻 紅 石喇 黃 那愠 綠

你箇 一 火葉兒 二 古兒辨 三 迭兒辨 四 塔布 五 主力

阿 六 朶洛 七 乃罵 八 以速 九 阿兒辨 十

以勒 額七 疊列 上 多洛 丁 晒汗 寺 莫害 不好 擺

哈 惡素 押掃喇 塌畢 苦洛 押兔兒

阿喇 省兒 掃 捆杜洛 克勒 哨 墨

的八 耐打 武仄七 馬兒 答八 蔡屯

把擗 小 一 擗納 香貴 克杜 擗

敗納 擺答 鬼喇七 罷燕

露書卷之九終

露書卷之十

莆田姚旅園客著

錯篇上

桃花蛻若飛燕臨風翩欲仙西施舌若帳中李夫人迫而望之是耶非耶江珧柱珧海月也若徐娘老大頗資脂粉二者要當與桃花蛻作婢

銀魚胎殘魚也在在有之而平望為多余不喜此聞其氣即頭暈章吉父出雲間之小者可寸許晒成一片薄如赤躡云此為佳烹之氣自在後在海陵

露書卷之十

錯篇上

嘗鮮者味甚甘始嘆世重其名而未得其實因評之鮮銀魚如竹籬茅舍中美人時魚如珠簾繡柱中美人河豚一富翁耳刀鯽則妖童之狡者

後見寶坻銀魚肥若玉環千里相貽味猶鮮甘又若夏姬之雞皮三少江南所產不無寒儉然清氣出其上

丙穴魚肉白如雪絕無腥氣何減四腮鱸然觀其狀貌頗不快人意亦猶王粲才華不免以貌寢見譏保德魚冬以贈人千里猶鮮但須水耳余未嘗其醬

都閩鄭紹勛嘗守備此州問之曰黃河濁流此地
兩山夾澗其流獨清故肥膩芳美問其品則鯉鯽
鯽三種耳水用滾水隨遠隨凍亦有廣者其味稍
變洙以胭脂澆以綠豆水則可玩不可食余笑曰
魏主雅望非常固不如牀頭捉刀人
鄆陽之鯉大踰尺縮項細鱗肉細味甘攷之字書鮓
也惟其尾不顧後見苕溪之魴形固不異身小於
錢餐之有韻頰尾可憐

嚴灘之魚俗謂子陵所釣者長半於鍼大不踰釜然
露書 卷之十 二 錯上

無正名應字以鯉

雲間四鯉鱠肉白無腥故古人稱為玉膾博興亦有
之士人不辨曰為多魚味去遠矣蘇長公錦秋亭
詩且食鱸魚美託興耳

九江魚子醬何異西王母所謂連珠雲醬古有蟹醬
蝦醬魚醬蚌醬蟹醬鱸醬今尚有遺製然味魚
子醬不啻尹夫人之見邢夫人

詩云魚膾膾辛延年詩金盤膾鯉魚張季鷹秋風
起思鱸魚膾古人皆重膾今遍歷土風作之者寡

惟東粵絕重匪惟宴會即歌樓酒館往往而是重
客雅士間輒就餐一舉而盡數然膾重鱸者以
肉白無腥粵雖以青魚可掩昔美往在翟武康衙
齋嘗其一鱗至今奪吾口政

劉道真少漁草澤一姬樂其歌嘯殺豚進之道真食
盡姬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夫二豚餘半乃
其小小者今惟粵中有此宴客匪此不敬蓋取初
生者用香料燒之合粵寥寥絕無彼中土官其先
皆上國遺風故俗猶有存焉

露書 卷之十 三 錯上

合州無異謂然所制魚肉鱸子薄踰蟬其累如疊
殼七啓所稱一見於此

鱸惟海陵為大大踰尺三吳出以深秋前中出以深
冬風味大畧相同鱸食猶有腥氣若以膏糝麩味
更為勝董偃隨母賣珠非不瑩然一人館陶公主
家頗清寒氣風韻自別

馬官庖人注青州之鱸膾今鱸膾以江南為美青不
第無膾矣博興雖有鱸亦小小者耳味復不佳
鱸房固佳然喙大若雞子潔若初剖荔支以元水煮

之甜如波羅蜜余以為瓊如石季倫糖若王君夫
猶有儉氣

永嘉之蝦亦若芋蘿之西施脂肉皆香大不能尺貴
欲千錢

燕窩以潔白為貴煮之雖皎若水晶然如嚼蠟亦陳
平冠玉耳或曰能化痰則不如鵝眼錢矣

雞躑油盤須千錢余以為如王安北見之不使人厭
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金山豆豉相洽以為佳味過香甜不堪下箸然醫案
露書 卷之十 四 結上

疾可稱詩海亦猶王大學軍事事田野只擅鼓吹
余聞天荒

楓亭荔支仙姝神女也窈荔支若曲中窈窕色澤雖
佳殊乏本來風味姑蘇揚梅土妓耳雖不令人厭
那得風韻

荔支果中之仙也桃花現海錯之聖也

續果食之固美然置牀頭時聞香氣覺有真韻一曰
相思名不虛加

余在青州飽食蘋婆果每歎未嘗甘州素奈耳不知

蘋果即柰也見服虔而不識子慎可發一笑

文官果若安榴皮肉不可食食其核中仁耳鮮食若
嚼蠟訝之後食乾者味香而甜如含雞舌久而不
散始知高宗官獻者實不為侈

柿三接則無核琅邪之柿以是可喜鮮啖之殊勝江
南齊柿燕栗有出亦已余以為為蘋果似公瑾見之
如飲醉文官果似了雲生前以容貌祿位輕之死
後婦重柿似子產始疑為蠶尾終以遺愛歸之

張載詩江南都蔗讓液豐沛三巴黃甘瓜州素柰凡
露書 卷之十 五 結上

此數品味美絕快湯者所思銘之衣帶今不第豐
沛無蔗海內寥寥有之惟閩粵多液而甜其連人
兩都者出自西江長不半圓而味復短甘亦惟泉
州漳州為佳兩都得之喜曰隋珠洞庭只堪作奴
三巴至小至酸稱以重臺可也

續葡萄名以錦荔支亦孟公之驚座者

金陵無酒近長干王家慧酒亦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江北無如青州趙家露酒可謂從事矣曹州董酒
頗似余鄉酸酒稍淡耳然皆讓建溪玉帶春以清

勝也

巴漢嘔酒宛然章臺妓羊羔刁酒三白則居伯也三
白若家釀則佳

過大名見桑落多送幾杯猶王謝子弟雖未即佳亦
自不凡

黎惟敬嘗對朱圖云桑落酒者九月九日作水麴
米皆以三斗為準熟于桑落時故曰桑落圖南云

西羌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蒲葯壓之晉宣
帝時來獻則此以地名非以時名又庾子山乞酒

詩云蒲城桑落酒則又出蒲州矣

襄陵酒謂是白釀之遺味雖稍甜猶可伯仲玉露河
津酒又出其上洪洞惟韓晉二州司馬善作此江

南無酒江北無茶若岱神河伯各擅其雄矣

有大將餽王司馬蒲葯酒二瓶王怪其少嘗之復無
味置之後問大將大將謂取家酒一杯灑蒲葯酒

一點則跳起三蒲葯蒲室作蒲葯香王試之始歎
異
龍井茶不多虎丘則薦縉分地而種人得數兩耳芥

茶葉微大有草氣見丁長孺試其佳者與松蘿不

相伯仲松蘿天池皆指極極尖對便澀尖苦也天
池武夷多層者天池則近山數十里名馬若山

上之真者與松蘿峯山虎丘龍井武夷清源可稱
七雄然而峯山如齊桓實伯諸侯天池如晉文清

源味稍輕如宋王襄蒙山生於石上重之者以能
化痰然須藉別茶以取味亦若東周天子耳

酒以色清如水為佳青蓮詩云玉椀盛來琥珀光則
今之皮酒也有何趣向茶近日尤窮真味若宋人

搗以為餅色味俱減矣而反重如尺璧是宋未嘗
知茶唐未始知酒

王肅在魏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飯鯽魚羹湯飲茗汁
經數年後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魏祖問之曰羊

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是陸產之
最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

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若不
中與酪作奴此畏死游魂諛言取悅非確論也

蒲中榕樹大蔭數畝上可駕亭樹四五月田頭蹄涔

產花魚長二寸許身若文錦五彩相間童子取之
異盆而伺伺以蚊欲鬪者各以盆至共盆即鬪銜
口翻身怒目鼓浪敗北者循盆而走勝者逐之至
斷其尾因其勝負以取樂余嘗與仲韋論快事一
則五六月在故鄉木蘭坡上榕陰樹底割鮮荔支
看妖童鬪魚一則二三月在蘇公堤上綠柳陰中
傾玉帶春看冶妓走馬

鬪鴨之風今絕未聞鬪鵝亦惟見於漳州鵝之佳者
河直五千鵝鬪爲護其子故鬪時土人執雜交立

雲 卷之十 八 錯上

其前雖鵝隨後鴈聲助其勇也主人以手招之壯
其膽也先以酒漬米伺之酣其力也若去主與雌
便不能鬪矣弱者敗即逐北佳者雖敗猶堅立不
肯少却

鬪鷄之風秦中爲盛曾於王孫長房宅上觀之方
卓鋪壇壇上安楚節節牆箱以布放鷄鷄於內誘
以少粟相見即鬪勢亦可觀負者竟逸能因其勝
負以相賭王孫士人袖口一袋皆此物也即肅客
游覽皆不去此蓋此物獲粟時方至置之袖口欲

其曉耳

鬪促織之風今惟燕京爲盛市上有籠賣者置之於
盆即鬪鬪者視戰之勝敗爲賭準能鬪雖不能鬪
雄能鳴鳴以翅雖不能鳴翅亦短雌三尾雄二尾
京師可單養楚中不可單養單養則死江南亦不
甚喜鬪見風氣之殊也

鬪蛛之法袁中郎謂自公安龔散木始鬪宜雖不宜
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易辨養之之法先取
別蛛于未出者粘窗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已子

雲 卷之十 九 錯上

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已極力禦之惟腹中
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鬪時初以足相搏數交
後猛氣愈厲怒爪聲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
至北方亦有法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
交者其色黑爲上灰爲次雜色爲下其名有
文者爲爪玳瑁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鍊帶何
以繩及大蟻

蟻喜鬪卑雅已載之然蟻有日而以鬚視始於白袁
中郎蟻以鬚爲眼行動之時以鬚左右審視然後

疾趨扶其鬚即不能行因憤而闕至死方休

爪戰者西漢燕時蕭人兩兩對斷爪之肉色或斷子

色或斷子則時落子在地若干負者出錢償值以

供笑樂按吳越時錢氏子弟逃者取一爪各言子

之的數言定剖覘負者張宴謂之爪戰則此風之

來舊矣

義戰者甘蔗上時前人以數束積傍為暗只取數枝

兩人遞擊次數同而比試短者償值蔗長須立椅

上擊之熟此者一枝一刀直擊到地游閒少年以

歌書 卷之十 十一 錯上

此為樂

錯篇下

蜀中有九頭鳥一頭已斷雨血淋漓土人云血淋人

星上則不祥此鳥過則爭散竹片以驅之余在今

州官署忽聞滿城竹片響問之云九頭鳥過九頭

鳥也一名鬼車鳥

滇中有鳥狀類雞聲作阿彌陀佛朱仲成觀察名之

曰佛鳥

滇中又有鳥亦畧類雞聲作五谷豐登朱觀察名之

曰瑞鳥

隱雞似鳳皇而小鳳皇無噪隱雞有噪甚大口三吐

火滇中雪山為多

滇中多紅班鳩其色則異其聲蒸鳩

方長逸有鴛能飲至醉次日中酒如人汪遺民為賦

醉鴛詩

梁小玉有絳色鸚鵡號緋衣娘有靈性教以金剛經

能誦之常念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忽一日言即在嶺南思一見之

歌書 卷之十 十一 錯下

遂閉目不食嗚嗚啼泣竟死死時猶念彌陀數十

聲

曩宮中有黃鸚鵡屠長卿詩云一入雕籠奪翠裳羽

毛新得漆鵝黃銅池淺淡嬌明月金屋曠曉晃太

陽語罷斜侵官柳色朝回遙接袞衣光佳人玉手

親調處妒殺釵頭雙鳳皇詩雖少丰趣而體貼頗

工

西內有白鸚鵡狀既如鴉大亦與鴉等鳥人教稱萬

歲清利似人

蔡光楚携白鸚鵡至京師形亦如鴉比西內稍小耳
但黃方勝黃裳爲異後中貴購而進之大內

在渭南見黑禽身與鸚鵡等喙紅尾長鸚鵡也其聲
鸚鵡也脚帶鍊繩蓋人家馴習而逸者余以爲黑
鸚鵡也鸚鵡有五色此其一種耳問之土人謂爲
紅嘴老鴉失其質矣

相思鳥大如雀紅嘴綠毛文彩可愛凡鳥睡皆相背
此鳥睡獨交頸放其一籠其一旋自歸籠驅之不
去若兩放則長逝矣故曰相思浦城最多南都南

露書

卷之十

十二 錯下

州見畢鴉其狀相似不知卽相思否

蠟嘴鳥能嘴銜假面隨曲應節而舞又能認字南昌
宗室多養之以取樂

鴻之與鴈別者鴻飛薄雲霄鴈飛不度高山鴻色白
鴈灰色鴻寡侶鴈旅行故余賦秋鴻送客詩云候
氣向鄱陽星河掠桂香衝霜憐羽白催葉渡江黃
頽影成佳侶將雲束遠裝他鄉有離別撩恨綺尊
傍

洪洞劉氏得一鴈執之一戀戀在空中鳴數日不去

一日下就繫者交頸共死

盧觀察言平陽一守嘗荒年催乳母活棄兒千數一
日羣鳥聚庭下不去守諭去遣人隨之鳥所宿樹
樹主貨之已度錢欲砍守卽輸直與贖

丁酉冬余過武昌鴉銜火黃鶴樓樓燬延及縣宇銜
火者火鴉鴉之精也

野鶩抱卵可五六十層層銜草漸壘作堆堆高尺許
雌雄隔日遞伏雄伏堆上則雌在下晝夜週巡雌
伏亦然慮有他虞也隔兩三日卽一翻動令下處

露書

卷之十

十三 錯下

上故出穀日一時並出無一後期者

甲寅春吾鄉陳尚書一鴉將烹以享客鴉夜託夢於
主人云已原佛子墮落禽類今願皈依上生寺聽
經以識往因主人卽送入寺初猶置之一室聞經
唵唵門鴉欲出及出隨諸僧後行禪禮佛日以
爲常觀者鱗集張隆父作詩紀異云求生翻作逃
禪客離世曾爲託夢人

虎林沈之問寓南都驍騎倉傍家畜雌雄二鴨一日
家將烹其雄豫以籠罩之雌卽旋繞其籠驅之不

去飼之食弗食已而雄以沸湯燻之雌哀鳴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因不忍食同瘞於竹園

萬曆初源陽吳秀才之傭工人居龍壑家有母雞能

笑亦能作小兒語雞宿之語為有據矣

穆陵北門橋劉醫生鄰有雄雞飛入其家劉醫讓之

不數日此雞生一卵五色後不見他異

癸酉余同學生郭兔家雞生四足人爭傳示數日而

頌

盧青州署中雞雛初出獨一不出剖示則生四足而

露書

卷之十

十四 錯下

頌已 乙巳年

余里中鄭採丙午年雞產兩頭數日而死按物類相

感志雞黃雙者生兩頭及三足則理有固然矣

萬曆初西苑有俊貌狀如虎尾直長身有半獻自西

番所養之人留與俱臥起鎖以鐵柱有時人侮之

則拽柱悻悻出門去養者諭以平昔撫養之恩如

何遽舍我則復歸故處

雅州傅進士 良選

云其鄉蔡山多繞絛狀如黃牛犢

性食虎豹而馴於人常至僧舍與僧索食

陳肩之夜歸去余家數舍有小巷巷口踞一物猪形

而壯於牛兩長牙如象至地眼光如火耀人陳疾

趨而去或問豚而有牙必有此物方有此鬼攷之

山海經欽山有獸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

見則天下大穰其斯之鬼乎今野猪云亦有牙出

口外不知即當康否

乙卯年六月末上高縣撲得一虎首有王字身文皆

作飛禽走獸狀

熊掌最難熟關中不羈王孫謂須用草繩匝掌煮之

露書

卷之十

十五 錯下

方易熟物類相感有固然者

萬曆間荆門州學中畜二鹿壯者病牝相依喘息亦

不食及壯斃牝悲鳴而絕

吳祖季有一鹿自雛養之因馴習携之市行受吳指

不觸人吳行殊不顧鹿追及之祖季甫田人生長

秣陵後暫往故園鹿從宅內遍尋不見祖季即不

食數日竟死

穆天子得白狐以為異以天下無粹白之狐也今西

內有白狐居籠中甚馴虞人曰狐神獸也比白必

閱有年歲非大內則逸矣

西內一猴長與五六歲兒等但面小耳見外人即跳掣不止似欲扯人人以錢與虞人便帖然任入往來蓋解人意者

洪洞有豺狗長如猫大虎見之即伏豺跳據其首取腦而食虎終不敢動

猫初生子屬虎人看之即自食其子越數日屬虎人看之即移其子於他所物性之靈有如此者

凡馬耳後有角或腹有鱗或蹄後有爪皆曰龍能行

露書

卷之十

十六 錯下

千里萬曆三年天方國獻之青驄色高出人頭蹄脚甚大步旋如風後一月眇趙玄度太僕謂時上却回此馬馬或愧憤而致然也

馬駒不淫其母以馬之知識也泉州城中人有一牝馬當交之時因無牡馬迺藉其毛牽入暗室令駒與交事畢出之駒知其母也即跳躍悲號若自咎者頃刻而死居人義之作義馬坊

高安熊士與洪武間人嘗乘一黑驢後士與為賊所殺驢以舌舐其血悲鳴三晝夜而死鄉人義之葬

之坪上呼為義驢塚

三十三年穎州民家驢生卵殼如石剖視中如鋸木屑

驢父馬母而生驟驟有牡牝而不復生育其理難明

秣陵江東門外沈子才世業宰牛一日牛見將殺已即銜刀奔江而死于才感而改業余意銜刀者憤其殺已也奔江而死者欲全尸乎蠢動含靈牛馬之類走解人意直不能言耳弱肉強食抑何忍耶

況牛為人力耕乎戊申年蔡君豪親見其事

露書

卷之十

十七 錯下

三十三年穎州三塔集李攀蟾家產牛一身二頭

已酉山東既報牛妖之後復有一道人賣藥歷下懸一小犢一身二首問之云得之樵者欲以聳人耳目便售藥耳當事者傳示以方疏報因置之是此歲東省牛妖不特一也

辛亥二月初八日汲縣郭世顯家牛生犢一膊兩頭

兩嘴四眼兩耳七腿兩尾先是獲加縣產牛兩頭四眼四足一尾

辛亥年二月十六日倒馬關軍袁朝臣家牛產黃色

犢一身四蹄一尾一腭二首兩耳四眼二嘴嘴各
有牙產出卽死

辛亥四月十五日降夷七克在石井山住牧牛產一

犢人頭人面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身牛蹄

大小牛隻當時俱死本夷又殺一母羊腹內一羔

亦人面羊身先是靖虜衛軍郭守敘家一乳羊跌

死剝出一犢一身兩頭三耳四眼兩嘴四蹄

釋長白游漂水道上見一牛背上生人掌五指分明

但有毛耳天啓元年辛酉

露書 卷之十

十八 錯下

太原崞縣民王臻家羊產一首四耳身後分兩半二

尾入足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萬曆二十八年三月潁州城西居民戴選家猪產白

象

永平燕河路營軍潘其家猪產一身二頭六蹄二尾

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癸丑十二月初七日京師莆陽會館傍人家生猪一

頭一口四眼四耳項以下分兩身身為雌雄生已

卽死懸以示人

萬曆戊午七月二十七日安慶程來旺家黑犬生一
子灰色長五寸高四寸一頭二身八脚亂生面鼻
類人落地卽死

漳浦徐廣文女既歸適壻家黑狗死掩者戲樹埋之

久而爲妖狎此女女甚病從王父爲疹脉責其壻

曰負此重病如何黷之壻辭問者久矣因窮其故

始吐一秀才每來狎之身畧有毛家人因悟爲死

狗作祟掘塚果有生氣碎而焚之遂絕跡而女亦

痊復

露書 卷之十

十九 錯下

大海中有海和尚蓋人魚而頭似和尚者常跳上番

舶舶上人聽其坐望徐復入水若不知而叱咤之

返水卽作大風巨浪欲覆人船

從兄承父與余言在廣州大海中見似山者喜告舟

人舟人慌甚輒張巨鏡射之因若山崩浪花拍天

舟倒行四十里後誠從兄曰此吞舟之魚也

新昌熊敏庚寅年出宰徐聞時大魚隨流入港潮退

閣淺爲居民分割以一下層胎令層重八十斤

瓊州有鸚鵡魚身促而圓首似鸚鵡西安有什身者

持歸以誇里人然終不敢食

分宜縣三十里有鱸塘每年冬至後一日始宰猪祭

神開塘取魚先進鮮官長居民始敢嘗前是嚴相

公奪專其利魚不復生比嚴相罷官塘還居民魚

復生如故余弟季又曾嘗之云其味如鮓魚

沈生子儼居大功坊廳後巨池池中壘石為山山下

金鯽繫纜長數尺殆是三百年物

有倫金鯽者以草紙蘸燒酒包之納之袖中可耐半

日養之仍活謂魚醉酒忘其出水耳

露書

卷之十

二十錯下

子魚之美自昔重之矣然子魚以子月至此子魚之

所得名

易云信及豚魚廖季符曰昔賢謂豚魚河豚也河豚

有信洎其時則至謂信者亦如河豚耳今按秣陵

物候河豚以二月初至刀鯽以三月初至鱒魚以

四月初至皆有信候不爽毫髮秣陵人喜嘗新逐

時爭先不爭錢物稍後即置不盼鍾伯敬秣陵桃

葉歌所云四月鱒魚不論錢千錢劣得一時先河

邊挑向城中去走到城中減半千即其證也豚魚

之說出爾雅翼謂出以冬至誤矣

比目魚莆中曰鞞拖魚謂其形如鞞鞋也

字林鯖雜肴也樓君卿之五侯鯖是也又說文云鯖

煮肉也今齊中自有鯖魚出登州極為貴重出時

馳長安以貽尊貴殊非雜肴之謂

鹿筋烏魚子鰻魚脬最佳味而海澄最多皆來自北

港番北港番者去海澄七日程其地廣而人稀饒

鹿與魚其俗得鹿只取其腸洗淨繞臂沿途生啖

之餘盡棄去故海澄人以濫物易歸又烏魚帶魚

露書

卷之十

二十一錯下

之類皆咬尾逐隊千百為羣取者必徐舉聽其去

半後取不然即決網斷繩而去

吾鄉綬溪春水初生眾魚尋流水漲二尺許鄉人以

竹簿高可一尺置溪底開一面縱魚入薄魚視薄

若至高環游遂不敢出鄉人因而手之罩之半餉

間人可得四五十觔大抵多鯉魚大者至一二十

觔觀魚之樂此為第一

李宗定在秣陵夢一人云我玄武湖鎮殿將軍也宜

救我次日有鮓魚長三尺者云得自玄武湖宗

定憶其夢親送歸湖中是夜仍夢前人謝救已之恩因言魚皆人變不宜快餐自後宗定見魚不復舉箸

吾鄉鄭在質販糖泛海入姑蘇舟至寧波袖銀包登岸不覺墜入海中心鬱鬱不樂旋見大魚在市買以下酒破悶剖開所墜銀包在魚腹中

盧大叅分鎮沂州變鶴日宿其堂脊一日相戾而一墮地吐魚七尾大可五六寸時頗異之旋而死一僮一婢死一妾歸途死一老僕抵家而一親姪姪

露書

卷之十

二十二 錯下

之婦及仲兄相踵而亡應魚之數尤可異也

林水部為宰時服除赴闕謁選次建溪舟中假寐夢九仙長須列坐溪傍醒而適童子網得九蝦因投之水

蠶雌常負雄行得雌即並得雄得雄則雌者飄然逝矣莆中罵癡人曰駮如蠶公是也王敬美謂得其雄雌亦就斃聽言之不審也但聞此物不獨生云雄去而雌亦死則次公之言不謂無據惟不宜云就斃耳

莆人極重蟹饌客非持螯不樂王敬美謂土人不之重殊重一重寃案

鮑魚辨之者多皆以為乾魚矣又有言海中自有一種鮑魚形如小鱗第長安所賣鮑魚乃如大海螺其味甚芳價一斤三百銅錢今多以海螺肉克之買只百錢天地間物類至廣不可以未覩而妄爭也

龜在爾雅其名有十曰神龜曰靈龜曰攝龜曰寶龜曰文龜曰筮龜曰山龜曰澤龜曰水龜曰火龜褚

露書

卷之十

二十三 錯下

先生謂名龜有八曰北斗龜曰南辰龜曰八風龜曰二十八宿龜曰日月龜曰玉龜曰九州龜各文在腹下曰某之龜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辨之想即爾雅之所謂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也今灼龜者舉上種種名色問之皆不知為何物第辨其體曰龜王曰龜將曰龜判曰龜鵠曰龜心曰龜臍曰黃連曰黑老曰長

浦適王近首有兩又龜將脇下有兩○龜判脇下
有一○龜鵲察股只有一邊龜心肚皮邊有一○
龜臍肚皮有一○黃連雌者尾眠黑老雄者尾向
上長稍雄之小者尾亦向上自龜王至龜臍六種
皆以占功名間以他占而龜王尤貴重不輕用用
須錢一二千黃連用以占盜賊黑老胥史占則用
之長稍皂快占則用之想亦有所本而名稱稍異
耳

嘉靖年間楓橋場醫龔氏有大龜忽作人言

露書

卷之十

二十四 錯下

金陵劉秀才青菜劉之族也秀才入鄉得大龜烹而
食之自是漸病夢閻王攝已與龜對理已理屈遂
不起

紹興錢郡丞

九思

家者鬻湯滾頂鍋蓋高數尺以物

壓之隨履隨起郡丞怪之剖視驚腹中一玉彌勒
在焉始悉鍋蓋頂起故玉彌勒者驚寶也亦狗寶
之類

陳南榮親
見其事

同安海澄海上有海龍每春時放矢石上經雨矢漸
生爲海粉延蔓甚廣粉以冬生綠色爲佳海龍大

二寸許似鯢鯢頭能伸縮海龍頭如鮎寸許不能
伸縮一龍只一矢矢秀爲粉卽死矣若芭蕉終于
一花也篇海有龍龍二字竊疑蜘蛛應從至何以
從龍後見此始知爲此物矣

燕窩不知何物所成秋來燕渡海畏身輕各街之倦
則置窩水上坐其中隨波漂蕩燕多歸于西洋之
六坤東埔寨二番山中取燕窩者必於此地第龍
喜食燕取者必先燒鶯殼雞毛及頭髮驅龍然後
敢入山龍食燕則不能升天既燒臭物見龍影一

露書

卷之十

二十五 錯下

縷他徒耳

莆青山海濱有小白石狀如杏仁而擘兩瓣腹有文
如垂置書笥中積歲不壞一石也移醋碟中兩石
離立即雌雄相逐聚爲一處生卵如粟王敬美分
守時得之載之閩部疏曰雌雄石曰相思石顧蚡
海槎餘錄曰相思子攷之名郎君子可治難產握
之立生然亦有青碧色者云出南海

煙故產海中德清城南門內橋下迺產煙溪中有煙
亦異事味稍淡耳

謝大行杰使琉球舟中見海波頓裂深黑不可測後之老成者曰此龍神迎 詔也頃之延湧如白塔高可數十丈延盡處尖起白虹直際天表且不翅千餘丈如是者三有若鼎足然虹盡處結成黑雲大可盈畝須臾駭廣眾請發牌止之正使以為幻人心洵懼噴有煩言謝公以安眾心為請始勉為書詔勅在船龍神免朝八字牌一發即雲散于天延歸于海其去來若可呼而應者 朝廷之寵靈而百神訶護如此

露書 卷之十 二十六 錯下

隆慶五年辛未七月二十日午時吾鄉有二龍出東角地名海中初黑霧彌漫疎雨甚大色黃而氣腥龍擁水高丈餘濶數丈亘野聲若烈爆勢若浙潮一飛騰初甚小旋若墮復起則長數千丈漸至竟天尾鏡身若水粘腹背正白鱗甲蠕動若蟹足歷歷可見隨駕片雲而升一浮游田禾之末北渡洋水水皆湧從旋卷噴薄如火樹銀花至白石堀中水躍數丈埠上柚樹皆偃旋入于東華地名潭中禾樹水藻隨亦如故而無寸折

萬曆十五年應山苦旱至六月晦日邑中廣水店劉敦伯田間有物蜿蜒如巨木漫浮禾上農人胡金伏膝側窺之見此物有足足動則雲流有神人青衣白裳隨之如乘車然旋出田登山天地冥暗雨如注大風拔木而物所歷田禾無損

丁巳八月初四日夕安丘清河社忽起旋風內裹白龍一條下引一烏龍吐火照耀鱗尾聲如猪白龍首上尾下烏龍首下尾上交際一會而後上升尾捲居民劉文煒草房九口共四十一間死傷三人田禾蕩盡草木焦枯

露書 卷之十 二十七 錯下

穎州徐潤幼時釣于黑龍潭舉竿得一物手足頭尾皆具畧肖人正黃金色長可尺許潤曰魚族人貌其龍乎舍之夜夢一黃衣叟高準長髯謝曰我能也幼于游戲誤吞餌感君不殺君後必昌今秋部治民徐之孫也

合州李甲在臨江寺前見漁者得兩金鯽長尺有半魚各帶金鈴凡魚眼圓兩魚眼皆橫甲責放之人以為龍也

癸卯泗州水中鳴者三晝夜一日見三鱗魚水上游已而漸大忽水漲高出城頭沒死者甚衆

隆慶六年八月潁州良庄湖中有白物高四尺圍約二尺許驕動俯盼悉如人晶瑩似明鏡居民競逐之奔馬不及射之劇然有聲矢逸經月餘始沒

琉球原名流虬以山形剽曲似蛇後改今字今山猶多蛇而無虎往使之役人曾擊殺蛇後衆多傷于蛇謝大行初至彼夜有蛇蟠鼓上鼓人以聞戒勿擊以後竟無至者若有知然

露書

卷之十

二十八 錯下

廣南多蟒精能知人姓名山行聞呼不可答答之即夜隨人至旅邸食人惟是主家多畜蜈蚣以待之蜈蚣長尺許昔有山行而答呼者聞於主家主家夜覆燈及聞瓦響開籠放蜈蚣次早蟒長數丈斃於舍傍

廣南蝮長數丈以婦人衣覆之即伏不敢動因以繩繫之直隨至家唯所宰割

孫叔敖所見者兩頭蛇霍州霍山有並頭蛇郭璞山海經圖贊枳首蛇是也

霍山有短蛇生於穴中身與穴大不能出入見人影

吹之人輒病豈短蛇之類耶

李本立國子云獵能辟蝎胡人每廂以爲衣故得獵以爲異寶

鮫鯉蒲中曰羅鯉

蜀中有蛤蚧形如守官長半尺一在樹上一在地而叫叫極下與地者合抱而死晒乾產婦執之可解難產

楚新昌銀庫有鼠數十大拱把庫吏每日以飯投石

露書

卷之十

二十九 錯下

上有聲即羣出爭食人戲執之亦馴習不驚新携一猫見之匪第不敢近且羣而不食者三日

丁巳五月內秣陵江東門外有鼠自江北渡江趨入汙田嚼禾稼一空或千爲羣或百爲羣皆銜尾而渡月餘不息其鼠俱長二寸餘頭方尾短與家鼠稍異按勝國之末有此異劉敬叔異死則稱義鼠似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見之者當有吉兆草木子云鼯鼠數萬相銜而行而未聞方頭也

朱圖南游東粵至翁源羊亘地名三十里許深山中

聞蟬聲甚宏如泣如訴心竊異之問之昇人云獨也隨見地上一蜩似蟬黑色長七八寸雙目如漆大可龍眼核兩翼若鳥紗翅蜩在在有之未有如此巨者

洪洞見負黍蟲黏於壁長寸許身如綴黍只云積稻

芒耳以手揉之始知為蟲亦曰蠶衣蟲寫形酷肖

辛亥松江西門內有蟻聚行路上濶二寸許自昔照

寺門前穿寺中而後往不知何所起與何所終時

人異之松江城中有河原可通舟楫曩為巨室兩

邊蓋屋跨河屋背相負遂失河路及守許維新洩

任見私屋占官河因盡撤去時人始悟曩遷之兆

初撤屋巨室甚不便後運租直至門前復德之

川茶花花艷而清芍藥疑不敢稱弟莆中嘉靖前未

有此有仕蜀者誘至秘不以分人鄭僉憲東自訪

其人其人向以僉憲令查頭移去因折枝插地明

年遂成數十本自是莆中盛開初時售人計葉取

錢葉可百錢今亦計樹之大小

半月泉不數武有聽松堂堂前有川茶花可拱把傳

是宋時所植者

丁巳春廖季符官署寶珠茶結子如枳中兩核如批

杷子秋籬菊開並頭花余意以為祥季符極清操

是年中讒而挂吏議豈物異常者皆為妖耶

海棠不香不實惟 孝陵一樹歲結實食之外香而

中酸區用孺太史為作贊

莆中只有鐵幹海棠記稱徐佺結巢海棠上巢飲其

間惟以為妄及見西府海棠始知向見未廣范東

生貴陽訪謝君采門前見一樹兩人合抱高出星

露書 卷之十 三十一 錯下

梁問何樹君采曰西府海棠也東生色駭君采曰

君未見吾園中如此者數十株此真可以巢居矣

垂絲海棠花與樹皆似碧桃但未若西府高大耳

秣陵天界寺半峰庵木蘭二樹可一抱云是宋時物

開時賞者屢至

資州普定分署內有假山山間有樹根幹枝條皆石

也而有葉如榴葉最茂翠團花似桂微黃嘉靖丁

巳僉事焦希程賦詩紀之而不知其名按抱朴子

石桂芝也

萬曆丙午年忽有向日葵自外域傳至其樹直聳無
一校一如蜀錦開花一樹一朵或傍有一兩小朵其
大如盤朝暮向日結子在花面一如蜂窩金友璵
與余言佛經所謂曇花也

謝君采云大理春時備四時之花言嘗二月買石榴
芙蓉菊花掃瓶菊花之朵大如益石榴五月在樹
半開花半結子子大如拳可剖食

楚新寧至益陽小河僅容一舸夾岸盡蠟梅舟中舉
手可摘花落盈船可作茵褥如此者三日夏何能
露書 卷之十 三十二 錯下

嘗過其地有詩云干戈自是戀繁華從此春心不
看花欲向水窮山瘦處蠟梅葉裡作人家

成都城外十數里梅花甚夥獨二株甚古蒼枝虬曲
偃蹇如龍謂之梅龍李本寧先生為監司時每游
咏其下

李本寧先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為七十初度是日
次子宗定書房中紅梅大放花梅皆先花後葉此
乃有綠葉承之諸人因為紅梅獻瑞詩以壽之
癸巳八月余園中桃樹花開燦爛當是先此颼風落

葉氣未盡而更發耳或曰樹將殞而氣洩是年作
屋園樹盡付斧斤

已酉琅邪盧大叅官舍見並頭桃數枚又舜花並蒂
者可百朵是歲盧有長婦之變豈泊宅編之言足
信耶

矮桃盆栽樹纒高尺許而結子如碟大蜀中有小桃
正月半開花不知即此否

內苑有呂公杏中使誇之於朱仲成觀察觀察悵難
得乃佯不信中使因以七八枚遺之啖之見核破
露書 卷之十 三十三 錯下

核復一杏杏中仍有核呂仙嘗自稱回道人今杏
中有杏故名呂公乎

西沃縣有棗甜而大其枝皆向北因謂之向北棗今
人只稱葵向日不知棗之向北也

曾元贊大史寓邸在灰廠中有龍爪棗虬枝詰屈若
出人力亦一種奇物也

蒲延壽橋頭一荔枝樹宋時嘗採其南枝以貢今不
錫貢北枝歲結果纍纍南枝不復生

吾鄉有菩提果實似枇杷其香撲鼻其甜如蜜初疑

為來會後問林彥式讀書處曰吾居在菩提樹下始知其名俗謂葡萄果土音相訛耳

文官果即文林郎文林郎即高宗所賜之官名因以

名果俗呼為文官耳或曰文林郎一名來會誤蓋

文林郎之實皮如石榴不可啖安能來會今以花

紅為來會花紅味甜名副其實矣花紅如蘋果而

小赤色當是丹柰

滇人謂檳榔花仙人喜採食之故花開時即以狗血

厭之厭所不到則一樹無復一實

露書

卷之十

三十四 錯下

波羅蜜生海南樹生實大如冬瓜有刺不可食食其

子近漳浦趙甫調廣文云其邑有之矣剖開子如

芭蕉味如皂角衆皆棄去其嫂嗜之徐與公謂不

宜生食煮食甚香

中州密縣天仙宮三白松黃帝堊三女於此墳上遂

而以佛手柑名是謂燕晉無棗栗也

而中州密縣天仙宮三白松黃帝堊三女於此墳上遂

生三松上下皆連枝李于鱗詩云只愁明月銷為

水更恐清陰疑作霜

長安報國寺佛殿前二松偃臥如龍墻外數株形勢

亦作是若地氣使然

泉州舊興泉道公署原是城隍廟韓琦生于廟中門

前有松樹大數十圍有吉凶即吐烟前一監司將

陞官吐烟一月及聞報而止

今所食松子皆生於括子松一名羅漢松其樹婆娑

可愛最宜亭榭

羅漢柏葉似柏第垂絲婀娜可愛耳

露書

卷之十

三十五 錯下

觀音柳葉若柳而垂絲如羅漢柏此二種在真州於

林伯廣園亭見之倚澁無力信風流佳種也枚乘

細柳賦吁嗟細柳流亂輕絲又有以蜀柳獻武帝

者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曰楊柳風流似張緒當

年據二柳之狀甚類觀音柳想一物而三名乎

後漢鄧丘萇隱處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婦人

品種河柳也則今觀音柳羅漢栢即龍鬚檉栢矣

洪洞廣乘寺山上栢樹樹身皆左紐俗謂寺先有聚

寶盆勢家索之僧匿之栢樹下左紐為誌次早樹

皆向左矣

嘗見圖經云西嶽廟有唐柏五株已未冬至廟後柏大者不止五以問道士答曰古則古矣未知為唐與否因指一槐曰此則相傳為楊貴妃繫馬槐也
槐高大可數人圍蓋亦古矣

山西陽和白羊玄廟火鼎中生榆樹二株大如拱雖香火雲集榆茂不改李火參君章有詩云
燧花寧受燭龍然

神異經十洲記皆東方朔所著一扶桑也經云樹高

八十丈葉長一丈廣六尺椹長三尺五寸記云樹長數千丈二千國椹如中夏桑也是朔未嘗實見皆信口誕言耳

游吳興見桑拳曲長如人身裁拳大過昭慶寺見所寺魚鼓大如箕咤之曰安所得桑而巨如此後游筠州桑身數抱大可蔽牛始歎向猶南人不信北有千人之帳也

沂州有馬纓樹葉如胡蘿蔔花似馬纓王敬美謂卽夜合樹不知卽合歡樹也其葉夜合故曰合歡

閩中種榕若種柳截取枝幹可升大插而溉之經春卽發其幹勁植不綠他樹南州異物志曰榕樹初生少時綠搏他樹如扶芳藤形不能自立其說訛矣

今器具雅重花欄木欄訛為梨俗遂呼為花梨木
洪洞城東十里許有蜀村寺寺中一佛立地丈六身云先是一樹夜夜放光村人以為惟因雕以為佛以鎮其惟後始創寺既雕以為佛樹不復萌芽可惟也

承天西北五十里朱家埠五代時有大樹作惟胡僧戩以為佛因建喬安寺近一縉紳欲廢寺為母墳移佛不動伐之有血淋漓比莖後夜聞鬼哭聲云為神驅不容安寢未幾水冲而風水壞

穎州東五里有鄰丘人呼為婆婆塚嘉靖中御史張光祖欲建游亭其上夢神冠冕繡服懇不已張不聽竟夷其頂樹之側柏又夢神怒曰吾語若吾已愬上帝矣是年張沒

青州黃守每送迎出郭憇一古廟廟前兩古樹婆婆

可愛一日忽不見樹云砍之矣守欲勾砍者云砍後欲者死矣問貨誰云府中公署作樓雨中柱印此樹也守忽不樂祭之而歸未幾而由于卒未幾黃亦卒顯是居者率不利因移公署于東偏

曹侍郎 時聘 隣寺有古柏頗偉與僧貨作壽器柏夕

見夢于僧云已為神矣語曹無伐當令曹利益曹私意僧吝已而託言耳卒伐之未幾曹之二子死

曹死僧亦死

張洪使緬錄載緬甸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櫻櫚枝幹

露書

八卷之十

三十八 錯下

屈曲無葉剗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

必死即餽生宰亦必俟三五日毒去方敢宰用

巴蜀山中往往稱有聖燈夜中望之亦訝為奇事癸

丑在長安見陳刺史汝礪云游峨眉見聖燈以手

承之乃一爛葉耳又見廖季符明府云少時避亂

山中夜雨初晴見遠山火起遣人跡之乃一爛木

在地復訝其理之難明比閱俞琰席上腐談云其

先人收租無錫見鬼火無數老僕乘醉趨撲之乃

石楠葉之濕者又葉玉岩云嚮在五臺山中夜見

濕松皮有光此即項二君之談腐草為螢理無足怪

廣州龍竹大如桶可為甌葉長七八尺濶尺有半朱

圖南異之云可題詩二三首

閩中竹品甚多前中業有二十四種曰櫻竹湘妃竹

木竹筓竹苦竹淡竹猫竹箭竹赤竹綠竹慈竹紫

竹釣竹含蔡竹方竹桃竹石竹鳳竹佛眼竹箬葉

竹梳枝竹斑桃枝竹負簷竹王敬美謂閩中大都

露書

八卷之十

三十九 錯下

丁巳歲寧洋縣石察地方生白竹二株竹幹葉盡白

父老云嘉靖丁巳邑亦生兩白竹先是數歲連荒

後遂有蘇阿普之變

丙辰年余在家始見鶴蘭花雪白其形似鶴其香猶

蘭獨其葉甚潤如飯匙耳攷南方草木狀鶴子草

形如飛鶴當夏作花南人用為媚草故亦名其花

為媚花似即鶴蘭矣第媚草云蔓生豈另一種耶

寧洋縣有蘭生木上取懸簷下不資灌溉不萎不枯

開花如故因曰倒吊蘭化香觀蘭稍甜或曰即石

斛草攷之生石上者曰石斛生木上者曰木斛則木斛也徐興公謂永福有此亦只呼爲石斛

觀音面狀元袍牡丹異種也楊冷然詩云紫奪錦袍分學士嬌憐粉黛幻觀音

綠牡丹園林間有之惜余未之見見徐文長詩云漢水鴨頭教作被隴山鸚鵡未呼人不如林叔寶所

誦云珠還金谷樓前魄血化萋弘死後痕爲穩貼長安獻歲朔日仰有牡丹花花大如巨盆葉菁蔥如

翡翠蓋於密中以火力奪天工也中貴市以進

露書

卷之十

四十 錯下

上初折枝一瓶酬五十金漸次減值余於初四五在郭聖胎齋頭賞之蓋中貴以悅一甲科甲科以詒聖胎爲催詩使者也

朱圖南游英德清遠之間曰蒙里驛聞荷花香撲鼻比走五里見人家池中止蓮一朶大如斗單瓣水紅色其鬚淡黃長三四寸可二三斗許時五月初二日也花開獨早又香聞五里昔人云蓮花大如斗只謂誇言耳圖南乃身見之

滇池三百里而百里蒹葭蒹葭中有千瓣蓮花花含

苞不肯開以手揉之始躍開在池不經手者皆拗恨而萎

壽州城中馬神廟內僧居香泥塑一大士其來舊矣泰昌元年庚申十月忽右脾生優鉢花一枝三朶旋而胸前右臂又各生一枝共六朶花茄色越半載始乾魏監司因建瑞蓮庵而馬神廟反附庸焉未利花韋君呼爲狎客張叔敏呼爲遠客名稱固雅未肖其形余謂不若稱爲花葉夫人

南都紫末利蒲中謂臘脂粉花似未利而不香虛有其表耳云朱元介狀元移自朝鮮

秣陵秋海棠草本也高尺許花葉俱似蒲中野梧桐但花如桃花淡紅而清艷弱幹舞風柔婉有態誠花中之麗華也瑯嬛記曰斷腸花曰八月春謂思婦灑淚所生不可知矣秋海棠根曰澤瀉高者一二尺耳朱圖南謂在羊亘三十里內見峭壁上吐花如錦高丈餘連綿十里此真異境矣

鴈來紅似老莧菜又名老少年朱圖南云按本草卽

後主房中樂一名後庭花

吾鄉園林一葉如列翅花若葉第近稍白而未

紫上作斑點狀如飛燕俗因名之曰紫燕攷之爾

雅翼射干也一名烏嬰烏蒲烏扇今世讀書每讀

其名而昧其狀及見其物而又迷其名信末世一

悶事 林陵曰
蝶花

迷迭今之澤蘭花也按王粲賦布萋萋之茂葉挺冉

冉之柔莖陳琳賦立碧莖之婀娜鋪采條之琬璵

下扶疎之布護上綺錯而交紛可謂澤蘭寫生

露書

卷之十

四十三錯下

盆中菖蒲草世以為書室清供其根九節即九節菖

蒲也服之長生即此物矣

菖蒲花稀余辛酉在長安端午市之有花三朵余餐

其二留一為清玩

百合花甘蒜也狀似蒜而甜耳

露者草根也形如貫珠但兩頭尖耳以為茶果其

味佳嘗在渭南史直指宅嘗之直指謂種之者

希已與南太史家有之不知江南甚多第食其

實未見其葉作何狀耳

莆有土瓜一名挂頭甜味有風韻他處未之見傳玄

瓜賦舊有蜜筍及青括蕪稻含瓜賦甘瓜昔植是

謂土芝土芝蜜筍豈此物耶

莆中謂君達為春不老後閩閩部疏春不老君達各

自一種則莆誤矣

葵菜楚新昌謂之冬莧菜以其葉歧紫象兒出以冬

耳淮南子曰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

莧也則論人易矣於此見楚言有自也王敬美謂

今菜品竟無稱葵亦不攷矣

露書

卷之十

四十三錯下

薺菜閩中最多王敬美謂惟南京有之是以常見忽

暫見也

入兩粵有所私及歸婦人必以毒置食隨所約之年

月俟還日以他藥解之儻過期不還即毒發而死

余里中有一人踰期越年始還婦人怪訝後食薺

菜婦人舉問爾鄉有此乎其人始知薺菜能解定

年藥毒

莆中有番蕉以從番舶來身如櫻欄高一二尺葉如

芭蕉長丈餘但作梳齒狀又如杉葉堅而刺人日

照之葉脊無影人家以盆種之云能辟火此性
喜缺日以鏡屑培之或稍蝕以鏡釘數枚釘其根
卽蔥翠異常故又名鏡樹汶之荔挺一名馬雍馬
雍一名慎火戒火卽此物與

本草載景天一名慎火戒火救火據火護火辟火火
母云種以盆置屋上春生苗似馬齒莧而大又似
長匙莖極脆弱則卽莆中之所謂火辦也此物有
二種一種卽盆中者高尺餘能開花名火辦一曰
盧會一種生道傍鄉人以爲籬落大拱把高一丈

露書

卷之十

四十四 錄下

五尺有葉無花狀如火艷名曰火艷火艷擦人皮
肉卽飽不堪入藥只堪治癬生癬者以刀取其汁
以物挑擦癬上旋以醬敷之醬乾落癬卽平試之
神效擦時不可出癬外正以爛人故今本草綱目
載治十數病誤執火辦爲馬雍無疑矣

火艷樹極易生能辟諸疫養猪者多折一枝插門外
卽生長如林園中惟福興泉漳爲多他處則寥寥
漳州名曰籬牢正以堪籬落也

火艷秣陵曰霸王鞭滇中曰金剛鑽滇人云孔雀喜

食之

山海經南山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
名曰祝餘食之不饑攻之麥門冬葉如韭而花青
結果亦藍本草云久服輕身不老不饑是知麥門
冬古名祝餘今稱禹餘糧者祝餘之訛乎

天南星本草云花黃幹青者爲南星花紫幹斑者爲
蒟蒻卽蜀之蒟醬也今不問黃紫繫指爲天南星
問之採藥者云相沿襲取之夫名實旣混功用寧
同余因是有感於用人者

露書

卷之十

四十五 錄下

牽牛子花紫色俗呼爲玲瓏花
如婦者黃岑也以其心黑故曰如婦
屏風者防風也香菜亦名屏風王右軍與姬索屏風
當是防風

珊瑚菜者防風嫩苗

千心妓女者掃帚草也似藜一名地膚

阿羅漢草者狗尾草或謂卽莠者誤莠自莠與狗尾
相似而不同

墨記草者馬蓼以葉背有黑點耳

呂宋國出一草曰淡巴菝一名曰醺以火燒一頭以
一頭向口烟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開瘡
氣有人携漳州種之今反多於呂宋載入其國售
之

淡巴菝今莆中亦有之俗曰金絲醺葉如荔枝搗汁
可毒頭蟲根作醺

鴛鴦菊者烏喙苗

土檳榔者蟾蜍矢名實至易潤矣

天界寺西偏半峰僧舍有宋磁大士高可二尺許云
露書 卷之十 四六錯下

農夫掘地得之田間第不損鋤斂若有神呵護者

北都西山亦有宋磁大士身與天界等亦云得之

田間豈神物有對耶西山者後歸吾鄉陳子卿孝

廉

荊州城外觀音前寺中有銅彌勒高三尺許時人

爭以金銀釵鈿投其內今身上猶見諸故物每南

風卽氣蒸如汗

表州慈化寺普庵祖師道場也中有銅鐘鐘上如琉

璃一片光瑩可觀云呂純陽過此與普庵闢法以

唾沫搗之故也又有如翠荇一條云呂行時以傘
柄拖之留跡也今游者斃以爲奇

洪洞一鍾聲聞六十里云先是一尼鑄之屢鑄不成
尼卽自投其內今天陰鍾猶見人形平陽利之載
以百牛車及至不鳴因以四牛車送歸其鳴如初
慈化寺普庵祖師遺鍊笛一枝並無一孔只口上微
缺每向缺處吹之六音具在今沙彌相傳皆能三
弄凄婉可聽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得一鏡一燈
露書 卷之十 四六錯下

臺鏡磨照之見墓中人僵臥猶帶弓矢農夫驚仆

於地又見農家室戶男女歷歷在目以爲怪而棄

之獨携燈臺歸富室室夜發光如火樹富室因以

獻州守州守以獻萬相公及索鏡不知所之矣

客座贊言載林陵華嚴寺有投壺座高三尺餘壺以

竹爲之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紋皆斜抱而尖

上與恒竹不類曰佛面竹也

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漁者得龍卵於河大如

人首下銳上員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黑點持之

甚重氣暖而澤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嚴分宜
有金廂雙龍卵酒壺二金廂雙龍卵酒甕二卽此
類乎吳郡劉昌謂龍胎生木始有卵或曰蛟卵生
第攷淮南子云蛟龍伏寒於淵而卵剖於陵埤雅
云龍卵生思抱則龍亦卵生矣

方伯文好奇創八音杯亦自作古金石皆搜古物如
烏銀漢玉水晶瑪瑙絲以古細絲或古藤竹以竹
根土以可定窰木以瘞木匏則用鎮江折項匏以
蒂爲座開其底以盛酒惟革難其類充以犀角物

露書

卷之十

四十八 錯下

雖夙有名始伯文亦聰明一事也

石崇舊有園在今都昌縣村中隆慶四年農人耕地
得赤玉巨椀一下篆太康五年荊州刺史石崇製
農人不識爲何物以送南昌王孫谷簾谷簾雖稍
識而不甚珍重以貽康侯宗侯之祖祖後有事椀
歸江陵相公

廖季符有貽以大理石琴因問古有之乎曰未見也
劉瑾錢寧各有白玉琴而寧又有白玉琵琶耳陳
公甫夢彈石琴亦非實有也雖然世有是物始兆

於識神乎

新建西山許真君拔宅處粵東王生游其地得劍一
上篆斬蛟第七劍

趙玄度太僕有刀方而斜見出以眎容德平丞金公
玄云以手激手能躍出數丈之外而刺人無備耳
然可三向用也余謂博浪之椎或卽此物與

趙玄度太僕有手箭出以眎余長尺有只用鏡方圈
有柄爲架箭置其中不拘枝數藏之袖內掩人不
備舉手一激數丈之外皮肉皆穿其法自古有之

露書

卷之十

四十九 錯下

第今人罕用耳

張三丰有一絛暗綠色柔軟若絲按之實銅線也國
初以贈蜀王萬曆間王以贈何存勳會憲後何
與方子及同官于演遂以贈子及今故在

莆田王村王氏一硯下二十八眼象二十八宿謂宋
時祖狀元所貽初不知貴重後有買之者願高價
始寶藏人謂直三十萬錢後有事邑中落方伯文
手

余母丁亥年抱余七弟光元地下戲見一鎮鈕掘之

稱鍾也鍾下一瓶瓶內一小鐘錢大而高寸考之

甘羅錢也洪邁泉志不及此品豈遺之耶

龍冲龍鼻傍骨也黑色非角非鬚微以為素珠一串

可數十金於郭聖僕手中見之

入番舶壞有人漂至一島饑甚見鳥垠泥謬以克腹

遂得不饑其人異之因日啖此閒即築泥為壘以

消日日久頗多後得附歸船以泥異故不忍舍去

即載以歸比抵听識者詫之曰此龍涎也得價無

筭

露書

卷之十

五十 錯下

新安有奕世寶一石者曰石寶視之一頑石耳取水

澆之須臾畢照若泰鏡然舉之甚重與戴羽伯奕

羽伯得之今在歐陽伯宣給諫許羽伯奕自稱第

三昔羊玄保第三手以奕賭得宣城太守給諫作

記贈之謂識者恐不肯以二千石易此一石也

紅羅炭御用之炭也出房山長四寸圓如碟雖千百

如度燒之易然然之經久難化香氣網縕逼人帝

王所用乃天造地設如此

露書卷之十終



露書卷之十一

莆田姚旅閣客撰

人篇上

窮御史徐文英者溧陽邑人洪武初為御史一中貴

應大辟從家請其父至京為居間徐方待朝僕報

其父至徐知必以中貴故俟彈車上始歸寓邸見

父云無及已次早以百錢及草屨二兩與父歸自

傷貧無以為情追送數十里遂失朝 國初法嚴

逮徐至以實對時追其父回驗之百錢尚在腰草

露書

卷之十一

一人

縷一在足一在衣帶 太祖甚嗟敬之見徐袍兩

肩破因命官人各繡窮御史三字於上時人遂呼

為窮御史 徐公由選貢授南寧府經歷轉御史後升憲

聲卓舉如此乃諸書不載久淹沒至萬曆庚寅間

里中諸生始舉入鄉賢余里社中友鄭初字性之

為作呈文中有一百錢道里之資瑣瑣兩

雙供山川之險履句以得自邸賞其語作者及

至窮人而先輩服是

廖太守梯 素清介家居甚貧一同年按莆過訪廖

絕無供設徐向門前市生荔枝一盤餉之直指大

悅而去 女吉陳良謨所著見聞紀訓載公其同年

也為閩泉時行縣至莆謂公四壁蕭然坐

久置菜四器於門外白酒一壺以飲意自恬如與此事略同見公之清修往往而是

賈訪人國初司李建昌時大瑞以織御服至張威

福都守以下皆庭辱之訪獨高與出入與抗禮民

謠曰知府是堆泥同知是塊土若無賈推官壞了

建昌府

嘉靖二十年正月微雪羣臣獻頌御史富平楊爵疏

其非且論勲戚擅權及內閣非據下詔獄旋杖之

因暴風二日京師謂楊爵風

諸祖令德化見太守私署不庭參守怒曰腰有黃

露書

卷之十一

二人

金耶諸祖答膝有黃金

張肯甫聞府吳中臨行折簡招張幼于野服會于樞

橋幼于謂禮有往拜無召見竟不赴

蔡夫山名汝元楚永豐人講學所至徒雲從嘗在黃

州取中丞坐適張江陵至梁先起取指以示張曰

此子欲飛矣張曰吾能膠之張時始為編修張去

取過梁問張竟何如梁曰是必為相相必殺我有

以告張張領之後張既相取以中丞起家咨梁出

處梁曰今所不能正者相不居觀能正此則出不

然不如處也有以告張張憾之授意於楚兩臺必

置之死梁先是業改姓名為何心隱遁去此得梁

誣以謀反梁曰兵在何所糧在何所勒者詞屈廼

令強賊免之梁曰爾同盜者必悉吾家吾家幾指

居何向背盜者語塞梁乃謂當事曰吾聞殺牛以

宴客未聞殺人以悅相公當事者竟朴殺暴尸武

昌城下

全椒有項羽廟每春時遠近祭賽士女雜選令余宗

漢諭祭者各帶草一束既積與廟高余對羽言曰

露書

卷之十一

三人

燒咸陽宮火三月不滅非汝耶今用相報因舉火

焚廟遂遂以息

吳中稱余宗漢字不如詩詩不如人

張書時閣中當事者欲問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書時閣中當事者欲問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書時閣中當事者欲問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書時閣中當事者欲問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書時閣中當事者欲問郭少宗伯正域郭請急歸尚

阮鏗前黃負文藻老不得一第將卒自挽云本來無

君臣上下之緣何憂不足此去即父子祖孫之會其樂有餘

平陽張尚書滿為諸生時道遇兩人爭趨避潤緩行

如故問之荅曰前途亦有雨

戚繼光將軍以方元沂為重客方之卒也戚方鎮泣

南海歛之正堂發引之日極從中門出服朋友服

步送之葬所

合州歐陽文學乾孝友人也家貧自甘饑寒而喜善

樂施人稱歐菩薩與人較執樂獎誘尤嚴品隲人

露書

卷之十一

四人

復有陽夫子陽鐵筆之稱

康海素豪爽楊少宗伯文忠慕其名往看康留飲酒

間雜伎並作康自挾琵琶度曲宗伯喜以為為已

也曰見家兄當以為談康曰吾自取樂耳何預卿

事

琴新率童子龍千戶能拍牛令駛從後曳其尾牛即

倒行鄧後竟登壇

馮元敏每雨下輒以傘置雨中聽其聲則樂

莫雲卿負才氣洪子匡言其能穿鞞舞劍馳女牆上

王釐士令世鄆適鄉紳郝吏部大歸往拜終坐不出

一語王性之郝常游伎家王何在彼狎持刺就伎

家拜之郝惶匿門後王拉出揖之而去

趙中舍在膠州人為諸生時挾一妓赴省試共馬而

進省會觀者譁然寒督學俟三試後召謂之曰爾

趙任耶不入格當發汝趙應之曰已高中矣放榜

名在第四

趙中舍元宵搭臺於棋盤街已作女郎粧挾琵琶彈

其工與者如若以身既修偉相顧猜異後知為趙

露書

卷之十一

五人

中書一笑而散

趙中舍請太平丞直指按部治戎裝請作巡捕令不

能止聽其往迎既迎行可十里許回馬囑止昇人

已舞戟於輿前再十里復然直指初以為故事及

其再也始訝問從者荅曰此趙中書也直指愕然

請與揖趙曰縣丞不第能舞戟且善走馬翻身上

馬揚鞭策馬去不復見已

趙中舍在太平時悅一戲婦潛隨入金陵婦供事侯

家趙亦隨往間倚婦背侯問為誰趙輒伏地言婦

吾妹也侯問何以語音異荅曰吾少賤流落北方
耳侯因賞以酒肉趙卽向耳房自提壺大嚼太平
吏有事侯家見爲丞也向趙叩頭侯之從者以告
侯侯令物色之始知爲故中書請入同飲布帽據
上坐盡歡而散

吳幼于有奇僻遇俗客卽戴假面與應酬客有俗談

輒學鐘鼓云以流耳每出戴紅巾令老婢荷鍾

幼于每食諸飲器皆已與有夫伎夫無不返乘燕客
飲散幼于家七人客及幼于皆及難是歲李卓吾
以講學曾達觀以談禪皆被逮李自
頸遂觀死于獄可謂滅殺亡羊矣

屠長卿九日集三十六人登西山祭宗漢後往道逢
西寧宋侯侯曰何以遺我然我當自至少頃宋
舍與策馬至酒中屠令蒼頭采菱行酒客難以陪
飲每一客采菱陪一巨觥衆服其酒量宋方與客
耳語有告之者宋不信曰爾能再飲乎采菱因再
勸一巡陪飲如初宋始嘆服脫已蟒衣賜之屏曰
旣得蟒不可徒步宋卽并馬與之采菱因披蟒跨
馬而返

徐典公云登高未必穿蟒第余宗漢與
其游而與余談者宗漢長者必不妄言
梅子馬素俠爲寶慶募丁節推重之不劫常儀欲吞

擄卽過梅風晨月夕每流連杯斝竟夕達旦

喬伯珪 一琦 素任俠蘇有美婦人夫愛之婦乃與吏

私伯珪伺其狎取兩人首囊之自投于獄後直指

高其誼爲剖雪

馮魯宗憲副先爲萊守歸泊潤州江口夜羣盜登舟

掠物方倥偬際喬伯珪忽在舟與盜作市語盜以

爲伴也語款款對荅之次舉頭始知爲喬踉蹌奔

道溺水者無數 伯珪又擅異術每對客問客飲食
所欲各開幣上卽以筮如開數并
如所問一一精新崔銓部每預其遊

曹廷尉好登陟又不欲以冠蓋辱山靈游九華挾一
二朋從肩輿而進曹年少美姿容身既眇小復無
儀從青陽令直謂是廷尉兒曹不卽供具

弘治改元莆中迎春戴大賓尚幼父兄抱看有指謂
守曰神童也守出龍飛二字令屬對戴見春牛對
白牛舞守領之意以牛不能舞丞傍解之曰百獸
率舞牛寧不舞乎守始稱善

戴大賓叔以色難令對戴卽應之曰容易叔初不卽
解曰旣容易何不對

解曰旣容易何不對

倭寇前數歲不解成繼光為參戎時督兵救之初至

謬云某日送兵及夜即驚令進勦出倭不意一夜

戲書 王鳳靈曰未解甲即登賊壘三更夜月肅

方元沂有美才以貌眇小為婦所棄從戚總戎 繼光

邊遠陽威嘗過方飲因較酒量至夜四鼓不相下

散去戚伺方就寢復過方不令方知題壁云五鼓

青萍客過此索飲次早戚以此椰掄之方曰公自

以智勝耳

姑蘇申公 用慧 有記性滇中千戶胡珠者五薦未遷

露書 卷之十一 八人

胡頗不平以語未仲成觀察申在職方未問職方

法武戰三萬即還之手申曰還之宋曰亦有五薦

不遷者乎申遂答曰有之胡珠其人也但彼有故

耳以語胡胡語塞

胡少保 守憲 豪爽恩怨必報徵時同邑王參將潮號

雪洞頗慢之王之妾衛敬重胡每以為言胡後總

督杭起王於家用之稍以事欲與杖既細論之云

罪當杖以雪湖嫂故原汝

劉充守治尚嚴擁蓋者誤以蓋傾其冠劉方有事命

姑蘇之人方為危少間薄治而道之人問故劉曰

不繫之彼懼吾嚴將自經於清濟矣

陳也罷先生 音 與李長沙 東陽 諸翰林結社長安良

晨美景輒有讎集書序而直例不往遂中秋應也

罷直社是日雨如注也罷慮客不來自騎馬至諸

人邸促之及至長沙許長沙曰爾癡爾第歸彼當

自至也罷始悟而歸

鄭廣文 應州 博覽善古文詞家寒一日子告之曰牛

老齒落矣賣之廣文曰賣之已而憶與之角者去

露書 卷之十一 九人

上齒始知子以貧故誑已

王柱解州人馬上設帷幔與則傍則門皆不欲見人

及登第欲取妾人以其癡故指手足俱擊者以示

之王曰非我無要者幸娶歸善視之

龍溪梁靖耕農也有母在牛病不能食持草跪而叩

之曰梁靖親老家貧千萬食一口

孫太初初不言何許人人疑為關中王孫隱吳興道

場山年四十人勸之娶始娶及卒只一女故王介

州予以詩曰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突作

一第... 丹... 6... 反E句

憑陵于古人依然寂寞一抔土

金華吳孺子喜游名山裝束若行脚僧及游武夷曰

山川無過此者吾當薤骨於茲遂僵卧不食屬山

僧死即葬之周七日不死山僧以米汁灌之復生

蕭陳昂慕峨眉山水無由得達因為僧炊爨以往後

居秣陵不與世交織履度日死後張金銘見其詩

曰今還賣菜猶須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其人者

白雲其號也

國初蕭山來氏女未嫁而寡矢志不他適至七十八

露書 卷之十一 十一人

歲坐化臨終書一偈云七十八年活計今朝撒手

歸宗得箇無邊三昧依舊明月清風

建中夏氏女許字廣德阮氏子未適而阮氏子夭歿

夏氏矢志貞守所居門前忽生二椽上下根枝皆

成生理 庚戌

太學鄒聞其奇索見之酒間試以對曰金杯春泛

綠費應聲云寶燭夜搖紅鄒遂以女妻之

徐京兆女姪善書善詩兼解制稅京兆為擇婿但以

文字置案上令觀以探其意後得范長倩制稅玩

不釋手京兆曰此子貌奇古女姪曰有此文字何

妨貌奇京兆遂意决後長倩亦意最篤

遠陽蕭汝芳妹嫁李錦衣蕭為職方時以貧寄食於

姊及借差歸謂妹曰余長往矣此德俟來生償之

所謂今生作者是也妹答曰應是今生受者是

歐陽伯宣母王氏節孝向來長齋佞佛癸亥秋自金

陵還蜀抵漢陰公署夜燭聞花旋而花上吐韋馱

形像高三寸鬚眉畢具燭盡始消人以爲至誠所

露書 卷之十一 十一人

感

人篇下

蔡中丞 家居時個人送笋曰初得新笋謹先以

獻蔡輒曰損汝不損我後有希音者口獻竹芽蔡

厚酬之又厭白厭死謂白曰不黑謂死曰不活

不喜人穿白有言三白酒者曰三清可

也控告人命者題貼紅紙便知其事即署行孝豐

縣公移皆去孝字云陳奉母至孝故多忌諱

丁長孺奉使過家謁陳吳典門者以其姓不便白私

改丁為干及相見陳每稱干先生丁不省問為誰
陳曰即先生丁曰僕不姓于陳曰姓于為佳丁笑
而去

陳吳與每聞鴉鳴即朴左右云為爾鳴日令人庭中
敲竹擊之時稱老雅陳

屠長卿謂其鄉挑花開時士女競游極可觀拉賊晉
叔往觀比至憩一古廟中祇見婦女椎髻布裳村
野不堪羨然悔來已而數輩至觀粧妖麗賊問為
誰屠云吾家兒女幾欲引避屠挽之云正欲君看

露書 卷之十一 十一人

不然請四明無人矣 音叔與

沈德清性緩每梳頭飯與便皆須一鼓初為孝廉試
春官適聞沈家親歸沈預邀曾廣文送之及期三
鼓進人與曾曾以沈為老成練事及沈出門天已
明觀察已發矣其故昔為梳頭飯與便也臨出門
出而後返者又數四

沈德清之子善清沈初教論侯官一友將入吳謂適
省必謁沈與沈兒索家報兒即入內書良久出以
書授之友不知其醉也至省沈偶出友置書而去

沈自其書蔡不能語家人惶問沈曰兒中危疾且
晚死爾即請飯歸未至家數里兒聞急出迎沈見
兒且喜且愕曰汝病瘥乎兒荅固未嘗病沈取書
示之兒省玩良久曰想是醉中書耳

有言蔡相公字佳者一田父謂已能得之因往求葉
奇其意書以與之歸而村中醜賀田父破產設席
為謝

管仙客嘗移杭州望仙橋住橋倚吳山初倩人舁上
吳山見青草即下便便畢命舁歸舁人問何以不

露書 卷之十一 十三人

竟所往管曰汝第歸後日日如是舁人始知只為
便耳

俞太學父生日酒中父行觴政曰龍吟虎嘯龍虎齊
登各欲成語循次至太學太學起曰牛一羊一牛
羊父母生客為哄堂

吳興沈太學倅雲間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白
非此乎字沈即加一踢曰三乎亦罷

游元封館穀山中嘗託一陳生署陳生授書至郭外
城環圍也外城以下作一句讀元封咤之曰幾敗

題公事陳生循強口曰郭非城外之環門子元封

曰如是則夫環而攻之不必注矣始相語大笑

汶上李秀才父有事公庭已欲進看門者不聽前轉

拳毆門者時虛倅攝篆怒甚因口命行過鼓龍試

之秀才不記龍龍字制稅中但過此相作雨○虛

笑謂之曰既不記寫試說龍龍是何物秀才答曰

是誰見他不過是水中一物耳

蘇侍御督漕問黃迦利害把總蕭大仁為歷歷陳說

已而曰俗語云黃河之水天上來蘇不覺失笑

露書 卷之十一 十四人

峰承賈應璧寧羌人民有犯舉者既入賄免異日復

以他事逮之其人舉日前事即殺罵曰豨畜汝昨

日飯今日復飯否

漳浦熊大楠別駕其父故布衣大楠既開居偶為父

所杖趨出門外大呼曰里中石看百姓打官府

差端問有常某者為節推穿服黃緞問以豸服曰吾

御史耳日也問以黃緞曰吾太守同僚也

鄭虛舟吳門詩人也貧無資用乃典一官舫借一妓

載之江上已着麻衣云父卒于官妾勿嫁之一微

人納二百金至夕來迎致木偶人與中與之已同

妓駕小舟逸矣李本寧先生云其人後相遇又為妓所困因令作玉訣記雲念

程相如書長卿於船檣上懸燈燈書迎接四明屠

夫子磨見之喜作書數十函為延譽後欲見思無

以悅屠乃謬曰夫子所著白榆社稿某已授剞劂

板送入四明矣不知夫子在此也屠復喜為延譽

如初

漢川尹開府之嫂某氏御史婦也西字面眼圓而露

口闊至耳衣履重重即有豸補見人槩稱卑職開

露書 卷之十一 十五人

府其郎叔也謂有年雅稱之曰年兄

李洪洞中州人多內及遷婦在輿上以怨氣告與人

及無聊輒下行一二里

政篇

石棗中州人永樂時為西江觀察西江有民娶婦三

日借婦歸寧皆先歸婦失後不獲婦翁訟塔殺女

婿不勝拷掠誣服云棄尸塘中果得尸獄成璞獨

疑之曰殺人棄尸深怨者事謂夫有是乎夜夢人

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獄有歸矣比明一

童子竊門內璞召入曰爾黃冠者得非爾師令爾探某百事乎童子驚遠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姦兒匿蒿麥中西江人囚號為斷鬼石

滕人甯直宣德間為宿遷令邳民張謹妻朱氏晝失金環叙劍訴於直直問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鄰婦三人即日召四婦至則以布蒙其面坐帳中各伸足帳外令錄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即縮其足出面詢之乃小姑也一鞠即服

卷之十一 十六 政

洪洞鄭傑成化間為登州知府府有冤獄禱於神夜夢船中有虎身神三矢次日獄其獄曰此必周彪也其人叩伏冤者以釋

全椒令余翔一夕夢五丈夫叩言救已及曉有新居淘井者得一枯顛以告余余曰尚有四往取之取之果然因窮治舊主吐言父在時為馭僮五丈夫主其家父利其重貲謀殺而並沉之井余即按以法

諸父新寧公初為宿州廣文為州放賑見人多輕裘

將近而易鶉衣訪之則貧者逋負富室忍既賑難索故粧飾冒領耳後方賑新寧公因請凡賑皆剝屑少許方得實惠謂富者顧情體面貧者何惜一毛當道許之貧者皆歡呼

新寧有殺人者首從俱論死謂為首者破其額為從者斷其手直指屬從伯新寧公勘之新寧公蔽之曰手亦破額時俱斷耳蓋人見人以斧破額則必以手捍之故耳從者因未減

合州有被盜者知是趙甲往訴之道逢錢乙乙曰已

之吾能論甲還若物乙因往甲家道其故甲曰諾因醉以酒謝之歸既別去甲往中道要殺乙禡其衣帽乙母不知殺者誰訴之守守張鰲攝甲至詰之曰汝耻乙觸汝短殺乙者汝也甲不承張即遣一役給甲妻云甲殺乙事甲已承甲屬我來取乙衣謂妻從內取投之張遂定其獄

保寧劉某商于合州一夕亡去金百藏金之箱棄于河為居民所得曝之屋上劉執以訴守張鰲曰是非盜金者因問劉汝有同商者乎劉荅余同商皆

卷之十一 十七 政

巨富安有是張立召同商者至見一人偉貌鮮衣
色稍怯張卽詰之曰盜金者汝也按以三木卽吐
實遣人從主家取偉貌者籍至開之劉百金具在
上虞張仲五毆斃阮靖二買和數年矣猶恐覺露檢
有真傷購陳洪三病死僕屍夜換馬後新安胡公
思仲字 泣邑夢一人訴冤兩手上仲而無首次日
君直 適屍兄阮靖一與張英十八訐告僱工事密竣靖
一欲去未去手探懷中噤嚅而欲言胡疑之因從
其懷取視則稍涉買和事胡心動曰僱工事小人

露書

卷之十一

十八 政

命事大命人起棺屬以詳驗動靜役回言磚石散
亂蓋底參差胡意非真屍卽以禍福數言喇仲五
之弟曰仲八者仲八直供真屍投井中比往則柔
靡徧野無復井矣試以鈎掘適觸石火起窮之而
片見屍在井中獨無頭命啓棺驗之則棺中有兩
耳蓋昏夜換屍忙失其頭於原棺耳邑人因云胡
公斷無頭官事

上虞有旅死者吏以無主稟邑侯胡公曰我爲邑主
卽其主也因命人察其左右詳悉以報役回言傍

有竹杖耳胡命持杖隨路令人認識適旅肆王美
二認爲已物問之則云曠人魏世科與慈終章三
九及章妻季氏過此章病因借是扶行耳胡公曰
死者三九也命役偵緝至新昌獲季氏而世科遂
矣後聞會稽有盜張三將配胡公曰豈其人耶以
世科亦嘗爲盜耳役至彼試呼之曰汝魏世科也
何改名張三世科忙迫搖手令勿高聲役因出牌
示之世科曰我氣數到矣蓋世科久姦季氏與季
氏謀殺其夫也比至不刑而服

露書

卷之十一

十九 政

上虞陳曾四與何大十二鬪以人解而散何夜歸竟
死途中其家訟曾四斃之曾四云毆則毆矣原未
重傷今頭破傷重委非出於已第不知所以然亦
委於夙孽而服矣邑侯胡公獨疑之因問何有仇
乎衆言不見其他惟兄與何祥二有隙胡公因於
干犯中挿入祥二名攝之比至深言其仇殺狀祥
二卽以手拍地云委以妬姦恨殺之也蓋先是祥
二與大十二爭姦仇深乘曾四毆後殺以洩忿冀
可移罪以自脫耳

上虞吳應二盜擊其門吳云家貧何以應盜云汝今日春米幾升雌雞留之雄雞可與也吳如言授之是夜有月吳因於門隙聞之見盜六人過嶺去隨一人退回開門視之適隣李顯二持棍在傍吳因意已春米唯顯二知之疑為夥盜密以稟邑邑侯胡公方閱試卷忙迫攝之抵衙內顯二直招五人攝五人至胡公曰良民也舍之簿懼縱盜得罪曰當堂恐畏刑妄招今顯二在監中夜與重犯顧芳聞談敘已弄假成真及連盜三家之狀歷歷可據

雷書

卷之十一

二十政

尚安疑慮胡問顧芳良然又攝五人至曰此等安能盜哉復舍去懸重賞令捕役密緝捕役旋云是夜盜歷三家應二之後則盜舟家倪忠四盜頭受擊血淋漓奔旋劫何三何出逐被鎗腸出死今宿盜張亨一頭病者數日恐其人乎攝之至令驗頭有傷否張佯稱枉頭向後以磕石欄胡公意以磕則宜左右頭今向後者必欲破之以掩傷痕耳亟令人夾住口此真盜也驗之傷痕具在卽輸服同盜爲田思一及夏氏三人夏氏兩人亨一獲時知

必不免卽自畢命矣田供鎗在茅簷中取之血漬尚在蓋盜只五人其一退回者人影也吳應二誤耳先是胡據書得復卦曰復生也必非顯二所供者又曰復只五人今何以六又曰復形似夏有夏姓在中乎皆良驗顯二事既白胡公因問當堂猶畏刑夜談而歷歷自敘爲盜者何顯二稱已先入監時極口稱狂比當官自誣重犯惟其詐恐受非刑故信口以冀自免耳嗟夫未加刑而人已自誣重刑之下何所不至此拆獄者貴慎

雷書

卷之十一

二十一政

上虞徐鄉官被盜失金頗多每指宿盜促邑侯胡公逮訊之胡云盜自有真安可妄逮因見盜牛者羅順一機警可用諭之曰吾縱汝汝能獲徐家盜費汝罪羅去半月回報云盜不見影但宿盜奉化丁等八能飛騰走壁人稱高師父今有金售人意其人也丁與徐姚陳錦四厚願得檢往緝比緝陳至供認丁與袁應四三人同盜原贓在地內罈中起之俱在第不言丁袁蹤跡順一因密給陳妻妻言丁袁往杭售金耳約某日由蒿壩而回順一往迎

之快快未面識偶兩人問路順一問所從來曰自
杭曰經由何所曰蒿壩曰是矣卽誰從要路侯耕
夫獨集之處詭詰之曰我猶道天民者汝兩人其
黨與乎因拉其臂驗之見俱有刺文新之曰汝
丁廿八也上虞侯欲汝丁遺售金之資十二兩與
羅求脫羅不受同地隣提至胡侯立釋順一順一
至家抱母痛哭卒爲善人

上虞強賊趙甲拔錢乙爲已宿窩攝至乙極口稱冤
且云與盜未識面邑侯胡公曰有是耶因令乙伏

露書

卷之十一

二十三政

釋後命一人詐爲乙在庭喚甲來對鞠胡公指詐
乙者詰甲曰汝識乙乎甲曰安有窩家不識胡公
又曰彼稱冤如何甲向詐乙者曰汝歷受寄賊如
何稱冤胡公卽喚真乙至而謂甲曰汝人尚不識
奈何誣指甲始首伏曰受人寄囑也胡公語乙曰
汝受窩家中必惶懼可疾趨回以慰妻子時以胡
善體人情

新安胡公尹上虞時偶旱齊心虔禱忽見片雲胡立
取衣冠向雲拜卽雨下如注然雨只至上虞界犬

牙而止鄉紳以公歲之曰公占住此兩耶

郭尚書于章守湖州時山翁漁人婦有家拊治不去

郭公爲移文城隍是夜妖告婦曰郭公正人吾去
矣

邯鄲城往往門垣無恙而失物相傳叢臺下妖爲祟

馬婦裴氏爲妖所憑亦多失物歐陽尹調律字伯宣恐

爲捕役藉口詣城隍神招其婦前手書攝邪文以
授之婦歸妖遂屏跡先是夫婦相厭自是和好如

舊

露書

卷之十一

二十三政

乙卯邯鄲歐陽尹分試歸見他邑多蝗問邑民民以
獨免對尹疑之旋郊行西北見蝗蜂屯詰之云因
風驟至尹具文禱神是夜隕霜於蝗界霜若畫地
然由是遂滅

肥鄉魏武子七兒二齒虎牙以賭逃去後父見隴上

一尸疑同賭遺甲錢乙斃之問牧童恰云甲乙過

此遂訟不休讎者既泥虎牙相類甲乙亦自誣耶

聊歐陽尹獨疑之反覆詰難得牧童云魏武夫婦

見尸辨識徐發悲聲無迫狀遂反成家人多駭之

漢陽有姑通僧者為媳所觸因誣媳令蔣君

時營訊

僧僧作兩可語乃令姑媳共撲僧姑頗惜力即治

僧與姑

漢陽甲通乙妻乙告令甲乃謬言乙妻已妻也為乙

所汗令蔣君即繫甲乙而繫乙妻於他所次日覆

訊密屬早役云乙妻夜來死矣令即作治親夫抵

狀甲大呼曰彼親夫也遂治甲姦狀

李元桂游商其妻蔡與劉文元通情密比桂歸乃駕

露書

卷之十一

二十四類

禱桂父洪致洪羞忿投縲族人謂桂初歸父死必

桂故公呈桂獄成極刑不知蔡圖與劉完乘也比

與劉生子十年禱猶不解下汝行此部嘗談是每

歎無直之者東城蔣司城

獻順

初蒞即覈得其情

坐蔡與劉而雪桂之寃

類篇

家法尊公披紅鶴氅與宗宗漢游宗謙市過宗漢偶

言人生適意耳安能管管阿堵物以遺所不可知

之人又曰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新寧公懼

然曰丹朱商均大聖人也今父與人物過多子立

有許語堯舜以天下與人朱均無愠色是知大聖

人也

古語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

子孫未必能讀藏晉叔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

必能用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

蘇潛父侍御招章元禮吏部游鶴林寺至陸秀夫祠

見牛溲馬渤砌其門闥獲麥滿堂元禮笑曰秀夫

不免黍離之感潛父曰歌麥秀耳

露書

卷之十一

二十五類

王敬美督學閩中適蔡伯華以主試至闕別不便交

談王舉手曰盈盈一水間

袁中郎令吳江進之令長洲與一二令君夜集姑蘇

門子俱善吳音有命以侑酒者門子目目相視莫

肯先出聲一令見久相推拒於已所侍者怒命與

杖纔下一板肉聲沸發滿堂大笑謂板善催出中

郎曰從來唱曲要打板

譚侍御飲酒恬雅竟席不醒不醉李侍御邀之不易

赴及赴復不易散偶南臺省集燕子磯有謂譚曰

君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歐陽給諫曰可對李侍御
招之不來捧之不去

余入吳至清湖同余叔亮黃漢寶之橋上戲叔亮着
屐後行回看已歸矣予曰叔亮何與短漢寶曰彼
其足長耳

黃漢表好市遊相過者輒難卒遇林希萬曰昔人杜
門謝客漢表乃出門避客

黃漢表妻父遙授冠帶所居鄉多畜鴨林希萬戲之
曰妻父官在鴨班張隆父笑曰鴨班亦何減鴛行

露書

卷之十一

二十六籍

陸學一曰欲坐次欲右余而誤揖余左已而自知其
誤大笑不已廖季符曰學一為顏子坐忘矣

洪洞盧學臯方九歲讀書至寡人好貨曰前云我非
愛其財今天好貨畢竟是愛財

盧生幼戲規之答曰老萊子七十猶學兒戲

伎顧節館雅集龔長安未至顧姬見諸人悵望遽曰
長安不見使人愁

露書卷之十一終

露書卷之十二

莆田姚旅園客慕

諧篇

成化丙戌陳公甫莊孔暘章德懋應南宮試試官相
戒曰場中有此三人不可苟及填榜章莊高列惟
不見陳卷時題為老者安之三句亟索至則陳破
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同考者業批其旁云
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見者哄堂

東門皮三者行三以善作皮履故曰皮三常為林貞

露書

卷之十二

一諧

蕭公役作一日請號於貞蕭貞蕭曰爾波其人喜
甚里多不平者有以為言貞蕭曰爾東門也波皮
三也不過以舊物還之里人始悟笑

蕭自嘉靖以前士大夫多戴布帽黃洗馬請急歸過

一驛驛丞見其布帽復不知洗馬是何官乃自前
席且問公一日洗幾馬黃謬答之曰亦如公一日

撥幾馬耳又問謂府邑若何曰平處謁監司若何

曰平處謁兩臺若何曰平處丞始知是尊官頭搶

地稱萬死

按歌在倫先進遺風載楊文懿以洗馬
乞假觀省行次一驛丞不知何官坐而

抗禮且問曰洗髮馬公答以勤則多洗髮
則少洗與此同豈一事而好事者借言與

莆林某令香山屬舟人有鄉親問渡徑沈之海人無

敢往者其從叔某嘗與同起居曰我能之至廣州

作廣人裝束負膏藥一篋巾上貼一啞字遂渡伺

林令出門欲困之林笑謝善待之歸

薛方山督學浙中較山陰伯徐渭而叔季祝繼志後

祝僉憲西江有神官降云南昌缺城隍帝以命祝

祝朝服登座而逝逝後棚中時出香縷異香逼人

徐偶以告薛薛戲之曰恨當時不以先子又不及

露書 卷之十二 二 諧

批其文曰似有神助

苗陳某稱醫郭大司馬給以冠帶向人索文中稱其

孝云母病時曾割股以示從伯新寧公新寧公笑

曰公善醫母病猶割股若我輩當無完膚矣

俗謂揚州人為無耳聾維揚陸無從與丹徒鄒佐卿

初會於王弇州許陸問姓鄒答姓鄒陸曰烏龜之

烏乎鄒曰是有耳聾的

遼陽蕭汝芳與莆中張鰲友善蕭號豐原張號六山

一日張寄書誤書楓原蕭曰知名號詎可誤報

札亦故書以崧山

屠長卿衣冠看客便道過妓寇四寇之婢訝問四曰

寧涉屠老爺婢笑曰原來是波老爺曲中呼墮俗

人為波老嗣是遇俗客只呼屠赤水

吳翁督瘦吳翁升廩謝在杭為吳興節推行部孝豐

翁晉鄉居晨起往謁道遇虎童子鳴金却之後向

鄉先生姚君言之姚曰彼以為翁升見非而退耳

徐茂吳地嘗道沈士範制稅佳有人向士範進之士

範曰徐年伯亦具隻眼者其人不覺復向茂吳贊

露書 卷之十二 三 諧

之茂吳大志

孝宗謙過王百穀王方作字不及寒溫游詁曰爾以

爾書佳耶甫中當糞耳後將行欲索書不便索令

侍兒范鹿轉去王不語便書書畢謂范鹿曰對相

公道糞又糞石去矣

游宗謙初過周公瑕公瑕未有生平不即見游對門

者詎口爾主人不過善書使未見我書耳即行門

者以告公瑕急令要回寒溫舉筆向游請作數

字游曰初不能書欲見君耳

游宗謙游益府王旌以雪苑嘉賓一日陳公請遊從
治具皆巨盤公衡故諱之曰已善馬坐而以小盤
餽客鄭挺武在傍曰君不見其自署虐死嘉賓耶
王百穀作風字必重字落下上半空俗謂蘇人多空
頭卽眉毛亦空或以問百穀百穀曰不然出作惡
者口袁太初在傍曰不見王二官作風字乎二官
百穀之行也

沈蛟門與于穀峰初在館時沈戲于曰有人問丈姓
作如何書余答以作如是書其人笑云原來脚是

露書

卷之十二

四譜

團的初不知爲長的于知其以團魚嘲已也于嘗
託沈邀一塾師一日沈生子于過訪因謬曰煩君
見一塾師沈訝問向已覓矣于曰其人不識字沈
曰彼孝廉何至是于曰沈竈產蛙乃讀作沈龜產
蛙沈捧腹大笑

漳州丁節推署篆試童生有曰詹之大鵬者曰胡魯
於菟者丁見三字名已含笑時見詹眇與已同因
問名已佳必有佳號詹謙退久之乃答曰號真覺
省齋丁大笑

金陵呼姓史者曰矢而經史之史仍呼爲使一江寧

令欲作吳語諸生謁見偶談及子史令贊之曰公

一肚子史史作矢音及出同行嘲此生曰公一肚

紫矢

馬九雅妓也偶而有瘡潘太學戲之曰爾何面上賣

果謂瘡是楊梅也馬應之曰亦猶爾腹中生草耳

羅子昭翻刻詞林雅集草爲金陵社草欲刪去程彥

之彥之世困屬居間始免兩人皆癡絕洪仲章因

贈彥之石章文曰天外三峯居士或問之答曰天

露書

卷之十二

五譜

外三峯削不成

成大勳廣東人爲寧洋廣文邑令註考云化雨不敷

桃李頽齡已逼桑榆因轉王官廣文志曰化雨不

敷欲我挑水澆秀才耶

漳浦趙從誼判獨山州州極荒涼因題柱曰茅屋三

間坐由我卧由我里長一个左是他右是他

漳州尹秀才於御史觀風三考首名刻一圖書曰烏

臺三試魁人首尹某印

一青守作醋數缸忽轉監司分餽於人後每追悔云

只五百里惜不攜來其為監司齋捧在京以所受
鵝鴨售錢有戲贈之曰惜醋監司賣鵝鴨

王光祿謂童僕有三珠初來是走盤珠半年之後是
算盤珠一年之後是佛頂珠

余宗漢謂豆腐有十德生者柔德乾者剛德無處無
之廣德自貴及賤喜之和德一錢可買謙德徽州
一兩一盤貴德食乳有補厚德可以去垢清德投
之污則不成聖德建寧糟者有隱德

陳牧伯謂疥瘡有五德生之不至死仁也同坐卧即
分人義也不上面禮也有事時不癢無事時須搔
智也洗必以時過此即瘳信也

壬寅金陵有十松祝石林寫字松何雪漁圖書松魏
考叔壽書松汪堯卿代作松雪浪出家松馬湘蘭
老妓松孟小兒行醫松顧春橋合香松陸成叔討
債松程彥之無事松

建昌王孫戲問游元封山人有幾品游云與王者同
王孫訝問游曰並無品級

胡仲修謂孔子亦喜諛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子曰太宰知我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子曰野哉由也

煙露一頭兩足吾鄉林太守諸從有富而往謁者守
故留之而終不見其人賣衣被而歸抵家只一席
裏身其狀似煙人因呼之曰煙又宣政錄載宋時
截竹為筒冒上作鼓時謂通同部今唱蓮花落者
猶多挾此近一友人謁林海寧海寧門禁甚嚴欲
歸無資因戲寫一狀遣僕往投中有兩句曰煙乎
不免筒鼓也必

露書 卷之十二 七 諧

猪市伶人徐公望善別古器其祖牛某不從靖難之
師子孫發教坊甲辰有詔許自陳公望因得除籍
仍祖姓僧湛懷戲之曰猪市裏走出牛來

南中呂大亦文雅與妹呂二同赴席或問之大曰我
兩口姓呂吳非熊在傍曰有我一口便成呂大曰
少說天話謂其姓口下尚有天也

鄭夢圃家有質庫門前書金馬為記館穀柳陳父教
授詞賦汪仲嘉聞之曰陳父避世金馬門矣

洪仲章娶劉二後之安吉有對秣陵許伯倫道仲章

不忍出門雙淚汪汪許曰仲章如今亦有淚矣蓋謂其有累也

俞仲茅

名彥

久游始歸姚允初

名履素

過看俞纔出姚

乍曰一春魚鴈無消息俞答之曰又手忙將禮數迎

舊例邑尹坐次先首邑次以邑之大小爲序黃進賢不拘常例每坐南昌上南昌心不平私呼之曰小人後雅集南昌行觴政曰君子和而不同同而不和或問小人同而不和南昌曰那小人說他怎的

露書

卷之十二

八 諾

循至黃進賢曰顛狂排絮隨風舞桃花逐水流或問是輕薄桃花逐水流進賢曰那輕薄的管他怎的又一尹接之曰相逢不飲空歸去桃花也笑人或問是洞口桃花尹答曰今日雅聚安可動口

高國首爲陳德伯牧伯中表任一日飲陳許高以親戚膝上坐牧伯曰無曰高高在上高答之曰是以陳陳相因

郭聖胎謂蕭中四無無僧無伎無酒無不識字者

郭聖胎既入太學嘗譙會米糴部戲之曰今宜守諸

生禮聖胎答之曰雖諸生以山人體統行事

受質父盛推頤朗哉忽謂祝無功給諫曰朗哉今詞

客都總管也給諫笑謂余曰都總管有人矣君且

作副總管

王漢陂林居好爲詞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經世文章王答之曰公獨不

聞其次致曲

金尚卿善貌祝無功書法祝欲繩之董玄宰笑謂祝

曰右軍有知弟應下獄矣祝卽笑釋之

露書

卷之十二

九 諾

有鉛板匠四人共妻後各生一子子雖異父和氣決洽勝於同父或以問其鄉人李中丞曰寧復有此中丞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南州喻中立訪曹進士進士遂問君爲君子喻小人

喻

王曰一日對曹司農多談冠裳曹戲之曰日常近

來官腔矣王稍不平洪仲章謂王曰君楚人楚擅

戈陽腔今變爲官腔佳矣何忿爲

林茂之曰口六一日方秘戲吳非熊狀之曰彼兩人

曰西又因蓋謂兩木兩口以木入口也呂貌稍遜
洪仲章因戲之曰呆而又呆耳

舊院妓蔣二字靈修諸人挾之瓦官寺戲蔣忽離席

柳陳父問所往還答曰擺柳蓋曲中諺
謂為擺柳

伎馬九見洪仲章齒班問以故洪戲云吾錦心繡口

也時馬九病瘡方愈面有斑痕洪因問爾何以面

班馬遠答聽馬有斑

武林吳山一伎每晨即倚梅樹遠望一少年意其有

清癖特與定情比問其由妓答曰候金汁行耳杭人

露書 卷之十二 十一 諧

謂取資者
為金汁行少年大失望洪仲章述以告內子劉卿

劉笑曰錯認清客

邢進士身矮嘗在鄱陽遇盜盜既有其貲欲滅之以

除患方舉刀邢諭之曰人業呼我為邢矮若去其

頭不更矮乎盜不覺大笑擲刀

游宗謙善罵坐張幼子嘗與余言宗謙善罵得其罵

以為快既卒屠長卿謂其子元封曰尊公方在閭

王前罵坐

重慶一道士右手五指指甲長尺許每出觀者塞道謂

右內養布施錢米相載而歸其徒十五人皆仰食

於五指有對歐陽伯宣談此伯宣曰食指頗繁

熊尚寶在長安居與余項背相倚尚寶猶常至余厨

竊食久遂不去余所倩小長班攜道上戲經其門

尚寶謂竊之也屬兵馬治之且執以索所失狗後

對伯宣給諫道此為笑柄給諫曰此禍苗也

歐陽給諫門生遠左人嘗送人參或曰此真遠參給

諫曰是門參

兵垣年終較武萬夫長以下不善弓矢者槩告病即

露書 卷之十二 十一 諧

赴較者非弓腐則矢折而射仍不中歐陽伯宣戲

之曰發而不中君子以為猶告也

京師小唱率善肉聲余甲寅出都及己未入都此伎

遂絕歐陽伯宣曰小唱今為大雅矣

余大行云京師有七味解熱丸用騾驢人馬牛犬豕

糞以大騾車羅過加久年陰溝秋實和之此丸專

解爭名爭利的熱火

余三長安雅伎也李肇卿欲與定情余辭以未得手

中問故曰恐君油嘴以護被耳

李長沙相公之子兆先素耽聲妓長沙筆其書凡曰
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兆先回
見之即續之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
公相公

蒲被後後易公爲守一以寬厚爲政決人有逸去者
亦不迫有夫段婦者甲見其已甚爲不平毆其夫
婦見人毆其夫還同夫毆甲甲言爲爾出氣反同
毆我拉以見易易批其詞云福州剪子雲南刀廣
東茶銚蘇州絲擲示兩造兩造不解復取足之云

露書

卷之十二

十二諾

打得好打得好兩造見之含笑而去

有寡婦批改嫁易太守問嫁誰婦答東隣陳二

二官易戲批之曰批改嫁批改嫁嫁與東隣陳二

官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嫁嫁嫁

黃季父貌王弁州供之因請弁州自替贊曰我不識

我而汝識我以我借汝亦無不可汝欲我借往而

我不汝往以我重汝其笑轉左然則如之何曰爾

爲爾我爲我請川從火

一人謁王弁州臨行求贈詩弁州與之結語有莫作

倡家子細詩句其人不解弁州曰過吳門第問頌

郎哉郎哉曰君且飲飲畢謂之曰向一倡家善舞

不覺當筵失宗因羞入房中母強之倡猶羞澀母

曰母妨吾令四婢四隅立定爾舞至其處婢則曰

子細爾即警省客聞之大沮

沈生予謂有送枇杷與一令者錯寫作琵琶令笑口

號曰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當年識字差適有客

在坐足之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

令大嘆賞

或以爲屠長卿莫雲卿事恐借名耳

露書

卷之十二

十三諾

王百穀詩多用是爲字如吊袁相公詩山上杜鵑花

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人因謂百穀體後百穀目

畧騎復有風流罪過有戲贈之詩題曰效百穀體

贈百穀詩云面上楊梅瘡是果眼中蘿蔔鬚爲花

吳興有陸厨之子攻舉子業因家世微眇不敢戴巾

臧晉叔作詩嘲之曰欲方不敢欲圓不屑無可奈

何姑戴扁折

陸厨之子因不避邑長被柳臧晉叔嘲之曰陸厨今

歲苦多端頭向青松木裏鑽日出乍看臺少脚夜

行那怕井無欄濛鬆細雨衣難濕料峭東風頸不

寒更有一般堪歎處入時容易出時難吳興以松木為柳

吳興史道山少游泮宮以攻雜作三十而黜後屢試

不進在苒七十志猶不衰臧晉叔改一字詩贈之

曰童生七十古來稀文字衣冠異昔時同學少年

多不壽道山何必淚沾衣

潘景升在西湖戲袁中郎寄詩曰杭粉上愁髭時袁

在燕著瓶史潘答之曰燕花不住瓶

甲辰冬夜集秦淮酒中行隱令謝少連曰一對好夫

妻不應娶个露書小只為心不平終日打不了乃金鼓

也曾波臣曰朝出蘭房暮即歸長于相守不相違

粧前猶有啼痕在只恐明朝又別離乃牛也蓋蘭

者欄也干者竿也粧者庄也啼者蹄也離者犁也

金陵鈔庫街回子寸金糖極有名妓呂二嘗以遺吳

非熊非熊因臘之每以誇名妓楊七一日邀楊七

過集當家者不悅別無供具故以藻兒菜耻之非

熊出口即曰討氣柳陳父因作打油詩嘲之末云

寸金回子糖為果兩盃藻兒菜當董請得剛剛楊

七在只場討氣不堪聞

商孟和父令西楚自父許攜資入金陵因游曲中作

秦淮詩三十首甚麗又贈妓詩有可憐十二峯頭

雨化作秦淮八月波句或戲改之曰可憐幾兩江

西鏗買得秦淮一个波曲中謂不在行曰波老

汪景醇有夾雪帖俞羨長欲臨刻借得其半而景醇

卒羨長往弔頭戴相麻巾汪仲嘉訝重羨長謝家

只此巾耳許伯倫聞之曰羨長尚欲借帖此夾雪

巾也柳陳父為陪客汪之諸從面生問仲嘉此為

露書誰鄭景時弔而哭之諸從以為感恩者不知景時

前人前俗弔即哭耳程孺文作打油詩曰俞公臨

哭景等頭戴夾雪巾柳應芳來陪喪此客是何方

汪財主弔客苦但見淚如雨如雨景時名也

前清一香客自喜能詩詩故可笑所作僧童詩亦可

喜詩云僧童平日豔無霞何事形袈露齒牙不是

重陽蕭颯後却因短笛弄梅花重陽指和尚也

洪仲章娶劉二後多閉關秦比部每過不見乃作詩

嘲之曰豈是安劉故避秦

李大叅君章有詩嘲客中酒傷面者詩云古今中聖
多如許伶白疑爲鐵面人

粵一香客妄意能詩遇俞清父於酒樓自詭吏也清
父亦給以爲吏因呼清父爲同袍自是與曾波臣
洪仲章黃允修交載酒招四子四子就舟中聯句
贈之香客不知爲打油詩也喜甚每出以誇尊貴
詩云今朝相遇喜相親大雅翩翩有五人二吏由
來皆是假三清何必認爲真名香自古推東粵宋
現于今讓八閩畫舫細談風月事後庭先許老波

露書

卷之十二

十六

臣蓋以僧僮許波臣也

三清者俗目
詞客馬清客

孔太史入朝置帽套於坐旋覓不見姜太史改舊詩
嘲之曰昔人已竊帽套去此地還餘帽套頭帽套
一去不復返此頭終日空悠悠一時和者甚衆

黃漢表身甚修郭聖胎曰詞場中未有如漢表修長
者因作打油詩曰詞場未有此高人適曾太史至
漢表勸以杯酒堅不肯飲余笑嘲漢表曰身如此
修不能勸人卮酒因繼之曰杯酒何能勸史臣一
口翩翩如動氣兩肩聳聳若生噴後兩語雖戲可

謂漢表小影矣

俞司馬一癭木杯銘十六字云俞仲茅之杯銘曰苟

日飲日日飲又日飲

程仲權在武昌呢一伎謂伎欲嫁之俞羨長不信也
試調之伎亦爲動因作詩寄仲權曰官道中間栽
李樹一株開作兩邊花仲權心爲之灰

余游秦先行期一日與子斗宗侯索彈箏伎酒散同
仲宗侯步月仲宗謂家有琵琶伎能聽之乎余
曰聽之比入座美人嬌寵不肯出彈余四口號曰

露書

卷之十二

十七

許聽琵琶不與聽佳人無分見清方屬落甸子
斗意積之曰不如早就藤牀卧猶見襄王夢裏形
京師候選未識以裁縫度日者甚衆及選紗帽拜客
有戲贈以詩曰風吹展却烏紗斷分明一對剪刀
困

規篇

陳公甫偶作詩云開來文字莫思量或以爲文字不
白應遂譏貳之

世宗玄修日宮中煉丹每見一神多手多目衆訝莫

能解因問王元美君最博識載籍中亦有此乎王
答不必秘籍大學中卽有曾子曰其致乎時嚴分
宜正秉政

毛伯溫按楚中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而往往有漏
網者落泉有諷之者云洞庭昨夜浪滔天處處漁
翁罷釣船今日隣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

張相公子敬因一官不稱任使其怒官曰宰相肚裏
容得船過張益怒曰若糞船也容得過耶呂仲木
聞之曰容得糞船過方是宰相度

露書 卷之十二 十八規

汝南趙太宰賢有清操于方伯壽祖頗營產業一日
享客壽祖侍坐適食南瓜太宰曰此瓜不良在城
則占人屋在野則占人地客問壽祖曰尊言可釋
耿督學定功行部閩中攜一蒼頭年可十四五頗解
理性之學偶留一生飯生媚耿曰師已透悟矣蒼
頭在傍曰透尚未能悟

屠長卿自言爲青浦時已在泖湖戲儵然霧作只尺
不辨已而舟在城東門矣居民跪言適見龍扶一
舟在雲中不知爲使君舟也有人向馮開之道此

開之曰勿聽他他多說鬼話

元大內雜劇許譏謂爲樂嘗演呂蒙正長者買瓜賣
瓜者曰一兩長者曰安得十倍其直賣瓜者曰稅
錢重十里一稅寧能不如是及蒙正來賣瓜者語
如前蒙正曰吾窮人買不起指傍南瓜曰買黃的
罷賣者怒曰黃的亦要錢時上覺其規已落其兩
齒落齒者火者姓火

王太倉罷相薦趙蘭谿蘭谿薦沈四明四明罷復引
太倉鄭儀部振先彈之曰相公有過去未來見在

露書 卷之十二 十九規

王今以過去爲見在

蒲頭頭或公祠詞平倭功後有媚一令者悉括均田
諸當事祀其中因祀令居民仍呼戚公祠陳進士
諱鳳過而嘆曰戚公而改爲七公已失立祠初意
增七公而爲十三公無迺薰蕕同器

長篇

建昌趙道三能役鬼神萬曆甲申年南州宗室與隣
一貴人不相下屬道三咒厭之道三先令其白狗
雞鴛鴨數種箸及盞燈各四十九枚至期殺牲訖

以草爲偶石爲殿附於卓上卓前木一缸因用符咒旋而著一一自立燈盞點在地旋一一自坐於箸末道三卽下拜拜可二百草偶能自立拜將三百草偶沿卓而行行有威儀及三百一跳過缸而墮道三惟歎曰是人不墮水中福氣尚厚吾反受病矣必三年始瘥後果然其貴人是夜睡中墮牀卧病三月始甦道三後謂世無能用我者隨入日本及關白揚塵海上其隣人疑卽道三也

雲在山者撫州人多異術能爲人追寫亡人小像酷

露書

八卷之十二

二十技

肖每一像只索謝三金丙午游南州住許真君廟其行李四簞皆長箱云藏古書軸箱一一有標題人借觀輒拒不啓視後交游州仰諤詰之曰豈其兵戈刀劍事何不以示人在山答曰信然今天下十數年四陲多事矣吾以禦侮耳交游者奇其人因招集城外廣寺中稍以言挑之在山索雙刀與之舞如一團雪見刀而不見人立竹百步之外射之百發百中

樂安王府殿中柱多白蟻輒五年一易屬雲在山治

之在山云此蟻衆多因以二斗紙固封其上置柱傍符咒畢令人避去而府中人至斗傍竊聽聞斗中緝緝有聲在山云爾輩悞我事便減半斗矣及期開眎只一斗半次日始取盡自是柱不復換矣吉道人之任初爲任子後以側儻不羈落產因南游歷衡湘沅辰登太和遇銅帽翁授以道術又在洞庭間遇袁先生授正一符訣在七閩遇神僧授神通秘術故能檄召風雨役使鬼神知來藏往遁形匿光飛錢攝物變幻莫可端倪東昌苦旱道人披

露書

八卷之十二

二十一技

髮仗劍登壇作法卽雲霧四合夜取石灰畫北斗七星壇上以足踢一星卽天上一星不見踢二星天上二星不見約明日申時有雨至午未天日清朗道人書一符令壇下一點吏曰持符急走遇婦人妓好白哲者納其懷中卽還走吏持符走見市肆中一婦取符納其懷婦頃自解衣披髮踉蹌而來登壇偃卧道人以足蹴之作法黑雲陡合雷雨飄降平地水深尺五政及申時

吉道人能爲人追寫亡真令人家張絹置筆淨室中

遣神將追攝亡魂令仙人為之握管畫像八從室
外聽之毫絹歷落有聲少頃而定開門取之肖像
儼然子弟見之無不伏地號哭者

吉道人以百錢散投水中孟鉢收之纔誦密咒錢一
一飛入孟鉢百不失一

織造魯中貴源病胸結實食即嘔吐懸千金能醫者
與之吉道人云此堂中有伏尸置簾簾中故主任
者中此非病也掘之四尺果見伏尸甕在其側移
葬之而魯病良愈

露書 卷之十二 二十二技

姑蘇管席之試輒高等而不利秋闈後失足忽跛吉
道人云此有鬼焉因書符攝之梁柱中取出一錢
版上書跛人傍書住此累世不第棄之而管足漸
平是年恩貢中選後吳縣廣文汪雨公家多見披
髮鬼席之因言此有吉道人能捉鬼廣文延之道
人書一符貼梁上令人聽之聞哭聲鬼在其中後
聞柱中有哭聲剖之得鐵版畫一人披髮一人持
叉叉其喉背書住此宅者速死棄之而宅安吉學
役因言先是住者皆病喉孝廉任者或遷以貢任

者無不死兩公以是德道人甚故人亦呼吉道人
為華捉鬼

維揚周廷銓云戚小塘多幻術嘗飲一貴人宅適池
貴人至主人屏當不及戚推飲座并他客入壁間
他貴人至不見飲座與客客在壁間若坐三間巨
屋他貴人去諸物及容復在原處

姑蘇吳生拔異術游南州見人家火起以一鴨卵畫
符其上向火投之火輒為熄此亦喫酒之流乎

揚州江九霞有使鬼之技嘗在周廷吹許周以手所
露書 卷之十二 二十三技

執詩扇試之江碎之仍焚於火旋云此扇在某廳
某櫃上廳久封櫃亦塵積尋驗扇在其上未損秋
毫

江九霞在周廷吹許投在盆中據坐客若而人令人
以紙重重封誌撼之投在盆作響及開驗不見投
矣江云在庭前某樹枝上覓之果在

世間有使鬼搬運之術第銀物不令見則已見即重
重封固亦難住守矣寧洋廖孝廉嘗有人至其家
賣樟柳神約二十餘金封已仍留孝廉家期幾日

樟柳神用命方來取此謝金至期其人不至廖頗
訝遣人旅邸跡之其人已先數日去矣按封金只
空匣耳樟柳神亦失矣

余斗南住秣陵能為人治鬼予鄉有兩張氏爲鬼中
瓦石余爲召入甕中以符封之沈之於水其甕兩
人昇之不勝其重

姑蘇王淮竹挾異術其人固不可測但因物斷事應
若枹鼓宜春管理斗野王孫嘗以壽問之王令出

一物爲占王孫出瑪瑙簪王稱之恰重一錢九

露書

卷之十二

二十四技

二釐私語人云王孫管理十八年矣今閱一歲必
謝人世果一再歲仲春而逝應簪之數也

南州王孫晴所遣人索責於所親以扇求占於王淮
竹王曰扇骨假紫檀也但好看耳其人必厚禮使
者扇而假金也銀必不償矣又扇只一面有字必
支吾答使者并書亦不答也王孫初未信後皆驗
錢象坤中第時家樹旂其竿忽折爲兩人以爲不祥
或占之口兩木必 必有翰林之兆已而錢選爲
庶常

汪龍新安人受數學於異僧著奇驗袁閣老 寄一

白圍碁子託南都王冢宰轉問生子汪接碁子遂

云白者北也碁子者子也北京當局之人問第一

着但此碁子非木非石經火煅煉而成了無生氣

必不能生子若以生尅之理論之不久亦當終局

須急下官着可也不數月袁公果下世

泰昌登極頒年號詔至南都一道人見晏給諫曰泰

昌者一大二小二日而亡聖人御世匪久矣嗣是

年號爲天啓若言而中君宜急歸不去有大禍旋

露書

卷之十二

二十五技

而果然謝以十金道人曰吾所不欲者已吾所欲
君之有昔吾有也安用十金爲給諫請告未得忽
有衛軍之變燬室遂殺幾不免焉

王泰濟寧人遇一嫗授以陰陽一篇由是屢發屢中

馬中丞身後服訪之泰愕然曰何貴人也公某日

日必陞兵部尚書至期果然

指揮虛彬金帶自開者三王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

是夕彬入舍人王鸞家爲鸞所殺

漕運都御史王洪就問於王泰泰曰此去入京必有

大禍後洪以笏擊死亂政毛長隨于朝果被誦成
泰又曰公至某處當有 詔命仍理漕運又果如
所言

莆田楊繼宗與朱侍御澍之子中表省試同寓一藩
吏亦附庸居停一日吏趨府歸困卧廳上朱外歸
不平欲令僕毆之以楊勸而止吏雖困卧却悉其
語矍然起曰某有罪第某善和人請以自贖因謬
謂朱曰君必高第稍遲耳回身向楊曰君只得科
不出今秋揭榜之前夕諸人聚飲吏在屏後矚及

錄書

卷之十二

二十六技

五鼓躍出抱楊曰君中矣先是猶以三場未定今
定矣然中在七十三正我何酒明日當自攜杯箸
陪樂榜出而楊在七十一吏因與隣吏易袖出杯
箸暢飲而歸後領卷是夜果以三場爭而後得然
七十三之言不知何術斯亦可謂精矣
李本寧始生龔文魁為推造曰十二歲入學補廩十
八歲登賢書二十二歲成進士二十九歲為督學
人初以為妄後一一驗

南昌瞽目戴新泉善星命丁公 此品 子立三負才名

某科江右主考丁公門人也丁意發科矣八月二
日過戴門試以命叩之戴曰必中第有難星入命
恐五日內必死耳丁大恚初六日早丁猶精神如
故偶與妓狎死牀褥中

施太史 光昂 嘗以已造質之戴新泉戴問何許人施
初給以南昌人也戴曰平平秀才耳次告以閩人
曰佳秀才也問以如何而後可曰在燕則連捷矣
施後游國學戊午己未果然連捷南宮

露書

卷之十二

二十七技

失金杯責其徒兩人憐之為卜得剝之頤曰金在
土中從房之西南隅掘下五寸則得之如其言果
得杯

胡翁初名凌善亦有薦於 成祖而名之胡將應召
其中表袁杞山為一得乾之五爻袁曰五屬君升
陽在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錫名之慶乎胡曰吾直
壬午壬為水午者子之衝果錫名必不離水袁曰
非徒然也四為淵又值升陽而五居淵上淵而大
乎以草莽之臣踐五位終非吉兆五為火丁者壬

之合也遇火則危矣後聞賜名齋袁大笑曰驗矣
死不遠矣旋而新作殿命胡卜布算訖曰某月某
日午時當燬上怒囚之以驗後至期胡倩獄卒往
覘返報曰午過矣無火胡遂服毒午時正三刻殿
果焚上急召胡已死矣因賜馳驛歸葬

人之足麻及因冷兩腿轉筋者時時有之余友鄭虞
臣謂在潤州甘露寺一僧謂五月五日或七月七
日以鳳仙花扎脚兩拇指上則終不復作虞臣試
之良驗

醫書

卷之十二

二十八技

蔡中新光楚謂人爲蝎所螫忍痛以手就地土上書
金木水火土五字卽頓手將土字傍點之土提起
擦在螫處卽不痛已

張爾建有授以治瘡之法用燒餅一枚一面用朱書
嘸字於上一面用朱書嘸字於上令病人啖之卽
愈爾建云試之效者十之八謂邪瘡卽愈嘸嘸二
字稍不同蓋爭一畫也

食筋之法用筋九根或七根或五或三將筋切長寸
許以手指書嘸嘸嘸嘸一時化九龍翻下海靈

等十四字於筋上又書盤水上卽吞下無礙

治骨鯁訣與食筋訣同但於魃下添一字如猪骨鯁
添魃字雞骨鯁添翹字魚骨鯁添魃字餘十四字
同前又只書訣於盃上飲之卽鯁化矣張爾建云
試之皆驗

响巖神書載治瘡咒云我有一枚棗一心歸大道優
辟宜優降辟燒將棗向口對棗念此咒七遍念畢
吹棗一口授瘡人食之瘡卽止秣陵祝仙客得此
咒云以治人無不効者

醫書

卷之十二

二十九技

夏何能云一奇僧傳以治難產方用杏仁一个去皮
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中用密黏住外用熬蜜
爲丸滾水或酒吞下云試之有驗

潁州張玠善醫徐監司病塊投大黃數兩弗動玠曰
脉細而附氣口虛是積在中央氣轉無力大黃返
消胃法當用獨參兩餘可下痰人以爲誕果下痰
如敗卵而愈

陸吏目心痛張玠曰水溢唇正黑色此蟲也投苦練
下蟲滿匝卽能食

黃昇京山人名醫善察脉厥分巡晨興忽疾作不語昇診之曰脉與證不應乃詢其左右云夜食烹雞昇曰此必食後就寢蜈蚣過其口鼻中毒耳投劑立甦厥初未信乃更烹雞置寢處果有三蜈蚣自榻頂下

嘉興受珪善醫一男子請診珪曰此病不至死但脉無生理何也過三日方敢投劑未三日其人忽溺死

南都梁接骨為人接折骨以絕技稱李應旂為余言

醫書 卷之十二 三十技

其法只用土木鼈炒死末五分加半兩錢二釐好酒送下外用老鴉藤根紅者一名老鴉眼同酒精搗碎蒸熟包裹折處痛立止而隨平土木鼈截斷能復合所以能接斷朝野僉載謂崔務折足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見折處有銅末束之即其驗也

今醫家謂小兒痘疹腰背作痛者即難治鬱儀宗侯謂痘疹有三其一挾外感一挾內傷一則為時行所染腰背作痛者遇外感之証宜用香油蔥汁自

背脊以達四肢擦之而飲以葛根升麻疎散之劑汗出痛止痘即隨出矣鬱儀第七子統鉅痘時犯前証醫目目相視不敢議方鬱儀以意出前法治之而佳

凡病危篤不可施藥者煎人參湯入童便飲之出王損庵太史藥書南州孝穆王孫丙辰病劇醫不敢治待盡而已其尊人鬱儀宗正用前方飲之連進三服即汗止不嘔索粥飲矣後唯飲人乳累月而平蓋孝穆長齋十五六年腸胃乾枯故須人乳耳

醫書 卷之十二 三十技

鬱儀博雅兼擅雜技其隨事精攻如此孫秀才汝澄字無撓新安人善醫不以醫為事余友梅子庚妾夏日病日垂簾提其耳而目始開問之孫云以錢二文買益元散與服自愈服之立効後冬日子庚妾仍發前病以益元散治之不効問之孫云冬夏治法自異今宜治以四物湯加麻黃也服之亦立効

沈無咎宜興人秀才而兼精醫林陵何秀才家生女臨嫁而目病垂簾沈以當歸白芍麻黃各三錢煎

湯與服立愈

興化往泉州道傍有上大夫下大夫墓先是卜此地者埋錢為誌後復有卜者插簪為誌及期兩家俱舉柩至爭先不決因各言所誌開視則簪插錢孔中因讓埋錢者莽然插簪者亦欲豎石架柩其上先卜者許可今架柩者世出上大夫葬柩者世出下大夫其跡具在

萬曆丙寅闈新設寧洋縣久無科第問之青烏家曰邑治因其山勢坐東向西天三生木當三十年始

露書

卷之十二

三十二技

有興者又曰寧字四丁洋字三羊當闈三未至第
四丁始發廖季符生於丁卯至丁酉發科適符其數

龍沙高過城江西出聖人南州里諺也或以為許旌
陽譏語城北門外平地一縷如龍盤護首尾向城
萬曆廿五六年來忽高峻時內閣及九卿如張相
公蔡家宰范宗伯徐司空衷都御史皆南州人文
物一時為盛旋章布衣漢以聖自擬倡鄉紳剗去
其沙將建文殊閣於其上布石為基石以數千計

閣未成而諸老相繼罷免隕落矣鬱儀宗族精青

烏家技癸卯春與甘子開游其間咤其不利風土

人初未之信及秋試新建漏榜仲冬旌陽官燬士

紳始謂鬱儀言良是迺合人工折去閣基今不數

年沙長如舊杜牧之贈張好好詩龍沙看秋浪明

月游朱湖想唐以前即有此沙矣

今世絕技胡長白吳文中胡可復山水丁南羽白描

佛像何雪漁石篆時大彬沙壺胡竹亭磁香爐磁

通哥窯

露書

卷之十二

三十三技

唐宋元山水不一體體擅場惟吳文中即花鳥佛
像亦無不精工他若曾波臣小像洪仲章小楷黃
允修篆石皆名稱一時余嘗對陳元凱稱吾鄉四
絕元凱戲余曰並君詩為五

江陰鄧彭父小楷擅名蠅脚蟻肝未足喻其細余嘗

與言唐應用一錢書心經可方君寸楮赤壁賦否

彭父不服蓋彭父一扇能書四部西廂耳

舊謂軟玉之法用蟾酥有試而不驗者余知惟陳山

甫能之問之曰用蟾蜍眼非酥也眼須二三對搗

碎又用雞子黃調勻蒸熟擦玉上向火烘乾然後
篆刻則如切泥矣

永嘉僧野雪以奕稱戊申七夕集許無念宅與吳嗣
仙對枰嗣仙第一手沈思而後下子野雪殊不顧
對客閒談隨手應敵無不取勝蔡子魚贈以詩云
團焦坐隱靜皈依十九行中喻法微慧眼欲生拋
大劫觀心不定却斜飛分先未許爭先手戒殺那
堪露殺心跳出刃山投鐵網與師一笑解重圍

露書

卷之十二

三十四技

露書卷之十三

莆田姚旅園客撰

異篇上

萬曆間事多書甲子

仙鬼盈前異事錯出俱堪攷德寧廣異聞至於災祥
則天之仁愛人君者散見諸書頗輯其尤

林太學尚炤之祖先是寓江右一道士將銅印來質
太學不知也後數十年太學移居江浦夢道士取
印甚急莫解其故時江浦伏龍山建玄帝殿宇有
道士亦夢玄帝命至林家取印翼日來取正訝彼

露書

卷之十三

異

此之夢相符因遍覓得於佛龕中塵埃積封之矣
洗視乃北極玄天上帝之印遂送殿中供奉其求
印辟邪者立效因是踵至所得香火錢即可供一
山之用云 丁巳年

龍巖蘇總十歲時在其邑三清觀讀書道士日浼其
填疏封蘇厭之一日戲書于皇大帝夜夢玉帝仗
劍欲砍之云王皇猶自可大帝竄難當蘇謝以戲
本出無意已而云賴汝責當為長史姑恕汝蘇驚
寤告其父次日設醮以首過蘇後中甲科終益

唐長史

蘇總入春闈閣中忽失火家中素虔供玄帝忽見帝
傍侍一人舉已過墻得免火厄是科蘇得捷

補陀山住持真表驕悍飲酒噉肉好以微過撻沙彌

至重傷徒訟之守守行郡丞龍德孚勘龍素好道

愛民時欲取蓮華經三十六部火之令三十六房

僧跨其上誓無再破戒吳叅將止之乃火一部令

衆跨其上處分畢龍往禮如來再拜而兩髀病輒

遍體大熱胸中結一片如孟如石昏憤中若有所

露書

卷之十三

二異

按治又有若伽藍者奏曰此雖罪大顛其人奉道

愛民內傳佛旨曰奉道毀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

罰作三石牛齋官旋有送此官劄子到龍不受理

悔久之始許而甦則不粒者十日矣

三十八年庚戌五月十三日午時猛緬土司阿南罵

者見金甲大將騎紅馬一匹從大門中道至廳大

聲言曰吾乃西天神將奉旨到此隨有雷一聲大

將不知何往遺批文一張上書西天觀音大士勅

遣牛頭千身元帥前往金子江九劈臘地方波九

姐家查得一家七十八名一歲殺牛一千二百八

十四頭已經拿解收入千牛牢內禁錮復差本將

前往神州十三縣查訪據彼中世界屠殺腥穢鼻

不堪聞的得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名陸續選將

挨拿到天割肉飯牛正法等句因申報順寧府署

篆余丞差盧相赴金子江查勘見一村屋盡燬止

存周垣內一婦行出盧相叩問波九姐在何處答

日就在此住我名梳棗是九姐大妻本年五月十

一日天火將屋燒盡被天將縛我家七十八口每

露書

卷之十三

三異

一人用一牛駝至西天坐牢蒙觀音大士分付此

婦一生不食牛肉每諫波九姐一家不聽姑放回

令與倚高馬哨韋罵做妻語畢不見盧相又至韋

罵家見此婦果在彼家煮飯問其故答與前同余

丞異其事因通詳院道

嘉靖三十二年潁州寇叛姚良容商丘值難伏雞籠

中見籠上三神寸許緋衣賊提劍三匝若無所見

因得脫

漳平陳乾仁友人誦道高王父也年八十病卒見闕

王傍判官指為錯勾云此乾仁尚有冠帶又有酒
三杯未飲嗣是飲酒不以三杯為度至八十九初
赴鄉飲例飲酒七杯是日無介賓府倅署篆只飲
三杯而起又見其貌丰采立命吏送冠帶乾仁內
不自安抵家而卒

寧洋吳從心為興化府訓年七十二病卒見閻王大
門對句云胎生卵生濕生不生已形化氣化風
化化化無窮比見王王云壽應八十四放歸歸由
蟬游關問之有荅云世人朝生暮死關故云然吳

露書 卷之十三 四異

後至期果卒

仙遊縣王嘉錄乙未年遇太乙仙人引遊諸地府見
黑風司對句云仁義禮智信奸貪殺盜淫又對云
法鏡無私生死只憑青帙檢業航自造輪迴常遣
黑風吹葢司內書籍甚多皆青帙注人生死者

寧洋范心宇正月病卒至閻王門前門者不與進范
望其故叔從事庭中以告門者始聽進叔索簿與
看註二月十五日是其卒期范見簿富貴者盡朱
書中等者濃墨書貧及無子者淡墨書

莆山前陳某負美姿而多所私然供大士極誠敬一
日同游元封入吳楚憇虎丘寺元封欲入閻門訪
客陳以已疲且元封即回令反肩去元封為客留
飲遂忘反肩陳至次日始回開戶而陳始甦蓋為
閻羅王攝去訊淫狀擲冊與看淫一人則註某氏
下硃筆一又若寡婦則數又正仿俚中見一童子
持牒至云此大士弟子請歸自治之王乃顧判官
閱善冊回言有三善足以相准亦與看其一則避
雨玄帝廟見帝頂上漏發心修理其一則見老人

露書 卷之十三 五異

過危橋急趨往扶其一則濟貧因付童子領歸陳
只謂一覺耳不知已隔日也

丁酉游元封母病子驥願減算與母母竟卒七日驥
忽厥半日始蘇云三茅君召訊減算狀云王母有
宿業今以減算故超淨土已驥見其王母著故衣
當堂換鮮衣去及下堂陛見兩傍有門門以湘妃
竹為格格內人頗夥若囚狀類以東岸西岸余謂
元封日詩云宜岸宜獄岸亦獄也驥幼不出此所
云信有之已或云三茅未攝事則未親靈寶真靈

位業圖耳

乙巳秋張浙門病危為鬼勾去至善惡速報司門前一卒自內出曰非也勾焦尊生耳張問何以勾焦卒曰其妻某氏生魂告天張謂勾已之鬼曰焦吾知友姑且待之鬼言此非可久住張意猶不決鬼因言近此有水可往浴以待之張問淺乎曰淺至則大海波濤一望無際張怪鬼給已鬼作色因推張入水張始甦則死已半日矣即令兒偵焦踪跡焦無恙也至晚焦在床上臥穴帳而出伏地而死

露書

卷之十三

六異

壽光一生新娶婦父卒廬墓婦侍姑家居夜有人穿孝衣作生入婦室且屬曰勿言也婦怪其飾行且告姑姑召生責之生愕然未歸也生憤婦悔俱投繯母訴之令王國相禱之神夜夢一人穿麻衣首戴紅旂過其前因問此間有名洪旂者乎左右荅有之諸生也洪旂即婦隣窺其美而計淫之也即徧搨衣工問誰為洪作麻衣者一工前認隨從洪家按實付諸獄
董喜令妻死於外家藻城李尚賓陵其誣告妻父王

惟一惟一疑之尚賓詣城隍誓以自白不數日尚賓病云城隍遣一將軍捉之遂氣絕其父兄時議告惟一尚賓復生曰我咬人妄誓致神追攝尚可復犯乎語畢而死已而復生曰將軍縛我於樹向他處捉人去矣已而曰將軍來矣叫號而絕

長安有莆田會館館之樓上祀莆城隍有懸燈供神者夜半燈落案上因燒案館內聞無人惟陳刺史汝礪寄寓夢中聞剝啄聲問之僕曰無也就枕而剝啄房門聲愈急起視火光徹窗檣案燒將盡因

露書

卷之十三

七異

共撲熄又一夕燭落樓板上燒將穿周遭遇水而滅天明見者共相嗟異
回回常掠蒲城後掠同官同官民人姚某有督力角殺數人回回因棄所掠輜重而遁既鳴同官令令通詳當事厚賞姚某姚獨愛一騾納直得之騾即回回掠之蒲城者後騾主見騾執以送蒲城令令方苦失事即以姚某抵盜姚訴之御史臺臺檄馬長安呂咸寧某同官會勘呂即蒲城令而調咸寧者疑姚抵盜捶姚至斃馬不敢直同官令亦不敢

申前案時在西安城隍廟勸姚臨斃叩城隍曰吾死聞天子殿前不放彼三人旋而呂亡同官令與馬亦相次就隕人謂鬼神冥冥而昭昭有如此者

丙辰年事

潁州訓朱顏正二僕長曰羅寶切曰陳機寶與機嬉誤傷機死佯告朱曰誰毆機斃朱執門役投州門役哀額城隍宿神座下三晝夜寶忽白晝瞑目合掌長跪於廳中曰樹杪有三神衣紅白青拷訊極痛楚自訴陳機是我打死始麗法而門役之冤雪

露書

卷之十三

八異

珍珠橋宋一范居去馮開之祠不遠因讀書其中宋素善詭一日天微雨獨坐書室忽門自開狂走雨中跪手足如縛口稱金甲將軍罪之其師陳聖典禱於對門之關聖祠旋宋生見關聖至則金甲將軍遁矣關聖隨欲去宋祈懇恐再至關聖曰我賜汝印遂印一印於生掌中師及諸門人細閱之則漢壽亭侯印生遂甦印紫色半日始消
秣陵小較場中關聖竄靈顯陳會卿之僕勇兒其兄嘗五鼓過之取道較場中見儀從雲擁燈光星列

而升將臺此人遠臺而行往往與士卒遇不得前進至曉寂然始悟為關聖較閱陰兵也

使琉球海上天妃每著靈異但值風發必有先徵或為蜻蜓蛺蝶或為黃雀紅燈籠令人得預為之計信之不篤者往往受其驚恐

真州新城

地名

所祀都天神五月朔龍舟人爭往禱

初五舟事畢其晚人爭往謝謝畢即各趨歸家不得相問及失物不得問取取相問者即病死抵家人亦不得問問則闔門病起極稱靈驗舊俗相

露書

卷之十三

九異

沿莫詰其故

癸卯閩焦太學附鱗魚船入京途中水手盜其金四錢藏諸花盆內遍尋不獲至宿遷金龍四大王降神問太學金獲乎因登舟指諸花盆發之盆內金具在

福州鼓樓下一吏宿其下閣樓上兩扶牌木童子言曰明日呂仙過此作何裝束次日吏領文出見一人裝束如童子所言者即尾之至大江邊呂以杖撥水作兩朵蓮花自立其上招吏吏不敢上呂自

度江去吏悵望問其地則滇南也因訴仙誤事官
驗其公文乃當日所評者因給引與歸

先是福州一道人賣墨口念云買者苦不買者亦苦
墨過手已而皆變爲命始知道人卽呂仙買者怪
其少不買者亦懊恨無及

余友諸生林岳圖游九鯉湖至四溟有兩老翁揖之
去有所供具且拉之過林生家見家方燕客某某
在座旋揖之歸初同游者失林所在皆失色及林
歸已數日矣後至家質之果以是日宴客

露書

卷之十三

十一異

合州雲賓里李甲喜行善族有孤者撫之數年孤亡
遺地數畝其同堂弟李曜欲奪之甲卽推讓後罹
罹納遺地均徭曜怒率家中二十人來殺甲甲曰
生死有數何避焉忽屋後熊家山降一道人面黧
黑頂縮三髻戴一木長數丈木兩頭各懸一布袋
至甲邊問故甲告以故道人曰阿彌陀佛因趨迎
曜將相及道人頭轉所戴木兩布袋將田間水盡
兜起高丈許人盡倒水中殺心遂消然道人唯曜
見之餘人不見也曜隨得癩疾因發心入道疾亦

旋復

漳平朱鼎一書室羣戚子弟肄業其中忽有擲瓦石
者朱於靜室鋪香末於卓祈書何神便卽修供卓
上書呂洞賓朱因設果醴爲供拜庭下見筵上暨
一劔其薄若紙嗣是祠禱無不響應後半載呂書
數字云欲他適今夜與諸仙聚樂屬諸生無妄言
諸生夜於窗櫺偵之是夜昏黑一更後異香逼人
霞光矚天於霞光中歷歷見八仙形影諸生中有
廖存仕者不之信曰彼幻形以惑人耳安得真仙

露書

卷之十三

十一異

忽有四人搜廖責十五板而去嗣後寂然
朱鼎既供呂洞賓書室求呂一聯句書室前有頽垣
呂題云懶築土牆怕風月怪吾拘束剪開蓬棘放
江山入我情懷
朱鼎書室中肄業有陳九敘者不信所供爲呂仙陳
之父信之所問九敘前程呂書云淮夷獻琛陳亦
不知所謂是年嘉靖辛酉鄉試場題是景彼淮夷
來獻其琛四句九敘果舉於鄉
武林何洪其仲子病請徐永爲扶乩適純陽子附託

賦一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
付杜鵑休叫月一窗香雨濕春沙何閱詩知子不
可救然時在冬詩云三春意死期尚遠後六日仲
子竟死何異之屬徐更請為問所以荅曰三春者
六日人也蓋春上有三並三而六耳

蘇中書潛父將還朝問箕仙前程則題曰使乎使乎
蘇又問以何差書曰騰騰任運三年後又駕慈航
過兩淮抵京果選御史已而有巡漕之命再使三
晉而外推

露書

卷之十三

十二異

漳浦鄭秀才在寧洋縣授經館中忽有一仙至不見
形欲問事布香末几上即書以對嘗自題一詩曰
去去與來來歸心不自裁水行看水止花落待花
開又索對句題之曰教亦多術矣其庶乎道若大
路然則就之

米仲詔繕部好奇石家有歌童甚麗又作勺園於海
淀多奇致上元因縮勺園之景於燈上比生日薛
千仞作四奇詩為壽鸞仙呂純陽次韻和之翩翩
仙氣信非塵凡所能及和米家園云鸞頂蒼烟鶴

背風都歸鴻寶小山中御溝遠接無涯碧上苑新
分不褪紅五朵花前攀桂子四人位裏采芝翁醪
成一勺寒泉酒園客千年飲不窮 米家燈云日
出扶桑海淀光星能吞日海吞觴燈中岡阜園中
具園裏春秋燈裏藏深護秋蛾侵短燭早催春燕
上高梁百年壽考千年業羽翼澤公照玉堂 米
家石云米顛今作米家仙痴入膏肓止一奉常帶
峯密到衙舍每移案牘布山川秦王鞭石驅令海
漢使支機覓自天欲頌君年舉君好南山雖大未

露書

卷之十三

十三異

為堅 米家童云清歌往往繞梁塵天寶年間無
此人苗苗頗分看石眼櫻桃只向奏音聲遠游湖
海魚蝦隊許侍者願文學臣微得四明狂客句舞
場不枉此生身

江州朱原虛有綾錦十餘篋及亡原虛以二弟幼
私而不分二弟因而困之一日鄰請紫姑仙原虛
與索詩紫姑題之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
各淒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
感泣立召二弟還與之紫姑仙真正直之神也

嘉靖五年承天洋渡口忽陷成穴有女子衣絳綠常坐其上一夕忽痛哭河遂決

休寧江潭

地名

李氏所居宅後廳云唐時所建每有

神在廳吹簫李應旂云其祖時往龍虎山請天師

鐵符驅之其神遂移居宅後樹杪時時簫聲出樹

間今宅雖燬樹簫猶故

臨泚尹峯頭名繼先徽欽時人至元爲僧成化間成

國公見其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及劉瑾時瑾

欲威劫其術尹不荅遂誣以妖緝送法司閔司寇

露書

卷之十三

十四異

管救得免後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解道嘗入朝與張真人遇真人

與道拱手時禁百官在班中不得拱揖 高皇帝

詰之真人對曰臣不敢言言則道死矣固問之真

人曰道天上黑煞神也故臣爲加禮道旋趨出至

午門前立化 高帝乃賜祭凡三易祭而尸猶不

什問之真人真人曰須上賜乃可帝乃解所服大

紅團領袞龍袍賜之袍始加身身卽什今解氏猶

有道像正服所賜袍

出家傳客座
贊言微有靴

應城趙童邑人云洪武初已乞食於市毛髮黑白無

常雪時輒露坐去坐丈許無雪溽暑向赤日臥身

無汗垢平居不出應城邑人多於襄郢荆岳間見

之嘉靖己酉秋遍辭市人曰吾行矣越三日張真

人迎之去懇長生術童不荅真人怒加以刑童遽

死令人瘞之昇棺覺輕啓視惟一竹杖在焉

卓晚春吾鄉南渚林人自號上陽子一生蓬頭跣足

或嘲之荅之曰天上逍遙卓晚春桃源深處老乾

坤倒騎黃鶴歸海上脚帶青天幾片雲雖寒冬嚴

露書

卷之十三

十五異

霜只着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子夜必露宿石上

日必浴於溪飲水數十甕曰漂我紫金丹言人休

咎皆驗人呼爲小仙當道慕而謁之者卓槩與抗

禮喜林三教心性之學日與之游或問天能壞乎

曰天亦能壞子時一陽始生至寅而全午而盛酉

而漸微至亥復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立極

者如年之十一月或曰 世廟好神仙召之至武

林而物化化後有見之於永嘉者卓初蒙召謂人

曰我行後江口橋石折莆陽變矣隨石折城陷於

倭其言良驗

宜溝驛江道人已得丹法而隱跡人間諸秀才讀書寺中道人間日即以酒核集諸生笑語諸生怪其不事事而能用財不絕黠者數人私治具邀江酒酣求其丹術江拒以不敢輕傳傳即有禍諸生怒環以杖攻之江執愈堅因蹶蹶而歸道逢里中張長者憐之供於家江求長者寵姬兩人閉房中坐功可得速愈長者雖許之內頗不平加一婢守之云有他意即共擊之江默坐一月靜平復即辭張

零書

卷之十三

十六異

去其行如飛不知所之矣辛卯年未仲成觀察計借至宜溝親遇其事

濟南王勅讀書大佛山與僧登山僧先行見山頂有人至王生也使沙彌下取食閉戶讀書又王生也嘗與樵者十餘人期樵各行一道晚歸十餘人皆見一王生人以爲仙云

王勅以進士及第爲太史出爲陝西督學嘗行部望見黑雲一片呼從吏往捉雲來吏笑而趨至則雲落地爲石矣吏取以奉勅孽食之

成都有西域僧云兩臂爲佛所執以水洗之輒蓮花

祭起臥水中入定肢體皆青及出定復桃花玉潤袁中郎有醉叟傳稱其人盡日沈酣不殺食惟啖一切蟲蟻之類云喝味大佳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食多則悶蜈蚣去其鉗夾以栢葉生置口中得意大嚼問之曰無益直戲耳此人口中常念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亦異人也

吉道人既醫魯中貴中貴悅之與同臥起一日道人辭中貴曰吾即有大難關三木須三千金乃解中貴曰住此寡出入安有難道人曰住此死矣惟大

零書

卷之十三

十七異

難乃解中貴不得已以三千金銀器皿稱是聽其所之道人御官紡日買酒歌唱自杭之蘇時巨盜趙龍劫江陰宦家遷者怪其蹤跡中道擒之去江陰令利其財隱其入輸官二道人初猶辨加以三木即自誣服魯中貴及道人親知聞者無不具書白其冤令業以獲盜聞不聽白而當事亦稍稍聞其事矣久之太倉獲真盜趙龍通詳營事道人禍始解令得劣轉去醫魯中貴事兄技篇

李少叅爲蘇侍御潛父言其鄉之蓬溪縣有尼僧能

說法老宿不能發一難縣官惡之砌之儀門內方
僅留一竅數寸許年餘如生釋之嘉定州守迎致
去仍閉之關中三歲餘不食不飲神愈王色愈澤
今猶在也 庚戌記

吳女仙潯陽都司前人幼持日月齋長適郭東市販
家不茹葷酒者三載偶歸寧有道人過門因渴與
茶道人授以真訣得逆轉法又三載爲庚申歲年
始二十三而天癸絕日惟啖松枝柏葉而已朱脣
皓齒肌潤膚瑩不異火食人但頰暈微金耳人因

露書

卷之十三

十八異

呼之曰吳女仙 余友林弘伯爲作傳

徐氏滕縣魚村張祥妻事公姑孝姑薄常限其食徐
無怨言一日出餉泣於道遇道人問之徐告以故
道人袖出桃一片與之曰食此可免徐氏食之數
日不食姑怪之以爲竊食其蓄棗驗之封識如故
由是不食者十二年懷妊治生如常人

儀真樸樹灣周祥婦張氏姑病一道人告以人肝可
療婦問何從取之道人曰右朕婦密買小刀乘間
取之煮以啖姑姑病立瘥有司奇其行給以月糧

吾鄉涵頭鄭震妻方氏見翁病篤割肝活之 己未年
莆鳳山寺僧清敘母病危因割肝以啖母母遂愈後
刀瘢未愈一道人以散敷之立効欲問道入住止
轉曉不見矣割肝事 太祖有禁而方以救翁清
敘以僧皆不得旌

聶素園有五季丹一名六始丹服之閉關坐七日可
延年一百五十坐五日可延年一百二十坐三日
可八九十歲彰德守林元和服之只坐三日骨節
皆響暖氣蒸體林不奈久坐卽出關後冬天多單

露書

卷之十三

十九異

衣赤足跡不畏冷年八十四而卒

曹縣守清寺庭植二梧桐一已久枯辛卯閏三月望
日一道人跌坐桐根上索水嚙之曰當復生人不
之異也夜半朗歌詰旦失所在越三日根中萌巨
芽旁苗二十四葉鬱然成樹

戊申兗早一僧頂負泥歌於市曰老僧頭上載黃泥
五月下雨還未遲黎民黎民不要散黃豆下土收
一擔好事者跡之旋不知所之越數日大雨

永安縣林明者人家養魚多寡能以竿橫池上令魚

躍過竿數之百不差一又永安上石地名吳十九
 郎嘗習法龍虎山亦能以竿數魚一日兒媳盜食
 數尾吳不知為婦也將草一根折作十段弃於水
 媳輒心痛欲死因吐盜魚事吳即令兒隨水尋所
 折草儻得尚不死兒不能得媳竟死蓋折草作十
 段者謂三兔七兔隨水去耳吳於是痛媳死非命
 將劍剖石藏所習書於中今石猶有劍痕後有欲
 取者輒雷震而止

又有云寧化一道士養魚池中間持一竿水上呪之
露書 卷之十三 二十異

使魚躍過竿以核其數一日數少問之家人云
 也道士因束草為人呪之于媳自是漸病始吐實
 道士剖草人視之云腹中黑矣無及也媳竟不起
 此或即吳十九事而傳者差異

洪洞有獨脚鬼高三尺俗謂之毛鬼能盜谷米不能
 盜金錢人家多養之以為利與之幣如升大即可
 得米一斗但怕人罵米為所盜罵之即送還其家
 山獠獨脚是豈其倫耶

洪洞劉應時所居傍三真閣一夕從友人飲歸見一

鬼在閣重簷上坐懸足至地見劉至縮足簷上或
 曰揭帝也揭帝即今葬者所用開道神
 堂邑蕭大才言已為諸生時夜歸必有兩童子携燈
 送至門進門而童子滅後只令洪洞復除襄陽卒
 於官

漢州白比部受禾與姚百雉言其鄉劉刺史嗣傳每
 夜至其家必有兩燈送之見燈而不見人白甚異
 之後官止州守而白亦甚訝之

福州林紹用初授茶陵守左右白初官皆祭儀門不
 然即不利林時年二十一少年英爽不聽白比謂
 當道回進儀門忽拔劍傍劍自刎死
 高平牛司農從龍喜啖牛一日見牛頭人謂之曰啖
 我子孫多矣今須償之不數日從龍卒洪洞盧大恭談

龍巖秀才廖應袍為父造墳初開山見一樹半倒兩
 枝槎芽傍樹為礙地令工王貓兒砍去倒樹其
 王貓兒夢一神黑臉戴幘頭舉劍向貓兒云此
 樹有罪吾枷之者若干年若奈何擲脫其枷向王

便欲砍王苦言是廖秀才意神復言秀才亦慢我

然汝慣在山汝罪爲多王懇饒叫呼而醒汗流如漿以語廖廖是日祭禮果薄次日更厚設牲醴而禱焉後亦無他

莆東黃

地名

黃啓台宴客於後軒酒闌出前門散步

守席童子見青臉人將菊花盆捧置盤上驚報主人客爭趨看見盆甚重而盤壓不壞方相對駭異而前門火起

吾鄉北山社在蘆塘南塘西有長堤堤盡處爲蒿里

壬子秋夜月如水許岩長諸人堤頭戲飲茶置甌

露書

卷之十三

三三

於窗旋覓不見舉頭則在屋瓦上蓋山鬼游戲耳楓林曾照晃施食其徒偶不虞所施食碗皆爲鬼接置樹杪

固始許在廷守遵義只携一子隨任一日子見一人穿紅袍坐內署堂中間之云我楊某也爾何據吾室比呼人即不見矣其子由是病卒於任許守亦隨繼之

秣陵董千戶住螺螄轉彎辛亥年張爾建携外弟陳生借其居樓上肄業樓建天井中四溜環插八窗

玲瓏可望鍾山陳生夜聞環窗瓦上有人馬馳逐之聲以告張張殊不信後察之良然越兩日樓前火起居盡灰燼

陳孝廉

廷萊

選貢入南太學所寓樓夙多鬼孝廉作

罵鬼文遂絕響又樓下堂中夜發鬼火孝廉以兩足踈之自是亦熄

陳爾敏在十廟肄業晚進劉廟見鬼高丈餘在階頭爾敏不顧徑歷階而進鬼漸逼之爾敏以手力推下階影遂滅只聞作車輪聲經時始息

露書

卷之十三

三三

宋煉令寧洋時公署後有高樓宋見樓上有一物似狗大如猿能從門縫中出入及跡之則空樓無所見宋後以艱歸復補侯官縣三月而亡

湖南尹督學駐長沙嘗見署後樓中有祟出沒因毀樓毀後見舊屋主楊方伯衣紅而過遂病不起

余司城闌人寓寄秣陵珍珠橋其僕媳爲妖所憑僕陰訴之城隍神許次日爲治至期僕於室中盡布憲灰夜二鼓僕媳房中覺陰風冷然旋而盡室聞鈇索聲次早眎之灰上有狐跡自房而出後門妖

遂絕

京山潘四與羅丑狎因而狎丑之妻丑忿欲殺潘藏
刀以待之潘知絕不至丑寂不得飲復招之一日
潘至見丑在樓上晒麪問之云以釀酒進房見床
有臥人意丑婦別有所私即掣丑所藏刀殺之頭
斷不見血就視即羅丑也始知樓上對談之丑乃
丑出神耳潘逸去丑之妻兄弟跡之至景陵西湖
堤上見巨人不放行云我方相也已而曰爾緝潘
四平方放行且屬之云潘縣武昌弘山寺茅屋內

靈書

卷之十三

三十四

果得之

天啓二年壬戌十月事

丁巳余客楚過漳浦趙廣文云今歲泉州甚疫死者
數萬人士大夫多親見鬼後鬼言欲索食於粵士
大夫盛設脩席為饌皆穿大紅親與鬼酬酢

陳爾官僕曰陳三偶病狂易日爾陳三匿此耶索汝
數日矣以家中氣焰不得進纔從竈突下始得汝
旋自言曰勾我須以激已而復自言曰此六合陳
三也我江浦人鬼遂去跡之一兩日則六合陳三
死矣

里社中盧拱崗人耶便只呼為盧拱嘗夢鬼勾人所

持符有盧拱在其內符中人漸次就歿盧及爰候

死不知已所以獨存者為何後其兄拱宸客死於

楚計至始悉其故蓋兄嘗給引稱盧拱耳

里中林葉蒸秀才病篤為鬼所勾比見閻王云非葉

蒸也勾邪道惑眾盧文輝耳不久而文輝死

里中宋光台孝廉先是嘗道見死人脫已所著白絲

髦衣暴而瘞之後秋試試官燈影下每見一人穿

白髦求取宋卷

靈書

卷之十三

三十四

李宗定在秣陵隣有夫婦並死者宗定為斂埋之後

宗定夜寢見死者夫婦從窗促之起宗定謂鬼魅

耳堅臥不顧已而鬼踰窗挾宗定行方出戶床後

墻塌家具俱成齏粉

余鄉黃司農鳴喬權揚關時夫人病危為自意不治

疾夜夢百餘人披髮求救云垂救能延夫人壽命

及入金陵同鄉旅寓於京者告以鄉人旅觀向攢

寄一室為春漲漂散議營義塚收糶以作我身資

公黃即捐俸薪金為營治焉嗣是夫人病良愈

京山庾桐館穀於桐城魏廣文許一女就之自稱

花元君雖與庾狎常禁其縱庾與魏同飲元君輒

與庾同坐魏不見也與庾談魏不聞也適庾歸就

試問以等第元君云三百縱橫看九九顛倒顛後

庾試居三等連一二等計之正在三百八十一名

全州劉孝廉私一女後有妖亦狎此女劉敢以請法

師治之妖怒曰彼若治我我能制其死命居無何

劉果死死數日棺有微罅闕之已不見尸遣人四

散覓之在一山洞中

袁州伍節推禮 順談伍全州人

寧洋縣芹萊洋一法師夜守稻一女鬼翽之法師曰

我官也豈肯糞合鷄鳴而去次夜法師慮其再至

在家布壇演法而往此鬼至師復結印念訣鬼眼

踏奔逃此鬼末時必帶一手帕及食籬挂於枯枝

此夜不及取次夜至師前長跪哀鳴云失此二物

則失衣食願還其一師以食籬授之鬼臨去曰得

帕可享用十五年師初未知其奇也後偶頭重以

帕束之至塾看教授教授聞其語而不見其形始

知此帕可遁形每夜束以取石輪輒得五六十斤

蓋山間之物皆有神守之束帕即神不及守耳比

十五年果夜死於溪傍失帕所在鄧成藩廣文為

諸生時授經其家出此帕視之以試門徒無不隱

形者

何僉憲 存欵 四川溫江人嘗夢呂洞賓欲附已次早

發夢於家人家人並同此夢旋而頂門冷氣一線

入腹腹中能言云有事皆豫報久之遇一僧道有

妖氣不治且死越日僧過訪坐間密作法妖在腹

中窘迫云我姑蘇楓橋白蛇精也何相若為僧不

聽隨僉憲稔宗數聲妖絕而身亦半枯矣

余里中林若愚孫女有姿容同亭午折茶蘼花為妖

所憑且拋甌中屋人有齒之者即拋甌中人不中

人從耳邊過後窮其由斫花樹妖亦寂然

前庫前陳九哥道逢一女甚艷麗目之女輒隨之與

藁覺衣有荷香後無夜不至踪跡稍露或詰之曰

妖也跡之一夕陳尾之至小西湖而滅後絕不至

或曰荷花精也

余鄉黃太學 鳴坊 既亡其家多怪其婦晚見一人白

袍臥床上因與諸人坐守之至五更忽不見白袍人按驗床上只二軀耳

京山李宗定舖房賃人住住者見地發光掘之見一

棺棺內青布重重捲一美婦人肢體柔軟猶生因

即掩回里中訛言住者埋一婦人必其殺人不得

已復掘視以自白再掘不復見棺宗定令深窮只

見方磚數十厚五寸方尺許上篆漢建元二年製

壬戌客江夏僧幻如為余言十五年前其地烏龍巷

人端午日競舟舟入水底越三日始出問之云在

水底若半餉競渡猶故供給樹標不異人間但在舟之人出水越日皆死其徒宗學云城中雨龍巷人亦然越七日始出所食吐出皆青泥亦越一兩日並死今兩巷居人絕不競渡矣

代州楊給諫與一叅將結姻叅將死楊遂有其妾

一日見叅將立房脊上挾弓矢射之楊因作文祭

之曰吾恐其流落也數日楊竟卒

洪洞盧大叅談

深陽張氏歸諸生唐有望閱三月而唐卒初欲以身

殉以姑諭而止於妯娌與史及趙為差厚側目者

峨以蜚語史以告張張即引刀自決諸妯娌奪其

刀以牲詛釋之連殺二鶯鶯血盡白皆心悸因捧

刀而藏之張竟投經死死而色如生屍泣者三日

釋達觀既下獄乃坐化人初不知比三日異香逼人

跡之始知

余鄉陳堯仁讀書美少年也未娶而卒妻居去陳居

十里而遙是日妻見陳自外進內跡之不見閱次

日陳計至

先子素節俠自知卒日對門陳氏曰鐵指甲者性剛

直人因呼之遇先子於路與揖行數步始憶先子已卒驚仆地

余仲弟鼎鈺因起文卒於福州是夜三鼓余母聞仲

弟呼門聲甚迫而門剝啄亦甚急起問寂然次日

屍至蓋少年英銳之氣未散爾吾鄉關氏子余弟

處之厚比弟卒事事相背後關從事南都病革呼

姚伯貞今為玉皇香案吏令我入地府言畢而死

伯貞弟之字

歛畢力德初艱于偶族人漳卒於沂其父鈿年老而

歛畢力德初艱于偶族人漳卒於沂其父鈿年老而

貧一夕力德夢漳歸口吟曰何事羈棲沂水東關
山越盡夢中逢六旬椿老憑誰託萬里萍飄悲路
窮野草吐花空爛熳荒村有月總朦朧君能爲我
供甘旨願送雙珠入掌中力德因爲細終老計是
歲舉長公懋康後至七子

莆東洋

地名

陳思琦既死諸從思衡住秣陵奴婦在

門前浣衣忽見思琦至喜問曰何日離家思琦荅
之曰我某日離家卽轉身進內奴婦尾之以告主
人主人覓之不得謂此婦作怪隨家信至云思琦

露書

卷之十三

三十一

某日死矣蓋死之日卽所荅離家之日也

四明屠尚書在任一僕在家爲持家乘此僕乍死有
龍沒之者亡僕卽至京見形謁尚書尚書初不知
其死僕爲陳帳目顛末尚書既悉僕卽自下至上

其形漸消尚書怪之數日家信至始知此僕已亡
爲見形見已也乾沒者聞之慚阻一一償債

田叔

朱仲成觀察肄業曹溪寺僧借其室作齋有老僧卒
焉朱後夜讀燈忽作綠色而滅朱拋書欲睡燈復
明業疑爲老僧作祟後夜開床下歎聲後夜方就

枕聞卓上榻管作響朱因語之曰老僧耶將管三
響管果三響朱命僧超度始寂然

胡友信抱憤卒於官繼胡令順德者爲漳人沈欽僕
從在官舍夜輒爲鬼所困狂呼沈只朴責僕人而
已後沈在燈下刀牘見胡朱衣冠立傍沈佯不顧
如是者三夜胡乃以指滅燈沈亦不理只命點燈
來又如如是者三沈乃謂之曰幽明異路何至相溷
必官舍三夜寧靜方爾超度嗣是果然沈卽召僧
度之

露書

卷之十三

三十一

庚戌新安方汶死託夢於人云已爲本郡土神矣須
建祠祀夢者發夢於里人且禱之云建祠須里中
雄有力某某願託夢於此兩人方果復見夢於雄
有力者里中神其事卽爲立祠

吾鄉鄭侍郎大同一日五鼓擁輿從謁文廟匠人見
之以鄉紳無故謁廟怪之次早跡之是夜侍郎已
薨矣

延平楊明府

大詔舊
令武緣

丁未正月

矣三月有山中人

見於三千八百盤

地名

不知其亡也叩以何往明

府曰吾今授職為此山土神耳山中人以口語心
日如此則公亡矣因至其家驗之曰明府正直宜
其為神也

瑞州周節愍祠以副使鍾祥周憲攻華林賊死難而
作乙卯陳太守重建塑像為幘頭公服守夜夢有
吏持刺入府稟云周爺取舊紗帽比詢父老云及
見原像紗帽也遂易仍其舊

周節愍祠成偶有扶乩者周公附乩書聯句云提有
赫師計掃華林醜虜天喪予自許孤忠縣日月流
露書 卷之十三 三三 異

無疆福永安筠郡生靈君錫典特隆時祀享春秋
唐維城守青州拔馮琦鍾羽正于童年唐卒於官後
琦父馮子履夢唐授已以環次日生子命名環子
履自是漸病後復夢唐至云已為青城隍欲舉子
履為代子履辭以母老唐因言然則還吾環即就
案取環去次日環暴卒子履亦漸愈

許三姐者長泰人以湔死木停漳南門厲壇後有建
宇壇傍者守祠夢許氏謂已日某日吾將赴吉遷
入若趣工速成將以若干金酬若守祠者次日果

於道拾若干金數如所夢因誼傳主祠之神為許
三姐今欲有所私得帶髮以禱無不響應

曹本孫人洪武間以貢授蔚州判歷陞兵部侍郎初
本父思明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
曰是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
一人後至曰曹某應一侍郎兒何以隸體與之其
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以散盡奈何後至者
顧視篋中曰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
生

露書 卷之十三 三三 異

顏悅道母將免夢琅邪山神至其家顏因別號琅邪
及登第授諸城令因大修治此山

漳州徐鑿居郊玄壇廟人謂玄壇神託生一日徐病
耳夢神謂其耳有瘡請朝徐謝神見蒲盧蜂作窩
於神耳徐為剔去徐耳亦愈甲寅年夢神辭之謂
將他適數日徐病作越半月竟卒

粵龍川千戶張廣無子禱於羅漢夜夢羅漢曰吾為
若子已而得子閱年十八而抱孫子乍謝人世張
不勝痛忽於門上得子所賦詩末云那堪歸去西

方急空染塵埃半世緣始信子爲羅漢託生

合州李甲孫日照宗者頭斗大面方鼻聳兩耳垂肩

耳中各有毫毛長數尺肚大不能行儼然一彌勒佛也至二十一歲日有人迎之時父已亡叔問其

託生之故云已華陰睡魔也祖嘗莊嚴法相故來

報恩而二十年不能行走坐享供帳則宿生冤業

也華陰其里中山也蓋甲先是嘗修睡魔羅漢耳

虞吏部淳熙往過德州輒昏噴半日後請箕仙云德

州土神一日於水次見一吏部心竊羨之遂託生

露書

卷之十三

三五異

於虞

胡少保宗憲生之夕父夢白侍郎至其家故韶亂時

父卽器重之

孫以德狀元初生時父夢諸神護一貴人至曰狀元

唐臯也孫因名紹臯後府試郡將易以繼臯

朱元介侍郎初有兄兄初生時祖夢一大貴人衣朱

衣登堂拜之且云宜受拜因入內其夜兄生後兄

痘時頗危殆祖坐守偶交曉夢前貴人辭之云來

尚早兩三年方再來徑出門去祖以語家人其夜

兄卒後三年夢前貴人復來徑入內而朱侍郎生

此朱仲成觀察談與金陵瑣事所載爲僧轉生異

王士性每言前生是峨眉僧且云所居寥落可念後

監司蜀中料理故居而去

劉湛之字元定父爲尚書時長安與一道士周旋道

士忽羨其富一夕尚書公堂中坐見道士直趨入

內跡之不見遣人庵中視道士適尸解已遣者報

命而元定生

舒探花早亡父母痛之因書其臂曰舒弘志後土官

露書

卷之十三

三五異

生一子臂有舒弘志字仍以歸舒

諸生馬憲沂州向城集人娶高氏生二男一女而卒

後李某生一女四歲言前生爲憲妻憲聞往看女

泣言前事甚悉且言生前遺一金環在某處啓視

不謬憲卽具禮抱歸至十五仍爲夫婦今始年二

十餘 庚申記

長泰楊寧波云生平有兩身已一也尚有一身面貌

已也言談已也坐則並坐臥則並臥每告以未來

事卽場屋作文亦在其傍助之唯已見之傍人不

見也至得甲後遂不復見

莆余工部嘗就青山寺買十松券上私加一撇以賴

僧曰千松管畏其勢不敢抗只日識佛曰願為余

氏子破盡余家財余某初艱于一夕見一僧入其

室夜產男曉而憐愛之男稍長好壞人市貨余輒

為賠數年而貲盡余竟餓死

績溪許魁宦時枉死一僧比歸見所在僧登其舟即

日生一子命名曰舟生舟生少順孝稱父心長漸

不羈落其家後與子為處州礦盜霸橫一方以死

露書

卷之十三

三五異

潁州李興善盜貸劉升麥三石錢半千弗肯償後夜

踰堦登垣行竊童覺起暗刺之鎗貫其喉李去家

三里踉蹌奔歸死死之夜劉升產一憤服役甚馴

越年牧子驅就翠臥不起鞭之牛人語曰李興前

負升債今償已足牧子倉皇報升趨視牛死矣四年

丙子九月

朱梓令天柱元旦謁神道有一豬隨之廟中朱語之

曰凶耶止此寃耶隨之公庭即隨入公庭伏兩柱

間攝養豬者至云不見他過惟父趙甲在日失牛

疑錢乙因斃之攝乙兩子至豬輒至兩子前嗅之

縱之直隨兩子歸蓋乙寃未平託生於豬以訴之

耳時甲已死未不罪也惟以豬付子仍刻書示戒

潁州守孫崇先獲巨盜審其贓仗不明於河北市杖

釋之聚觀者眾偶一蝦蟆從欄人中躍至守案前

長鳴數聲旋跳往盜李文信身上口吞者三守疑

其寃即訊文信文信供同李應學與田子香爭姦

而謀殺子香席捲繩細其尸沈之三望灣河守命

幕往撈半日不獲適岸上蝦蟆復鳴幕即其處掘

露書

卷之十三

三七異

之得一尸繩細席捲文信始供此真是子香尸云

棄河者誰也三十四年丙午五月事

露書卷之十四

莆田姚旅園客撰

異箱中

歐陽伯宣給諫戊午年出長安將息於江陵黃園九

月十九日忽日光一團如盞在壁旋而又一大團

繞身又一小團在身後皆黃金色次日水部來謁

正談間復見在壁但半金半淡耳水部胥史云江

陵相公少時有此祥後拜相

萬曆戊午九月二十八日丑時長庚星吐氣橫天如

露書

卷之十四

異中

自練自東向西初起異地漸移民地至十一月初

旬沒

落星多化為石盧觀察言令河內時落一星其色如

銀其堅似鐵視之雖小捧之甚重

丁巳八月廿八日山東武城縣朱官屯落星三塊官

屯落星一各入地四五尺初聲響如雷一塊稍長

重一百一十三斤一塊稍圓重四十九斤又二小

塊斜長不等一重十五斤六兩一重八斤二兩其

形似石似鐵中多窩坎色青黑刮之見白叩之如

金鐵聲

壬寅冬武康官舍甘露降松樹上太初在室未幾是

伯度明度何度諸人作詩詠美余亦作云沉郎布

罪功之曾父兮分頌明府再閱歲是明府卒於

官身其錫之所謂善修耶杜事見

雷管發夏邑平民家為穢所觸不能升也宰因以香

水洗之始能升眾目見步步上天如登梯然

下汝行比部云尉氏縣有人夜洗布眠於庭次早方

開門鄰婦來取火旋覓布不見且以為鄰婦耳語

露書

卷之十四

異中

其大夫迫婦婦不能自明仰投羅隨雷擊布家牛

死腹穿布出婦亦隨活蓋布夜為牛所食主人不

覺而誤指婦也

下比部云嘗在長安候審街見雷擊一紫馬死旋一

紫馬來雷復擊之而前擊者復活而馬若誤擊然

許陵三釋法言氏子孝於母一日雷在門前震柯

懸室中去過及見其母見所懸者紅絲一縷耳母

為叩頭禱哀而命云子死更無所依矣數刻始放

下而雷亦息其子後米更善云

甲辰金陵除夜雷震乙卯十二月念六日次南昌市
漢驛雷震時土人云先是十一月念九日南昌已
雷矣丁巳十二月念七日客新昌早雷夜震豈瑞

雷耶

嘉靖十四年二月孝感雲夢應城三邑天雨粟

朱國南謂上饒簿林天會見福寧州有穀飛來成堆

其獅象牛馬之形民不敢取一夕復飛去

萬曆十二年四月丁未朔夜應山空中赤氣炬燦如

火龍連蜷後時始滅五月丙子朔六月丙午朔皆

如之十人以為天門開

萬曆四年八月丙戌隴州建德星門時門南紫氣自

地湧出泉旋至先師廟前凝結數日不散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四月十六日陝白水縣明倫堂

梁上有香霧噴薄旋瑞氣自飛霞閣起其色蒼碧

其狀如鷲鴻游龍蕩漾萬丈徧滿學宮隨環翔於

邑署後樓移時飛布空中雲霞濛濛

嘉靖三十九年陝永壽縣城西武亭河崖穴中出自

霧俄而結成人形有乘馬者有步行者雄勇可畏

突有生態至盤道山北皆散而為有翼螻蟻

萬曆十三年八月丙寅隨州明倫堂階石忽變紅紐

色歷兩月始復故色

正德七年三月念三日文登縣泰始皇廟鐘鼓夜無

故自鳴頃之火起桑樹樹焚而枝葉無損廟宇皆

為瓦礫而神像顏色不改次日流賊陷城

辛卯六月庚申日慈谿縣郡二五駕船至八都茅家

浦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

尺標起血星濺到船上船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

露書 卷之十四 四 異

出血約半時方止時撫臣常居敬奏稱嘉靖時一

見於慈谿而有倭寇一見於東陽而有曠賊萬曆

十五年五月復見於餘姚有杭民之變今閩人陳

中報稱倭將傾國入寇乞加防禦

南州孝廉汪魯望登廬山至幡竿峯日方亭午見佛

光金色如巨輪鏡歷金印峯獅子峯凌雲峯隨隱

隨發隨人開扇闔扇除笠戴笠并舞指視鏡中之

影一與人肖張魯叟主政謂是山光朱爵儀宗侯

謂是寶光舒元直明府謂佛光為是

壬申前中地震見河水簸上墻又大雨絲閣雨歲于
夜之河干見流星似火拂頭自西而東

辛亥中秋後雨夜在琅邪監司署中登樓望月見城
南雲起如樹高四五丈又如蹴毬一上一下此必
潛龍吐氣耳氣嚴風冷令人毛肅沂州久缺賢書
壬子發科三人意必此為之兆也

臨邑縣紀家窪地方丙辰十二月地出火光大如斗
色紅黃隨煙直上高二三丈狀能動躍遇一二人
夜行光輒逐人其疾如箭近人一二丈即止

露書 卷之十四 五 異中

龍巖縣地名船巷去溪十丈許饒氏居傍一石巨如
大屋形如虎踞甲午五月初五夜石忽走入溪中
為下流水口之障水分石東西流

前甲辰十一月初九日地裂數處湧出黑砂志載之
已至十二月五區地生毛長三寸如猪鬃次年乙
巳五區有馬留精其將至也先有硫磺氣散砂石
於屋瓦旋見其人穿黃以舌入人嘴有二鬚入人
鼻以侵人血其人侵後黃瘦欲死因是人家皆明
燭聚守驅之者以桃柳樟三物此志所遺

聖中盧公漸家井中忽作浪溢欲出井流者一日第
定後亦寂然未見何祥

已未二月廿二日下午京師忽沙霾蔽天家家上燈
以為日晡矣久之開朗則堂奧沙長半尺是日遠
陽失事大將劉綎杜松道臣潘宗顏皆陷沒天變
可不畏與漢書云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流
血千里營頭者黑氣也來陽伯謂為黑沙書晦者
忌誤

露書 卷之十四 六 異中

濟瀆神池中忽浮出二桃母食之病愈池中出桃
殊屬神怪 攷之宋時泰山枯石河乍湧泉二十五
李流出差小而甘果
從何來尤為異事

浦口守禦門前一障壁原畫一犴云 太祖所設以
敵隔江儀鳳門內獅子山後一守禦每五鼓下探
馬至壁前輒驚跳守禦怪之因撤此壁自是江水
嚙地五里許詢之士人云先是渡江竟蓋五里始
上船今船直至浦口城墻下矣
福州舊有讖沙長南臺狀元來一日沙忽長里中以

為必出狀元及福清施民志卒狀元孫繼舉往弔之兆止於此孫無錫人施為守時所拔士

福州有古識南臺沙合河口路通前出狀元後出相

公宋時曾沙合近壬辰前洪塘復沙漲已而翁宗

伯正春及第葉相公向高入相

先是秭陵科第稀相地者謂水聚於武定橋儒學前

宜設橋以關水神因設文德橋草創以木後以石

易之暨極橋下得一罈罈中有錦鯉三又金鎖甲

一人以為鼎甲之兆嗣是焦朱顧相接及第

露書

卷之十四

七 異中

王介州監司吳興初至見一人在稠人中高倍於人

私意其擔梯看已攝之乃身長一丈者因收之門

下出則令負戟前驅索對終不可得惟云有妹身

與已等

吾鄉黃石街每遇丙午自塔邊至少卿方伯坊門前

各列古玩於中道云禮火災觀者肩相摩丙申年

人抱一兒自眉以上長一尺

秭陵錦衣刁千育一兒三歲矣頭忽大如斗面猶

如數月者或去母夜見一蟹在頂放光燭室餘人

並不見辛亥年

應山縣南駱家村盧廷文妻張氏姪十四月生男周

月而頭長三尺五寸闕七歲亡萬曆二十五年

李宗定僕曰裴文顯者妻有四乳生子皆有乳余鄉

翁肖石四乳二子亦然然生業不見異人

隆慶二年秋山西男子李良雨變為婦人良雨有妻

張氏以不相能而黜向同夥耕作至是忽腹痛久

之陽漸微祇以為病虛久之則有月事始知變為

婦人也

露書

卷之十四

八 異中

吾鄉林氏居金陵生一女曰壽長乃變作男後滯其

婢人始覺之

秭陵聚寶門外孫繼祖母半陰陽人每以醫游諸巨

家露染不少後與媳狎子恨而殺之

正德二年應山民張必顯妻生髭長三寸暴死

嘉靖十年六月甲子應山民劉思祿妻岳氏產男赤

髮肉角三日手口如鷲

三十六年南昌宗室婦徐氏生子青臉鳥嘴紅髮手

上有翼初生下盆能跳跳上卓旋跳上床旋跳上

梁云吾與汝三世冤業旋而落地死後亦無事其
母至今在

貴州李華妻劉氏生子兩頭四手四足良久身死雷

鳴電掣

嘉靖十一年
二月初四日

巳酉年六月二十三日繁峙縣曲河都上寨李宜臣

妻牛氏生二女頭面相連手足各分一女一眼一

耳四齒兩足兩手一女一眼一耳四齒一手兩足

李本寧
人荷呈

黃安周侍御家婢產一子三百四手四足兩腹一身

露書

卷之十四

九 異

周惡其怪埋之城隅越日餘視之猶生亦人疇也

戊午閏四月十六日遼東孫應登妻余氏生一子猴

相頭有二角門牙四個身上有毛落地有氣隨死

應登廣寧蓮花池街民

京山城巾民婦生子一身五首隔一日此婦復生一

子高四寸須髮具備旋而二子並死

癸亥年

解夫性宇覺之秣陵武狀元解元之子其家僕婦蘭

克有子四十一一年四月十六日忽生下鷄卵數百

大小不一

余嘗見友人妻李氏死時身縮小又吾鄉陳龍泉居

秣陵善邵子數一日忽不識字然其人事言語猶

然故吾也此二事昔皆有之見夢溪筆談惟趙城

一村夫一生只食小米遇大米飯即見滿盆蜂蠶

不敢近口誠怪事也

真州岡子上汪某外商妻與人通有孕汪歸勒死之

死且七日行人聞木中有聲因開視見其妻側臥

旋甦扶送其家越月而生于迄今並無恙

戊午仲冬事

蘇總應鄉試正初場僕暴卒蘇不敢聞於主人姑捲

露書

卷之十四

十 異

以薦而去在場中落筆於地筆忽若有人送還坐

上及出場見僕方鼾睡詰之云隨蘇入場原未死

且云見有戴小紅旂者數之共九十人蘇亦在數

中蘇不信僕云秀才落筆我為拾起如何不信蘇

始異之是歲蘇舉於鄉

胡翼雲謂其邑周神秋試初場之早其僕忽死周思

告主人即須收拾有礙場務因以薦捲置門後徑

入場比出場其僕持燈迎之周訝云汝死矣安得

速活僕答云我原未死同主人進場耳周叱以為

怪僕云主人落筆非我拾起耶周奇之因問場中
作何景象僕云此科該中者面前三種一紅旂主
人紅旂同邑胡曉秀才加一黃旂是科周與胡並
舉胡連捷此與蘇德同恐一事而傳者異

洪洞東門一木匠常變為狼一日女欲看求父試變
父既變不知為女斃而噉之

東粵土蠻有挾術能變人為驢為驅使者變而未久
猶能呪使返人昔有被變者親戚跡得其家即變
人還之因問為驢時氣味云為驢時却忘為人食

露書

卷之十四

十一 異中

草殊不覺苦

陝澄城人石道立面忽生惡瘡神潰亂如祟自誦云

鬼火三更夜鵲聲二月天又云土埋千古恨月照

一天愁又云窮猿悲夜月孤鴈唳秋風又云孤空

荒墳空夜夜琪花瑤草自年年俄而索水與之碗

水一吸而盡又誦云飲瀑布之清溯迴膏肓之沉

痲即瞑目臥旋瘡腫消而甦叩其向句茫然不自

知蓋嘉靖庚寅夏也越次年夏六月妻死其日正

去年誦詩日也

龍溪唐大會入海截比目魚忽推拔不起潛探之惟
入棺中拔起手探得銀一錠因以草塞孔歸呼子
往不見棺矣回視所得銀有文曰修船工匠銀五
十兩此隆慶間事其家故貧于今五十載發至萬
金矣

秣陵倪某夫婦賃一室大中橋賣簾偶於地中得銀
一錠窮之則銀堆積船頭中因語其婦曰此船頭
耳船身尚在屋主房內隨漸次買其屋掘之一大
船銀滿其中因大富子後為光祿蓋古秦淮甚寬

路書

卷之十四

十一 異中

此船應在河中喪亂之際屋宇燬敗遂淹沒耳

嘉興諸副使偕布衣時出郊見片紙在地鼓漫之隨

一老人至見以杖截紙諸公問之答曰紅蛇也隨

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貯四大錢諸

因嘆曰四錢之微非吾物則為紙為蛇

見開紀訓
或即士英

事與此

余鄉方子凌早見門前亂紙一包旋而丐子拾以拭

瘡仍擲故處終日行人絡繹旋拾旋擲皆以瘡汚

故至晚子凌亦怪其不潔以火焚之紙盡而內皆

金釵銀賣之適得五十金家遂以富財之得失信有定分也

富塗趙指揮室燬就室中挖土築牆得金銀一窖上皆鑿嘉祐字眾競奪有賣米者奪得三百金恐沒

於官藏之伴貸於富室富室亦知伴貸之一兩年

取已所藏銀化為綠水矣依然一貧人也見開紀訓載嘉

與一賈人藏銀數百兩其子竊發則水也後賈人歸發覺怪其位置擾亂畧與此同

撫州鄒基七年二十至永安縣開鑪冶鐵發數萬金

及四十九歲婢常於牆脚得銀鄒視之所藏銀也

露書

卷之十四

十三 異中

發所藏密銀皆他徙所存不多矣國初廣積庫銀重數百斤皮卒

庫飛出為書生所得見事不可思議

余鄉陳客卿曾祖母林氏居臨流嘗見錢流水而方

如席大者十數席引手招得一串入告家人出即

不復見矣

寧洋秀才廖天經鋤園掘出一罇見錢滿罇中適背

有呼者轉頭答之及回頭只一空罇即不見錢廖

因嘆事有分定後絕不生計校

許岩長之祖夏夜坐庭中見羣物如蝶飛過鏗然有

聲以扇招得數枚則皆兩錢以邊相頂而飛

太祖往在蠡湖風作纜缺令兵士各捐少髮集成三

纜後棄於湖久乃作怪今江船所祀繫三秀才是

也

金陵鐵塔倉一鐵翦上覆以亭不知所設亦不知何

以在此先是倉中多失米謂是翦作祟今上米者

歲一祭之

婺源邑署中有古爵久而為妖人呼曰爵鬼漳浦吳

瑄為令每朝祭多竊其衣冠隱去必禱祀始還故

露書

卷之十四

十四 異中

物

濟寧一副將東征得一刀時時室中鳴鳴即祭之劉

廷柱為克守欲之既得置床頭一日刀自躍出室

頃之決一蒼頭未即遣歸蒼頭夜持此刀殺劉及

其家七人後解審旅次解役揮刀於地主入女就

看裙拂刀刀躍起去地尺

前俗除夕則投燈檠於火盆中燒之除舊之意也有

魏宗倫積而不燒一日鋪戶他出有羣女門前買

花買後竟不出還錢賣花者大詬而去魏歸鄰以

告魏求而不得其故已而墻下見燈檠各插一花始知其為妖

萬曆乙亥正月孝感縣因築城西北湖滄方就築地中鏗然鳴掘之得一函函見風燼而古鼎見蟠腹麥口三足兩耳體被五色空青結綠與天並瑩中有識皆古韻籀文大小凡六十字攷之周仲父鼎也鼎甫出而有紫雲蓋之三青鳥時時回翔其上夜所置處有光屬天

秣陵司馬氏藏書頗富近日壁挂古畫上忽火起延

露書 卷之十四 異中

及書籍並付煨燼火從畫起昔所稀聞

司馬氏古畫生火余竊怪之比見李宗定云其家藏書嘗書中火起始信司馬氏事非怪陳山父言藏書家每筭須以春意一冊藏其下不惟辟蠹且辟火故呼春意口籠底書

異篇下

松江張輔未第時夢老翁告之曰汝他日中式定在狀元前覺而思曰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在孫山之外矣及丁未得雋於南宮名在十五費

閣老鷺湖名在十六是科鷺湖狀元及第計得夢時鷺湖尚在襁褓中

廖梯九里湖夢見西山日將落傍一束柴窳而意殊不憚解者曰木在東中困字也日將落者日不多也先生因無多日矣廖果以是年中第夏言少貧嫂不悅其攻舉子業嘗卜之神夢神令問嫂夏難之後不得已而問焉嫂以譏之曰相公相公夏喜謝嫂嘆曰砍頭後皆驗

績溪胡少保 宗憲 在諸生未知名其族胡文彬負時

露書 卷之十四 異中

聲夢與少保同榜慮少保名微不入格則誤已前進每入場必先至少保許諄諄誨諭少保心感而未論其意是科少保中式文彬竟落第後文彬歲歲為少保家作少保遺音無不厚且視先是鬼神見事以言文亦靈也耳

李本寧先生之先人方伯公嘉靖戊午年入 賀在都中秋夜集茅狀元宅一友云今日子弟入試者場事畢矣有佳兆必作異夢方伯公夜夢一人云府縣道都同主考有南北之異時本寧先生方十

二方信不知其解比甲子歲本應生應試方伯公送至葛臺寺有相者進謁其貌解戊午夢中所見者方信公啞然笑問之因舉前夢曰吾發科時府縣道皆居首今子與吾同吾捷時主試者南人今主試為北人子必捷矣果然

張鰲字體極諸生時求夢九鯉湖夢同其諸父曰五叔者至李宜春家對其叔曰水火爐是吾家物何不携歸李嘗為潁州守轉臨江丞而歸張意已業亦若是耳後釋褐合州轉保寧丞自知不免時播

露書

卷之十四

十七

州初平忽有播守之議當事者徵先攝行府事行百里而病作水火不通再閱月竟卒時僕曰五叔者自家適至

袁坤儀初名表丁丑擬元以策佩直下第後夢袁黃作會元因改名黃比丙戌登第會元為袁宗道而黃汝良次焉

沈君與丁丑狀元戊子年焦弱疾夢君與驅牛在前已驅牛在後次年亦及第

翁宗伯正春初為龍溪諭將計借夢之云三人

同行必有死故比去京不五日所携兩僕一死於旅次已復病垂困慮與夢符且有歸志一友勉之至京是科及第第一人同登為史繼借顧天堦始悟死故之夢為神

方伯文駕部戊戌會場後夢臨大江見一匣鳴而來開視有一犬帶鈴在內其年中第

曾元贊太史初讀書福州鼓山偶夢見一佛叩以功名佛曰揭一葉二張即中曾醒不知所謂後鄉闈主試為張脩撰禮闈主試為葉相公房考為張檢

露書

卷之十四

十九

討數亦前定矣

桂陽諭余履盛黃岡人萬曆戊子應聘分較滇關南入關夢得兩錦鰲異色盈丈芬氣襲人後錄八人唯朱觀察化平趙柱史日亨成進士印其兆也

舒進士日敏登甲年先一夜夢登滕王閣見一人謂之曰君功名盡在閣上舒詰之答曰屈賈誼於長沙舒後令奉輿以技藝改教新安旋豪家修饒轉吉府紀善吉府正在長沙

廣漢胡繼先將授職夢兒在孟戴給諫解之曰兒在

孟中是孟字君當與孟氏有緣及選鄒縣孟祠久
圯胡侯始修之

安福王振奇已未禮闈本房得其卷夜夢一女子剖

股焚香迴環左右後詰振奇始知其母有剖股之

事狀與夢合

息縣黃基因戊午年夢一竹匡自天而下束其首快

快不樂後秋試其題為一匡天下遂捷於鄉

新安汪元兆發科之歲元旦夜其姬人張氏夢汪首

頂紅棺木私意汪必死後放榜汪名在合縫處印

露書

卷之十四

十九

鈴其名上始悟夢為先兆也

汪乙卯中

張禮極甲午上春官偶夢句云復見天心妙化上于

梅蓋雷從地奮揭姓字于桃花人以大魁期之不

驗

漳平張克家九鯉湖問功名夢中聞兩語云讀書功

名就只聽鳳皇聲張喜甚有謂之曰何時得有鳳

皇聲後果無成

余鄉吳中行有名賢問辛卯科夢左轄贈以七夫自

意必中謂中則一轎一楨一傘用夫適符其數也

比初場文字以七夫犯格帖出

余鄉黃石街江氏子科場年索夢九鯉湖仙曰江門

中江氏以為必中矣酒菜鼓吹業已暗備及揭曉

而中者張濤張號江門也

黃廣文者金陵人以廣文赴禮闈試夢人云洞房花

燭夜金榜挂名時私意禮闈必得僑後不驗殊訝

之比復任謙飲演西廂法噀云和尚洞房花燭夜

教官金榜挂名時始知夢驗於此

胡中丞君直脩兵懷來時子翼雲太學於甲寅年夢

露書

卷之十四

二十

臨善務署街有匾字曰思廷在任保定曰提督

崇禎等關山曰提督馬門等關至庚申果巡撫

保定

李本寧先生年將四十尚未有嗣息祈夢於神夢神

告之曰若欲生子須龍虎夫人後生宗衍者江氏

屬戊辰生宗定者張氏屬戊寅生宗工者羅氏屬

壬辰良驗

吾鄉秀才吳金陵初日者以為齋壽且艱于金陵力

行善事且供白衣大士甚虔年五十夢大士云爾

多善行今且送泰山記事功曹爲爾子是年生子
彬彬字文中以繪事冠海內見所生有自矣

林貞肅俊 夢軍甚夥各戴紅帽圍已時方効僧繼曉

寤而頗思及旦有惠紅茵者始悟卜 夢烹以試犬
犬立斃

莆城先未陷倭張秀才磐夢月墜地月中一老人言

曰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滅王綱破土成歷午未至

酉申午亥界號令明重熙歲見太平後倭自戊午

入閩至壬戌破莆城皆驗月陰主兵所云天兵者

露書

卷之十四

二十一

俞部督兵甲背背書天兵二字遣兵入城密期焉

倭所得因殺兵令脅從衣其甲終期以給城中至

夜以布梯之登城比登倭也城遂陷土成者城也

重熙者滅將軍繼光字也歲者莆音帥與歲同後

秦厥將軍平其難

余鄉林彰德鳴 戊午偶病嚶語中似有傳岳使君

遺者時督學行部將至彰德意其人也及閱刺乃

此地游仙岳正拜又有小札題四句云昔爲小西

湖今成黃沙路堪嘆兩龍脉已枯不知何時還復

故湖故岳公所開次年徐監司修濬故址閱月而
彰德沒沒後月微茫有人見彰德緋衣偕兩貴人
徘徊湖上

費無學丙辰年登滕王閣作詩十首皆譏刺滕王是

夜無學宿倡家夢滕王責已旋遣蛺蝶數百吮已

肌肉立盡少日陰生疔瘡遂淋至盡如奄人然旋

遍體楊梅次年下世

游元封病劇昏睡中見屠長卿爲閻王因謂其子勿

礙曰余所見若是恐不起矣後果然

露書

卷之十四

二十二

績溪張汝功云其邑北門內有白鶴觀觀內有汪公

祠甲寅秀才胡名佐夢觀前揭一榜已名居首沾

沾自喜意乙卯秋闈必首選其冬夜觀中演戲忽

作怪風火起汪祠人爭避火觀門前階級甚高人

手背相推跌死階下者百七十人胡預其中唯胡

爲秀才則夢名居首之意也夫門階卽高何至斃

多人今受禍獨慘鬼神實司之矣胡離城十里住

是日在城還家已行三里而復回信有數也

楊志與合肥人鄉科爲令謫閩某司照磨署莆田象

嘗病夢玉皇呵護之已而游林彰德楓林別業見
所建玉皇閣像即夢中所見者因任莊嚴並置香
火之田後偶醉登閣復夢玉皇責之中夜而衣冠
謝焉楊戀戀楓林不忍去歸里後楓林僧照晃夢
楊來若生平久之楊凶問至

洪洞廬別駕夢鳳壬子臘月朔夢在頰宮作課題為

公行子有子之喪廬問有子之喪是父母乎是子
乎或荅子耳閱五日廬有次子之變

丁酉春子夢遊一殿宇天雨初晴月光猶濕因題柱

露書 卷之十四 三

曰似淡似濃松杪月半香半落雨中花是年冬遊
蜀

辛丑春蜀歸泊新灘暴雨入滄無容臥處少頃交曉

夢遊一官舍舍後連廊臨水采色炫目簷外十二

峯青翠如染峯各一龕龕各有大士俄而張體極

衣冠而前共看懸鳥余轉其架鳥忽作兩語云野

鳥催人速歸去好花終日為誰忙嗣是客南都五

載始遊齊齊得十二兆以此乎

辛亥初夏余泊舟鎮江之奔牛鎮夢得二句云雲今

只在中住劔反為龍四海飛時人瑯琊闕歲游
燕游晉游西楚人如飛蓬歲無寧暑

癸丑余在洪洞將歸夢為高郵方四題齋中云性癖

只攤書屋角閑栽花半畝金空因結客牀頭賸有

劔雙龍余嘗訪漢表於方邸方時外游未識半面

但齋頭有聯句為許恕先作而署余名見

甲寅十一月廿一夜余在新昌尹署中夢作詩二首

云秋孫一片綠秋霜滿地青雙車桑落酒明月出

烏亭銀鞍馳遠道秋葉不停乾莫惜歌樓醉紅顏

露書 卷之十四 二

取次殘夢中見郭聖胎云秋孫即禾孫也

壬戌年會李本寧先生於家云二十年前曾夢兩語

云官殿生秋草君王在白雲已不解其故或以後

三毀災應之

南昌王孫朱康侯丙辰仲冬生日夜夢游一山見五

十餘人追已過數嶺有人曰赦之矣追者示一牌

上有詩一首康侯醒而猶記兩句曰世事六還六

人情三復三後三十三歲有同宗之譚康侯未與

其事也而波及康侯三十六歲因其餘壽而構別

端產業遂蕩然

李宗定夢遊地府作白虎殿記記及歌不過奇然夢中所歷款款如畫一段奇事也蘇長公強人說鬼至令人姑妄言之此真有鬼焉可不錄序云壬戌八月六日之旦余病胃痛不止起披衣坐覺有人戴羶巾貂圍項者逐余隨之行烟霧中不識其人洵目引渡一長橋橋石皆如玉入一宮門見殿榜曰白虎黃金瓦覆梁棟柱礎悉七寶莊嚴或香木為之一人冠保和冠緋衣大帶引者指曰汝祖也

露書

卷之十四

五

余下拜祖呼余名不曰管室曰復生蓋余小字復七惟易七為生因撫慰余勿怖王欲汝作記耳余對曰何不召父來祖云汝父年老難即遠道因引見王者偉幹長鬚服冕執圭祖命余以臣禮拜默語余此漢文帝也少焉一人冠方巾衣月下白衣面多髯祖云此李滄溟先生為是殿主類今大學士少焉一人衣綠袍美丰姿巾與李公同祖云此宗子相先生也掌殿左修文院又一人白袷冠三角巾貌蒼古祖云此謝茂秦先生也掌右文書院

余皆拜之王乃率群公眾冕玉帛告上帝曰重修白虎殿召李賀七十二世後身授以修文院主簿為之記乃過修文院院書列架架刻龍鳳錦軸牙籤真所謂羣玉策府授余苔葉箋形象芭蕉色正綠俾起草為記係以長歌草畢滄溟先生易歲在嘉平四字持呈王王命書于碑碑猶人間製其質則玉一人唐進士巾黃衣揖余祖祖曰此太白先生也一女子從祖語余此湯家玉兒羞亂國家但以其有仙分世世謂為捧硯人又一人身短為杜

露書

卷之十四

五

子美兩人身長為賀季真王摩詰冠服與太白同季真笑而不言摩詰謂余我詩青草葦中辭夏口非過也可為我正之因與太白大笑而去莫知所之余書碑畢復王命滄溟先生復與余曰此中最重文章又奇表也乃惡道詆毀先輩大雅者受刑獄最苦世有兩人其一已墮阿鼻其一將不免尊公于文運澆漓時為中流砥柱如孟子之闢楊墨上帝命昌大其子孫使之壽考又言予一百二十世為人都姓李李長吉有七言律詩六十七首未



ZW 21101000819356

S
Z121.5
156(1132)

傳表弟棄其草廁中時與仙多唐晋衣冠不能詳
 叩姓名余問祖王鳳洲兄弟何在曰在世間為宰
 官已私問祖余兄弟終身若何祖云汝可某官壽
 若干汝兄汝弟非碌碌者汝弟李嶠後身也頃之
 王以二筆賜余一金管一玉管余袖以謝王命以
 馬送余回儀從若進士及第狀滿日皆奇花異草
 馬忽蹶草中若墜深岩紅光奪目微聞從者言轉
 馬接岑嘉州倏然而醒余初入夢類歷陰肢體水
 冷母氏及家人惶迫環守既醒索紙書其往來踪
 跡并記與歌于左 天王歲在嘉平作白虎殿者
 地下修文之所也梁棟傾頹王乃使工師得大木
 從端門及殿燦然一新諸才人畢集司是殿者為
 東海滄溟先生董其工則吾祖五華公也宗子相
 謝茂秦為左右記室命馮夷擊鼓蘇女吹簫贊相
 曰美哉輪焉美哉與焉非玉堂金馬之比其瑤臺
 瓊室之倫乎王乃以玉帛享天召李賀七十二世
 後身為文記之而係以歌曰高殿聳崔巍琪花滿
 太微帝子瑤容白雲鄉才士如雲屬高陽命我執

露書 卷之十四 王 異

筆賦登堂如椽之管屬大方小玉焚名香瓊妃酌
 壽酒我為王壽王起舞萬年雄氣不消磨沛發胸
 中慷慨多李白醉酣騎鯨去杜甫知章同逐波空
 中寄一紙苔葉箋我為大明七子作百言歌 其
 跋云余不嫻于詞此記與歌膚淺類村學究語俟
 道華云天上無愚情仙人余所夢皆古今作者安
 取余詞災石無論古人向未省識然否即先王父
 貌稍腴較影堂寫照亦不甚似謂余一百二十世
 轉身郝姓李邈不可考考李長吉至今亦未必有
 十二世但就夢中所記殊了了不敢以己意更
 貳聊供吊詭者談塵之資云爾

露書 卷之十四 王 異